金元戲曲

【第一卷】

王季思 主編

書名題字：彌松頤
責任編輯：彌松頤
劉國輝
張福海
裝幀設計：李吉慶

3250000473796

全元戲曲

第一卷

王季思 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號

本書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出版資助
本書系全國高校古籍委員會科研經費資助項目

本書輯校者(按姓氏筆劃爲序)

王季思　吴國欽　林　建　師　飚　康保成
黄天驥　黄仕忠　董上德　鄭尚憲　歐陽光
薛瑞兆　羅斯寧　蘇寰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元戲曲:第 1 卷/王季思主編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2

ISBN　7－02－000891－7

Ⅰ.全…　Ⅱ.王…　Ⅲ.古代戲曲－劇本－中國－元代－全集　Ⅳ.I23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18677 號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號)
中國紡織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字數 584 千字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23.625　插頁 1
199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2001－7000
定價 40.00 元

前言

一

有元一代，是我國戲曲史上第一個豐收季節，它爲戲壇留下了第一批堪稱洋洋大觀的戲曲文本。以傳本計，元代南戲、雜劇兩種類型的作品，合達二百種以上；以存目計，南戲有二百種上下，雜劇則逾五百種。至於早已散失、不見著錄的，更難以估計。前人論中國文學，說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一代有一代之勝。信然。

如果說，傳本數量之多，僅是戲曲繁榮的一個側面的話，那麼，一顆顆光耀千古的劇壇『明星』的誕生，一部部驚天地、泣鬼神的劇本的問世，就更能說明這個時代戲劇創作的水平。關漢卿、王實甫、高則誠、施君美……這些響當當的名字；《竇娥冤》、《西廂記》、《琵琶記》、《拜月亭》……這些長期在中國舞臺上演出且被譯成外文遠播海外的劇本，足以令東方劇壇生輝，足以與西方劇壇媲美。

元代的戲曲作家，身處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社會，朝代的更替、科舉的長期停止，使他們失去仕進的機會，不復像唐宋時代的文人那樣抱着『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在擡頭望不見『天』的時候，他們丟掉幻想，面對現實，更能看清『地』上的黑暗與不平。他們以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去觀察人世間的芸芸衆生，感家國之多艱，哀黎庶之不幸，憤斯文之掃地，嘆命途之多舛；執筆寫

戲，以歌代哭，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於是，人們聽到年輕寡婦竇娥在悲號：『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叫聲屈動地驚天！』於是，人們看到，在『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趙五娘爲了讓公婆吃上一頓飯，自己背地裏强咽着不是人吃的糠……這是一個甚麼世道！種種黑暗、種種苦難，一一展現在元代戲曲家的視野之内，使許多有正義感的人肝腸似火、思緒如濤。他們爲人生而藝術，並在創作中進一步體驗人生，於是，寫出一個又一個洋溢人道主義情懷、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不朽之作。

元代戲曲之所以取得空前的成就，除了處於特定時代作家們嘔心瀝血的努力外，還與元代以前諸種藝術因素的長期積累密不可分。

中國戲曲是萌芽早而開花遲、醞釀久而成果大的藝術品種。作爲叙事性的藝術品種，以淵源而論，它的主幹，隸屬於古代民間叙事伎藝。唐宋時期，民間叙事伎藝的長足進步，對宋金戲曲的漸趨成熟起着直接推動的作用。另一方面，戲曲是一門綜合性藝術，合唱、念、做、打於一體，在元代之前，中國的詩歌、音樂、舞蹈、雜技、幻術、武打、服飾等，在各自的領域均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且在勾闌伎樂、村坊作場等演出中，呈現出相互滲透的趨勢，這爲以叙事藝術爲主幹的戲曲融合他種藝術因素，積累了經驗、準備了條件。一旦主幹發育，枝葉葱蘢，戲曲這棵生機勃發的藝術之樹，就以其强大的魅力吸引着萬千觀衆，同時激勵着衆多的戲曲作家投身於戲曲創作之中。

戲曲創作的主體是複合性的，它由作家與演員共同構成。戲曲活動離不開演員，因而，擅長粉墨登場的演員羣，通過在舞臺上的再創造，實際上也成爲戲曲創作的重要方面軍。可以説，戲曲的成熟培育了逐步掌握戲曲藝術的藝人，反過來，藝人師徒授受，世代相傳，使戲曲藝術日臻完美，有助於文

學劇本最後的釐定。由於藝人們身份卑微、地位低下，飽嚐人間的辛酸苦辣，他們對戲曲作家筆下的悲歡離合、家國憂患，易於理解，並以其聰穎的天資、扎實的功底，在舞臺上生動逼真地再現劇中人物的性格和命運。

在元代，戲劇的繁榮凝聚着藝人們的創作激情和辛勤汗水。據《青樓集》記載，當時一位藝名叫小春宴的藝人，『勾闌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樑上，任看官選揀需索。』這是何等的氣魄、何等的自信！說明演員們掌握並積累了衆多的劇目，可以得心應手。像小春宴這類演員，在元代舞臺上不是少數，他們往往各有所長：或長於閨怨雜劇，或長於駕頭雜劇，或長於綠林雜劇；或擅演旦角，或擅演末角，或旦末雙全。此外，還有專工南戲的（著名者如龍樓景、丹墀秀等人）。總之，從當時觀衆給予『當行』、『得體』、『樂藝皆妙』、『有遶樑之聲』等評語看，便可以知道，他（她）們爲中國戲曲的繁榮，作出過多麼大的貢獻。

藝術的競爭與交流，是促進戲曲向更高層次發展的一股動力。劇作家之間、作家與演員之間的相互往來，是元代戲曲得以大發展的又一種不可或缺的因素。劇作家們或以『書會』的組織形式相互聯繫，或若干知心朋友相約聚會。他們交換創作心得，甚至合作寫戲。像鍾嗣成，從與鮑天佑的交談中得到其編劇『良法』；又像范冰壺、施君美、黃德潤、沈珙之等人，合作寫出了《鸂鶒裘》雜劇。更引人注目的是，不少劇作家敢於寫與別人相同或相近的題材，如關漢卿與王實甫，都寫過《呂蒙正風雪破窰記》；又如范康，『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貶夜郎》，乃編《杜子美遊曲江》。』（《錄鬼簿》卷下）其間，競爭意識是顯而易見的。從戲曲存目可知，不少劇目有『二本』。這『二本』之爭，表面上是作家之間的爭長論

短，但從整個戲曲創作而言，它引進了優勝劣汰的機制，對提高劇作的總體水平，無疑有積極作用。此外，元代劇作家與演員之間的來往也十分密切。在『八娼九儒十丐』的社會環境中，這娼、儒兩種本屬不同階層的人物，却由於地位的接近，常常走到一起，像關漢卿與珠簾秀、楊顯之與順時秀、白仁甫與天然秀、喬夢符與李楚儀等。他們之間的情誼是建立在雙方對戲曲藝術的共同愛好與戲曲創作的互相協作上的。在演習時，他們是作家與藝人的關係；在演出中，他們又變爲觀衆與演員的關係，有時甚至同臺演出，便成了演出伙伴的關係。總之，他們的情誼充滿了藝術氣息：藝人因爲有劇作家的品評而藝事大進；劇作家因爲熟悉藝人以及其他下層人民的辛酸，而不斷增强他們的人道主義意識，激發起爲老百姓鳴不平的創作激情。

我們認爲，元代的戲劇，其創作狀況不同於散文、詩歌之類的體裁。固然，劇作家起着創作的主導作用，但留傳到現在的許多劇本，實際上是集體的甚至是經歷了長期修訂的作品。這一點，是我們閱讀元代戲曲時應該切實注意的。

二

在封建時代，戲曲進不了正統文學的殿堂。它們出自民間，封建正統文人譏之爲『思想卑陋』、『文詞俚俗』；即偶有所得，也視同野草閒花，棄而弗顧。以此歷來戲曲作品每多散佚，令人痛惜。

隨着歷史的進展，通俗文學漸趨繁榮，文人中有識之士在俚俗中看出奇偉，於吃飯穿衣之間悟出

人道，從勾欄瓦舍中發現一代文學珍品。他們感受到戲曲家們『敢嫌天地窄』的氣概，激賞其『筆端寫出驚人句』(《錄鬼簿》卷下)的才華。於是，這些人以敢爲天下先的精神，從事元代戲曲資料的搜集和整理，使戲曲家們的業績得以聞於海内，傳之久遠。在這方面，元代的鍾嗣成實有開拓先路之功。他滿懷激情地編撰《錄鬼簿》一書，大略依時間先後著錄所知的元雜劇作家及其劇目；倘若没有此書以及繼之而出的若干種元雜劇目錄，後人就很難理出一篇元代雜劇創作的總帳，以及一份元雜劇作家的名單。本來，作家們創作戲曲，是爲藝人提供演出脚本，並非爲了藏諸名山、揚名後世，本子上不署姓名，習以爲常。而後人有幸得到流傳的本子，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根據《錄鬼簿》等文獻的記載，纔得以考知某本爲某人所作，纔得以對現存本子進行編次，纔得以弄清元代戲曲創作的發展脈絡。所以，《錄鬼簿》上承王逸的《楚辭章句》、吴兢的《樂府解題》，它們均是有關一代文藝不可或缺的著作。

入明以後，購藏元代戲曲本子的人並不鮮見，而發願聚元曲之精華以盡其妙者，以臧懋循最爲突出。臧氏於萬曆年間，從二百種元人雜劇中選出半數，結集出版，名爲《元曲選》。自此書出，世人多從這『元人百種』中領略元曲神韻，蓋因它曲白齊全，可讀性强，不同於以往坊間刻本或只錄曲不錄白，或只選折不選本，難以觀其全貌。幾百年來，臧氏選本廣爲流傳，成爲人們認識元代戲曲的一個重要窗口。深諳曲學三昧的臧氏，選曲標舉『當行』、『本色』，無疑有助於人們對戲曲文學特性的把握。然而，臧氏只是戲曲選家，對戲曲的孕育和發展過程不甚了了，故説『惟曲自元始有』(《元曲選序》)；他雖然認爲戲曲語言應『雅俗兼收』，但又批評明代戲曲家徐渭的雜劇『雜出鄉語，其失也鄙』(《元曲選序二》)，骨子裏仍擺脱不了士大夫偏愛『雅』的傾向。事實上，臧氏並非以保存一代文獻的態度搜集元

曲。他於二百種元人雜劇中去其半數，雖屬選家『權力』範圍之內，但捨棄的本子實在過多，難免有遺珠之憾；從《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可知，當時尚在流傳的一些名劇，如關漢卿《單刀會》、王實甫《破窰記》等，均不見於《元曲選》。儘管如此，平心而論，若無臧氏所選的『元人百種』，元曲本子的損失也許更大；況且，以元雜劇選本而言，明代沒有哪一家選本在數量上及在對曲本文字的校勘、整理方面超過《元曲選》。我們對臧氏選本進行過一番比較全面的考察，在校錄元雜劇時，凡見於《元曲選》的，俱以《元曲選》本爲底本；少數元末明初作家的雜劇，在未有確證證明它作於明初之前，亦從臧氏之見收入。足見臧氏對元曲畢竟是有功之人。

與臧懋循大致同時的藏書家趙琦美，雖不以戲曲家名世，却在搜集、校勘元明雜劇方面作出很大貢獻。出於藏書的嗜好及對戲曲的喜愛，他在北京做官時，鈔錄和搜集了大量的元明雜劇，幾經易手之後，至今尚存二百四十餘種，名爲《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其中，元人雜劇佔很大比例。趙氏並對不少本子作了校勘和考訂。有賴於趙氏的辛勤搜集和整理，今天我們始能於《元曲選》外見到更多的元代雜劇。其後，近人王季烈據脈望館本編成《孤本元明雜劇》；隋樹森則在後者基礎上重加辨別，有所補充（如增入王實甫《西廂記》），輯成《元曲選外編》。此外，孫楷第對脈望館本做了系統研究，有助於對元明間雜劇的辨析。趙、王、隋、孫等前輩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臧懋循僅選百種元人雜劇的不足。

南戲方面，現知最早著錄南戲劇目的是《永樂大典目錄》，而較早系統地搜集、研究南戲資料的是生活於明正德至萬曆年間的徐渭。徐氏鑒於『南戲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撰寫《南詞叙錄》一

書，記述南戲的發展源流，著錄宋元及明代的南戲劇目，其識力與鍾嗣成等。然而，『亦無表其名目者』一語不確。徐氏之前，已有《永樂大典目錄》；此外，晁瑮《寶文堂書目》『樂府』類著錄《戲文目錄》一種。晁氏卒於嘉靖三十九年〔一〕，其編《書目》，當在此前；而《南詞叙錄》寫於嘉靖三十八年夏天，可知南戲名目除《永樂大典目錄》外，尚有早於《南詞叙錄》而爲晁氏《書目》所著錄的《戲文目錄》一種。只是此書已佚，無從得知其詳。因此，兼備資料性、學術性的《南詞叙錄》顯得格外珍貴。

與雜劇相比，元代南戲作品的散佚情況更爲嚴重。《永樂大典》原收戲文三十三種，雖遠遠少於雜劇的存目，但也頗爲可觀。入清以後，《大典》屢遭厄運，尤其是光緒年間，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存放《大典》的敬一亭被毁，《大典》收錄的戲文全部散失無蹤。幸得葉恭綽先生於一九二〇年從倫敦購回《大典》所收戲文中的三種，使我們今天得略見初期戲文面目。《大典》未收的其它南戲作品，除少量經常上演的名劇有刻本或鈔本流傳外，也大都風流雲散，據今天考查，失傳之作多達二百種以上。當時，南方文士醉心於文史、性理之學，冀以科名進身，詩文傳世；即偶有名場失意之士，涉筆於戲文創作與修訂，其人數與才力遠不能與雜劇作家相比；況且，他們傳世之作大都被譏爲『粗俗』、『鄙俚』，備受士大夫歧視。所以，『到了清朝，簡直不大有人知道宋元戲文了。』〔二〕

幸而明清時期亦有少數以南戲爲『曠古元音』者，他們以『寧質毋文』的審美觀點精選南戲作品的『原文古調』，編成曲譜，以改變南曲音樂『邈乎難再』的局面。他們深諳南戲的藝術特質，不避『粗俗』，選入了不少宋元南戲的曲詞。在南戲作品大量散失的情形下，這些曲詞成爲極其難得的佚曲。在這方面，徐子室、鈕少雅最爲突出。他們『共案以忘餐，亦連牀而不寐』，『歷十餘年，凡九易稿』，〔三〕

編成《南曲九宮正始》。今天所知的宋元南戲佚曲，多從此書輯出。此外，徐文昭編輯的戲曲、散曲選集《風月錦囊》、張大復編輯的《寒山堂曲譜》等，亦保存了不少宋元南戲資料。

『五四』運動後，情況有所不同，民間文藝越來越受重視，開始有人爲散佚的南戲做鉤沉工作。發其端者，爲近人趙景深，所著《宋元戲文本事》於一九三四年出版；繼之則有錢南揚的《宋元南戲百一錄》、馮沅君的《南戲拾遺》，均爲輯佚之作。其後，錢南揚在以上三書基礎上，集其大成而編著《宋元戲文輯佚》，於一九五六年問世。趙、錢、馮三先生從多種曲譜中輯出一批南戲佚曲，並考訂本事，用力甚勤。我們今天雖無緣得見已佚南戲的全本，但從上述著作中可略知不少南戲的概貌，或受其啓發，進而辨析某些隱藏於明刊本中的南戲作品。輯佚者之功，實不可没。

六、七百年來，由於資料難以搜集齊全，元代的雜劇、南戲，一直没有結成總集，這不利於一代文獻的保存和流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鄭振鐸爲首的一批學者，致力於編輯《古本戲曲叢刊》，使分散各地的戲曲資料歸總一處，過去難得一見的本子不再爲少數藏書家所獨有，實爲戲曲界一大盛事。我們雖不像昔日臧懋循、趙琦美、徐文長等能看到衆多元代戲曲的第一手材料，但也具備了一些前人未必有的條件，如得到前人搜集、整理元代戲曲的豐富經驗，擁有像《古本戲曲叢刊》等較爲齊備的叢書，並能見到新出土的戲曲文物（如近年在廣東潮安發現的戲文鈔本），等等。爲保存一代文獻計，我們在前人辛勤勞作基礎上，編輯《全元戲曲》，以期使這份文學遺産更好地代代相傳。

三

既然元代戲曲作品經過歷代人的搜集、整理和刊刻，編輯《全元戲曲》，不可避免地遇到如何認識戲曲文本的流傳演變問題。

我們認爲，戲曲文本的流傳演變有其自身的特點，與詩文頗不相同。詩文創作以個體經驗爲主，主要表現個人的感性認識或思辨能力，其文本一般不容許他人加工或改動，文本較爲穩定。像李白的詩歌、蘇軾的散文，大都以同一文本傳世，不同文本之間即偶有差異，亦屬細微。戲曲實質是羣體創作的産物，先由作者寫出脚本，後經演員二度創作，搬演上舞臺，纔成爲觀衆欣賞的對象。戲曲創作以描寫人生客觀過程爲主，以代言體的叙事方式爲其特徵。生活場景的豐富性、語言的通俗性、以及觀賞的羣體性等因素，使戲曲文本難以像詩文那樣不容許他人加工改動，相反，加工改動往往成爲戲曲文本在流傳過程中的常見現象。以現存《元刊雜劇三十種》而言，它是元代雜劇的當代刊本。三十種中，除一種外，均以『新編』或『新刊』相標榜。説明此前已有相同劇目的本子存在；也説明，即便在元代，隨着戲曲的深入人心及戲曲文本的商品化，已有人對流行的劇本重加整理，並冠以『新』字，以示與舊本相區別。這是戲曲文本在元代已進入流傳演變狀態的顯證。又如關漢卿的《竇娥冤》，現存明刊《古名家雜劇》、《元曲選》、《古今名劇合選》三種版本，它們互有出入，其不一致的地方反映出被人加工過的痕迹。再如，南戲《蔣世隆拜月亭記》，《九宮十三攝譜》謂此劇『武林刻本已數改矣，世人幾見真本

哉』！當然，改動有多有少，但劇本往往並非一人包辦到底，則是顯而易見的。不過，我們還要注意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戲曲作品總是以具體的人生歷程爲內容，劇作家在創作時，他對人生的態度、對人物性格的理解、對情節發展因果關係的考慮，必然支配着整個作品的基本框架。至於加工者的工作，一般只能在不違背原作基本面貌的前提下進行。況且，劇本上演後，一經觀衆認可，其劇情的穩定性得到加强，要作大幅度改動，如《金鎖記》之改《竇娥冤》，寫竇娥臨刑遇赦；《翻西廂》之改《西廂記》，讓鶯鶯嫁給鄭恒，往往徒勞無功，甚至令人生厭。這種情況，決定了戲曲文本的加工一般只能是有限的。加工的筆墨固然有優劣之分，但相對於原本而言，均不足以改變其本來的框架和面貌，上面提到的《竇娥冤》，雖有三種改本，但都是叙述同一個人物的悲劇故事，其基本的結構、曲詞、賓白均有相互一致或相近的地方；又如南戲『荆、劉、拜、蔡』，就同一作品的多種本子而言，其加工變動大體是：出數有增減、曲牌有更易、曲白有變換等，但都没有改變劇本原有的人物關係、矛盾性質和劇情梗概。由此可見，戲曲的劇本，有所變，有所不變，可變因素與不變因素並存，是爲戲曲文本在流傳過程中的一大特色。

元代戲曲文本在民間的流傳情況如此，在宮廷中的流傳也不例外。從有關資料可知，元亡後，明代的『御戲』仍以上演金元舊本爲主。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内廷諸戲劇俱隸鍾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昆山諸家俱有之。』〔四〕宋懋澄《九籥集》『御戲』條亦云：『院本皆作傀儡舞，雜劇即金、元人北九宮。每將進花及時物，則教坊作曲四摺（折），送史官校定，當御前致詞呈伎；數日後，復有别呈，舊本更不復進。

南九宮亦演之內庭。』〔五〕以上述史料相互印證，可知萬曆之前的近二百年間，宮中所演戲劇大都沿自金元時期的本子；它們或屬北九宮，或屬南九宮，南北風格兼而有之。此情形同樣反映出戲曲文本流傳特點的兩個方面：其一，金元時期的戲曲本子相對於明前期劇壇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其人物形象及戲劇情節已有深遠影響，故宮中所演，每沿其舊。其二，它們從民間進入宮廷，必經鐘鼓司（御戲監）審查，在正式作爲御戲演出之前，又經史官校定。其間，文字的增删改動，在所難免；但史官着眼的主要是剔除有損『至尊』威嚴的文字〔六〕，於劇本的文學性未必用心。以《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的內府本而言，大都文筆樸拙、時見粗疏，可見改動不大。上述情形説明，本屬民間産物的元代戲曲，其文本流傳特點，並不因流傳環境的更替而改變。

明乎此，編輯《全元戲曲》所遇到的兩個具體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其一，明代文人加工本問題。現存元代雜劇、南戲，絶大部份没有元刊本，只有明刊本或明鈔本。從創作過程看，戲曲作品先以『作者稿本——舞臺演出本』問世。它們受到創作者（包括一些僅初通文墨的藝人）文化水平的制約，劇作質量往往參差不齊：書會才人的作品質量較高，一般藝人的作品難免粗糙。由於它們只供演出之用，劇本的寫作不一定字字規範、句句推敲。從《元刊雜劇三十種》可知，别字、俗字隨處可見，似通非通的句子亦復不少。『新編』、『新刊』的本子尚且如此，其原本的粗糙程度可想而知。這一點，正是後人之所以需要加工改動的客觀前提。隨着戲曲演出的成功，一些深受歡迎的作品引起書商重視，付梓後，它們便以坊間刻印本的形式傳到讀者手上。其後，一些喜愛戲曲的文人從多種渠道得到元代戲曲的鈔本和坊刻本，加以校訂和潤飾，使其文句更爲通暢，聲律更爲和

諧，情節更爲合理，等等，此即臧懋循所謂『參伍校訂』、『删抹繁蕪』之舉。其間，素樸的生活氣息多多少少被削弱，有時還代之以文人的頭巾氣，摻雜封建士大夫的價值觀念。然而，經校訂、潤飾後，作品的藝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這也是事實。在此，我們需要以辯證的眼光，既看到明代文人的加工本，有修改失誤、失當的不足，又應看到它們在宏揚元代戲曲文化方面的歷史性貢獻，更應從戲曲文本的流傳特點着眼，理解它們的出現和存在。總之，元人劇目已無本初意義上的『古本』、『真本』可求，它們只是在演出、流傳過程中趨向定型，而没有絶對的、一字不易的定本。因此，明人的加工本，自應有其歷史賦予的特殊地位。

有鑒於此，我們認爲，經明人加工過的雜劇和南戲作品，其劇目只要是有關文獻（如《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永樂大典目錄》、《南詞叙錄》等）已經著錄爲元代作品的，均應視爲元人之作〔七〕。對於此類作品，本書以明代文人加工本爲底本，參校其它鈔本或坊刻本，重要的異文一一出校，以便讀者從中考辨各種本子之間的關係以及明人加工的情況。

其二，脈望館所鈔失名雜劇問題。《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是元明雜劇的一大淵藪。其中，鈔本凡一百七十三種，除有名姓可考及可確知爲明人所作外，尚餘一批失名雜劇，其中以歷史故事戲居多，計有五十六種。對這批劇本的時代歸屬，前人大都採取比較含混的態度，例如錢曾稱之爲『古今無名氏』作品，王季烈稱之爲『孤本元明雜劇』。這説明他們對上述劇本産生的年代，尚未得出明確的判斷。

這個問題，我們在編輯《全元戲曲》時，是不能迴避的。

脈望館鈔本，以錄自内府本者居多。而明内府所演，多是金元舊本。這一點，前面已有詳細論述，

現再以脈望館鈔本證之。像關漢卿《哭存孝》、白樸《東牆記》、高文秀《襄陽會》、鄭德輝《三戰呂布》等劇目，均見於《錄鬼簿》。換言之，脈望館所鈔內府本中，含有爲數不少的金元時期的雜劇作品，它們或許經過明人的少量的修改，但與原本一脈相承。另據錢曾《讀書敏求記》載，一度擁有脈望館藏書的錢謙益，在編輯一本專述關羽事跡的書時，曾參考過『內府元人雜劇』〔八〕。這當是指脈望館鈔本。而『內府元人雜劇』的提法，進一步說明脈望館鈔本中有一批元人作品。反觀臧懋循《元曲選》，其所收元人劇本，亦『錄之御戲監』，則脈望館所鈔內府本（包括失名雜劇）與臧氏所得之『御戲監』本，均同出於一源。當然，脈望館鈔本中也含有明人作品，如《蘇九淫奔記》、《雷澤遇仙記》等。但從多數本子看，大都語言質樸、文句欠缺修飾、錯別字不少，甚至把人物故事的朝代都弄顛倒了，等等，這說明它們當出於民間藝人之手。概言之，明萬曆以前內廷所藏劇本，既有自金元相傳的作品，又有從明初到明中葉羼入內廷的新劇目。明代鐘鼓司的這種作法，與漢樂府、唐教坊徵集民間歌曲樂章的傳統如出一轍〔九〕。

據此，我們對各本失名雜劇進行全面考察，尤其注意人物故事體系與已知元劇及元刊五種平話的關係，注意元人雜劇的藝術特徵，從多方面加以辨析，視乎證據是否充足，分別採取予以收編、暫予收編的做法，意在避免不應有的遺漏，以副《全元戲曲》必須求全的要求。而顯然屬於明代的作品，則不予收入。

總之，掌握事物的特殊性是解開疑團的鑰匙。戲曲作品不同於詩文的特性及其在流傳過程中的特點，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和解決有關元代戲曲文本方面的問題。這是我們編輯《全元戲曲》的一得之見。

四

本書的編輯，自一九八六年開始，於一九九一年完成，歷經六年時間，凝聚了老、中、青三代人的心血，實現了整理元代戲曲總集的共同心願。

元曲與唐詩、宋詞並稱，詩與詞，已分別有斷代總集。作爲一代文學標誌的元代戲曲作品（包括雜劇和南戲）當不能長期處於分散狀態。爲了發揚元代戲曲文化，我們發願編輯《全元戲曲》，使之像《全唐詩》、《全宋詞》那樣，既利於專家學者的研究，又便於一般讀者的瀏覽。爲此，我們在教學之餘，擠出時間，同心協力，以求實求全的態度搜集、辨析有關資料，細心點校、輯錄，並在校記、作者小傳、劇目說明等項中融匯我們的研究心得，努力使全書兼備資料性、可讀性、學術性。

編輯過程中，老、中、青三代人經常交流情況、交換意見；每遇到較難解決的問題，總是一起討論，取得共識。如字體問題，當初考慮元代戲曲中有不少簡體字，在整理時意欲保留那些已被收進《簡化字總表》的字，以便更能反映作爲通俗文藝的元代戲曲的原貌；但因全書用繁體字排印，一些簡體字夾雜其中，字體不一致，而且，把簡體字、異體字改爲正體，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經慎重討論，決定以後者爲重，放棄保留部份簡體字的設想，以求全書字體的統一。又如對元明之間失名雜劇的辨析，先由主編提出工作設想，大家分頭研讀有關作品，寫出辨析意見，然後逐一討論，考察作品的各個方面，作出基本判斷，以便決定取捨，等等。多年來，我們新、老合作，平等相處，各抒己見，集思廣益，實事求是，盡量避免片面性，共同爲提高本書的編輯質量而努力。

然而，我們的工作尚存在一些問題。如在體例方面，因書出衆手，雖經主編通審，仍難免有不盡一致的地方；在程序方面，採取邊編輯、邊交稿、邊出版的流水作業，有些後來發現的問題，不易得到改正；在劇目方面，隨着時間的推移，將來或許會發現有漏收或誤收的情況，等等，都尚望讀者和專家的不吝賜教。

編輯過程中，得到國內外專家的幫助、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支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合作，謹此表示衷心感謝！

一九九二年七月

注：

〔一〕晁瑮生平事跡見《張太岳文集·祭少司成晁春陵文》及《沱村先生集·祭司業晁春陵文》等，參見《明人傳記資料索引》第四四六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八月版。

〔二〕錢南揚語，見《宋元戲文輯佚·前言》，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三〕見姚思《南曲九宮正始序》。

〔四〕見該書補遺卷一『禁中演戲』條。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版。

〔五〕見該書卷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六〕宋懋澄《九籥集》卷十『御戲』條云：『凡傅朱粉人，雖司禮亦時加厚犒，恐於至尊前有所諷刺也。』演出前嚴加防範，校定劇本時亦然。

〔七〕鑒於某些南戲劇目流行於宋元時期，其現存本子的時代歸屬或宋或元，不易確定，本書暫一並收入。

〔八〕見《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第九二——九三頁，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四月版。

〔九〕脈望館鈔本中尚有錄自於小穀本及不明來歷本者，其中兼有元人及明人的作品，其情形與內府本相似，故本文從略。

凡　例

一、本書爲元代戲曲總集，旨在彙集有元一代的戲曲作品，爲讀者提供完整的文本。內容包括現存的元代雜劇和南戲，爲求全備，對説白不全的元刊本和殘折殘曲，均網羅摭拾。全書共十二卷，其中雜劇八卷，南戲四卷。

二、本書收入的雜劇作品時限，原則上以世祖中統元年（1260）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爲斷。凡跨越金元、宋元之間的作家、劇作，一並收入；元明之間的作家，其戲劇活動主要在元代者，其劇作亦予以收入。至於元明之間無名氏的作品，除有確鑿證據證明其非元人所作者，均予收錄。對暫時無法確定者，以存疑態度收入，並予以説明。對南戲的明人改訂本，凡《南詞叙錄·宋元舊篇》及《永樂大典·戲文目》有著錄者，均予收錄，並予説明。

三、本書的編排次序，先雜劇，後南戲。雜劇部分以天一閣本《錄鬼簿》所列作家作品次序排列，並參考學術界有關的研究成果。南戲部分以《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五大南戲』、無名氏作品爲序。末附殘本佚曲。

四、雜劇作者的署名沿用《錄鬼簿》、《元曲選》舊例。

五、劇名以所用底本爲據。各本出入較大者另予以説明。

六、雜劇作品的歸屬，大體以天一閣本《錄鬼簿》及《元曲選》爲據，並參考學術界意見。有爭議者，

予以説明。

七、版本選擇，雜劇部分凡《元曲選》已載者，則以之爲底本，其它則擇善而從，並將《元刊雜劇三十種》分别附於各劇足本之後。南戲部分原則上以現存較完整的版本爲底本。

八、凡作者可考者，爲之編撰小傳；各劇之前列『劇目説明』。各劇每折、出之後，均附『校記』。

九、本書採用新式標點；斷句以曲律爲主，兼顧文意。

十、本書採用繁體字。大體上以一九五五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頒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爲據，並參照海外流行用法。異體字，必要時予以統一。

十一、本書所用版本，首次出現時用全稱，以後用簡稱。

十二、凡底本浸漶不清之處，又無别本可校者，能判明字數的，用□表示，否則，用……表示。

十三、南戲傳本面目不一，有未標『唱』『白』『上』『下』者，今統一補入；又有未分出，或分作『折』及標作『齣』者，今統一分出，標作『出』。

總目

前言
凡例
總目

第一卷

關漢卿

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附元刊本）
（附《九宮大成譜》異文一曲）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杜蕊娘智賞金綫池
望江亭中秋切鱠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
感天動地竇娥冤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温太真玉鏡臺
山神廟裴度還帶（晉國公裴度還帶）
狀元堂陳母教子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尉遲恭單鞭奪槊

詐妮子調風月
（附《北詞廣正譜》佚曲一首）
閨怨佳人拜月亭
關張雙赴西蜀夢
唐明皇哭香囊（殘折）
風流孔目春衫記（殘曲）
孟良盜骨（殘曲）
白仁甫
董秀英花月東墻記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裴少俊墻頭馬上
韓翠顰御水流紅葉（殘折）

第二卷

馬致遠
西華山陳摶高卧（泰華山陳摶高卧）
（附元刊本）
（附《太和正音譜》異文二曲）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二曲）
李克用箭射雙雕（殘折）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一曲）
高文秀
黑旋風雙獻功（黑旋風雙獻頭）
劉玄德獨赴襄陽會（劉先主襄陽會）
保成公徑赴澠池會
須賈大夫誶范叔（須賈誶范雎）
好酒趙元遇上皇
（附元刊本）
周瑜謁魯肅（殘折）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附元刊本）
半夜雷轟薦福碑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江州司馬青衫淚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邯鄲道省悟黃粱夢（開壇闡教黃粱夢）
（與李時中、紅字李二、花李郎合作）
晉劉阮誤入桃源（劉阮誤入桃源洞）（殘曲）
王實甫（德信）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四丞相高宴麗春堂（四丞相歌舞麗春堂）
呂蒙正風雪破窰記
蘇小卿月夜販茶船（信安王斷没販茶船）（殘折）
韓彩雲絲竹芙蓉亭（殘折）
楊顯之
臨江驛瀟湘秋夜雨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費君祥（聖父）
才子佳人菊花會（殘句）
花李郎
相府院曹公勘吉平（殘曲）
慟懆判官釘一釘（殘曲）
李壽卿
月明和尚度柳翠（月明三度臨岐柳）
說專諸伍員吹簫
鼓盆歌莊子嘆骷髏（殘折）
王伯成
李太白貶夜郎
孫仲章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
趙明道
陶朱公范蠡歸湖（殘本）
劉唐卿
降桑椹蔡順奉母（蔡順摘椹養母）
武漢臣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附元刊本）

第三卷

王仲文
救孝子賢母不認尸
諸葛亮秋風五丈原（殘曲）
李取進
神龍殿欒巴噀酒（殘折）
李文蔚
破苻堅蔣神靈應（謝玄淝水破苻堅）
張子房圯橋進履
同樂院燕青博魚（報冤臺燕青撲魚）
岳伯川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
（附元刊本）
羅公遠夢斷楊妃（殘折）
虎牢關三戰呂布（殘句）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四曲）
康進之
梁山泊李逵負荆（梁山泊黑旋風負荆）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三曲）
費唐臣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石子章
秦修然竹塢聽琴
黃桂娘秋夜竹窗雨（殘折）
李好古
沙門島張生煮海
狄君厚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孔文卿
地藏王證東窗事犯
張壽卿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吳昌齡
花間四友東坡夢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西遊記
石君寶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魯大夫秋胡戲妻
諸宮調風月紫雲亭
李行道（潛夫）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紀君祥
趙氏孤兒大報讐
（附元刊本）
陳文圖悟道松陰夢（殘折）
史九敬先（樟）
老莊周一枕蝴蝶夢
孟漢卿
張孔目智勘魔合羅（張鼎智勘魔合羅）
（附元刊本）
尚仲賢
洞庭湖柳毅傳書
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附元刊本）
尉遲恭三奪槊
陶淵明歸去來兮（殘曲）
鳳凰坡越娘背燈（殘曲）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殘曲）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一曲）
戴善夫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柳耆卿詩酒玩江樓（殘曲）

第四卷

鄭廷玉
宋上皇御斷金鳳釵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包龍圖智勘後庭花）
布袋和尚忍字記
楚昭公疏者下船
（附元刊本）
看錢奴買寃家債主
（附元刊本）
李直夫
便宜行事虎頭牌（武元皇帝虎頭牌）
（附録《北曲拾遺·虎頭牌》殘曲）
鄧伯道棄子留侄（吳太守鄧伯道棄子）（殘曲）
張國賓
相國寺公孫合汗衫
（附元刊本）
薛仁貴榮歸故里（薛仁貴衣錦還鄉）
（附元刊本）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
宮大用（天挺）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嚴子陵釣魚臺）
死生交范張雞黍
（附元刊本）
鄭德輝（光祖）
虎牢關三戰呂布
鍾離春智勇定齊
立成湯伊尹耕莘（放太甲伊尹扶湯）
醉思鄉王粲登樓
（附元刊本）

傷梅香騙翰林風月
迷青瑣倩女離魂
輔成王周公攝政
崔懷寶月夜聞箏（殘曲）
金志甫（仁傑）
蕭何月夜追韓信
范子安（康）
陳季卿悟道竹葉舟（陳季卿誤上竹葉舟）
（附元刊本）
曾瑞卿（瑞）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第五卷

秦簡夫
宜秋山趙禮讓肥（孝義士趙禮讓肥）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晉陶母剪髮待賓
鮑天佑（吉甫）
王妙妙死哭秦少游（殘曲）
史魚尸諫衛靈公（殘曲）
陳以仁（存甫）
十八騎誤入長安（殘曲）
周文質（仲彬）
持漢節蘇武還朝（殘曲）
楊梓
承明殿霍光鬼諫（古杭新刊關目霍光鬼諫）
忠義士豫讓吞炭
功臣宴敬德不伏老（下高麗敬德不伏老）
喬夢符（吉）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唐明皇御斷金錢記）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玉簫女兩世姻緣

蕭德祥（天瑞）
楊氏女殺狗勸夫（王翛然斷殺狗勸夫）
朱士凱（凱）
昊天塔孟良盜骨（放火孟良盜骨殖）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
王日華（曄）
桃花女破法嫁周公（破陰陽八卦桃花女）
元末明初作家
羅貫中（本）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趙太祖龍虎風雲會）
谷子敬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邾仲誼（經）
死葬鴛鴦塚（殘折）
陸進之
韓湘子引渡昇仙會（殘曲）
楊景賢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王祖師三化劉行首）
盧時長老天臺夢
李唐賓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高茂卿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
劉君錫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
詹時雨
圍棋闖局（補西廂弈棋）
賈仲明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
呂洞賓桃柳昇仙夢
王子一

劉晨阮肇誤入桃源（劉晨阮肇誤入天臺）
黃元吉
黃廷道走千里流星馬（殘曲）

第六卷

無名氏作品

諸葛亮博望燒屯
（附元刊本）
新編足本關目張千替殺妻
古杭新刊小張屠焚兒救母
包待制陳州糶米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
隨何賺風魔蒯通
爭報恩三虎下山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
凍蘇秦衣錦還鄉
春牛張
賢達婦荆娘盜果（殘曲）
小尉遲將鬬將認父歸朝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謝金吾詐拆清風府
龐涓夜走馬陵道
朱太守風雪漁樵記
孟德耀舉案齊眉
兩軍師隔江鬬智
玎玎璫璫盆兒鬼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
金水橋陳琳抱妝盒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
風雨像生貨郎旦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
薩真人夜斷碧桃花
馮玉蘭夜月泣紅舟
關雲長千里獨行
蘇子瞻醉寫赤壁賦
鄭月蓮秋夜雲窗夢
劉千病打獨角牛
施仁義劉弘嫁婢
狄青復奪衣襖車
摩利支飛刀對箭
千里獨行（殘折）

第七卷

無名氏作品

瘸李岳詩酒玩江亭
海門張仲村樂堂
十探子大鬧延安府
魯智深喜賞黃花峪
二郎神醉射鎖魔鏡
漢鍾離度脫藍采和
趙匡義智娶符金錠
張公藝九世同居
閥閱舞射柳蕤丸記
十八國臨潼鬬寶
田穰苴代晉興齊
後七國樂毅圖齊
吳起敵秦挂帥印
韓元帥暗度陳倉
運機謀隨何騙英布
司馬相如題橋記
鄧禹定計捉彭寵

馬援撾打聚獸牌將
雲臺門聚二十八將
薛苞認母
劉關張桃園三結義
張翼德大破杏莊
張翼德單戰呂布
張翼德三出小沛
關雲長單刀劈四寇
莽張飛大鬧石榴園
周公瑾得志娶小喬
走鳳雛龐掠四郡
曹操夜走陳倉路
陽平關五馬破曹
壽亭侯怒斬關平
關雲長大破蚩尤
十樣錦諸葛論功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

第八卷

無名氏作品

陶淵明東籬賞菊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魏徵改詔風雲會
長安城四馬投唐
徐茂公智降秦叔寶
賢達婦龍門隱秀
招凉亭賈島破風詩
李嗣源復奪紫泥宣
壓關樓疊掛午時牌
立功勳慶賞端陽
尉遲恭鞭打單雄信

趙匡胤打董達
穆陵關上打韓通
楊六郎調兵破天陣
焦光贊活拿蕭天佑
八大王開詔救忠臣
梁山五虎大劫牢
梁山七虎鬧銅臺
王矮虎大鬧東平府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張于湖誤宿女真觀
清廉官長勘金環
觀音菩薩魚籃記
呂翁三化邯鄲店

第九卷

無名氏作品

張協狀元
時真人四聖鎖白猿
徐伯株貧富興衰記
像生番語罟罟旦（殘折）
楚金仙月夜杜鵑啼（殘折）
風風魔魔紙扇記（殘曲）
火燒阿房宮（殘曲）
張順水裏報冤（殘曲）
藍關記（殘曲）
藍采和鎖心猿意馬（殘曲）
拂塵子仁義禮智信（殘曲）
望思臺（殘折）
唐三藏西天取經（殘折）

無名氏作品

小孫屠

無名氏作品
宦門子弟錯立身
柯丹丘
王十朋荆釵記
無名氏作品
第十卷
徐畹
楊德賢婦殺狗勸夫
（附《摘彙奇妙戲式全家錦囊殺狗》）
高明
蔡伯喈琵琶記
第十一卷
無名氏作品
馮京三元記
岳飛破虜東窗記
劉知遠白兔記
（附成化本第一出）
施惠
王瑞蘭閨怨拜月亭
（附佚曲）
無名氏作品
呂蒙正風雪破窰記
蘇武牧羊記
（附佚曲）
趙氏孤兒記
（附《東窗事犯》佚曲）
胭脂記
周羽教子尋親記

劉希必金釵記
（附一潮州出土殘稿）

第十二卷

無名氏作品
黃孝子傳奇
蘇秦金印記
（附《凍蘇秦》佚曲）
觀音魚籃記
宋元戲文輯佚
輯佚說明
三負心陳叔文
三國志大全
下江南
子父夢欒城驛
子母冤家
方蓮英
（附二《劉文龍菱花鏡》佚曲）
王子高
王仙客
王母蟠桃會
王祥卧冰
王陵
王魁負桂英
王瑩玉
王質
司馬相如題橋記
史弘肇故鄉宴
玉清庵
朱心心
朱文鬼贈太平錢

朱買臣休妻記
百花亭
西窗記
何推官錯認尸
呂星哥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吴舜英
宋子京鷓鴣天
李玉梅
李亞仙詩酒曲江池
李勉
李婉復落娼
京娘怨燕子傳書
孟月梅寫恨錦香亭
孟姜女送寒衣
林招得黄鶯記
金童玉女
金鼠銀猫李寶
宣和遺事
柳耆卿詩酒玩江樓
柳穎
洪和尚錯下書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
風月亭
風流王煥賀憐憐
風流合三十
高漢臣
唐伯亨因禍致福
孫元寶
浣紗女
耿文遠
祝英臺
鬼子揭鉢
鬼法師

陶學士
陳光蕊江流和尚
陳巡檢梅嶺失妻
曹伯明錯勘贓
梅竹姻緣
許盼盼燕子樓
張文舉
張希
張浩
張資鴛鴦燈
張翠蓮
張瓊蓮
崔君瑞江天暮雪
崔懷寶月夜聞箏
崔護覓水記
崔鶯鶯西廂記
無雙傳
琵琶亭
琵琶怨
貂蟬女
楊曼卿
楊實錦香囊
楚昭王
温太真
董秀才遇仙記
董秀英花月東墻記
詩酒紅梨花記
賈似道木棉庵記
雷世際
甄文素
甄皇后
裴少俊墻頭馬上
趙彦
趙普進梅諫

銅雀妓
劉孝女金釵記
劉盼盼
劉錫沉香太子
樂昌公主破鏡重圓
蔣愛蓮
蔣蘭英生死夫妻
蔡均仲
蝴蝶夢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鄭將軍紅白蜘蛛記
鄭瓊英
魯秋胡戲妻
磨勒盜紅綃
錦機亭
鮑宣少君
薛苞
薛雲卿鬼做媒
賽東墻
賽金蓮
賽樂昌
韓玉箏
韓翃章臺柳
韓彩雲
韓壽偷香
鎮山夫人還牢旦
瓊花女
羅惜惜
寶妝亭
蘇小卿月夜泛茶船
鶯燕爭春詐妮子調風月
失名戲文

目録

關漢卿……一

鄧夫人苦痛哭存孝……三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二八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五二

（附元刊本）……七四

（附《九宮大成譜》異文一曲）……八五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八七

杜蕊娘智賞金綫池……一〇八

望江亭中秋切鱠……一三〇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一五二

感天動地竇娥冤……一八一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二一二
温太真玉鏡臺……二三五
山神廟裴度還帶（晉國公裴度還帶）……二五七
狀元堂陳母教子……二九五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三二三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三五八
尉遲恭單鞭奪槊……三八三
詐妮子調風月……四〇八
（附《北詞廣正譜》佚曲一首）……四二四
閨怨佳人拜月亭……四二六
關張雙赴西蜀夢……四四四
唐明皇哭香囊（殘折）……四五五
風流孔目春衫記（殘曲）……四五六
孟良盜骨（殘曲）……四五七

白仁甫

……四五八

董秀英花月東墻記……四五九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四八六
裴少俊墻頭馬上……五一三
韓翠顰御水流紅葉（殘折）……五三九
（附《太和正音譜》異文二曲）……五四三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二曲）……五四四
李克用箭射雙鵰（殘折）……五四五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一曲）……五四九

高文秀

……五五〇
黑旋風雙獻功（黑旋風雙獻頭）……五五一
劉玄德獨赴襄陽會（劉先主襄陽會）……五八〇
保成公徑赴澠池會……六〇八
須賈大夫誶范叔（須賈誶范睢）……六四二

好酒趙元遇上皇……六七六
（附元刊本）……七〇〇
周瑜謁魯肅（殘折）……七一三

第一卷

關漢卿

小傳

關漢卿，大都人。約生於十三世紀初，卒於元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以後。《録鬼簿》一本記其爲『太醫院尹』，別本《録鬼簿》則作『太醫院户』。查《元史》和《金史》，未見有『太醫院尹』之官職，而『醫户』却是元代户籍之一，故關漢卿可能是屬於太醫院户籍的一位雜劇作家。

關漢卿是元代前期雜劇界的領袖人物，玉京書會裏最著名的才人。《析津志》説他『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爲一時之冠』。臧晉叔《元曲選·序》説他『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爲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他和當時雜劇作家楊顯之、費君祥、散曲作家王和卿以及著名女藝人珠簾秀等均有交往。

關漢卿撰有雜劇六十多種，現存約十七八種。計爲：《感天動地竇娥冤》、《包待制智斬魯齋郎》、《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望江亭中秋切鱠旦》、《錢大尹智寵謝天香》、《杜蕊娘智賞金綫池》、《關大王獨赴單刀會》、《温太真玉鏡臺》、《錢大尹智勘緋衣夢》、《狀元堂陳母教子》、《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鄧夫人苦痛

哭存孝》、《關張雙赴西蜀夢》、《閨怨佳人拜月亭》、《詐妮子調風月》、《劉夫人慶賞五侯宴》、《尉遲恭單鞭奪槊》、《山神廟裴度還帶》。（後三種研究者有不同看法）

關漢卿的部分劇作，如《竇娥冤》、《拜月亭》、《單刀會》等劇，都在舞台上演出不衰，影响深遠。他的雜劇抒寫了元代封建壓迫下人民悲慘的遭際，具有重大的歷史認識作用與審美價值。他的劇作塑造了許多感人至深的下層婦女的藝術典型，那是《紅樓夢》出現之前我國文學和戲劇中最具光彩的系列女性形象。關漢卿是我國文學史和戲劇史上偉大的戲劇家，元代雜劇藝術的奠基人。元末明初的賈仲明在爲《録鬼簿》補寫的挽詞中説他：『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帥首，捻雜劇班頭。姓名香四大神州。』從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説》，到近代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都把關漢卿列爲元曲四大家之首。元代著名的雜劇作家高文秀在當時被譽爲『小漢卿』，杭州戲曲作家沈和甫被稱爲『蠻子漢卿』，足見關漢卿在元代戲曲創作中的地位。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認爲關漢卿的《竇娥冤》『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一九五八年，關漢卿被世界和平理事會列爲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舉行關漢卿戲劇活動七百年的紀念大會。關漢卿的雜劇，今天已成爲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

除雜劇外，關漢卿還是元代一位傑出的散曲作家。據任中敏、隋樹森等專家輯録，今存套曲十多套，小令約四十首。其作品在元代散曲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劇目說明

本劇為關漢卿所撰當無可懷疑。《録鬼簿》於關氏名下著録《鄧夫人哭存孝》劇，即本劇。《説集》本、天一閣本、孟稱舜本、《太和正音譜》等均作簡名《哭存孝》；脈望館本劇名作《鄧夫人苦痛哭存孝》。本劇現存版本，有《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與王季烈編《孤本元明雜劇》。現以前者為底本，用後者參校。

第一折

（冲末、净李存信同康君立〔二〕上）（李存信云）米罕整斤吞，抹鄰不會騎。弩門并速門，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剌孫，見了搶着吃。喝的莎塔八，跌倒就是睡。若説我姓名，家將不能記。一對忽剌孩，都是狗養的。自家李存信的便是。這個是康君立。俺兩個不會開弓蹬弩，亦不會厮殺相持；哥哥會唱，我便能舞。俺父親是李克用。阿媽喜歡俺兩個，無俺兩個呵，酒也不吃，肉也不吃；若見俺

兩個呵，便吃酒肉。好生的愛俺兩個！自破黃巢之後，太平無事，阿媽復奪的城池地面，着俺五百義兒家將，各處鎮守。阿媽的言語：將邢州與俺兩個鎮守。那裏是朱温家後門，他與俺父親兩個不和；他知俺在邢州鎮守，他和俺相持斷殺。俺兩個武藝不會，則會吃酒肉。倘或着他拿將去了，殺壞了俺兩個怎了？（康君立云）如今阿媽將潞州上黨郡與存孝鎮守，潞州地面吃好酒好肉去。如今我和你兩個，安排酒席，則說辭別阿媽，灌的阿媽醉了，咱兩個便說：「邢州是朱温家後門，他與阿媽不和，倘若索戰，俺兩個死不打緊，着人知道呵，不壞了阿媽的名聲！着李存孝鎮守邢州去，可不好麽？」（李存信云）俺兩個則今日安排酒席，辭別父親去走〔二〕一遭來。我是李存信，他是康君立；兩個真油嘴，實然是一對。（同下）

（李克用同劉夫人領番卒子上）（李克用云）番，番，番；地惡，人奔；騎寶馬，坐雕鞍。飛鷹走犬，野水荒山。渴飲羊酥酒，飢餐鹿脯乾。鳳翎箭手中施展，寶雕弓臂上斜彎。林間酒闌胡旋舞呵，着〔三〕丹青寫入畫圖間。某乃李克用是也。某襲封幽州節度使，因帶酒打了段文楚，貶某在沙陀地面，已經十年。因黃巢作亂，奉聖人的命，加某為忻、代、石、嵐都招討使，破黃巢天下兵馬大元帥。自離了沙陀，不數日之間，到此壓關樓前，聚齊二十四處節度使，取勝長安。被吾兒存孝擒拿了鄧天王，活挾了孟截海，撾打了張歸〔四〕霸；十八騎誤入長安，大破黃巢，復奪了長安。聖人的命：犒勞某手下義兒家將。但是復奪的城池，着某手下義兒家將去各處鎮守，防〔五〕備盜賊。今日太平無事，四海晏然，正好與夫人衆將飲酒快樂。小校安排下酒肴，可怎生不見周德威來？（周

德威上云）帥鼓銅鑼一兩敲，轅門裏外列英豪；三軍報罷平安喏，緊捲旗旛不動摇。某姓周，名德威，字鎮遠〔六〕，山後朔州人也。今從李克用共破黃巢，太平無事，某為番漢都總管〔七〕。今日元帥有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周德威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元帥得知：有周德威在於門首。（李克用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周德威云）元帥，周德威來了也。（李克用云）將軍，今日請你來不為別的，想存孝孩兒多有功勞，我許與了他潞州上黨郡與存孝孩兒鎮守，把邢州與李存信、康君立鎮守去。怎生不見李存信、康君立來〔八〕？（李存信同康君立上）（李存信云）阿媽心内想，忽然到跟前。哥哥你放心，我這一過去，見了阿媽說了呵，便着存孝往邢州去。（康君立云）兄弟，只要你小心用意者。（李存信云）阿媽、阿者，想當初一日，阿媽的言語，將潞州上黨郡與俺兩個鎮守來；今日阿媽與了存孝，可着俺兩個邢州去！（做悲科）（李克用云）孩兒存信，你做甚麽哭？（李存信云）阿媽，俺兩個也早起晚夕，舞者唱者，扶持阿媽歡喜，怎下的着您兩個孩兒往邢州去？（康君立云）阿媽，想邢州是朱温的後門，他與阿媽不和。倘若索戰，俺兩個不會甚麽武藝。倘若拿將俺兩個去了，俺兩個死不打緊，阿媽吃起酒來，尋俺兩個舞的唱的不在眼面前，阿媽不想成病！那其間生藥鋪裏贖也贖不將俺兩個來！（李存信云）阿媽，怎生可憐見着俺兩個去潞州去，把邢州與存孝兩口兒鎮守罷，可也好？（李存信把盞科，云）哥哥，將酒來與阿媽把一盞。（李克用云）好兩個孝順的孩兒！我着你潞州上黨郡去呵便了也。（康君立云）既是這等，謝了阿媽者！（周德威云）他兩個有甚麽功勞，把他潞州上黨郡去！

一想飛虎將軍南征北討，東蕩西除，困來馬上眠〔九〕，渴飲刀頭血，他可以潞州去；他兩個去不的！（李克用云）周將軍說的是。小校，與我喚將存孝兩口兒〔一〇〕過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正旦同李存孝上）（李存孝云）岩前打虎雄心在，勇敢當先敵兵敗；上陣全凭鐵飛撾，扶立乾坤唐世界。某本姓安，名敬思，雁門關飛虎峪靈丘縣人氏。幼小父母雙亡，多虧鄧大户家中撫養成人，長大我就與他家牧羊。有阿媽李克用見某有打虎之力，招安我做義兒家將，封我做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就着我與鄧大户家為婿。自從跟着阿媽，十八騎誤入長安，大破黃巢，天下太平無事。聖人的命：將俺義兒家將復奪的城池，着俺各處鎮守。阿媽的言語：着俺兩口兒去潞州上黨郡鎮守。今有阿媽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此也。夫人，我和你休過去；你看阿媽、阿者：大吹大擂，敲牛宰馬，烹炮美味，五百番部落胡兒胡女扶持着，是好受用也〔一一〕。（正旦云）存孝，今日父親飲宴，喚俺兩口兒，俺見阿媽、阿者去〔一二〕。聽了這樂韻悠揚，常好是受用也呵！（唱）

【仙呂·點絳辰】則聽的樂動聲齊，他是那大唐苗裔，排親戚。今日俺父母相隨，可正是龍虎風雲會。

【混江龍】則俺這沙陀雄勢，便有那珠圍翠繞不稀奇。置造下珍羞百味，又不比水酒三杯。每日則是炮鳳烹龍真受用，那一日不宰羊殺馬做筵席！把那些个義兒家將都成立，一個個請官受賞，他每都廕子封妻。

（正旦云）存孝，我和你未過去，先望阿媽咱，可早醉了也。（李存孝云）咱不過去，見阿者阿媽身上灑的那酒呵，你見兩邊廂扶持着呵，十分的醉了也。（正旦唱）

【油葫蘆】我見他執盞擎臺忙跪膝，他那裏撒滯殢。阿媽那錦袍上全不顧酒淋漓，可正是他不擇不揀〔一三〕乾乾的吃，他那裏剛扶剛策醺醺的醉。一壁廂動樂器是大體，將一面鼉皮畫鼓鼕鼕擂，悠悠的慢品鷓鴣笛。

【天下樂】你覷！兀那大小的兒郎列的整齊，端的是虛也波實，享富貴。我則見旁邊廂坐着周德威，一壁廂擺着品肴，番官每緊緊隨；我則見軍排在兩下裏。

（正旦云）咱過去見阿媽去來。（李存孝云）咱過去來。（做見科）（李存孝云）阿媽，您孩兒存孝兩口兒來了也。（李克用云）存孝孩兒來了。別的孩兒每各處鎮守去了；今日吉日良辰，你兩口兒便往邢州鎮守去；康君立、李存信，你兩个孩兒往潞州上黨郡鎮守去。（李存孝云）阿媽，當日未破黃巢時，阿〔一四〕媽的言語：『若你破了黃巢，天下太平，與你潞州上黨郡鎮守。』阿媽失其前言！今日阿媽着你孩兒鎮守邢州，那邢州是朱温家後門，終日與他相持，可怎了也！（正旦云）存孝，我阿者行再告一告去。阿者，與存孝再說一聲咱！（劉夫人云）孩兒，你去邢州鎮守，阿媽醉了也，你且去咱。（李存孝云）阿者，當日與俺潞州上黨郡，如今信着康君立、李存信，着俺去邢州去。阿者，怎生阿媽行再說一聲，可也好也？（劉夫人云）你阿媽醉了也。（李存孝云）康君立、李存信，你有甚麼功勞，

倒去潞州上黨郡鎮守去？（李存信云）阿媽的言語，着你邢州去；都是一般好地面，誰和你論甚麼〔一五〕功勞！（李存孝云）想當日在壓關樓前，覷三層排栅，七層圍子，千員猛將，八卦陣圖〔一六〕，那其間如踏平地也。（正旦云）咱阿媽好失信也！（唱）

【節節高】今日可便太平無事，全不想那用人的這之際。存孝與你安邦定國，他也曾惡征戰圖名圖利。他覷的三層鹿角，七層圍子，如登平地；端的是八卦陣圖，千員驍將，施謀用計。阿者，他保護着唐朝社稷！

（李存孝云）康君立、李存信，你兩個有甚麼功勞，倒去潞州鎮守去也？（正旦唱）

【元和令】端的是人不曾去鐵衣，馬不曾摘鞍轡。則是着阿者今日向父親行提：想着他從前出力氣；可怎生的無功勞，倒與他一座好城池？阿者，則俺這李存孝圖個甚的！

（劉夫人云）孩兒也，你阿媽醉了也，等他酒醒時再說。（正旦云）想康君立、李存信他有甚麼功勞也！（唱）

【游四門】你則會飲酒食，着別人苦戰敵。可不道生受了有誰知？阿媽，你則是擡舉着李存信、康君立；他橫槍縱馬怎相持？你把他虧，人面逐高低。

（李存孝云）康君立、李存信，想當日十八騎誤入長安，殺敗葛從周，攻破黃巢，天下太平，是我的功勞；你有甚麼功勞也？（李存信云）俺兩個雖無功勞，俺兩个可會唱會舞也哩。（正旦唱）

【勝葫蘆】他幾時得鞭敲金鐙笑微微，人唱着凱歌回？遥望見軍中磨綉旗，則你那滴羞蹀躞身體，迷留没亂心肺〔一七〕，唬的你劈留撲碌走如飛。

（李存孝云）你兩個有甚麽功勞？與你一匹劣馬不會騎，與你一張硬弓不會射。則會吃酒肉，便是你的功勞也！（正旦唱）

【後庭花】與你一匹劣馬不會騎，與你一張硬弓〔一八〕不會射。他比别人陣面上爭功勞〔一九〕，你則會帳房裏閑坐的。咱可便委其實，你便休得要瞞天瞞地。你餓時節撾肉吃，渴時節喝酪水，閑時節打髀殖，醉時節歪唱起，醉時節歪唱起。

【柳葉兒】你放下一十八般兵器，你輪不動那鞭鐧撾槌，您怎肯袒下臂膊刀斷劈？鬧吵吵三軍内，但聽的馬頻嘶，早唬的悠悠蕩蕩魄散魂飛。

（正旦云）存孝，則今日好日辰，收拾馱馬輜重，辭别了阿媽〔二〇〕阿者，便索長行。（李存孝云）今日好日辰，辭别了阿媽阿者，便索長行也。（正旦唱）

【尾聲】罷、罷、罷，你可便難倚弟兄心，我今日不可公婆意。（劉夫人云）孩兒，你且休要性急，待你阿媽酒醒呵，再做商議。（正旦云）去則便了也。（唱）别近謗俺夫妻每甚的，只不過發盡兒

掏窩不姓李，則今日暗昧神祇。（帶云）慚愧也！（唱）勢得一個遠相離，各霸着城池；不恁的呵，這李存信、康君立斷送了你。這一個個瞞心昧己，一個個獻勤賣〔三一〕力，存孝，這兩個巧舌頭奸狡賴功賊！（下）

（劉夫人云）康君立、李存信，你阿媽醉了也，我且扶着回後堂中去也。（下）（周德威云）想着存孝破了黃巢，復奪取大唐天下，他的好地面與了這兩個，可將邢州與了存孝。元帥今日醉了也，待明日酒醒，我自有話說。還着存孝兩口兒潞州上黨郡去，方稱我之願也！元帥殢酒負存孝，明日須論是與非。（下）（李存信云）康君立，如何？我說咱必然得潞州，今日果應其心。若是到那潞州的豐富地面，不强似去邢州與朱温家每日交戰？（康君立云）兄弟，想存孝這一去，必然有些見怪。等俺到的潞州，別尋取存孝一樁事，調唆阿媽殺壞了存孝，方稱我平生之願也。阿媽好吃酒，醉了似燒蒜〔三二〕。害殺安敬思，稱俺平生願。（同下）

校記

〔一〕康君立：原作『康軍利』，又改為『康君利』，誤。王校本據五代史改。

〔二〕走：上原衍一『遭』字，從王校本刪。

〔三〕着：底本誤作『者』，屬上句，今改。按，此為李克用上場詩，係一字至八字句之寶塔詩體，此二句應

為八字句。〔四〕歸：底本作「國」，誤。王校本據新舊唐書改，今從之。下同。〔五〕防：底本作「隄」，據文意改。〔六〕名德威、字鎮遠：底本作「名震遠、字德威」，從王校本改。〔七〕管：底本誤作「官」，今改。〔八〕來：此字後原有「了也」二字，從王校本刪。〔九〕眠：底本作「眡」（「視」的异體字），從王校本改。〔一〇〕兩口兒：底本誤倒為「兒兩口」，今改。上下文提到李存孝、鄧夫人時均作「兩口兒」。〔一一〕是好受用也：「好」字下底本衍一「是」字，今刪。〔一二〕阿者去：底本誤倒作「阿去者」，從王校本改。〔一三〕揀：底本音假為「減」，據王校本改。〔一四〕阿：底本缺，據王校本補。〔一五〕甚麼：上原衍一「是」字，從王校本刪，下同。〔一六〕圖：底本缺，據下文校補。〔一七〕肺：底本音假為「費」，今改。〔一八〕硬弓：「硬」字原缺，據上文說白補。并刪句首「我」字。〔一九〕功勞：底本作「功效」，從王校本改。〔二〇〕阿媽：底本缺，據下句補。〔二一〕賣：底本誤為「買」，今改。〔二二〕蒜：底本字殘損，僅露「廿」字頭。王校本改作「豬」，不叶韵，今不從。

第二折

（李存孝領番卒子上，云）鐵鎧輝光緊束身，虎皮裝就錦袍新；臨軍決勝聲名大，永鎮邢州保萬民。某乃十三太保李存孝是也。官封為前部先鋒、破黃巢都總管、金吾上將軍。自到邢州為理，操練軍卒有法，撫安百〔一〕姓無私；殺王彥章，不敢正眼視之；鎮朱全忠，不敢侵擾其境。今日無甚事，在此州衙閑坐，看有甚麼人來。（李存信同康君立上）（李存信云）自離上黨郡，不覺到邢州。自家李

存信。這個是康君立。可早來到也。這個衙門就是邢州。小校報復去，道有李存信、康君立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二〕，云）報的將軍得知：有李存信、康君立來了也。（李存孝云）兩个哥哥來了，必有阿媽的將令。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康君立云）李存孝，阿媽將令：為你多有功勞，怕失迷了你本姓，着你改姓，還叫做安敬思。你若不依着阿媽言語，要殺壞了你哩！你快着的改姓，我就要回阿媽的話去也。（李存孝云）怎生着我改了名姓？阿媽將令不敢有違。小校，安排酒肴，二位哥哥吃了筵席去。（康君立云）不必吃筵席，俺回阿媽話去也。詐傳着阿媽將令，着存孝更名改姓；調唆的父親生嗔，要了頭也是乾淨。（同下）（李存孝云）阿媽，你孩兒多虧了阿媽擡舉成人，封妻蔭子；今日怎生着我改了姓？阿媽，我也曾苦征惡戰，眠霜卧雪，多有功勛；今日不用着我了也！逐朝每日醉醺醺，信着讒言壞好人；我本是安邦定國李存孝，今日個太平不用舊將軍。（下）

（李克用同劉夫人上）（李克用云）喜遇太平無事日，正好開筵列綺羅。某乃李克用是也。奉聖人的命，着俺義兒家將各處鎮守。四海安寧，八方無事，正好飲酒作樂。看有甚麼人來。（李存信同康君立上，云）阿媽，禍事也！（李克用云）你為甚麼大驚小怪的也？（康君立云）有李存孝到邢州，他怨恨父親不與他潞州，他改了姓——安敬思。他領着飛虎軍要殺阿媽哩！怎生是好？（李存信云）殺了阿媽不打緊，我兩個怎生是好？我那阿媽也！（李克用云）頗奈存孝無禮，你改了姓便罷，怎生領飛虎軍來殺我？更待干休！罷，則今日就點番兵，擒拿牧羊子走一遭去。（劉夫人云）住者！元

帥，你怎生不尋思？李存孝孩兒他不是這等人。元帥，你且放心，我自往邢州去，若是存孝不曾改了姓呵，我自有個主意；他若改了姓呵，發兵擒拿，未為晚矣。也不用刀斧手揚威武耀〔三〕，鴉脚槍齊擺軍校；用机謀說轉心回，兩隻手交付與一個存孝。（下）

（李克用云）康君立、李存信，你阿者去了也；倘若存孝變了心腸，某親拿這牧羊子走一遭去。說與俺能爭好鬥的番官，舍生忘死的〔四〕家將：一個個頂盔擐甲，一個個押箭彎弓，齊臻臻擺列劍戟，密匝匝搠立槍刀；三千鴉兵為先鋒——逢山開道，遇水疊橋。左哨三千番兵能征慣戰，右哨三千番兵猛烈雄驍，合後三千番兵推糧運草；更有俺五百義兒家將，都要的奮勇當先，相持對壘。坐下馬似北海的毒蛟，鞍上將如南山的〔五〕猛虎。某驅兵領將到邢州，親捉忘恩牧羊子。家將英雄武藝全，番官猛烈敢當先；拿住存孝親殺壞，血濺東南半壁天！（同下）

（李存孝同正旦、卒子上）（李存孝云）歡喜未盡，煩惱到來。夫人不知，如今阿媽的言語，着康君立、李存信傳說，但是五百義兒家將，着更改姓；休教我姓李，我不免改了安敬思。我想着阿媽信着這兩個的言語呵，怎了也？（正旦云）將軍，你休要信這兩個的賊說！則怕你中他的計策，你亦要尋思咱。（李存孝云）他兩個親來傳說，教我改姓，非是我敢要改姓也。（正旦云）既然父親教你改姓，則要你治國以忠，教民以義。（唱）

【南吕·一枝花】常言道『官清民自安，法正天心順』，他那裏『家貧顯孝子』，俺可便各自

立功勛。無倦〔六〕事尊親，着俺把各自姓排頭兒問，則俺這叫爹娘的無氣忿。今日個嫌俺辱没你家門，當初你將俺真心斯認。

（李存孝云）夫人，想當日破黄巢時，招安我做義兒家將；那其間不用我，可不好來！（正旦唱）

【梁州第七】又不曾相趁着狂朋怪友，又不曾關節做九眷十親。俺破黄巢血戰到三千陣，經了些十生九死，萬苦千辛。俺出身入仕，廕子封妻；大人家踏〔七〕地知根，前後軍捺袴摩裩。俺、俺、俺，投至得畫堂中列鼎重裀，是、是、是，投至向衙院裏束杖理民，呀、呀、呀，俺可經了些個殺場上惡哏哏捉將擒人。暢好是不依本分！俺這裏忠言不信，他則把讒〔八〕言信；俺割股的倒做了生分，殺爹娘的無徒説他孝順：不辨清渾！

（李存孝云）夫人，我在此悶坐。小校覷者，看有甚麽人來。（孛老兒同小末尼上）（孛老兒云）老漢李大户。當日個我無兒，認義了這個小的做兒來；如今治下田産物業，莊宅農具，我如今有了親兒了也，我不要你做兒，你出去！（小末尼云）父親，當日你無兒，我與你做兒來；你如今有了田産物業、莊宅農具，你就不要我了！明有清官在，我和你去告來。可早來到衙門首也。冤屈也！（李存孝云）是甚麽人在這門前大驚小怪的？小校，與我拿將過來者！（卒子做拿過科，云）理會的。已拿當面。（孛老兒同小末尼跪科）（李存孝云）兀的小人，你告甚麽？（小末尼〔九〕云）大人可憐見！當日我父親無兒，要小人與他做兒；他如今有了田産物業〔一〇〕、莊宅農具，他如今有了親兒，不

要我做兒子了，就要趕我出去，小人特來告。大人可憐見，與我做主也！（李存孝云）這小的和我則一般：當日用着他時便做兒，今日有了兒就不要他做兒。小校，將那老子與我打着者！（正旦云）你且休〔二二〕打，住者！（唱）

【牧羊關】聽說罷心懷着悶，他可便無事哏，更打着這入衙來不問諱的喬民。則他這爺共兒常是相爭，更和這子父每常時厮論。（李存孝云）小校，與我打着者！（正旦唱）詞未盡將他來罵，口未落便拳敦，暢好背晦也蕭丞相。（正旦云）赤瓦不刺嗨！（唱）你暢好是莽撞也祗候人。

（李存孝云）小校，與我打將出去！（卒子云）理會的。出去！（孛老兒云）我干着他打了我一頓，別處告訴去來。（同下）（劉夫人上云）老身沙陀李克用之妻劉夫人是也。因為李存孝改了姓名，不數日到這邢州；問人來，果然改了姓，是安敬思。這裏是李存孝宅中。左右報復去，道有阿者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將軍得知：有阿者來了也。（正旦云）你接阿者去，我換衣服去也。（做換服科）（劉夫人做見科）（李存孝云）早知阿者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做拜科）（劉夫人怒科，云）李存孝，阿媽怎生虧負你來？你就改了姓名，你好生無禮也！（李存孝云）阿者且息怒。小校，安排酒果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李存孝遞酒科，云）阿者滿飲一杯！（劉夫人云）孩兒，我不用酒。（正旦云）我且不過去，我這裏望咱。阿者有些煩惱，可是為何也？（唱）

【紅芍藥】見阿者一頭下馬入宅門，慢慢的行過階痕；見存孝擎臺把盞兩三巡，他可也并不曾沾唇。我則見〔二三〕他迎頭裏嗔忿忿，全不肯息怒停嗔。我這裏旁邊側立索殷勤，怎敢道怠慢因循！

【菩薩梁州】我這裏便施禮數罷平身，抄着手兒前進。您這歹孩兒動問，阿者，你便遠路風塵！（劉夫人云）休怪波，安敬思夫人！（正旦唱）聽言罷着我去了三魂，可知道阿者便懷愁忿。這公事何須的問，何消的再寫本！『到岸方知水隔村』，細說原因。

（劉夫人云）孩兒，俺兩口兒怎生虧負着你來？你改了名姓！若不是康君立、李存信說呵，你阿媽不得知。如今你阿媽便要領大小番兵來擒拿你。我實不信，親自到來，你果然改了姓名！俺怎生虧負你來也？（正旦云）存孝，你不說待怎麼？（李存孝云）阿者，是康君立、李存信的言語，着俺五百義兒家將都改了姓〔一三〕，着您孩兒姓安。想您孩兒多虧着阿媽阿者擡舉的成人，封妻廕子，偌大的官職，怎敢忘了阿者阿媽的恩義！（做哭科，云）不由人嚎咷痛哭，提起來刀攪肺腑；擡舉的立身揚名，阿者，怎忘你養身父母！（劉夫人云）我道孩兒無這等勾當，你阿媽好生的怪着的你！（正旦唱）

【駡玉郎】當初你腰間挂了先鋒印，俺可也須當索受辛勤。他將那英雄慷慨施逞盡，他則是開綉旗，驟戰馬，冲軍陣。

【感皇恩】阿者，他與你建立功勛，扶立乾坤；他與你破了黃巢，敵了歸霸，敗了朱温。那其間便招賢納士，今日個俺可便偃武修文。到如今無了征戰，絕了士馬，罷了邊塵。

【採茶歌】你怎生便將人不瞅〔一四〕問？怎生來太平不用俺舊將軍？半紙功名百戰身，轉頭高塚卧麒麟。

（劉夫人云）媳婦兒，你在家中；我和孩兒兩個見你阿媽，白那兩個醜生的謊去來！（正旦云）阿者休着存孝去；到那裏有康君立、李存信，枉送了存孝的性命也！（劉夫人云）孩兒，你放心！這句話到頭來要個歸着，要個下落處。孩兒，你在家中，我領存孝去，則有個主意也。（李存孝云）我這一去別辯個虛實，鄧夫人放心也！（正旦唱）

【尾聲】到那裏着俺這劉夫人撲散了心頭悶；不恁的呵！着俺這李父親怎消磨了腹內嗔！別辯個假共真，全凭着這福神，并除了那禍根。你把那康君立、李存信，用着你那打大蟲的拳頭着一頓！想着那厮坑人來陷人，直打的那厮心肯意肯，可與你那爭潞州冤仇証了本。（下）

（劉夫人云）孩兒收拾行裝，你跟着我見你父親去來。萬丈水深須見底，止有人心難忖量。（同下）

（李克用同李存信、康君立上）（李克用云）李存信、康君立，自從你阿者去之後，不知虛實，將酒來我吃。則怕存孝無有此事麽？（李存信云）阿媽，他改了姓也，我怎敢說謊？（康君立云）我兩个若

是說謊了呵，大風裏敢吹了我帽兒！（李克用云）此是實。將酒來，與我吃幾杯。（康君立云）正好飲幾杯。（劉夫人同李存孝上）（劉夫人云）孩兒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阿者來了也。（李克用云）阿者來了，請過來飲幾杯。（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李存孝云）阿者先過去，替你孩兒說一聲咱。（劉夫人云）孩兒，你放心，我知道。（劉夫人見科，云）李克用，你又醉了也！不是我去呵，險些兒送了孩兒也！（李存信報科，云）阿者，亞〔一五〕子哥哥打圍去，圍場中落〔一六〕馬也！（劉夫人慌科，云）似這般如之奈何？我索看我孩兒去。（存孝扯科，云）阿者，替您孩兒說一說！（劉夫人云）亞子孩兒打圍去，在圍場中落馬，我去看了孩兒便來也。（李存孝云）阿者去了，阿媽帶酒也，信着這兩个的言語，送了您孩兒的性命也！（劉夫人云）存孝無分曉：親兒落馬撞〔一七〕殺了，親娘如何不疼？可不道『腸裏出來腸裏熱』？我也顧不得的，我看孩兒去也。（打推科，下）（李存孝哭科，云）阿者，亞子落馬痛關情，子母牽腸割肚疼；忽然二事在心上，義兒親子假和真。亞子終是親骨肉，我是四海與他人；『腸裏出來腸裏熱』，阿者，親的原來則是親！（李存信把盞科，云）阿媽滿飲一杯。（李克用醉科〔一八〕，云）我醉了也。（康君立云）阿媽，有存孝在於門首，他背義忘恩。（李克用云）我五裂箋迭！（下）（李存信云）哥哥，阿媽道：五裂箋迭，醉了也，怎生是了？阿媽明日酒醒呵，則說道：『你着我五裂了來。』（康君立云）兄弟說的是。若不殺了存孝，明日阿媽酒醒，阿者說了，咱兩个也是个死。小校與我拿將存孝來者！（李存孝云）康君立、李存信，將俺那裏去？（李存信云）阿〔一九〕媽的言語：為你背義忘恩，五車裂〔二〇〕了你哩！（李存孝云）阿媽，你好狠也！我有甚

麼罪過？將我五裂了！我死不爭，鄧夫人在家中豈知我死也？兩個兄弟來，安休休、薛阿灘，將我虎皮袍、虎磕腦、鐵燕撾與鄧夫人，就是見我一般也。（李存孝哭科，云）鄧夫人也，今朝我身一命亡，眼見的去赴雲陽；嬌妻暗想身無主，夫婦恩情也斷腸！我死後淡烟衰草相為伴，枯木荒坟作故鄉；夫妻再要重相見，夫人也，除是南柯夢一場！（李存信云）兀那厮，你聽者：用機謀仔細栽排，牧羊子〔二二〕死限催來；李存孝真實改姓，就邢州斬訖報來。（李存孝云）皇天可表，於家為國多有功勞！我也曾活拿了孟截海，怒挾了鄧天王，殺敗了張歸霸，力取了太原，復奪了并州，立誅了五將。華嚴川大戰，殺敗了葛從周；十八騎誤入長安，攻破黃巢，扶持唐社稷：此乃是我功勞也。今日不用我，就將我五裂了！（哭科，云）罷、罷、罷！志氣凌雲射斗牛，蒼天教我作公侯。舍死忘生扶社稷，苦征惡戰統戈矛。旌旗日影龍蛇動，野草閑花滿地愁；英雄屈死黃泉下，忠心孝義下場頭！鄧夫人也，兀的不苦痛殺我也！（下）（李存信云）今日將存孝五裂了也，明日阿媽問俺，自有話說，咱去來。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同下）

（周德威上，云）事有足詫，〔二三〕物有故然。某乃周德威是也。此事怎了？誰想李克用帶酒殺了存孝！竟信着康君立、李存信謊言，直將飛虎將軍五裂身死。昨日帶酒不知，今日小官直至帥府，問其詳細走一遭去。二賊子用計鋪謀，將存孝五裂身卒；衆番官親臨帳下，我看那李克用怎的支吾！（下）

校記

〔一〕百：底本字殘損，從王校本校補。　〔二〕科：底本誤作『個』，今改。　〔三〕武耀：王校本改作『耀武』，失韵，現不從。　〔四〕的：底本缺，據上句補。　〔五〕的：底本缺，據上句補。　〔六〕倦：底本作『正』，文意欠通。按，此句與上句『家貧顯孝子』對，古語云：『躬親政事，致行無倦。』《漢書・谷永傳》故改『正』為『倦』。　〔七〕踏：底本作『達』，從趙琦美校筆改。　〔八〕讒：底本缺，據王校本補。　〔九〕小末尼：底本下衍一『上』字，今刪。〔一〇〕田產物業：底本倒為『田業物產』，據上文改。　〔一一〕休：底本誤作『体』，今改。　〔一二〕見：底本無，從王校本校補。　〔一三〕改了姓：上原衍一『着』字，今刪。　〔一四〕瞅：底本作『愀』，今改。　〔一五〕亞：底本誤作『啞』，今改。　〔一六〕落：底本作『蕩』，據下文與王校本改。　〔一七〕撞：底本作『裝』，據王校本改。下同。　〔一八〕科：底本作『個』，今改。王校本作『箇』，誤。　〔一九〕阿：底本作『那』，誤，從王校本改。　〔二〇〕裂：底本作『爭』，從王校本改，下同。　〔二一〕牧羊子：底本作『牧養子』，據上文改。　〔二二〕足**託**：原作『足濯』，據王校本改。

第三折

（劉夫人上，云）描鸞刺綉不曾習，劣馬彎弓敢戰敵；圍場隊裏能射虎，臨軍對陣兵機識。老身劉夫人是也。昨日引將存孝孩兒來阿媽行欲待說也，不想亞子在圍場中落馬，我親到圍場中看孩兒，原來不曾落馬，都是李存信、康君立的智量。未知存孝孩兒怎生，使一個小番探聽去了，這早晚

敢待來也。(正旦扮莽古歹上，云)自家莽古歹便是。奉阿者的言語，着吾打探存孝去；不想阿媽醉了，信着康君立、李存信的言語，將存孝五裂了。不敢久停久住，回阿者的話走一遭去也。(唱)

【中呂·粉蝶兒】頗奈這兩個奸邪，看承做當職忠烈，想俺那無正事好酒的爹爹！他兩個似虺蛇，如蝮蝎，心腸乖劣。我呸呸的走似風車，不甫能盼到宅舍。

【醉春風】一托氣走將來，兩隻脚不暫歇；從頭一一對阿者，我這裏便説、説。是做的潑水難收，至死也無對，今日個一樁也不借。

(劉夫人云)阿的好小番也！暖帽貂裘最堪宜，小番平步走如飛；吾兒存孝分訴罷，盡在來人是與非。你見了存孝，他阿媽醉了，康君立、李存信説甚麼來？喘息定，慢慢的説一遍。(正旦唱)

【上小樓】則俺阿媽醉也，心中乖劣；他兩個巧語花言，鼓腦爭頭，損壞英傑。他兩個斯間別，犯口舌，不教分説；他兩個旁邊相倚强作孽。

(劉夫人云)小番，他阿媽説甚麼來？李阿媽醺醺酒殢，李存孝忠心仁義；子父每兩意相投，犯唇舌存信、君立。他阿媽〔一〕與存孝誰的是，誰的不是，再説一遍咱。(正旦唱)

【上小樓】做兒的會做兒，做爺的會做爺，子父每無一個差遲，生各札的義斷恩絶〔二〕！阿媽那裏緊當者，緊攔者，不着疼熱。他道是：『你這姓安的怎做李家枝葉！』

（劉夫人云）小番，阿媽那裏有兩個逆賊麽？（莽古歹云）是那兩個？（劉夫人云）一個是康君立，雙尾蝎侵人骨髓；一個是李存信，兩頭蛇讒言亂語。他則要損忠良英雄虎將，他全無那安邦計赤心報國。那兩個怎生支吾來？（莽古歹云）阿者，聽你孩兒從頭至尾説與阿者，則是休煩惱也！（唱）

【十二月】則您那康君立狠絶，則您那李存信似蝎蜇；可端的凭着他劣缺，端的是今古皆絶。枉了他那眠霜卧雪，阿媽他水性隨邪。

（劉夫人云）俺想存孝孩兒，華嚴川舍命，大破黄巢定邊疆；他是那擎天白玉柱，端的是駕海紫金梁。他兩個無徒，怎生害存孝來？（正旦唱）

【堯民歌】他把一條紫金梁生砍做兩三截，阿者休波，是他便那裏每分説！想着十八騎長安城内逞豪傑，今日個則落的足律律的旋風踅。我可便傷也波嗟，將存孝見時節，阿者，則除是水底下撈明月！

（劉夫人云）小番，你要説來又不説，可是為甚麽來？（莽古歹云）李存信、康君立的言語，將存孝五車裂死了也！（劉夫人云）苦死的兒也！（莽古歹云）〔三〕他臨死時，將存孝棍棒臨身，毁罵了千言萬語，眼見的命掩黄泉。（劉夫人云）〔四〕存孝兒銜冤負屈，孩兒怎生死了來？（正旦唱）

【耍孩兒】則聽的喝一聲馬下如雷烈，恰便似鶻打寒鳩狠絶。那兩個快走向前來，那存孝待分説怎的分説？一個指着嘴縫連罵到有三十句，一個扶着軟肋裏撲撲撲的撞到

五六靴。委實的難割舍，將存孝五車裂壞，霎時間七段八節。

（劉夫人云）想必那廝取存孝有罪招狀，責口詞無冤文書，知賺的推在法場，暗送了七尺身軀。（正旦唱）

【三煞】又不曾取罪名，又不曾點紙節；可是他前推後擁强牽拽。軍兵鐵桶周圍鬧，棍棒麻林前後遮。撲碌碌推到法場也，稱了那兩個賊漢的心願，屈殺了一個英傑！

（劉夫人云）想當日俺那存孝孩兒多有功勞：活挾了孟截海，殺了鄧天王，槍搠殺張歸霸，十八騎入長安，撾打殺耿彪，火燒了永豐倉，有九牛之力，打虎之威。怎生死了我那孩兒來！（莽古歹云）存孝道：（唱）

【二煞】我也曾把一個鄧天王來旗下斬，我也曾把孟截海馬上挾，我也曾將大蟲打的流鮮血，我也曾雙撾打殺千員將。今日九牛力擋不的五輛車，五下裏把身軀拽。將軍死的苦痛，見了的那一個不傷嗟！

（劉夫人云）五輛車，五五二十五頭牛，一齊的拽，存孝怎生者？（正旦唱）

【尾聲】打的那頭口門驚驚跳跳，叫道是『打打俠俠』。則見那忽刺鞭颼颼的摔動一齊拽，將您那打虎的將軍命送了也！（下）

（劉夫人云）李克用，你信着這兩個賊子的言語，將俺存孝孩兒屈死了。李克用，你好狠也！五輛車五下齊拽，鐵石人嚎咷痛哭；將身軀骨肉分開，血染赤黃沙地土。再不能子母團圓，越思量越添凄楚；劉夫人苦痛哀哉，李存孝身歸地府。（做哭科，云）哎喲，存孝孩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校記

〔一〕媽：底本缺，從王校本補。　〔二〕義斷恩絶：底本「義」同音誤作「意」。按，「義」與「恩」相對。今改。

〔三〕（莽古歹云）：底本缺，據文意補。存孝臨死前遭棍棒毒打的言語，應出自莽古歹之口，因此時劉夫人尚不知情

〔四〕（劉夫人云）：底本缺，據文意補。

第四折

（李克用、李存信、康君立領番卒子上）（李克用云）塞上羌管韵，北風戰馬嘶；縷金畫面鼓，雲月皂雕旗。某乃李克用是也。昨朝與衆番官飲酒，我十分帶酒，説道存孝孩兒來了也。小番，與我喚存孝孩兒來者！（李存信云）如之奈何？（劉夫人上，云）李克用，你做的好勾當！信着兩個醜生，每日飲酒，怎生將存孝孩兒五裂了？我親到的邢州，并不曾改了名姓；都是康君立、李存信這兩個賊醜生的見識，着他改做安敬思。昨日我領着存孝孩兒來見你，你怎生教那兩個賊子五車裂了存孝？

媳婦兒將着骨殖，背將鄧家莊去了。孩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李克用云）夫人，你不說我怎生知道！都是這兩個送了我那孩兒也！我說道：『五裂箋迭，我醉了也。』他怎生將孩兒五裂了！把這兩個無徒拿到鄧家莊上殺壞了，剖腹剜心，與俺孩兒報了冤仇也！便安排靈位祭物，便差人趕回媳婦兒來者。（做哭科，云）哎喲！存孝兒也！我聽言說罷淚千行，過如刀攪我心腸。義兒家將都悲戚，只因帶酒損忠良。頗奈存信康君立，五裂存孝一身亡。大小兒郎都挂孝，家將番官痛悲傷。哎！你個有仁有義忠孝子，休怨我無恩無義的老爹娘！（同下）

（正旦拿引魂旛哭上，云）閃煞我也，存孝也！痛煞我也，存孝也！（唱）

【雙調・新水令】我將這引魂旛招颭到兩三遭，存孝也，則你這一靈兒休忘了陽關大道。我撲簌簌淚似傾，急穰穰意如燒；我避不得水遠山遥，須有一個日頭走到。

【水仙子】我將這引魂旛執定在手（二）中摇，我將這骨殖匣輕輕的自背着。則你這悠悠的魂魄兒無消耗，（帶云）你這裏不是飛虎峪那，（唱）你可休冥冥杳杳差去了！忍不住、忍不住痛哭嚎咷，一會兒赤留乞良氣，一會兒家迷留没亂倒。天那，痛煞煞的心癢難撓！

（劉夫人上，云）兀的不是媳婦兒鄧夫人！我試叫他一聲咱：媳婦兒，鄧夫人，你住者！（正旦唱）

【慶東原】踏踏的忙挪步，呸呸的不住脚，是誰人吖吖的腦背後高聲叫？（劉夫人云）鄧

夫人，是我也。（做見哭科，云）痛煞我也，存孝孩兒也！（正旦唱）阿者！你把我這存孝來送也！（劉夫人云）我說甚麼來？（正旦唱）你可道『不着落保，到頭來須有个歸着』。（劉夫人云）媳婦兒也，你不曾忘了一句兒也。（正旦唱）這煩惱我心知，待對着阿誰道？

（劉夫人云）孩兒，你且放下骨殖匣兒，你阿媽將一賊子拿將來與存孝孩兒報仇雪恨也。（李克用同周德威領番卒子拿李存信、康君立上）（李克用云）媳婦兒也，你亦辭我一辭去，怕做甚麼？將那祭祀的物件來，將虎磕腦、螭虎帶、鐵飛撾供養在存孝靈前，將康君立、李存信繩纏索綁祭祀了，慢慢的殺壞了這兩個賊子。周將軍與我讀祭文咱。（周德威讀祭文科）維大□□〔二〕九月上旬日，忻、代、石、嵐、雁門關都招討使，破黃巢兵馬大元帥李克用等，致祭於故男飛虎將軍李存孝之靈曰〔三〕：惟靈生居朔漠，長在飛虎，累遇敵戰，猿臂善射。兩張弓，兩袋箭，左右能射之；手舞鐵撾，斬〔四〕將不及三合。曾打虎在山峪之中，破賊兵禁城之內。撾打死耿彪，立誅三將，殺壞五虎。擊破一字長蛇陣，殺敗葛從周。渭南三戰，十八騎誤入長安。箭射黃巨天，惡戰傅存審，力伏李罕之，活挾鄧天王，病戰高思繼，生擒孟截海，大敗王彥章。救黎民復入長安城，享太平再臨京兆府。祭奠英靈，親藩悔罪。今克用因殢酒聽信狂言，故損壞義男家將。今將賊子盡該誅戮，與公雪冤。衆將縞素，俺哭的那無情草木改色，青山天地無顏。將軍陽世不將金印挂，陰司却掌鬼兵權。衆將番官痛嚎咷，壁上飛撾血未消，階下枉拴龍駒馬，帳前空挂虎皮袍。英雄存孝今朝喪，多曾出力建功

勞，赤心報國安天下，萬古清風把姓標。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正旦唱）

【川撥棹】則聽的父親道，將孩兒屈送了。家將每痛哭嚎咷，想着蓋世功勞，萬載名標。都與他持服挂孝，衆兒郎膝跪着。

【七兄弟】你兀的據着、枉了、見功勞。沉默默兩柄燕撾落，骨刺刺雜彩綉旗摇，撲鼕鼕畫鼓征鼙操。

【梅花酒】你戴一頂虎磕腦，馬跨着黃驃〔五〕，箭插着鋼鑿，弓控着花梢。經了些地寒氊帳冷，殺氣陣雲高。我這裏猛覷了，則被你痛殺我也李存孝！

【收江南】呀，可怎生帳前空挂着虎皮袍？枉了你忘生舍死立唐朝！枉了你横槍縱馬過溪橋！兀的是下梢，枉了你一十八騎破黃巢！

（李克用云）小番，將李存信、康君立拿在靈前，與我殺壞了者！（番卒子做拿二淨科，云）理會的。（李存信云）阿媽，怎生可憐見饒了我兩個罷！（康君立云）阿媽，若是饒我這一遭，下次再不敢了也！（正旦唱）

【沽美酒】康君立你自道，李存信禍來到；把存孝賺入法場屈送了，摔〔六〕碎了我渾家大小，任究禁罪難逃。

【太平令】也是你爭弱，拿住你該剮該敲！聚集的人員好鬧，准備車馬繩索，把這厮綁

了，五車裂了，可與俺李存孝一還一報！

（李克用云）小番，將二賊子五裂了者！（番卒子做殺李存信、康君立科，云）理會的。（李存信云）我死也。（下）（李克用云）既然將二賊子五裂了，與我存孝孩兒報了冤仇，將孩兒墓頂上封官，鄧夫人與你一座好城池養老。您聽者：李存信妒能害賢，飛虎將負屈銜冤。鄧夫人哀哉苦慟，爲夫主遇難遭愆。康君立存信賊子，五車裂死在街前。設一個黃（七）籙大醮，超度俺存孝生天。

校記

〔一〕手：底本缺，從王校本補。　〔二〕維大：底本殘損，下缺二字。　〔三〕曰：底本誤置於下句「惟靈」二字之下，從王校本改。　〔四〕斬：底本作「愛」，王校本註曰：「愛當是斬之誤。」今從之。）　〔五〕驃：底本音形近誤作「膘」今改。　〔六〕摔：底本作「粹」，從王校本改。　〔七〕黃：底本殘損，從王校本補。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劇目說明

孟稱舜本、曹楝亭刊本《録鬼簿》未著録此劇，故有人疑非關漢卿作。但天一閣本《録鬼簿》、《太和正

音譜》《古名家雜劇》及《元曲選》本均題關漢卿撰，故可以肯定爲關作。

本劇現存版本，有《古名家雜劇》本與《元曲選》本。現以後者爲底本，用前者參校。

楔　子〔一〕

（外扮孛老同正旦引冲末扮王大、王二、丑扮王三〔二〕上，詩云）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遠憂〔三〕。老漢姓王，是這開封府中牟縣人氏。嫡親的五口兒家屬。這是我的婆婆。生下三個孩兒，都不肯做農庄生活，只是讀書寫字。孩兒也，幾時是那峥嶸發跡的時節也呵！（王大云）父親、母親在上，做農庄生活〔四〕有甚好處？您孩兒『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五〕（孛老同旦云）好兒，好兒！（王二云）父親、母親，你孩兒『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孛老同旦云）好兒，好兒！（王三云）父親在上，母親在下。（孛老云）胡説！怎麽母親在下？（王三云）我小時看見俺爺在上頭，俺娘在底下，一同牀上睡覺來。（孛老云）你看這厮！（王大云）父親、母親，從古道『文章可立身』，這不是讀書的好處？（孛老云）孩兒，你説的是。（正旦云）老的，雖然如此，你還替孩兒尋一個長久立身之計。（唱）

【仙呂·賞花時】且休説『文章可立身』，争奈家私時下窘；枉了寒窗下受辛勤，却被那愚民暗哂。多咱是宜假不宜真。〔六〕

【幺篇】他只敬衣衫不敬人，我言語從來無向順。若三個兒到開春，有甚麼實誠定准，怎生便都能够跳龍門？（同下）

校　記

〔一〕古名家本不另分楔子，其内容盡收入第一折。

〔二〕此上場提示古名家本作『孛老同旦引三末上』，末分丑角。　〔三〕以上第三、四句上場詩，古名家本無。

〔四〕原作『農庄』，據上文王老漢念白增補『生活』兩字。

〔五〕此兩句古名家本作：『你孩兒受十年苦苦孜孜，博一任歡歡喜喜。』　〔六〕此兩句古名家本作：『如今街市上小民，宜假不宜真。』

第一折

（孛老上，云）老漢來到這長街市上，替三個孩兒買些紙筆。走的乏了，且坐一坐歇息咱。（淨扮葛彪上，詩云）有權有勢儘着使，見官見府没廉耻。若與小民共一般，何不隨他帶帽子？〔一〕自家葛彪是也。我是個權豪勢要之家，打死人不償命，時常的則是坐牢。今日無甚事，長街市上閒耍去咱。（做撞孛老科，云）這老子是甚麼人，敢衝着我馬頭？好打這老驢！（做打孛老死科，下）（葛彪云）這老子詐死賴我，我也不怕；只當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隨你那裏告來。〔二〕（下）（副末扮地方

上，云）王大、王二、王三在家麽？（王大兄弟上，云）叫怎的？（地方云）我是地方，不知甚麽人打死你父親在長街上哩！（王大兄弟云）是真實？母親，禍事了也！（哭科，王三云）我那兒也，打死俺老子！母親快來！（正旦上，云）孩兒爲甚麽大驚小怪的？（王三云）不知是誰打死了俺父親也！（正旦云）呀，可是怎地來？（唱）

【仙呂·點絳唇】仔細尋思，兩回三次，這場蹊蹺事；走的我氣咽聲絲，恨不的兩肋生雙翅。

【混江龍】俺男兒負天何事？拿住那殺人賊，我乞個罪名兒！他又不曾身耽疾病，又無甚過犯公私；若是俺軟弱的男兒有些死活，索共那倚勢的喬才打會官司！我這裏急忙忙過六街穿三市，行行裏撓腮撓耳、抹淚揉眵。

（做行見尸哭科，唱）

【油葫蘆】你覷那着傷處一窩兒青間紫，可早停着死尸。你可便從來憂念沒家私。昨朝怎曉今朝死，今日不知來日事。血糢糊污了一身，軟荅剌冷了四肢，黃甘甘面色如金紙，乾叫了一炊時。

【天下樂】救不活將咱沒亂死，咱家私、自暗思，到明朝若是出殯時，又沒他一陌紙，

空排着三個兒，這正是家貧也顯孝子。

（王大兄弟云）母親，人都説是葛彪打殺了俺父親來。俺如今尋見那厮，扯到官償命來！（下）

（正旦唱）

【那吒令】他本是太學中殿試，怎想他拳頭上便死？今日個則落得長街上檢尸。更做道見職官，俺是個窮儒士，也索稱詞。

（葛彪上，云）自家葛彪。飲了幾杯酒，有些醉了也。且回家中去來。（王大兄弟上，云）兀的不是那凶徒？拿住這厮！（做拿住科，云）是你打死俺父親來！（葛彪云）就是我來，我不怕你！（正旦唱）

【鵲踏枝】若是俺到官時，和您去對情詞，使不着國戚皇親、玉葉金枝；便是他龍孫帝子，打殺人要吃官司！

（王大兄弟打葛死科，兄弟云）這凶徒裝醉不起來。（正旦云）我試問他。（問科，云）哥哥，俺老的怎生撞着你，你就打死他？你如何推醉睡在地下不起來？則這般乾罷了？你起來，你起來！呀，你兄弟可不打殺他也？（王三云）好也，我並不曾動手。（正旦云）可怎了也！（唱）

【寄生草】你可便斟量着做，似這般甚意兒？你三人平昔無瑕玭〔三〕，你三人打死雖然是，你三人倒惹下刑名事。則被這清風明月兩閒人，送了你玉堂金馬三學士。

（做指葛彪科，唱）

【金盞兒】想當時，你可也不三思？似這般逞凶撒潑干行止，無過恃着你有權勢、有金資。〔四〕則道是長街上裝好漢，誰想你血泊內也停尸。正是『將軍着痛箭，還似射人時』！

（王大兄弟云）這事少不的要吃官司。只是咱家沒有錢鈔，使些甚麼？（正旦唱）

【醉中天】咱每日一瓢飲、一簞食，有幾雙箸、幾張匙；若到官司使鈔時，則除典當了閒文字。（帶云）便這等，也不濟事。（唱）你合死呵今朝便死。雖道是殺人公事，也落個孝順名兒。

（淨扮公人上，云）休教走了，拿住這殺人賊者！（正旦唱）

【金盞兒】苦孜孜、淚絲絲，這場災禍從天至，把俺橫拖倒拽怎推辭。一壁廂磣可可停着老子，一壁廂眼睜睜送了孩兒，可知道『福無重受日，禍有併來時』。

（公人云）殺人事，不同小可。咱見官去來。（正旦悲科，云）兒也！（唱）

【後庭花】再休想跳龍門折桂枝，少不得爲親爺遭橫死；從來個人命當還報，料應他天公不受私。（帶云）兒也，（唱）不由我不嗟咨，幾回家看視，現如今拿住爾，到公庭責口詞，下腦箍使棕子，這其間痛怎支？〔五〕

【柳葉兒】怕不待的一確二，早招承死罪無辭〔六〕。（帶云）兒也，（唱）你爲親爺雪恨當如是，

便相次、赴陰司，也得個孝順名兒〔七〕。

（祇候云）快見官去罷。（正旦云）兒也，你每做下這事，可怎了也！（王大兄弟云）母親，可怎了也！

（正旦唱）

【賺煞】爲甚我教你看詩書、習經史？俺待學孟母三移教子。不能夠金榜上分明題姓氏，則落得犯由牌書寫名兒。想當時，也是不得已爲之。便做道審得情真，奏過聖旨，只不過是一人處死；須斷不了王家宗祀，那裏便滅門絕户了俺一家兒？（同下）

校　記

〔一〕此上場詩，古名家本作：『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　〔二〕以上三句，古名家本作：『馬咬，馬咬！馬踢，馬踢！馬合，馬合！』　〔三〕此句古名家本作：『你三人非是閒周次。』　〔四〕以上『似這般逞凶』幾句，古名家本作：『這一還一報從來是，想皇天報應不容私。』　〔五〕此曲古名家本作：『想天公不受私，正是一還一報時；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你好不尋思，這場公事，你三人痛莫支。你集賢爲秀士，跳龍門，折桂枝；爲親爺，遭橫死，須當是報怨私。若官司拿住你，審情真，問口詞，下腦箍，使拶子。』　〔六〕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不想這場禍從天至，你可打得來血泊停尸。』　〔七〕此句底本作：『我也甘心做郭巨埋兒』，據古名家本改。

第二折

（張千領祗候排衙科，喝云）在衙人馬平安！喏！（外扮包待制上，詩云）咚咚衙鼓响，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岳攝魂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也。官拜龍圖閣待制學士，正授開封府府尹。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張千，分付司房，有合簽押的文書，將來老夫簽押。（張千云）六房吏典，有甚麼合簽押的文書？（內應科）（張千云）可不早說！早是酸棗縣解到一起偷馬賊趙頑驢。（包待制云）與我拿過來。（祗候押犯人跪科）（包待制云）開了那行枷者！兀那小厮，你是趙頑驢，是你偷馬來？（犯人云）是小的偷馬來。（包待制云）張千，上了長枷，下在死囚牢裏去。（押下）（包待制云）老夫這一會兒困倦。張千，你與六房吏典，休要大驚小怪的。老夫暫時歇息咱。（張千云）大小屬官，兩廊吏典，休要大驚小怪的，大人歇息哩！（包做伏案睡做夢科，云）老夫公事操心，那裏睡的到眼裏？待老夫閒步游玩咱。來到這開封府廳後一個小角門，我推開這門。我試看者，是一個好花園也。你看那百花爛漫，春景融和。兀那花叢裏一個撮角亭子，亭子上結下個蜘蛛羅網，花間飛將一個蝴蝶兒來，正打在網中。（詩云）包拯暗暗傷懷，蝴蝶曾打飛來；休道人無生死，草蟲也有非災。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飛將一個大蝴蝶來，救出這蝴蝶去了。呀，又飛了一個小蝴蝶打在網中，那大蝴蝶必定來救他。好奇怪也，那大蝴蝶兩次三番只在花叢上飛，不救

那小蝴蝶，揚長〔一〕飛去了。聖人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不救，等我救。（做放科）（張千云）喏，午時了也。（包待制做醒科）（詩云）草蟲之蝴蝶，一命在參差；撒然夢驚覺，張千報午時。張千，有甚麼應審的罪囚，將來我問。（張千云）兩房吏典，有甚麼合審的罪囚，押上勘問。（內應科）（張千云）喏，中牟縣解到一起犯人，弟兄三人，打死平人葛彪。（包待制云）小縣百姓，怎敢打死平人？解到也未？（張千云）解到了也。（包待制云）與我一步一棍，打上廳來。（解子押王大兄弟上，正旦隨上，唱）

【南呂·一枝花】解到這無人情御史臺，原來是有官法開封府；把三個未發跡小秀士，生扭做吃勘問死囚徒。空教我意下躊躇，把不定心驚懼，赤緊的賊兒膽底虛。教我把罪犯私下招承，不比那小去處官司孔目。

【梁州第七】這開封府王條清正，不比那中牟縣官吏糊塗。撲咚咚階下升衙鼓，唬的我手忙脚亂，使不得膽大心粗；驚的我魂飛魄喪，走的我力盡筋舒。這公事不比尋俗，就中間擔負公徒。嗨、嗨、嗨，一壁廂老夫主在地停尸，更、更、更，赤緊地子母每坐牢係獄，呀、呀、呀，眼見的弟兄每受刃遭誅。早是怕怖，我向這屏牆邊，側耳偷睛覷：誰曾見這官府？則今日當廳定禍福，誰實誰虛？

（正旦同衆見官跪科，張千云）犯人當面。（包待制云）張千，開了行枷，與那解子批回去。（做開枷科）（王三〔二〕云）母親、哥哥，咱家去來。（包待制云）那裏去？這裏比你那中牟縣那！張千，這三個小厮是打死人的，那婆子是甚麼人？必定是證見人。若不是呵，敢與這小厮關親？兀那婆子，這兩個是你甚麼人？（正旦云）這兩個是大孩兒。（包待制云）這個小的呢？（正旦云）是我第三的孩兒。（包待制云）嚇聲！你可甚治家有法！想當日孟母教子，居必擇隣；陶母教子，剪髮待賓；陳母教子，衣紫腰銀。你個村婦教子，打死平人！你好好的從實招了者！（正旦唱）

【賀新郎】孩兒每萬千死罪犯公徒，那厮每情理難容，俺孩兒殺人可恕。俺窮滴滴寒賤爲黎庶，告爺爺與孩兒每做主。這三個自小來便學文書，他則會依經典習禮義，那裏會定計策厮虧圖？百般的拷打難分訴，豈不聞『三人誤大事，六耳不通謀』？

（包待制云）不打不招。張千，與我加力打者！（正旦悲科，唱）

【隔尾】俺孩兒犯着徒流絞斬蕭何律，枉讀了恭儉温良孔聖書。拷打的渾身上怎生覷？打的來傷筋動骨，更疼似懸頭刺股。他每爺飯娘羹，何曾受這般苦？

（包待制云）三個人必有一個爲首的。是誰先打死人來？（王大云）也不干母親事，也不干兩個兄弟事，也不干母親事，也不干哥哥、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來。（王二云）爺爺，也不干母親事，也不干兩個哥哥事，是他肚兒疼死的，也不干我事。（正旦云）并不

干三個孩兒事。當時是皇親葛彪先打死妾身夫主，妾身疼忍不過，一時乘忿爭鬥，將他打死。委的是妾身來。（包待制云）胡說！你也招承，我也招承，想是串定的，必須要一人抵命。張千，與我着實打者！（正旦唱）

【鬥蝦蟆】靜巉巉無人救，眼睜睜活受苦！孩兒每索與他招伏，相公跟前拜復：那廝將人欺侮，打死咱家丈夫。如今監收媳婦，公人如狼似虎，相公又生嗔發怒。休說麻槌腦箍，六問三推不住；勘問有甚數目，打的渾身血污！大哥聲寃叫屈，官府不由分訴；二哥活受地獄，疼痛如何擔負；三哥打的更毒，老身牽腸割肚。這壁廂那壁廂猶猶豫豫〔三〕，眼眼斯覷；來來去去，啼啼哭哭。則被你打殺人也待制龍圖！可不道兒孫自有兒孫福？難吞吐，沒氣路，短嘆長吁；愁腸似火，雨淚如珠。

（包待制云）我試看這來文咱。（做看科，云）中牟縣官好生糊塗！如何這文書上寫着『王大、王二、王三打死平人葛彪？』這縣裏就無個排房吏典？這三個小斯必有名諱，便〔四〕不呵也有個小名兒。兀那婆子，你大小斯叫做甚麼？（正旦云）叫做金和。（包待制云）第二的小斯叫做甚麼？（正旦云）叫做鐵和。（包待制云）這第三個呢？（正旦云）叫做石和。（王三云）尚！（包待制云）甚麼尚？（王三云）石和尚。（包待制云）嗨，可知打死人哩！庶民人家，取這等剛硬名字！敢是金和打死人來？（正旦唱）

【牧羊關】這個是金呵，有甚麼難熔鑄？（包待制云）敢是石和打死人來？（正旦唱）這個是石呵，怎做的虛？（包待制云）敢是鐵和打死人來？（正旦唱）這個便是鐵呵，怎當那官法如爐？（包待制云）打這賴肉頑皮。（正旦唱）非干是孩兒每賴肉頑皮，委的衙寃負屈！（包待制云）張千，便好道『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把那大的小斯，拿出去與他償命。（正旦唱）眼睜睜難搭救，簇擁着下階除；教我兩下裏難顧瞻，百般的沒是處！

（云）包待制爺爺，好葫蘆提也！（包待制云）我着那大的兒子償命，兀那婆子說甚麼？（張千云）那婆子手扳定枷梢說：包待制爺爺葫蘆提。（包待制云）那婆子他道我葫蘆提？與我拿過來！（正旦跪科）（包待制云）着你大兒子償命，你怎生說我葫蘆提。（正旦云）老婆子怎敢說大人葫蘆提？則是我孩兒孝順，不争殺壞了他，教誰人養活老身？（包待制云）既是他母親說大小斯孝順，又多鄰家保舉，這是老夫差了。留着大的養活他；張千，着第二的償命。（正旦唱）

【隔尾】一壁廂大哥行，牽掛着娘腸肚；一壁廂二哥行，關連着痛肺腑。要償命留下孩兒，寧可將婆子去。似這般狠毒，又無處告訴，手扳定枷梢叫聲兒屈！

（云）包待制爺爺好葫蘆提也！（包待制云）又做甚麼大驚小怪的！（張千云）那婆子又說老爺葫蘆提。（包待制云）與我拿過來。（正旦跪科）（包待制云）兀那婆子，將你第二的小斯償命，怎生又說我葫蘆提？（正旦云）怎敢說爺爺葫蘆提？則是第二的小斯會營運生理，不争着他償命，誰養活老婆

子？（包待制云）着大的償命，你說他孝順；着第二的償命，你說他會營運生理。却着誰去償命？（王三自帶枷科）（包待制云）兀那厮做甚麽？（王三云）大哥又不償命，二哥又不償命，眼見的是我了，不如早做個人情。（包待制云）也罷。張千，拿那小的出去償命。（做推轉科）（包待制云）兀那婆子，這第三的小厮償命，可中麽？（正旦云）是了。可不道：「三人同行小的苦。」他償命的是。（包待制云）我不葫蘆提麽？（正旦云）爺爺不葫蘆提。（包待制云）噤聲！張千拿回來。爭些着婆子瞞過老夫。眼前放着個前房後繼，這兩個小厮，必是你親生的；這一個小厮，必是你乞養來的螟蛉之子，不着疼熱，所以着他償命。兀那婆子，說的是呵，我自有個主意；說的不是呵，我不道饒了你哩！（正旦云）三個都是我的孩兒，着我說些甚麽？（包待制云）你若不實說，張千與我打着者！（正旦云）大哥、二哥、三哥，我說則說，你則休生分了。（包待制云）這大小厮，是你的親兒麽？（正旦唱）

【牧羊關】這孩兒雖不曾親生養，却須是咱乳哺。（包待制云）這第二的呢？（正旦唱）這一個偌大小，是老婆子擡舉。（包待制云）兀那小的呢？（正旦打悲科，唱）這一個是我的親兒，這兩個我是他的繼母。（包待制云）兀那婆子，近前來。你差了也，前家兒着一個償命，留着你親生孩兒養活你可不好那！（正旦云）爺爺差了也！（唱）不爭着前家兒償了命，顯得後堯婆忒心毒。我若學嫉妒的桑新婦，不羞見那賢達的魯義姑！

（包待制云）兀那婆子，你還着他三人心服，果是誰打死人來？（正旦唱）

【紅芍藥】渾身是口怎支吾？恰似個没嘴的葫蘆。打的來皮開肉綻損肌膚，鮮血糢糊。恰渾似活地獄，三個兒都教死去。你都官官相爲倚親屬，更做道國戚皇族。

（做打悲科，唱）

【菩薩梁州】大哥罪犯遭誅，二哥死生别路，三哥身歸地府，乾閃下我這老孽身軀！大哥孝順識親疏，二哥留下着當門户，第三個哥哥休言語，你償命正合去。常言道『三人同行小的苦』，再不須大叫高呼。

（包待制云）聽了這婆子所言，方信道『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這件事，老夫見爲母者大賢，爲子者至孝；爲母者與陶孟同列，爲子者與曾閔無二。適間老夫晝寐，夢見一個蝴蝶墜在蛛網中，一個大蝴蝶來救出，次者亦然。後來一小蝴蝶亦墜網中，大蝴蝶雖見不救，飛騰而去。老夫心存惻隱，救這小蝴蝶出離羅網。天使老夫，預知先兆之事，救這小的之命。（詞云）恰纔我依條犯法分輕重，不想這分外却有别詞訟。殺死平人怎干休，莫言罪律難輕縱。先教長男赴雲陽，爲言孝順能供奉；後教次子去餐刀，又言營運充日用。我着那最小的幼男去當刑，他便歡喜緊將兒發送。只把前家兒子苦哀矜，倒是自己親兒不悲痛。似此三從四德可褒封，貞烈賢達宜請俸。忽然省起這事來，天使游魂預驚動。三個草蟲傷蛛絲，何異子母官司向誰控；三番繼母棄親兒，正應着午時

一枕蝴蝶夢。張千，把一干人，都下在死囚牢中去！（正旦慌向前扯科，唱）

【水仙子】則見他前推後擁厮揪捽，我與你扳住枷梢高叫屈；眼睜睜有去路無回路，好教我百般的没是處。這窩兒便死待何如，好和弱隨將去；死共活攔當住，我只得緊揝住衣服。

（張千推旦科，押三人下）（正旦唱）

【黄鐘尾】包龍圖往常斷事曾着數，今日爲官忒慕古。枉教你坐黄堂，帶虎符；受榮華，請俸禄。俺孩兒好冤屈，不睹事下牢獄。割捨了待潑做：告都堂，訴省部；撅皇城，打怨鼓；見鑾輿，便唐突。呆老婆唱今古，又無人肯做主；則不如覓死處，眼不見鰥寡孤獨；也强如没歸着痛煞煞哭啼啼活受苦！（下）

（包待制云）張千，你近前來，可是恁的？（張千云）可是中也不中？（包待制云）賊禽獸，我的言語，可是中也不中！（詩云）我扶立當今聖明主；欲播清風千萬古。這些公事斷不開，怎坐南衙開封府。（同下）

校　記

〔一〕揚長：底本音假爲『佯常』，今改。

〔二〕王三：底本誤爲『王大兄弟』，據古名家本改。

〔三〕猶猶豫豫：

底本作『由由忤忤』，今改。　〔四〕便：原誤爲『更』，今改。

第三折

（張千同李萬上，詩云）手執無情棒，懷揣滴淚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尸眠。自家張千便是。有王大、王二、王三下在死囚牢中。與我拿將他三個出來！（王大、王二上，云）哥哥可憐見。（張千云）別過枷梢來，打三下殺威棒。（打三下科，云）那第三個在那裏？（王三上，云）我來了。（張千云）李萬，擡過枷〔一〕牀來，丟過這滾肚索去扯緊着！（做扯科，三人叫科。張千云）李萬，你家去吃飯，我看着。則怕提牢官來。（李萬下）（正旦上，云）我三個孩兒，都下在死囚牢中。我叫化了些殘湯剩飯，送與孩兒每吃去。（唱）

【正宮·端正好】遥望着死囚牢，恰離了悲田院；誰敢道半步俄延。排門兒叫化都尋遍，討了些潑剩飯和雜麵。

【滾綉球】俺孩兒本思量做狀元，坐琴堂請俸錢。誰曾遭這般刑憲，又不曾犯五刑之屬三千。我不肯吃不肯穿，燒地卧炙地眠，誰曾受這般貧賤？正按着陳婆婆古語常言，他須『不求金玉重重貴，却甚兒孫個個賢』，受煞熬煎〔二〕。

（做到牢門科，云）這裏是牢門首，我拽動這鈴索者。（張千云）則怕是提牢官來。我開開這門，看是誰拽動鈴索來。（正旦云）是我拽來。（張打科，云）老村婆了，這是你家裏！你來做甚麼？（正旦云）我與三個孩兒送飯來。（張千云）燈油錢也無，冤苦錢也無；俺吃着死囚的衣飯，有鈔將些來使！（正旦云）哥哥可憐見，一個老的被人打死了，三個孩兒又在死囚牢內，老身吃了早晨，無了晚夕，前街後巷叫化了些殘湯剩飯，與孩兒每充飢。哥哥只可憐見！（唱）

【倘秀才】叫化的剩飯重煎再煎，補衲的破襖兒翻穿了正穿。（云）哥哥，則這件舊衣服送你罷。（唱）有這個舊褐袖，與哥哥且做些冤苦錢。（張千云）我也不要你的。（正旦唱）謝哥哥相覷當，厮周全。把孩兒每可憐。

（張千云）罪已問定，也救不的了。（正旦唱）

【脫布衫】爭奈一家一計腸肚縈牽，一上一下語話熬煎；一左一右把孩兒顧戀，一捋一把雨淚漣漣。

【醉太平】數說起罪愆，委實的銜冤，我這裏煩煩惱惱怨青天。告哥哥可憐。他三個足丟沒亂眼腦剔抽禿刷轉，依柔乞煞手脚滴羞篤速戰，迷留沒亂救他叫破俺喉咽，氣的來前合後偃。

（張千云）放你進來，我掩上這門。（正旦進見科，云）兀的不是我孩兒！（做悲科）（王大云）母親，你做甚麼來？（正旦云）我與你送飯來。（正旦向張千云）哥哥，怎生放我孩兒吃些飯也好！（張千云）你沒干？兀那婆子，喂你那孩兒。（正旦喂王大、王二科，唱）

【笑和尚】我、我、我兩三步走向前，將、將、將把飯食從頭勸，我、我、我一匙匙都抄遍；你、你、你胡噎飢，你、你、你潤喉咽。（王三云）娘也，我也吃些兒。（正旦唱）石和尚好共歹一口口剛剛嚥。

（旦做傾飯科，云）大哥，這裏有個燒餅，你吃，休教石和看見。（唱）

【叨叨令】叫化的些殘湯剩飯那裏有重羅麵，你不想堂食玉酒瓊林宴？想當初長枷釘出中牟縣，却不道布衣走上黃金殿。兀的不苦殺人也麼哥，兀的不苦殺人也麼哥！告你個提牢押獄行方便。

（云）大哥，我去也，你有甚麼說話？（王大云）母親，家中有一本論語，賣了替父親買些紙燒。（正旦云）二哥，你有甚麼話說？（王二云）母親，我有一本孟子，賣了替父親做些經懺。（王三哭云）我也沒的吩咐你，你把你的頭來，我抱一抱。（正旦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你要歡喜麼？（正旦云）我可知要歡喜哩。（張千入牢科，云）那個是大的？（王大云）小人是大的。（張千云）放水火！（王大做

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你這大的孝順，保領出去養活你。你見了這大的兒子，你歡喜麽？（正旦云）我可知歡喜哩！（張千云）我着你大歡喜！（做入牢科，云）那個是第二的？（王二云）小人便是。（張千云）起來，放水火！（做放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再與你這第二的，能營運養活你。（正旦云）哥哥，那第三個孩兒呢？（張千云）把他盆吊死，替葛彪償命去。明日早牆底下來認尸。（正旦悲科，唱）

【上小樓】將兩個哥哥放免，把第三的孩兒推轉，想着我咽苦吞甘，十月懷躭、乳哺三年；不争教大哥哥、二哥哥身遭刑憲，教人道桑新婦不分良善。

【幺篇】你本待冤報冤，倒做了顛倒顛。豈不聞殺人償命，罪而當刑，死而無怨。（做看王三科，唱）若是我兩三番將他留戀，教人道後堯婆兩頭三面。

（王大、王二云）母親，我怎捨得兄弟也！（正旦云）大哥、二哥家去來，休煩惱者！（唱）

【快活三】眼見的你兩個得生天，單則你小兄弟喪黄泉。（做覷王三悲科，唱）教我扭回身忍不住淚漣漣。（王大、王二悲科）（正旦云）罷、罷、罷，但留的你兩個呵，（唱）他便死也我甘心情願。

【朝天子】我可便可憐，孩兒忒少年，何日得重相見？不争將前家兒身首不完全，枉惹

得後代人埋怨；我這裏自推自擲、到三十餘遍，暢好是苦痛也麽天！到來日一刀兩段，橫尸在市廛，再不見我這石和面！

【尾煞】做爺的不曾燒一陌紙錢，做兒的又當了罪愆；爺和兒要見何時見？若要再相逢一面，則除是夢兒中咱子母團圓。（王大、王二隨下）

（王三云）張千哥哥，我大哥、二哥都那裏去了？（張千云）老爺的言語，你大哥、二哥都饒了，着養活你母親去；只着你替葛彪償命。（王三云）饒了我兩個哥哥，着我償命去，把這兩面枷我都帶上。只是我明日怎麽樣死？（張千云）把你盆吊死，三十板高牆丟過去。（王三云）哥哥，你丟我時放仔細些，我肚子上有個癤子哩！（張千云）你性命也不保，還管你甚麽癤子！（王三唱）

【端正好】腹攬五車書；（張千云）你怎麽唱起來？（王三云）是曲尾。（唱）都是些禮記和周易。眼睜睜死限相隨，指望待爲官爲相身榮貴，今日個畢罷了名和利。

【滚綉球】包待制比問牛的省氣力，俺父親比那教子的少見識，俺秀才每比那題橋人無那五陵豪氣。打的個遍身家鮮血淋漓；包待制又葫蘆提，令史每裝不知，兩邊廂列着祗候人役，貌堂堂都是一伙灑合娘的！隔牢攛徹牆頭去，抵多少平空尋覓上天梯。（帶云）張千，（唱）等我合你奶奶歪屁！（張千隨下）

校　記

〔一〕柙：底本誤刻爲『押』，今改。　〔二〕熬煎：底本作『迤邐』，據古名家本改。

第四折

（王三背趙頑驢尸上，伏定）（王大、王二上，云）咱同母親尋三哥尸首去來。母親行動些！（正旦上，云）聽的說石和孩兒盆吊死了，他兩個哥哥擡尸首去了。我叫化了些紙錢，將着柴火燃埋孩兒去呵！（唱）

【雙調・新水令】我從未拔白悄悄出城來，恐怕外人知大驚小怪。我叫化的亂烘烘一陌紙，拾得粗分分幾根柴。俺孩兒落不得席捲椽擡，誰想有這一解！

（打悲科，云）孩兒呵，（唱）

【駐馬聽】想着你報怨心懷，和那橫死爺相逢在分界牌；（帶云）若相見時呵，（唱）您兩個施呈手策，把那殺人賊推下望鄉臺！黑洞洞天色尚昏霾，靜巉巉迥野荒郊外，隱隱似有人來，覷絕時教我添驚駭。

（王大、王二背屍上，云）母親那裏？這不是三哥尸首？（旦做認悲科，唱）

【夜行船】慌急列教咱觀了面色，血糢糊污盡尸骸。我與你慌解下麻繩，急鬆開衣帶，您疾忙向前來扶策。

【挂玉鈎】你與我揪住頭心掐下頦，我與你高阜處招魂魄。石和哎，貪慌處將孩兒落了鞋，你便叫煞他怎得他瞅睬？空教我悶轉加，愁無奈；只落得哭哭啼啼、怨怨哀哀。

（帶云）石和孩兒呵，（唱）

【沽美酒】我將這老精神强打拍，小名兒叫的明白：你個孝順的石和安在哉？則被他抛殺您奶奶，教我空没亂把地皮摑。

【太平令】空教我哭啼啼自敦自摔，百般的喚不回來。也是我多災多害，急煎煎不寧不耐。（云）石和孩兒呵！（王二上應云）我在這裏！（正旦唱）教我左猜、右猜，不知是那裏應來？呀，莫不是山精水怪！

（王三上云）母親，孩兒來了。（正旦慌科，云）有鬼有鬼！（王三云）母親休怕，是石和孩兒，不是鬼。（正旦唱）

【風入松】我前行他隨後趕將來，唬的我撇耳撓腮。教我戰篤速忙把孩兒拜，我與你收拾壘七修齋。（王三云）母親，我是人。（正旦唱）不是鬼疾言個皂白，怎免得這場災？

（王三云）包爺爺把偷馬賊趙頑驢盆吊死了，着我拖他出來，饒了你孩兒也。（正旦唱）

【川撥棹】這場災，一時間命運衰；早則解放愁懷，喜笑盈腮；我則道石沉大海。（云）大哥、二哥，您兩個管着甚麼哩？（唱）這言語休見責。

（云）您兩個好不仔細，擡這尸首來做甚？（唱）

【殿前歡】孩兒，你也合把眼睜開，却把誰家尸首與我背將來？也不是提魚穿柳歡心大，也不是鬼使神差。雖然道死是他命該，你爲甚無妨礙？（王三云）孩兒知道沒事，是包爺爺吩咐教我背出來的。（正旦唱）常言道『老實的終須在』，把錯擡的尸首，你與我土內藏埋。

（包待制冲上，云）你怎生又打死人？（旦、衆（一）慌科）（包待制云）你休慌莫怕，他是偷馬的趙頑驢，替你償葛彪之命。你一家兒都望闕跪者，聽我下斷：（詞云）你本是龍袖嬌民，堪可爲報國賢臣。大兒去隨朝勾當，第二的冠帶榮身，石和做中牟縣令，母親封賢德夫人。國家重義夫節婦，更愛那孝子順孫。今日的加官賜賞，一家門望闕霑恩（二）。（正旦同三兒拜謝科，云）萬歲，萬歲，萬萬歲！（唱）

【水仙子】九重天飛下紙赦書來，您三下裏休將招狀責，一齊的望闕疾參拜。願的聖明

君千萬載，更勝如枯樹花開。捱了些膿血債，受徹了牢獄災，今日個苦盡甘來。

【鴛鴦煞】不甫能黑漫漫填滿這沉冤海，昏騰騰打出了迷魂寨；願待制位列三公，日轉千階。暢道娘加做賢德夫人，兒加做中牟縣宰，赦得俺一家兒今後都安泰。且休提這恩德無涯，單則是子母團圓大古裏彩！〔三〕

題目　葛皇親挾勢行凶橫
　　趙頑驢偷馬殘生送
正名　王婆婆賢德撫前兒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校記

〔一〕旦、衆：底本作『正旦』，據古名家本改。　〔二〕此兩句古名家本作：『聖明主加官賞賜，齊的望闕謝恩。』

〔三〕以上三句古名家本作：『赦得俺子母每今後無妨礙，大小無災，則願得龍椅上君王萬萬載。』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劇目說明

本劇為關漢卿作品當無可懷疑。現存主要版本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及王季烈編《孤本元明雜劇》和《與衆曲譜》本。《録鬼簿》與《元刊雜劇三十種》本著録本劇劇名為《關大王單刀會》，《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作《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現以脈望館本為底本，其餘各種參校。

第一折

（冲末魯肅上〔一〕，云）三尺龍泉萬卷書，皇天生我意何如？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小官姓魯，名肅，字子敬。現在吴王麾下為中大夫之職。想當日俺主公孫仲謀佔了江東，魏王曹操佔了中原，蜀王劉備佔了西川。有我荆州，乃四冲用武之地，保守無虞，分天下為鼎足之形。想當日周瑜死於江陵，小官為保，勸主公以荆州借與劉備，共拒曹操。主公又以妹妻劉備。不料此人

外親內疏，挾詐而取益州，遂併漢中，有霸業興隆之志。我今欲索取〔二〕荊州，料關公在那裏鎮守，必不肯還我。今差守將黃文，先設下三計，啟過主公，說：關公韜略過人，有兼併之心，且居國之上游，不如索取荊州。今據長江形勢，第一計：趁今日孫、劉結親，已為唇齒，就江下排宴設樂，修一書以賀近退曹兵，玄德稱主於漢中，贊其功美，邀請關公江下赴會為慶，此人必無所疑；若渡江赴宴，就於飲酒席中間，以禮索取荊州。如還，此為萬全之計；倘若不還，第二計：將江上應有戰船，盡行拘收，不放關公渡江回去。淹留日久，自知中計，默然有悔，誠心獻還；更不與呵，第三計：壁衣內暗藏甲士，酒酣之際，擊金鐘為號，伏兵盡舉，擒住關公，囚於江下。此人是劉備股肱〔三〕之臣，若將荊州復還江東，則放關公還益州；如其不然，主將既失，孤兵必亂，乘勢大舉，覷荊州一鼓而下，有何難哉！雖則三計已定，先交黃文請的喬公來商議則个。（正末喬公上，云）老夫喬公是也。想三分鼎足已〔四〕定：曹操佔了中原；孫仲謀佔了江東；劉玄德佔了西蜀。想玄德未濟時，曾向俺東吳家借荊州為本，至今未還。魯子敬常有索取之心，沉疑未發；今日令人來請老夫，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我想漢家天下，誰想變亂到此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俺本是漢國臣僚，漢皇軟弱；興心鬧，惹起那五處兵刀，併董卓，誅袁紹。

【混江龍】只留下孫、劉、曹操，平分一國作三朝。不甫能河清海晏，雨順風調；兵器改

為農器用，征旗不動酒旗摇；軍罷戰，馬添膘；殺氣散，陣雲消〔五〕；為將帥，作臣僚；脫金甲，着羅袍；則他這帳前旗卷虎潛竿，腰間劍插龍歸鞘。人强馬壯，將老兵驕。

（云）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喬公來了也。（卒子報云）報的大夫得知：有喬公來到了也。（魯云）道有請。（卒云）老相公，有請〔六〕！（末見魯，云）大夫，今日請老夫來，有何事幹？（魯云）今日請老相公，別無甚事，商量索取荆州之事。（末云）這荆州斷然不可取！想關雲長好生勇猛，你索荆州呵，他弟兄怎肯和你甘罷？（魯云）他弟兄雖多，兵微將寡。（末唱）

【油葫蘆】你道『他弟兄雖多兵將少』，（云）大夫，你知博望燒屯那一事麽？（魯云）小官不知，老相公試説只〔七〕。（末唱）赤緊的將夏侯惇〔八〕先困了。（云）這隔江鬥智你知麽？（魯云）隔江鬥智，小官知便知道，不得詳細，老相公試説只。（末唱）則他那周瑜、蔣幹是布衣交，那二個股肱臣諸葛施韜略，虧殺那苦肉計黄蓋添糧草。（云）赤壁鏖兵，那場好厮殺也！（魯云）小官知道。老相公再説一遍只。（末云）燒折弓弩如殘葦，燎盡旗旛似亂柴。半明半暗花腔鼓，横着撲着伏獸牌。帶鞍帶轡燒死馬，有袍有鎧死尸骸。哀哉百萬曹軍敗，個個難逃水火災！（唱）那軍多半向火内燒，三停在水上漂。若不是天交有道伐無道，這其間吴國盡屬曹。

（魯云）曹操英雄智略高，削平僭竊篡劉朝；永安宫裏擒劉備，銅雀春深〔九〕鎖二喬。（唱）

【天下樂】你道是『銅雀春深鎖二喬』。這三朝、恰定交，不爭咱一日錯便是一世錯……（魯云）俺這裏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量他到的那裏！（末唱）你待要〔一〇〕行霸道，你待要起戰討。（魯云）我料關雲長年邁，雖勇無能。（末唱）你休欺負關雲長年紀老。

（云）收西川一事，我說與你聽。（魯云）收西川一事，我不得知。你試說一遍。（末唱）

【那吒令】收西川白帝城，將周瑜來送了。漢江邊張翼德，將尸骸來當着。船頭上魯大夫，幾乎間唬倒。你待將荊州地面來爭，關雲長聽的鬧，他可便亂下風雹。

（魯云）他便有甚本事？（末唱）

【鵲踏枝】他誅文醜逞粗躁，刺顏良顯英豪。他去那百萬軍中，他將那首級輕梟。（魯云）想赤壁之戰，我與劉備有恩來。（末唱）那時間相看的是好〔一一〕，他可便喜孜孜笑裏藏刀。

（魯云）他若與我荊州，萬事罷論；若不與荊州呵，我將他一鼓而下。（末云）不爭你舉兵呵，（唱）

【寄生草】幸然是天無禍，是咱這人自招。全不肯施恩布德行王道，怎比那多謀足智雄曹操？你須知南陽諸葛應難料！（魯云）他若不與呵〔一二〕，我大勢軍馬，好歹奪了荊州。（末唱）你則待千軍萬馬惡相持，全不想生靈百萬遭殘暴！

（魯云）小官不曾與此人相會；老相公，你細說關公威猛如何？（末云）想關雲長但上陣處，凭着他

坐下馬、手中刀、鞍上將，有萬夫不當之勇。（唱）

【金盞兒】他上陣處赤力力三綹美髯飄，雄赳赳一丈虎軀摇，恰便似六丁神簇捧定一个活神道。那敵軍若是見了，唬的他七魄散、五魂消。（云）你若和他厮殺呵，（唱）你則索多披上幾副甲，賸穿上幾層袍。便有百萬軍，擋不住他不刺刺千里追風騎；你便有千員將，閃不過明明偃月三停刀〔一三〕。

（魯云）老相公不知，我有三條妙計索取荆州。（末云）是那三條妙計？（魯云）第一計：趁今日孫、劉結親，以為唇齒，就于江下排宴設樂，作書一封，以賀近退曹兵，玄德稱王于漢中，贊其功美，邀關公江下赴會為慶，此人必無所疑；若渡江赴宴，就于飲酒中間，以禮索取荆州。如還，此為萬全之計；如不還，第二計：將江上應有戰船，盡行拘收，不放關公回還。淹留日久，自知中計，默然有悔，誠心獻還；更不與呵，第三條計：壁衣内暗藏甲士，酒酣之際，擊金鐘為號，伏兵盡舉，擒住關公，囚于江下。此人乃是劉備股肱之臣，若將荆州復還〔一四〕江東，則放關公歸益州；如其不然，主將既失，孤兵必亂，領兵大舉，乘機而行，覷荆州一鼓而下，有何難哉！這三條計〔一五〕決難逃。（末云）休道是三條計，就是千條計，亦近不的他。（唱）

【金盞兒】你道是『三條計決難逃』；一句話不相饒，使不得武官粗操文官狡。（魯云）關公酒性如何？（末唱）那漢酒中劣性顯英豪，圪塔的揪住寶帶，没揣的舉起鋼刀。（魯云）

我把岸邊戰船拘了。(末唱)你道是岸邊廂拘了戰船，(云)他若要回去呵，(唱)你則索水面上搭座浮橋〔一六〕！

(魯云)老相公不必轉轉議論，小官自有妙策神機。乘此機會，荆州不可不取也。(末云)大夫，你這三條計，比當日曹公在灞陵橋上三條計如何？到了出不的關雲長之手。(魯云)小官不知。老相公試說一遍我聽咱。(末唱)

【賺煞】曹丞相將送路酒手中擎，餞行禮盤中托，没亂煞侄兒和嫂嫂。曹孟德心多能做小，關雲長善與人交。早來到灞陵橋，險唬殺許褚、張遼；他勒着追風騎，輕輪動偃月刀。曹操有千般計較，則落的一場談笑。(云)關雲長道：『丞相勿罪！某不下馬了也。』(唱)他把那刀尖兒斜挑錦征袍。(下)

(魯云)黄文，你見喬公說關公如此威風，未可深信。俺這江下，有一賢士，複姓司馬，名徽，字德操。此人與關公有一面之交，就請司馬先生為伴客，就問關公平昔智勇謀略，酒中德性如何。黄文，就跟着我去司馬庵中相訪一遭去。(下)

校　記

〔一〕冲末魯肅上：元刊本於本折多孫權(駕)一人，并由他首先上場，還有他與喬國老折辯場面，故元刊本題目寫

明『喬國老諫吳帝』。〔二〕索取：底本誤倒為『取索』，據下文魯肅與喬公念白改。下同。〔三〕股肱：底本誤作『股腋』，從北大本改。〔四〕已：底本音假為『以』，今改。〔五〕消：底本作『高』，據元刊本改。〔六〕有請：底本作『有』，從王校本補。〔七〕試說只：底本作『試說則』。元劇中『則』、『只』通用，但句尾例用『只』字。〔八〕夏侯惇：底本『惇』誤作『敦』，元刊本誤作『夏陽城』，今據史書改。〔九〕春深：底本作『宮中』，據唐杜牧『赤壁』詩句及下句校改。〔一〇〕你待要：原作『你則待要』，據下句句例改。〔一一〕元刊本於此句下有夾白：『今日不比往常，他每怕不口和咱好說話。』〔一二〕呵：底本誤為『可』，據王校本改。〔一三〕此句下元刊本有〔醉扶歸〕〔金蓋兒〕，曲文見本劇末附錄。下同。〔一四〕還：底本脫，從北大本補。〔一五〕計：底本無此字，據下文〔金蓋兒〕曲首句補。〔一六〕此句下元刊本有〔後庭花〕曲。

第二折

（正末扮司馬徽領道童上。末云）貧道複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鑑先生。想漢家天下，鼎足三分。貧道自劉皇叔相別之後，又是數載。貧道在此江下結一草庵，修行辦道，是好悠〔一〕哉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本是个釣鰲人，到做了扶犂叟；笑英布、彭越、韓侯。我如今緊抄定兩隻拿雲手，再不出麻袍袖。

【滚綉球】我則待要聚村叟，會詩友，受用的活魚新酒，問甚麼瓦鉢瓷甌。推臺不換盞，高歌自擱手；任從他陰晴昏晝，醉時節衲被蒙頭。我向這矮窗睡徹三竿日，端的是傲煞人間萬户侯，自在優游。

(云)道童，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道童云)理會的。(魯肅上，云)可早來到也，接了馬者。(見道童科〔二〕，魯云)道童，先生有麼？(童云)俺師父有。(魯云)你去説：魯子敬特來相訪。(童云)你是紫荆〔三〕？你和那松木在一搭里。我報師父去。(見末，云)師父弟子孩兒……(末云)這厮怎麼罵我！(童云)不是罵；師父是師父，弟子是徒弟，就是孩兒一般。師父弟子孩兒……(末云)這厮潑説！有誰在門首？(童云)有魯子敬特來相訪。(末云)道有請。(童云)理會的。(童出見魯，云)有請！(魯〔四〕見末科。)(末云)稽首。(魯云)區區俗冗，久不聽教。(末云)數年不見，今日何往？(魯云)小官無事不來，特請先生江下一會。(末云)貧道在此江下修行，方外之士，有何德能，敢勞大夫置酒張筵？(唱)

【倘秀才】我又不曾垂釣在磻溪岸口，大夫也，我可也無福吃你那堂食玉酒；我則待溪山學許由。(云)大人請我呵，再有何人？(魯云)別無他客，只有先生故友壽亭侯關雲長一人。(末唱)你道是舊相識壽亭侯，和咱是故友。

(云)若有關公，貧道風疾舉發，去不的！去不的！(魯云)先生初聞魯肅相邀，慨然許諾；今知有關

公，力辭不往，是何故也？想先生與關公有一面之交，則是筵間勸幾杯酒。（末唱）

【滾綉球】大夫，你着我筵前勸幾甌，那漢劣性怎肯道折了半籌？（魯云）將酒央人，終無惡意。（末唱）你便休題安排着酒肉，他怒時節目前見鮮血交流。你為漢上九座州，我為筵前一醉酒，（云）大夫，你和貧道，（唱）咱兩个都落不的完全尸首。（魯云）先生是客，怕做甚麽？（末唱）我做伴客的少不的和你同病同憂。（魯云）我有三條計索取荆州。（末唱）只爲你千年勳業三條計，我可甚『一醉能消萬古愁』，提起來魂魄悠悠。

（魯云）既是先生故友，同席飲酒何妨？（末云）大夫既堅意要請雲長，若依的貧道兩三樁兒，你便請他；若依不得，便休請他。（魯云）你說來，小官聽者。（末云）依着貧道說，雲長下的馬時節，（唱）

【倘秀才】你與我躬着身將他來問候。（云）你依得麽？（魯云）關雲長下的馬來，我躬着身問候。不打緊也，依得。（末唱）大夫，你與我跪着膝連忙的勸酒；飲則飲、吃則吃、受則受。道東呵隨着東去，說西呵隨着西流。（云）這一樁兒最要緊也！（唱）他醉了呵你索與我便走。

（魯云）先生，關公酒後德性如何？（末唱）

【滾綉球】他尊前有一句言，筵前帶二分酒，他酒性躁不中撩鬥，你則綻口兒休提着索

取荆州。（魯云）我便索荆州有何妨？（末云）他聽的你索取荆州呵，（唱）他圓睜開丹鳳眸，輕舒出捉將手；他將那卧蠶眉緊皺，五蘊〔五〕山烈火難收。他若是玉山低趄，你安排着走；他若是寶劍離匣，你則〔六〕准備着頭。枉送了你那八十一座軍州！

（魯云）先生不須多慮，魯肅料關公勇有餘而智不足。到來日我壁間暗藏甲士，擒住關公，便插翅也飛不過大江去。我待要先下手為强。（末云）大夫，量你怎生近的那關雲長？（唱）

【倘秀才】比及你東吴國魯大夫仁兄下手，則消得西蜀國諸葛亮先生舉口，奏與那有德行仁慈漢皇叔。那先生撫琴霜雪降，彈劍鬼神愁，則怕你急難措手。

（魯云）我觀諸葛亮也小可。除他一人，也再無用武之人。（末云）關雲長他弟兄五個，他若是知道呵，怎肯和你甘罷！（魯云）可是那五個？（末唱）

【滚綉球】有一個黄漢升猛似彪；有一個趙子龍膽大如斗；有一個馬孟起，他是個殺人的領袖；有一個莽張飛，虎牢關力戰了十八路諸侯，騎一匹畢月烏〔七〕，使一條丈八矛，他在那當陽坂有如雷吼，喝退了曹丞相一百萬鐵甲貔貅。他瞅一瞅漫天塵土橋先斷，喝一聲拍岸驚濤水逆流。那一伙怎肯干休〔八〕！

（魯云）先生若肯赴席呵，就與關公一會何妨？（末云）大夫，不中，不中！休説貧道不曾勸你。（唱）

【尾聲】我則怕刀尖兒觸抹着輕勢了你手，樹葉兒提防打破我頭。關雲長千里獨行覓二友，匹馬單刀鎮九州，人似巴山越嶺彪，馬跨翻江混海獸。輕舉龍泉殺車冑，怒扯昆吾壞文醜，麾蓋下顏良劍標了首，蔡陽英雄立取頭。這一個躲是非的先生決應了口，那一個殺人的雲長，（云）稽首。（唱）我更怕他下不得手。（末下）

（道童云）魯子敬，你愚眉肉眼，不識貧道。你要索取荆州，不〔九〕來問我？關雲長是我的酒肉朋友，我交他兩隻手送與你那荆州來。（魯云）道童，你師父不去，你去走一遭去罷。（童云）我下山赴會走一遭去，我着老關兩手送你那荆州。（唱）

【隔尾】我則待拖條藜杖家家走，着對麻鞋處處游。（云）我這一去，（唱）惱犯雲長歹事頭，周倉哥哥快爭鬥，輪起刀來劈破了頭，唬的我恰便似縮了頭的烏龜則向那汴河裏走。（下）

（魯云）我聽那先生說了這一會，交我也怕上來了。我想三條計已定了，怕他怎的？黄文，你與我一持這一封請書，直至荆州，請關公去來。〔一〇〕疾去早來者。（下）

校　記

〔一〕悠：底本音假為「幽」，今改。　〔二〕科：底本誤作「斜」，從北大本改。　〔三〕紫荆：底本作「子敬」，據王

校本校改。〔四〕魯：底本誤為「曾」，從王校本改。〔五〕五蘊：底本作「五雲」，據元刊本改。按，「五蘊」系佛教術語，指脾性。〔六〕你則：此二字底本缺，據元刊本補。〔七〕畢月烏：此元人習用語，見睢景臣「高祖還鄉」套曲。原作「閉月烏」，誤。〔八〕此句下元刊本有〔叨叨令〕曲。〔九〕不：底本誤為「他」，據王校本改。〔一〇〕底本此有「着我知道」四字，今删。

第三折

（正末扮關公領關平、關興、周倉上，云）某姓關，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現隨劉玄德，為其上將。自天下三分，形如鼎足：曹操佔了中原；孫策佔了江東；我哥哥玄德公佔了西蜀。着某鎮守荆州，久鎮無虞。我想當初楚漢爭鋒，我漢皇仁義用三傑，霸王英雄凭一勇。三傑者，乃蕭何、韓信、張良；一勇者，暗嗚叱咤，舉鼎拔山。大小七十餘戰，逼霸王自刎烏江。後來高祖登基，傳到如今，國步艱難，一至於此！（唱）

【中吕·粉蝶兒】那時節天下荒荒，恰周、秦早屬了劉、項，分君臣先到咸陽。一個力拔山，一個量容海，他兩個一時開創。想當日黄閣烏江，一個用了三傑，一個誅了八將。

【醉春風】一個短劍下一身亡，一個静鞭三下響。祖宗傳授與兒孫，到今日享、享〔二〕。

獻帝又無靠無依，董卓又不仁不義，呂布又一冲一撞。

（云）某想當日，俺弟兄三人，在桃園中結義，宰白馬祭天，宰烏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

（唱）

【十二月】那時節兄弟在范陽，兄長在樓桑，關某在蒲州解良，更有諸葛在南陽；一時出英雄四方，結義了皇叔、關、張。

【堯民歌】一年三謁臥龍岡，卻又早鼎分三足漢家邦。俺哥哥稱孤道寡世無雙，我關某匹馬單刀鎮荆襄。長江，今經幾戰場，卻正是後浪催前浪。

（云）孩兒，門首覷者，看甚麼人來。（關平云）理會的。（黃文上，云）某乃黃文是也。將着這一封請書，來到荆州，請關公赴會。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有江下魯子敬，差上將拖地膽黃文，持請書在此。（平云）你則在這裏者，等我報復去。（平見正末，云）報的父親得知：今有江東魯子敬，差一員首將，持請書來見。（正末云）着他過來。（平云）着你過去哩。（黃文見科）（正末云）兀那厮甚麼人？（黃慌云）小將黃文。江東魯子敬，差我下請書在此。（正末云）你先回去，我隨後便來也。（黃文云）我出的這門來。看了關公英雄一個神道相貌。魯子敬，我替你愁哩！小將是黃文，特來請關公。髯長一尺八，面如掙棗紅。青龍偃月刀，九九八十斤；脖子裏着一下，那裏尋黃文？來便吃筵席，不來豆腐酒吃三鍾。（下）（正末云）孩兒，魯子敬請我赴單刀會，走一遭去。（平

云）父親，他那裏筵無好會，則怕不中麽〔三〕？（正末云）不妨事。（唱）

【石榴花】兩朝相隔漢陽江，上寫着道『魯肅請雲長』。安排筵宴不尋常，休想道『畫堂別是風光』。那裏有鳳凰杯滿捧瓊花釀，他安排着巴豆、砒霜！玳筵前擺列着英雄將，休想肯『開宴出紅妝』。

【鬥鵪鶉】安排下打鳳牢龍，准備着天羅地網；也不是待客筵席，則是個殺人、殺人的戰場。若說那重意誠心更休想，全不怕後人講。既然謹謹相邀，我則索親身便往。

（平云）那魯子敬是个足智多謀的人；他又兵多將廣，人强馬壯。則怕父親去呵，落在他彀中。

（正末唱）

【上小樓】你道他『兵多將廣，人强馬壯』；大丈夫敢勇當先，一人拚命，萬夫難當。（平云）許來大江面，俺接應的人，可怎生接應？（正末唱）你道是隔着江，起戰場，急難親傍；我着那厮鞠躬躬送我到船上。

（平云）你孩兒到那江東，旱路裏擺着馬軍，水路裏擺着戰船，直殺一個血胡同。我想來，先下手的為强。（正末唱）

【么篇】你道是先下手强，後下手殃。我一隻手揝住寶帶，臂展猿猱，劍掣秋霜。（平云）

父親，則怕他那裏有埋伏。（正末唱）他那裏暗暗的藏，我須索緊緊的防。都是些狐朋狗黨！（云）單刀會不去呵，（唱）小可如千里獨行，五關斬將。

（云）孩兒，量他到的那裏？（平云）想父親私出許昌一事，您孩兒不知，父親慢慢說一遍。（正末唱）

【快活三】小可如我携親侄訪冀王，引阿嫂覓劉皇，灞陵橋上氣昂昂，側坐在雕鞍上。

【鮑老兒】俺也曾撾鼓三通斬蔡陽，血濺在沙〔四〕場上。刀挑征袍出許昌，險唬殺曹丞相。向單刀會上，對兩班文武，小可如三月襄陽。

（平云）父親，他那裏雄赳赳排着戰場。（正末唱）

【剔銀燈】遮莫他雄赳赳排着戰場，威凛凛兵屯虎帳，大將軍智在孫、吳上。馬如龍，人似金剛；不是我十分强，硬主張，但提起厮殺呵磨拳擦掌。

【蔓菁菜】〔五〕他便有快對付〔六〕能征將，排戈戟〔七〕，列旗槍，對仗〔八〕，我是三國英雄漢雲長，端的是豪氣有三千丈。

（云）孩兒，與我准備下船隻，領周倉赴單刀會走一遭去。（平云）父親去呵，小心在意者！（正末唱）

【尾聲】〔九〕須無那臨潼會秦穆公，又無那鴻門會楚霸王，遮莫他滿筵人列着先鋒將，小可如百萬軍刺顏良時那一場嚷〔一〇〕。（下）

（周倉云）關公赴單刀會，我也走一遭去。志氣凌雲貫九霄，周倉今日逞英豪。人人開弓并蹬弩，個個貫甲與披袍。旌旗閃閃龍蛇動，惡戰英雄膽氣高。假饒魯肅千條計，怎勝關公這口刀！赴單刀會走一遭去也。（下）（關興云）哥哥，父親赴單刀會去了，我和你接應一遭去。大小三軍，跟着我接應父親去。到那裏古刺刺彩□磨征旗，撲鼕鼕畫鼓凱征聲，齊臻臻槍刀如流水，密匝匝人似朔風疾。直殺的苦淹淹尸骸遍郊野，哭啼啼父子兩分離；恁時節喜孜孜鞭敲金鐙響，笑吟吟齊和凱歌回。（下）（關平云）父親兄弟都去也，我隨後接應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甲馬不許馳驟，金鼓不許亂鳴〔二〕，不許交頭接耳，不許語笑喧嘩；弓弩上弦，刀劍出鞘，人人敢勇〔三〕，個個威風。我到那裏：一刃刀，兩刃劍，齊排雁翅；三股叉，四楞鐧〔三〕，耀日爭光；五方旗，六沉槍，遮天映日；七稍弓，八楞棒，打碎天靈；九股索，紅綿套，漫頭便起；十分戰，十分殺，顯耀高强。俺這裏雄兵浩浩渡長江，漢陽兩岸列刀槍，水軍不怕江心浪，旱軍豈懼鐵衣郎。關公殺入單刀會，顯耀英雄戰一場。匹馬橫槍誅魯肅，勝如親父刺顏良。大小三軍，跟着我接應父親走一遭去。（下）

校記

〔一〕到今日享、享：元刊本作『却都是枉、枉、枉！』

〔二〕一個神道相：底本誤倒為『一相個神道』，今改。

〔三〕麽：底本誤作『雲』，從王校本改。

〔四〕沙：底本作『殺』，據元刊本改。

〔五〕〔蔓菁菜〕曲，底本未題曲牌，據元刊本補。

〔六〕付：底本誤為『不』，據鄭本校改。

〔七〕戈戟：底本『戟』作『甲』，據元刊本改。

〔八〕對仗：底本作「各分戰場」，元刊本作「對嶂」，據徐本校改。　〔九〕〔尾聲〕曲之上元刊本有〔柳青娘〕〔道和〕二曲。　〔一〇〕嚷：底本作「攘」，從王季烈與衆曲譜本改。　〔一一〕不許亂鳴：四字原缺，據王校本補。　〔一二〕此句上原有「十分」二字，「勇」字下原有「戰」字，皆系衍文，從北大本刪。　〔一三〕鐧：底本作「鍊」，據王校本改。

第四折

（魯肅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小官魯子敬是也。我使黃文持書去請關公，欣喜許今日赴會。荆襄地合歸還俺江東。英雄甲士已暗藏壁衣之後，令人江上相候〔一〕，見船到便來報我知道。（正末關公引周倉上，云）周倉，將到那裏也？（周云）來到大江中流也。（正末云）看了這大江，是一派好水呵！（唱）

【雙調・新水令】大江東去浪千疊，引着這數十人駕着這小舟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二〕夫心別，我覷這單刀會似賽村社。（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駐馬聽】水湧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烟滅，可憐黃蓋轉傷嗟。破曹的

檣櫓一時絕，鏖兵的江水猶〔三〕然熱，好教我情慘切！（帶〔四〕云）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五〕

（云）却早來到也。報復去。（卒報科）（做相見科）（魯云）江下小會，酒非洞裏之長春，樂乃塵中之菲藝，猥〔六〕勞君侯屈高就下，降尊臨卑，實乃魯肅之萬幸也！（正末云）量某有何德能，着大夫置酒張筵？既請必至。（魯云）黃文，將酒來。二公子滿飲一杯。（正末云）大夫飲此杯。（把盞科）（正末云）想古今咱這人過日月好疾也呵！（魯云）過日月是好疾也。光陰似駿馬加鞭，浮世似落花流水。（正末唱）

【胡十八】想古今立勛業，那裏也舜五人、漢三傑？兩朝相隔數年別，不甫能見者，却又早老也。開懷的飲數杯，（云）將酒來。（唱）盡心兒待醉一夜。

（把盞科）（正末云）你知『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麽？（魯云）既然將軍言『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借物不還者謂〔七〕之怨。想君侯文武全材，通練兵書，習春秋、左傳，濟拔顛危，匡扶社稷，可不謂之仁乎？待玄德如骨肉，覷曹操若仇讎，可不謂之義乎？辭曹歸漢，弃印封金，可不謂之禮乎？坐服于禁，水淹七軍，可不謂之智乎？且將軍仁義禮智俱足，惜乎止少個『信』字，欠缺未完。再若得全個『信』字，無出君侯之右也。（正末云）我怎生失信？（魯云）非將軍失信，皆因令兄玄德公失信。（正末云）我哥哥怎生失信來？（魯云）想昔日玄德公敗於當陽之上，身無所歸，因魯肅之故，屯

軍三江夏口。魯肅又與孔明同見我主公，即日興師拜將，破曹兵於赤壁之間。江東所費巨萬，又折了首將黃蓋。因將軍賢昆玉無尺寸地，暫借荊州以為養軍之資；數年不還。今日魯肅低情曲意，暫取荊州，以爲救民之急；待倉廩豐盈，然後再獻與將軍掌領。魯肅不敢自專，君侯台鑒不錯。（正末云）你請我吃筵席來那，是索荊州來？（魯云）沒、沒、沒，我則這般道。孫、劉結親，以為唇齒，兩國正好和諧。（正末唱）

【慶東原】你把我真心兒待，將筵宴設，你這般攀今覽古，分甚枝葉？我跟前使不着你『之乎者也』、『詩云子曰』，早該豁口截舌！有意說孫、劉，你休目下翻成吳、越！

（魯云）將軍原來傲物輕信！（正末云）我怎麼傲物輕信？（魯云）當日孔明親言：破曹之後，荊州即還江東。魯肅親為代保。不思舊日之恩，今日恩變為仇，猶自說『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今將軍全無仁義之心，枉作英雄之輩。荊州久借不還，卻不道『人無信不立』！（正末云）魯子敬，你聽的這劍戒〔八〕麼？（魯云）劍戒怎麼？（正末云）我這劍戒，頭一遭誅了文醜，第二遭斬了蔡陽，魯肅呵，莫不第三遭到你也？（魯云）沒、沒，我則這般道來。（正末云）這荊州是誰的？（魯云）這荊州是俺的。（正末云）你不知，聽我說。（唱）

【沉醉東風】想着俺漢高皇圖王霸業，漢光武秉正除邪，漢王允〔九〕將董卓誅，漢皇叔

把温侯滅，俺哥哥合承受〔一〇〕漢家基業。則你這東吳國的孫權，和俺劉家却是甚枝葉？請你個不克己先生自説！

（魯云）那裏甚麽響？（正末云）這劍戒二次也。（魯云）却怎麽説？（正末云）這劍按天地之靈，金火之精，陰陽之氣，日月之形；藏之則鬼神遁迹，出之則魑魅潛踪；喜則戀鞘沉沉而不動，怒則躍匣錚錚而有聲。今朝席上，倘有爭鋒，恐君不信，拔劍施呈。吾當攝劍，魯肅休驚。這劍果有神威不可當，廟堂之器豈尋常；今朝索取荆州事，一劍先交魯肅亡。（唱）

【雁兒落】則爲你三寸不爛舌，惱犯我三尺無情鐵。這劍飢餐上將頭，渴飲仇人血。

【得勝令】則是條龍向鞘中蟄，唬得人向座間呆。〔一一〕今日故友每才相見，休着俺弟兄每相間別。魯子敬聽者，你内心休喬怯，暢好是隨邪，休怪我十分酒醉也。〔一二〕

（魯云）臧宫動樂。（臧宫上，云）天有五星，地攢五岳；人有五德，樂按五音。五星者：金、木、水、火、土。五岳者：常、恒、泰、華、嵩。五德者：温、良、恭、儉、讓。五音者：宫、商、角、徵、羽。（甲士擁上科）（魯云）埋伏了者。（正末擊案，怒云）有埋伏也無埋伏？（魯云）并無埋伏。（正末云）若有埋伏，一劍揮之兩段！（做擊案科）（魯云）你擊碎菱花。（正末云）我特來破鏡！（唱）

【攪筝琶】却怎生鬧吵吵軍兵列，上來的休遮當莫攔截〔一三〕。（云）當着我的，呵呵！（唱）我着他劍下身亡，目前流血！便有那張儀口、蒯通舌，休那裏躲閃藏遮。好生的送我到

船上者，我和你慢慢的相別。

（魯云）你去了倒是一場伶俐。（黃文云）將軍，有埋伏哩。（魯云）遲了我的也。（關平領衆將上，云）請父親上船，孩兒每來迎接哩。（正末云）魯肅，休惜殿後。（唱）

【離亭宴帶歇指煞】我則見紫袍銀帶公人列，晚天涼風冷蘆花謝，我心中喜悅。昏慘慘晚霞收，冷颼颼江風起，急颩颩雲帆扯〔一四〕。承管待、承管待，多承謝、多承謝。喚梢公慢者，纜解開岸邊龍，船分開波中浪，棹攪碎江心月。正歡娛有甚進退，且談笑不〔一五〕分明夜。說與你兩件事先生記者：百忙裏稱〔一六〕不了老兄心，急切裏倒不了俺漢家節〔一七〕。（下）

題目　孫仲謀獨佔江東地
請喬公言定三條計

正名　魯子敬設宴索荊州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一八〕

校記

〔一〕令人江上相候：底本誤倒為「令江人上相候」，硃筆校删「人」字，今據北大本改。

〔二〕丈：底本無此字，據

元刊本補。〔三〕猶：底本音假為「由」，從元曲選外編本改。〔四〕帶：底本缺，據曲意補。〔五〕接此曲元刊本有〔風入松〕曲。〔六〕猥：底本音假爲「威」，從硃筆校改。〔七〕謂：底本音假作「為」，今改。〔八〕劍戒：底本誤作「劍界」，今改。下同。元王惲劍戒說云：「百鍊之精，或嘗試人者，則鳴，世傳以為劍戒。」見秋澗光生集卷四十四。〔九〕漢王允：底本作「漢獻帝」，元刊本作「漢王帝」，實為「漢王允」之誤，今改。〔一〇〕承受：底本「承」作「情」，音近致誤，今改。〔一一〕此句底本作「虎在坐間拆皮」，據元刊本改。〔一二〕此句底本作「吾當酒醉也」，據元刊本改。〔一三〕此句底本作「休把我擋攔者」，據元刊本改。〔一四〕雲帆扯：底本作「帆招惹」，據元刊本改。〔一五〕不：底本原無，據文意補。〔一六〕稱：底本音假為「趁」，今改。〔一七〕元刊本接此有〔沽美酒〕〔太平令〕二曲。又「切」原音假為「且」，今改。〔一八〕此題目、正名元刊本有异，詳見附録。

附録一

古杭新刊的本關大王單刀會（元刊本）

第一折

（駕一行上，開住）（外末上，奏住）（駕云）（外末云住）（正末扮喬國老上，住）（外末尋思云）今日三分已定，恐引干戈，又交生靈受苦。 您衆宰相每也合諫天子咱！ （過去見禮數了）（駕云）（正末云）陛下萬歲萬歲！據微臣愚見，那荆州不可取。（駕又云）（正末云）不可去！不可去！（唱）

【仙呂・點絳唇】咱本是漢國臣僚，欺負他漢君軟弱，興心鬧。 當日五處鎗刀，併了董卓，誅了袁紹。

【混江龍】存的孫劉曹操，平分一國作三朝。 不甫能河清海晏，雨順風調，兵器改爲農器用，征旗不動酒旗摇。 軍罷戰，馬添膘，殺氣散，陣雲消，役將校，作臣僚，脱金甲，著羅袍。 帳前旗捲虎潛竿，腰間劍插龍歸鞘。 撫治的民安國泰，却又早將老兵驕。

（駕云）（正末云）咱合與他這漢上九州。想當日曹操本來取咱東吳，生被那弟兄每當住。（駕末云住）（正末唱）

【油葫蘆】他兄弟每雖多軍將少，赤緊的把夏侯惇先困了。肯分的周瑜和蔣幹是布衣交，股肱臣諸葛施韜畧，苦肉計黃蓋添糧草。那軍，多半向火內燒，三停來水上漂。若不是天交有道伐無道，這其間吳國亦屬曹。

【天下樂】銅雀春深鎖二喬！這三朝恰定交，不爭咱『一日錯翻爲一世錯。』你待使霸道，起戰討，欺負關雲長年紀老。

（等云了）（正末唱）

【那吒令】收西川白帝城，把周瑜送了；漢江邊張翼德，把尸靈擋着。船頭上把魯大夫，險幾乎間唬倒。將西蜀地面爭，關將軍聽的又鬧，敢亂下風雹！

（外云住）（正末云）你道關將軍會甚的？（唱）

【鵲踏枝】他誅文醜騁粗躁，刺顏良顯英豪，向百萬軍中，將首級輕梟，那赤壁時相看的是好。（云）今日不比往常，他每怕不口和咱好說話，他每都喜姿姿的笑裏藏刀。

【寄生草】幸然天無禍，是咱這人自招，全不肯施仁發政行王道。你小可如多謀足智雄

曹操，豈不知南陽諸葛應難料。你則待千軍萬馬惡相持，全不想生靈百萬遭殘暴。

【金盞兒】上陣處三綹美鬚飄，將七尺虎軀搖，五百個爪關西簇捧定個活神道。敵軍見了，唬得七魄散五魂消。你每多披取幾副甲，剩穿取幾層袍；恁的呵，敢蕩翻那千里馬，迎住那三停刀？

【醉扶歸】你當初口快將他保，做的個膽大把身包。你待暗暗的埋伏緊緊的邀；你若是請得他來到，若見了那勇烈威風相貌，那其間自不敢把荊州要。

【金盞兒】你道三條計決難逃，若是一句話不相饒，那其間使不着武官粗魯文官狡。那漢酒中火性顯英豪，圪塔的腰間抓住寶帶，項上按着鋼刀，雖然你岸邊頭藏了戰船，却索與他水面上搭起浮橋。

【後庭花】您只道關公心見小，您須知曹公心量高。一個主意爭天下，一個封金謁故交。上的灞陵橋，曹操便不合神道，把軍兵先暗了。

【賺煞尾】送路酒手中擎，送行禮盤中托，沒亂殺姪兒共嫂嫂。曹孟德心多能做小，倚着漢雲長善與人交，高聲叫，險唬殺許褚、張遼。那神道須勒着追風騎，輕輪動偃月刀。（帶云）曹操埋伏將校，隱匿軍兵，准備下千般奸狡。（帶云）施窮智力，費盡機謀，臨了也則落的一場

談笑；到賠了一領西川十樣錦征袍！

（云了）（下）

第二折

（正末重扮先生，引道童上，坐定。云）貧道是司馬德操的便是了。自襄陽會罷，與劉皇叔相見，本人有高皇之氣。將門生寇封與皇叔爲一子，舉南陽卧龍爲軍師，分了西川。向山間林下，自看了十年龍爭虎鬥。貧道絶名利，無寵辱，倒大快活。（唱）

【正宮·端正好】我本是個釣魚人，却做了扶犁叟。嘆英布、彭越、韓侯！險！我這一身外兩隻拿雲手，再不出麻袍袖。

【滚綉球】我如今聚村叟，會詩友，嘆的是活魚新酒，問甚瓦盆、砂鉢、磁甌？推臺不換盞，高歌自打手。任從他陰晴昏晝，我直吃的醉時眠、衲被蒙頭。睡徹窗外三竿日，爲的傲殺人間萬户侯，倒大優游。

【倘秀才】林泉下酒生爽口，御宴上堂食惹手，留的前生喝下酒。你道這一山漢，共那壽亭侯，是故友。

【滾綉球】你着我就席上央他幾甌，那漢劣性子輸了半籌。問甚麽安排來後，目前鮮血交流。你爲漢上九座州，我爲筵前一醉酒；咱兩個落不得個完全尸首，我共你伴客同病相憂。你爲兩朝作保十年恨，我却甚一盞能消萬古愁。説起來魂魄悠悠！

【倘秀才】你只索躬着身將他來問候，跪着膝殷殷勸酒。他待吃後吃，側後側，那裏交他受後受。他道東你隨着東去，他道西呵你順着西流；他醉時節你便走。

【滾綉球】他尊前有半點兒言，筵前帶二分酒；那漢酒性躁不中挑逗，你是必挂口兒則休提着那荆州。圓睜開殺人眼，輕舒開捉將手，那神道但將卧蠶眉皺，登時敢五蘊山烈火難收。若是他玉山低趄，你則頻斟酒；若是他寶劍離匣，你則準備着頭！枉送了八十座軍州。

【倘秀才】你道東吴國魯大夫仁兄下手，則消的西蜀郡諸葛亮先生啓口，奏與那海量仁慈的漢皇叔。那先生操琴風雪降，彈劍鬼神愁，則怕您急難措手。

【滾綉球】黄漢昇勇似彪，趙子龍膽如斗，馬孟起是殺人的領袖；那殺漢、虎牢關立伏了十八路諸侯，騎一匹千里騅，横一條丈八矛，當陽坡有如雷吼，曾擋住曹丞相一百萬帶甲貔貅。叫一聲，混天塵土紛紛的橋先斷；喝一聲，拍岸驚濤厭厭的水逆流。這一伙怎

肯干休？

【叨叨令】若是你鼕鼕戰鼓聲相湊，不刺刺戰馬望前驟，他惡喑喑揎起征袍袖，不鄧鄧惱犯難收救。您索與他死去也末哥，您索與他死去也末哥！　那一柄青龍刀落處都多透！

【煞尾】席條兒只怕勢着我手，樹葉兒提防打破我頭！他千里獨行覓二友，匹馬單刀鎮九州；人似巴山越嶺彪，馬跨翻江混海虬。他輕舉龍泉殺車冑，怒拔昆吾壞文醜；麾蓋下顏良劍梟了首，蔡陽英雄立取了頭。這個避是非的先生決應了口，吾兄呵，那殺人的關公，更怕他下不的手？（下）

第三折

（淨開一折）（關舍人上開一折）（淨上。都下了）（正末扮尊子燕居，扮將塵拂子上，坐定。云）方今天下鼎峙三分：曹公占了中原，吳王占了江東，尊兄皇叔占了西川。封關某爲荆王，某在荆州撫鎮。關某暗想，日月好疾也！自從秦始皇滅，早三百餘年也；又想起楚漢紛爭，圖王覇業，不想有今日！（唱）

【中呂・粉蝶兒】天下荒荒，却周秦早屬了劉項，楚君臣遥指咸陽。一個力拔山，一個量容海，這兩個一時開創。想當日黃閣、烏江，一個用了三傑，一個立誅了八將。

【醉春風】一個短劍一身亡，一個淨鞭三下響。暗想祖宗傳授與兒孫，却都是枉、枉、枉！獻帝又無靠無挨，董卓又不仁不義，呂布又一冲一撞。

【十二月】那時節，兄弟在范陽，兄長在樓桑，關某在解良，諸葛在南陽。一時英雄四方，結義了皇叔、關、張。

【堯民歌】一年三謁卧龍岡，早鼎足三分漢家邦。俺哥哥稱孤道寡作蜀王，關某匹馬單刀鎮荆襄。長江、經今幾戰場，恰便似後浪催前浪。

【石榴花】兩朝相隔漢陽江，寫着道『魯肅請雲長。』這的每安排着筵宴不尋常。休想道『畫堂別是風光』，休想『鳳凰杯滿捧瓊花釀』，決然安排着巴豆、砒霜。玳瑁筵擺列着英雄將，休想肯『開宴出紅妝』！

【鬥鵪鶉】安排下打鳳撈龍，准備着天羅地網。那裏是待客筵席？則是個殺人的戰場！他每誠意誠心便休想，全不怕後人講；既然他謹謹相邀，我與你親身便往。

【上小樓】你道他兵多將廣，人强馬壯？大丈夫雙手俱全，一人拼命，萬夫難當。你道隔

漢江，起戰場，急難侵傍？交他每鞠躬送的我來船上。

【幺】你道『先下手强，後下手殃？』一隻手抓住寶帶，臂展猿猱，劍扯秋霜；他待暗暗藏，我索緊緊防。都是狐朋狗黨，小可如我千里獨行、五關斬將。

【快活三】小可如我携親姪訪冀王，引阿嫂覓蜀皇。灞陵橋上氣昂昂，側坐在雕鞍上。

【鮑老兒】戰皷才撾斬了蔡陽，血濺在沙場上；刀挑了征袍離了許昌，辭了曹丞相。向單刀會上，對兩朝文武，更小可如三月襄陽。

【剔銀燈】遮莫他雄赳赳軍排成殺場，威凛凛兵屯合虎帳，大將軍奇鋭在孫吳上，倚着馬如龍人似金剛。不是我十分强，硬主張，提着斯殺去磨拳擦掌。

【蔓菁菜】他便有快對付能征將，排戈戟列旗鎗，對仗；三國英雄漢雲長，端的豪氣有三千丈！

【柳青娘】他只不過擺金釵六行，教仙音院奏笙簧，按承雲樂章。教光禄司准備瓊漿，他那珍羞百味□□□□□□□金杯玉觴，按藏着濶劍長槍，我不用三停刀，□□□□□□□錦衣郎。

【道和】我商量，我斟量，東吳子敬□□□□□□□無謙讓。把咱把咱閒磨障，我這龍

泉三尺掣秋霜，□□□□都只爲鏡邊你見了咱擄搜相，交他家難侵傍，□□□□交他交他精神喪，綺羅叢血水似鑊湯。覔□□□□□□□殺的死尸骸屯滿屯滿漢陽江。

【啄木兒煞】須無那會臨潼秦穆公，又無那宴鴻門楚覇王。遮莫滿筵人都列着先鋒將，□□□你前日上，放心！小可如我萬軍中下馬刺顏良。（下）

第四折

（舍人云住）（一行都下）（淨上，云）（正末扮尊子席間引卒子，做船上坐定。云）□□□□□□□□你是小可。（唱）

【雙調・新水令】大江東去浪千疊，引着這數十人駕着這小舟一葉。不比九重龍鳳闕，這裏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別，來、來、來！我覷的單刀會似村會社。

【駐馬聽】依舊的水湧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煙滅，可憐黃蓋轉傷嗟。破曹檣櫓當時絶，麾兵江水猶然熱。好交我心下情慘切：這是二十年流不盡英雄血！

【風入松】文學德行與□□□□□□□□國能謂不休説，一時多少豪傑。人生百年□

□□□□□□不奢。

【胡十八】恰一國興，早一朝滅；那裏也舜五人，漢三傑？二朝阻隔六年別，不甫能見也，却又早老也！開懷的飲數杯，盡心兒笑一夜。

【慶東原】你把我心下待，將筵宴設，你這般攀今弔古閒枝節。之乎者也，詩云子曰，這句話早該豁口截舌！有道說孫劉，生被您搬的如吳越。

【沉醉東風】漢高皇圖王霸業，漢光武秉正除邪，漢王允把董卓誅，漢皇叔把温侯滅。是皇親，合情受漢朝家業。則您那吳天子，是俺劉家甚枝葉？請你個不克己的先生自說！

【雁兒落】則爲你三寸不爛舌，惱犯這三尺無情鐵。這鐵，飢餐上將頭，渴飲仇人血！

【得勝令】只是條龍在鞘中蟄，唬得人向座間呆。俺這故友才相見，劍呵！休交俺弟兄每斷間別。我這裏聽者，你個魯大夫休喬怯，暢好是隨邪，休怪我十分酒醉也。

【攪筝琶】鬧吵吵軍兵列，上來的休遮擋、莫攔截。我都交這劍下身亡，目前見血！你奸似趙盾，我飽如靈輒。使不着你擘口張舌，枉念的你文竭。壯士一怒，別話休提。來、來、來！好生的送我到船上者，咱慢慢的相別。

【離亭宴帶歇指煞】見紫衫銀帶公人列，晚天涼江水冷蘆花謝，心中喜悅。見昏慘慘晚霞收，冷颼颼江風起，急颩颩雲帆扯。重管待，多承謝。道與梢工且慢者，早纜解放岸邊雲，船分開波中浪，棹攪碎江心月。辯談有甚盡期？飲會分甚明夜。兩國事須當去也，稱不了老兄心，去不了俺漢朝節。

散　場

【沽美酒】魯子敬没道理，請我來吃筵席，誰想您狗行狼心使見識，偷了我衝敵軍的軍騎，拿住也怎支持！

【太平令】交下麻繩牢拴子，行下省會，與愛殺人勇烈關西，用刀斧手施行可忒到爲疾。快將斗來大銅鎚准備，將頭梢定起，大□□掂只打爛大腿，尚古自豁不盡我心下惡氣！

題目　喬國老諫吴帝

司馬徽休官職

正名　魯子敬索荆州

關大王單刀會

附　記

此本據徐沁君《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一九八〇年中華書局出版）及鄭騫《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一九六二年台北世界書局出版）參校，不一一標明。

附録二

《關大王單刀會》雜劇異曲

【太平令】好教俺渾身是口怎的樣分説，腦背後將軍猛烈。那素白旗上他就明明得這標寫。則聽得撲通通鼓聲兒未絶，忽剌剌征鞍上驟也，卒律律刀過去似雪，人頭兒落也，才能够兄弟哥哥們歡悦。

說明

此曲見《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卷六十五《雙角隻曲》，題作《單刀會》，不注撰人。據《録鬼簿》著録，元人雜劇中題名《單刀會》的，唯關漢卿《關大王單刀會》一種。關劇現存二個本子，一爲元刊本，一爲脈望館本。第四折所用宮調爲雙調。元刊本第四折結尾處有〔沽美酒〕和〔太平令〕兩隻曲子，但〔太平令〕曲曲文與此曲全異；脈望館本則無此二曲。另，《綴白裘》(新集)初集卷一所收《刀會》一劇，中有〔沽美酒〕一曲，其後半部分文字與這隻〔太平令〕曲正好相合。或疑《九宮大成譜》此曲録自《刀會》，但刀會曲牌作〔沽美酒〕，與《九宮大成譜》不合，且《九宮大成譜》除録此曲外，尚録有題名《單刀會》劇的另三隻曲子：〔新水令〕、〔駐馬聽〕、〔沉醉東風〕，而現存《刀會》劇則無〔沉醉東風〕曲，故仍難以斷定此曲是否録自《刀會》。

此曲所屬宮調爲《雙調》、所用韵部爲「車遮」，與現存《單刀會》劇第四折相符。此曲内容是關羽會見魯肅時向其炫耀當年與張飛在古城相會時斬蔡陽的英雄業績，亦符合該劇第四折的規定情境，故此曲很有可能是《單刀會》劇已佚的另一个本子的佚曲。現附録於《單刀會》劇後，供研究者參考。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劇目說明

本劇現存版本，有《古名家雜劇》本與《元曲選》本。現以後者爲底本，用前者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周舍上）（詩云）酒肉場中三十載，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識柴米價，只少花錢共酒錢。自家鄭州人氏，周同知的孩兒周舍是也。自小上花臺做子弟。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乃是宋引章。他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娶〔一〕他，爭奈他媽兒不肯。我今做買賣回來。今日特到他家去，一來去望媽兒，二來就提這門親事，多少是好。（下〔二〕）（卜兒同外旦上，云）老身汴梁人氏，自身姓李。夫主姓宋，早年亡化已過。止有這個女孩兒，叫做宋引章。俺孩兒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般不曉，無般不會。有鄭州周舍，與孩兒作伴多年。一個要娶，一個要嫁；只是老身謊徹梢虛，怎麽便肯？引章，那周舍親事，不是我百般板障，只怕你久後自家受苦。（外旦云）奶奶，不妨事，我一心則待要嫁

他。(卜兒云)隨你，隨你。(周舍上，云)咱家周舍。來此正是他門首，只索進去。(做見科)(外旦云)周舍，你來了也。(周舍云)我一徑的來問親事，母親如何？(外旦云)母親許了親事也。(周舍云)我見母親去。(做見卜兒科)〔三〕(周舍云)母親，我一徑的來問這親事哩。(卜兒云)今日好日辰，我許了你，則休欺負俺孩兒。(周舍云)我并不敢欺負大姐。母親，把你那姊妹弟兄都請下者，我便收拾來也。(卜兒云)大姐，你在家執料，我去請那一輩兒老姊妹去來。(周舍詩云)數載間費盡精神，到今朝纔許成親。(外旦云)這都是天緣注定，(卜兒云)也還有不測風雲。(同下)(外扮安秀實上，詩云)劉蕡下第千年恨，范丹守志一生貧。料得蒼天如有意，斷然不負讀書人〔四〕。小生姓安名秀實，洛陽人氏。自幼頗習儒業，學成滿腹文章，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到此汴梁，有一歌者宋引章和小生作伴。當初他要嫁我來，如今却嫁了周舍。他有個八拜交的姐姐是趙盼兒，我去央〔五〕他勸一勸，有何不可。趙大姐在家麽？(正旦扮趙盼兒上，云)妾身趙盼兒是也〔六〕。聽的有人叫門，我開門看咱。(見科，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妹夫。你那裏來？(安秀實云)我一徑的來相煩你。當初姨姨要引章嫁我來〔七〕，如今却要嫁周舍，我央及你勸他一勸。(正旦云)當初這親事不許你來？如今又要嫁別人，端的姻緣事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妓女追陪，覓錢一世，臨收計，怎做的百縱千隨，知重咱風流媚。

【混江龍】我想這姻緣匹配，少一時一刻强難爲。如何可意，怎的相知？怕不便脚搭着

腦杓成事早，怎知他手拍着胸脯悔後遲。尋前程覓下梢，恰便是黑海也似難尋覓，料的來人心不問，天理難欺。

【油葫蘆】姻緣簿全凭我共你？誰不待揀個稱意的？他每都揀來揀去百千回。待嫁一個老實的，又怕盡世兒難成對；待嫁一個聰俊的，又怕半路裏輕拋棄。遮莫向狗溺處藏，遮莫向牛屎裏堆，忽地便吃了一個合撲地，那時節睜着眼怨他誰！

【天下樂】我想這先嫁的，還不曾過幾日，早折的容也波儀、瘦似鬼。只教你難分説，難告訴，空淚垂。我看了些覓前程俏女娘，見了些鐵心腸男子輩，便一生裏孤眠，我也直甚頹！

（云）妹夫，我可也待嫁個客人。有個比喻。（安秀實云）喻將何比？（正旦唱）

【那吒令】待裝個老實，學三從四德，争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端的是那裏是三梢末尾？俺雖居在柳陌中、花街内，可是那件兒便宜？

【鵲踏枝】】俺不是賣查梨，他可也逞刀錐，一個個敗壞人倫，喬做胡爲。（云）但來兩三遭，問那厮要錢〔八〕，他便道這弟子敲鏝兒哩！（唱）但見俺有些兒不伶俐，便説是女娘家要哄騙東西。

【寄生草】他每有人愛爲娼妓，有人愛作次妻。幹家的乾落得淘閒氣，買虛的看取些羊羔利，嫁人的早中了拖刀計。他正是『南頭做了北頭開，東行不見西行例。』

（云）妹夫，你且坐一坐，我去勸他。勸的省時，你休歡喜；勸不省時，休煩惱。（安秀實云）我不坐了，且回家去等信罷。大姐留心者！（下）（正旦做行科，見外旦云）妹子，你那裏人情去？（外旦云）我不人情去。我待嫁人哩！（正旦云）我正來與你保親。（外旦云）你保誰？（正旦云）我保安秀才。（外旦云）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對兒好打蓮花落！（正旦云）你待嫁誰？（外旦云）我嫁周舍。（正旦云）你如今嫁人，莫不還早哩？（外旦云）有甚麼早不早！今日也大姐，明日也大姐，出了一包兒膿。我嫁了做一個張郎家婦，李郎家妻，立個婦名，我做鬼也風流的。（正旦唱）

【村里迓鼓】你也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你如今年紀小哩，我與你慢慢的別尋個姻配。你可便宜，只守着銅斗兒家緣家計。也是你歹姐姐，把衷腸話勸妹妹，我怕你受不過男兒氣息。

（云）妹子，那做丈夫的，做不〔九〕的子弟；做子弟的，做不的丈夫。（外旦云）你說我聽咱。（正旦唱）

【元和令】做丈夫的便做不的子弟，他終不解其意〔一〇〕，那做子弟的，他影兒裏會虛脾；那做丈夫的，忒老實。（外旦云）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可也堪愛哩。（正旦唱）那厮雖穿着幾件

蚐蜋皮，人倫事曉得甚的！

(云)妹子，你爲甚麼就要嫁他？(外旦云)則爲他知重您妹子，因此要嫁他。(正旦云) 他怎麼知重你？(外旦云)一年四季，夏天我好的一覺晌睡，他替你妹子打着扇； 冬天替你妹子温的鋪盖兒暖了，着你妹子歇息。 但你妹子那裏人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戴的那一副頭面， 替你妹子提領系、整釵鐶。 只爲他這等知重你妹子，因此上一心要嫁他。(正旦云)你原來爲這般呵。(唱)

【上馬嬌】我聽的説就裏，你原來爲這的，倒引的我忍不住笑微微。 你道是暑月間扇子搧着你睡，冬月間着炭火煨， 烘炙着綿衣。〔二〕

【游四門】喫飯處，把匙頭挑了筋共皮；出門去，提領系整衣袂，戴插頭面整梳篦。衞一味是虛脾， 女娘每不省越着迷。

【勝葫蘆】你道這子弟情腸甜似蜜，但娶到他家裏，多無半載周年相棄擲，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 打的你哭啼啼。

【幺篇】恁時節『船到江心補漏遲』，煩惱怨他誰？事要前思免後悔。我也勸你不得，有朝一日， 准備着搭救你塊望夫石。

(云)妹子，久以後你受苦呵，休來告我。(外旦云)我便有那該死的罪，我也不來央告你。(周舍上云)小的每，把這禮物擺的好看些。(正旦云)來的敢是周舍？那厮不言語便罷，他若但言，着他吃我幾嘴好的。(周舍云)那壁姨姨，敢是趙盼兒麼？(正旦云)然也。(周舍云) 請姨姨吃些茶飯波。(正旦

云）你請我？家裏餓皮臉也，揭了鍋兒底？窨子裏秋月，不曾見這等食！（周舍云）央及姨姨，保門親事。（正旦云）你着我保誰？（周舍云）保宋引章。（正旦云）你着我保宋引章那些兒？保他那針指油麪，刺綉鋪房，大裁小剪，生兒長女？（周舍云）這歪刺骨好歹嘴也！　我已成了事，不索央你。（正旦云）我去罷。（做出門科）（安秀實上，云）姨姨，勸的引章如何？（正旦云）不濟事了也。（安秀實云）這等呵，我上朝求官，應舉去罷。（正旦云）你且休去，我有用你處哩。（安秀實云）依着姨姨說，我且在客店中安下，看你怎麽發付我。（下）（正旦唱）

【賺煞】這妮子是狐魅人女妖精，纏郎君天魔祟。則他那褲兒裏休猜做有腿，吐下鮮紅血則當做蘇木水。耳邊休採那等閒事〔一〕，那的是最容易、剜眼睛嫌的，則除是親近着他便歡喜。（帶云）着他疾省呵！（唱）哎，你個雙郎子弟，安排下金冠霞帔。（帶云）一個夫人，來到手兒裏了。（唱）却則爲三千張茶引，嫁了馮魁。（下）

（周舍云）辭了母親，着大姐上轎，回咱鄭州去來。（詩云）纔出娼家門，便作良家婦。（外旦詩云）只怕吃了良家虧，還想娼家做。（同下）

校記

〔一〕娶：原作「妻」，據古名家本改正。　〔二〕下：原誤作「正」，據古名家本改。　〔三〕做見卜兒科：原誤倒爲

『卜兒做見科』，今改。〔四〕此四句上場詩，古名家本作：『屈子投江千古恨，顏回樂道一生貧。』〔五〕央：原誤作『與』，據古名家本改。〔六〕此句下古名家本有：『恰待做些針指生活』。〔七〕當初姨姨要引章嫁我來：原倒爲『當初姨姨引章要嫁我來』，據文意改。〔八〕此句原爲：『不問那厮要錢』，據文意删去『不』字。〔九〕不：原漏刻，今據下文曲意補。〔一〇〕他終不解其意：此句原缺，據古名家本校補。〔一一〕此句原作：『那愁他寒色透重衣』，據古名家本校改。〔一二〕事：原音假爲『食』，今改。

第二折

（周舍同外旦上，云）自家周舍是也。我騎馬一世，驢背上失了一脚。我爲娶這婦人呵，整整磨了半截舌頭，纔成得事。如今着這婦人上了轎，我騎了馬，離了汴京，來到鄭州。讓他轎子在頭裏走，怕那一般的舍人説：『周舍娶了宋引章』，被人笑話。則見那轎子一晃一晃的，我向前打那擡轎的小厮，道：『你這等欺我。』舉起鞭子就打。問他道：『你走便走，晃怎麽？』那小厮道：『不干我事，奶奶在裏邊不知做甚麽？』我揭起轎簾一看，則見他精赤條條的，在裏面打筋斗。來到家中，我説：『你套一牀被我蓋。』我到房裏，只見被子倒高似牀，我便叫：『那婦人在那裏？』則聽的被子裏答應道：『周舍，我在被子裏面哩。』我道：『在被子裏面做甚麽？』他道：『我套綿子，把我翻在裏頭了。』

我拿起棍來，恰待要打，他道：『周舍，打我不打緊，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鄰舍都翻在被裏面！』（外旦云）〔一〕我那裏有這等事？（周舍云）我也說不得這許多。兀那賤人，我手裏有打殺的，無有買休賣休的。且等我吃酒去，回來慢慢的打你。（下）（外旦云）不信好人言，必有恓惶事。當初趙家姐姐勸我不聽，果然進的門來，打了我五十殺威棒。朝打暮罵，怕不死在他手裏？我這隔壁，有個王貨郎，他如今去汴梁做買賣。我寫一封書捎將去，着俺母親和趙家姐姐來救我。若來遲了，我無那活的人也。天那，只被你打殺我也！（下）（卜兒哭上，云）自家宋引章的母親便是。有我女孩兒，從嫁了周舍，昨日王貨郎寄信來，上寫着道：『從到他家，進門打了五十殺威棒。如今朝打暮罵，看看至死。可急急央趙家姐姐來救我。』我拿着書，去與趙家姐姐說知，怎生救他去。引章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下）（正旦上，云）自家趙盼兒。我想這門衣飯，幾時是了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咱這幾年來，待嫁人心事有。聽的道誰揭債，誰買休。他每待强巴結深宅大院，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樓。一個個眼張狂，似漏了網的游魚；一個個嘴盧都，似跌了彈的斑鳩。御園中可不道是栽路柳，好人家怎容這等娼優？他每初時間有些實意，臨老也没回頭。

【逍遥樂】那一個不因循成就，那一個不頃刻前程，那一個不等閒間罷手。他每一做一個水上浮漚，和爺娘結下不斯見的寃仇，恰便似日月參辰和卯酉，正中那男兒機彀。他

使那千般貞烈，萬種恩情，到如今一筆都勾。

（卜兒上，云）這是他門首，我索過去。（做見科，云）大姐，煩惱殺我也。（正旦云）奶奶，你爲甚麼這般啼哭？（卜兒云）好教大姐知道，引章不聽你勸，嫁了周舍，進門去打了五十殺威棒。如今打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姐姐，怎生是好？（正旦云）呀，引章吃打了也！（唱）

【金菊香】想當日他暗成公事，只怕不相投。我當初一一作念你的言詞，今日都應口。則你那去時，恰便似去秋。他本是薄倖的班頭，還說道有恩愛，結綢繆。

【醋葫蘆】你鋪排着鴛衾和鳳幬，指望效天長共地久。驀入門，知滋味，便合休。幾番家眼睜睜打乾淨，待離了我這手。（帶云）趙盼兒，（唱）你做的個見死不救，可不羞殺這桃園中殺白馬宰烏牛。

（云）既然是這般呵，誰着你嫁他來？（卜兒云）大姐，周舍說誓來。（正旦唱）

【么篇】那一個不嗏可可道橫死了，那一個不實不不拔了短籌，則你這亞仙子母老實頭。普天下愛女娘的子弟口，（帶云）奶奶，不則周舍說謊也。（唱）那一個不指皇天各般說咒，恰似秋風過耳早休休。

（卜兒云）姐姐，怎生搭救引章孩兒？（正旦云）奶奶，我有兩個壓被的銀子，咱兩個拿着買休去來。

（卜兒云）他說來：『則有打死的，無有買休賣休的。』（正旦尋思科，做與卜耳語科，云）則除是這般。（卜兒云）可是中也不中？（正旦云）不妨事，將書來我看。（卜遞書科，正旦念云）引章拜上姐姐并奶奶：當初不信好人之言，果有恓惶之事。進得他門，便打我五十殺威棒。如今朝打暮罵，禁持不過。你來的早，還得見我；來得遲呵，不能够見我面了。只此拜上。妹子也，當初誰教你做這事來！（唱）

【幺篇】想當初有憂呵同共憂，有愁呵一處愁。他道是殘生早晚喪荒坵，做了個游街野巷村務酒。你道是百年之後，（云）妹子也，你不道來：這個也大姐，那個也大姐，出了一包膿！不如嫁個張郎婦、李郎妻，（唱）立一個婦名兒，做鬼也風流！

（云）奶奶，那寄書的人去了不曾？（卜兒云）還不曾去哩。（正旦云）我寫一封書，寄與引章去。（做寫科）（唱）

【後庭花】我將這知心〔三〕書親自修，教他把天機休泄漏。傳示與休莽戇收心的女，拜上你渾身疼的歹事頭。（帶云）引章，我怎的勸你來。（唱）你好没來由〔四〕、遭他毒手，無情的棍棒抽，赤津津鮮血流。逐朝家如暴囚，怕不將性命丢。況家鄉隔鄭州，有誰人相睬瞅，空這般出盡醜。

（卜兒哭科，云）我那女孩兒那裏打熬得過！大姐，你可怎生的救他一救？（正旦云）奶奶，放心！（唱）

【柳葉兒】則教你怎生消受，我索合再做個機謀。把這雲鬟蟬鬢妝梳就。（帶云）還再穿上此錦綉衣服，（唱）珊瑚鈎，芙蓉扣，扭揑的身子兒別樣嬌柔。

【雙雁兒】我着這粉臉兒，搭救你女骷髏。割捨的一不做二不休，拚了個由他咒也波咒。不是我說大口，怎出得我這烟月手。

（卜兒云）姐姐，到那裏仔細着。（哭科，云）孩兒，則被你煩惱殺了我也！（正旦唱）

【浪裏來煞】你收拾了心上憂，你展放了眉間皺，我直着『花葉不損覓歸秋』。那厮愛女娘的心，見的便似驢共狗，賣弄他玲瓏剔透。（云）我到那裏，三言兩句，肯寫休書，萬事俱休。若是不肯寫休書，我將他掐一掐，拈一拈，摟一摟，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體麻。將他鼻凹兒抹上一塊砂糖，着那厮嗦又嗦不着，吃又吃不着，賺得那厮寫了休書。引章將的休書來，淹的撇了。我這裏出了門兒，（唱）可不是一場風月，我着那漢一時休。（下）

校記

〔一〕此句至「我也說不得這許多」，古名家本作：「我褡護上掉了一根帶兒，着他綴一綴。他道：「我綴了。」我道：「在那裏？」他道：「我綴的牢牢的哩！」着我衣裳高處看，無有。可那裏去了？拿過鏡子照一照，把根帶兒綴在肩頭上。兀的是你的生活！」

〔二〕當初：原缺，據古名家本校補。

〔三〕知心：原作「情」，據古名家本改。

〔四〕此句至「空這般出盡丑」，古名家本作：「我則索再梳頭，身穿上些錦綉。那厮每日家不住手，無情的棍棒丟，渾身上鮮血流，逐朝家如暴囚。扭揑的身份兒搦，貼翠鈿上額顱，繞珍珠嘲鳳口，梳妝的我不見醜。」又下面說白及〔柳葉兒〕曲，古名家本均無。

第三折

（周舍同店小二上，詩云）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無非花共酒，惱亂我心腸。店小二，我着你開着這個客店，我那裏稀罕你那房錢養家？不問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來你客店裏，你便來叫我。（小二云）我知道。只是你脚頭亂，一時間那裏尋你去？（周舍云）你來粉房裏尋我。（小二云）粉房裏没有呵？（周舍云）賭房裏來尋。（小二云）賭房裏没有呵？（周舍云）牢房裏來尋。（下）（丑扮小閒，挑籠上）（詩云）釘靴雨傘爲活計，偷寒送暖作營生。不是閒人閒不得，及至得了閒時又閒不成。

自家張小閒的便是。平生做不的買賣，止是與歌者姐姐每叫些人，兩頭往來，傳消寄信都是我。這裏有個大姐趙盼兒，着我收拾兩箱子衣服行李，往鄭州去。都收拾停當了，請姐姐上馬。（正旦上，云）小閒，我這等打扮，可衝動得那厮麽？（小閒做倒科）（正旦云）你做甚麽哩？（小閒云）休道衝動那厮，這一會兒，連小閒也酥倒了。（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則爲他滿懷愁，心間悶，做的個進退無門。那婆娘家一湧性，無思忖，我可也强打入迷魂陣。

【滚綉球】我這裏微微的把氣噴，輸個姓因，怎忍不教那厮背槽拋糞，更做道普天下無他這等郎君。想着容易情，忒獻勤，幾番家待要不問；第一來我則是可憐見無主娘親，第二來是我『慣曾爲旅偏憐客，』第三來也是我『自己貪杯惜醉人。』到那裏呵，也索費些精神。

（云）說話之間，早來到鄭州地方了。小閒，接了馬者，且在柳陰下歇一歇咱。（小閒云）我知道。（正旦云）小閒，咱閒口論閒話，這好人家好舉止，惡人家惡家法。（小閒云）姐姐，你說我聽。（正旦唱）

【倘秀才】縣君的則是縣君，妓人的則是妓人。怕不扭揑着身子驀入他門，怎禁他使數的到支分，背地裏暗忍。

【滾綉球】那好人家將粉撲兒淺淡勻，那裏像咱乾茨臘手搶着粉；好人家將那篦梳兒慢慢地鋪鬢，那裏像咱解了那襻胸帶，下頦上勒一道深痕。好人家知個遠近覷個向順，衝一味良人家風韻，那裏像咱們，恰便似空房中鎖定個猢孫。有那千般不實喬軀老，有萬種虛囂歹議論，斷不了風塵。

（小閒云）這裏一個客店，姐姐好住下罷。（正旦云）叫店家來。（店小二見科）（正旦云）小二哥，你打掃一間乾淨房兒，放下行李，你與我請將周舍來，說我在這裏，久等多時也。（小二云）我知道。（做行叫科，云）小哥在那裏？（周舍上，云）店小二有甚麼事？（小二云）店裏有個好女子請你哩！（周舍云）咱和你就去來。（做見科，云）是好一個科子也。（正旦云）周舍，你來了也。（唱）

【么篇】俺那妹子兒有見聞，可有福分，抬舉的個丈夫俊上添俊，年紀兒恰正青春。（周舍云）我那裏曾見你來？我在客伙裏，你彈着一架箏，我不與了你個褐色綢緞兒？（正旦云）小的，你可見來？（小閒云）不曾見他有甚麼褐色綢緞兒。（周舍云）哦，早起杭州客伙〔一〕散了，趕到陝西客伙裏吃酒，我不與了大姐一分飯來？（正旦云）小的每，你可見來？（小閒云）我不曾見。（正旦唱）你則是忒現新，忒忘昏，更做道你眼鈍。那唱詞話的有兩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我爲你斷夢勞魂。

（周舍云）我想起來了，你敢是趙盼兒麽？（正旦云）然也。（周舍云）你是趙盼兒，好，好！當初破親也是你來！小二，關了店門，則打這小閒。（小閒云）你休要打我。俺姐姐將着錦綉衣服，一房一卧來嫁你，你倒打我？（正旦云）周舍，你坐下，你聽我說。你在南京時，人說你周舍名字，說的我耳滿鼻滿的，則是不曾見你。後得見你呵，害的我不茶不飯，只是思想着你。聽的你娶了宋引章，教我如何不惱？周舍，我待嫁你，你却着我保親！（唱）

【倘秀才】我當初倚大呵妝儇主婚，怎知我嫉妒呵特故裏破親；你這厮外相兒通疏就裏村。你今日結婚姻，咱就肯罷論。

（云）我好意將着車輛、鞍馬、奩房來尋你，你怎地將我打駡。小閒，攔回車兒，咱家去來！（周舍云）早知姐姐來嫁我，我剗肯打舅舅？（正旦云）你真個不知道？你既不知，你休出店門，只守着我坐下。（周舍云）休說一兩日，就是一兩年，您兒也坐的將去。（外旦上，云）周舍兩三日不家去，我尋到這店門首。我試看咱，原來是趙盼兒和周舍坐哩！兀那老弟子不識羞，直趕到這裏來！周舍，你再不要來家，等你來時，我拿一把刀子，你拿一把刀子，和你一遞一刀子戳哩。（下）（周舍取棍科，云）我和你搶生吃哩！不是奶奶在這裏，我打殺你！（正旦唱）

【脫布衫】我更是的不待饒人，我爲甚不敢明聞；肋底下插柴自忍〔三〕，怎見你便打他一頓。

【小梁州】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可便息怒停嗔。你村時節，背地裏使些村；對着我合思忖：那一個雙同叔打殺俏紅裙。

【幺篇】則見他惡眼眼摸按着無情棍，便有火性的不似你個郎君。(云)你拿着偌粗的棍棒，倘或打殺他呵，可怎了？(周舍云)丈夫打殺老婆，不該償命。(正旦云)這等說，誰敢嫁你？(背唱)我假意兒瞞，虛科兒噴，着這厮有家難奔。妹子也，你試看咱風月救風塵。

(云)周舍，你好道兒！你這裏坐着，點的你媳婦來罵我這一場。小閒，攔回車兒，咱回去來！(周舍云)好奶奶，請坐！我不知道他來，我若知道他來，我就該死。(正旦云)你真個不曾使他來？這妮子不賢惠，打一棒快球子。你捨的宋引章，我一發嫁你。(周舍云)我到家裏就休了他。(背云)且慢着，那個婦人是我平日間打怕的，若與了一紙休書，那婦人就一道烟去了。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擔兩頭脫？休的造次，把這婆娘搖撼的實着。(向旦云)奶奶，您孩兒肚腸是驢馬的見識，我今家去把媳婦休了呵，奶奶，你把肉弔窗兒放下來，可不嫁我，做的個尖擔兩頭脫。奶奶，你說下個誓着。(正旦云)周舍，你真個要我賭咒？你若休了媳婦，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裏馬踏殺，燈草打折腰兒骨。你逼的我賭這般重咒哩！(周舍云)小二，將酒來。(正旦云)休買酒，我車兒上有十瓶酒哩。(周舍云)還要買羊。(正旦云)休買羊，我車上有個熟羊哩。(周舍云)好好好，待我買紅去。(正旦云)休買紅，我箱子裏有一對大紅羅。周舍，你爭甚麼那！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

是你的。(唱)

【二煞】〔三〕則這緊的到頭終是緊，親的原來只是親。凭着我花朵兒身軀、笋條兒年紀，爲這錦片兒前程，倒賠了幾錠兒花銀。拚着個十米九糠，問甚麽兩婦三妻，受了些萬苦千辛。我着人頭上氣忍，不枉了一世做郎君。

【黃鐘尾】你窮殺呵，甘心守分捱貧困；你富呵，休笑我飽暖生淫惹議論。您心中覷個意順，但休了你這門內人〔四〕，不要你錢財使半文。早是我走將來自上門，家業家私待你六親，肥馬輕裘待你一身，倒貼了奩房和你爲眷姻。(云)我若還嫁了你，我不比那宋引章，針指油麪，刺綉鋪房，大裁小剪，都不曉得一些兒的。(唱)我將你寫了的休書正了本。(同下)

校記

〔一〕杭州客伙：原漏「客伙」兩字，據文意增補。

〔二〕忍：原作「穩」，據古名家本改。

〔三〕二煞：古名家本作「煞尾」。

〔四〕門內人：原作「眼下人」，據古名家本改。

第四折

(外旦上，云)這些時周舍敢待來也？(周舍上，見科)(外旦云)周舍，你要吃甚麼茶飯(周舍做怒科，云)好也，將紙筆來，寫與你一紙休書，你快走！(外旦接休書不走科，云)我有甚麼不是，你休了我？(周舍云)你還在這裏，你快走！(外旦云)你真個休了我？你當初要我時怎麼樣說來？你這負心漢害天災的！你要去，我偏不去。(周舍推出門科)(外旦云)我出的這門來。周舍，你好痴也；趙盼兒姐姐，你好强也。我將着這休書，直至店中尋姐姐去來。(下)(周舍云)這賤人去了，我到店中娶那婦人去。(做到店科，叫云)店小二，恰纔來的那婦人在那裏？(小二云)你剛出門，他也上馬去了。(周舍云)倒着他道兒了！將馬來，我趕將他去。(小二云)馬揣駒了。(周舍云)鞴騾子。(小二云)騾子漏蹄。(周舍云)這等我步行趕將他去。(小二云)我也趕他去。(同下)(旦同外旦(二上)(外旦云)若不是姐姐，我怎能够出的這門也！(正旦云)走走。(唱)

【雙調・新水令】笑吟吟案板似寫着休書，則俺這脫空的故人何處？賣弄他能愛女，有權術，怎禁那得勝葫蘆、說到有九千句。

(云)引章，你將那休書來與我看咱。(外旦付休書)(正旦換科，云)引章，你再要嫁人時，全凭這一

張紙，是個照證，你收好者。(外旦接科)(周舍趕上，喝云)賤人那裏去！宋引章，你是我的老婆，如何逃走？(外旦云)周舍，你與了我休書，趕出我來了。(周舍云)休書上手模印五個指頭，那裏四個指頭的是休書？(外旦展看，周奪咬碎科)(外旦云)姐姐，周舍咬碎〔二〕我的休書也。(旦上救科)(周舍云)你也是我的老婆。(正旦云)我怎麽是你的老婆？(周舍云)你吃了我的酒來。(正旦云)我車上有十瓶好酒，怎麽是你的？(周舍云)你可受我的羊來。(正旦云)我自有一隻熟羊，怎麽是你的？(周舍云)你受我的紅定來。(正旦云)我自有大紅羅，怎麽是你的？(唱)

【喬牌兒】酒和羊，車上物，大紅羅，自將去。你一心淫濫無是處，要將人白賴取。(周舍云)你曾說過誓嫁我來。(正旦唱)

【慶東原】俺須是賣空虛，凭着那說來的言咒誓爲活路。(帶云)怕你不信呵，(唱)遍花街請到娼家女〔三〕，那一個不對着明香寶燭，那一個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個不賭着鬼戮神誅？若信這呪盟言，早死的絕門户！

(云)引章妹子，你跟將他去。(外旦怕科，云)姐姐，跟了他去就是死。(正旦唱)

【落梅風】則爲你無思慮，忒模糊。(周舍云)休書已毀了，你不跟我去待怎麽？(外旦怕科)(正旦云)妹子休慌莫怕，咬碎的是假休書。(唱)我特故抄與你個休書題目，我跟前現放着這親模。(周舍奪科)(正旦唱)便有九頭牛，也拽不出去。

（周扯二旦科，云）明有王法，我和你告官去來。（同下）（外扮孤引張千上）（詩云）聲名德化九重聞，良夜家家不閉門。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小官鄭州守李公弼是也。今日升起早衙，斷理些公事。張千，喝攛箱。（張千云）理會的。（周舍同二旦、卜兒上）（周叫云）寃屈也！（孤云）告甚麼事？（周舍云）大人可憐見，混賴我媳婦。（孤云）誰混賴你的媳婦？（周舍云）是趙盼兒設計混賴我媳婦宋引章。（孤云）那婦人怎麼說？（正旦云）宋引章是有丈夫的，被周舍强佔爲妻，昨日又與了休書，怎麼是小婦人混賴他的！（唱）

【雁兒落】這厮心狠毒，這厮家豪富，衙一味虛肚腸，不踏着實途路。

【得勝令】宋引章有親夫，他强占作家屬。淫亂心情歹，凶頑膽氣粗。無徒，到處裏胡爲做，現放着休書，望恩官明鑒取。

（安秀實上，云）適才趙盼兒使人來說：「宋引章已有休書了，你快告官去，便好娶他。」這裏是衙門首，不免高叫道：寃屈也！（孤云）衙門外誰鬧？拿過來！（張千拿人科，云）告人當面。（孤云）你告誰來？（安秀實云）我安秀實，聘下宋引章，被鄭州周舍强奪爲妻，乞大人做主咱！（孤云）誰是保親？（安秀實云）是趙盼兒。（孤云）趙盼兒，你說宋引章原有丈夫，是誰？（正旦云）正是這安秀才。（唱）

【沽美酒】他幼年間便習儒，腹隱着九經書。又是俺共里同村一處居，接受了釵環財物，

明是個良人婦。

（孤云）趙盼兒，我問你：這保親的委是你麼？（正旦云）是小婦人。（唱）

【太平令】現放着保親的堪爲凭據，怎當他搶親的百計虧圖。那裏是明婚正娶？公然的傷風敗俗！今日個訴與、太府、做主，可憐見斷他夫妻完聚。

（孤云）周舍，那宋引章明明有丈夫的，你怎生還賴是你的妻子？若不看你父親面上，送你有司問罪！您一行人，聽我下斷：周舍杖六十，與民一體當差；宋引章仍歸安秀才爲妻；趙盼兒等寧家住坐。（詞云）只爲老虔婆愛賄貪錢，趙盼兒細說根原。呆周舍不安本業，安秀才夫婦團圓。（衆叩謝科）（正旦唱）

【收尾】對恩官一一說緣故，分剖開貪夫怨女。麪糊盆再休說死生交，風月所重諧燕鶯侶。

題目　安秀才花柳成花燭

正名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四〕

校記

〔一〕『外旦』之上，古名家本有『卜兒』二字。　〔二〕咬碎：原作『咬了』，據文意改。　〔三〕此句至『早死的絶門户』，古名家本作：『走遍花街請妓女，道死了全家誓，説道無重數。論報應全無，若依着咒盟言，死的來滅門户。』　〔四〕此『題目正名』，古名家本作：『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虛脾瞞俏倬，風月救風塵。』

杜蕊娘智賞金綫池

劇目説明

此劇現存版本有四種：一、《古名家雜劇》本，二、顧曲齋《古雜劇》本，三、《古今名劇合選·柳枝集》本，四、《元曲選》本。以上四種版本分别為兩個系統。前二種版本説白較簡單，曲詞比後二本少，但整個劇情差異不大。現以《元曲選》本爲底本，其餘三種版本用作參校。

楔　子〔一〕

（外扮石府尹引張千上，詩云）少小知名達〔二〕禮闈，白頭猶未解朝衣。年來屢上陳情疏，怎奈君恩不放歸〔三〕。老夫姓石名敏，字好問。幼年進士及第，隨朝數載，累蒙擢用。謝聖恩可憐，除授濟南府尹之職。我有個同窗故友，姓韓名輔臣。這幾時不知兄弟進取功名去了，還只是遊學四方？一向音信杳無，使老夫不勝懸念。今日無甚事，在私宅閑坐。張千，門首覷者，若有客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末扮韓輔臣上，詩云）流落天涯又幾春，可憐辛苦客中身。怪來喜鵲迎頭噪，濟上如今有故人。小生姓韓名輔臣，洛陽人氏。幼習經史，頗看詩書，學成滿腹文章，爭奈功名未遂。今欲上朝取應，路經濟南府過，我有〔四〕個八拜交的哥哥是石好問，在此為理，且去與哥哥相見一面，然後長行。說話中間，早來到府門了也。左右，報復去，道有故人韓輔臣，特來相訪。（張千報云）稟老爺得知，有韓輔臣在於門首。（府尹云）老夫語未懸口，兄弟早到。快有請！（張千云）請進。（做見科）（韓輔臣云）哥哥，數載不見，有失問候。請上，受你兄弟兩拜。（做拜科）（府尹云）京師一別，幾經寒暑，不意今日惠顧，殊慰鄙懷。賢弟請坐。張千，看酒來！（張千云）酒在此。（做把盞科）（府尹云）兄弟滿飲一杯。（做回酒科）（韓輔臣云）哥哥也請一杯。（府尹云）筵前無樂，不成歡樂。張千，與我喚的那上廳行首杜蕊娘來，服侍兄弟飲幾杯酒。（張千云）理會的。

出的這門來，這是杜蕊娘門首。杜大姐在家麼？（正旦扮杜蕊娘上，云）誰喚門哩？我開了這門看。（做見科）（張千云）府堂上喚官身哩。（正旦云）要官衫麼？（張千云）是小酒，免了官衫。（做行科）（張千云）大姐，你立在這裏，待我報復去。（做報科）（府尹云）着他進來。（正旦做見科，云）相公，喚妾身有何分付？（府尹云）喚你來別無他事，這一位白衣卿相，是我的同窗故交，你把體面相見咱。（正旦做拜科）（韓輔臣慌回禮云）嫂嫂請起。（府尹云）兄弟也，這是上廳行首杜蕊娘。（韓輔臣云）哥哥，我則道是嫂嫂。（背云）一個好婦人也！（正旦云）一個好秀才也！（府尹云）將酒來！蕊娘，行酒。（正旦與韓連遞三杯科）（府尹云）住住！兄弟，我也吃一鍾兒。（韓輔臣云）呀，却忘了送哥哥。（正旦遞府尹酒。飲科）（正旦云）秀才高姓大名？（韓輔臣云）小生洛陽人氏，姓韓名輔臣。小娘子誰氏之家，姓甚名誰？（正旦云）妾身姓杜，小字蕊娘。（韓輔臣云）原來見面勝似聞名。（正旦云）果然才子，豈能無貌！（府尹云）蕊娘，你問秀才告珠玉。（韓輔臣云）兄弟對着哥哥跟前，怎敢提筆？正是弄斧班門，徒遺笑耳。（府尹云）兄弟休謙。（韓輔臣云）這等，兄弟呈醜也。（做寫科，云）寫就了。蕊娘，你試看咱。（正旦念云）詞寄〔南鄉子〕。（詞云）『嫋娜復輕盈，都是宜描上翠屏。語若流鶯聲似燕；丹青，燕語鶯聲怎畫成？難道不關情，欲語還羞便似曾。占斷楚城歌舞地，娉婷，天上人間第一名。』好高才也！（韓輔臣云）兄弟此行，本爲上朝取應；只因與哥哥久闊，迂道拜訪。幸睹尊顏，復蒙嘉宴，爭奈試期將近，不能久留。酒散之後，便當奉別。（府尹云）賢弟且休去，略住三朝五日，待老夫賫發你一路鞍馬之費，未爲遲也。張千，打掃後花園，請秀才在書房中安下者。（韓輔臣云）

花園冷靜，怕不中麽？（府尹云）既如此，就在蕊娘家安歇如何？（韓輔臣云）願隨鞭鐙。（府尹云）你看他一讓一個肯。蕊娘，這是我至交的朋友，與你兩錠銀子，拿去你那母親做茶錢，休得怠慢了秀才者。（正旦云）多謝相公。（韓輔臣云）兄弟謝了哥哥。大姐，到你家中，拜你那媽媽去來。（正旦云）秀才，俺娘忒愛錢哩！（韓輔臣云）大姐，不妨事，我多與他些錢鈔便了也。（正旦唱）

【仙呂・端正好】鄭六遇妖狐，崔韜逢雌虎，那大曲內盡是寒儒。想知今曉古人家女，都待與秀才每爲夫婦。

【么篇】既不呵那一片俏心腸，那裏每堪分付？那蘇小卿不辨賢愚，比如我五十年不見雙通叔；休道是蘇媽媽，也不是醉驢驢。我是他親生的女，又不是買來的奴，遮莫拷的我皮肉爛，煉的我骨髓枯，我怎肯跟將那販茶的馮魁去！（同韓下）

（府尹云）你看我那兄弟，秀才心性，又是那吃酒的意兒，別也不別，徑自領着杜蕊娘去了也。且待三朝五日，差人探望兄弟去。古語有云：『樂莫樂兮新相知。』豈不信然？（詩云）華省芳筵不待終，忙携紅袖去匆匆。雖然故友情能密，爭似新歡興更濃。（下）

校記

〔一〕古名家本『楔子』并入第一折。

〔二〕達：原形近而誤為『建』，今改。

〔三〕此上場詩，古名家本、顧曲齋

本作：「農事已隨春雨辦，科差尤比去年稀。短窗睡足遲遲日，花落閑庭燕子飛。」〔四〕我有：底本原誤倒為「有我」，今改。

第一折

（搽旦扮卜兒上，詩云）不紡絲麻不種田，一生衣飯靠皇天。盡道吾家皮解庫，也自人間賺得錢。老身濟南府人氏。自家姓李，夫主姓杜。所生一個女兒，是上廳行首杜蕊娘。近日有個秀才，叫做韓輔臣，却是石府尹老爺送來的，與俺女兒作伴。俺這妮子，一心待嫁他，那厮也要娶我女兒；中間被我不肯，把他攆出去了。怎麽這一會兒，不見俺那妮子，莫非又趕那厮去？待我喚他：蕊娘，賤人那裏！（正旦領梅香上，向古門道云）韓秀才，你則躲在房裏坐，不要出來，待我和那虔婆頹鬧一場去！（韓輔臣做應云）我知道。（正旦云）自從和韓輔臣作伴，又早半年光景。我一心要嫁他，他一心要娶我，則被俺娘板障，不肯許這門親事。我想一百二十行，門門都好着衣吃飯，偏俺這一門，却是誰人製下的，忒低微也呵！（唱）

【仙吕・點絳唇】則俺這不義之門，那裏有買賣營運？無貲本，全凭着五個字迭辦金銀，（帶云）可是那五個字？（唱）無過是『惡、劣、乖、毒、狠』！

【混江龍】無錢的可要親近，則除是驢生戟角甕生根。佛留下四百八門衣飯，俺占着七

十二位凶神。纔定脚謝館接迎新子弟，轉回頭霸陵誰識舊將軍？投奔我的都是那矜爺害娘、凍妻餓子、折屋賣田、提瓦罐叉槌運；那些個慈悲爲本，多則是板障爲門。〔一〕

（云）梅香，你看奶奶做甚麼哩？（梅香云）奶奶看經哩。（正旦云）俺娘口孽作罪，你這般心腸，多少經文懺的過來？枉作的孽深了也！（唱）

【油葫蘆】炕頭上主燒埋的顯道神，沒事哏，縣麻頭斜皮臉老魔君。拿着一串數珠是嚇子弟降魔印，輪着一條拄杖是打鸂鶒無情棍。閒茶房裏那一伙老孽人，酒杯間有多少閒議論；頻頻的間阻休熟分，三夜早趕離門。

（梅香云）姐姐這話說差了。我這門户人家，巴不得接着子弟，就是錢龍入門，百般奉承他，常怕一個留他不住。怎麼剛剛三日，便要趕他出門？決無此理。（正旦云）梅香，你那裏知道！（唱）

【天下樂】他只待夜夜留人夜夜新，殷勤、顧甚的恩！不依隨，又道是我女孩兒不孝順〔二〕。今日個漾人頭厮摔，舍熱血厮噴，定奪俺心上人。

（做見科。正旦云）母親，吃甚麼茶飯那？（卜兒云）灶窩裏燒了幾個燈盞，吃甚麼飯來！（正旦唱）

【醉扶歸】〔三〕有句話多多的苦告你老年尊，累累的囑托近比鄰，『一片花飛減却春』，我如今不老也非爲嫩，年紀小呵須是有氣分，年紀老無人問。

（云）母親，嫁了您孩兒罷，孩兒年紀大了也！（卜兒云）丫頭，拿鑷子來，鑷了鬢邊的白髮，還着你賞錢哩！（正旦云）母親，你只管與孩兒懒性怎的？（卜兒云）我老人家如今性子淳善了，若發起村來，怕不筋都敲斷你的！（正旦唱）

【金盞兒】你道是性兒淳，我道你意兒村，提起那人情來往佯裝鈍。（帶云）有幾個打踅客旅輩，丟下些刷牙掠頭，問奶奶要盤纏家去。（唱）你可早耳朵閉，眼睛昏，前門裏統鏝客，後門裏一個使錢勤；揉開汪淚眼，打拍老精神。

（云）母親，嫁了你孩兒者！（卜兒云）我不許嫁，誰敢嫁！有你這樣生忿忤逆的！（正旦唱）

【醉中天】非是我偏生忿，還是你不關親，只着俺淡抹濃妝倚市門，積攢下金銀囤。（卜兒做怒科，云）你這小賤人，你今年纔過二十歲，不與我覓錢，教那個覓錢？（正旦唱）你道俺纔過二旬，有一日粉消香褪，可不道老死在風塵？

（云）母親，你嫁了孩兒罷！（卜兒云）小賤人，你要嫁那個來？（正旦唱）

【寄生草】告辭了鳴珂巷，待嫁那韓輔臣。這紙湯瓶再不向紅爐頓，鐵煎盤再不使清油混，銅磨笥再不把頑石運。（卜兒云）你要嫁韓輔臣這窮秀才，我偏不許你。（正旦唱）怎將咱好姻緣，生折做斷頭香；休想道潑烟花，再打入迷魂陣〔四〕。

（卜兒云）那韓輔臣有什麽好處，你要嫁他？（正旦唱）

【賺煞】〔五〕十度願從良，長則九度不依允，也是我八個字無人主婚，空盼上他七步才華遠近聞，六親中無不歡欣。改家門，做的個五花誥夫人，駟馬高車錦綉裀。道俺有三生福分，正行着雙雙好運。（卜兒云）好運好運，卑田院裏趕趁！你要嫁韓輔臣這一千年不長進的，看你打蓮花落也！（正旦唱）他怎肯教『一年春盡又是一年春』。（下）

（卜兒云）俺女兒心心念念，只要嫁韓秀才，我好歹偏不嫁他。俺想那韓秀才是個氣高的人，他見俺有些閒言閒語，必然使性出門去，俺再在女孩兒根前調撥他，等他兩個不和，訕起臉來，那時另接一個富家郎，纔中俺之願也。正是：小娘愛的俏，老鴇愛的鈔；則除非弄冷他心上人，方纔是我家裏錢龍到。（下）

校記

〔一〕此兩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柳枝集本作：『惡劣為本，板障為門。』　〔二〕以上三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抵多少西出陽關無故人，殷勤，報答你養育恩。不關心，則是咱不孝順。』　〔三〕此曲牌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醉中天〕。　〔四〕自〔醉中天〕曲至此，古名家本、顧曲齋本無。　〔五〕此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十載苦攻書，九天上風雷迅；八位裏安然坐穩，七步文章為縣君。六街中百姓居民，你待要改家門，做的個五花誥夫人，駟

馬高車錦綉裀。道俺是玉堂内不尅的上婚，後來有二十年好運。且待如何，怎肯教一年春盡一年春。」

第二折

（韓輔臣上，詩云）一生花柳幸多緣，自有嫦娥愛少年。留得黄金等身在，終須買斷麗春園。我韓輔臣，本爲進取功名，打從濟南府經過。適值哥哥石好問在此爲理，送我到杜蕊娘家安歇。一住半年以上，兩意相投，不但我要娶他，喜得他也有心嫁我。争奈這虔婆百般板障，俺想來他只爲我囊中錢鈔已盡；況見石府尹滿考朝京，料必不來復任，越越的欺負我，發言發語，只要攆我出門去。我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怎生受得！一口氣出了他門，不覺又是二十多日。你道我爲何不去，還在濟南府淹閣？倒也不是盼俺哥哥復任，思量告他；只爲杜蕊娘他把俺赤心相待，時常與這虔婆合氣，尋死覓活，無非是爲俺家的緣故。莫説我的氣高，那蕊娘的氣比我還高的多哩！他見我這日出門時節，竟自悻悻然去了，説也不和他説一聲兒，必然有些怪我。這個怪也只得由他怪，本等是我的不是。以此沉吟展轉，不好便離此處。還須親見蕊娘，討個明白。若他也是虔婆的見識，没有嫁我之心，却不我在此亦無指望了，不如及早上朝取應，幹我自家功名去。他若是好好的依舊要嫁我，一些兒不怪我，便受盡這虔婆的氣，何忍負之。今日打聽得虔婆和他一班兒老姊妹，在茶房中吃茶，只得將我羞臉兒揣在懷裏，再到蕊娘家去走一遭。（詞云）我須是讀書人淩雲豪氣，偏

遇這潑虔婆全無顧忌；天若使石好問復任濟南，少不的告他娘着他流遞。〔一〕(下)(正旦引梅香上云)我杜蕊娘一心看上韓輔臣，思量嫁他；爭奈我母親不肯，倒發出許多說話，將他趕逐出門去了，我又不曾有半句兒惱着他，爲何一去二十多日，再也不來看我，教我怎生放心得下？聞得母親說，他是爛黃虀，如今又纏上一個粉頭，道强似我的多哩！這話我也不信。我想這濟南府教坊中人，那一個不是我手下教道過的小妮子，料必没有强似我的。若是他果然離了我家，又去踩別家的門，久以後我在這街上行走，教我怎生見人那！(唱)

【南吕·一枝花】東洋海洗不盡臉上羞，西華山遮不了身邊醜，大力鬼頓不開眉上鎖，巨靈神劈不斷腹中愁。閃的我有國難投，抵多少南浦傷離後〔二〕，愛你個殺才没去就，明知道雨歇雲收，還指望待天長地久。

【梁州第七】這厮懶散了雖離我眼底，忆憎着又在心頭，出門來信步閒行走。遥瞻遠岫，近俯清流；行行厮趁，步步相逐。知他在那搭兒裏續上綢繆？知他是怎生來結做冤仇？俏哥哥不爭你先和他暮雨朝雲，劣奶奶則有分吃他那閒茶浪酒，好姐姐幾時得脱離了舞榭歌樓。不是我出乖弄醜，從良弃賤，我命裏有終須有，命裏無枉生受。只管撲地掀天無了休，着甚麽來由！

（梅香云）姐姐，你休煩惱，姐夫好歹來家也。（正旦云）梅香，將過琵琶來，待我散心適悶咱。（梅香取砌末科，云）姐姐，琵琶在此。（正旦彈科）（韓輔臣上，云）這是杜大姐家門首，我去的半月期程，怎麼門前的地也没人掃，一剗的長起青苔來，這般樣冷落了也？（正旦做聽科，云）那廝來了也！我則推不看見。（韓輔臣做入見科，云）大姐祗揖。（正旦做彈科）（唱）

【牧羊關】不見他思量舊，倒有些兩意兒投。我見了他撲鄧鄧火上澆油，恰便似鈎搭住魚腮，箭穿了雁口。（韓輔臣云）原來你那舊性兒不改，還彈唱哩。（正旦做起拜科）（唱）你怪我依舊拈音樂，則許你交錯勸觥籌；你不肯冷落了杯中物，我怎肯生疏了絃上手。

（韓輔臣云）那一日吃你家媽媽趕逼我不過，只得忍了一口氣，走出你家門，不曾辭別的大姐，這是小生得罪了。（正旦唱）

【罵玉郎】這的是母親故折鴛鴦偶，須不是咱設下惡機謀；怎將咱平空拋落他人後，今日個何勞你貴脚兒又到咱家走？

（韓輔臣云）大姐何出此言？你原許嫁我〔三〕哩！（正旦唱）

【感皇恩】咱本是潑賤娼優，怎嫁得你俊俏儒流？（韓輔臣云）這是有盟約在前的。（正旦唱）把枕畔盟、花下約、成虛謬。（韓輔臣云）我出你家門，也只得半個多月，怎便見得虛謬了那？（正旦

唱）你道是別匆匆無多半月，我覺的冷清清勝似三秋。（韓輔臣跪科，云）大姐，我韓輔臣不是了，我跪着你請罪罷！（正旦不睬科，云）那個要你跪！（唱）越顯的你嘴兒甜、膝兒軟、情兒厚。

（韓輔臣云）我和你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哩。（正旦唱）

【採茶歌】往常個侍衾裯，都做了付東流；這的是娼門水局下場頭。（韓輔臣云）大姐，只要你有心嫁我，便是卓文君也情願當鑪沽酒來。（正旦唱）再休提卓氏女、親當沽酒肆，只被你雙通叔、早掘倒了玩江樓。

（韓輔臣跪科，云）大姐，你休這般惱我，你打我幾下罷。〔四〕（正旦唱）

【三煞】既你無情呵，休想我指甲兒蕩着你皮肉；似往常有氣性打的你見骨頭。我只怕年深了也難收救，倒不如早早丟開，也免的自僝僽。（韓輔臣云）你不發放我起來，便跪到明日，我也只是跪着。（正旦唱）頑涎兒却依舊，我沒福和你那『鶯燕蜂蝶』爲四友，甘分做跌了彈的斑鳩。

【二煞】有耨處散誕松寬着耨，有偷處寬行大步偷；何須把一家苦苦死淹留。也不管設誓拈香，到處裏停眠整宿，說着他瞞心的謊、昧心的呪〔五〕。你那手怎掩旁人是非口，說的困須休。

【尾煞】高如我三板兒的人物也出不得手，强如我十倍兒的聲名道着處有。尋些虛脾，使些機彀，用些工夫，再去趁逐。你與我高揎起春衫酒淹袖，舒你那攀蟾折桂的指頭，請先生別挽一枝章臺路旁柳。（下）

（韓輔臣做歎科，云）嗨，杜蕊娘真個不認我了！我只道是虔婆要錢趕我出去，誰知杜蕊娘的心兒也變了。他一家門這等欺負我，如何受的過？只得再消停幾日，等我哥哥一個消耗。來也不來，又作處置。（詩云）怪他紅粉變初心，不獨虔婆太逼臨；今日床頭看壯士，始知顏色在黃金。（下）

校　記

〔一〕以上道白情節，古名家本、顧曲齋本與底本第三折開頭道白相同，二本第三折開頭則是韓輔臣自杜蕊娘家出來後，再赴濟南府，石好問指點韓在金綫池請杜一班姐妹朋友飲宴，求得她們的幫助。

〔二〕後：底本音假為『候』，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

〔三〕嫁我：底本誤倒為『我嫁』，今改。

〔四〕自〔罵玉郎〕曲至此情節，古名家本、顧曲齋本無。

〔五〕自『何須把一家苦苦死淹留』至此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强似你一番家把機泄漏。逼的你彈着唾、燒着香，却不管舒着手，說那瞞心的謊、昧心的咒。』

第三折

（石府尹上，云）老夫石好問是也。三年任滿朝京，聖人道俺賢能清正，着復任濟南。不知俺那兄弟韓輔臣進取功名去了，還是淹留在杜蕊娘家？使老夫時常懸念，已曾着人探聽他踪跡，未見回報。張千，門首覷者，待探聽韓秀才的人來，報復我知道。（韓輔臣上，云）聞得哥哥復任濟南，被我等着了也。來到此間，正是濟南府門首。張千，報復去，道韓輔臣特來拜訪。（張千報科）（石府尹云）道有請。（見科）（韓輔臣云）恭喜哥哥復任名邦！做兄弟的久客空囊，不曾具得一杯與哥哥拂塵，好生慚愧。（石府尹做笑科，云）我以爲〔二〕賢弟扶摇萬里，進取功名去了，却還淹留妓館，志向可知矣。（韓輔臣云）這幾時你兄弟被人欺侮，險些兒一口氣死了，還説那功名怎的！（石府尹云）賢弟，你在此盤纏缺少，不能快意是有的，那一個就敢欺負着你？（韓輔臣云）哥哥不知，那杜家老鴇兒欺負兄弟也罷了，連蕊娘也欺負我。哥哥，你與我做主咱。（石府尹云）這是你被窩兒裏的事，教我怎麽整理？（韓輔臣云）您兄弟唱喏。（石府尹不禮科，云）我也會唱喏。（韓輔臣云）我下跪。（石府尹又不禮科，云）我也會下跪。（韓輔臣云）哥哥，你真個不肯整理，教我那裏告去？您兄弟在這濟南府裏倚仗哥哥勢力，那個不知；今日白白的吃他娘兒兩個一場欺負，怎麽還在人頭上做人？不如就着府堂觸階而死罷了！（做跳科。石府尹忙扯住，云）你怎麽使這般短見，你要我如何整理？

（韓輔臣云）只要哥哥差人拿他娘兒兩個來，扣廳責他四十，纔與您兄弟出的這一口臭氣。（石府尹云）這個不難，但那杜蕊娘肯嫁你時，你還要他麽？（韓輔臣云）怎麽不要？（石府尹云）賢弟不知，樂户們一經責罰過了，便是受罪之人，做不得士人妻妾。我想此處有個所在，叫做金綫池，是個勝景去處。我與你兩錠銀子，將的去卧番羊，窨下酒，做個筵席，請他一班兒姊妹來到池上賞宴，央他們替你賠禮，那其間必然收留你在家。可不好那？（韓輔臣做揖科，云）多謝哥哥厚意。則今日便往金綫池上安排酒果走一遭去也。（下）（石府尹云）兄弟去了也。這一遭好共歹成就了他兩口兒，可來回老夫的話。（詩云）錢爲心所愛，酒是色之媒；會看鴛鴦羽，雙雙池上歸。（下）（外旦三人上，云）妾身張嬤嬤，這是李妗妗，這是閔大嫂，俺們都是杜蕊娘姨姨的親眷。今日在金綫池上，專爲要勸韓輔臣杜蕊娘兩口兒圓和。這席面不是俺們設的，恐怕蕊娘姨姨知道是韓姨夫出錢安排酒果，必然不肯來赴，因此只説是俺們請他。酒席中間，慢慢的勸他回心，成其美事。道猶未了，蕊娘姨姨早來也。（正旦上，相見科。云）妾身有何德能，着列位奶奶們置酒張筵，何以克當？（唱）

【中吕・粉蝶兒】明知道書生、教門兒負心短命，〔二〕儘教他海角飄零。没來由、强風情，剛可喜男婚女聘。往常我千戰千贏，透風處使心作倖。

【醉春風】能照顧眼前坑，不提防腦後井；人跟前不恁的吃場撲騰？呆賤人幾時能够醒、醒？雖是今番，係干宿世，事關前定。

（衆旦云）這是首席，姨姨請坐。（正旦云）看了這金綫池，好傷感人也。（唱）

【石榴花】恰便似藕絲兒分破鏡花明。我則見一派碧澄澄，東關裏猶自不曾經，到如今整整半載其程。眼前面兜率神仙境，有他呵怎肯道驀出門庭？那時節眼睫毛和他厮拴定，矮房裏相撲着悶懷縈。

【鬥鵪鶉】虛度了麗日和風，枉誤了良辰美景，往常俺動脚是熬煎，回頭是撞挺。拘束的剛剛轉過雙眼睛，到如今各自托生，我依舊安業着家，他依舊離鄉背井。

（衆旦云）俺們都與姨姨奉一杯酒！（正旦唱）

【普天樂】小妹子是愛蓮兒，你都將我相欽敬；茶兒是妹子，你與我好好的看承；小妹子是玉伴哥，從來有些獨强性。（衆旦云）〔三〕姨姨，你爲何嗟聲歎氣的？今日這樣好天氣，又對着這樣好景致，務要開懷暢飲，做一個歡慶會纔是。（正旦唱）說甚麼人歡慶，〔四〕引得些鴛鴦兒交頸和鳴，忽的見了，愠的面赤，兜的心疼。

（衆旦云）姨姨，俺則這等吃酒，可不冷靜！（正旦云）待我行個酒令，行的便吃酒，行不的罰金綫池裏涼水。（衆旦云）俺們都依着姨姨的令行。（正旦云）酒中不許提着『韓輔臣』三字，但道着的，將大觥來罰飲一大觥。（衆旦云）知道。（正旦唱）

【醉高歌】或是曲兒中唱幾個花名，（衆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詩句裏包籠着尾聲，（衆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續麻道字針針頂，（衆旦云）我不省的。（正旦唱）正題目當筵合笙。（衆旦云）我不省的。則罰酒罷！（正旦云）拆白道字、頂針續麻、搊筝撥阮，你們都不省得，是不如韓輔臣。（衆旦云）呀！姨姨，你可犯了令也。將酒來，罰一大觥。（正旦飲科，唱）

【十二月】想那厮着人讚稱，天生的濟楚才能；只除了心不志誠，諸餘的所事兒聰明。本分的從來老成，聰俊的到底雜情。

【堯民歌】麗春園則説一個俏蘇卿，明知道不能够嫁雙生，向金山壁上去留名。畫船兒趕到豫章城，撇甚麽清；投至得你秀才每忒寡情，先接了馮魁定！

（正旦做歎氣科，云）我不合道着『韓輔臣』，被罰酒也。（衆旦云）姨姨，又犯令了，再罰一大觥！

（正旦做飲科）（唱）

【上小樓】閃的我孤孤另另，説的話涎涎鄧鄧；俺也曾輕輕喚着，躬躬前來，喏喏連聲。但酒醒，硬打挣，强詞奪正，則除是醉時節酒淘真性。

（正旦做醉跌科，衆旦扶科）（韓輔臣上換科）（衆旦下）（正旦唱）

【幺篇】不死心想着舊情，他將我厮看厮待，厮知厮重，厮欽厮敬。不是我把不定、無記

性，言多傷行。扶咱的小哥每是何名姓？

（韓輔臣云）是小生韓輔臣。（正旦云）你是韓輔臣？靠後！（唱）

【耍孩兒】我爲你逼綽了當官令，（帶云）謝你那大尹相公呵，（唱）烟花簿上除抹了姓名。交絕了怪友和狂朋，打併的户淨門清。試金石上把你這子弟每從頭兒划，分兩等上把郎君子細秤。我立的其身正，倚仗着我花枝般模樣，愁甚麽錦片也似前程！

【二煞】我比那窳牆賊蝎螫索自忍，我比那俏郎君掏摸須噤聲，那裏也惡茶白賴尋爭競。最不愛打探人七八道猫煞爪，搯扭的三十馱鬼揑青。看破你傳槽病，摑着手分開雲雨，騰的似綫斷風筝。

【尾煞】我和你半年多衾枕恩，一片家繾綣情，交明春歲數三十整。（帶云）我老了也，你要我怎的？（唱）你且把這不志誠的心腸與我慢慢等！（做摔開科，下）

（韓輔臣云）嗨，他真個不喜歡我了！更待干罷，只得到俺哥哥那裏告他去。（下）

校　記

〔一〕以爲：底本音假作『已謂』，今改。　〔二〕短命：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薄倖』。　〔三〕以下這段夾白，古名家本、顧曲齋本無。　〔四〕此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岸上雙雙人歡慶』。　〔五〕此句古名家本、顧曲

齋本作：「明知道你秀才們沒前程」。

第四折

（石府尹引張千上，詩云）三載爲官卧治過，別無一事繫心窩；唯餘故友鴛鴦會，金綫池頭竟若何。老夫石好問，爲兄弟韓輔臣、杜蕊娘，在金綫池上着他兩口兒成合。這早晚不見來回話，多咱是圓和了也。張千，擡放告牌出去。（韓輔臣上，云）門上的，與俺通報去，説韓輔臣是告狀的，要見。（張千報科，韓輔臣做入見科，云）哥哥拜揖。（石府尹云）兄弟，您兩口兒完成了麽？（韓輔臣云）若完成了時，這早晚正好睡哩，也不到你衙門裏來了！那杜蕊娘只是不肯收留，我今日特來告他。（石府尹云）他委實不肯便罷了，教我怎生斷理？（韓輔臣云）哥哥，你不肯斷理，您兄弟唱喏。（做揖，石府尹不禮科，云）我不會唱喏那！（韓輔臣云）您兄弟下跪。（做跪，石府尹不禮科，云）我不會下跪那！（韓輔臣云）你再四的不肯斷理，我只是死在你府堂上，教你做官不成。（做觸階，石府尹忙扯科，云）那個愛女娘的，似你這般放刁來！罷，罷，罷，我完成了你兩口兒。張千，與我拿將杜蕊娘來者！（張千云）理會的。（喚科，云）杜蕊娘，衙門裏有勾。（正旦上，云）哥哥，喚我做甚麽？（張千云）你失誤了官身，老爺在堂上好生着惱哩！（正旦云）可怎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忽傳台旨到咱麗春園，則道是除抹了舞裙歌扇。逢個節朔，遇個冬

年，拿着這一盞兒茶錢，告哥哥可憐見。

（云）可早來到府門首也。哥哥，你與我做個肉屏風兒，等我偷覷咱。（張千云）這使的。（正旦做偷覷，內吆喝科。旦唱）

【沉醉東風】則道是喜孜孜設席肆筵，爲甚的怒哄哄列杖擎鞭？好教我足未移、心先戰，一步步似毛裏拖氈。本待要大着膽、挺着身，行靠前，百忙裏倉惶倒偃〔二〕。

（張千報科，云）稟爺，喚將杜蕊娘來了也。（石府尹云）拿將過來。（韓輔臣云）哥哥，你則狠着些！（石府尹云）我知道。（張千云）當面！（正旦云）妾身杜蕊娘來了也。（石府尹云）張千，准備下大棍子者！將枷來發到司房裏責詞去。（正旦云）可着誰人救我那？（做回顧見科，云）兀的不是韓輔臣？俺不免揣着羞臉兒，哀告他去。（唱）

【沽美酒】使不着撒腼腆，仗那個替方便，俺只得忍耻躭羞求放免。（云）韓輔臣，你與我告一告兒。（韓輔臣云）誰着你失誤官身，相公惱的很哩！（正旦唱）你與我搜尋出些巧言，去那官人行勸一勸。

（韓輔臣云）你今日也有用着我時節？只要你肯嫁我，方纔與你告去。（正旦云）我嫁你便了。（唱）

【太平令】從今後我情願實爲姻眷，你只要早些兒替我周全。（韓輔臣云）我替你告便告去，

倘相公不肯饒你，如何？（正旦唱）想當初羅帳裏般般逞遍，今日個紙裙子又將咱欺騙，受了你萬千作賤，那些兒體面。呀，誰似您浪短命隨機應變。〔二〕

（石府尹云）張千，將大棒子來者。（韓輔臣云）哥哥，看您兄弟薄面，饒恕杜蕊娘初犯罷。（石府尹云）張千，帶過杜蕊娘來。（正旦跪科）（石府尹云）你在我衙門裏供應多年，也算的個積年了，豈不知衙門法度？失誤了官身，本該扣廳責打四十，問你一個不應罪名。既然韓解元在此替你哀告，這四十板便饒了，那不應的罪名却饒不的！（韓輔臣云）那杜蕊娘許嫁您兄弟了，只望哥哥一發連這公罪也饒了罷！（做跪科）（石府尹忙扯起科，云）杜蕊娘，你肯嫁韓解元麽？（正旦云）妾委實願嫁韓輔臣。（石府尹云）既如此，老夫出花銀百兩，與你母親做財禮，則今日准備花燭酒筵，嫁了韓解元者。（韓輔臣云）多謝哥哥，完成我這樁美事。（正旦云）多謝相公擡舉。〔三〕（唱）

【川撥棹】似這等好姻緣，人都道全在天。若是俺福過災纏，空意惹情牽；間阻的山長水遠，幾時得人月圓。

【七兄弟】早則是對面、并肩、綠窗前，從今後稱了平生願；一個向青燈黃卷賦詩篇，一個剪紅綃翠錦學針綫。

【梅花酒】憶分離自去年，爭些兒打散文鴛，折破芳蓮，咽斷頑涎。爲老母相間阻，使夫妻死纏綿，兩下裏正熬煎，謝公相肯矜憐。〔四〕

【收江南】呀，不枉了『一春常費買花錢』，也免得佳人才子只孤眠〔五〕；得官呵相守赴臨川，隨着俺解元，再不索哭啼啼扶上販茶船。

（韓輔臣同正旦拜謝科，云）哥哥請上，您兄弟拜謝。（石府尹荅拜科，云）賢弟，恭喜你兩口兒圓和了也。但這法堂上是斷合的去處，不是你配合的去處。張千，近前來，聽俺分付：你取我俸銀二十兩，付與教坊司色長，着他整備鼓樂，從衙門首迎送韓解元到杜蕊娘家去，擺設個大大筵席。但是他家親眷，前日在金線池上勸成好事的，都請將來飲宴，與韓解元、杜蕊娘慶喜。宴畢之後，着來回話者。（詞云）韓解元雲霄貴客，杜蕊娘花月妖姬，本一對天生連理，被虔婆故意凌欺。擔閣的男遊別郡，拋閃的女怨深閨；若不是黃堂上聊施巧計，怎能够青樓裏早遂佳期。

題目　韓解元輕負花月約

老虔婆故阻燕鶯期

正名　石好問復任濟南府

杜蕊娘智賞金綫池

校記

〔一〕此〔沉醉東風〕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無。

〔二〕此〔太平令〕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實與你爲了姻眷，却來這席上尊前，想着你告卧房般般逞遍，今日紫褙子將咱欺騙。受了你萬千冷言，那些兒體面？不似

你浪短命隨機應變。」〔三〕〔太平令〕曲後這段對白，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末）你隨了我便罷。（正旦）我隨順了你。（孤）張千，將棒子來！（末）哥哥也，似這般呵，教百姓每怎麽過那？（孤）你搬的我這等來。（張千）兀的不是枷？（孤）你帶去。（張千）干我什麽屌事？（孤）杜蕊娘，老夫出十兩花銀，與你母親爲財禮，則今日嫁了韓輔臣，却不好那！（末）多謝了哥哥。（正旦）多謝了老爹！」〔四〕此〔梅花酒〕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俺分離自去年，謝尊官哀憐，看本人顏面，得相公周全。爲老母相間阻，俺夫妻死熬煎，兩下裏正念戀，累謝承可憐見；來時節助財錢，去時節送盤纏。」〔五〕此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是連枝長出并頭蓮」。

望江亭中秋切鱠〔一〕

劇目說明

本劇現存版本，有息機子《古今雜劇選》本、顧曲齋《古雜劇》本、《元曲選》本。現以後者爲底本，用前二種參校。

第一折

（旦兒扮〔二〕白姑姑上，云）〔三〕貧道乃白姑姑是也。從幼年間便捨俗出家，在這清安觀裏做着個住持。此處有一女人，乃是譚記兒，生的模樣過人。不幸夫主亡逝已過，他在家中守寡，無男無女，逐朝每日到俺這觀裏來與貧姑攀話。貧姑有一個侄兒，是白士中。數年不見，音信皆無，也不知他得官也未？使我心中好生記念。今日無事，且閉上這門者。（正末扮白士中上）（詩云）昨日金門去上書，今朝墨綬已懸魚。誰家美女顏如玉，綵球偏愛擲貧儒〔四〕。小官白士中，前往潭州爲理，路打清安觀經過。觀中有我的姑娘，是白姑姑，在此做住持。小官今日與白姑姑相見一面，便索赴任。來到門首，無人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姑姑，您侄兒除授潭州爲理，一徑的來望姑姑。（姑姑云）白士中孩兒也，喜得美除！我恰纔道罷，孩兒果然來了也。孩兒，你媳婦兒好麽？（白士中云）不瞞姑姑說，您媳婦兒亡逝已過了也。（姑姑云）侄兒，這裏有個女人，乃是譚記兒；大有顏色，逐朝每日在我這觀裏與我攀話。等他來時，我圓成與你做個夫人，意下如何？（白士中云）姑姑，莫非不中麽？（姑姑云）不妨事，都在我身上。你壁衣後頭躲者，我咳嗽爲號，你便出來。（白士中云）謹依來命。（下）（姑姑云）這早晚譚夫人敢待來也？（正旦扮譚記兒上，云）妾身乃學士李〔五〕希顏的夫人，姓譚，小字記兒。不幸夫主亡化，過了三年光景。我寡居無事，每日只在清安

觀和白姑姑攀些閒話。我想做婦人的沒了丈夫，身無所主，好苦人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我則爲錦帳春闌，綉衾香散；深閨晚，粉謝脂殘，到的這日暮愁無限！

【混江龍】我爲甚一聲長嘆，玉容寂寞淚闌干。則這花枝裏外，竹影中間，氣吁的片片飛花紛似雨，淚灑的珊珊翠竹染成斑。我想着香閨少女〔六〕，但生的嫩色嬌顏，都只愛朝雲暮雨，那個肯鳳隻鸞單？這愁煩恰便似海來深，可兀的無邊岸；怎守得三貞九烈，敢早着了鑽懶幫閒。

（云）可早來到也。這觀門首，無人報復，我自過去。（做見姑姑科，云）姑姑萬福。（姑姑云）夫人請坐。（正旦云）我每日定害姑姑，多承雅意。妾身有心跟的姑姑出家，不知姑姑意下何如？（姑姑云）夫人，你那裏出得家？這出家無過草衣木食，熬枯受淡，那白日也還閒可，到晚來獨自一個，好生孤恓。夫人只不如早早嫁一個丈夫去好。（正旦唱）

【村裏迓鼓】怎如得您這出家兒清靜，到大來一身散誕。自從俺兒夫亡後，再沒個相隨相伴。俺也曾把世味親嘗，人情識破，怕甚麼塵緣羈絆？俺如今罷掃了蛾眉，淨洗了粉臉，卸下了雲鬟；姑姑也，待甘心捱您這粗茶淡飯。〔七〕

（姑姑云）夫人，你平日是享用慣的，且莫說別來，只那一頓素齋，怕你也熬不過哩。（正旦唱）

【元和令】則您那素齋食剛一餐，怎知我粗米飯也曾慣。俺從今把心猿意馬緊牢拴，將繁華不挂眼。（姑姑云）夫人，你豈不知〔八〕『雨裏孤村雪裏山，看時容易畫時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夫人，你怎生出的家來！（正旦唱）您道是『看時容易畫時難』，俺怎生就住不的山，坐不的關，燒不的藥，煉不的丹？

（姑姑云）夫人，放着你這一表人物，怕没有中意的丈夫嫁一個去，只管説那出家做甚麽！這須了不的你終身之事。（正旦云）嗨！姑姑，這終身之事，我也曾想來：若有似俺男兒知重我的，便嫁他去也罷。（姑姑做咳嗽科）（白士中見旦科，云）祗揖。（正旦回禮科，云）姑姑，兀的不有人來？我索回去也。（姑姑云）夫人，你那裏去？我正待與你做個媒人。只他便是你夫主，可不好那！（正旦云）姑姑，這是甚麽説話！（唱）

【上馬嬌】咱則是語話間，有甚干；姑姑也，您便待做了筵席上撮合山。（姑姑云）便與您做個撮合山，也不誤了你，（正旦唱）怎把那隔牆花强攀做連枝看？（做走科）（姑姑云）關了門者，我不放你出去。（正旦唱）把門關，將人來緊遮攔。

【勝葫蘆】〔九〕你却便引的人來心惡煩，可甚的『撒手不爲奸』！你暗埋伏隱藏着誰家漢？俺和你幾年價來往，傾心兒契合，則今日、索分顏。

（姑姑云）你兩個成就了一對夫妻，把我這座清安觀權做高唐，有何不可？（正旦唱）

【幺篇】姑姑，你只待送下我高唐十二山，枉展污了你這七星壇。（姑姑云）我成就了你錦片也似前程〔一〇〕，美滿恩情，有甚麼不好處？（正旦唱）說甚麼錦片前程真個罕！（姑姑云）夫人，你不要這等裝幺做勢，那個着你到我這觀裏來？（正旦唱）一會兒甜言熱趲，一會兒惡叉白賴，姑姑也，只被你直着俺兩下做人難。〔一一〕

（姑姑云）兀那君子，誰着你這裏來？（白士中云）就是小娘子着我來。（正旦云）你倒將這言語贓誣我來，我至死也不順隨你。（姑姑云）你要官休也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姑姑云）你要官休呵，我這裏是個祝壽道院，你不守志，領着人來打攪，我告到官中，三推六問，枉打壞了你；若是私休，你又青春，他又年少〔一二〕，我與你做個撮合山媒人，成就了您兩口兒，可不省事！（正旦云）姑姑，等我自尋思咱。（姑姑云）可知道來：『千求不如一嚇！』（正旦云）好個出家的人，偏會放刁！姑姑，他依的我一句話兒，我便隨他去罷；若不依着我呵，我斷然不肯隨他。（白士中云）休道一句話兒，便一百句我也依的。（正旦唱）

【後庭花】你着他休忘了容易間，則這十個字莫放閒。豈不聞：『芳槿無終日，貞松耐歲寒。』姑姑也，非是我要拿班，只怕他將咱輕慢。我、我、我，攛斷的上了竿；你、你、你，掇梯兒着眼看；他、他、他，把鳳求凰暗裏彈；我、我、我，背王孫去不還。只願他肯肯肯

做一心人，不轉關；我和他守守白頭吟，非浪侃。〔一三〕

（姑姑云）你兩個久後，休忘我做媒的這一片好心兒。（正旦唱）

【柳葉兒】姑姑也，你若提着這樁兒公案，則你那觀名兒喚做清安！你道是蜂媒蝶使從來慣，怕有人擔疾患，到你行求丸散，你則與他這一服靈丹。姑姑也，你專醫那枕冷衾寒！

（云）罷、罷、罷！我依着姑姑，成就了這門親事罷。（姑姑云）白士中，這樁事虧了我麽？（白士中云）你專醫人那枕冷衾寒，虧了姑姑！您孩兒只今日，就携着夫人同赴任所，另差人來相謝也。（正旦云）既然相公要上任去，我和你拜辭了姑姑，便索長行也。（姑姑云）白士中，你一路上小心在意者！您兩口兒，正是郎才女貌，天然配合，端不枉了也。（正旦唱）

【賺煞尾】這行程則宜疾，不宜晚。休想我着那別人絆翻，不用追求相趁趕，則他這等閒人怎得見我容顏？姑姑也，你放心安，不索恁語話相關。收了纜，撅了樁，踹跳板；挂起這秋風布帆，試〔一四〕看那碧雲兩岸，落可便輕舟已過萬重山。（同白士中下）

（姑姑云）誰想今日成合了我侄兒白士中這門親事，我心中可煞喜也！（詩云）非是貧姑硬主張，爲他年少守空房。觀中怕惹風情事，故使機關配俊郎〔一五〕。（下）

校記

〔一〕此劇名息機子本與顧曲齋本作：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二〕『旦兒扮』息機子本作『冲末冷扮』，顧曲齋本作『冲末扮』。　〔三〕息機子本與顧曲齋本白姑姑俱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四句上場詩。　〔四〕此四句上場詩息機子本與顧曲齋本作：『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一自登科甲，金榜姓名標。』　〔五〕李：原誤作『季』，據息機子本與顧曲齋本改。　〔六〕此句至本曲末，息機子本與顧曲齋本作：『但生三分顏色，有一點聰明，把兒夫不顧，守服三年。這愁煩恰便似海來深，憂和悶却兀的無邊岸。那厮每荒淫好慾，一個個鑽懶帮閒。』　〔七〕此曲息機子本與顧曲齋本作：『我待學您這出家兒清靜，到大來一身散誕，難熬他這日月韶光似相隨相伴。怕不俺這世間，無危難，俺便多曾經慣。則我這玉鬟環，黃粱飯，只是一夢間。姑姑也，都來與您燒藥煉丹。』　〔八〕知：原誤爲『如』，今改。　〔九〕此曲牌息機子本作〔遊四門〕。下曲〔幺篇〕作〔勝葫蘆〕。　〔一〇〕前程：原作『夫妻』，今改。案：『錦片前程』乃宋元戲曲小説習用語。　〔一一〕此曲曲文息機子本與底本差异較大，全録如下：『姑姑，抵多少雨裏前村雪裏山。（姑姑云）你兩個今日成就了這夫婦罷。（唱）枉展污了你七星壇，你自做的着人下眼看。依本分明窗紙帳，藥爐經卷，姑姑，抵多少義乎告人難。』　〔一二〕年少：原誤倒爲『少年』，今改。　〔一三〕此曲息機子本與顧曲齋本作：『依着他休離了我行坐間，則這十個字不放閑。豈不聞「法正天心順」，則他這「官清民自安」。姑姑，着他看，今番我着實稱贊。姑姑，你念經處不放閑，閑管處手段犇。你東山裏做謝安，南山南指弱蘭。』　〔一四〕試：底本音假爲『是』，今改。　〔一五〕俊郎：底本作『白郎』，據息機子本與顧曲齋本改。

第二折

（淨扮楊衙內引張千上，詩云）花花太歲爲第一，浪子喪門世無對；普天無處不聞名，則我是權豪勢宦楊衙內〔二〕。某乃楊衙內是也。聞知有亡故了的李希顏夫人譚記兒，大有顏色。我一心要他做個小夫人。頗奈白士中無理，他在潭州爲官，未經赴任，便去清安觀中，央道姑爲媒，倒娶了譚記兒做夫人。常言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論這情理，教我如何容得他過？他妒我爲寃，我妒他爲仇。小官今日奉知聖人：『有白士中貪花戀酒，不理公事。』奉聖人的命，差人去標了白士中首級。小官就順着道：此事別人去不中，只除非小官親自到潭州，取白士中首級復命，方纔萬無一誤。聖人准奏，賜小官勢劍金牌。張千，你吩咐李稍駕起小舟，直到潭州，取白士中首級走一遭去來。（詩云）一心要娶譚記兒，教人日夜費尋思；若還奪得成夫婦，這回方是運通時〔三〕。（下）

（白士中上，云）小官白士中。自到任以來，只用清靜無事爲理〔三〕，一郡黎民，各安其業，頗得衆心。單只一件，我這新娶譚夫人，當日有楊衙內要圖他爲妾，不期被我娶做夫人，同往任所。我這夫人，十分美貌不消說了，更兼聰明智慧，事事精通，端的是佳人領袖，美女班頭，世上無雙，人間罕比。聞知楊衙內至今懷恨我，我也恐怕他要來害我，每日懸懸在心。今早坐過衙門，別無勾當，且在這前廳上閒坐片時，休將那段愁懷使我夫人知道。（院公上，詩云）心忙來路遠，事急出家

門；夜眠侵早起，又有不眠人〔四〕。老漢是白士中家的一個老院公。我家主人今在潭州爲理，被楊衙內暗奏聖人，賜他勢劍金牌，標取我家主人首級。俺老夫人得知，差我將着一封家書，先至潭州，報知這個消息，好預做准備。說話之間，可早來到潭州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見科）相公，將息的好也。（白士中云）院公，你來做甚麼？（院公云）奉老夫人的吩咐，着我將着這書來，送相公親拆。（白士中云）有母親的書呵，將來我看。（院公做遞書科，云）書在此。（白士中看書科，云）書中之意，我知道了。嗨！果中此賊之計。院公，你吃飯去。（院公云）理會的。（下）（白士中云）誰想楊衙內爲我娶了譚記兒，挾着仇恨，朦朧奏過聖人，要標取我的首級。似此如之奈何？兀的不悶殺我也！（正旦上，云）妾身譚記兒。自從相公理任以來，俺在這衙門後堂居住。相公每日坐罷早衙，便與妾身攀話。今日這早晚不見回來，我親自望相公走一遭去波。（唱）

【中呂・粉蝶兒】不聽的報喏聲齊，大古裏坐衙來恁時節不退；你便要接新官，也合通報咱知。又無甚緊文書、忙公事，可着我心兒裏不會。轉過這影壁偷窺，可怎生獨自個死臨侵地？

（云）我且不要過去，且再看咱。呀，相公手裏拿着一張紙，低着頭左看右看。我猜着了也！（唱）

【醉春風】常言道『人死不知心』，則他這海深也須見底；多管是前妻將書至，知他娶了新妻，他心兒裏悔、悔。你做的個弃舊憐新，他則是見咱有意，使這般巧謀

奸計。

（做見科，云）相公。（白士中云）夫人，有甚麼勾當，自到前廳上來？（正旦云）敢問相公，爲甚麼不回後堂中去？敢是你前夫人寄書來麼？（白士中云）夫人，并無什麼前夫人寄書來。我自有一樁兒擺不下的公事，以此納悶。（正旦云）相公不可瞞着妾身，你定有夫人在家，今日捎書來也。（白士中云）夫人不要多心，小官并不敢欺心也。（正旦唱）

【紅綉鞋】把似你則守着一家一計，誰着你收拾下兩婦三妻？你暢好是七八下裏不伶俐。堪相守留着相守，可別離與個別離；這公事合行的不在你。

（白士中云）我若無這些公事呵，與夫人白頭相守。小官之心，惟天可表！（正旦云）我見相公手中將着一張紙，必然是家中寄來的書；相公休瞞妾身，我試〔五〕猜這書中的意咱。（白士中云）夫人，你試猜波。（正旦唱）

【普天樂】弃舊的委實難，迎新的終容易。新的是半路裏姻眷，舊的是綰角兒夫妻。我雖是個婦女身，我雖是個裙釵輩，見別人眨眼擡頭，我早先知來意。不是我賣弄所事精細，（帶云）相公，你瞞妾身怎的？（唱）等的〔六〕恩斷意絶，眉南面北，恁時節水盡鵝飛。

（白士中云）夫人，小官不是負心的人，那得還有前夫人來？（正旦云）相公，你說也不說？（白士中云）夫人，我無前夫人，你着我說甚麼！（正旦云）既然你不肯說，我只覓一個死處便了。（白士中

云）住、住、住！夫人，你死了，那裏發付我那！我說則說，夫人休要煩惱。（正旦云）相公你說，我不煩惱。（白士中云）夫人不知，當日楊衙內曾要圖謀你爲妾，不期我娶了你做夫人。他懷恨小官，在聖人前妄奏，說我貪花戀酒，不理公事。現今賜他勢劍金牌，親到潭州，要標取我的首級。這個是家中老院公，奉我老母之命，捎此書來，着我知會。我因此煩惱。（正旦云）原來爲這般。相公，你怕他做甚麼？（白士中云）夫人休惹他，則他是花花太歲。（正旦唱）

【十二月】你道他是花花太歲，要强逼的我步步相隨。我呵怕甚麼天翻地覆，就順着他雨約雲期。這樁事你只睜眼兒覷者，看怎生的發付他賴骨頑皮！〔七〕

【堯民歌】呀，着那廝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着那廝滿船空載月明歸。你休得便乞留乞良搥跌自傷悲，你看我淡妝不用畫蛾眉。今也波日，我親身到那裏，看那廝有備應無備。

（白士中云）他那裏必然做下准備。夫人，你斷然去不得。（正旦云）相公，不妨事。（做耳喑科）則除是恁的！（白士中云）則怕反落他彀中。夫人，還是不去的是。（正旦云）相公，不妨事。（唱）

【煞尾】我着那廝磕着頭見一番，恰便似神羊兒忙跪膝；直着他船橫纜斷在江心裏，我可便智賺了金牌，着他去不得。（下）

（白士中云）夫人去了也！據着夫人機謀見識，休説一個楊衙内，便是十個楊衙内，也出不得我夫人之手。正是：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下）

校記

〔一〕以上兩句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作：「街下小民聞吾怕，則我是勢力并行楊衙内。」〔二〕此四句下場詩，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作：「某已心下自尋思，一准要娶譚記兒；不期作了別人婦，標他首級在片時。」〔三〕爲理：底本作「爲主」，今改。〔四〕此四句上場詩，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作：「老漢最殷勤，答應在白門；謹遵老母命，持書見夫人。」〔五〕試：底本音假爲「是」，今改。下句同。〔六〕直等的：底本作「你休等的我」，據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改。〔七〕此曲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作：「你道他是花花太歲，敢也他怎生强要人爲妻，全不學知文達禮，則待要雨約雲期！這句話專心兒記者：我怎肯和他步步相隨？」

第三折

（衙内領張千、李稍上）（衙内云）小官楊衙内是也。頗奈白士中無理，量你到的那裏，豈不知我要取譚記兒爲妾？他就公然背了我，娶了譚記兒爲妻，同臨任所，此恨非淺。如今我親身到潭州，標取白士中首級。你道别的人爲甚麽我不帶他來？這一個是張千。這一個是李稍。這兩個小的，聰

明乖覺，都是我心腹之人，因此上則帶的這兩個人來。（張千去衙內鬢邊做拿科）（衙內云）嗟！你做什麽？（張千云）相公鬢邊一個虱子。（衙內云）這厮倒也説的是。我在這船隻上個月期程，也不曾梳篦的頭。我的兒，好乖！（李稍去衙內鬢上做拿科）（衙內云）李稍，你也怎的？（李稍云）相公鬢上一個狗鼈。（衙內云）你看這厮！（親隨、李稍同去衙內鬢上做拿科）（衙內云）弟子孩兒，直恁的般多！（李稍云）親隨，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我每安排些酒果，與大人玩月，可不好？（張千云）你説的是。（張千同李稍做見科，云）大人，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對着如此月色，孩兒每與大人把一杯酒賞月，何如？（衙內做怒科，云）嗟，這個弟子孩兒！説什麽話？我要來幹公事，怎麽教我吃酒？（張千云）大人，您孩兒每并無歹意，是孝順的心腸。大人不用，孩兒每一點不敢吃。（衙內云）親隨，你若吃酒呢？（張千云）我若吃一點酒呵，吃血！（衙內云）正是，休要吃酒！李稍，你若吃酒呢？（李稍云）我若吃酒，害疔瘡！（衙內云）既是您兩個不吃酒，也罷，也罷，我則飲三杯。安排酒果過來。（張千云）李稍，擡果桌過來。（李稍做擡果桌科，云）果桌在此。我執壺，你遞酒。（張千云）我兒，釃滿着。（做遞酒科，云）大人，滿飲一杯。（衙內做接酒科）（張千倒退自飲科）（衙內云）親隨，你怎麽自吃了？（張千云）大人，這個是攝毒的盞兒，這酒不是家裏帶來的酒，是買的酒；大人吃下去，若有好歹，藥殺了大人，我可怎麽了！（衙內云）説的是。你是我心腹人。（李稍做遞酒科，云）你要吃酒，弄這等嘴兒！待我送酒，大人滿飲一杯。（衙內接科）（李稍自飲科）（衙內云）你也怎的？（李稍云）大人，他吃得，我也吃得。（衙內云）你看這厮！我且慢慢的吃幾

杯。親隨，與我把別的民船都趕開者。（正旦拿魚上，云）這裏也無人。妾身白士中的夫人譚記兒是也。裝扮做個賣魚的，見楊衙內去。好魚也！這魚在那江邊遊戲，趁浪尋食，却被我駕一孤舟、撒開網去，打出三尺錦鱗，還活活潑潑的亂跳。好鮮魚也！（唱）

【越調・鬥鵪鶉】則這今晚開筵，正是中秋令節；只合低唱淺斟，莫待他花殘月缺。見了的珍奇，不消的咱說，則這魚鱗甲鮮、滋味別。這魚不宜那水煮油煎，則是那薄批細切。

（云）我這一來，非容易也呵！（唱）

【紫花兒序】俺則待稍關打節，怕有那慣施捨的經商，不請言賒。則俺這籃中魚尾，又不比案上羅列，活計全別。俺則是一撒網、一簑衣、一箬笠，先圖些打揑；只問那肯買的哥哥，照顧俺也些些。

（云）我纜住這船，上的岸來。（做見李稍云）哥哥萬福。（李稍云）這個姐姐，我有些面善。（正旦云）你道我是誰？（李稍云）姐姐，你敢是張二嫂麽？（正旦云）我便是張二嫂，你怎麽不認的我了？你是誰？（李稍云）則我便是李阿鱉。（正旦云）你是李阿鱉？（正旦做打科，云）兒子，這些時吃得好了，我想你來！（李稍云）二嫂，你見我親麽？（正旦云）兒子，我見你可不知親哩！你如今過去和相公說一聲，着我過去切鱠，得些錢鈔，養活娘也〔二〕。（李稍云）我知道了。親隨，你來！

（張千云）弟子孩兒，喚我做什麽？（李稍云）有我個張二嫂，要與大人切鱠。（張千云）甚麽張二嫂？（正旦見張千科，云）媳婦孝順的心腸，將着一尾金色鯉魚，特來獻新。望與相公說一聲咱。（張千云）也得，也得！我與你說去。得的錢鈔，與我些買酒吃。你隨着我來。（做見衙内科，云）大人，有個張二嫂，要與大人切鱠。（衙内云）甚麽張二嫂？（正旦見科，云）相公萬福。（衙内做意科，云）一個好婦人也！小娘子，你來做甚麽？（正旦云）媳婦孝順的心腸，將着這尾金色鯉魚，一徑的來獻新。可將砧板刀子來，我切鱠哩！（衙内云）難得小娘子如此般用意！怎敢着小娘子切鱠俗了手。李稍，拿了去，與我薑辣煎攢了來。（李稍云）大人，不要他切就村了。（衙内云）多謝小娘子來意！擡過果桌來，我和小娘子飲三杯。將酒來，娘子，滿飲一杯！（張千做吃酒科）（衙内云）你怎的？（張千云）你請他，他又請你；你又不吃，他又不吃，可不這杯酒冷了？不如等親隨趁熱吃了，倒也乾淨。（衙内云）哇，靠後！將酒來，小娘子滿飲此杯。（正旦云）相公請。（張千云）你吃便吃，不吃我又來也。（正旦做跪衙内科）（衙内扯正旦科，云）小娘子請起！我受了你的禮，就做不得夫妻了。（正旦云）媳婦來到這裏，便受了禮，也做得夫妻。（張千同李稍拍桌科，云）妙、妙、妙！（衙内云）小娘子請坐。（正旦云）相公，你此一來何往？（衙内云）小官有公差事。（李稍云）二嫂，專爲要殺白土中來。（衙内云）哇，你說什麽！（正旦云）相公，若拿了白土中呵，也除了潭州一害。只是這州裏，怎麽不見差人來迎接相公？（衙内云）小娘子你却不知，我恐怕人知道，走了消息，故此不要他們迎接。（正旦唱）

【金蕉葉】相公，你若是報一聲着人遠接，怕不的船兒上有五十座笙歌擺設；你爲公事來到這些，不知你怎生做兀的關節？

（衙内云）小娘子，早是你來的早；若來的遲呵，小官歇息了也。（正旦唱）

【調笑令】若是賤妾晚來些，相公船兒上黑鼾鼾的熟睡歇，則你那金牌勢劍身旁列。見官人遠離一射，索用甚從人攔當者？俺只待拖狗皮的、拷斷他腰截。

（衙内云）李稍，我央及你，你替我做個落花媒人。你和張二嫂説：大夫人不許他，許他做第二個夫人；包髻團衫綉手巾，都是他受用的。（李稍云）相公放心，都在我身上。（做見正旦科，云）二嫂，你有福也！相公説來：大夫人不許你，許你做第二個夫人；包髻團衫袖腿綳。（正旦云）敢是綉手巾？（李稍云）正是綉手巾。（正旦云）我不信，等我自問相公去。（正旦見衙内科，云）相公，恰纔李稍説的那話，可真個是相公説來？（衙内云）是小官説來。（正旦云）量媳婦有何才能，着相公如此般錯愛也！（衙内云）多謝，多謝！小娘子，就靠着小官坐一坐，可也無傷！（正旦云）妾身不敢。（唱）

【鬼三台】不是我誇貞烈，世不曾和個人兒熱；我醜則醜、刁決古慨，不由我見官人便心邪，我也立不的志節。官人你救黎民，爲人須爲徹；拿濫官，殺人須見血。我呵，只爲你這眼去眉來，（正旦與衙内做意兒科，唱）使不着我那冰清玉潔。

（衙内做喜科，云）勿、勿、勿！〔二〕（張千與李稍做喜科，云）勿、勿、勿！（衙内云）你兩個怎的？（李稍云）大家耍一耍。（正旦唱）

【聖藥王】珠冠兒怎戴者？霞帔兒怎挂者？這三檐傘怎向頂門遮？喚侍妾簇捧者。我從來打魚船上扭的那身子兒别，替你穩坐七香車。

（衙内云）小娘子，我出一對與你對：羅袖半翻鸚鵡盞；（正旦云）妾對：玉纖重整鳳凰衾。（衙内拍桌科，云）妙、妙、妙！小娘子，你莫非識字麽？（正旦云）妾身略識些撇豎點劃。（衙内云）小娘子既然識字，小官再出一對：雞頭個個難舒頸；（正旦云）妾對：龍眼團團不轉睛。（張千同李稍拍桌科，云）妙、妙、妙！（正旦云）妾身難得遇着相公，乞賜珠玉。（衙内云）哦，你要我贈你什麽詞賦？有，有，有。李稍，將紙筆硯墨來！（李稍做拿砌末科，云）相公，紙墨筆硯在此。（衙内云）我寫就了也！詞寄西江月。（正旦云）相公表白一遍咱。（衙内做念科，云）夜月一天秋露，冷風萬里江湖。好花須有美人扶，情意不堪會處。仙子初離月浦，嫦娥忽下雲衢。小詞倉卒對君書，付與你個知心人物。（正旦云）高才，高才！我也回奉相公一首，詞寄夜行船。（衙内云）小娘子，你表白一遍咱。（正旦做念科，云）花底雙雙鶯燕語，也勝他鳳隻鸞孤。一霎恩情，片時雲雨，關連着宿緣前註。天保今生爲眷屬，但則願似水如魚。冷落江湖，團圞人月，相連着夜行船去。（衙内云）妙、妙、妙！你的更勝似我的！小娘子，俺和你慢慢的再飲幾杯。（正旦云）敢問相公，因甚麽要殺白士中？（衙内云）小

娘子，你休問他。（李稍云）張二嫂，俺相公有勢劍在這裏。（衙內云）休與他看。（正旦云）這個是勢劍？衙內見愛媳婦，借與我拿去治三日魚好那！（衙內云）便借與他。（張千云）還有金牌哩！（正旦云）這個是金牌？衙內見愛我，與我打戒指兒罷。再有什麼？（李稍云）這個是文書。（正旦云）這個便是買賣的合同。（正旦做袖文書科，云）相公再飲一杯。（衙內云）酒够了也！小娘子，休唱前篇，則唱幺篇。（做醉科）（正旦云）冷落江湖，團圞人月，相連着夜行船去。（親隨同李稍做睡科）（正旦云）這厮都睡着了也！（唱）

【禿厮兒】那厮也忒懵懂玉山低趄，着鬼祟醉眼乜斜。我將這金牌虎符都袖褪者，喚相公早醒些，快迭。

【絡絲娘】我且回身將楊衙內深深的拜謝，您娘向急颭颭船兒上去也。到家對兒夫盡分說、那一番周折。

（帶云）慚愧，慚愧！（唱）

【收尾】從今不受人磨滅，穩情取好夫妻百年喜悅。俺這裏美孜孜在芙蓉帳笑春風，只他那冷清清楊柳岸伴殘月〔三〕。（下）

（衙內云）張二嫂！張二嫂那裏去了？（做失驚科，云）李稍〔四〕，張二嫂怎麼去了？看我的勢劍金牌可在那裏！（張千云）就不見了金牌，還有勢劍共文書哩！（李稍云）連勢劍文書都被他拿去了！

（衙內云）似此怎了也？（李稍唱）

【馬鞍兒】想着想着跌脚兒叫，（張千唱）想着想着我難熬，（衙內唱）酩子裏愁腸酩子裏焦。（衆合唱）又不敢着旁人知道，則把他這好香燒、好香燒，咒的他熱肉兒跳！〔五〕

（衙內云）這厮每扮南〔六〕戲那！（衆同下）

校記

〔一〕養活娘也：底本作「養活我來也好」，據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改。　〔二〕勿勿：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作「吻吻」。　〔三〕此曲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作：「兩口兒在玩月樓不放金杯歇，携素手懷揣着趔趄。兩口兒吃的醉醺醺緊相偎，向他那冷清清船兒上覺來也。」　〔四〕底本「李稍」下衍一「云」字，今删。　〔五〕此句後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有：「（李稍云）黄昏無旅店，（親隨云）今夜宿誰家？」　〔六〕此「南」字據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增補。

第四折

（白士中領祗候上，云）小官白士中〔一〕。因爲楊衙內那厮妄奏聖人，要標取小官首級；且喜我夫人施一巧計，將他勢劍金牌智賺了來！今日端坐衙門，看那厮將着甚的好來奈何的我！左右，門首

覷者，倘有人來，報復我知道。(衙內同張千、李稍上)(衙內云)小官楊衙內是也。如今取白士中的首級去！可早來到門首，我自過去。(做見白士中科，云)令人，與我拿下白士中者！(張千做拿科)(白士中云)你凭着甚麽符驗來拿我？(衙內云)我奉聖人的命；有勢劍金牌被盜失了，我有文書！(白士中云)有文書也請來念與我聽。(衙內做讀文書科，云)詞寄西江月。(白末做搶科，云)這個是淫詞！(衙內云)這個不是，還別有哩！(衙內又做讀文書科，云)詞寄夜行船。(白末做搶科，云)這個也是淫詞！(衙內云)這厮倒挾制我！不妨事，又無有原告，怕他做甚麽！〔二〕(正旦上，云)妾身白士中的夫人譚記兒。頗奈楊衙內這厮好無理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有這等倚權豪貪酒色濫官員，將俺個有兒夫的媳婦來欺騙；他只待强拆開我長攙攙的連理枝，生擺斷我顫巍巍的并頭蓮。其實負屈銜寃，好將俺窮百姓可憐見。

(正旦做見跪科，云)大人可憐見，有楊衙內在半江心裏欺騙我來。告大人與我作主。(白士中云)司房裏責口詞去。(正旦云)理會的。(下)(白士中云)楊衙內，你可見來，有人告你哩！你如今怎麽說？(衙內云)相公，我自有說的話。(白士中云)你有甚麽話說？(衙內云)相公，如今你的罪過，我也饒了你，你也饒過我罷。則一件，說你有個好夫人，請出來我見一面。(白士中云)也罷，也罷！左右，擊雲板，後堂請夫人出來。(左右云)夫人，相公有請。(正旦改妝

上，云）妾身白士中的夫人。如今過去，看那厮可認的我來？（唱）

【沉醉東風】楊衙内官高勢顯，昨夜個説地談天；只道他仗金牌將夫婿誅，恰原來擊雲板請夫人見。只聽的叫吖吖嚷成一片，抵多少笙歌引至畫堂前。看他可認的我？有些面善！

（與衙内見科）（云）衙内，恕生面，少拜識〔三〕。（唱）

【雁兒落】只他那身常在柳陌眠，脚不離花街串。幾年聞姓名，今日逢顏面。〔四〕

【得勝令】呀，請你個楊衙内少埋冤。（衙内云）這一位夫人，好面熟也。（李稍云）兀的不是張二嫂！（衙内云）嗨！夫人，你使的好見識！直被你瞞過小官也。（正旦唱）諕的他半晌只茫然，又無那八棒十枷罪，止不過三交兩句言。這一隻魚船，只費得半夜工夫纏；俺兩口兒今年，做一個中秋人〔五〕月圓。

（外扮李秉忠冲上，云）緊驟青驄馬，星火赴潭州。〔六〕小官乃巡撫湖南都御史李秉忠是也。因爲楊衙内妄奏不實，奉聖人的命，着小官暗行體訪，但得真情，先自勘問，然後具表申奏。來到此間，正是潭州衙舍。白士中，楊衙内，您這樁事小官盡知了也。〔七〕（正旦唱）

【錦上花】不甫能擇的英賢，配成姻眷；没來由遇着無徒，使盡威權。我只得親上漁船，

把機關暗展；若不沙那勢劍金牌，如何得免？

【幺篇】呀，只除非天見憐，奈天天又遠。今日個幸對清官，明鏡高懸。似他這强奪人妻、公違律典，既然是體察端的，怎生發遣？

（李秉忠云）一行人俱望闕跪者，聽我下斷：（詞云）楊衙內倚勢挾權，害良民罪已多年；又興心奪人妻妾，敢妄奏聖主之前。譚記兒天生智慧，賺金牌親上漁船；奉敕書差咱體訪，爲人間理枉伸寃。將衙內問成雜犯，杖八十削職歸田；白士中照舊供職，賜夫妻偕老團圓。（白士中夫妻謝恩科）（正旦唱）

【清江引】雖然道今世裏的夫妻夙世的緣，畢竟是誰方便？從此無別離，百事長如願。這多謝你個賽龍圖恩不淺！

題目　清安觀邂逅說親

正名　望江亭中秋切鱠〔八〕

校記

〔一〕此句之上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有上場詩：『民無爭訟差徭減，四野歡聲樂太平。』

〔二〕此處息機子本有『白

士中云：怎麽得個原告人可也好也。」〔三〕自〔沉醉東風〕曲至此，息機子本、顧曲齋本無。〔四〕此〔雁兒落〕曲息機子本、顧曲齋本作：「唬的他口不開怎的言，脚不離花街串。數年間姓名，今日重相見。」〔五〕人：底本作「八」，據息機子本改。〔六〕此兩句上場詩原缺，據息機子本、顧曲齋本增補。〔七〕自此以下至劇終，息機子本、顧曲齋本均與底本差異較大，無〔錦上花〕、〔幺篇〕、〔清江引〕三曲，僅作一段道白，全録於下：「楊衙內依勢挾權，棟梁材負屈銜寃，譚記兒聰明智慧，賺金牌搭救英賢。奉上司差吾問理，將衙內削職身閒。做一個慶喜筵會，白士中夫婦團圓。」〔八〕此「題目正名」，息機子本及顧曲齋本作：「洞庭湖半夜賺金牌，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一〕

劇目說明

關於本劇作者，趙景深曾從内容方面考察，懷疑非關漢卿撰。《録鬼簿》於關漢卿名下著録《錢大尹鬼報緋衣夢》一劇，天一閣本簡名《非衣夢》，《説集》本、孟稱舜本簡名《緋衣夢》，《也是園書目》作《錢大尹智勘緋衣夢》，諸本均作「關漢卿撰」，故本劇爲關作當無可懷疑。

本劇現存版本，有《古名家雜劇》本、顧曲齋《古雜劇》本，以及《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現以後

者爲底本，用前兩種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王員外同嬷嬷上（二）（王員外云）耕牛無宿料，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老夫姓王，雙名得富，是這汴京人氏。家中頗有萬貫家財，人口順都喚我做王半州。在城有一人，也是個財主，姓李，喚做李十萬。俺兩個當初指腹成親，我跟前得了個女孩兒，喚做王閏香，年一十六歲也；他跟前得了個孩兒，喚做李慶安。他當初有錢時，我便和他做親家；他如今消乏了也，都喚他做叫化李家。我怎生與他做親家？老夫想來：怎生與他成親？我心中欲要悔了這門親事，嬷嬷，你意下如何？（嬷嬷云）老員外，咱如今有萬貫家財，小姐又生的如花似玉，年方二八，怎生與這等人家做親？不教旁人笑話也！（王員外云）嬷嬷，你也說的是。我如今與你十兩銀子，有閏香孩兒親手與李慶安做了一雙鞋兒，你將的去與李員外，悔了這門親事。等他不肯悔親時，你便說：『既你不肯，俺員外說，着你選吉日良辰，下財置禮，娶的小姐去。』他那裏得那錢鈔來？必然悔了這門親事。停當了呵，可來回我的話。老夫無甚事，且回後堂中去也。（下）（嬷嬷云）老身將着銀子、鞋兒去李員外悔親走一遭去。堪笑喬才家道貧，凄凉終日受辛勤；難成鸞鳳雙飛友，却向他家去悔親。（下）

（外扮孛老兒薄籃上）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漢汴梁人氏，姓李，雙名榮祖。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婆婆早年下世。有個孩兒是李慶安。孩兒每日上學攻書。我當初也是巨富的財主來，喚我做李十萬。我如今窮薄了也，我一貧如洗，人都喚我做叫化李家。慶安孩兒當初我曾與王員外家指腹成親。他跟前得了個女孩兒，我跟前得了個孩兒。他見俺家窮薄了也，他數次家要悔了這門親事。孩兒上學去了也。老漢在家閒坐，看有甚麼人來。（嬤嬤上，云）老身是王員外家嬤嬤的便是。俺員外着我將着這十兩銀子、這雙鞋兒，直至李慶安家悔親走一遭去。來到門首也。無人報復，我自過去。（做見孛老兒拜科，云）老的，你爺兒每好麼？（孛老兒云）嬤嬤，俺窮安樂。你今日來做甚麼？（嬤嬤云）無事可也不來，俺員外的言語，要和你悔了這門親事。與你這十兩銀子，這雙鞋兒是罷親的鞋兒，着慶安踏斷綫脚兒〔三〕，便罷了這門親事也。（孛老兒云）嬤嬤，那裏有這等道理來！等我孩兒來家與他商量。（嬤嬤云）我不管你，鞋兒、銀子交付與你，我回員外話去也。（下）（孛老兒云）嗨！似此怎了也？天那！欺侮俺這窮漢。孩兒敢待來家也。（李慶安上，云）自家李慶安的便是。俺當初有錢時，喚俺做李十萬家；今日窮薄了，都喚我做叫化李家。在城有王半州和俺父親指腹成親來，他見俺窮薄了，他要悔了這門親事。我是個讀書人，量一個媳婦打甚麼不緊！我上學去來，一般的學生每笑話我無個風箏兒放，我見父親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我自過去。父親，您孩兒來家了也。你這哭怎的？（孛老兒云）孩兒，我啼哭哩。（李慶安云）父親爲甚麼煩惱？（孛老兒云）孩兒也，王員外差嬤嬤來，拿着十兩銀子，一雙鞋兒與你穿，踏斷綫脚，

也就罷了這門親事。因此上我煩惱也。(李慶安云)父親，你休煩惱。量這媳婦打甚麼不緊！將這鞋兒我穿的上學去。一般的學生每笑話我，道我無個風箏兒放。父親有銀子與我買一個風箏兒放着耍子。(孛老兒云)孩兒也，我與你二百錢，你買個風箏兒放耍子去。休要惹事，疾去早來，休着我憂心也！(李慶安云)有了錢也，我買風箏兒去也。(下)(孛老兒云)孩兒買風箏兒去了。老漢無甚事，隔壁人家吃疙瘩茶兒去也。(下)

(李慶安拿風箏兒上，云)自家李慶安的便是。買了個風箏兒放將起去，不想一陣大風刮在這家花園內梧桐樹上抓住了。這花園牆較低，我跳過牆，取我那風箏兒去。(做跳牆科，云)我跳過這牆來。一所好花園也。我來到這梧桐樹下，脫了我這鞋兒，我上樹取這風箏兒咱。看有甚麼人來。(正旦領梅香上，云)妾身是王半州的女孩兒，小字閏香。時遇秋間天道，梅香，咱後花園中閒散心走一遭去來。(梅香云)姐姐，時遇秋間天氣，萬花綻拆，柳綠如烟，咱去後花園中閒散心去來。(正旦云)來到這後花園中，是好景致也呵！〔四〕(唱)

【仙呂·點絳唇】試看這天淡雲閒，幾行征雁，秋將晚。衰柳凋殘，我則見飛綿後開青眼。

【混江龍】更和這玉芙蓉相間〔五〕，你看那戰西風疏竹兩三竿。則他這一年四季，更和這每歲循環〔六〕。則他這守紫塞的征夫愁夜永，和俺這倚庭軒家婦怯衣單。消寶篆，

冷沉檀；珠簾卷，玉鈎彎；紗窗靜，綉閨閒。則我這倦身軀暫把綉針停，繞着這後花園獨步雕欄看。則他那池塘中枯荷減翠，樹梢頭梨葉添顏。

（梅香云）姐姐，你每日家不曾穿這等衣服，今日姐姐這般打扮着，可是爲何？（正旦唱）

【油葫蘆】疑怪這老嬷嬷今朝將〔七〕箱櫃來翻，把衣服全套兒揀；換上這大紅羅裙子綉鞋兒彎，揀的那大黃菊簪戴將時來按，揀的他這玉簪花直插學宮扮。則今番臨綉床有些兒不耐煩，則我這睡起來雲髻兒微偏鞭，插不定秋色玉釵環。

（梅香云）姐姐，你天生的花容月貌，這幾日可怎生清減了，可端的爲何也？（正旦唱）

【天下樂】想起俺那指腹的這成親李慶安。（梅香云）姐姐，您想那窮弟子孩兒怎的？（正旦云）這妮子，你也嫌他窮！（唱）咱人這家也波寒，休將人小覷看，今日個窮薄了也是他無奈間。俺父親是王半州，他父親是李十萬；（帶云）人有七貧七富，人有且貧且富。（唱）天那，偏怎生他一家兒窮薄難〔八〕！

（梅香云）姐姐，比及你這般想他，你可不好瞞着父親母親送與他些金銀錢鈔，倒換過來做他的財禮錢，教他來娶你可不好？（正旦云）梅香，多承你顧愛，我怕不也有此心；爭奈我是女孩兒家，一時間耽不下也！（梅香云）姐姐，放着梅香哩，不妨事。（正旦云）梅香，俺繞着這花園試看咱。梅香，

那樹下不是一雙鞋兒？你取將來看咱。（梅香云）理會的。姐姐，委的是雙鞋兒。姐姐看！（正旦看科，云）這鞋不是我做與李慶安的？可怎生放在這裏？梅香，樹上不是個人影兒？（梅香云）姐姐，樹上可知是個人哩。（正旦云）梅香，你喚他下樹來，我問他咱。（梅香喚科，云）那小哥哥，你下來！俺姐姐喚你哩。（李慶安云）理會的。我下這樹來。小娘子將我的鞋兒來，我見小姐去。（梅香云）我與你鞋，穿上見俺姐姐去。（李慶安做見正旦，云）小娘子支揖！小生不合擅入花園，望小娘子寬恕咱。（正旦云）萬福。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李慶安云）小生是李員外的孩兒，喚做李慶安。因放風箏兒耍子，不想落在你家梧桐樹上抓住了；我來取風箏兒來，小娘子恕小人之罪。（正旦云）誰是李慶安？（李慶安云）則我便是李慶安。（正旦云）你認的那指腹成親的王閏香麽？（李慶安云）小生不認的。（正旦云）則我便是王閏香。（李慶安云）原來是王閏香小姐！天使其然，在此相會。恕小生之罪也！（正旦云）你因何不來娶我？（李慶安云）小姐不知：俺家當初有錢時，喚俺做李十萬；如今窮薄了，喚俺做叫化李家。我無錢，將甚麽來娶你？如今人有錢的相看好，無錢的人小看。（正旦云）慶安，你休這般道。（唱）

【後庭花】你道是無錢的人小看，則俺這富豪家人見罕。則他這富貴天之數，端的是興衰〔九〕有往還。您窮漢每得身安，則俺這前程休怠慢！誰將你來小覷看？天着咱相會間，好將你來厮顧盼。我覷了你面顏，休憂愁，染病患。

（李慶安云）既然你家悔了親，我又無錢，將甚麼來娶你？（正旦唱）

【青哥兒】慶安也，我和你難凭、難凭魚雁，我每日家枕冷、枕冷衾寒，則俺這夙世姻緣休等閒！（李慶安云）則是萬望小姐憐憫小生也。（正旦云）慶安，我今夜晚間收拾一包袱金珠財寶，着梅香送與你，倒換過來做你的財禮錢，你可來娶我。你意下如何？（李慶安云）恁的呵，多謝姐姐！我到多早晚來？（正旦唱）你等到的夜靜更闌，柳影花間。（李慶安云）我知道了也。姐姐，我回去也。（正旦云）你且回來。（唱）我則怕別時容易見時難，慶安，你則將這佳期盼。

（李慶安云）小姐之恩，小生不敢有忘。今夜晚間在那些兒相等？（正旦云）你則在太湖石邊相等，是必早些兒來！（唱）

【賺煞】你可也莫因循，休遲慢，天色兒真然向晚。倚着那梧桐樹睜睜凝望眼，你可便休迷了曲檻雕欄〔一〇〕。那其間牆裏無人看，牆外行人則要你厮顧盼。（李慶安云）小姐有顧盼之意，小生怎肯失了信也！（正旦唱）赴期的早些動憚，則我這呆心兒不慣。休着我倚着他這太湖石；（正旦云）慶安也，你是必早些兒來！（李慶安云）理會的。（正旦唱）身化做望夫山。（同梅香下）

(李慶安云)姐姐回去了也。天色可也早哩，回我家中去也。(下)

校記

〔一〕底本劇名作《王閏香夜月四春園》，但全劇自始至終未提及「四春園」一名，僅古名家本及顧曲齋本於第四折有「終有四春園結下恩」一句唱詞中涉及，故現改去這一較爲陌生之名字。曹本《録鬼簿》關漢卿名下有《錢大尹鬼報緋衣夢》劇名，但全劇未見「鬼報」情節，故今從天一閣本《録鬼簿》定劇名爲《錢大尹智勘緋衣夢》。〔二〕「扮」字原缺，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補。〔三〕踏斷綫脚兒：「踏」底本誤爲「碴」，「綫脚」誤倒爲「脚綫」，據下文改。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亦作「綫脚」。〔四〕從開頭至此説白部份，古名家本、顧曲齋本與底本内容相同，但文字均極簡略，此不一一出校。〔五〕間：原誤爲「問」，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六〕循環：底本作「其間」，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七〕將：底本作「這」，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八〕難：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漢」。〔九〕興衰：底本作「出入」，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一〇〕以上二句底本作：「風箏兒遥望眼，你可便休忘了曲檻雕欄。」今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

第二折

(王員外上，云)老夫王員外的便是。自從悔了這門親事，老夫心中十分歡喜。今日開開這解典庫，看有甚麽人來。(裴炎上，云)兩隻脚穿房入户，一雙手偷東摸西。自家姓裴，名個炎字。一生殺人

放火，打家劫道，偷東摸西。但是別人的錢鈔，我劈手的奪將來我就要；我則做這等本分的營生買賣，似別的那等歹勾當我也不做他。這兩日無買賣，拿着這件衣服去王員外解典庫裏當些錢鈔使用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做見王員外科，云）員外，我這件綿團襖值當些錢鈔使用。（王員外云）這厮好無禮也，甚麽好衣服拿來當錢！值的多少？我不當！（裴炎云）我好也要當，歹也要當！（做摔在王員外懷裏科）（王員外云）這厮好大膽也！我跟前你來我去的，你不知道我的行止？我大衙門中告下你來，拷下你那下半截來！你原是個舊境撒潑的賊，還歇着案哩。你快去！（裴炎云）員外息怒息怒，不當則便了也。我出的這門來。便好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一領綿團襖子你當不當便罷，他罵我是歇案的賊！便好道：『你妒我爲寃，我妒你爲讐。』今夜晚間，提短刀在手，越牆而過，將他一家兒都殺了，方稱我平生願足。員外没來由，罵我是賊頭；磨的鋼刀快，今宵必報讐。（下）（王員外云）裴炎去了也。着這厮惱了我這一場。無甚事，閉了解典庫，後堂中飲酒去來。（下）

（裴炎上，云）短刀拿在手，專等夜闌時。自家裴炎的便是。頗奈王員外無禮，一領綿團襖當便當，不當便罷，罵我做歇案的賊！我今夜務要殺了他一家兒。天色晚也，來到這後花園中。我跳過這牆去。（做跳牆科，云）阿，可綽，我跳過這牆來。一所好花園也。我在這太湖石邊等候，看有甚麽人來。（梅香上，云）自家梅香的便是。俺家閏香姐姐着我將這一包袱金珠財寶送與李慶安去。來到這後花園中，等慶安來赴期時先與他。可怎生不見慶安來？慶安，赤、赤。（裴炎云）一个婦

人來也，我先殺了他。（做拿住梅香殺科，云）黃泉做鬼休怨我。（梅香死科）（裴炎云）我殺便殺了，我試看咱：一包袱金珠財寶！罷、罷、罷，也够了我的也。不殺王員外了，背着這包袱，跳過這牆去，還家中去也。（下）

（李慶安上，云）自家李慶安的便是。天色晚了也，瞞着我父親，來到這後花園中。有這苫牆的柳枝，我跳過這牆去。（做跳牆科，云）這的不是太湖石？梅香，赤、赤、赤。（絆倒科，云）是甚麼東西絆我一交？我試看咱：原來是梅香。他等不得〔一〕我來，睡着了。我喚他咱：梅香姐姐，我來了。這个梅香原來貪酒，吐了一身。（喚搖科，云）可怎生黏糊糊的？有些朦朧〔二〕的月兒，我試看咱：可怎麼兩手血？不知甚麼人殺了他梅香！這事不中，我跳過這牆，望家中走、走、走。（下）（正旦上，云）妾身王閏香。約下與李慶安赴期，先着梅香送一包金銀去了。這梅香好不會幹事也，這早晚可怎生不見來？好着我憂心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去時節恰黃昏燈影中，看看的定夜鐘聲後。我可便本欲圖兩處喜，倒翻做滿懷愁。心緒澆油，脚趔趄家前後，身倒在門左右。覺一陣地慘天愁，遍體上寒毛抖擻。

【梁州第七】戰速速肉如鈎搭，森森的髮似人揪。本待要鋪謀定計風也〔三〕不教透，送得我有家難奔，有事難收。脚下的鵝楣澀道，身倚定亮隔虬樓〔四〕，我一片心搜尋遍

四大神州。不中用野走嬌羞〔五〕！俺、俺、俺，本是那一對兒未成就交頸的鴛鴦，是、是，則爲那軟兀刺誤事的那禽獸，天那！天那！閃的我嘴碌都恰便似跌了彈的斑鳩。我欲待問一個事頭，昏天黑地，誰敢向花園裏走？我從來又怯後。則爲那無用的梅香無去就，送的我潑水難收。

（正旦云）我來到這後花園中也。兀的不是風箏兒！（唱）

【四塊玉】那風箏兒爲記號，他可便依然有，咱兩個相約在梧桐樹邊頭。（帶云）險不絆倒了我那！（唱）則我這綉鞋兒莫不跚着那青苔溜？這泥污了我這鞋底尖，紅染了我這羅袴口；可怎生血浸濕我這白那個襪頭？

（正旦云）我道是誰？原來是梅香倒在這花園中。我試叫他咱：梅香！梅香！（做手摸科，云）這妮子兀的不吃酒來？更吐了那，摸了我兩手。有些朦朧的月兒，我試看咱。（正旦做慌科，云）可怎生兩手血？兀的不唬殺我也！不知甚麼人殺了梅香，不中，我與你喚出嬷嬷來者。（叫科，云）嬷嬷！（嬷嬷上，云）姐姐，你叫我怎麼？（正旦云）您孩兒不瞞嬷嬷說，我在後花園中見李慶安來，我道：因何不來娶我？他道，他家無了錢也。我便道：『今夜晚間收拾一包袱金珠財寶，我着梅香送與你〔六〕，倒換過做財禮，你來娶我。』相約在太湖石邊等候。不知甚麼人殺了梅香，似此怎了也？

（嬤嬤云）不干別人事，這的就是李慶安殺了咱家梅香來。（正旦云）嬤嬤，敢不是麽？（嬤嬤云）不是他可是誰？（正旦唱）

【罵玉郎】這的也難問毆打相爭鬥，這的是人命事怎干休？怎當那綳扒吊拷難禁受。可若是取了招，審了囚，端的着誰人救？

（嬤嬤云）姐姐，這件事敢隱藏不住。（正旦唱）

【感皇恩】慶安也，你本是措大儒流，少不的號令在街頭。不想望至公樓春榜動，剗的可便分秋〔七〕。你則爲鸞交鳳友，更和這燕侶鶯儔；則爲俺爺毒害，分繾綣，折綢繆。

（嬤嬤云）姐姐，這愁煩何時是了？必要經官動府也。（正旦唱）

【採茶歌】往常則爲俺不成就，今日也禍臨頭，一重愁番做了兩重愁〔八〕。則俺那父母公婆記冤讐，則晉裏冤家相報可也幾時休！

（嬤嬤云）此一樁事不敢隱諱，我叫將老員外來，我與他說。老員外，你出來！（王員外上，云）嬤嬤，這早晚你叫我有甚事？（嬤嬤云）不知甚麽人殺了梅香，丟下一把刀子。（王員外云）嗨，有甚麽難見處，則是李慶安這個小弟子孩兒！爲我悔了親事也，他殺了我家梅香，更待干罷！嬤嬤，將着刀子，我如今踪着脚踪兒直到李慶安家，試探他那虛實走一遭去。（正旦云）嬤嬤，你看這刀子，則怕不是他麽？（嬤嬤云）可怎生便知不是他？（正旦唱）

【尾聲】這場人命則在這刀一口，量這個十四五的孩兒，嬤嬤也，他怎做的這一手？止不過傷了浮財，損了人口，若打這場官司再窮究，和父親細謀，休惹那事頭〔九〕。（正旦云）常是慶安無話說，久後拿住殺人賊呵，（唱）我則怕屈壞了他平人，嬤嬤也，咱可敢倒罷手。（下）

（王員外云）嬤嬤，將着刀子，跟我直至李慶安家中，問此人這樁事走一遭去來。（同下）

（孛老兒上，云）自家李員外的便是。俺孩兒李慶安上學來家吃了飯，不知那裏去了。我關上這門，這早晚敢待來也。（李慶安上，做慌科，云）自家李慶安的便是。小姐約我赴期，不知甚麼人將梅香殺了，我害慌也，家中見父親去。來到門首也。父親開門來！（孛老兒云）孩兒來了也。我開開這門。（開門科，見云）孩兒也，你慌做甚麼？（李慶安云）不瞞父親說，我早晨間放風箏兒耍子，不想抓在王員外家梧桐樹上。我跳過花園牆取去，不想正撞着王閏香。他說道：『你爲何不來娶我？』我道：『因爲俺家窮薄了，無錢娶你，你父親悔了這門親事。』他便道：『你今夜晚間來我這後花園中太湖石邊等着，我着梅香送一包袱金珠財寶與你〔一〇〕，你倒換過來娶我。』投到您孩兒去，不知甚麼人把他梅香殺了，摸了我兩手血。孩兒不敢隱諱，敬告父親說知。（孛老兒云）孩兒，你敢做下來了也！（李慶安云）不干您孩兒事。（孛老兒云）孩兒，你不要大驚小怪的。關上門，俺歇息罷。（王員外同嬤嬤上）（王員外云）來到也。嬤嬤，正是他殺了梅香來，門上兩个血手印。開門來！開門

來！（開門科）（孛老兒云）我開開這門。老員外家裏來。有甚麼事，這早晚到俺這裏？（王員外云）老畜生，你還說嘴哩，你家慶安做的好勾當！見俺悔了這門親事，昨夜晚間把我家梅香殺了，你還推不知道哩！（孛老兒云）俺孩兒是讀書的人，他怎肯做這等的勾當？不干俺孩兒之事。（王員外云）不是他可是誰？你舒出手來。（李慶安云）父親，不干您孩兒事。（王員外云）既然不是，你舒出手來。（李慶安做舒手科，云）兀的不是手。（王員外云）好阿，兩手鮮血，還不是你哩！正是殺人賊！明有清官，我和你見官去來。（王員外扯李慶安科）（李慶安云）天那，着誰人救我也！（同下）〔一二〕

（淨扮官人賈虛同外郎、張千上）（淨官人云）小官身姓賈，房上去跑馬；『乒乓〔一二〕』響一聲，跚破一路瓦。小官姓賈，名虛，字蓼然。幼習儒業，頗看春秋；西廂之記，念的滑熟。嚫的飯飽，扒上城樓；望下一看，打个觔斗。撞破腦袋〔一三〕，鮮血直流；貼上膏藥，擤上包頭。疼的我戰，冷汗澆流；忙叫外郎，與我就揉。疼了兩日，害了一秋；不吃米飯，則啃骨頭。我在這開封府祥符縣做个理刑之官，但是那驢吃田、馬吃豆，鬥打相爭，人命等事，都來我跟前伸訴。今日坐起早衙，外郎，喝攛廂放告！（外郎云）張千喝攛廂！（張千云）理會的。攛廂放告！（王員外扯李慶安同孛老兒上）（王員外云）老漢王員外的便是。李慶安殺了我家梅香，更待干罷！我扯他同這老子去衙門中告他去。可早來到也。大開着門哩。我試叫冤屈咱：冤屈也！（淨官人云）甚麼人吵鬧？定是告狀的。我說外郎，買賣來了。我則凭着你，與我拿將過來。（張千云）理會的。當面！（王員外扯李慶安同

字老兒跪科）（淨官人云）兀那厮！你告甚麽人？（王員外云）大人可憐見！小人姓王，是王半州；這個老子姓李，是李十萬。俺兩个曾指腹成親來。我跟前生了個女孩兒，是王閏香；他生了這個小厮，喚做李慶安。他有錢時我便與他做親；因他窮薄了，我悔了這門親事。這小厮懷冤挾讐，越牆而過，圖財致命，殺了我家梅香。大人可憐見，與小的每做主。（淨官人云）你來告狀，此乃人命之事，我也不管你們是的不是的，將這厮拿下去打着者！（張千云）理會的。（做拿王員外科）（王員外舒三個指頭科）（外郎云）那兩個指頭瘸？（王員外舒五個指頭科）（外郎云）相公，既是這等，將就他罷。他是原告，不必問他，着他隨衙聽候。（淨官人云）提控說的是。王員外，你是無事的人，隨衙聽候，喚你便來。（王員外云）理會的。我還家中去也。（下）（淨官人云）張千，將李慶安拿近前來！（張千云）理會的。靠前說詞因！（李慶安云）理會的。（淨官人云）兀那李慶安，你是個窮漢家，怎麽圖財致命，殺了王員外的梅香來？從實的說！（李慶安云）大人可憐見，小人是個讀書之人，把筆尚然腕勞，怎敢手持鋼刀殺人？并不知此情。（外郎云）這厮癩肉頑皮，不打不招。張千，與我打着者！（張千做打科）（外郎云）你招也不招？（李慶安云）大人，并不干小人之事。（外郎云）再與我打着者！（張千〔一四〕又做打科）（淨官人云）你招也不招？（李慶安云）大人可憐見，打死小人并不知情。（外郎云）再與我打着者！（張千又做打科）（李慶安云）罷、罷、罷，父親，我那裏捱的這等打拷？我招了罷，是我殺了他家梅香來。（淨官人云）可又來，這厮不打也不招。既是招了也，外郎着他畫字，將枷來下在死囚牢裏，等府尹相公下馬，判个斬字，便是了手。（外郎云）大人說的

是。張千將枷來，將這小厮押赴牢中去！（張千做拿枷，云）理會的。上枷，牢裏收人！（孛老兒同李慶安哭科，云）哎喲，兀的不屈殺人也！（下）（外郎云）大人，聽知的新官下馬，你慢在。張千，跟着我接官去來。（外郎同張千下）（淨官人云）外郎這厮無禮也，問了一日人命事，我也不知道怎麽了。他把銀老又挾了，又領的張千接新官去了。倘或新官下馬，問我這樁公事，我可怎麽了！（做打滚叫科，云）天也，兀的不欺負煞我也！他都去了，桌兒也没人擡。罷、罷、罷，我自家收拾了家去。（頂桌兒云）炒豆兒，量炒米。（下）

（張千上排衙住，云）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官人領外郎上）（官人云）誦《詩》知國政〔一五〕，講《易》見天心；筆題忠孝子，劍斬不平人。老夫姓錢，名可，字可道。累任爲官，今御筆親除開封府府尹之職。爲因老夫滿面鬍髯，貌類波斯，滿朝中皆呼老夫波斯錢大尹。我平日所行正直公平，所斷之事并無冤枉。今日升廳，坐起早衙。當該司吏，有甚麽合簽押的文書，決斷的重囚，押上廳來。（外郎遞文書科，云）有。（官人云）令史，這一宗是甚麽文卷？（外郎云）在城有一人是李慶安，殺了王員外家梅香，招狀是實，等大人判個『斬』字。（官人云）那罪囚有麽？（外郎云）有。（官人云）與我拿將過來。（張千云）理會的。（李慶安帶枷同孛老兒上）（孛老兒云）孩兒怎生是好？如今新官下馬，如之奈何？（李慶安云）父親，你看那蜘蛛羅網裏打住一個蒼蠅；父親，你與我救了者。（孛老兒云）孩兒，你的命也顧不的，且救他？（李慶安云）父親依着你孩兒，替我救了者。（孛老兒云）依着你，我與你救了者。（李慶安云）我救了你非災，何人救我這横禍？（外郎云）拿過來！（張千云）

當面！（李慶安見官人，跪下科）（官人云）令史，則這個小斯便是殺人賊？（外郎云）則他便是。（官人云）這個小斯他怎生行凶殺人？其中必有冤枉。兀那李慶安，是你殺了他家梅香來？有甚麼不盡的詞因，你說，老夫與你做主。（李慶安云）大人可憐見，我無了詞因也。（官人云）既然無詞因，令史，他有行凶的贓仗麼？（外郎云）有這把行凶的刀子。（官人云）將來我看。（外郎遞刀子科，云）則這個便是。（官人云）這小的便怎生拿的偌大一把刀子？這刀子必是個屠家使的。其中必然暗昧。（外郎云）大人，前官斷定，請大人判个『斬』字，便去〔一六〕典刑。（官人云）既然前官斷定，將筆來，我判个『斬』字。（判字科，云）一個蒼蠅落在筆尖上，令史趕了者！（外郎云）理會的。（做趕科）（官人又判字科，云）可怎生又一個蒼蠅抱住筆尖？令史與我趕了者！（外郎趕科，云）理會的。（官人判字科，云）你看這個蒼蠅，兩次三番抱住這筆尖，令史與我拿住者！（外郎拿住科，云）大人，我捉住了也。（官人云）裝在我這筆管裏，將紙來塞住，看他怎生出來？（外郎拿住，入筆管塞住科）（官人又判字科）（爆破筆科）（官人云）好是奇怪也！我本是依條斷罪錢大尹，又不是舞〔一七〕文弄法漢蕭曹，兩次三番判『斬』字，可怎生蒼蠅爆破紫霜毫？這事必有冤枉。令史，將這小斯枷鎖開了，拿他去獄神廟裏歇息；將着一陌黃錢，燒了那紙，祈禱了，你倒拽上那獄神廟門〔一八〕，你將着紙筆，看那小斯睡中說的言語，你與我寫將來。（外郎云）理會的。（開枷鎖科，云）開枷！（李慶安見孛老兒科）（孛老兒云）孩兒，爲甚麼開了枷？（李慶安云）可是那蒼蠅救了我也。（孛老兒云）既然這等，你若無了事，我替你蓋個蒼蠅菩薩廟兒。（外郎云）可早來到也，你入廟去。我倒拽上這門。

我將着這紙筆，聽他說甚麼。(李慶安云)大人教我獄神廟裏歇息去。我到這廟中也。我燒了紙，我歇息咱。(睡科，云)非衣兩把火，殺人賊是我；趕的無處藏，走在井底躲。(外郎云)這小斯真个說睡話！我寫在這紙上，見大人去。(外郎做見官人科，云)大人，那小斯到的廟中，則說睡語，我都寫將來了，大人是看。(官人云)你讀，有殺人賊就與我拿住。(外郎云)『非衣兩把火，殺人賊是我。』(官人云)原來是你殺人，與我拿下去！(張千拿外郎科)(外郎云)大人，是那小斯說的話！(官人云)這的是我差了。將來我看：『非衣兩把火，殺人賊是我……』(外郎拿官人科，云)哦？(官人云)嗨！你怎的？(外郎云)你恰才是這等來！(官人云)『趕的無處藏，走在井底躲。』——這四句詩內必有殺人賊！我再看咱。『非衣兩把火』，這名字則在這頭一句裏面。這『衣』字在上面，『非』字在下面，不成个字；『非』字在上，『衣』字在下，可不是个『裴』字！那『兩把火』：并着兩个『火』字，可也不成个字；上下兩个『火』字，不是炎熱的『炎』字！這殺人賊人不是姓炎名裴，便是姓裴名炎。第二句『殺人賊是我』，正是這前面的這个人。這第三句『趕的無處藏』，拿的那斯慌也！第四句說『走在井底躲』，莫不是這殺人賊趕的慌，投井而死麼？不是這等說；這城中街巷橋梁必有按着个『井』之一字的去處！可着誰人幹這件事？則除是竇鑒、張弘方可知道。與我喚將竇鑒、張弘來者！(竇鑒同張弘上)(竇鑒云)手搭無情棒，懷揣滴淚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屍眠。自家竇鑒的便是。這個兄弟是張弘。俺二人在這開封府做着個五衙都首領。我這個兄弟爲他能辦事，喚他做『磨眼裏鬼』。俺管的是橋梁道路，風火賊盜。有錢大尹大人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

去。(見科，云)大人喚竇鑒、張弘那裏使用？(官人云)你兩個管着甚麽哩？(竇鑒云)小人每管的是風火賊盜。(官人云)既管的是風火賊盜，有李慶安人命之事，你怎麽不捉拿？(竇鑒云)不曾得大人的言語，未敢擅便捉拿。(官人云)這街巷橋梁有按着個『井』之一字的麽？(竇鑒云)大人，俺這裏有个棋盤街井底巷。(官人云)你近前來，我吩咐你：李慶安這樁人命公事都在你二人身上！與你行凶的刀子，又四句詩；頭一句，那殺人賊若不是姓炎名裴，便是姓裴名炎。你則去那棋盤街井底巷尋那殺人賊去。與你三日假限，拿將來有賞，拿不將來必然見罪！你聽者：我平生心量最公直，堪與國家作柱石；我救那負屈銜冤忠孝子，問你要那圖財致命的殺人賊。(同下)〔一九〕

校記

〔一〕得：底本形近誤作「將」，今改。　〔二〕朦朧：底本作「朧朧」，今改。下同。　〔三〕「風也」二字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補。　〔四〕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脚根不定，眉黛蒙愁，身倚遍謀事溜裘。」　〔五〕此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夾白：「這奴才不中用，哪里去了。」　〔六〕你：底本誤爲「他」，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　〔七〕此二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不肯盼至公樓春榜動，剗的等深秋。」　〔八〕以上二句底本作：「一重愁，到今日一重愁番做了兩重愁。」今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　〔九〕以上三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則不如打滅這場官司免迤逗，和父親細謀，別尋个事頭。」　〔一〇〕此句「送」字下原有「與你」二字，語意重復，今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删。　〔一一〕古名家本、顧曲齋本第二折至此終。從下文「淨扮官人賈虛同外郎、張千上」

始至「官人領外郎上」止，共一千三百三十餘字，二本皆無。二本第三折始即錢可上場。〔一二〕乒乓：底本作「聘胖」，爲尚未定型之象聲詞，依今常用法改。〔一三〕撞：底本誤爲「裝」，據文意改。下同。〔一四〕「張千」二字底本缺，指示不明，今補。下句同。〔一五〕政：底本作「正」，從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一六〕去：底本作「是」，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一七〕舞：底本音假爲「侮」，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一八〕門：底本作「里」，據下文及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一九〕古名家本、顧曲齋本自錢可上場至本折終，爲第三折內容。二本第三折僅有道白，全無唱詞。二本第四折包括了底本第三、四折內容。曲詞無增減，但說白要簡單得多，此不一一出校。

第三折

（淨扮茶博士上，云）吃了茶的過去，吃了茶的過去。俺這裏茶迎三島客，湯送五湖賓；喝上七八盞，敢情去出恭。自家茶博士的便是。在此棋盤街井底巷開着座茶房，但是那經商客旅、做買做賣的，都來俺這裏吃茶。今日清早晨起來，燒的湯瓶兒熱。開開這茶鋪兒，看有甚麽人來。（竇鑒、張弘各拿水火棍上，云）自家竇鑒、張弘的便是。這裏前後可也無人，俺二人奉大人的言語，着俺緝訪殺人賊。來到這棋盤街井底巷。兄弟，咱去那茶房裏吃茶去來。（張弘云）去來，去來。（二人入茶房科）（竇鑒云）茶博士，茶三婆有麽？（茶博士云）有。（竇鑒云）你與我喚出茶三婆來。（茶博士喚科，云）茶三婆，有客官喚你哩！（正旦扮茶三婆上，云）來也，來也。好年光也！俺這裏船臨

汴水休舉棹，馬到夷門懶贈鞭；看了大海休誇水，除了梁園總是天。俺這裏惟有一塔閒田地，不是栽花蹴氣球。好京師也呵！（唱）

【越調・鬥鵪鶉】俺這裏錦片也似夷門，蓬萊般帝城。端的是輳集人烟，駢闐市井；年稔時豐，太平光景。四海寧，樂業聲。休誇你四百座軍州，八十里汴京〔一〕。

【紫花兒序】俺這裏千軍聚首，萬國來朝，五馬攢營。〔二〕好茶也，湯澆玉蕊，茶點金橙。茶局子提兩個茶瓶，一個要涼蜜水，搭着味轉勝。客來要兩般茶名。南閣子裏啜盞會錢，東閣子裏賣煎提瓶。

（茶博士云）三婆，有客官喚你哩。（正旦云）你看着茶湯去。（茶博士云）理會的。（下）（正旦云）客官每敢在這閣子裏，我試覷咱。（做見科，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司公哥哥、『磨眼裏鬼』哥哥。你吃個甚茶？（賣鹽云）你說那茶名來我聽〔三〕。（正旦云）造兩個健湯來。（裴炎上，做賣狗肉科，云）賣狗肉，賣狗肉，好肥狗肉！自家裴炎的便是。四脚兒狗肉賣了三脚兒，剩下這一脚兒賣不出去，送與茶三婆去。可早來到也。（做見正旦，怒科，云）茶三婆，你今日怎生躲了我？（正旦云）我迎接哥哥來，怎敢躲了？這個是何物？（裴炎云）是肥狗肉。（正旦云）三婆吃七齋。（裴炎云）你吃八齋待怎的？收了者！（正旦云）三婆這些時無買賣。（裴炎怒云）我回來便要錢，你也知道我的性兒！我局

子裏扳了你那窗櫺，茶閣子裏摔碎你那湯瓶，我白日裏就見個簸箕星！我吃酒去也。（下）（正旦云）裴炎去了，被這厮欺負煞我也！（竇鑒云）三婆說誰哩？（正旦云）三婆不曾說哥哥。俺這裏有一人是裴炎。他好生的欺負俺百姓每。（竇鑒云）那厮是裴炎？你這裏是甚麼坊巷？（正旦云）是棋盤街井底巷；有一人是裴炎，好生的方頭不劣也！（竇鑒云）您可怎生怕那厮？（正旦云）哥哥不知，聽三婆說一遍咱。（竇鑒云）你說，俺試聽咱。（正旦唱）

【金蕉葉】那厮他每日家吃的十分酩酊；（竇鑒云）他怎麼方頭不劣？（唱）他見一日有三十場鬥爭。他吃的來涎涎鄧鄧；（竇鑒云）他這等厲害，好是無禮也！（唱）他則待殺壞人的性命。

（竇鑒云）那厮這等凶潑，每日家做甚麼買賣？（正旦云）他賣狗肉，他叫一聲呵，（唱）

【寨兒令】那厮可便舒着腿脡，他可早又着門桯〔四〕，精唇潑口毀罵人。那厮他嘴臉天生，鬼惡〔五〕人憎。他則要尋吵鬧，要相爭。

（竇鑒云）這等凶惡！您若惱着他呵，他敢怎的你？（正旦唱）

【么篇】他去那閣子裏扳了窗櫺，茶局子裏摔碎了湯瓶。他直挺挺的眉剔豎，骨碌碌的

眼圓睜，叫一聲：白日裏要見簸箕星！〔六〕

（張弘云）竇鑒哥，這厮好生無禮也！三婆，你看茶湯去。（正旦云）二位哥哥則在這裏，三婆看茶客去也。（下）（竇鑒云）兄弟，你近前來：可是這般恁的……（張弘云）理會的。（下）（竇鑒云）兄弟這一去必有個主意。我且在此茶房裏閒坐，看有甚麼人來。（張弘扮貨郎挑擔子插刀子上科，云）自家是個貨郎兒。來到這街市上，我搖動不郎鼓兒，看有甚麼人來。（裴旦上，云）妾身是裴炎的渾家。我拿着這把刀鞘兒，去街上配一把刀子去。（做見張弘科）（裴旦云）肯分的遇着個貨郎兒，我叫他過來試看咱。（拿刀子入鞘兒科，云）這刀子不是俺家的來！（張弘背云）誰道『是俺家的來』，這刀子是我賣的！（裴旦云）物見主，必索取，是我的刀子！（張弘云）是我的！（鬧科）（正旦上，云）街上吵鬧，我試看咱。（見科，云）原來是裴嫂嫂。你鬧做甚麼？（裴旦云）這厮偷了我的刀子！（正旦云）茶房裏有司公哥哥，你告去，他與你做个證見。（裴旦云）你說的是，我扯着他告去。（裴旦做見竇鑒科，云）哥哥，這厮偷了我刀子！（竇鑒云）怎麼是你的刀子？（裴旦云）這刀子鞘兒現在我家裏，怎麼不是我的？（竇鑒云）我不信，將來我看！（裴旦云）哥哥，你看這鞘兒是也不是？（竇鑒云）真個是這刀子的鞘兒。兄弟，與我拿住這婦人者！（張弘云）理會的。（做拿住打科，云）招了者！招了者！（裴旦云）哎喲！他偷了我刀子，你着我招甚麼？（正旦唱）

【鬼三臺】則這賊名姓，勸姐姐休爭兢。（裴旦云）這刀子委的是我的，你怎生打我？（正旦唱）

走將來便把那頭梢來自領，贓仗忒〔七〕分明，不索你便折證。小梅香死的來忒没影，李慶安險些兒當重刑！第一來惡孽相纏，第二來也是那神天報應。

（竇鑒云）兀那厮，你快招了者！（張弘脱衣打科，云）我打這厮，招了者！招了者！（裴旦云）打殺我也！本是我的刀子，可怎生屈棒打我？（張弘又打科，云）不打不招，你快招了者！（裴旦云）罷、罷、罷，我且屈招了。（正旦唱）

【調笑令】你可便悄聲，察賊情。（正旦云）司公哥哥，你來！（張弘云）怎的？（正旦唱）比及拿王矮虎，先纏〔八〕住一丈青。批頭棍大腿上十分楞，不由他怎不招承！向雲陽鬧市必典刑；（裴旦云）三婆，你救我咱！（正旦唱）殺麽娘七代先靈。

（裴炎帶酒上，云）問三婆討我那狗肉錢去。（見正旦科，云）三婆，還我那狗肉錢來。（正旦云）哥哥，狗肉錢有；那閣子裏有人喚你哩！（裴炎見裴旦跪着竇鑒科，云）大嫂，你爲甚麽跪在這裏？（裴旦云）我招了也〔九〕。（裴炎云）你既招了，咱死去來。（竇鑒云）兄弟，有了殺人賊也！將這厮綁縛定，往開封府見大人去來。（裴炎云）罷、罷、罷，好漢識好漢，跟着你去。（正旦唱）

【尾聲】到來日裴炎不死呵教誰償命？殺了這醜生呵天平地平！我想這人性命怎干休？我道來，則他這瓦罐兒破終須離不開了井。（下）

（竇鑒云）拿着賊人見大人去來。大尹多才智，公事今完備；拿住殺人賊，少不的依律定其罪。（同下）

校記

〔一〕此四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你道是風光好，四海寧，休説那四百座軍州，不如這八十里汴京。」〔二〕此三句底本屬上曲，誤。今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正。〔三〕此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造兩個建湯來。」〔四〕桯：底本誤爲「程」，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五〕惡：底本作「怪」，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六〕此〔幺篇〕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屬前〔寨兒令〕曲。首句「他去那閣子裏」，二本作「他待要閣子裏」。〔七〕忒：底本作「要」，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八〕纏：底本誤作「黔」，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九〕此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我來認刀子，拿住我招了也。」

第四折

（官人領張千上，云）老夫錢大尹是也。因爲李慶安這樁事，我着竇鑒、張弘察訪殺人賊去了，這早晚不見來回話。張千，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竇鑒同張弘拿裴炎上，云）自家竇鑒、張弘的便是。拿着這厮見大人去。可早來到也。張千報復去，道竇鑒、張弘拿的殺

人賊來了也。(張千云)報的大人得知：有竇鑒、張弘拿的殺人賊來了也。(官人云)與我拿將過來！(張千云)理會的。拿過去！(竇鑒拿見科，云)當面！大人，俺二人拿住殺人賊，是裴炎。(官人云)果然是裴炎！兀那厮，你是殺了王員外的梅香來麽？(裴炎云)大人，委的不干李慶安事，是我殺了王員外的梅香來；饒便饒，不饒便殺了罷。(官人云)張千，將李慶安一行人都與我取上廳來〔一〕。(張千云)理會的。將李慶安一行人取上廳來！(張千拿李慶安上，見官人科，云)當面！(官人云)李慶安，有了殺人賊也。張千，開了他那枷鎖。你無事了也，還你那家中去。(李慶安云)你孩兒知道。我出的這衙門來。(孛老兒上，見科，云)孩兒也，爲甚麽開了你這枷鎖？(李慶安云)父親，有了殺人賊也；大人爺放俺還家中去。父親，咱家中去來。(孛老兒云)既然有了殺人賊，饒了你也；謝天地，歡喜煞我也！孩兒，那王員外告着你殺人；『告人徒得徒，告人死得死』！早是有了殺人賊，你便是無罪的人；若無殺人賊呵，你便與他償命。我偌大年紀，誰人養活我？我告那大人去：冤屈！(官人云)兀那老的，爲甚麽叫冤屈？(孛老兒云)大人可憐見！早是有了殺人賊，俺便無事了；若無那殺人賊呵，將我孩兒對了命可怎了？大人可憐見！常言道：『告人徒得徒，告人死得死』，王員外妄告不實，大人與老漢做主！(官人云)這老的也説得是。張千，與我喚將王員外那老子來！(張千云)理會的。王員外，喚你哩！(王員外上，云)老漢王員外。衙門裏喚我，不知有甚事，我見大人去。(見科)(官人云)王員外，是裴炎殺了你家梅香，現今有了殺人賊也；這老的説：『告人徒得徒，告人死得死』，您與他外邊商和去。(王員外云)理會的。(孛老兒云)大人，我其實饒不過這老

子！（同出衙門科）（王員外云）親家，親家，是我的不是了也，你饒了我罷！（孛老兒云）甚麼親家！你怎生告我孩兒是殺人賊？我不和你商和。（王員外云）既然不肯商和，我喚出女孩兒閏香來，看他說甚麼。（做喚科，云）閏香孩兒行動些！（正旦上，云）父親，喚我做甚麼？（王員外云）孩兒，如今李員外告我妄告不實，你央浼他去：饒了我罷。（正旦云）既然有了殺人賊，他告父親妄告不實。父親放心，不妨事，我與慶安陪話去。（王員外云）孩兒，你上緊救我咱！我倒陪奩房〔二〕斷送孩兒與慶安成合了舊親，則着他饒了我罷！（正旦唱）

【雙調・新水令】往常我綉幃中獨坐洞房春，誰曾見勘平人但常推問？罪人受十八重活地獄，公人立七十二惡凶神。如今富漢入衙門，便有那欺公事也不問〔三〕。

（王員外云）孩兒也，那老的說：『告人徒得徒，告人死得死』，大人教俺商和哩。孩兒也，他若饒了俺呵，我倒陪三千貫奩房斷送與他；你和他說去。（正旦云）理會的。（正旦見孛老兒跪科，云）公公〔四〕，怎生看閏香孩兒的面，饒過俺父親咱！（孛老兒云）閏香孩兒，我不饒過你那老子！（正旦見李慶安，云）慶安，看我之面，饒過俺父親者！（李慶安云）小姐，早是有了殺人賊；若無呵，我這性命可怎了也？（正旦唱）

【喬牌兒】當日個悔親呵是俺父親，赤緊的俺先順。耽饒過俺便成秦晉，咱兩個效綢繆夫婦情〔五〕。

（李慶安云）我便將就了，俺父親他可不肯哩。（正旦云）我去公公行陪話去。（正旦見孛老兒科，云）公公，可憐見俺父親咱！（孛老兒云）孩兒也，不干你事，我饒不過他〔六〕！（正旦唱）

【雁兒落】我則是爲夫呵受苦辛，告尊父言婚聘；訪賢達盡孝順，不索你相盤問〔七〕。（孛老兒云）閨香孩兒，不干你事。我饒不過你那父親。（正旦唱）

【得勝令】您孩兒須告老尊親：不索你記寃恨；我與那慶安言婚聘，成合了兩對門。也是俺前生，赤緊的俺兩個心先順。告你個公公：你則是耽饒過俺老父親〔八〕！

（正旦云）慶安，俺父親說來：倒陪三千貫奩房斷送，着我與你依舊配合成親。你意下如何？（李慶安云）既是這等，我與父親說去。父親，俺丈人說來：若是俺饒了他，他倒陪三千貫奩房斷送，將閨香依舊與我爲妻。咱饒了他罷！（孛老兒云）孩兒，當初他不告你來？（李慶安云）他告我，不曾告你。（孛老兒云）大人將你三推六問，不打你來？（李慶安云）他打我，不曾打你。（孛老兒云）若拿不住殺人賊呵，可不殺了你？（李慶安云）他殺我，可不曾殺你。（孛老兒云）我把你个孽〔九〕小弟子孩兒！罷、罷、罷，我饒了他罷。（王員外跪謝科，云）既然親家饒了我也，咱見大人去來。（做同見官人科）（孛老兒云）大人，我饒了他也。（官人云）既然你兩家商和了也，一行人聽我下斷：裴炎圖財致命，殺了王員外家梅香，市曹中明正典刑；竇鑒、張弘能辦公事，每人賞花銀十兩；將老夫俸錢給

與李員外做个慶喜的筵席，着李慶安夫婦團圓。您聽者：則爲他年少子銜寃負屈，潑賊漢致命圖錢。梅香死本家超度，將前官罷職停宣。富嫌貧悔了親事，倒陪與萬貫家奩。賣鑒等封官賜賞，李慶安夫婦團圓。

題目　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正名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一〇〕

校記

〔一〕取上廳來：『取』底本作『律』，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取出來者』。今改『律』爲『取』，下同。

〔二〕奩房：底本作『緣房』，今改。《魯齋郎》劇第二折『自取些奩房斷送陪隨』可證。下同。

〔三〕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富漢入衙門，私事問不問。』

〔四〕『公公』二字底本原脱，據下文王閏香説白校補。

〔五〕此〔喬牌兒〕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終有四春園結下恩，輕言語便隨順。把你那受過的疼痛都忘盡，分毫間不記恨。』

〔六〕〔喬牌兒〕曲下此段説白，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旦云）公公，饒了我父親罷。（小末）父親，饒了他罷。（孛老）他當初不曾駡你？（小末）駡我，不曾駡你。（孛老）他當初不曾打你？（小末）打我，不曾打你。（孛老）我也强不過你，饒了他罷。』

〔七〕此〔雁兒落〕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爲兒夫心受窘，見老父言無信，辨賢達盡孝情，起事頭相盤問。』又『盡』底本作『窮』，據二本改。

〔八〕此〔得勝令〕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口是禍之門，要搭救莫因循。常言道「世上無難事」，「厨中有熱人」。婚姻，赤緊的心先順；年尊，躭饒過俺父親。』

〔九〕犟：底本簡

爲「强」，今改。〔一〇〕此「題目正名」，底本原作「題目　錢大尹智取賊名姓　正名　王閏香夜月四春園」；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題目　王閏香夜鬧四春園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　正名　李慶安絶處幸逢生　獄神廟暗中彰顯報」。

感天動地竇娥冤

劇目說明

此劇第四折寫竇天章任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之職。據《元史·百官志》與《南村輟耕録》記載，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改按察使爲肅政廉訪使。故知此劇當作於至元二十八年之後，是關漢卿晚年的作品。

本劇現存版本，主要有《古名家雜劇》本，《古今名劇合選·酹江集》本，《元曲選》本。今以後者爲底本，用前兩種參校。

楔　子〔一〕

（卜兒蔡婆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不須長富貴，安樂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親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亡逝已過。止有一個孩兒，年長八歲。俺娘兒兩個過其日月。家中頗有些錢財。這裏一個竇秀才，從去年問我借了二十兩銀子，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我數次索取，那竇秀才只說貧難，沒得還我。他有一個女兒，今年七歲，生得可喜，長得可愛。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個媳婦，就准了這四十兩銀子，豈不兩得其便！他說今日好日辰，親送女兒到我家來。老身且不索錢去，專在家中等候。這早晚竇秀才敢待來也。（沖末扮竇天章，引正旦扮端雲上，詩云）讀盡縹緗萬卷書，可憐貧煞馬相如。漢庭一日承恩召，不說當爐說子虛〔二〕。小生姓竇名天章。祖貫長安京兆人也。幼習儒業，飽有文章，爭奈時運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渾家亡化已過，撇下這個女孩兒，小字端雲。從三歲上亡了他母親，如今孩兒七歲了也。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個蔡婆婆，他家廣有錢物，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他數次問小生索取，教我把甚麼還他？誰想蔡婆婆常常着人來說，要小生女孩兒做他兒媳婦。況如今春榜動，選場開，正待上朝取應，又苦盤纏缺少。小生出於無奈，只得將女孩兒端雲，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去。（做嘆科，云）嗨，這個那裏是做媳婦，分明是賣與他一般。就

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兩銀子，分外但得些少東西，够小生應舉之費，便也過望了。說話之間，早來到他家門首。婆婆在家麽？（卜兒上，云）秀才，請家裏坐，老身等候多時也。（做相見科，竇天章云）小生今日一徑的將女孩兒送來與婆婆，怎敢說做媳婦，只與婆婆早晚使用。小生目下就要上朝進取功名去，留下女孩兒在此，只望婆婆看覷則個！（卜兒云）這等，你是我親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兩銀子，兀的是借錢的文書還了你，再送與你十兩銀子做盤纏。親家，你休嫌輕少。（竇天章做謝科，云）多謝了婆婆！先少你許多銀子，都不要我還了，今又送我盤纏，此恩异日必當重報。婆婆，女孩兒早晚呆痴，看小生薄面，看覷女孩兒咱！（卜兒云）親家，這不消你囑咐。令愛到我家，就做親女兒一般看承他，你只管放心的去。（竇天章云）婆婆，端雲孩兒該打呵，看小生面則罵幾句；當罵呵，則處分幾句。孩兒，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親爺，將就的你。你如今在這裏，早晚若頑劣呵，你只討那打罵吃。兒噪，我也是出於無奈！（做悲科）（唱）

【仙呂·賞花時】我也只爲無計營生四壁貧，因此上割捨得親兒在兩處分。從今日遠踐洛陽塵，又不知歸期定准，則落的無語暗消魂〔三〕。（下）

（卜兒云）竇秀才留下他這女孩兒，與我做媳婦兒，他一徑上朝應舉去了。（正旦做悲科，云）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兒去也！（卜兒云）媳婦兒，你在我家，我是親婆，你是親媳婦，只當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着老身前後執料去來。（同下）

校記

〔一〕古名家本楔子併入第一折。　〔二〕「讀盡縹緗萬卷書」四句，古名家本作：「腹中曉盡世間事，命裏不如天下人。」　〔三〕古名家本無此〔仙呂・賞花時〕曲，另有下場詩：「彈劍自傷悲，文章習仲尼。不幸妻先喪，父子兩分離。」

第一折

（淨扮賽盧醫上，詩云）行醫有斟酌，下藥依本草。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自家姓盧。人道我一手好醫，都叫做『賽盧醫』。在這山陽縣南門開着生藥局。在城有個蔡婆婆，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本利該還他二十兩。數次來討這銀子，我又無的還他。若不來便罷，若來呵，我自有個主意！我且在這藥舖中坐下，看有甚麽人來。（卜兒上，云）老身蔡婆婆。我一向搬在山陽縣居住，儘也靜辦。自十三年前竇天章秀才，留下端雲孩兒與我做兒媳婦，改了他小名，喚做竇娥。自成親之後，不上二年，不想我這孩兒害弱症死了。媳婦兒守寡又早三個年頭，服孝將除了也。我和媳婦兒說知，我往城外賽盧醫家索錢去也。（做行科，云）驀過隅頭，轉過屋角，早來到他家門首。賽盧醫在家麽？（盧醫云）婆婆，家裏來。（卜兒云）我這兩個銀子長遠了，你還了我罷。（盧醫云）婆婆，我家裏無銀

子，你跟我庄上去取銀子還你。(卜兒云)我跟你去。(做行科)(盧醫云)來到此處，東也無人，西也無人，這裏不下手，等甚麽？我隨身帶的有繩子。兀那婆婆，誰喚你哩？(卜兒云)在那裏？(做勒卜兒科。孛老同副淨張驢兒衝上，賽盧醫慌走下。孛老救卜兒科，張驢兒云)爹，是個婆婆，爭些勒殺了。(孛老云)兀那婆婆，你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着這個人將你勒死？(卜兒云)老身姓蔡，在城人氏，止有個寡媳婦兒相守過日。因爲賽盧醫少我二十兩銀子，今日與他取討，誰想他賺我到無人去處，要勒死我賴這銀子。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那得老身性命來！(張驢兒云)爹，你聽的他說麽？他家還有個媳婦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謝我。不若你要這婆子，我要他媳婦兒，何等兩便？你和他說去。(孛老云)兀那婆婆，你無丈夫，我無渾家，你肯與我做個老婆，意下如何？(卜兒云)是何言語！待我回家，多備些錢鈔相謝。(張驢兒云)你敢是不肯，故意將錢鈔哄我？賽盧醫的繩子還在，我仍舊勒死了你罷。(做拿繩科)(卜兒云)哥哥，待我慢慢地尋思咱！(張驢兒云)你尋思些甚麽？你隨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婦兒。(卜兒背云)我不依他，他又勒殺我。罷罷罷，你爺兒兩個，隨我到家中去來。(同下)(正旦上，云)妾身姓竇，小字端雲。祖居楚州人氏。我三歲上亡了母親，七歲上離了父親。俺父親將我嫁與蔡婆婆爲兒媳婦，改名竇娥，至十七歲與夫成親。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二十歲也。這南門外有個賽盧醫，他少俺婆婆銀子，本利該二十兩，數次索取不還。今日俺婆婆親自索取去了。竇娥也，你這命好苦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滿腹閒愁，數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一〕

【混江龍】則問那黃昏白晝，兩般兒忘餐廢寢幾時休？大都來昨宵夢裏，和着這今日心頭。催人淚的是錦爛熳花枝橫綉闥，斷人腸的是剔團圞月色挂妝樓。長則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悶沉沉展不徹眉尖皺；越覺的情懷冗冗，心緒悠悠。〔二〕

（云）似這等憂愁，不知幾時是了也呵！（唱）

【油葫蘆】莫不是八字兒該載着一世憂？誰似我無盡頭！須知道人心不似水長流。我從三歲母親身亡後，到七歲與父分離久。嫁的個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籌；撇的俺婆婦每都把空房守，端的個有誰問、有誰瞅？

【天下樂】莫不是前世裏燒香不到頭，今也波生招禍尤？勸今人早將來世修。我將這婆侍養，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須應口。

（云）婆婆索錢去了，怎生這早晚不見回來？（卜兒同孛老、張驢兒上）（卜兒云）你爺兒兩個且在門首，等我先進去。（張驢兒云）奶奶，你先進去，就說女婿在門首哩。（卜兒見正旦科）（正旦云）奶奶回來了。你吃飯麼？（卜兒做哭科，云）孩兒也，你教我怎生說波！（正旦唱）

【一半兒】爲甚麼淚漫漫不住點兒流？莫不是爲索債與人家惹爭鬥？我這裏連忙迎接慌問候，他那裏要說緣由。（卜兒云）羞人答答的，教我怎生說波！（正旦唱）則見他一半兒徘

個一半兒醜。

（云）婆婆，你爲甚麼煩惱啼哭那？（卜兒云）我問賽盧醫討銀子去，他賺我到無人去處，行起凶來，要勒死我。虧了一個張老并他兒子張驢兒，救得我性命。那張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因這等煩惱。（正旦云）婆婆，這個怕不中麼！你再尋思咱：俺家裏又不是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錢債，被人催逼不過；況你年紀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卜兒云）孩兒也，你說的豈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虧他這爺兒兩個救的。我也曾說道：待我到家，多將些錢物酬謝你救命之恩。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裏有個媳婦兒，道我婆媳婦又沒老公，他爺兒兩個又沒老婆，正是天緣天對！若不隨順他，依舊要勒死我。那時節我就慌張了。莫說自己許了他，連你也許了他。兒也，這也是出於無奈。（正旦云）婆婆，你聽我說波。（唱）

【後庭花】遇時辰我替你憂，拜家堂我替你愁。〔三〕梳着個霜雪般白鬏髻，怎戴那銷金錦蓋頭〔四〕？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萬事休。舊恩愛一筆勾，新夫妻兩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卜兒云）我的性命，都是他爺兒兩個救的。事到如今，也顧不得別人笑話了。（正旦唱）

【青哥兒】你雖然是得他、得他營救，須不是筍條、筍條年幼，剗的便巧畫蛾眉成配偶？想當初你夫主遺留，替你圖謀，置下田疇，早晚羹粥，寒暑衣裘。〔五〕滿望你鰥寡孤獨，

無捱無靠，母子每到白頭。公公也，則落得乾生受。

（卜兒云）孩兒也，他如今只待過門。喜事匆匆的，教我怎生回得他去？（正旦唱）

【寄生草】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細細愁。愁則愁興闌珊咽不下交歡酒，愁則愁眼昏騰扭不上同心扣，愁則愁意朦朧睡不穩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畫堂前，我道這姻緣敢落在他人後。

（卜兒云）孩兒也，再不要說我了。他爺兒兩個都在門首等候，事已至此，不若連你也招了女婿罷！（正旦云）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並然不要女婿。（卜兒云）那個是要女婿的！爭奈他爺兒兩個自家捱過門來，教我如何是好？（張驢兒云）我們今日招過門去也。「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同孛老入拜科）（正旦做不禮科，云）兀那厮，靠後！（唱）

【賺煞】我想這婦人每休信那男兒口。婆婆也，怕沒的貞心兒自守，到今日招着個村老子，領着個半死囚。（張驢兒做嘴臉科，云）你看我爺兒兩個這等身段，儘也選得女婿過。你不要錯過了好時辰，我和你早些兒拜堂罷。（正旦不禮科，唱）則被你坑殺人燕侶鶯儔。婆婆也，你豈不知羞！俺公公撞府沖州，掙扎的銅斗兒家緣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張驢

兒承受？（張驢兒做扯正旦拜科，正旦推跌科，唱）兀的不是俺沒丈夫的婦女下場頭！（下）（卜兒云）你老人家不要惱躁，難道你有活命之恩，我豈不思量報你？只是我那媳婦兒，氣性最不好惹的，既是他不肯招你兒子，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我如今拚的好酒好飯，養你爺兒兩個在家，待我慢慢的勸化俺媳婦兒。待他有個回心轉意，再作區處。（張驢兒云）這歪刺骨！便是黃花女兒，剛剛扯的一把，也不消這等使性，平空的推了我一交，我肯乾罷！就當面賭個誓與你：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詞云）美婦人我見過萬千向外，不似這小妮子生得十分憊賴。我救了你老性命死裏重生，怎割捨得不肯把肉身陪待？（同下）

校記

〔一〕此〔點絳唇〕曲，古名家本作：「滿腹閑愁，數年坐受，常相守，無了無休，朝暮依然有。」

〔二〕此〔混江龍〕曲，古名家本作：「黃昏白晝，忘餐廢寢兩般憂，夜來夢裏，今日心頭。地久天長難過遣，舊愁新恨幾時休？則這孽眼苦，愁眉皺，情懷冗冗，心緒悠悠。」

〔三〕「遇時辰我替你憂」兩句，原作：「避凶神要擇好日頭，拜家堂要將香火修。」今據古名家本及酹江集本改。

〔四〕「怎戴那銷金錦蓋頭」，原作：「怎將這雪霞般錦帕兜」，今據古名家本及酹江集本改。

〔五〕「替你圖謀」四句，古名家本作：「替你擔憂，四時羹粥，又結綢繆。」

第二折

（賽盧醫上，詩云）小子太醫出身，也不知道醫死多人；何嘗怕人告發，關了一日店門？在城有個蔡家婆子，剛少的他二十兩花銀，屢屢親來索取，爭些撚斷脊筋。也是我一時智短，將他賺到荒村，撞見兩個不識姓名男子，一聲嚷道：浪蕩乾坤，怎敢行凶撒潑，擅自勒死平民！嚇得我丟了繩索，放開脚步飛奔。雖然一夜無事，終覺失精落魂。方知人命關天關地，如何看做壁上灰塵？從今改過行業，要得滅罪修因。將以前醫死的性命，一個個都與他一卷超度的經文。小子賽盧醫的便是。只爲要賴蔡婆婆二十兩銀子，賺他到荒僻去處，正待勒死他，誰想遇見兩個漢子，救了他去。若是再來討債時節，教我怎生見他？常言道的好：『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喜得我是孤身，又無家小連累，不若收拾了細軟行李，打個包兒，悄悄的躲到別處，另做營生，豈不乾淨。（張驢兒上，云）自家張驢兒。可奈那竇娥百般的不肯隨順我。如今那老婆子害病，我討服毒藥與他吃了，藥死那老婆子，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做行科，云）且住，城裏人耳目廣，口舌多，倘見我討毒藥，可不嚷出事來？我前日看見南門外有個藥舖，此處冷靜，正好討藥。（做到科，叫云）太醫哥哥，我來討藥的。（賽盧醫云）誰敢合毒藥與你，這厮好大膽也！（張驢兒云）我討服毒藥。（賽驢醫云）你討甚麼藥？

(張驢兒云)你真個不肯與我藥麽？(賽盧醫云)我不與你，你就怎地我？(張驢兒做拖盧云)好呀，前日謀死蔡婆婆的不是你來！你說我不認的你哩，我拖你見官去！(賽盧醫做慌科，云)大哥，你放我，有藥有藥。(做與藥科。張驢兒云)既然有了藥，且饒你罷。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下)(賽盧醫云)可不晦氣！剛剛討藥的這人，就是救那婆子的。我今日與了他這服毒藥去了，以後事發，越越要連累我。趁早兒關上藥舖，到涿州賣老鼠藥去也。(下)(卜兒上，做病伏几科)(孛老同張驢兒上，云)老漢自到蔡婆婆家來，本望做個接脚〔二〕，却被他媳婦堅執不從。那婆婆一向收留俺爺兒兩個在家同住，只說『好事不在忙，』等慢慢裏勸轉他媳婦；誰想那婆婆又害起病來。孩兒，你可曾算我兩個的八字，紅鸞天喜幾時到命哩？(張驢兒云)要看什麽天喜到命，只賭本事，做得去，自去做。(孛老云)孩兒也，蔡婆婆害病好幾日了，我與你去問病波。(做見卜兒問科，云)婆婆，你今日病體如何？(卜兒云)我身子十分不快哩。(孛老云)你可想些甚麽吃？(卜兒云)我思量些羊肚兒湯吃。(孛老云)孩兒，你對竇娥說，做些羊肚兒湯與婆婆吃。(張驢兒向古門云)竇娥，婆婆想羊肚兒湯吃，快安排將來。(正旦持湯上，云)妾身竇娥是也。有俺婆婆不快，想羊肚湯吃。我親自安排了與婆婆吃去。婆婆也，我這寡婦人家，凡事也要避些嫌疑，怎好收留那張驢兒父子兩個？非親非眷的，一家兒同住，豈不惹外人談議？婆婆也，你莫要背地裏許了他親事，連我也累做不清不潔的。我想這婦人心，好難保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他則待一生鴛帳眠，那裏肯半夜空房睡；他本是張郎婦，又做了李郎妻。有一等婦女每相隨，并不說家克計，則打聽些閒是非，說一會不明白打鳳的機關，使了些調虛囂撈龍的見識。

【梁州第七】這一個似卓氏般當壚滌器，這一個似孟光般舉案齊眉，說的來藏頭蓋脚多伶俐。道着難曉，做出纔知；舊恩忘却，新愛偏宜。墳頭上土脈猶濕，架兒上又換新衣。那裏有奔喪處哭倒長城？那裏有浣紗時甘投大水？那裏有上山來便化頑石？可悲可耻，婦人家直恁的無仁義。多淫奔，少志氣，虧殺前人在那裏，更休說百步相隨〔二〕。

（云）婆婆，羊肚兒湯做成了，你吃些兒波。（張驢兒云）等我拿去。（做接嘗科，云）這裏面少些鹽醋，你去取來。（正旦下）（張驢兒放藥科）（正旦上，云）這不是鹽醋！（張驢兒云）你傾下些。（正旦唱）

【隔尾】你說道少鹽欠醋無滋味，加料添椒纔脆美。但願娘親早痊濟，飲羹湯一杯，勝甘露灌體，得一個身子平安倒大來喜。

（孛老云）孩兒，羊肚湯有了不曾？（張驢兒云）湯有了，你拿過去。（孛老將湯云）婆婆，你吃些湯兒。（卜兒云）有累你。（做嘔科，云）我如今打嘔，不要這湯吃了，你老人家吃罷。（孛老云）這湯特做來與你吃的，便不要吃，也吃一口兒。（卜兒云）我不吃了，你老人家請吃。（孛老吃科）（正旦唱）

【賀新郎】一個道你請吃，一個道婆先吃，這言語聽也難聽，我可是氣也不氣！想他家與咱家，有甚的親和戚？怎不記舊日夫妻情意，也曾有百縱千隨？婆婆也，你莫不爲『黃金浮世寶，白髮故人稀，』因此上把舊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則待要百年同墓穴，那裏肯千里送寒衣。

（孛老云）我吃下這湯去，怎覺昏昏沉沉的起來？（做倒科）（卜兒慌科，云）你老人家放精細〔三〕着，你掙扎着些兒。（做哭科，云）兀的不是死了也！（正旦唱）

【鬥蝦蟆】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廻。感着這般病疾，值着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濕，或是饑飽勞役，各人症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竇娥忤逆，生怕傍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個自家晦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四〕。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恓惶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張驢兒云）好也囉，你把我老子藥死了，更待乾罷！（卜兒云）孩兒，這事怎了也？（正旦云）我有

什麽藥？在那裏？都是他要鹽醋時，自家傾在湯兒裏的。（唱）

【隔尾】這厮搬調咱老母收留你，自藥死親爺待要唬嚇誰。（張驢兒云）我家的老子，倒說是我做兒子的藥死了，人也不信。（做叫科，云）四鄰八舍聽着：竇娥藥殺我家老子哩！（卜兒云）罷麽，你不要大驚小怪的，嚇殺我也！（張驢兒云）你可怕麽？（卜兒云）可知怕哩。（張驢兒云）你要饒麽？（卜兒云）可知要饒哩。（張驢兒云）你教竇娥隨順了我，叫我三聲嫡嫡親親的丈夫，我便饒了他。（卜兒云）孩兒也，你隨順了他罷。（正旦云）婆婆，你怎說這般言語！（唱）我一馬難將兩鞍韉，想男兒在日，曾兩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別人，其實做不得。

（張驢兒云）竇娥，你藥殺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張驢兒云）你要官休呵，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問！你這等瘦弱身子，當不過拷打，怕你不招認藥死我老子的罪犯！你要私休呵，你早些與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正旦云）我又不曾藥死你老子，情願和你見官去來。（張驢兒拖正旦、卜兒下）（淨扮孤引祗候上，詩云）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今早升廳坐衙，左右喝攛廂。（祗候乡喝科）（張驢兒拖正旦、卜兒上，云）告狀告狀。（祗候云）拿過來。（做跪見，孤亦跪科，云）請起。（祗候云）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着他？（孤云）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祗候乡喝科，孤云）那個是原告？那個是被告？從實說來！（張驢兒云）小人是原告張

驢兒，告這媳婦兒，喚做賣娥，合毒藥下在羊肚湯兒裏，藥死了俺的老子。這個喚做蔡婆婆，就是俺的後母。望大人與小人做主咱！（孤云）是那一個下的毒藥？（正旦云）也不干小婦人事。（卜兒云）也不干老婦人事。（張驢兒云）也不干我事。（孤云）都不是，敢是我下的毒藥來？（正旦云）我婆婆也不是他後母。他自姓張，我家姓蔡。我婆婆因爲與賽盧醫索錢，被他賺到郊外，勒死我婆婆；却得他爺兒兩個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爺兒兩個在家，養膳終身，報他的恩德。誰知他兩個倒起不良之心，冒認婆婆做了接脚，要逼勒小婦人做他媳婦。小婦人原是有丈夫的，服孝未滿，堅執不從。適值我婆婆患病，着小婦人安排羊肚湯兒吃，不知張驢兒那裏討得毒藥在身？接過湯來，只說少些鹽醋，支轉小婦人，暗地傾下毒藥。也是天幸，我婆婆忽然嘔吐，不要湯吃，讓與他老子吃；纔吃的幾口便死了，與小婦人并無干涉。只望大人高擡明鏡，替小婦人做主咱！（唱）

【牧羊關】大人你明如鏡，清似水，照妾身肝膽虛實。那羹本五味俱全，除了外百事不知。他推道嘗滋味，吃下去便昏迷。不是妾訟庭上胡支對，大人也，却教我平白地說甚的？

（張驢兒云）大人詳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張。他婆婆不招俺父親接脚，他養我父子兩個在家做甚麽？這媳婦兒年紀雖小〔五〕，極是個賴骨頑皮，不怕打的。（孤云）人是賤虫，不打不招。左右，與我選大棍子打着！（祗候打正旦，三次噴水科）（正旦唱）

【罵玉郎】這無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須是你自做下，怨他誰？勸普天下前婚後嫁婆娘每，都看取我這般傍州例。

【感皇恩】呀！是誰人唱叫揚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飛。恰消停，纔蘇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萬種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

【採茶歌】打的我肉都飛，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誰知。則我這小婦人，毒藥來從何處也？天那，怎麽的覆盆不照太陽暉！

（孤云）你招也不招？（正旦云）委的不是小婦人下毒藥來。（孤云）既然不是，你與我打那婆子！（正旦忙云）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願我招了罷，是我藥死公公來。（孤云）既然招了，着他畫了伏狀，將枷來枷上，下在死囚牢裏去。到來日判個斬字，押付市曹典刑。（卜兒哭科，云）竇娥孩兒，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唱）

【黃鍾尾】我做了個銜冤負屈没頭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賊！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爭到頭競到底，到如今待怎的。情願認藥殺公公，與了招罪。婆婆也，我怕把你來便打的，打的來恁的。（六）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隨祗候押下）

（張驢兒做叩頭科，云）謝青天老爺做主，明日殺了竇娥，纔與小人的老子報的冤。（卜兒哭科，云）

明日市曹中殺竇娥孩兒也，兀的不痛煞我也！（孤云）張驢兒、蔡婆婆都取保狀，着隨衙聽候。左右，打散堂鼓，將馬來，回私宅去也。（同下）

校記

〔一〕「老漢自到蔡婆婆家來」兩句，古名家本作「老漢自從來到蔡婆婆家做接脚」，處理成張老與蔡婆婆已成婚同居。〔二〕「百步相隨」，原作「本性難移」，據古名家本校改。「相隨百步，尚有徘徊意」，元人成語。〔三〕精細，原誤刻爲「精神」，今改。〔四〕從「不是竇娥忤逆」至「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古名家本作「不怕旁人笑耻，不是竇娥忤逆。勸不的即即世世、哭哭啼啼、煩天惱地。呸！不似你捨不的你那從小裏指脚兒夫妻。（孛老死科）（卜云）怎生是好？死了也！（旦）」。〔五〕媳婦兒年紀雖小：原誤倒爲「媳婦年紀兒雖小」，今改。〔六〕此兩句原無，今據古名家本與酹江集本校補。

第三折

（外扮監斬官上，云）下官監斬官是也。今日處決犯人，着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來人閒走。（淨扮公人鼓三通、鑼三下科。劊子磨旗、提刀，押正旦帶枷上。劊子云）行動些，行動些，監斬官去法場上多時了！（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叫聲屈動地驚天！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羅殿，怎不將天地也生埋怨？

【滾綉球】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一〕，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錯看〔二〕了盜跖顏淵？爲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却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爲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劊子云）快行動些，誤了時辰也。（正旦唱）

【倘秀才】則被這枷扭的我左側右偏，人擁的我前合後偃。我竇娥向哥哥行有句言；（劊子云）你有甚麼話說？（正旦唱）前街裏去心懷恨，後街裏去死無寃，休推辭路遠。

（劊子云）你如今到法場上面，有甚麼親眷要見的？可教他過來，見你一面也好。（正旦唱）

【叨叨令】可憐我孤身隻影無親眷，則落的吞聲忍氣空嗟怨。（劊子云）難道你爺娘家也沒的？（正旦云）止有個爹爹，十三年前上朝取應去了，至今杳無音信。（唱）早已是十年多不睹爹爹面。（劊子云）你適纔要我往後街裏去，是什麼主意？（正旦唱）怕則怕前街裏被我婆婆見。（劊子云）你的性命也顧不得，怕他見怎的？（正旦云）俺婆婆若見我披枷帶鎖，赴法場餐刀去呵，（唱）？枉將他

氣殺也麽哥，枉將他氣殺也麽哥！告哥哥，『臨危好與人行方便。』

（卜兒哭上科，云）天那，兀的不是我媳婦兒！（劊子云）婆子靠後！（正旦云）既是俺婆婆來了，叫他來，待我囑付他幾句話咱。（劊子云）那婆子近前來，你媳婦要囑付你話哩。（卜兒云）孩兒，痛殺我也！（正旦云）婆婆，那張驢兒把毒藥放在羊肚兒湯裏，實指望藥死了你，要霸佔我爲妻。不想婆婆讓與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藥死了。我怕連累婆婆，屈招了藥死公公，今日赴法場典刑。婆婆，此後遇着冬時年節，月一十五，有瀝不了的漿水飯，瀝半碗兒與我吃；燒不了的紙錢，與竇娥燒一陌兒，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唱）

【快活三】念竇娥葫蘆提當罪愆，念竇娥身首不完全，念竇娥從前已往幹家緣。婆婆也，你只看竇娥少爺無娘面。

【鮑老兒】念竇娥伏侍婆婆這幾年，遇時節將碗涼漿奠；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紙錢，只當把你亡化的孩兒薦。（卜兒哭科，云）孩兒放心，這個老身都記得。天那，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唱）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煩煩惱惱，怨氣衝天。這都是我做竇娥的沒時沒運，（三）不明不暗，負屈銜寃。

（劊子做喝科，云）兀那婆子靠後，時辰到了也。（正旦跪科）（劊子開枷科）（正旦云）竇娥告監斬大人，有一事肯依竇娥，便死而無怨。（監斬官云）你有甚麽事？你說。（正旦云）要一領淨席，等我竇

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練，挂在旗槍上。若是我竇娥委實冤枉，刀過處頭落，一腔熱血，休半點兒沾在地下，都飛在白練上者。（監斬官云）這個就依你，打甚麼不緊。（劊子做取席站科，又取白練挂旗上科）（正旦唱）

【耍孩兒】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槍素練懸，等他四下裏皆瞧見。這就是咱萇弘化碧，望帝啼鵑。

（劊子云）你還有甚的說話？此時不對監斬大人說，幾時說那！（正旦再跪科，云）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竇娥委實冤枉，身死之後，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竇娥尸首。（監斬官云）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衝天的怨氣，也召不得一片雪來。可不胡說！（正旦唱）

【二煞】你道是暑氣暄，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綿，免着我尸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正旦再跪科，云）大人，我竇娥死的委實冤枉，從今以後，着這楚州亢旱三年。（監斬官云）打嘴！那有這等說話！（正旦唱）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願。做甚麼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爲東海曾經孝婦冤，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

口難言！

（劊子做磨旗科，云）怎麽這一會兒天色陰了也？（內做風科。劊子云）好冷風也！（正旦唱）

【煞尾】浮雲爲我陰，悲風爲我旋，三椿兒誓願明題遍。（做哭科，云）婆婆也，直等待雪飛六月，亢旱三年呵，（唱）那其間纔把你個屈死的寃魂這竇娥顯！

（劊子做開刀，正旦倒科）（監斬官驚云）呀，真個下雪了，有這等异事！（劊子云）我也道平日殺人，滿地都是鮮血。這個竇娥的血，都飛在那丈二白練上，并無半點落地，委實奇怪。（監斬官云）這死罪必有寃枉。早兩椿兒應驗了，不知亢旱三年的説話，准也不准？且看後來如何。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與我擡他尸首，還了那蔡婆婆去罷。（衆應科，擡尸下）

校記

〔一〕此句古名家本作「有山河今古監」。　〔二〕錯看：原作「糊突」，據古名家本改。　〔三〕此句古名家本作「我不分説」。

第四折

（竇天章冠帶引丑張千、祗從上，詩云）獨立空堂思黯然，高峰月出滿林煙。非關有事人難睡，自是驚魂夜不眠。老夫竇天章是也。自離了我那端雲孩兒，可早十六年光景。老夫自到京師，一舉及第，官拜參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節操堅剛，謝聖恩可憐，加老夫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之職，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容老夫先斬後奏。老夫一喜一悲：喜呵，老夫身居臺省，職掌刑名，勢劍金牌，威權萬里；悲呵，有端雲孩兒，七歲上與了蔡婆婆爲兒媳婦。老夫自得官之後，使人往楚州問蔡婆婆家。他鄰里街坊道：自當年蔡婆婆不知搬在那裏去了，至今音信皆無。老夫爲端雲孩兒，啼哭的眼目昏花，憂愁的鬢髮斑白。今日來到這淮南地面，不知這楚州爲何三年不雨？老夫今在這州廳安歇。張千，說與那州中大小屬官，今日免參，明日早見。（張千向古門云）一應大小屬官：今日免參，明日早見。（竇天章云）張千，說與那六房吏典：但有合刷照文卷，都將來，待老夫燈下看幾宗波。（張千送文卷科。竇天章云）張千，你與我掌上燈。你每都辛苦了，自去歇息罷。我喚你便來，不喚你休來。（張千點燈，同祗從下。竇天章云）我將這文卷看幾宗咱。『一起犯人竇娥，將毒藥致死公公。』我纔看頭一宗文卷，就與老夫同姓。這藥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惡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這是問結了的文書，不看他罷。我將這文卷壓在底下，別看一宗咱。

（做打呵欠科，云）不覺的一陣昏沉上來，皆因老夫年紀高大，鞍馬勞困之故。待我搭伏定書案，歇息些兒咱。（做睡科。魂旦上，唱）

【雙調・新水令】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鄉臺，急煎煎把仇人等待，慢騰騰昏地裏走，足律律旋風中來。則被這霧鎖雲埋，攛掇的鬼魂快。

（魂旦望科，云）門神户尉不放我進去。我是廉訪使竇天章女孩兒。因我屈死，父親不知。特來託一夢與他咱。（唱）

【沉醉東風】我是那提刑的女孩，須不比現世的妖怪。怎不容我到燈影前，却攔截在門桯外。（做叫科，云）我那爺爺呵，（唱）枉自有勢劍金牌，把俺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怎脫離無邊苦海？

（做入見哭科，竇天章亦哭科，云）端雲孩兒，你在那裏來？（魂旦虛下）（竇天章做醒科，云）好是奇怪也！老夫纔合眼去，夢見端雲孩兒，恰便似來我跟前一般，如今在那裏？我且再看這文卷咱。（魂旦上，做弄燈科）（竇天章云）奇怪，我正要看文卷，怎生這燈忽明忽滅的？張千也睡着了，我自己剔燈咱。（做剔燈，魂旦翻文卷科。竇天章云）我剔的這燈明了也，再看幾宗文卷。『一起犯人竇娥藥死公公……』（做疑怪科，云）這一宗文卷，我爲頭看過，壓在文卷底下，怎生又在這上頭？這幾

時間結了的，還壓在底下，我別看一宗文卷波。（魂旦再弄燈科，竇天章云）怎麼這燈又是半明半暗的？我再剔這燈咱。（做剔燈，魂旦再翻文卷科。竇天章云）我剔的這燈明了，我另拿一宗文卷看咱。『一起犯人竇娥藥死公公……』呸！好是奇怪。我纔將這文書分明壓在底下，剛剔了這燈，怎生又翻在面上？莫不是楚州後廳裏有鬼麼？便無鬼呵，這樁事必有寃枉。將這文卷再壓在底下，待我另看一宗如何。（魂旦又弄燈科，竇天章云）怎生這燈又不明了，敢有鬼弄這燈？我再剔一剔去。（做剔燈科，魂旦上，做撞見科。竇天章舉劍擊桌科，云）呸，我說有鬼！兀那鬼魂：老夫是朝廷欽差，帶牌走馬肅政廉訪使。你向前來，一劍揮之兩段。張千，虧你也睡的着！快起來，有鬼有鬼。兀的不嚇殺老夫也！（魂旦唱）

【喬牌兒】則見他疑心兒胡亂猜，聽了我這哭聲兒轉驚駭。哎，你個竇天章直恁的威風大，且受你孩兒竇娥這一拜〔一〕。

（竇天章云）兀那鬼魂，你道竇天章是你父親，受你孩兒竇娥拜。你敢錯認了也？我的女兒叫做端雲，七歲上與了蔡婆婆爲兒媳婦。你是竇娥，名字差了，怎生是我女孩兒？（魂旦云）父親，你將我與了蔡婆婆家，改名做竇娥了也。（竇天章云）你便是端雲孩兒。我不問你別的，這藥死公公，是你不是？（魂旦云）是你孩兒來。（竇天章云）噤聲！你這小妮子，老夫爲你，啼哭的眼也花了，憂愁的頭也白了。你剗地犯下十惡大罪，受了典刑。我今日官居臺省，職掌刑名，來此兩淮審囚刷卷，

體察濫官污吏。你是我親生之女，老夫將你治不的，怎治他人？我當初將你嫁與他家呵，要你三從四德。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從四德全無，剗地犯了十惡大罪。我竇家三輩無犯法之男，五世無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沒祖宗世德，又連累我的清名。你快與我細吐真情，不要虛言支對。若說的有半厘差錯，牒發你城隍祠內，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罰在陰山，永爲餓鬼。（魂旦云）父親停嗔息怒，暫罷狼虎之威，聽你孩兒慢慢的說一遍咱。我三歲上亡了母親，七歲上離了父親。你將我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至十七歲與夫配合。纔得兩年，不幸兒夫亡化，和俺婆婆守寡。這山陽縣南門外，有個賽盧醫，他少俺婆婆二十兩銀子，俺婆婆去取討，被他賺到郊外，要將婆婆勒死。不想撞見張驢兒父子兩個，救了俺婆婆性命。那張驢兒知道我家有個守寡的媳婦，便道：你婆兒媳婦既無丈夫，不若招我父子兩個。俺婆婆初也不肯，那張驢兒道：你若不肯，我依舊勒死你。俺婆婆懼怕，不得已含糊許了。只得將他父子兩個，領到家中，養他過世。有張驢兒數次調戲你女孩兒，我堅執不從。那一日俺婆婆身子不快，想羊肚兒湯吃。你孩兒安排了湯，適值張驢兒父子兩個問病，道將湯來我嘗一嘗，說湯便好，只少些鹽醋，賺的我去取鹽醋。他就暗地裏下了毒藥，實指望藥殺俺婆婆，要强逼我成親。不想俺婆婆偶然發嘔，不要湯吃，却讓與他老子吃〔二〕，隨即七竅流血藥死了。張驢兒便道：竇娥，藥死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我便道：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他道：要官休，告到官司，你與俺老子償命；若私休，你便與我做老婆。你孩兒便道：好馬不鞴雙鞍，烈女不更二夫。我

至死不與你做媳婦，我情願和你見官去。他將你孩兒拖到官中，受盡三推六問，吊拷綳扒，便打死、孩兒，也不肯認。怎當州官見你孩兒不認，便要拷打俺婆婆。我怕婆婆年老，受刑不起，只得屈認了。因此押赴法場，將我典刑。你孩兒對天發下三樁誓願：第一樁，要丈二白練，挂在旗槍上。若係寃枉，刀過頭落，一腔熱血，休滴在地下，都飛在白練上；第二樁，現今三伏天道，下三尺瑞雪，遮掩你孩兒尸首；第三樁，着他楚州大旱三年。果然血飛上白練，六月下雪，三年不雨，都是爲你孩兒來。（詩云）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氣口難言。防他老母遭刑憲，情願無辭認罪愆。三尺瓊花骸骨掩，一腔鮮血練旗懸。豈獨霜飛鄒衍屈，今朝方表竇娥寃〔三〕。（唱）

【雁兒落】你看這文卷曾道來不道來，則我這寃枉要忍耐如何耐？我不肯順他人，倒着我赴法場；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殘生壞。

【得勝令】呀，今日個搭伏定攝魂臺，一靈兒怨哀哀。父親也，你現掌着刑名事，親蒙聖主差。端詳這文冊，那厮亂綱常，合當敗。便萬剮了喬才，還道報寃仇不暢懷！

（竇天章做泣科，云）哎，我那屈死的兒，則被你痛殺我也！我且問你：這楚州三年不雨，可真個是爲你來？（魂旦云）是爲你孩兒來。（竇天章云）有這等事？到來朝，我與你做主。（詩云）白頭親苦痛哀哉，屈殺了你個青春女孩。只恐怕天明了，你且回去，到來日我將文卷改正明白。（魂旦暫下）

(竇天章云)呀，天色明了也。張千，我昨日看幾宗文卷，中間有一鬼魂來訴冤枉。我喚你好幾次，你再也不應，直恁的好睡那？(張千云)我小人兩個鼻子孔，一夜不曾閉，并不聽見女鬼訴什麼冤狀，也不曾聽見相公呼喚。(竇天章做叱科，云)嗨！今早升廳坐衙，張千喝攛廂者。(張千做幺喝科，云)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禀云)州官見。(外扮州官入參科)(張千云)該房吏典見。(丑扮吏入參見科)(竇天章問云)你這楚州一郡，三年不雨，是爲着何來？(州官云)這個是天道亢旱，楚州百姓之災。小官等不知其罪。(竇天章做怒云)你等不知罪麼？那山陽縣，有用毒藥謀死公公犯婦竇娥，他問斬之時，曾發願道：若是果有冤枉，着你楚州三年不雨，寸草不生，可有這件事來？(州官云)這罪是前升任桃州守問成的，現有文卷。(竇天章云)這等糊塗的官，也着他升去！你是繼他任的，三年之中，可曾祭這冤婦麼？(州官云)此犯係十惡大罪，原不曾有祠，所以不曾祭得。(竇天章云)昔日漢朝有一孝婦守寡，其姑自縊身死，其姑女告孝婦殺姑，東海太守將孝婦斬了。只爲一婦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後于公治獄，彷彿見孝婦抱卷哭於廳前，于公將文卷改正，親祭孝婦之墓，天乃大雨。今日你楚州大旱，豈不正與此事相類？張千，分付該房簽牌下山陽縣，着拘張驢兒、賽盧醫、蔡婆婆一起人犯火速解審，毋得違誤片刻者。(張千云)理會得。(下)(丑扮解子，押張驢兒、蔡婆婆同張千上。禀云)山陽縣解到審犯聽點。(竇天章云)張驢兒。(張驢兒云)有。(竇天章云)蔡婆婆。(蔡婆婆云)有。(竇天章云)怎麼賽盧醫是緊要人犯不到？(解了云)賽盧醫三年前在逃，一面着廣捕批緝拿去了，待獲日解審。(竇天章云)張驢兒，那蔡婆婆是你的後母麼？(張驢兒云)

母親好冒認的？委實是。（竇天章云）這藥死你父親的毒藥，卷上不見有合藥的人，是那個合的毒藥（四）？（張驢兒云）是竇娥自合就的毒藥。（竇天章云）這毒藥必有一個賣藥的醫鋪。想竇娥是個少年寡婦，那裏討這藥來？張驢兒，敢是你合的毒藥麽？（張驢兒云）若是小人合的毒藥，不藥別人，倒藥死自家老子？（竇天章云）我那屈死的兒嚛，這一節是緊要公案，你不自來折辯，怎得一個明白？你如今冤魂却在那裏？（魂旦上，云）張驢兒，這藥不是你合的，是那個合的？（張驢兒做怕科，云）有鬼有鬼，撮鹽入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魂旦云）張驢兒，你當日下毒藥在羊肚兒湯裏，本意藥死俺婆婆，要逼勒我做渾家。不想俺婆婆不吃，讓與你父親吃，被藥死了。你今日還敢賴哩！（唱）

【川撥棹】猛見了你這吃敲材，我只問你這毒藥從何處來？你本意待暗裏栽排，要逼勒我和諧，倒把你親爺毒害，怎教咱替你躭罪責？

（魂旦做打張驢兒科）（張驢兒做避科，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大人說這毒藥，必有個賣藥的醫鋪，若尋得這賣藥的人，來和小人折對，死也無詞。（旦扮解子解賽盧醫上，云）山陽縣續解到犯人一名賽盧醫。（張千喝云）當面。（竇天章云）你三年前要勒死蔡婆婆，賴他銀子，這事怎麽說？（賽盧醫叩頭科，云）小的要賴蔡婆婆銀子的情是有的。當被兩個漢子救了，那婆婆并不曾死。（竇天章云）這兩個漢子，你認的他叫做什麽名姓？（賽盧醫云）小的認便認得，慌忙之際，可不曾問的

他名姓。(竇天章云)現有一個在階下，你去認來。(賽盧醫做下認科，云)這個是蔡婆婆。(指張驢兒云)想必這毒藥事發了。(上云)是這一個。容小的訴禀：當日要勒死蔡婆婆時，正遇見他爺兒兩個，救了那婆婆去。過得幾日，他到小的舖中討服毒藥。小的是念佛吃齋人，不敢做昧心的事。說道：舖中只有官料藥，并無什麼毒藥。他就睜着眼道：你昨日在郊外要勒死蔡婆婆，我拖你見官去！小的一生最怕的是見官，只得將一服毒藥與了他去。小的見他生相是個惡的，一定拿這藥去藥死了人，久後敗露，必然連累。小的一向逃在涿州地方，賣些老鼠藥。剛剛是老鼠被藥殺了好幾個，藥死人的藥其實再也不曾合。(魂旦唱)

【七弟兄】你只爲賴財、放乖、要當災。(帶云)這毒藥呵，(唱)原來是你賽盧醫出賣張驢兒買，沒來由填做我犯由牌，到今日官去衙門在。

(竇天章云)帶那蔡婆婆上來！我看你也六十外人了，家中又是有錢鈔的，如何又嫁了老張，做出這等事來？(蔡婆婆云)老婦人因爲他爺兒兩個救了我的性命，收留他在家養膳過世。那張驢兒常說要將他老子接脚進來，老婦人并不曾許他。(竇天章云)這等說，你那媳婦就不該認做藥死公公了。(魂旦云)當日問官要打俺婆婆，我怕他年老，受刑不起，因此咱認做藥死公公。委實是屈招個！(唱)

【梅花酒】你道是咱不該，這招狀供寫的明白。本一點孝順的心懷，倒做了惹禍的胚胎。

我只道官吏每還覆勘，怎將咱屈斬首在長街！第一要素旗槍鮮血灑，第二要三尺雪將死尸埋，第三要三年旱示天災。咱誓願委實大。

【收江南】呀，這的是『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寃哉。』痛殺我嬌姿弱體閉泉臺。早三年以外，則落的悠悠流恨似長淮。

（竇天章云）端雲兒也，你這寃枉，我已盡知。你且回去。待我將這一起人犯，并原問官吏，另行定罪。改日做個水陸道場，超度你生天便了。（魂旦拜科，唱）

【鴛鴦煞尾】從今後把金牌勢劍從頭擺，將濫官污吏都殺壞，與天子分憂，萬民除害。

（云）我可忘了一件：爹爹，俺婆婆年紀高大，無人侍養，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兒盡養生送死之禮。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竇天章云）好孝順的兒也。（魂旦唱）囑付你爹爹，收養我奶奶。可憐他無婦無兒，誰管顧年衰邁！再將那文卷舒開，（帶云）爹爹，也把我竇娥名下，（唱）屈死的招伏〔五〕罪名兒改。（下）

（竇天章云）喚那蔡婆婆上來。你可認的我麽？（蔡婆婆云）老婦人眼花了，不認的。（竇天章云）我便是竇天章。適纔的鬼魂，便是我屈死的女孩兒端雲。你這一行人，聽我下斷：張驢兒毒殺親爺，謀〔六〕佔寡婦，合擬凌遲，押付市曹中，釘上木驢，剮一百二十刀處死。升任州守桃杌并該房吏

典，刑名違錯，各杖一百，永不敘用。賽盧醫不合賴錢，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毒藥，致傷人命，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蔡婆婆我家收養。竇娥罪改正明白。（詞云）莫道我念亡女與他滅罪消愆，也只可憐見楚州郡大旱三年。昔于公曾表白東海孝婦，果然是感召得靈雨如泉。豈可使推諉道天災代有，竟不想人之意感應通天。今日倘將文卷重行改正，方顯的王家法不使民寃。

題目　秉鑑持衡廉訪法

正名　感天動地竇娥寃〔七〕

校記

〔一〕此句原作『且受我竇娥這一拜』，據下句竇天章說白改過。〔二〕此句原爲『却讓與老張吃』，不類竇娥聲口，據第二折竇娥說白改過。〔三〕『三尺瓊花骸骨掩』四句，古名家本作『三尺瑞雪，埋素體，一腔鮮血染白練。霜降始知鄒衍屈，雷飛方表竇娥寃』。〔四〕此句原脫，『合』字，今據文意補。〔五〕招伏，原作『於伏』，據古名家本改。〔六〕原作『奸』，據酹江集本改。〔七〕古名家本『題目』作『後嫁婆婆忒心偏　守志烈女意自堅』，『正名』作『湯風冒雪沒頭鬼　感天動地竇娥寃』。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劇目說明

本劇現存版本，有《古名家雜劇》本、《元曲選》本二種。今以後者爲底本，用前者參校。

楔　子

（冲末扮柳耆卿，引正旦謝天香上）（柳詩云）本圖平步上青雲，直爲紅顏滯此身。老天生我多才思，風月場中肯讓人。小生姓柳名永，字耆卿，乃錢塘郡人也。平生以花酒爲念，好上花臺做子弟。不想游學到此處，與上廳行首謝天香作伴。小生想來，今年春榜動選場開，誤了一日，又等三年。則今日辭了大姐，便索上京應舉去。大姐，小生在此，多蒙管待。小生若到京師闕下，得了官呵，那五花官誥、駟馬香車，你便是夫人縣君也。（正旦云）耆卿，衣服盤纏，我都准備停當。你休爲我誤了功名者。（淨扮張千上，云）小人張千，在這開封府做着個樂探執事〔一〕。我管的是那僧尼道俗樂人。迎新送舊，都是小人該管。如今新除來的大尹姓錢，一應接官的都去了，止有妓女每不曾

去。此處有個行首，是謝天香。他便管着這散班女人〔二〕，須索和他說一聲去。來到門首也。謝大姐在家麽？（旦見科，云）哥哥，叫我〔三〕做甚麽？（張千云）大姐，來日新官到任，准備參官去。（旦云）哥哥，這上任的是甚麽新官？（張千云）是錢大尹。（旦云）莫不是波斯錢大尹麽？（張千云）你休胡說，喚大人的名諱！我去也。謝大姐，明日早來參官。（下）（柳云）大姐，你歡喜咱！錢大尹是我同堂故友。明日我同大姐到相公行，分付着看覷你，我也去的放心。（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則這一曲翻成和淚篇，最苦偏高離恨天，雙淚落尊前。山長水遠，愁見理行軒。

【幺篇】待得鸞膠續斷絃，欲盼雕鞍難顧戀。謝他新理任這官員，常好是與民方便，咱又得個一夜并頭蓮。（同下）

校記

〔一〕本劇故事發生在開封（汴京），而柳永赴進士試的地點即在開封，无須上京，也不須送別，這顯然是個疏漏。

〔二〕這散班女人：底本作「這班門户人」，據古名家本改。　〔三〕底本原缺「我」字，今補。

第一折

（外扮錢大尹，引張千上，詩云）寒蛩秋夜忙催織，戴勝春朝苦勸耕。若道民情官不理，須知蟲鳥爲何鳴。〔一〕老夫姓錢名可，字可道，錢塘人也。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頗有政聲。今謝聖恩，加老夫開封府尹之職。老夫自幼修髯滿部，軍民識與不識，皆呼爲波斯錢大尹。暗想老夫當時有一同堂故〔二〕友，姓柳名永，字耆卿。論此人學問，不在老夫之下。相離數載，不知他得志也不曾，使老夫懸懸在念。今日升堂，坐起早衙。張千，有該簽押的文書，將來我發落。（張千云）禀的老爺知道，還有樂人每未曾參見哩。（錢大尹云）前官手裏曾有這例麽？（張千云）舊有此例。（錢大尹云）既是如此，着他參見。（張千云）參官樂人走動！（正旦同衆旦上，云）今日新官上任，咱參見去來。你每小心在意者！（衆旦云）理會的。（正旦唱）

【仙呂・點絳唇】講論詩詞，笑談街市；學難似、風裏颺絲，一世常如此。

【混江龍】我逐日家把您相試，乞求的教您做人時，但能够『終朝爲父』，也想着『一日爲師』。但有個敢接我這上廳行首案，情願分付與你這搬〔三〕演戲臺兒；則爲四般兒誤了前程事，都只爲『聰明智慧』，因此上辛苦無辭。

（衆旦云）姐姐，你看籠兒中鸚哥念詩哩！（旦云）這便是你我的比喻。（唱）

【油葫蘆】你道是金籠內鸚哥能念詩，這便是咱家的好比似：原來越聰明越不得出籠時！能吹彈好比人每日常看伺，慣歌謳好比人每日常差使。（云）我不怨別人；（衆旦云）姐姐，你怨誰？（旦云）咱會彈唱的，日日官身；不會彈唱的，到得些自在！（唱）我怨那禮案裏幾個令史，他每都是我掌命司；先將那等不會彈不會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則做個啞猱兒。

【天下樂】俺可也圖甚麼香名貫人耳，想當也波時，不三思；越聰明不能够無外事。賣弄的有伎倆，賣弄的有艷姿，則落的臨老來呼『弟子』！

（張千云）謝大姐，你怎生這早晚纔來？你只在這裏，我報復去。（做報科，云）報的老爺得知，有樂人每來參見。（錢大尹云）別的休進來，則着那爲頭的一人來見。（張千云）別的都回去，則着謝大姐過去哩。（衆旦下）（正旦見拜科，云）上廳行首謝天香謹參。（錢大尹云）休要誤了官身。（旦云）理會的。（做出門科，云）爺爺，那官人好個冷臉子也！（唱）

【金盞兒】猛覷了那容姿，不覺的下階址，下場頭少不的跟官長廳前死。往常覷品官宣使似小孩兒，他則道官身休失誤，啓口更無詞；立地剛一飯間，心戰够兩炊時！

（柳上，云）大姐參官去了。我看大姐去來。（做見旦科，云）大姐，你參了官也。我過去見他。（正旦

云）你休見罷，這相公不比其他的！（柳云）不妨事，哥哥看待我比別人不同。（做見張千科，云）大哥報復一聲，杭州柳永特來參謁。（張千云）這個便是早晨間在謝大姐家的那先生。你在這裏，我報復去。（做報科，云）衙門外有杭州柳永，特來拜見。（錢大尹云）他說是杭州柳永？（張千云）是。（錢大尹笑云）老夫語未絕口，不想賢弟果然至此，使老夫不勝之喜。道有請！（張千云）請進。（柳見錢科，云）小弟遊學到此，不意正值高遷！一來拜賀兄長，二來進取功名去也。（錢大尹云）自別賢弟許久，想慕顏範，使老夫懸懸在念。今日一會，實老夫之幸也。左右，看酒來！（柳云）兄弟去的急，不必安排茶飯。（錢大尹云）雖然如此，許久不會，何妨片時，張千，就訟廳上看酒來，管待學士！（柳云）哥哥，這是國家公堂，不是您兄弟坐的去處。（錢大尹云）賢弟差矣。一來是老夫同堂故友，二來賢弟是一代文章淵藪〔四〕，正可管待！老夫欲待留賢弟在此，盤桓數日；便好道大丈夫當以功名爲念，因此不好留得。賢弟，請滿飲一杯。（把酒科）（柳云）兄弟酒够了也！辭了哥哥，便索長行。（錢大尹云）賢弟，不成管待，只聽你他日得意，另當稱賀。賢弟，恕不遠送了。（柳云）哥哥不必送。（出見旦科，云）柳永，你爲甚麼來？則爲大姐，怎就忘了？我再過去！（正旦云）耆卿，你休去！這相公不比其他的。（柳云）不妨事，哥哥待我較別哩！（做見張千科，云）張千，再報一聲。（張千云）你怎麼又來？（柳云）你道杭州柳永再來拜見，有說的話。（張千報科，云）杭州柳永又要見相公，有說的話。（錢大尹云）是是，想必老夫在此爲理，有見不到處。道有請！（張千云）有請。（見科。錢大尹云）老夫在此爲理，多有見不到處。我料賢弟必有嘉言善行，教訓老夫咱！（柳云）您

兄弟別無他事，則是好覷謝氏。(錢云)耆卿，敬重看待，恕不遠送！(柳云)多謝了哥哥。(柳見旦，云)大姐，我說了也。他說『敬重看待』。(正旦云)耆卿，你知道相公的意思麼？(柳云)我不知道。(正旦唱)

【醉中天】初相見呼你爲學士，謹厚不因而；今遍回身囑付爾，相公也冷眼兒頻偷視。你覷他交椅上擡頦樣兒，待的你不同前次；他則是微分間將表字呼之。

(柳云)怕你不放心，我再過去。(正旦云)耆卿，你休過去。(柳云)不妨事，哥哥待我較別哩！(錢大尹云) 張千，你近前來。恰纔耆卿說道『好覷謝氏』，必定是峨冠博帶、一個名士大夫。你與老夫說咱。(張千云)禀的老爺知道，就是早晨參官的謝天香。(錢大尹云)哦，是早間那個謝氏？耆卿，你錯用了心也！(柳做見張千科，云)張大哥，你再報一聲：『杭州柳永再有說話。』(張千云)你怎麼又來？我不敢過去。(柳云)不妨事，再說一聲。(張千報科，云)杭州柳永有說的話。(錢大尹云) 着他過來。(柳進見科)(錢大尹云)耆卿，有何見諭？(柳云)哥哥，則是好覷謝氏！(錢大尹云)我纔不說來？『敬重看待』，恕不遠送！(柳見旦，云)相公說『敬重看待』，可是如何？(正旦唱)

【金盞兒】你拿起筆作文詞，衒才調無瑕玼，這一場無分曉不裁思。他道『敬重看待』自有幾樁兒：看則看你那釣鰲八韻賦，待則待你那折桂五言詩；敬則敬你那十年辛

苦志，重則重你那一舉狀元時。

（柳云）大姐，你也忒心多。怕你放不下，我再過去。（正旦云）耆卿休去！（柳云）不妨事，哥哥看待較別哩！（見張千科，云）張大哥，你再過去說，杭州柳永又來，有說的話。（張千云）你還不曾去哩！這遭敢不中麽？（柳云）不妨事。（張千報科，云）杭州柳永又來，有話說。（錢大尹云）着他過來。（見科。錢大尹云）耆卿，有何說話？（柳云）哥哥，好覷謝氏！（錢大尹做怒科，云）耆卿，你種的桃花放，砍的竹竿折！（柳云）多謝了哥哥。（出見旦，云）我說了也。（正旦云）相公說甚麽來？（柳云）相公說『種的桃花放，砍的竹竿折。』（正旦唱）

【醉扶歸】你陡恁的無才思，有甚省不的兩樁兒；我道這相公不是漫詞，你怎麽不解其中意？他道是種桃花砍折竹枝，則說你重色輕君子！

（柳云）怕你不放心，待我再去與他說過。（正旦云）耆卿，你休去。（柳云）不妨事，哥哥待我較別哩！（見張千云）張大哥，你再說一聲，杭州柳永又來有話說。（張千云）那裏有個見不了的！我不敢報。（柳云）我自過去。（張千報科）（錢大尹云）敢是杭州柳永？（張千云）便是。（錢大尹云）潑禽獸！你則管着這一樁兒！且過一壁。（柳云）張千進去，可怎生不見出來？莫非他不肯通報？我自過去。（進見科，云）哥哥……（錢大尹怒云）敢是『好覷謝氏！』張千，擡過書案者！　耆卿，是何相待？『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你何輕薄至此！這裏是官府黃堂，又不是秦樓楚館，　則管裏『謝

氏』『謝氏』者卿，我是開封府尹，又不是教坊司樂探。平昔老夫待足下非輕，可是爲何？爲子有才也。古人道：『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今觀足下所爲，可正是才有餘而德不足。禮記云：君子『奸聲亂色，不留聰明。』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大丈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五〕便好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今子告別，我則道有甚麼嘉言善行；略無一語，止爲一匪妓，往復數次，雖鄙夫有所耻，況衣冠之士，豈不愧顏？者卿，比及你在花街裏留意，且去你那功名上用心。可不道『三十而立』？當今王元之七歲能文，今官居三品，現爲翰林學士之職。汝輩不自耻乎？者卿！（詩云）則你那渾身多錦綉，滿腹富文章。不學王內翰，只說謝天香。張千，你近前來。（做耳喑科，云）只恁的便了。（張千云）理會的。（錢大尹云）左右的擊鼓退堂，我回私宅去也。（下）（柳見旦科）（正旦云）我說甚麼來，直逗的相公惱了？（柳云）大姐放心。我到帝都闕下，若得一官半職，錢可道，你長保着做大尹，休和咱軸頭兒厮抹着！大姐，我今便索長行也。（正旦云）妾送你到城外那小酒務兒裏，權與你餞行咱！（張千上，云）等我一等。我張千也來送柳先生。（柳云）多有起動了！大姐，我臨行做了一首詞，詞寄〔定風波〕，是商角調，留與大姐表意咱。（詞云）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可。日上花梢，鶯喧柳帶，猶壓香衾卧。暖酥消，膩雲髻，終日懨懨倦梳裹。無奈，想薄情一去，音書無個。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收拾蠻牋象管，拘束教吟和。鎮日相隨莫拋躲，針綫拈來共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六〕，光陰虛過。（張抄科，云）我先回去也。（下）（正旦云）者卿，你去也，教妾

身如何是好？（柳云）大姐放心，小生不久便回。（正旦唱）

【賺煞】我這府裏祇候幾曾閒，差撥無銓次；從今後無倒斷嗟呀怨咨。我去這觸熱也似官人行將禮數使。若是輕咳嗽便有官司，我直到揭席時、來到家時，我又索趲下些工夫憶念爾。是我那清歌皓齒，是我那言談情思，是我那濕浸浸舞困袖梢兒。（下）

校記

〔一〕此上場詩，古名家本作：「陳紀立綱理庶民，律遵王法秉彝倫。清廉正直行公道，播取芳名後代聞。」

〔二〕故：底本作「小」，據古名家本改。〔三〕搬：底本作「粧」，古名家本作「班」，實即「搬」字，今據改。〔四〕淵藪：底本原缺，今據古名家本補。〔五〕此句下古名家本有二句作：「大丈夫得志與民間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六〕年少：底本誤倒爲「少年」，據柳永原詞及本劇第二折改。按，此詞與柳永〔定風波〕原詞多有不同，或元代傳唱如此。

第二折

（錢大尹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一〕老夫錢大尹。昨日使張千幹事，這早晚不見來回話。左

右，門首覷着，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上，云）自家張千是也。奉俺老爺命，着幹事回來，如今見老爺去咱。（見科。錢大尹云）張千，我吩咐你的事如何？（張千云）奉老爺的命，使我跟他兩個到一個小酒務兒裏餞別，柳耆卿臨行做了一首詞，詞寄〔定風波〕，小人就記將來了。（錢大尹云）你記的了？（張千云）小人記的顛倒爛熟。（錢大尹云）你念。（張千念云）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做不語科）（錢大尹云）怎的？（張千云）老爺，孩兒忘了也。（錢大尹云）却不道記的顛倒爛熟那？（張千云）孩兒見了老爺，懼怕忘了也。（錢大尹云）有抄本麽？（張千云）有抄本。（錢大尹云）將來我看。（張千云）早是我抄得來了。（做遞科）（錢接念科，云）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可。日上花梢，鶯喧柳帶，猶壓香衾卧。暖酥消，膩雲髻，終日懨懨倦梳裹。無奈，想薄情一去，音書無個。早知恁麽，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收拾蠻牋象管，拘束教吟和。鎮日相隨莫拋躲，針綫拈來共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嗨！耆卿，你好高才也。似你這等才學，在那五言詩、八韻賦、萬言策上留心，有甚麽都堂不做那！我試再看：『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可。』耆卿怪了老夫去了也！老夫姓錢名可，字可道。這詞上說『可可』二字，明明是譏諷老夫。恰纔張千說記的顛倒爛熟，他念到『事事』，將『可可』二字則推忘了。他若念出『可可』二字來，便是誤犯俺大官諱字，我扣廳責他四十。這厮倒聰明着哩！（張千云）也頗頗的！（錢大尹云）我如今喚將謝天香來，着他唱這〔定風波〕詞，『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可。』若唱出『可可』二字來呵，便是誤犯俺這大官諱字，我扣廳責他四十。我若打了謝氏呵，便是典刑過罪人也，使耆卿再不好往他家去。耆

卿也，俺爲朋友，直如此用心。我今升罷早衙，在這後堂閒坐。張千，與我提名喚將謝天香來者！（張千云）理會的。（做喚科，云）謝天香在家麼？（正旦上，云）是誰喚門哩？（做見張科，云）原來是張千哥哥，叫我做甚麼？（張千云）謝大姐，老爺提名兒叫你官身哩！（正旦唱）

【南呂・一枝花】往常時喚官身可早眉黛舒，今日個叫祗候喉嚨響；原來是你這狠首領，我則道是那個面前桑〔三〕。恰纔陪着笑臉兒應昂，怎覷我這查梨相，只因他忒過當。據妾身貌陋殘妝，誰教他大尹行將咱過獎。

【梁州第七】又不是謝天香其中關節，這的是柳耆卿酒後疏狂。這爺爺記恨無輕放，怎當那橫枝羅惹、不許提防。想着俺用時不當，不作周方；兀的喚是麼牽腸，想俺那去了的才郎。休、休、休執迷心不許商量，他、他、他本意待做些主張，嗨、嗨、嗨，誰承望惹下風霜！這爺爺行思坐想，則待一步兒直到頭廳相，背地裏鎖着眉罵張敞；豈知他殢雨殘雲俏智量，剛理會得燮理陰陽。

（張千云）大姐，你且休過去。等我遮着，你試看咱。（正旦看科，云）這爺爺好冷臉子也！（唱）

【隔尾】我見他嚴容端坐挨着羅幌，可甚麼和氣春風滿畫堂！我最愁是劈先裏遞一聲唱，這裏但有個女娘、坐場，可敢烘散我家私做的賞。

（張千云）大姐，你過去把體面者。（正旦見科，云）上廳行首謝天香謹參。（錢大尹云）則你是柳耆卿心上的謝天香麽？（正旦唱）

【賀新郎】呀，想東坡一曲〔滿庭芳〕，則道一個『香靄雕盤』，可又早禍從天降。當時嘲撥無攔當，乞相公寬洪海量，怎不的仔細參詳？（錢大尹云）怎麽在我行打關節那？（正旦唱）小人便關節煞怎生勾除籍，不做娼弃賤得爲良；他則是一時間帶酒閒支謊。量妾身本開封府階下承應輩，怎做的柳耆卿心上謝天香？

（錢大尹云）張千，將酒來我吃一杯，教謝天香唱一曲調咱。（正旦云）告宮調。（錢大尹云）商角調。（正旦云）告曲子名。（錢大尹云）〔定風波〕。（正旦唱）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張咳嗽科）（正旦改云）已已。（錢大尹云）聰明强毅謂之才，正直中和謂之性。老夫着他唱『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可。』他若唱出『可可』二字來，便是誤犯俺大官諱字，我扣廳責他四十。聽的張千咳嗽了一聲，他把『可可』二字改爲『已已』。哦，這『可』字是歌戈韻，『已』字是齊微韻。兀那謝天香，我跟前有古本，你若是失了韻脚，差了平仄，亂了宮商，扣廳責你四十。則依着齊微韻唱！唱的差了呵，張千，准備下大棒子者。（正旦唱云）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已已。日上花梢，鶯喧柳帶，猶壓綉衾睡。暖酥消，膩雲髻，終日厭厭倦梳洗。無奈，想〔三〕薄情一去，音書無寄。早知恁的，悔當初不把雕鞍繫。向雞窗收拾蠻牋象管，拘束教吟味。鎮日相隨莫拋弃，針綫拈來共伊對。和

你，免使年少，光陰虛費。（錢大尹云）嗨，可知柳耆卿愛他哩！老夫見了呵，不由的也動情。張千，你近前來。你做個落花的媒人，我好生賞你。你對謝天香說：『大夫人不與你，與你做個小夫人咱』。則今日樂籍裏除了名字，與他包髻團衫綉手巾〔四〕。張千，你與他說。（張千見正旦云）大姐，老爺說：『大夫人不許你，着你做個小夫人，樂案裏除了名字，與你包髻團衫綉手巾。』你意下如何？

（正旦唱）

【牧羊關】相公名譽傳天下，妾身樂籍在教坊。量妾身則是個妓女排場。相公是當代名儒，妾身則好去待賓客供些優唱；妾身是臨路金絲柳，相公是架海紫金梁。想你便意錯見心錯愛，怎做的門厮敵户厮當？

（錢大尹云）張千，着天香到我宅中去。（正旦云）杭州柳耆卿，早則絶念也。（唱）

【二煞】則您這秀才每活計似魚翻浪，大人家前程似狗探湯。則俺這侍妾每近幃房，止不過供手巾到他行，能够見些模樣，着護衣須是相親傍；止不過梳頭處俺胸前靠着脊梁。幾時得兒女成雙？

（云）指望嫁杭州柳耆卿，做個自在人，如今怎了也！（唱）

【煞尾】罷、罷、罷，我正是閃了他悶棍着他棒，我正是出了筝籃入了筐，直着咱在羅網。休摘離、休指望，便似一百尺的石門、教我怎生撞？便使盡些伎倆，乾愁斷我肚腸，

覓不的個脫殼金蟬這一個謊。（下）

（錢大尹云）〔五〕，張千，送謝天香到私宅中去了也。（詩云）我有心中事，未敢分明說；留待柳耆卿，他自解關節。（下）

校　記

〔一〕此兩句古名家本作：『事有足擢，物有故然。』　〔二〕面前桑：此語費解。『桑』疑即『嗓磕』之意。　〔三〕此『想』字底本原漏刻，據第一折及柳永原詞校補。　〔四〕綉手巾：底本誤作『油手巾』。『包髻團衫綉手巾』是宋元時娶妾的定禮，據　望江亭劇第三折改。　〔五〕自此句至本折終了，古名家本作：『（錢）張千，送將去了也那！改日重重賞你。左右，牽馬來，回私宅去來。（下）』

第三折

（正旦上，云）妾身謝天香。自從進到錢大尹相公宅內，又早三年光景。將我那歌妓之心，消磨盡了也。（唱）

【正宮·端正好】往常我在風塵爲歌妓，止不過見了那幾個筵席，到家來須做個自由鬼，

今日個打我在無底磨牢籠內！

【滾綉球】到早起，過洗面水；到晚來又索鋪牀疊被；我服侍的都入羅幃。我恰纔舒鋪蓋、似孤鬼，少不的蹤（二）蹤寢睡。整三年有名無實。本是個見交風月耆卿伴，教我做遥受恩情大尹妻，端的誰知？

（二旦扮姬妾上，云）俺二人是錢大尹家侍妾。今日無甚事，去望姓謝的姐姐走一遭去。（見旦科，云）姐姐，俺二人竟來望姐姐。（正旦云）二位姐姐請坐。（二旦云）姐姐，你在宅中三年，相公曾親近你麽？（三）（正旦唱）

【倘秀才】俺若是曾宿睡呵，則除是天知地知；相公那鋪蓋兒，知他是横的竪的？比我那初使喚如今越更稀。想是我出身處，本低微，則怕展污了相公貴體。

（二旦云）姐姐，雖然如此，你也自當親近些。（正旦唱）

【滾綉球】姐姐每肯教誨，怕不是好意？争奈我官人行，怎敢便失了尊卑（三）？（二旦云）姐姐，你又無甚麽過失。（正旦唱）你道是無過失，學恁的，姐姐每會也那不會？我則是斟量着緊慢遲疾。强何郎旖旎煞難搽粉，狠張敞央及煞怎畫眉？要識個高低。（二旦云）敢問姐姐，當日柳七官人《樂章集》，姐姐收的好麽？（正旦唱）

【倘秀才】便休題花七、柳七，若聽得這裏是那裏，相公的耳朵裏風聞那舊是非，休只管這幾句，濫黃薤，我也記得。〔四〕

（二旦云）姐姐，可是那幾句兒，說一遍兒我聽咱。（正旦唱）

【窮河西】姐姐每誰敢道袖褪《樂章集》，都則是斷送的我一身虧；怕待學大曲子我從頭兒唱與你，本記的人前會，挂口兒從今後再休提。

（二旦云）咱和你同去竹雲亭上賭戲咱。（正旦云）姐姐每，咱去波。（唱）

【滚綉球】想前日，使象棋，說下的則是個手帕兒賭戲，你將我那玉束納藤箱子便不放空回。近新來，下雨的那一日，你輸與我綉鞋兒一對，掛口兒再不曾提。那裏爲些些賭賽絶了交契，小小輸贏醜了面皮，道我不精細。

（二旦云）姐姐，咱擲這色數兒。俺輸了也。姐姐，可該你擲。（正旦拿色子科）（唱）

【倘秀才】么四五骰着個撮十，二三三一趁着個夾七；一面打個色兒，也當得么二三是鼠尾。賭錢的、不伶俐，姐姐你可便再擲。

（二旦云）等我再擲，俺又輸了也。可該你擲。（正旦唱）

【呆骨朵】我將這色數兒輕放在骰盆内，二三五又擲個烏十；不下錢打賽，我可便贏了

你兩回。這上面分明見，色數兒且休提。姐姐我可便做樁兒三個五，你今日這般輸說甚的。

（錢大尹把拄杖暗上）（二旦驚下）（正旦唱）

【倘秀才】你休要不君子便將鬧起，我永世兒不和你厮極，塌着那臭尸骸一壁穩坐的。（錢將拄杖放在旦左肩上）（正旦撥科）（唱）兀的不閒着您！（錢將拄杖放在旦右肩上）（正旦撥科）（唱）兀的是誰？

（錢將拄杖放在旦右肩上）（正旦拿住回頭科）（唱）兀的是誰？臭驢蹄！（錢又將拄杖放在旦右肩上）（正旦慌跪科）（唱）

（錢大尹云）天香，你罵誰哩？

【醉太平】唬的我連忙的跪膝，不由我淚雨似扒推，可又早七留七力來到我跟底，不言語立地；我見他出留出律兩個都迴避，相公將必留不刺拄杖相調戲。我不該必丟不搭口內失尊卑，這的是天香犯罪。

（錢大尹云）天香，你怕麼？（正旦云）可知怕哩！（錢大尹云）你要饒麼？（正旦云）可知要饒哩！（錢大尹云）既然要饒，或詩或詞，作一首來我看，我便饒了你。（正旦云）請題目。（錢大尹云）就把這骰盆中色子爲題。（正旦云）詩有了。（詩云）一把低微骨，置君掌握中。料應嫌點涴，拋擲任東風。（錢大尹笑科，云）聖人道：『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歌詠之。『這四句詩中大意，道我娶他做小夫人，到我家中三年，也不揪不問。豈知我的意思？天香，我也和了四句詩，我念你聽。（詩云）爲伊通四六，聊擎在手中。色緣有深意，誰謂馬牛風？天香，你在我家三年也，你心中休煩惱，我揀個吉日良辰，則在這兩日內，立你做個小夫人。你心下如何？（正旦唱）

【二煞】往常時不曾挂眼都無意，今日回心有甚遲？相公的言語更怕不中，委付妾身，教我轉轉猜疑。相公又不是戲笑，又不是沉醉，又不是昏迷；待道是顛狂睡囈，兀的不青天這白日！

（云）相公，莫不是謬語？（錢大尹云）我又不曾吃酒，豈有謬語？我只愛惜你那聰明才學，可憐你那煩惱悲啼。（正旦唱）

【一煞】相公你一言既出如何悔，駟馬奔馳不可追。妾身出入蘭堂，身居畫閣，行有香車，宿在羅幃。相公，整過了三年，可便調理，無個消息，不想道今朝錯愛我這匪妓，也則是可憐見哭啼啼。

（錢大尹云）天香，後堂中換衣服去。（下）（正旦唱）

【煞尾】則今番文謅謅的施才藝，從來個撲簌簌没氣力；相公這一句言語可立碑，我也不敢十分相信的。許來大官員，恁來大職位，發出言詞忒口疾。你不委心，爲自家没

見識。又不是花街中柳陌裏，那一個徹梢虛、霧塌橋，渾身我可也認的你！（下）

校記

〔一〕躁：原誤作「躁」，今改。　〔二〕此句下，古名家本有：「（旦）說什麼話？」　〔三〕失了尊卑：底本作「話不投機」，據古名家本改。　〔四〕以上三句古名家本作：「休只管里氣球兒，這八句兒我也記得。」

第四折

（錢大尹引張千上，云）老夫錢大尹是也。〔一〕誰想柳耆卿一舉狀元及第，誇官三日。張千，安排下筵席。你去當街裏，攔住新狀元柳耆卿，道錢府尹請狀元。他若不肯來時，你只把馬帶着，休放了過去，好歹請他來。若來時報的老夫知道。（下）（柳騎馬引祗候上）（詩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小官柳永。自與謝天香分別之後，到於帝都闕下，一舉狀元及第。今借宰相頭踏，誇官三日。我聞知錢大尹，娶了謝天香爲妻。錢可道也，你情知謝氏是我的心上人，我看你怎麼相見？左右的，擺開頭踏，慢慢的行將去。（張千上，云）狀元，

錢大尹相公有請。(柳云)我不去。(張千扯馬云)我好歹請狀元見俺相公去來！(同下)(錢大尹上，云)早間着張千請柳耆卿去了，怎生不見來？(張千同柳上，云)狀元少待，我報復去。(報科，云)請的狀元到了也。(錢大尹云)道有請。(柳做見科)(錢大尹云)賢弟峥嶸有日，奮發有時，兀的不壯哉！將酒來，今日與賢弟作賀。(把酒科，云)賢弟滿飲一杯。(柳云)小官量窄，吃不得！(錢大尹云)賢弟平昔以花酒爲念，今日如何不飲？(柳云)小官今非昔比。官守所拘，功名在念，豈敢飲酒？(錢大尹云)若是這般呵，功名成就多時了。你端的不飲酒，敢有些怪我麽？張千近前來。(做耳語科，云)只除恁的。(張千云)理會的。(做叫科，云〔二〕謝夫人，相公前廳待客，請夫人哩！(正旦云)天香，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中吕·粉蝶兒】送的那水護衣爲頭，先使了熬麩漿細香澡豆，暖暖的那温泔清手面輕揉；打底乾，南定粉，把薔薇露和就；破開那蘇合香油，我嫌棘針梢燎的來油臭。

【醉春風】那裏敢深蘸着指頭搽，我則索輕將綿絮扭；比俺那門前樂探等着官身，我今日個不醜、醜。雖不是宅院裏夫人，也是那大人家姬妾，强似那上廳的祗候。

(云)相公前廳待客，我且不過去，我試望咱。(唱)

【石榴花】我則道坐着的是那個俊儒流？我這裏猛窺視細凝眸，原來是三年不肯往杭

州，閃的我落後，有國難投！莫不是將咱故意相迤逗，特教的露醜呈羞？你覷那衣服每各自施忠厚，百般兒省不的甚緣由。

【鬥鵪鶉】并無那私事公仇，倒與俺張筵置酒。（帶云）我這一過去，說些甚麼的是？（唱）我則是佯不相瞅，怎敢道特來問候。（見科）（錢大尹云）天香，與耆卿施禮咱。（正旦唱）我這裏施罷禮，官人行緊低首。（錢大尹云）天香近前來些！（正旦唱）誰敢道是離了左右？我則索侍立旁邊，我則索趨前褪後。

（錢大尹云）天香，與耆卿把一杯酒者！（正旦云）理會的。（唱）

【上小樓】我待要提個話頭，又不知他可也甚些機彀？倒不如只做朦朧，爲着東君，奉勸金甌。他若帶酒，是必休將咱僝僽。（柳云）天香近前來些。（正旦唱）這裏可便不比我做上廳行首。

（錢大尹云）天香把盞，教狀元滿飲此杯。（遞酒科）（柳云）我吃不得了也。（正旦唱）

【么篇】他那裏則是舉手，我這裏忍着淚眸；不敢道是斯問斯當、斯來斯去、斯摑斯揪。我如今在這裏不自由。（柳云）大姐，你怎生清減了？（正旦唱）你覷我皮裏抽肉，你休問我可怎生骨岩岩臉兒黃瘦！

(錢大尹云)耆卿，你怎生不吃酒？(柳云)我吃不得了也！(錢大尹云)罷罷罷，話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冰不搭不寒，膽不試不苦。〔三〕『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耆卿何故見之晚矣！當日見足下留心於謝氏，恣意於鳴珂，躭耳目之玩，惰功名之志，是以老夫侃侃而言，使足下怏怏而別。一從賢弟去了，老夫差人打聽，道賢弟臨行，留下一首〔定風波〕詞。老夫着張千喚此謝氏。張千把盞，謝氏歌唱。我着他唱那〔定風波〕詞。我則道犯着老夫諱字，不想他將韻脚改過。老夫甚愛其才，隨即樂案裏除了名字，娶在我宅中爲姬妾。老夫不避他人之是非，蓋爲賢弟之交契。若使他仍前迎新送舊，賢弟，可不辱没了高才大名！老夫在此爲理三年，治百姓水米無交，於天香秋毫不染，〔四〕我則待剪了你那臨路柳，削斷他那出牆花，合是該二人成配偶。都因他一曲〔定風波〕，則爲他和曲填詞，移宮換羽，使老夫見賢思齊；回嗔作喜，教他冠金摇鳳效宮妝，佩玉鳴鸞罷歌舞；老夫受無妄之愆，與足下了平生之願。你不肯烟月久離金殿閣，我則怕好花輸與富家郎；因此上三年培養牡丹花，專待你一舉首登龍虎榜。賢弟，你試尋思波：歌妓女怎做的大臣姬妾？我想你得志呵，則怕品官不得娶娼女爲妻。以此上鎖鴛鴦、巢翡翠、結合歡、諧琴瑟，你則道鳳臺空鎖鏡，我將那鸞膠續斷絃。我怎肯分開比翼鳥，着您再結并頭蓮！老夫佯推做小夫人，專待你個有志氣的知心友。老夫不必多言，天香，你面陳肝膽，說兀的做甚？(詩云)揀選下錦綉紅妝女，付與你銀鞍白面郎。柳耆卿休錯怨開封王，這的是錢大尹智寵謝天香。(柳云)嗨！多謝老兄，肯爲小弟這等留心！大姐，我去之後，你怎生到得相公府中？試說一遍與我聽者！(正旦唱)

【哨遍】一自才郎別後，相公那簾幙裏香風透。又無個交錯觥籌，又無個賓客閒游。飲杯酒，坐衙緊喚〔五〕，樂探忙勾；唬的我難收救，只得向公廳祗候。不問我舞旋，只着我歌謳。將鳳凰杯注酒尊前遞，把商角調填詞韻脚搜，唱到『慘綠愁紅』、『事事可可』，一時禁口。

【耍孩兒】相公諱字都全有，我將別韻兒輕輕換偷；即時間樂案裏便除名，揚言說要結綢繆。三年甚事曾占着鋪蓋，千日何曾靠着枕頭？相公意難參透。我本是沾泥飛絮，倒做了不纜孤舟。

【二煞】見妾身精神比杏桃，相公如何共卯酉？見天香顏色當春晝。觀花不比觀嬌態，飲酒合當飲巨甌。誰把清香嗅，則是深圍在闌底，又何曾插個花頭！

（錢大尹云）張千，快收拾車馬，送謝夫人到狀元宅上去！（柳同旦拜謝科，云）深感相公大恩！（正旦唱）

【煞尾】〔六〕這天香不想艷陽天氣開，我則道無情干罷休；誰想這牡丹花折入東君手，今日個分與章臺路旁柳！〔七〕

題目　柳耆卿錯怨開封主
正名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校記

〔一〕此句之上，古名家本有「事有足濯，物有故然」二句。　〔二〕以上四字底本無，據古名家本補。　〔三〕此句下，古名家本有：「丁寧說破，教你備細皆知」二句。　〔四〕此句下，古名家本有：「想賢弟讀盡九經書，曉盡天下事，況此婦人走筆成章，吟詩課賦。孟子道：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出乎其類，拔乎其萃。」　〔五〕喚：原音形相近誤爲「換」，今改。　〔六〕煞尾：原作「隨尾」，據古名家本改。　〔七〕此句下，古名家本有：「（錢云）天下喜事，無過夫婦團圓，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的筵席。」

温太真玉鏡臺

劇目說明

本劇現存版本，有《古名家雜劇》本、顧曲齋《古雜劇》本、《古今名劇合選·柳枝集》本、《元曲選》本四種。今以後者爲底本，用前三種參校。

第一折〔一〕

（老旦扮夫人引梅香上，詩云）花有重開時，人無再少日。生女不生男，門户凭誰立？〔二〕老身姓温。夫主姓劉，早年辭世。別無兒男，止生得一個女兒，小字倩英。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夫主在日，教孩兒讀書，老身如今待教他寫字撫琴，只是無個好明師。我有個侄兒温嶠，現任翰林學士。今將老身子母搬取來京舊宅居住，説道要來拜望老身。梅香，門首覷者，只等學士來時，報復我知道。（梅香云）理會的。（正末扮温嶠上，云）小官姓温名嶠，字太真。官拜翰林學士。小官別無親眷，止有一個姑娘，年老寡居。近日取來京師居住。連日公衙事冗，不曾拜候。今日稍閒，須索拜候一遭。我想方今賢臣登用，際遇聖主，覷的富貴容易。自古及今，那得志與不得志的，多有不齊。我先將這得志的説一遍則個。（唱）

【仙吕·點絳唇】車騎成行，詣門稽顙，來咨訪；無非那今古興亡，端的是語出人皆仰。〔三〕

【混江龍】也只爲平生名望，博得個望塵遮拜路途旁。出則高牙大纛，入則峻宇雕牆；『萬里雷霆驅號令，一天星斗煥文章。』威儀赫奕，徒御軒昂。喜時節鵷鸞并簪，怒時節虎豹瞥藏。〔四〕生前不懼獬豸冠，死來圖畫麒麟像。何止是析圭儋爵，都只待拜將

封王(云)却說那不得志的，也有一等。(唱)

【油葫蘆】還有那苦志書生才學廣，一年年守選場，早熬的蕭蕭白髮滿頭霜〔五〕。幾時得出爲破虜三軍將，入爲治國頭廳相？只願的聖主興，世運昌〔六〕；把黃金結作漫天網，收俊傑攬賢良。

【天下樂】當日個誰家得鳳凰？翱也波翔、在那天子堂，爭知他朝爲田舍郎！傅說呵在版築處生，伊尹呵從稼穡中長，他兩個也不是出胞胎便顯揚。

(云)雖然如此，那得志不得志的，都也由命不由人，非可勉强。〔七〕(唱)

【那吒令】〔八〕他每都恃着口强，便儀秦呵怎敢比量；都恃着力强，便賁育呵怎敢賭當？原來都恃着命强，便孔孟呵也没做主張。這一個是王者師，這一個是蒼生望，到底捱不徹雪案螢窗。

【鵲踏枝】〔九〕只落的意徬徨，走四方；昨日燕陳，明日齊梁。若不是聚生徒來聽講，怎留得這詩書萬古傳芳？

(云)我今日也非敢擅自誇奬，端的不在古人之下。(唱)

【寄生草】我正行功名運，我正在富貴鄉。俺家聲先世無誹謗，俺書香今世無虛誑，俺

功名奕世無謙讓。遮莫是帽檐相接御樓前，靴踪不離金階上〔一〇〕。

【幺篇】不枉了開着金屋，空着畫堂。酒醒夢覺無情況，好天良夜成虛曠〔一一〕，臨風對月空惆悵。怎能够可情人消受錦幄鳳凰衾，把愁懷都打撇在玉枕鴛鴦帳？

（云）一頭說話，早來到姑娘門首。梅香報復去，說溫嶠特來問候。（梅香報科，云）報的奶奶得知，有溫嶠在于門首。（夫人云）老身恰纔說罷，學士真個來了。道有請。（梅香云）請進。（正末做見科）（夫人云）學士，王事勤勞。取個坐兒來，教學士穩便。一面將酒來，與學士遞一杯。（梅香云）酒在此。（夫人云）學士滿飲一杯。（正末接飲科）（夫人云）梅香，綉房中叫小姐來拜見學士咱。（梅香云）小姐有請。（旦扮倩英上，云）妾身倩英，正在房中習針指。梅香說母親在前廳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母親，叫孩兒有甚事？（夫人云）孩兒，喚你來無別事，只爲溫家哥哥在此，你須拜見。（旦云）理會的。（夫人云）且住者，休拜！梅香，前廳上將老相公坐的栲栳圈銀交椅來，請學士坐着，小姐拜見。（正末云）老相公的交椅，侄兒如何敢坐？（夫人云）學士休謙，恭敬不如從命。（正末云）謹依尊命。（夫人云）小姐，把體面拜哥哥者。（旦做拜科）（正末做欠身科）（夫人云）妹妹拜哥哥，豈有欠身之理？（正末云）禮無不答，焉可坐受？（夫人云）好一個有道理的人也。（正末背云）是好一個女子也呵！（唱）

【六幺序】兀的不消人魂魄，綽人眼光？說神仙那的是天堂？則見脂粉馨香，環珮丁當。

藕絲嫩新織仙裳；但風流都在他身上，添分毫便不停當。見他的不動情，你便都休强；則除是鐵石兒郎，也索惱斷柔腸！

【幺篇】我這裏端詳、他那模樣：花比腮厖，花不成妝；玉比肌肪，玉不生光。宋玉襄王，想像高唐，止不過魂夢悠揚，朝朝暮暮陽臺上，害的他病在膏肓；若還來此相親傍，怕不就形消骨化，命喪身亡！

（夫人云）梅香將酒來。小姐與哥哥把盞。（旦奉酒科）（云）哥哥滿飲一杯。（做遞酒科）（正末唱）

【醉扶歸】雖是副輕臺盞無斤兩，則他這手纖細怎擎將？久立着神仙也不當，你待把我做真個的哥哥講。我欲說話別無甚伎倆，把一盞酒灑〔一二〕一半在階基上。

（夫人云）老身欲教小姐寫字彈琴，爭奈無個明師。學士肯看老身薄面，教你妹子彈琴寫字？（正末云）姑娘在上，據你侄兒所學，怎生教的小姐？（夫人云）學士休謙。梅香取曆日來，教學士選個好日子，教小姐彈琴寫字。（正末云）温嶠今日出來時，有別勾當，也曾選日子。來日是個好日辰。（唱）

【金盞兒】來日不空亡、没相妨，天生壬申癸酉全家旺，不比那長星赤口要提防。大綱來陰陽偏有准，擇日要端詳〔一三〕；豈不聞成開皆大吉，閉破莫商量。

（夫人云）既如此，就是明日，要勞動學士者。（正末云）謹依尊命，明日温嶠自來。但温嶠無學，怎

生教的小姐？（夫人云）學士休得推辭，只看你下世姑夫的面皮，教訓女孩兒則個。（正末唱）

【醉中天】白日短無時晌，兼夜教正更長，便誤了翰林院編修有甚忙？我待做師爲學長，拚的個十分應當；再無推讓，早收拾幽靜書房。

（夫人云）梅香，伏侍小姐辭別了哥哥，回綉房去。（旦云）理會的。（拜科，下）（夫人云）多謝學士，幸不違阻，是必明日早來。（正末云）敢不惟命！（唱）

【賺煞尾】恰纔立一朶海棠嬌，捧一盞梨花釀，把我雙送入愁鄉醉鄉。我這裏下得階基無個頓放，畫堂中別是風光。恰纔則掛垂楊、一抹斜陽，改變了黯黯陰雲蔽上蒼。眼見得人倚綠窗，又則怕燈昏羅帳。天那，休添上畫檐間疏雨滴愁腸。（下）

（夫人云）學士去了也。梅香，便收拾萬卷堂，來日是吉日良辰，請學士來教你小姐彈琴寫字。收拾的停當時，可來回我話。（詩云）只因愛女要多才，收拾書堂待教來。（梅香詩云）從來男女不親授，也不是我把引賊過門胡亂猜。（同下）

校記

〔一〕柳枝集本作「楔子」。　〔二〕此上場詩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

最值錢。」〔三〕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剖決條章，出語言無讓。」〔四〕此四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武夫前喝，從者塞途；無欲不得，無求不成。喜則鵷鸞并進，怒則虎豹平驅。」〔五〕以上三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一個白髮書生無伎倆，一年一度等選場，守着那聚螢積雪看書窗。」〔六〕此二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上古佐着舜堯，立着禹湯。」〔七〕這幾句夾白，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自古，有德的好難說也呵。」〔八〕此〔那吒令〕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孔子爲素王，訓一人萬邦，門生每受講[illegible]；軒車離故鄉，走四面八方。他是萬代天子師，爲四海生靈望，剗地到陳國絕糧。」〔九〕此〔鵲踏枝〕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孟子亦荒荒，走齊梁。更不算紂剖桀誅比干龍逢，屈原投大江。周公禱上蒼，直到啟金縢，才感悟成王。」〔一〇〕以上五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俺祖宗八世高名望，伯兄萬人無誹謗，孩兒累代爲卿相。俺帽檐相接御樓前，俺靴踪不離金階上。」〔一一〕虛曠：「虛」底本作「疏」，據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淹」，今據第三折「便灑到一兩甕香醪在地」及「旦做灑酒科」句改。〔一二〕灑：底本誤作「這長星交語不相妨，大綱來選好日子，何必開個學堂。」〔一三〕以上三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

第二折

（老夫人上，云）昨日選定今日是吉日良辰。梅香，門首覷者，則怕學士來時，報我知道。（梅香云）理會的。（正末上，云）姑娘選定今日好日辰，不曾衙門裏去，肯分的姑娘又來請。便不來請，我也索去。可早來到門首。梅香報復去，道溫嶠來了也。（梅香報科，云）溫學士來了。（夫人云）道有請。（梅香

云）請進。（正末做見科）（夫人云）今日學士怎生來的恁早？（正末云）爲領尊命教小姐琴書，就不曾到衙門去。（夫人云）因爲老身薄面，誤了學士公事，老身知感不盡。梅香，快請小姐出來拜學士者。（梅香云）小姐有請。（旦上云）妾身正在綉房中，聽的母親呼喚，須索見去。（做見科）（夫人云）倩英，你拜哥哥；今日爲始，便是你師父了也。（旦做拜科）（正末背云）小姐比昨日打扮的又別，真神仙中人也！（唱）

【南呂・一枝花】藕絲翡翠裙，玉膩蝤蠐頸；姐己空破國，西子枉傾城。天上飛瓊，散下風流病。若是寢正濃夢乍醒，且休問斜月殘燈，直睡到東窗日影。

（云）將琴過來，教小姐操一曲咱。（旦學操琴科）（正末唱）

【梁州第七】兀的不可喜煞羅幃綉幕，風流煞金屋銀屏！這七條絃興亡禍福都相應，端的個聖賢可對，神鬼堪驚；俗懷頓爽，塵慮皆清。一弄兒指法泠泠，早合着古操新聲〔一〕。金徽彈流水潺湲，冰絃打餘音齊整，玉纖點逸韻輕盈。聰明怎生、得口訣手未到心先應？海棠色蕙蘭性，想天地全將秀結成，一團兒智巧心靈。

（夫人云）再操一遍，則怕還有不是處，教學士聽，有不是處再教。（正末唱）

【牧羊關】縱然道肌如雪腕似冰，雖是一段玉，却是幾樣磨成：指頭是三節兒瓊瑤，指甲

似十顆水晶；穩坐的有那穩坐堪人敬，但舉動有那舉動可人憎！他兀自未揎起金衫袖，我又早先聽的玉釧鳴。

（夫人云）小姐，彈琴不打緊，須裝香來，請哥哥在相公抱角牀上坐。着小姐拜哥哥。『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學士教小姐寫字者。（旦寫字科）（正末云）腕平着，筆直着。小姐，不是這等。（正末起把筆捻旦手科）（旦云）是何道理，妹子跟前捻手捻腕！（正末云）小生豈有他意？（夫人云）小鬼頭，但得哥哥捻手捻腕，你早十分有福也。（旦云）男女七歲，不可同席。（夫人笑科，云）哥哥跟前掉書袋兒。（正末唱）

【隔尾】你便温柔起手裏須當硬，我呆想望迎頭兒撇會清：恰纔輕搭着春葱儘僥倖。（帶云）似這等酥蜜般搶白，（唱）遮莫你罵我盡情，我斷不敢回你半聲，也强如編修院裏和書生每斯强挺。

（云）小姐，不是了也。腕平着，筆直着。（旦怒云）哥哥，你又來也。（正末唱）

【四塊玉】兀的紫霜毫燒甚香，斑竹管有何幸；倒能够柔荑般指尖擎。只你那纖纖的手腕兒須索平正。我不曾將你玉笋蕩，他又早星眼睜，好罵我這潑頑皮没氣性。

（夫人云）小姐，辭了哥哥回綉房去。（旦拜科，下）（正末云）温嶠更衣去咱。（做行科，云）見小姐下

的階基，往這裏去了。我只見小姐中注模樣，不曾見小姐脚兒大小。沙土上印下小姐脚踪兒。早是我來的早，若來的遲呵，一陣風吹了這脚跡兒去，怎能够見小姐生的十全也呵！（唱）

【牧羊關】婦人每鞋襪裏多藏着病，灰土兒没面情，除底外四週圍并無餘剩；幾般見窄窄狹狹，幾般兒周周正正。幾時迤逗的獨强性，勾引的把人憎；幾時得使性氣由他跐，惡心煩自在蹬。

（帶云）小姐去了也！幾時得見着？小官撇不下呵！（唱）

【賀新郎】你便是醉中茶一啜曛然醒，都爲他皓齒明眸，不由我使心作倖。待尋條妙計無踪影，老姑娘手把着頭梢自領。索什麽囑付叮嚀，似取水垂轆轤，用酒打猩猩；到這裏惜甚廉耻敢傾人命！休、休、休，做一頭海來深不本分，使一場天來大昧前程。

【隔尾】他藉妝梳顏色花難并，宜環珮腰肢柳笑輕，一對不倒踏窄小金蓮尚古自剩。想天公是怎生、這世情，教他獨占人間第一等。

（正末回科）（夫人云）學士穩便，老身有句話：想小姐年長一十八歲，不曾許聘他人，翰林院有一般學士，煩哥哥保一門親事。（正末背云）小官暗想來，只得如此；若不恁的呵，不濟事。（做向夫人云）姑娘，翰林院有個學士，才學文章，不在侄兒之下。（夫人云）似你這般才學少有。那學士多大年紀，

怎生模樣？哥哥，你說一遍。（正末唱）

【紅芍藥】年紀和溫嶠不多爭，和溫嶠一樣身形；據文學比溫嶠更聰明，溫嶠怎及他豪英。保親的堪信凭，搭配的兩下裏相應。不提防對面說才能，遠不出門庭。

【菩薩梁州】古人親事，把閨門禮正。但得人心至誠，也不須禮物豐盈。點燈吃飯兩分明。緱山無夢碧瑤笙，玉臺有主菱花鏡，更有場大斷併，月夜高燒絳蠟燈，只愁那煩擾非輕。

（云）溫嶠與那學士說成，擇定日子同來。（夫人云）多勞學士用心。（正末做出門笑科，云）溫嶠，你早則『人生三事』皆全了也。（虛下，將砌末上科）（做見夫人科，云）告的姑娘得知，適纔侄兒徑去與那學士說了，今日是吉日良辰，將這玉鏡臺權爲定物。別使官媒人來通信，央您侄兒替那學士謝了親者。（唱）

【煞尾】俺待麝蘭腮、粉香臂、鴛鴦頸，由你水銀漬、朱砂斑、翡翠青。到春來小重樓策杖登，曲闌邊把臂行，閒尋芳悶選勝；到夏來追涼院近水庭，碧紗厨綠窗淨，針穿珠扇撲螢；到秋來入蘭堂開畫屏，看銀河牛女星，伴添香拜月亭；到冬來風加嚴雪乍晴，摘疏梅浸古瓶，歡尋常樂餘剩。那時節趁心性，由他嬌痴，儘他怒憎。善也偏宜，惡也相稱。朝至暮不轉我這眼睛，孜孜覷定，端的寒忘熱、饑忘飽、凍忘冷。（下）

（官媒上，詩云）『析薪如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何，匪媒弗得。』〔二〕自家是個官媒。溫學士着我去老夫人家說知：選吉日良辰，娶小姐過門。可早來到也。無人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老夫人磕頭。（夫人云）媒婆何來？（官媒云）奉學士言語，着我見老夫人，選日辰娶小姐過門。（夫人云）是那個學士？（官媒云）是溫學士。（夫人云）他是保親的。（官媒云）他不是保親的，則他是女婿。（夫人云）何爲定物？（官媒云）玉鏡臺便是定禮。（夫人云）有這等事？我把這玉鏡臺摔碎了罷！（官媒云）住住！這玉鏡臺不打緊，是聖人御賜之物；不争你摔碎了，做的個大不敬，爲罪非小。（夫人云）嗨，吃他瞞過了我也！梅香，便說與小姐知道，收拾停當，選定吉日，送小姐過門去罷。（下）

校記

〔一〕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一弄兒指法非輕，不比那出塞鶴鳴。」　〔二〕此上場詩，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全凭說合爲活計，一生作媒做營生。」

第三折

（正末引贊禮、鼓樂上）（贊禮唱科，詩云）一枝花插滿庭芳，燭影摇紅晝錦堂。滴滴金杯雙勸酒，聲聲慢唱賀新郎。請新人出廳行禮！（梅香同官媒擁旦上）（正末唱）

【中吕·粉蝶兒】怕不動的鼓樂聲齊，若是女孩兒不諧魚水，我自拖拽這一場出醜揚疾。安排下佯小心，裝大膽，〔二〕丹方一味；他若是皺着雙眉，我則索牙床前告他一會。

（云）媒婆，你遮我一遮，我試看咱。（官媒云）我遮着，你看。（正末做看科）（旦云）這老子好是無禮也！（正末唱）

【紅綉鞋】則見他無發付氤氤惡氣，急節裏不能够步步相隨。我那『五言詩作上天梯』，首榜上標了名姓，當殿下脱了白衣，今夜管洞房中抓了面皮。

（云）媒人，待咱大了膽過去來。（唱）

【迎仙客】到這裏論甚使數，問甚官媒，緊逐定一團兒休厮離；和他守何親，等甚喜，一發的走到跟底。大家吃一會没滋味。

（旦云）兀那老子，若近前來，我抓了你那臉！教他外邊去！媒婆，你來。我和你說：這老子當初來時節，俺母親教小姐拜哥哥，他曾受我的禮來。（官媒云）學士，小姐說：起初時，他曾拜你做哥哥，你受過他禮來。（正末云）我那裏受他禮來？你與小姐說去。（官媒云）小姐，學士說：那裏受你禮來？（旦云）在俺先父銀栲栳圈交椅上坐着，受我的禮來。（官媒云）小姐說：學士在他老相公栲栳圈銀交椅上受他禮來。（正末唱）

【醉高歌】我見他姿姿媚媚容儀，我幾曾穩穩安安坐地？向旁邊踢開一把銀交椅，我則是靠着個栲栳圈站立。

（旦云）媒婆，你來。他又受我的禮來。（官媒云）學士，小姐說：你又受他的禮來。（正末云）我那裏又受他禮來？（官媒云）小姐，學士說：他那裏又受你的禮來？（旦云）這老子！俺母親着我彈琴寫字，他坐在俺先父抱角床上，我拜他爲師來！（官媒云）學士，小姐說：學彈琴寫字，拜你爲師，你在老相公抱角床上受他禮來！（正末唱）

【醉春風】我坐着窄窄半邊床，受了他怯怯兩拜禮；我這裏磕頭禮拜却回席，剗地須還了你、你。便得些歡娛，便談些好話，却有那般福氣。

（旦云）媒婆，你說與他去，我在正堂中做卧房，教他再休想到我跟前。若是他來時節，我抓了他

那老臉皮，看他好做得人！（官媒云）學士，小姐說來，他在正堂中做卧房，教你休想到他跟前。若是你來時節，他抓了你老臉皮，教你做人不得！（正末唱）

【紅綉鞋】正堂裏夫人寢睡，小官在書房中依舊孤悽，遮莫待盡世兒不能够到他這羅幃。人都道劉家女，被温嶠娶爲妻，落得個虛名兒則是美。

（云）將酒來，我與小姐把盞咱。（正末把酒科）（旦云）我不吃。（官媒云）小姐接酒。（正末唱）

【普天樂】初相見玉堂中，常想在天宫内，則索向空閒偷覷，怎生敢整頓觀窺？得如今服侍他，情願待爲奴婢；厨房中水陸烹炮珍羞味，箱櫃内無限錦綉珠翠。但能够與你插戴些首飾，執料些飲食，則這的我早福共天齊。

（旦做濃酒科，云）我不吃。（正末唱）

【滿庭芳】量這些值個甚的！忒斟得金杯瀲灩，因此上把宫錦淋漓，大人家展污了何須計。只要你温夫人略肯心回，便濃到一兩甕香醪在地，澆到百十個公服朝衣。今夜裏我早知他來意，酒淹得袖濕，幾時花壓帽檐低？

（官媒云）這小姐則管不就親，做的個違宣抗敕哩！（正末云）媒婆，休説這般話！（唱）

【上小樓】休提着違宣抗敕，越逗的他煩天惱地。你則説遲了燕爾，過了新婚誤了時

刻。你說領着省事，掌着軍權，居着高位，又道會親處倚官挾勢。

（云）我則索哀告你個媒婆，做個方便者。（做跪科）（官媒云）學士，你爲何在老身跟前下禮？（正末唱）

【幺篇】我『求竈頭不如告竈尾。』爲甚我今日媒人跟前、做小伏低？教他款慢裏勸諫的俺夫妻和會，兀的是羅幃中用人之際！

（官媒云）天色明了也。學士，你先往衙門中去，我自夫人跟前回話去也。（正末云）夫人，你的心事，我已知道了。你聽我說。（唱）

【耍孩兒】你少年心想念着風流配，我老則老爭多的幾歲。不知我心中常印着個不相宜，索將你百縱千隨；你便不歡欣我則滿面兒相陪笑，你便要打罵我也渾身兒都是喜。我把你看承的、看承的家宅土地，本命神祇。〔二〕

【四煞】〔三〕論長安富貴家，怕青春子弟稀，有多少千金嬌艷爲妻室？這厮每黃昏鸞鳳成雙宿，清曉鴛鴦各自飛，那裏有半點兒真實意？把你似糞堆般看待，泥土般拋擲。

【三煞】你攢着眉熬夜闌，側着耳聽馬嘶；悶心欲睡何曾睡。燈昏錦帳郎何在？香燼金爐人未歸，漸漸的成憔悴。還不到一年半載，他可早兩婦三妻。

【二煞】今日咱，守定伊，休道近前使喚丫鬟輩，便有瑤池仙子無心覷，月殿嫦娥懶去窺。俺可也別無意，你道因甚的千般懼怕，也只爲差了這一分年紀。

【煞尾】我都得知都得知，你休執迷休執迷；你若別尋的個年少輕狂婿，恐不似我這般十分敬重你。（同下）

校　記

〔一〕此六字古名家本、顧曲齋本無。

〔二〕此〔耍孩兒〕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你這少年心則想着青春配，不知這爭歲數男兒甚味。我心中常印着個不相宜，你便萬般乖，我則索百縱千隨；你便獨强性，我則滿面兒相陪笑；與些好氣呵，我渾身兒都是喜。把你看承的家宅土地，本命神祇。」又此曲之後，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及柳枝集本多〔六煞〕〔五煞〕兩支曲子。〔六煞〕曲爲：「且論咱，休說誰，娶得个幼年嬌艷爲妻室。久以後拿動針則是乞巧樓穿珠網，蘸手濕則除是芙蓉盆洗面水。宰相人家合當禮，張口吃飯，舒手穿衣。」〔五煞〕曲前兩本作：「我將駕車馬也選下，把車人也准備，打的輛細車子樣制都無比：着綠絲結穗頭，內金鐸子銀裏釘，雕輪上漆壤泥。無大人在車箱內，綰搭得異樣，裝裹得稀奇。」柳枝集本另改作：「我將合用的都選下，所事兒也准備，打的輛細車子樣制精無比。盈頭花翠般般妙，着體衣羅色色奇。只要稱得您夫人意，我將您千般珍惜，萬般依隨。」

〔三〕此〔四煞〕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及柳枝集本作：「你便有王侯將相孫，穿着虛囂謊詐衣，走的匹馬汗如湯洗。這厮每黃昏鸞鳳團圞寢，清曉鴛鴦各自飛。覷的你如兒戲，把你千金體似糞堆般看待，泥土般拋擲。」

第四折

（外扮王府尹引祇從上，詩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老夫王府尹是也。今有溫學士親事一節，老夫奏過官裏，特設一宴，叫做水墨宴，又叫做鴛鴦會，專請學士同夫人赴席。筵宴中間，則教他兩口兒和會。等學士夫人到時，自有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同旦上，云）今日府尹相公設宴請客，不知何意，須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爲鳳鸞失配累了蒼鶻，今日個玳筵開專要把鴛鴦完聚。我前面騎的是五花驄，他背後坐的是七香車；人都道這村裏妻夫，直恁般似水如魚，兩口兒不肯離了一步。

【駐馬聽】想當日沽酒當壚，拚了個三不歸青春卓氏女；今日膝行肘步，招了個百般嫌皓首漢相如。偏不肯好頭好面到成都，慚的我沒牙沒口題橋柱。誰跟前敢告訴，兀的是自招自攬風流苦。

（云）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溫學士和夫人來了也。（祇從報科，云）溫學士和夫人到於門首。（府尹云）道有請。（見科。府尹云）小官奉聖人的命，設此水墨宴，請學士夫人吟詩作賦。有詩的

學士金鍾飲酒，夫人插金鳳釵、搽官定粉；無詩的學士瓦盆裏飲水，夫人頭戴草花、墨烏面皮。

（旦云）學士，你聽者，大人說：你若有詩便吃酒，無詩便吃冷水。你用心着。（正末唱）

【喬牌兒】自從不應舉，何嘗對兩字句？昨日會賓朋飲到遥天暮，今日酒渴的我没是處。

【掛玉鈎】恨不的巴到咽喉咽下去，井墜着朱砂玉。與咱更壓瘴氣、涼心經、解臟毒，夫人呵他自有通仙術。至如腫了面皮，瘡生眉目，也索蘸筆揮毫，咒水書符。

（府尹云）若無詩呵，學士罰水，夫人頭戴草花，墨烏面皮。（正末唱）

【川撥棹】這官人待須臾，休恁般相逼促。你道是傅粉塗朱，妖艷妝梳，貌賽過神仙洛浦，怎好把墨來烏？

（旦云）學士，着意吟詩。無詩的吃水，墨烏面皮，甚麽模樣！（正末云）休叫學士，你叫我『丈夫』。

（旦云）無計所奈，則索喚『丈夫』。丈夫，須要着意者。（正末唱）

【豆葉黃】你在黑閣落裏欺你男兒，今日呵可不道指斥鑾輿，也有禁住你眼時〔一〕，降了你乖處。兩個月方纔喚了我個『丈夫』，雖不曾徹膽歡娛，蕩着皮膚，剛聽的這一聲嬌似鶯雛，早着我渾身麻木。

（旦云）丈夫，你知道麽，倘或罰水，烏墨搽面，教我怎了？（正末唱）

【喬牌兒】如今便面上筆落處，也則是浮抹不生住。咱自有新合來澡豆香芬馥，到家銀盆中洗面去。

（旦云）丈夫，着意吟詩！（正末唱）

【挂玉鈎】我從小裏文章不大古，年老也還有甚詞賦？則道我沉醉黃公舊酒爐，〔二〕怎知我也有裝幺處。見他害恐懼，我倒身無措；且等他急個多時，慢慢的再做支吾。

（府尹云）學士，請吟詩者。（正末云）小官就吟。（旦云）丈夫，你要着意者！（正末云）夫人放心。（唱）

【水仙子】〔三〕須聞得溫嶠不塵俗，明知道詩書飽滿腹。那裏是白頭把你青春誤，就嫌的我無地縫鑽入去。少甚麽年少兒夫，這一個眼灌的白鄧鄧，那一個臉抹的黑突突，空恁般綠鬢何如？

（旦云）學士吟詩波，休似吃涼水的。（正末云）夫人，我吟的詩好呵，你肯隨順我麽？（旦云）你若吟得詩好，我插金釵飲御酒，我便依隨你。（正末云）夫人，你請放心者。（唱）

【甜水令】〔四〕我如今舉起霜毫，舒開繭紙，題成詩句，待費我甚工夫？冷眼偷看，這盆涼水，何須憂慮，只當做醒酒之物。

【折桂令】〔五〕想着我氣捲江湖，學貫珠璣，又不是年近桑榆，怎把金馬玉堂、錦心綉口，都覷的似有如無？則被你欺負得我千足萬足，因此上我也還他佯醉佯愚。（旦云）丈夫，着意吟詩。倘罰水，墨烏面皮，教我怎了？（正末唱）他如今做了三謁茅廬，勉强承伏。軟兀刺走向前來，惡支煞倒褪回去。

（正末吟詩科，云）不分君恩重，能憐玉鏡臺；花從仙禁出，酒自御厨來。設席勞京尹，題詩屬上才；遂令魚共水，由此得知諧。〔六〕（府尹云）温學士，不枉了高才大手，吟得好詩！賜金鍾飲酒，夫人插鳳頭釵，搽官定粉。（旦喜科，云）學士，這多虧了你也。（正末云）夫人，我温嶠何如？（府尹云）夫人，你肯依隨學士麽？（旦云）妾身願隨學士。（府尹云）既然夫人一心依隨學士，老夫即當奏過官裏，再准備一個慶喜的筵席。（正末唱）

【雁兒落】你暢好是吃贏不吃輸，虧的我能説又能做。你只要應承了這一首詩，倒被我勒掯的情和睦。

【得勝令】呀，兀的不是一字一金珠，煞强似當日嚇蠻書。〔七〕你着寶釵簪雲鬢，我着金杯飲醁醑。山呼，共謝得當今主；〔八〕嬌姝，早則不嫌我老丈夫。

（府尹云）人間喜事，無過夫婦會合。就今日殺羊造酒，安排慶喜筵席，送學士、夫人還宅去。（詩云）

金尊銀燭啓華筵，一派笙歌徹九天。若非恩賜鴛鴦會，焉能夫婦兩團圓？〔九〕（正末拜謝科）（唱）

【鴛鴦煞】從今後姻緣注定姻緣簿，相思還徹相思苦。賸道連理歡濃，于飛願足。可憐你窈窕巫娥，不負了多情宋玉。則這琴曲詩篇吟和處，風流句，須不是我故意虧圖，成就了那朝雲和暮雨。〔一〇〕

題目　王府尹水墨宴

正名　温太真玉鏡臺

校記

〔一〕哏時：底本作「限時」，從古名家本改。　〔二〕此兩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到今日甚日辰見言語，年紀大也，如今老模糊。」柳枝集本作：「如今衰朽也還曉甚詞賦，你罵够我萬句千聲老潑奴。」　〔三〕此〔水仙子〕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你須聞得温嶠不塵俗，明知道鯫生飽看書；我可甚『書中有女顏如玉』，嫌的我無地縫鑽入去！少甚麽年少妻夫，丈夫眼灌的白鄧鄧，媳婦臉抹的黑突突，空這般緑鬢何如？」　〔四〕此〔甜水令〕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我如今先取紙墨，拿將筆硯，收拾完聚；我則待依例飲一銀盂，這一盆凉水醒酒清神，自家看覷，看覷得渾似無物。」　〔五〕此〔折桂令〕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則我這秀才每胸卷江湖，不愛我這窮酸者也之乎。翰林院編修，把小生覷的似有如無！則被你欺負得我千足萬足，我但輕還着早無情無緒。恰才款移蓮步，似三謁茅廬；爲咱不言不語，不曾誠服。醋支刺走向前來，惡支煞倒退回去。」　〔六〕此八句詩，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翰

林學士坐華堂，揮筆吟詩動四方；御酒飲來花插帽，當今天子重賢良。」〔七〕此兩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不弱如韓信嚇蠻書，一字也不差誤。」〔八〕此八字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把金珠車載的還家去。」〔九〕此四句詩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金樽酒泛會賓宴（筵），一派笙歌啟玳筵。慶喜今朝全四美，夫榮妻貴永團圓。」〔一〇〕此〔鴛鴦煞〕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冰人完月老姻緣簿，巫娥全宋玉相思苦。今日個錦帳歡娛，索强如綉幕孤獨。勝道執酒的相如，怎肯把駕車女文君負？從今後琴趣詩篇吟和處，風流句，則我這意見功夫，會合了朝雲共暮雨。」柳枝集唯開頭兩句作：「喜的是姻緣注定姻緣簿，相思還徹相思苦。」其餘大體與二本相同。

山神廟裴度還帶

劇目說明

關於此劇作者，《録鬼簿》於關漢卿名下著録《晉國公裴度還帶》劇，天一閣本、《説集》本、孟稱舜本《録鬼簿》僅作《裴度還帶》。天一閣本正名爲『香山寺裴度還帶』（「寺」誤作「扇」），《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題『元關漢卿撰』，題目正名爲『郵亭上瓊英賣詩，山神廟裴度還帶』。按元末明初賈仲明也有《裴度還帶》劇，天一閣本《録鬼簿續編》所載題目正名爲『長安市璠璘報恩，山神廟裴度還帶』。因此，有人認爲本劇爲賈仲明所作，但證據并不充分。

本劇現存版本，有《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及王季烈據此編的《孤本元明雜劇》本。現以前者爲底本，用後者參校。

第一折

（冲末王員外同旦兒、淨家童上）（王員外云）耕牛無宿料，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自家汴梁人氏，姓王，名榮，字彥實。嫡親的兩口兒，渾家劉氏。我在這汴梁城中開着個解典庫，家中頗有資材，人口順呼喚做王員外。此處有一人姓裴，名度，字中立。他母親是我這渾家的親姐姐，不想他兩口兒都亡化過了。誰想此人不肯做那經商客旅買賣，每日則是讀書；房舍也無的住，說道則在那城外山神廟裏宿歇。大嫂！（旦兒云）員外，你有甚麼說？（員外云）我幾番着人尋那裴度來，與他些錢鈔，教他尋些買賣做，此人堅意的不肯來。（旦兒云）說他傲慢，你管他做甚麼！（員外云）看着他那父母的面上，他若來時，你多其少與他些錢鈔。我着人尋他去。人說道今日來，若來時，我自有個主意。（正末上，云）小生姓裴，名度，字中立，祖居是這河東聞喜縣人氏。小生幼習儒業，頗看詩書，爭奈小生一貧如洗。這洛陽有一人乃是王員外，他渾家是小生母親的親妹子。俺姨夫數次教人來喚，小生不曾得去。小生離了家鄉，來到這洛陽尋了數日，今日須索走一遭去。想咱人不得志呵，當以待時守分。何日是我那發迹的時節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我如今匣劍塵埋，壁琴土蓋，三十載。憂愁的髭鬢斑白，尚兀自還不徹他這窮途債。

【混江龍】幾時得否極生泰？看別人青雲獨步立瑤階，擺三千珠履，列十二金釵。我不能够丹鳳樓前春中選，伴着這蒺藜沙上野花開。則我這運不至，我也則索寧心兒耐。久淹在桑樞甕牖，幾時能够畫閣樓臺？

（正末云）有那等人道：『裴中立，你學成滿腹文章，比及你受窘時，你投托幾個相知，題上幾句詩，也得些滋潤也。』您那裏知道也！（唱）

【油葫蘆】我則待安樂窩中且避乖，爭奈我便時未來！想着這紅塵萬丈困賢才，那個似那魯大夫親贈他這千斛麥？那個似那龐居士可便肯放做來生債？自無了田孟嘗，有誰人養劍客？待着我折腰屈脊的將詩賣，怕不待要尋故友、訪吾儕。

【天下樂】好教我『十謁朱門九不開』，我可便難也波禁，難禁那等朽木材：一個個鋪眉苫眼裝些像態，他肚腸細，胸次狹，眼皮薄，局量窄。（正末云）此等人本性難移，（唱）可不道他『山河容易改』？

（正末云）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裴中立在門首。（家童云）你則在這裏，我報復去。員外，有裴

中立在門首。(員外云)着他過來。(家童云)理會的。員外着你過去。(正末見科，云)姨夫姨娘請坐，受您侄兒幾拜。(旦兒云)裴度，想你父母身亡之後，你不成半器，不肯尋些買賣營生做，你每日則是讀書。我想來：你那讀書的窮酸餓醋有甚麽好處，幾時能够發迹也！(正末云)姨娘不知，聖人云：『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小生我雖居貧賤，我身貧志不貧。(員外云)大嫂，人說他胸次高傲，果然如此！我雖不通古今，你是讀書人，你說那爲人的道理，我試聽咱。(旦兒云)誰聽你那『之乎者也』的！(正末唱)

【那吒令】正人倫，傳道統，有堯之君大哉；理綱常，訓典謨，是孔之賢聖哉；邦反坫，樹塞門，敢管之器小哉。整風俗遺後人，立洪範承先代，養情性抱德懷才。

(旦兒云)懷才，懷才，你且得頓飽飯吃者！(正末唱)

【鵲踏枝】則我這虀鹽運怎生捱！時難度與興衰。配四聖十哲，定七政三才。君聖明威伏了四海，敢則他這廟堂臣八輔三臺。

(旦兒云)你空有滿腹文章，你則不如俺做經商的受用。你這等氣高樣大，不肯來俺家裏來；你便勤勤的來呵，我也不趕你去也。(正末唱)

【寄生草】則我這窮命薄如紙，您侯門深似海，空着我十年守定青燈捱！我若是半生

還〔一〕不徹黃虀債，我穩情取一身跳出紅塵外。（員外云）看你這般窮嘴臉，知他是幾時能够發迹！（正末唱）你休笑這孤寒裴度困閭檐，（帶云）則不但小生受窘，（唱）尚兀自絶糧孔聖居陳、蔡。

（員外云）大嫂，你聽他，但開口則是攀今攬古。（旦兒云）斐度，你學你姨夫做些買賣。你無本錢，我與你些本錢，尋些利錢使，可不氣概？不强似你讀書，有甚麽好處！（正末唱）

【後庭花】你教我休讀書，做買賣；你着我去酸寒，可便有些氣概。你正是那得道誇經紀，我正是『成人不自在』。（旦兒云）你窮則窮，則是胸次高傲。（正末唱）我胸次捲江淮，志已在青霄雲外。嘆窮途年少客，一時間命運乖！有一日顯威風出淺埃，起雲雷變氣色。

【青哥兒】我穩情取登壇、登壇爲帥，我掃妖氛息平蠻貊，你看我立國安邦爲相宰。那其間日轉千階，喜笑盈腮，挂印懸牌；坐金鼎蓮花碧油幢，骨刺刺的綉旗開，恁時節您看我敢青史内標名載！

（旦兒云）我本待與你頓飯吃，你這等説大言，我也無那飯也無那錢鈔與你。你出去！（正末云）小生但得片雲遮頂，不在他人之下。（旦兒云）看了你這般嘴臉，一世不能够發迹，出去！（正末云）好無禮也！你數番教人來請我，來到這裏，將這等言語輕慢小生！罷、罷　罷！我凍死餓死，再也

不上你家門來！（唱）

【尾聲】他則是寄着我這紫羅襴，放着我那黃金帶，想『吾豈匏瓜也哉』！更怕我辱沒了您門前下馬臺。有一日列簪纓畫戟門排，瓊林宴花壓帽檐歪，天香惹宮錦襟懷；你看我半醉春風笑滿腮。我將那紫絲繮慢擺，更和那三檐傘雲蓋，放心也，我不道的滿頭風雪却回來。〔下〕

（員外云）大嫂，裴度去了也。（旦兒云）去了也。（員外云）他敢有些怪我？（旦兒云）可知哩！（員外云）大嫂，你不知道，恰纔我見裴度，此人非同〔二〕小可。此人將〔三〕來必然崢嶸有日，我自有個主意了也。他如今怪我，久以後致謝我也遲哩！今日無甚事，我去白馬寺中走一遭去。〔下〕（旦云）安排茶飯，等員外來家食用。我且回後堂中去。（下）

校記

〔一〕「還」字原缺，據文意補。　〔二〕同：底本缺，據王本補。　〔三〕將：底本誤作「當」，今改。

第二折

(長老引淨行者上，云)老去禪僧不下階，兩條眉似雪分開；有人問我年多少，澗下枯松是我栽。老僧汴梁白馬寺長老是也。自幼捨俗出家，在白馬寺中修行。但是四方客官，都來寺中遊玩。此處有个秀才，姓裴名度，字中立。此人文武全才，奈時運未至。此人每日來寺中，老僧三頓齋食管待。今日無甚事，方丈中閒坐。行者，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淨行者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南無爛蒜吃羊頭，娑婆娑婆，抹奶抹奶。理會的。(王員外上，云)自家王彥實，來到這白馬寺中也。行者，你師父在家麼？(淨行者云)撲之，師父不在家。(員外云)那裏去了？(淨行者云)去姑子庵子裏做滿月去了。(員外云)報復去，道我王員外在於門首。(淨行者云)哄你耍子哩！師父，王員外在門首。(長老云)道有請。(淨行者云)有請。(做見科)(長老云)員外從何而來？請坐。(員外云)小人無事可也不來。敢問長老，裴中立這幾日來也不來？每日不見。(長老云)終日在此寺中。(員外云)長老，小人有一件事央及長老。我留下這個銀子，若裴度來時……(打耳喑(二)科)，(長老云)員外放心，都在老僧身上！你吃茶去。(淨行者云)搗蒜泡茶來。(員外云)不必吃茶了，長老勿罪。我出的這門來。我爲何不留裴度在我家裏住？我則怕此人墮落了功名。胸中志氣吐虹霓，爭奈文齊福不齊。一朝雲路飛騰遠，脫却白襴換紫衣。(下)(長老云)員外去了也。老僧逐日常管齋食，

今日這早晚裴中立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小生裴度，前者被姨娘姨夫一場羞辱，小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生多虧這白馬寺長老：一日三齋，未嘗有缺；每談清話，甚得其清致。小生日日寺中三齋，到晚在這城南山神廟中安歇。時遇冬天，今日早間起來，出廟時尚且晴明，入的城來一天風雪，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祥瑞。好大雪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恰便似梅花遍地開，柳絮因風起。有山皆瘦嶺〔二〕，無處不花飛。凜冽風吹，風纏雪銀鵝戲，雪纏風玉馬垂。採樵人荷擔空回，更和那釣魚叟披蓑倦〔三〕起。

【梁州第七】看路徑行人絕迹，我可便聽園林凍鳥時啼。這其間袁安高卧將門閉。這其間尋梅的意懶，訪戴的心灰，烹茶的得趣，映雪的傷悲。冰雪堂凍蘇秦懶謁張儀，藍關下孝韓湘喜遇昌黎。我、我、我，飄的這眼眩耀，認不的個來往回歸；是、是、是，我可便心恍惚，辨不的個東西南北；呀、呀、呀，屯的這路彌漫，分不的個遠近高低。瓊姬、素衣，紛紛巧剪鵝毛細；戰八百萬玉龍退敗，鱗甲縱橫上下飛。可端的羨殺馮夷！

(正末云)這雪越下的大了也。(唱)

【隔尾】這其間正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青山也白頭老了塵世。都不到一

時半刻，可又早周圍四壁，添我在冰壺畫圖裏。

（正末云）可早來到也。我入的這方丈門來，無人報復，我自過去。（見長老科）（淨行者云）裴秀才來了也，我報復去。有裴秀才在門首。（長老云）恰纔說罷，裴秀才來到，請坐！行者，看茶來；一壁看齋，裴秀才這早晚不曾吃飯哩！（淨行者云）看齋！小葱兒鍋燒肝白腸。（正末云）小生多蒙吾師厚德管待，此恩終生〔四〕不忘，小生異日必當重報！（長老云）中立不見外，但忘懷而已〔五〕！無物爲款，聊盡薄心也。（正末唱）

【牧羊關】念小生居在白屋，處於布衣，多感謝長老慈悲！爲小生緣薄，承吾師厚禮；見一日無空過，整三頓飽齋食。你〔六〕今日患難哀憐我，久以後得崢嶸答報你。

（長老云）先生，近者有一等閭閻市井之徒暴發，爲人妄自尊大，追富傲貧；據先生滿腹才學，爲人忠厚，處於布衣：其理安在？〔七〕善惡兩途，豈不嘆哉！（正末云）吾師不知：如今有等輕薄之子，重色輕賢，真所謂〔八〕井底之蛙耳，何足挂齒也！（唱）

【罵玉郎】有那等嫌貧愛富的兒曹輩，將俺這貧傲慢，把他那富追陪〔九〕，那個肯恤孤念寡存仁義？有那一等靠着富貴，有千萬喬所爲，有那等誇强會。

（長老云）秀才真乃英才之輩，比他人不同也。（正末唱）

【感皇恩】他顯耀些飽暖衣食，賣弄些精細伶俐，怎聽他假文談，胡答應，强支持！出身於市井，便顯耀雄威；則待要邀些名譽，施些小惠，要些便宜。

（長老云）真乃君子小人不同也！（正末唱）

【採茶歌】無才學，有權勢，有文章受驅馳。長老，這的是鶴長鳧短不能齊。比小生剩趲浮財潤自己，比吾師身穿幾件虼蜋皮。

（長老云）行者，看齋食裴秀才吃，共話一日，肚中饑了也。（淨行者擺齋科）（正末云）小生逐日定害，何以克當！（長老云）先生何故如此發言？你則是未遇間，久以後必當登雲路。行者，門首看者，看有甚麽人來，報復我知道。（外扮趙野鶴上，云）睹物觀容知禍福，相形風〔一〇〕鑒辨低高；道號皆稱無虛子，肉眼通神趙野鶴。貧道姓趙，雙名野鶴，道號無虛道人。自幼習學風鑒。貧道我斷人生死無差，相人貴賤有准，是這汴梁人氏。此處白馬寺有一僧人，乃是惠明長老，是我同堂故友。此人自幼捨俗出家，貧道在此貨卜爲生，每日到於寺中閒坐。今日到於寺中，探望長老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行者，你師父在方丈中麽？（淨行者云）師父方丈中有！（野鶴云）報復去。（淨行者云）理會的。師父，有〔一一〕趙野鶴在於門首。（長老云）裴中立，你與先生相見咱。此人乃趙野鶴，善能風鑒，斷人生死富貴如神。（正末云）小生雖未〔一二〕與足下識荊，所煩相小生禍福咱。（野鶴做驚科，云）此位秀才何人？（長老云）先生，此人姓裴，名度，字中立，學成滿腹文

章，未曾進取功名，有煩先生相裴秀才幾時爲官。（野鶴云）秀才，你恕罪，我這陰陽有准，我斷人禍福無差。可惜也！你看你凍餓紋入口，橫死紋鬢角連眼。魚尾相牽入太陰，游魂無宅死將臨，下侵口角如烟霧，即目形軀入土深。可憐也！你明日不過午，你一命掩泉土。明日已時前後，你在那亂磚之下板僵身死。可憐也！（正末云）此人見小生身上襤褸〔一三〕，故云如此，特地藐視〔一四〕於小生，好世情也呵！（野鶴云）秀才，你休怪！我是肉眼通神相，看你面貌上無一部可觀處。你看你五露、三尖、六極。五露者，是眼突、耳反、鼻仰、唇掀、喉結。經曰：一露二露，有衫無褲；露若至五，天壽孤苦；五露俱無，福壽之模。六極者：頭小爲一極，夫妻不得力；額小爲二極，父母少温習；目小爲三極，平生少知識；鼻小爲四極，農作無休息；口小爲五極，身無剩衣食；耳小爲六極，壽命暫朝夕。我與你細細的詳推。〔一五〕（正末唱）

【賀新郎】通神的許負細詳推，地閣天倉，蘭臺廷尉。則他那山根印堂人中貴。五露三停六極，龍角魚尾伏犀；肉眼藏天地理，風鑒隱鬼神機。斷禍福、觀氣色、占凶吉。這厮好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野鶴云）秀才，你休怪小子。我敢斷人生死無差，生則便生，死則便死，相法中無有不准。江湖上誰不知道肉眼通神相！人皆稱呼我做無虛道人。（正末唱）

【哭皇天】噤聲！這厮得道誇經紀，學相呵说是非，無半星兒真所爲，衝一剗說兵機。

（正末云）裴度怨他怎的！（唱）大剛來則是我時兮命矣！我雖在人間檐之下、眉睫之間，又不比斗筲之器、疥癬之疾。雖然是我身貧，我身貧志不移；我心經綸天地，志扶持社稷。

【烏夜啼】穩情取禹門三級登鰲背，振天關平地一（一六）聲雷。看堂堂圖相麒麟內，有一日列鼎而食，衣錦而回。那其間青霄獨步上天梯，看姓名亞等呼先輩；攀龍鱗，附鳳翼，顯五陵豪氣，吐萬丈虹霓。

（野鶴云）相法所斷，何故大怒？（長老云）裴中立，雖然相法中如此斷，也看人心上所積，可不道：人有可延之壽也。（野鶴云）小子無虛言也。（正末唱）

【煞】噤聲！我則理會的『先王之道斯爲美』；正是『不患人之不己知』。則是你個巧言令色打家賊，不辨個貴賤高低！按不住浩然之氣，你看我登科甲便及第。若是我金榜無名誓不回，有一日我獨步丹墀。

（長老云）秀才，再答話一回去波。（正末不辭出門科，云）罷、罷、罷！（唱）

【尾聲】雖是我十年窗下無人比，穩情取一舉成名天下知。（野鶴云）可惜此人文齊福不齊（一七）也！（正末唱）我既文齊福不齊，脫白襴，換紫衣；列虞候，擺公吏；那威嚴，那英氣，那精神，那雄勢：腆着胸脯，撚着髭髣！寶雕鞍側坐，鑌鐵鐙斜挑，翠藤鞭款裊，縷

金轡輕搖，笑吟吟喜春風驟馬嬌嘶。　列紫衫銀帶，擺綉帽宮花，簇朱幢皂蓋，擁黃鉞白旄，那其間酬心願、遂功名，還故里。（下）

（長老云）裴中立含怒而去。（野鶴云）可惜裴秀才，明日不過午，必定掩泉土。此人死於亂磚瓦之下，板僵身死。長老，小子告回也。（長老云）先生，再坐一會兒去。（野鶴云）小子不必坐，明日再來望。我出的寺門來，且回我家中去也。（下）（長老云）裴中立如此造物！（淨行者云）苦哉也！（長老云）老僧且回方丈中。待到明日，若日午之後裴中立〔一八〕來時，萬千歡喜；若午後真個不來，老僧領着行者，親身直到城外山神廟，看裴秀才走一遭去。（下）（淨行者云）阿彌陀佛！這一會打在亂磚瓦底下，苦也！苦也！苦也！（下）

（韓夫人同韓瓊英上，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老身姓李，夫主姓韓。夫主爲洛陽太守，別無得力兒男，止有一女，小字瓊英，嫡親的三口兒家屬。爲因上司差國舅傅彬計點河南府錢糧，至此洛陽，問我夫主要下馬錢一千貫。因我夫主在此洛陽秋毫無犯，家無囊畜之資，也難去科斂民財，我夫主未曾應酬，以此傅彬懷恨。不期傅彬使過官錢一萬貫，後來事發到官，問傅彬追徵前項贓物；不想傅彬指下夫主三千貫贓。都省無好官長，奏聞行移至本府，提下夫主下於縲絏，賠贓三千貫。事以不明，難爲伸訴，爭奈下情不能上達，何須分辯！休越朝廷法例，舒心賠納。家中收拾止够送飯日用而已，俺兩口兒面上，衆親戚齎助一千貫。老身只生的這個孩兒，因父祖名家，老身嚴加

訓教，此女讀書吟詩寫字。在城裏外多虧我這女孩兒懷羞搠筆題詩，救父之難，得市户鄉民惻隱，一則爲他父清廉，一則因我這女孩兒孝道，半年中抄化到一千貫。陸續納入官，前後二〔一九〕千貫，尚有一千貫未完，夫主未能脫禁。孩兒也，恁的呵如之奈何？（瓊英云）母親，您孩兒今日早上街，有人道：「小姐，城中關裏，人事上也絮繁了。近日朝廷差一公子，來此歇馬，今日往城東去了也，有人見在郵亭上賞雪飲酒觀梅。你去那裏走一遭，但得滋潤，便够了也。」妾身想來也説得是，不曾與母親説知，未敢擅便。（卜兒云）既然如此，你今日便索出城東，往郵亭處投奔那公子走一遭去。孩兒，你疾去早來，休着我憂心。（下）（瓊英云）理會的。我收拾灰罐、筆，便索往郵亭投奔李公子走一遭去。（下）

（外扮李公子上，云）祖父艱辛立業成，子孫榮襲受皇恩；爲臣輔弼行肱股，保助皇朝享太平。某姓李，名文俊，字邦彥。今奉聖人命，爲因各處濫官污吏苦害良民；或有山間林下，懷才抱德，隱迹埋名，屈於下流，着某隨處體察採訪。某來到這洛陽歇馬，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祥瑞，領着從人，將着紅乾臘肉、酒果杯盤，來至這城東郵亭上。你看那雪飄梅放，正好賞心樂事。（祇候云）大人，滿飲一杯。（把盞科）（公子云）這早晚這雪越下的大了也，慢慢的飲幾杯。（瓊英上，云）妾身韓瓊英，出的這城來，一天風雪，雖然如此受苦，我爲父母，也是我出於無奈。説話中間，兀的不到郵亭也。這一簇人馬，那公子正在郵亭上飲酒哩。我拂了我這頭上雪，上郵亭去咱。（李公子見科，云）大雪中一個女子提着灰罐上這郵亭來，必然是題詩。（祇候云）兀那女子！那裏去？（公子云）祇候人，休

驚唬着他，着那個女子近前來。(祇候云)女子，你靠前把體面相見者〔二〇〕。(瓊英放下灰罐科)(李公子云)兀那女子，誰氏之家？姓甚名誰？因何大雪中提着個灰罐兒來這郵亭上？有何事？你試說一遍咱。(瓊英云)妾身洛陽太守韓廷幹之女。爲因朝廷差國舅傅彬計點河南各府錢糧，來至此洛陽，問家尊要下馬錢共起馬錢。爲因家尊治官廉潔，秋毫無犯，家無囊畜之資，也難去科斂民財，正道公行，不曾應酬，傅彬懷恨。不想傅彬賊心，侵使過官錢一萬貫，後因事發，問傅彬追徵前項贓物，誰想傅彬懷挾前讐，指下〔二一〕家尊三千貫！都省無好官長，奏聞行移文書至本府，提下家尊下於縲絏，賠贓三千貫。事以不明，難爲伸訴，既下情不能上達，何須分辯！休越朝廷法例，舒心賠納。家中收拾只够送飯日用而已。父母面上衆親戚處齎助了一千貫。父母只生妾一個，因父祖名家，老母家訓，教妾讀書吟詩寫字。在〔二二〕城裏城外，妾身懷羞，無計所奈，搠筆題詩，救父之難，得市户鄉民惻隱，一則爲父清廉，二則因妾孝道，半年來抄化到一千貫。陸續納入官府，前後納够二千貫了，如今尚有一千貫未完，不能够救我父親脫禁。聽知的大人在此郵亭中賞雪觀梅，妾身特來大人處獻詩。(公子云)却原來是爲傅彬那個逆賊攀指，累及好人無故繫獄！此天理何在？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看說此一事韓公實是冤枉。兀那小姐，汝父既是如此，你何不伸訴你父冤枉，與朝廷辯明此事？(瓊英云)繫是朝廷法例，焉肯與賊子折證辯明？情願舒心賠納。(公子云)朝廷有如此廉良之臣，埋没於斯！兀那小姐，如今你父親合納三千貫贓，有二千貫也，尚有一千貫未完。又難得如此孝道之女，天地神明豈無照察！李邦彥也，可不道：『見義不爲無勇也』，

我有這兩條玉帶，價值三千貫，兀那小姐，我與你救父賠贓，成此勝事。兀那小姐，既然你會吟詩，你就指這雪爲題，作詩一首可不好？若有詩，此玉帶便與你；若無詩呵，這玉帶不與你。（瓊英拜科）（公子云）兀那祇候，你隨身帶着那文房四寶，與那女子紙筆，教他寫。（祇候云）理會的。（祇候與旦紙筆科，云）兀那女子，與你紙筆。（瓊英做尋思寫科，云）詩就了也，我就寫在這紙上。（做寫科了）（公子云）好寫染也，我試看咱。詩曰：合是今年瑞雪新，皇天輔得玉麒麟；太平有象雲連麥，普濟禎祥救萬民。（公子云）嗨！此詩中意，題雪褒獎，甚有比喻。此女子非凡，再吟咏一首，看後意如何？小姐，你既有如此太才，可指雪再吟咏一首。（瓊英云）既公子命妾，拙才再題一首。（寫科了）（公子看云）詩曰：呈祥遍坰飛瓊鳳，表瑞騰空墮素鸞；爲國於民能潤物，休將樹稼等閒看。嗨！此詩中意，有世教，有機見，有志氣，有彼此，得詩家之興也。非我多事，休嫌絮煩，指此梅花再咏一首。（旦云）既公子命妾，再題一首。（又寫科）（公子云）詩曰：性格孤高幽谷栽〔二三〕，清香獨不〔二四〕染纖埃。歲寒一點貞如許，待許春回向暖開。此詩中志氣不小！這首詩是白梅，你覷，兀那窗外臘梅一樹，你何不指臘梅煩作一首？（旦又寫科了）（公子云）詩曰：時人未識顏如臘，惟妾心知清似冰；志在中央得正氣，暗香別是一般清。此女子天資天才，四絕詩不構思〔二五〕，出語走筆成文，非同小可；咏此四絕句豈不清致，大志不淺！此女子有丈夫之剛，又兼父廉母嚴女孝，此一門〔二六〕古今稀有！小官聞知汝父之冤枉，某奉命專察不明之事，我將此一事，我自動文書往京師奏知。兀那小姐，你將此帶去，此帶價值千貫，救父完贓〔二七〕脫禁。（做與帶科）（旦謝科，

云）索是謝了大人深恩厚意！（公子云）你休如此說，你便去救你父親去。小官在此洛陽體察的如此一樁事，我不敢久停久住，則今日便索往京師去也。覆命親身離洛陽，一門忠孝有綱常；女孝父廉遭危難，拔擢英賢奏帝王。（下）（旦云）感謝祖宗！不想遇着公子，得一條玉帶，價值千貫，可救父難，得脫縲絏之災。我不敢久停，將着玉帶報知母親去。（下）

校記

〔一〕耳暗：底本誤爲「耳恁」，從王本改。〔二〕瘦嶺：疑是「庾嶺」，指大庾嶺。按，唐鄭谷詩：「庾嶺梅先覺，隋堤柳暗驚。」與上二句「梅花」、「柳絮」暗合。〔三〕倦：底本作「捲」，音形近誤，今改。〔四〕終生：底本作「終朝」，今改。〔五〕而已：底本音假作「而矣」，據王本改。〔六〕你：底本誤作「我」，今改。〔七〕其理安在：王季烈註云：「「理」下疑有脫誤」，今據文義補「安在」二字。〔八〕謂：底本音假作「爲」，今改。〔九〕陪：底本作「倍」，據王本改。下同。〔一〇〕風：底本作「豐」，從王本改。下同。〔一一〕有：底本上原衍「門首」二字，從王本刪。〔一二〕「未」字底本缺，據文意補。〔一三〕襤褸：底本音假作「藍縷」，今改。〔一四〕藐視：底本「藐」音假爲「眇」，今改。〔一五〕此句之上疑脫漏關於「三尖」（即下〔賀新郎〕曲中的「三停」）的若干話語。〔一六〕「一」字底本無，今補。按「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乃當時成語。〔一七〕齊：底本作「至」，據曲文改。下同。〔一八〕裴中立：底本下有一「若」字，今刪。〔一九〕二：底本誤爲「三」，據下文及王本改。〔二〇〕底本此句意未完，據文意補「相見者」三字。〔二一〕下：此字原缺，據上文韓夫人說白補。下同。〔二二〕「在」字底本無，據上文白補。〔二三〕栽：底本音假爲「載」，從王本改。〔二四〕不：原音假爲「步」，從王本改。〔二五〕「此女子天資天才，四絕詩不構思」二句，王本改作「此女子天資天才兩絕，詩不構思。」〔二六〕此一門：底本作「此

一言」。王季烈註云：「「言」當是「門」字之誤」。本折末李文俊念白也作「一門」，故改。〔二七〕完賊：底本誤倒爲「賊完」，從王本改。

第三折

（山神上，云）霹靂響亮震山川，蒼生拱手告青天；有朝雨過雲收斂，凶徒惡黨又依然。吾神乃此處山神是也。此處洛陽有一人乃是裴度。此人滿腹文章，爭奈文齊福不齊，每日晚間在此安歇。此人更兼壽夭，可憐裴度，明日午前當死在此廟中磚瓦之下；此廟當崩摧敗。吾神在此廟中閒坐，下着如此般大雪，看有什麼人來。（瓊英上，云）我出的這門來，這雪越下的大了，可怎生是好？路旁有一座山神廟兒，我且入這廟兒裏略歇息咱，待雪定便行。一個草鋪兒，我且在這上面坐咱。走這一日，覺我這身子有些困倦，我權且歇息咱。將這玉帶放在這藁薦下，貼牆兒放着，我略合眼咱。（旦歇息了，做猛省科，云）嗨！不覺睡着，天色晚了也，恐閉了門，母親懸望。呀！雪覺小些兒，我出的這廟門來。則怕晚了天色，趕城門去來。（下）

（正末上，云）小生裴度是也。誰想今朝在寺中受這一場煩惱！天色將晚，雪覺小了，我回往那山神廟去也。裴中立，我想儒冠多誤身，似這般虀鹽的日月，幾時是了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我愁見古松林，我這裏便怕到兀那崩摧廟。我可便嘆吾生久困蓬蒿，看別人「青霄有路終須到」，知他我何日「朝聞道」？

【滚綉球】今日見那趙野鶴，他觀了我相貌；他道凍餓紋耳連着口角，横死紋鬢接着眉梢。他道我主福禄薄，更壽夭。則他那相法中無他那半星兒差錯。他道：「我斷的准也不差分毫。」我平生正直無私曲，一任天公饒不饒！這的是「善與人交」。

（正末云）來到這山神廟也。我與你拂了這頭上雪，入的這廟來。這廟如此疏漏，又待倒也，如之奈何？（唱）

【醉太平】我則見泥脱下些仰托，更和這水浸過這笆箔。我則見梁漕椽爛柱根糟，這的是欠九分來待倒。這一座十疏九漏山神廟，如十花九裂〔一〕寒冰窖，似十摧九塌草團瓢，比着那漏星堂較少。

（正末云）陰能克晝，晚了也，我歇息咱。晾起這頭巾，脱了這泥靴，衣服就身上偎乾。（唱）

【倘秀才】水頭巾供桌上控着，泥脚靴〔二〕土牆邊晾着。（正末云）裴中立也！（唱）我可甚「買賣歸來汗未消」！凄凉愁今夜，猶自想來朝，藁薦上和〔三〕衣兒睡倒。

（正末云）我這脚冷，我且起來盤着脚坐一坐，等温的我這脚稍暖和呵再睡。（做墊住科，云）好是奇怪也！（唱）

【呆骨朵】我恰纔待盤膝裹脚向亭柱上靠，這藁薦下墊的來偌〔四〕高！我這裏悄悄量度，好着我暗暗的暗約。（正末云）我試抹藁薦下咱。（做拿起帶科，云）是一條帶！（唱）不由我小膽兒心中怕，唬得我小鹿兒心頭跳；那一個富豪家失忘了？天呵！天呵！把我這窮魂靈兒險唬了！

（正末云）我起身來，穿上這靴，開開這門，這雪兒晃的明，我試看咱：是　條玉帶！（唱）

【倘秀才】我辨認的分分曉曉，我可便惹一場煩煩惱惱，我今夜索思量計萬條。若有人來尋覓，我權與他且收着，我兩隻手捧托。

（正末云）嗨，是一條玉帶！這的是那尋梅的官長每經過，跟隨伴當每在此避雪，不小心忘了。倘若你那官人到家問你這玉帶呵，你〔五〕將甚麼還他！不逼了人性命？小生雖貧，我可不貪這等錢物；明日若有人來尋，山神，你便是證見，我兩只手便還他，也是好勾當。我爲這玉帶一夜不曾得睡，早天色明也，我忍着冷，將着這玉帶，我且躲在這廟背後，看有甚麼人來。（韓瓊英同夫人上。夫人云）夜來孩兒在郵亭上賣詩，遇着李公子，與了一條玉帶，說價值千貫。孩兒回家來，說在那山神廟裏歇脚避雪，將玉帶忘在那廟裏。俺娘兒每一夜不曾睡，今日絕早出城來尋那玉帶。孩兒，你在那個廟兒裏來？（旦兒云）母親，兀的那個廟兒便是，在這裏面避雪來。入這廟兒去來。我放在這藁薦底下來。天那，無了這玉帶也！爲父坐禁題詩，則少一千貫贓未完；不想遇着李公子，得

這條玉帶，價值千貫。若賣了時，救俺父得脫禁；不想我忘在此處不見了。我再幾時得一千貫錢！我不能够救我父離獄，又不能够盡孝之心，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母親，我也顧不的你也，要我這性命做甚麼！我解下這胸前胸帶，我尋个自盡。（夫人云）我夫不能脫禁，要我一身何用！我解下這胸帶來，不如我尋個自盡罷！（正末慌入廟科，云）住、住、住！你何故覓死也？（唱）

【脫布衫】我見他迷留没亂心癢難揉，悲切切雨淚嚎咷。一個他哭啼啼弃生就死，一個他急煎煎痛傷懷抱。

（正末云）螻蟻尚然貪生，爲人何不惜命！你有何緣故，在此覓死也？（夫人云）哥哥，你那裏知道那！（正末唱）

【小梁州】借問你個老嫗緣由，女艷嬌，你因甚事細說根苗。（正末云）你有甚麼冤枉，在此覓死？你從頭至尾說一遍咱。（旦兒云）我看來這個人必是個儒人秀士。哥哥不嫌絮煩，聽妾從頭至尾說一遍咱。妾身乃洛陽韓太守的女孩兒，這個是我母親，嫡親的三口兒家屬。父親在此爲理，與人秋毫無犯。爲因上司差傅彬來河南點檢錢糧，傅彬到此洛陽，問我父要上馬錢下馬錢，我父不肯與他。後來傅彬爲侵使過官錢，追贓賠納，不想傅彬賊子懷挾前讐，指下家父三千貫贓。奏聞行移全本府，提下家父下於縲絏。賠贓三千貫。事以不明，難爲伸訴；下情不能上達，何須分辯！不能越朝廷法例，舒心賠納。家中收拾止够送飯日用而已。父母面上親戚處助一千貫。父母止生妾身一個，因

父祖名家，老母家訓，教妾讀書吟詩寫字。在城裏外，妾身懷羞搠筆題詩救父難，得市户鄉民惻隱，一則爲父清廉，二則因妾孝道，半年中抄化了一千貫。陸續納入官，前後二千貫。尚有一千貫未完，父親未能脱禁。則見一日城市中有人對妾言説：『小姐，這城中關廂裏外，人事上也絮繁了。近日朝廷差一公子，來此歇馬，今日説往〔六〕城東去，有人見在郵亭賞雪飲酒哩，若到那裏，一則提筆賣詩，二則訴父冤枉，但得些滋潤，够你賠贓也。』聽的説罷急走出城，來至郵亭，正見公子賞雪飲酒。見妾，問其緣故，妾將前事盡訴其情，公子甚是憐念。又命妾題詩，妾隨作詩數首。公子甚喜，就賜腰間玉帶一條，價值千金，與妾身救父脱禁。妾欲要回城中，到此半路風緊雪大，妾在此廟中歇脚避雪，不覺身體困倦，在此歇息。我將玉帶放在藁薦下。猛然省來，誠恐天晚母親在家懸望，妾身慌走出廟來。又怕關了城門，緊走到家中。老母問其緣故，忽然想起玉帶來，急要來取，城門已閉，俺娘女二人一夜不曾睡。今日早挨門出來，入的廟門來尋，誰想不見了玉帶！則覷着這條玉帶救父脱禁，我既不能救父，又不能盡孝，我因此尋自盡。(夫人云)哥哥，我則覷着這個孩兒，他尋自盡，夫主又不能出禁，要我身何用？我也尋个自盡，也是俺出於無奈也！(正末云)好可憐人也！(唱)爲尊君冤枉坐囚牢，賣詩呵把父母恩臨報。小姐也，你可甚麽家富小兒嬌！

(旦兒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養小防老，積穀防饑。妾雖女子，也盡孝也。(正末唱)

【幺篇】你道是從來養小防備老，都一般哀哀父母劬勞。(帶云)先聖有言：『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唱)你便怎生捨性命尋自吊？(帶云)「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唱)這的可也方爲全孝。(正末云)「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爲孝也。」(唱)則這的是爲人子立的根苗。

(夫人云)據先生說呵，也說的是，爭奈我夫主無辜受禁，眼睜睜不得脫難，則覷着這條玉帶救夫主。不見了，似此這般，一千貫贓幾時納的了也！(正末云)夫人、小娘子，假若有這玉帶呵呢？(夫人云)若有這玉帶呵，便是救了俺一家性命也。(正末云)假若無了這玉帶呵呢？(夫人云)俺一家兒便是死的，都不得活也。(正末云)老夫人、小娘子放心，玉帶我替你收着哩！(旦兒云)先生勿戲言！(正末云)孔子門徒，豈有戲言！(正末做取帶科，云)娘子，兀的不是帶，還你！(旦兒接科，云)兀的不正是此帶！索是謝了先生。(夫人云)孩兒也，俺娘兒兩個一齊的拜謝先生咱。(正末云)不敢！不敢！世間似先生者世之罕有。處於布衣窘暴之中，千金不改其志，端的是仁人君子也！(正末云)不敢！不敢！世間似小娘子貞孝之女——自古孝子多，孝女少——女子中止有兩三個人也。(夫人云)是那兩三个？先生試說，老身洗耳願聞咱。(正末唱)

【叨叨令】當日個賈氏爲父屠龍孝，楊香爲父跨虎曾行孝，曹娥爲父嚎江孝；今日个瓊英爲父題詩孝。端的可便感天地也波哥！端的可便感天地也波哥！爲父母呵，男女皆

可盡人之孝。

（夫人云）先生那裏鄉貫？姓甚名誰？（正末云）小生姓裴，名度，字中立，祖居河東聞喜縣人氏，父母早年亡化過了。因囊篋俱乏，未曾求進，淹留在此。（夫人云）早是遇着先生，若是遇着別人呵，可怎了也？假若秀才藏過，則說無也罷，可怎生舒心還此帶？先生端實古君子之風也！（正末云）夫人言者差也。（唱）

【塞鴻秋】我則待粗衣淡飯從吾樂，我一心待要固窮守分天之道，我則待存心謹守先生教。（旦兒云）先生恰纔不與此帶，無計所奈也！（正末唱）可不道『君子不奪人之好』？（夫人云）老身一家處於患難，先生也在窘迫，故使先生救我一家性命。（正末唱）夫人處患難，小生甘窮暴，咱正是搖鞭舉棹休相笑。

（夫人云）老身同小女告回也。（正末云）老夫人　小娘子勿罪，難中缺茶爲獻，實爲惶恐！小生送出廟去。（夫人云）先生免送。（正末唱）

【倘秀才】出廟門送下澀道，近行徑轉過牆角，這的是貧不憂愁富不驕。（旦兒云）妾身看了秀才，若非古之君子，豈有如此局量！此還帶之意，異日必當重報於足下。《毛詩》云：『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焉敢忘恩人之大德也！（正末唱）你道是『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小人怎敢比古人量作！

（旦兒云）此時世俗，惟先生之一人，禮義廉耻道德之風——餘者俗子，受不明之物，取不義之財——有幾人也？（正末云）『皇天無私，惟德是輔。』（唱）

【滾綉球】咱人命裏有呵福禄增，（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唱）命裏無呵災禍招。（云）近之不遜，遠之又怨。（唱）受不明物呵不合神道（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唱）取不義財呵枉物難消。（旦兒云）據先生如此大量，當來發達於世，豈不壯哉！（正末云）有一日蟄龍奮頭角，風雲醉碧桃；酬志也五陵年少，軒昂也當發英豪；伴旌旗日暖龍蛇動，看宮殿風微燕雀高，雁塔名標。

（夫人云）先生請回。（正末云）小生再送兩步。（廟倒科）（旦兒云）呀！倒了這山神廟也！（夫人云）早是秀才不在裏面！（正末驚科，云）陰陽有准，禍福無差，信有之也！

【煞】陰陽有准無虛道，好一個肉眼通神趙野鶴！咱人這禍福難逃，吉凶怎避，莫得執迷，枉了徒勞！判斷在昨日，分已定前生，果應於今朝。若是碎磚瓦裏命終得這身天，險些兒白骨卧荒郊！

（夫人云）先生爲何如此驚嘆？必有其情，乞請知之。（正末云）老夫人不知：小生昨日在白馬寺中遇一相士，說小生今日不過午，一命掩泉土，今日午前死於碎磚瓦之下。今日果應其言！小生若不爲還此帶，送出老夫人、小姐來呵，小生正遭此一死也！（夫人云）皆是先生陰德太重，救我一家

之命，因此遇大難不死；必有後程，准定發迹也！（正末唱）

【尾聲】我但得一朝冠蓋向長安道，趁着這萬里風頭鶴背高。有一日享榮華、受官爵，早則不居無安，食無飽。（旦兒云）此恩此德，時刻未忘。（夫人云）我記着先生這個模樣，請個良工寫像傳真，侍奉終日，燒香供養先生也。（正末唱）你道是這恩臨決然報，常記着休忘了，命良工寫像傳真，點燭燒香，你將我來供養到老。（下）

（夫人云）合是夫主得脫禁難，遇此等好人也！（旦兒云）母親，咱回家將此帶貨賣一千貫鈔，救父出禁。那其間咱可報裴秀才之恩，未爲晚矣。（夫人云）黃金不改英雄志，白馬焉能污己身。這秀才文章正是行忠孝，必享皇家爵禄恩。（同下）

校記

〔一〕裂：底本作「列」，王本校改爲「冽」。　〔二〕泥脚靴：底本誤倒爲「泥靴脚」，據上文改。

「活」，從王本改。　〔四〕偌：底本音形相近訛爲「惹」，從王本改。　〔五〕你：底本作「他」，據文意改。

〔六〕往：底本作「在」，據上折瓊英説白改。

（長老引淨行者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焦。貧僧是白馬寺長老。昨日有趙野鶴偶然遇裴中立。相此人今日不過午，一命掩泉土。此趙野鶴斷生死無差。（淨行者云）裴秀才苦也！板僵身死。（長老云）惜哉裴秀才，滿腹文章，壽算不永。今日這早晚不見裴秀才來？（淨行者云）這早晚一定〔二〕死在碎磚瓦底下，苦惱也。（趙野鶴上，云）貧道趙野鶴，今日無甚事，白馬寺中望惠明長老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見行者云）行者報復去，道有趙野鶴在於門首。（淨行者云）你又來了。（淨行者報科，云）師父，有趙野貓在於門首。（長老云）敢是趙野鶴麽？（淨行者云）是趙野鶴。（長老云）有請。（見科）（長老云）先生請坐。（野鶴云）昨日相那裴中立，今日不過午，必死於碎磚瓦之下，板僵身死。（長老云）可惜此人滿腹文章……（野鶴云）長老，蓋因命運所繫也。（長老云）行者，看茶湯來。（淨行者云）理會的。搗蒜烹茶。（長老云）看有甚麽人來？（正末上，云）小生裴中立。趙野鶴真肉眼通神相，果應其言，險死於碎磚瓦之下。雖然如此，我今日到白馬寺，尋趙野鶴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行者，（淨行者云）你是人也是鬼？（正末云）我是人，怎生是鬼？師父在方丈裏麽？（淨行者云）你則在這裏。師父，有裴秀才在門首。（野鶴云）你敢差認了也？這早晚在那碎磚瓦之下，板僵身死了也。再那裏得個裴秀才來？（淨行者云）他現在門首哩。（長老云）你請他來。（淨行者見正

末云）秀才，師父有請。（正末見長老云）長老支揖。（長老驚科）（正末云）兀的不是趙野鶴！可不道你無虛道，你道我今日不過午，一命掩泉上，午前死在碎磚瓦之下，板僵身死。這早晚午後也，可怎生不死也？（野鶴云）住、住、住！好是奇怪也。裴秀才，你今日氣色比昨日不同。長老，你看他那福禄紋眉梢侵鬢，陰騭紋耳根入口；富貴氣色，四面齊起。裴秀才，你久後必然拜相位也。（淨行者云）你這陰陽不濟事了，你也是多裏撈摸。（長老云）先生，可是爲何比昨日全不同也。（野鶴云）長老不知，這秀才必有活三四個人性命的陰騭。若不是，如何得這氣色比昨日全別了，氣色都轉得好了？（正末云）我是一窮儒，那裏行陰騭去？（野鶴云）秀才，你休瞞我，你必然有活人的陰騭，你實説。（正末云）罷、罷、罷！小生是讀書人，豈可欺心！昨日在此遇先生，相小生今日不過午，必死於碎磚瓦之下，小生含恨而去。大雪中到於山神廟中，草鋪上欲要歇息，不想藁薦底下一條玉帶。小生見了，就在山神跟前發願；這玉帶必是那尋梅賞雪的官人跟隨的伴當，在此歇脚避雪，忘在此處。若到家中，他那官人問他要這玉帶呵，不逼臨了人性命？小生曾言：明日但有人來尋這帶呵，我雙手奉還這帶。到天明小生將着玉帶，躲在山神廟後面。無一時，則見有娘女二人，徑直來到廟中來，尋此帶不見，娘女二人痛苦不已，二人解下胸帶，都要懸梁自縊。小生慌忙向前解救二人，問其緣故，則説那女子具説情由：他乃是洛陽韓太守之女，他父爲傅彬指下三千貫贓——韓公平昔奉公守法，廉幹公謹——上司行移到本府，提下太守追贓。韓公恐越朝廷法例，舒心賠納。其家甚窘，衆親戚齎助了一千貫。其太守有一女小字瓊英，爲無錢賠贓，自己提灰罐在街搠筆，城

裏關廂市户鄉民，憐其〔三〕父清女孝，衆人齎助有一千貫。尚少一千貫未完，韓公不能脱禁。忽〔三〕一日，有人指引道：『近間有李公子，上命差來此處歇馬，體察民情；你何不謁托公子處，但得些滋潤，可不够你父賠贓也？』女子聽説了也，慌忙尋到城東郵亭上。不想李公子正賞雪飲酒哩；見此女子，問其緣由，此女子盡訴其情。公子哀憐甚矣，遂命女子吟詩。不想此女子連作詩數首，有大儒之才。李公子大喜，遂解腰間玉帶，價值千貫，賜與女子救父賠贓。此女子得了玉帶，路逢大雪，到小生歇的那山神廟裏歇脚，將玉帶放在藁薦下。此女子身體困倦，盹睡着了。忽然睡醒〔四〕，恐怕天晚關閉城門，忘却玉帶，走進城來。到的家中，他母親問其緣故，猛然想起玉帶來，急要尋去，城門關閉了。第二日挨門出來，至山神廟尋此帶不見。那女子道：『甫能得此玉帶，價值千貫，救父脱禁；不想失了此帶，要我這性命做甚麽？我不如懸梁自縊。』他母親言道：『你父現在難中，你又尋自盡，要我何用？不如我也尋個自盡！』小生聽罷，慌忙將此帶還與韓瓊英。娘女二人感恩〔五〕不盡，再三拜謝小生。因問小生姓甚名誰；小生告訴間，送二人出山神廟。娘女二人拜謝不盡，小生又送幾步，出的廟門，正行之際，則聽的響亮一聲，那山神廟〔六〕忽然倒塌。小生猛然思量起先生所斷之言：我今日不過午，一命掩泉土。我若不爲還此帶，送他娘女二人出廟門呵，那得小生性命來！先生，小生因此不死了也。（野鶴云）如何？我這相法不差。你今日全然換的氣色別了，爲何此説？這的是莫瞞天地莫瞞神，心不瞞人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星變作福星臨。（長老云）裴中立，趙野鶴的相法無差，皆因你陰騭太重，今日轉禍爲福也。（野鶴云）長老，小子相

人多矣，未嘗〔七〕有這等一樁事。小生借長老的方丈，小生沽酒與斐中立相賀，有何不可？（長老云）好、好、好，堪可貧僧備齋。看有甚麽人來。（野鶴遞酒科了）（夫人上，云）老身韓夫人是也。昨日裴中立救活我全家性命，今日送飯，將此話說與夫主。夫主有命，將拙女瓊英配〔八〕與裴中立爲妻。老身問人來，說裴中立在白馬寺中。我尋到此，來到方丈，我自過去。（見科）（夫人云）長老萬福！秀才大恩不敢有忘，今日與夫主送飯，具說此事，夫主大喜。（野鶴云）適來中立所言，正是此端。（夫人云）先生，夫主深感中立之恩，無以報答，將拙女瓊英，倘中立不嫌殘妝貌陋，願與中立爲妻。待夫主出禁，成此婚姻，二位勿哂。（野鶴云）此夙緣先契，淑女可配君子也。（長老云）夫人，俺先與中立謝允肯之親者。（野鶴云）夫人，雖然如此，中立當以功名爲重，必當先進功名，後妻室也。（正末云）難得先生如此厚意，小生也有此心，爭奈囊篋消乏，不能前進。（野鶴云）小生有馬一匹，送與先生，權代脚步，往京師去。（長老云）既野鶴助馬，老僧收拾盤纏，白銀兩錠，權爲路費。（正末云）小生何以克當？（夫人云）據中立文武全才，輔佐〔九〕皇朝，男兒四方之志，文行忠信，人之大本也。則要你着志者。（正末云）夫人放心也。（唱）

【仙呂・賞花時】立忠信男兒志四方，居王佐丹宸定八荒〔一〇〕，撫萬姓定邊疆。或是做都堂爲相，那其間衣錦可兀的却還鄉。（下）

（夫人云）長老、先生勿罪，老身回去也。（長老云）老夫人，裴秀才這一去，必然爲官也。（夫人云）

若裴中立得了官呵，不忘了長老、先生之恩。老身不敢遲延〔一一〕，將此事說與夫主去。(下)(野鶴云)我觀裴中立相貌氣色，此一去必然重用也。(長老云)老僧略備酒果，俺二人直至十里長亭，與中立餞行，有何不可？(野鶴云)好、好、好。俺二人餞行走一遭去。(同下)

校記

〔一〕一定：底本作「以定」，王本校作「已定」，今從隋本改。〔二〕憐其：下原衍一「他」字，今刪。〔三〕忽：底本作「或」，從王本改。〔四〕醒：底本音假爲「省」，從王本改。〔五〕感恩：底本誤作「深思」，今改。〔六〕那山神廟：上原衍一「把」字，文意欠通，今刪。〔七〕嘗：底本音假爲「常」，今改。〔八〕配：底本作「願」，今改。下同。〔九〕佐：底本爲「祚」，從北大本改。〔一〇〕荒：底本誤作「方」，據王本改。〔一一〕遲延：底本誤倒爲「延遲」。按，「不敢遲延」系戲曲套語，今改。

第四折

(太守上，云)王法條條誅濫官，刑名款款理無端；掌條法正天心順，治國官清民自安。老夫韓廷幹是也。先任洛陽太守，爲因傅彬侵使過官錢一萬貫，事發到官追徵。不想傅彬懷恨，指下老夫三千貫贓，屈囚牢內，依命賠贓。家下止有夫人、小女瓊英。爲老夫家緣窘迫，衆親戚處齎助一千貫，

小女題詩抄化到一千貫，又遇李邦彥，因爲洛陽歇馬，就地〔一〕採訪賢良，案察奸黨，見小女題詩訴冤，李公子就與玉帶一條，價值千貫。賠贓完備，方脫縲絏。幸得李公子實知老夫冤枉，先動文書於都省，後馳驛馬回奏，聖人方知前因。聖人可憐，將老夫賠過贓三千貫盡給還老夫，一則上不違朝廷法例，二不費百姓之勞。又見某家父廉母嚴女孝，謝聖人可憐，升老夫爲省參知政事。後〔二〕見小女得公子玉帶，忘在山神廟，遇一人裴度還帶，救活我全家之命，老夫在禁中曾許小女以妻裴度。不想今日裴度選考，〔三〕此人文武全才，聖人大喜，加以重用，借都省頭答，誇官三日。老夫就將此事奏知，愈加其喜。奉聖人命，着老夫就招裴度爲婿。令官媒挑絲鞭，挂影神，左右紅裙翠袖，捧小女於樓中，拋綉球招狀元爲婿。老夫吩咐官媒、左右，且休說是韓相公家，看裴度肯不肯，那其間明開也未遲哩。等成親之後，老夫回奏謝恩。御賜深蒙享驟遷，承恩拜舞御階前；彩樓招婿成佳配，當今聖主重英賢。（下）

（張千上，云）自家張千，奉相公命，結起彩樓招擢新婿。怎生不見媒人來？（媒人上，云）自家官媒人的便是。有韓相公招擢新婿，今日結起彩樓，要招女婿。張千萬福！（張千云）這個官媒婆！老相公使人來問你，你在那裏來？（媒人云）你知道好日多同麽？恰纔七八十處說親的哩！我都不答應，我來這裏來。（張千云）老相公臺旨：如今結起彩樓，着小姐彩樓上等那新狀元。着你拿着絲鞭搁住，着小姐拋綉球兒招新狀元。等狀元問你是誰家招婿，你且休說是韓相公家，等接了絲鞭，下了馬，相見畢，那其間纔與他說知。（媒人云）我理會的。都安排完備了也，請小姐上彩樓。（張千

云）請山人，這早晚不見來！（山人上云科了，住）（瓊英上，云）妾身韓瓊英。自我父離禁，多虧李公子奏知聖人，將我父宣至京師。謝聖人可憐，升我父都省參知政事。我父就將裴中立還帶一事奏知，不想裴中立又狀元及第〔四〕，今日誇官。我父親結起彩樓招裴狀元，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小官裴度，到的帝都闕下，爲某文武皆通，一舉狀元及第。今日借宰相頭答，誇官三日。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想着我二十年埋没洛陽塵，今日個起蟄龍一聲雷震。一來文章好立身，二來是天子重賢臣。好德親仁，束帶冠巾，偃武修文，温故知新。咱人要修天爵正方寸。

（張千云）媒婆，兀的不頭答傘蓋，狀元來了也！（媒人云）香風淡淡天花墮，天花點點香風細，馬頭高喝狀元來，今宵好個風流婿。韓相今朝結彩樓，狀元得志逞風流，夫妻今日成姻眷，全然一對不識羞。（正末唱）

【慶東原】居廊廟，當縉紳，習《詩》《書》，學《禮》《易》，從先進。君子務本，忘身發憤，能正其身。酬志了白玉帶紫朝服，茶褐傘黃金印。

（媒人云）瑶池降謫玉天仙，今夜高門招狀元，瓊釀金杯長壽酒，新郎舒手接絲鞭。請狀元接絲鞭！

（正末唱）

【川撥棹】展圖像挂高門，彩樓新接着絳雲。我自見皓齒朱唇，翠袖紅裙，簇捧个霧鬢雲鬟的美人。見官媒將導引，他道招狀元爲婿君，不邀媒、不問肯，驚絲鞭，捧玉樽。

（正末做不睬科）（媒人云）狀元接絲鞭，請下馬飲狀元酒！（正末云）祇候人，擺着頭答行。（媒人云）天外紅雲接彩樓，狀元誇職御街〔五〕游，月宮擁出羣仙隊，試看嫦娥拋綉球。狀元請下馬接絲鞭！（旦云）將綉球來。（小旦遞綉球科）（媒人云）綉球打着狀元了，請狀元下馬接絲鞭就親！年少風流美狀元，溫柔可喜〔六〕女嬋娟；今宵洞房花燭夜，試看狀元一條鞭。（正末唱）

【殿前歡】你道是擢新人，今宵花燭洞房春；綉球兒拋得風團順，肯分的正中吾身。（媒人云）請狀元下馬就親！（正末唱）硬逼臨便就親。（媒人云）狀元下馬就親，洞房花燭，燕爾新婚。（正末唱）禁聲！你那裏無謙遜。（媒人云）《毛詩》云：『淑女可配君子。』（正末唱）那裏是正押《毛詩》韵？你道做了有傷風化，誰就你那燕爾新婚！

（媒人云）請狀元下馬就親！（正末云）我有妻室，難就親！（媒人云）雖然狀元有婚，這家裏聖旨在此。（正末慌科，云）既然有聖旨，左右，接了馬者。（媒人云）請狀元上彩樓請坐。（分東西坐定科）（媒人云）霧鬢雲鬟窈窕娘，綉球打中狀元郎。夫妻飲罷交杯酒，准備今宵鬧卧房。（山人做撒帳科，云）狀元穩坐紫騂騮，褐羅傘下逞風流。（新人綉球望着狀元打，永遠相守到白頭。（喝平身住，云）請狀元女婿上彩樓請坐。將五穀銅錢來！夫妻一對坐帳中，仙音一派韵輕清，准備洞房花燭夜，則怕

今朝好煞人。好撒東方甲乙木，養的孩兒不要哭，狀元緊把香腮揾，咬住新人一口肉。又撒西方庚辛金，養的孩兒會賣針，狀元緊把新人守，兩个一夜胸脯不離心。再撒南方丙丁火，養的孩兒恰似我，狀元走入房中去，趕的新人沒處躲。後撒北方壬癸水，養的孩兒會調鬼，狀元若到紅羅帳，扯住新人一條腿。再撒中央戊己土，養的孩兒會擂鼓，一口咬住上下唇，兩手便把胸前握。夫人相公老尊堂，狀元新人兩成雙，山人不要別賞賜，今朝散罷捉梅香。（正末唱）

【喬牌兒】幾曾見酩子裏兩對門！（媒人云）係是五〔七〕百年前宿緣仙契。（正末唱）你道是五百年宿緣分，（媒人云）請狀元拜岳父岳母，相見禮畢成親，有聖旨在此。（正末唱）他道是奉君王聖旨爲盟信，終不道我爲媳婦拜丈人！

（旦兒云）問那狀元：他那前妻姓甚名誰？是何人家子女？（媒人云）狀元說有婚，姓甚名誰？（正末唱）

【水仙子】想起他那芙蓉嬌貌蕙蘭魂，楊柳纖腰紅杏春，海棠顏色江梅韵；他恨不的上青山變化身，這其間賣登科尋覓回文。這裴中立身榮貴，那韓瓊英守志真，我怎肯着〔八〕別人做了夫人！

（媒人云）狀元說的是小姐的名字；我對小姐說去。（見旦兒拜科，云）小姐，恰纔裴狀元說的是小姐的名字。他道是：裴中立身榮貴，韓瓊英守志真，他怎着別人做了夫人！（旦兒云）裴中立既如此

憶舊，真才良君子也！狀元，你認的妾身麼？則我便是韓瓊英。（正末云）原來是瓊英小姐！（正末唱）

【雁兒落】誰承望楚陽臺做眷姻，藍橋驛相親近；武陵溪尋配偶，桃源洞成秦晉！

（韓公上，云）令人，安排慶喜的筵宴！（正末云）官媒，請泰山坐，我拜見行禮咱。（媒人云）狀元，你頭裏不肯，這早晚慌做甚麼！（正末唱）

【得勝令】「敬親者不敢慢於人」。（韓公云）狀元，今日酬志，如此軒昂！（正末唱）享富貴必有異於人。（旦兒云）還帶之恩，配合姻眷，兩意俱完，各遂其心矣。（正末唱）小生我懷舊意無私志，小姐白玉帶知恩必報恩。（韓公云）老夫蒙恩驟遷，夫人三月鼇鹽，小女甘貧行孝，今日一家富貴。誰想有今日也！（正末唱）爲岳父公勤，掌都省三臺印，老夫人忠貞，小姐守一百日鼇鹽清淡貧。

（韓公云）請老夫人來。（夫人上，見正末云）裴中立喜得美除。（正末云）老夫人請坐！（拜科）（夫人云）免禮！免禮！（韓公云）安排果桌，將酒來，我與裴中立遞一杯。（趙野鶴同長老上）（長老云）野鶴，誰想裴中立一舉成名，韓公奏知，聖旨就着與韓公做婿。俺二人來至京師，今日與裴中立賀喜走一遭去。（野鶴云）俺二人來到韓相公宅上，與裴中立作慶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洛陽白馬寺長老與趙野鶴來見相公。（張千云）相公，門首有洛陽白馬寺長老與趙野鶴來見相公。（正末云）我接待去。（見科，云）長老勿罪！（長老云）相公峥嶸有日，奮發有時。（正末云）有請！有

請！二位見老相公去。（二人見韓公科）（正末云）老相公，這個便是趙野鶴，這個便是白馬寺長老。（野鶴云）老相公，我今日賀萬千之喜也！（正末云）若非長老與野鶴齎助鞍馬銀兩，裴度豈有今日也呵！（韓公云）二位請坐！將酒來，我替裴狀元遞一杯。（王員外同旦兒上，云）自家王員外，聽知的裴度得了官，在韓相公家爲婿〔九〕，俺兩口兒來到韓相公家門首，與裴中立賀喜走一遭去。（旦云）王員外，則怕裴中立不肯認俺麽！（員外云）不妨事，放着我哩！可早來到也。張千，報復去：有洛陽王員外兩口兒特來賀喜。（張千云）相公，門首有洛陽王員外兩口兒特來相賀。（正末云）你說去，他不過來，更待着我接待他那？（張千云）俺相公說來，你自不過去，更待着俺相公接待你那？（員外云）可早一句也！大嫂，咱過去來。（見正末科，云）裴狀元，我道你不是受貧的人。（正末云）將酒來，我與岳父遞一杯。（韓公云）裴相公，誰想有今日也！（飲酒科了）（正末云）將酒來，我與野鶴遞一杯。（野鶴云）相公，當日小生相法有准麽？（正末云）多蒙先生風鑒！左右人，收拾果桌來。（王員外云）裴狀元，更做你高傲着！你强煞則是我外甥，我歹煞是你姨夫姨姨。你與別人遞了酒也，可怎生不與我遞酒？想着我遠道〔一〇〕而來，非爲酒食，可不道『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正末云）他原來撒酒風！（員外云）我幾曾嘗來？（正末云）左右，將四個銀子來。（做與銀子科，云）長老，想小生未遇之時，常在寺中，多蒙長老管侍，又與我兩錠銀子，今日本利還四錠。（長老云）多謝了相公！（正末云）再將兩个銀子來，將鞍馬來，春衣二套，與野鶴先生；一來還其前債，二來與先生做壓卦錢。（員外云）原來如此！長老，你勢到今日也，你不說等到幾時？（長老云）住、住、住，

今日老相公在此，裴相公你息怒。這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冰不搭不寒，膽不嘗不苦。貧僧我叮嚀的說破，着相公備細的皆知。裴狀元，則爲你自小孤獨守志貧，你那詩書滿腹隱經綸。只爲長者關親故，你相謁投托要安身。王員外見你那浩然一股鴻鵠志，因此上故意相輕傲慢親。相公你氤氳含恨離宅院，你前來寺院見貧僧。我那齋食管待相供應，王員外他暗寄兩錠雪花銀。你要上朝赴選求官去，囊篋消乏怎動身？這野鶴駿馬親相送，兩錠銀可是你這尊親轉贈君。你今日夫榮婦貴身榮顯，祿重官高受皇恩。則爲你當初才學德行難酬志，方信道『親的原來則是親』。（正末云）長老不說，裴度怎知？姨夫姨姨請坐！則被你瞞煞我也，姨夫！（王員外云）則被你傲煞我也，侄兒！（韓公云）安排慶喜的筵席！（李邦彥上，云）九重天上君恩至，四海皆蒙雨露恩。小官李邦彥，自到京師，將洛陽韓太守一家忠節行孝之事奏知，聖人甚喜，復〔二二〕取韓公入朝重用。不想韓公將裴度還帶一事奏知聖人，後裴度赴京中選，奉命將韓廷幹的女配與裴度爲妻。今日命小官直至韓廷幹宅中加官賜賞。可早來到也。韓廷幹、裴度聽聖人命：聖明主至德寬仁，差小官體察民情。因傳彬貪財好賄，犯刑憲負累忠臣。只爲你妻賢女孝，因此上取赴到京。韓廷幹則爲你屈賠贓奉公守法，坐都堂領省揚名。你渾家守志節清貧甘苦，加你爲賢德夫人。韓瓊英你行孝道賣文搠筆，裴中立〔二三〕你還玉帶有救死之恩；裴中立吏部冢宰，韓瓊英配合成親。國家喜的是義夫節婦，愛的是孝子順孫。聖明主加官賜賞，一齊的望闕謝恩！（同下）

題目　郵亭上瓊英賣詩
正名　山神廟裴度還帶

校記

〔一〕地：原缺，今補。　〔二〕後：底本形近誤抄爲『彼』，今改。　〔三〕此句底本作『不想今日裴度今日選考』，後『今日』二字系衍文，今删。　〔四〕又狀元及第：底本『又』字下衍一『中』字，今删。　〔五〕街：底本音假爲「階」，今改。　〔六〕喜：底本作『嬉』，從王本改。　〔七〕五：底本無，據下句曲文補。　〔八〕着：底本作『與』，據下文媒人説白改。　〔九〕爲婿：底本『爲』字下衍一『了』字，從王本删。　〔一〇〕遠道：底本誤作『遠遠』，據王本改。　〔一一〕復：底本形近訛爲『後』，今改。　〔一二〕裴中立：底本無，從王本補。

狀元堂陳母教子

劇目説明

本劇是否關作也有疑點，《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於劇名下題『關漢卿撰』，但天一閣本、孟稱舜本、曹楝亭本《録鬼簿》於關氏名下俱不載此劇，其思想風格與關劇似不相合，故是否關撰令人懷疑。

本劇現存版本，有《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和王季烈編《孤本元明雜劇》。現以前者爲底本，用後者參校。

楔　子

（沖末外扮寇萊公引祗從上）（寇萊公云）白髮刁騷兩鬢侵，老來灰盡少年心。等閒贏得食天禄，但得身安抵萬金。老夫姓寇，名准，字平仲，官封萊國公。方今聖人在位，八方無事，四海晏然。當今明主要大開學校，選用賢良，每三年開放一遭舉場。今以聖主仁慈寬厚，一年開放一遭舉場，天下秀士都來應舉求官。今奉聖人的命，怕有那山間林下，隱迹埋名，懷才抱德，閉户讀書不肯求進的，聖人着老夫五南路上採訪賢士走一遭去。調和鼎鼐理陰陽，萬里江山屬大邦。天下文章〔二〕齊仰賀，他都待赤心報國盡忠良。（下）

（正旦引大末、二末、三末、旦兒同雜當上）（正旦云）老身姓馮，夫主姓陳，乃漢相陳平之後。老身所生三個孩兒：長者陳良資，次者陳良叟，第三個是陳良佐。有一女小字梅英。老身嚴教，訓子攻書。蓋一堂名曰〔三〕「狀元堂」，未曾完備哩。孩兒每也，做甚麽這般大驚小怪的？您看去咱。（大末云）那裏這般大驚小怪的？（雜當云）打牆處刨〔三〕出一窖金銀來。（大末云）你何不早説？我與母親説去。（見正旦科，云）母親，打牆處刨出一窖金銀來。（正旦云）是真個打牆處撅出一窖金銀來？

休動着，就那裏與我培埋了者。(大末云)母親，這的是天賜與俺的錢財，可怎生培埋了那？(正旦云)孩兒每也，你那裏知道！豈不聞邵堯夫教子伯温曰：『我欲教汝爲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依着我，就那裏與我培埋了者。(大末云)理會的。三兄弟，依着母親的言語，便培埋了者。(三末云)下次小的每，將那金銀都埋了者。有金元寶留下四個，我要打一副網巾環兒戴。(正旦云)往〔四〕年間三年放一遭選場，如今一年開一遭選場。見今春榜動，選場開，着大哥求官應舉去，得一官半職，改換家門，可不好那？(大末云)母親說的是。今年春榜動，選場開，您孩兒便上朝求官應舉去。若得一官半職，改換家門，可也光輝祖宗也。(二末〔五〕云)母親，春榜動，選場開，您孩兒應舉走一遭去。(正旦云)二哥，你讓大哥去，你做官的日子有哩！(三末云)母親說的是。他文章低，不濟事，讓他先去。(大末做拜正旦科，云)今日是个吉日良辰，辭別了母親，便索長行。二兄弟好生在家侍奉母親，三兄弟在家着志攻書。你看他波，我拜着他，他不還我禮。(三末云)我不拜你，拜下去就折煞了你。(正旦云)孩兒，你則着志者，早些兒回來。將酒來！大哥，你飲過這酒去者。(大末云)您孩兒理會的。(做飲酒科)(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凭着你萬言策詩書奪第一，八韻賦文章誰似你，五言詩作上天梯。望皇家的這富貴，金殿上脫白衣。

(大末云)凭着您孩兒素日所學，必得高官也。(正旦唱)

【幺篇】哎，兒也！則要你『金榜無名誓不歸』，弟兄裏叢中先覷着你。（正旦云）將酒來。（唱）我這裏滿滿的捧着金杯，我與你專專的這慶喜，則要你奪的個狀元歸。（同二末、三末、旦兒下）

（大末云）則今日收拾了琴劍書箱，上朝求官應舉，走一遭去。『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下）

校記

〔一〕章：原誤爲「齊」，從吳本改。　〔二〕「名曰」下原衍「是」字，從王本刪。　〔三〕刨：原音假爲「鉋」，趙琦美校爲「跑」，從王本改。下同。　〔四〕往：原作「每」，從王本改。　〔五〕二末：原作「三末」，各本沿誤。下文正旦白中「三哥」，各本俱作「三哥」，亦誤。今據文意改正。

第一折

（正旦引二末、三末、旦兒同上）（二末云）母親，自從大哥上朝求官應舉去也，母親每夜燒這夜香，不知爲何也？（正旦云）大哥求官應舉去了，必然爲官也。我每夜燒一炷香，您那裏知道也。我『不

求金玉重重貴，只願兒孫個個賢」。（唱）

【仙呂·點絳唇】我爲甚每夜燒香？博一個子孫興旺。天將傍，非是我誇强，我則待將《禮記》《詩》《書》講。

（二末云）母親，大哥這一去，憑着他那七言詩八韻賦，必然爲官也。（正旦唱）

【混江龍】才能謙讓，祖先賢、承教化、立三綱，稟『仁義禮智』，習『恭儉温良』。定萬代規模遵孔聖，論一生學業好文章。《周易》道謙謙君子，後天教起此文章。《毛詩》云國風雅頌，《關雎》云大道洋洋。〔一〕《春秋》説素常之德，訪堯舜夏禹商湯。《周禮》行儒風典雅，正衣冠環珮鏘鏘。《中庸》作明乎天理，性與道萬代傳揚。《大學》功在明明德，能齊家治國安邦。《論語》是聖賢作譜，《禮記》善問答行藏。《孟子》養浩然之氣，傳正道暗助王綱。學儒業，守燈窗，望一舉，把名揚。袍袖惹，桂花香，瓊林宴，飲霞觴。親奪的，狀元郎，威凛凛，志昂昂。則他那一身榮顯可便萬人知，抵多少五陵豪氣三千丈！有一日腰金衣紫，孩兒每也休忘了那琴劍書箱。

（正旦云）三哥，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三末云）我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報登科上，云）自家〔二〕報登科的便是。如今有陳大官人得了頭名狀元，報登科記，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做

見三末科，云）陳三哥支揖哩。（三末云）有甚麼話說？（報登科云）有家裏大哥得了頭名狀元，小人特來報喜。三哥與家中老母說一聲兒。（三末云）怎麼？俺大哥做了官也，你認的是着？（報登科云）正是大哥。（三末云）你則在這裏，我報復母親去。（三末見正旦科，云）母親，大斯得了官也，有報登科記的在門首。（正旦云）與那報登科記的二〔三〕兩銀子者。（三末云）理會的。報登科記的，與你二兩銀子，你去罷。（報登科云）多謝了三哥，我去也。（下）（大末扮官人跚馬兒領祗從上，云）志氣凌雲徹碧霄，攀蟾折桂顯英豪。昨夜布衣猶在體，誰想今朝換紫袍！小官陳良資是也。自到帝都闕下，擢過文華手卷，日不移影，應對百篇，得了頭名狀元。借宰相頭答，誇官三日。來到門首也，左右接了馬者！（見三末科，云）三兄弟，您哥哥得了頭名狀元也，你報復母親去。（三末云）大哥，你得了官也。我和你有个比喻：似那搶風揚谷，你這等粃者先行；瓶內釃茶，俺這濃者在後。（大末云）兄弟，你報復母親去。（三末云）我報復去。（做見正旦科，云）母親，賀萬千之喜！大哥得了官也，現在門首哩。（正旦云）好、好、好，着孩兒過來。（三末云）理會的。大哥，母親着你過去哩。（大末做見正旦拜科，云）母親，您孩兒得了頭名狀元也。（正旦云）不枉了好兒也！（大末做拜二末科，云）二兄弟，您哥哥得了頭名狀元也。（二末拜科，云）哥哥喜得美除也。（大末做拜三末科，云）三兄弟，您哥哥得了頭名狀元也。你看他波，三兄弟，我得了官拜你，怎生不還我禮？（三末云）我待回禮來，我的文章可高似你！（大末云）若不是母親嚴教，您孩兒豈有今日也！（正旦唱）

【油葫蘆】俺孩兒一舉登科赴選場，則是你那學藝廣，把羣儒一掃盡伏降。您端的似鯤

鵬得志秋雲長，您端的似魚龍變化春雷響。（大末云）母親，您孩兒受十年苦苦孜孜，博一任歡歡喜喜也。（正旦云）大哥，（唱）則是你才藝高，學藝廣，可正是禹門三月桃花浪，俺孩兒他平奪得一个狀元郎！

（大末云）『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也。（正旦唱）

【天下樂】則他那馬頭前朱衣列兩行，着人談揚。在這滿四方。可正是靈椿老盡丹桂芳。您可也不辱沒你爺，您可也不辱沒你娘。（正旦云）好兒也，（唱）你正是『男兒當自强』。

（正旦云）今年第二年也，該第二个孩兒上朝應舉去。（三末云）住者，母親，頭一年讓大哥去了，今年該您孩兒去也。（二末云）三兄弟，你讓我去罷。（正旦云）三哥，讓你二哥去，你那做官的日子有哩！（三末云）母親，他文章不濟，他《百家姓》也是我教與他的。我的文章高似他，我去罷！（二末云）三兄弟，我知道你的文章高，你在家中好生侍奉母親。則今日是个吉日良辰，辭別了母親，您孩兒上朝求官應舉去也。（做拜正旦科）（正旦云）孩兒，你可着志者。（二末拜大末科，云）大哥家中侍奉母親。（大末云）兄弟，你此一去必受皇家富貴也。（二末做拜三末科，云）三兄弟，你哥哥應舉去也，家中好生侍奉母親。（三末做不還禮科）（二末云）三兄弟，我拜你，你怎生不還我禮？（三末云）我不拜你，我的文章高似你，拜下去就折煞了你。（二末云）你看他波！則今日收拾了琴劍書箱，上朝進取功名那走一遭去。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下）（三末云）母親，我讓二哥去，你可

歡喜了。(正旦云)三哥，你那裏知道那！(唱)

【醉扶歸】則要你聚螢火，臨書幌；積瑞雪，映寒窗。你昆仲謙和禮正當，伊是兄弟，他是兄長。不爭着你个陳良佐先登了舉場，着人道我將你个最小的兒偏向。

(三末云)母親說的是。(正旦云)三哥，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三末云)理會的，看有甚麽人來。(報登科上，云)自家報登科記的便是。如今有陳媽媽家陳二哥得了頭名狀元也。我直至他門上報登科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做見三末科，云)三哥支揖哩！(三末云)有甚麽話說？(報登科云)有家裏二哥得了頭名狀元也，小人特來報喜。(三末云)報登科的，俺二哥也得了官了？您認的是麽？(報登科云)正是家裏二哥。(三末云)你則在這裏，我報復母親去。(見正旦科，云)母親，二哥得了官也，有報登科的在于門首。(正旦云)是真个？與那報登科的二兩銀子。(三末云)理會的。報登科的，與你二兩銀子，你可休嫌少；等我明日得了官，你就從貢院裏鼓着掌，摑着手，叫到我家裏來，說：陳家三哥得了官也，我賞你五十兩銀子。(報登科云)我知道。多謝了三哥，我回去也。(下)(三末扮官人擺頭答跚馬兒上，云)黃卷青燈一腐儒，九經三史腹中居。學而第一須當記，養子休教不看書。小官陳良叟是也。自到帝都闕下，攛過卷子，見了聖人，日不移影，應對百篇，聖人見喜，加小官頭名狀元。借宰相頭答，誇官三日。可早來到門首也，左右接了馬者。有三兄弟在于門首。(做見三末科，云)三兄弟，你哥哥得了官也。(三末云)二哥，你得了官也。我和你有个比喻：我似那靈禽在後，你這等笨鳥先飛。我和母親說去。(做見正旦科，云)母親，二哥真個得了官

也，現在門首哩。(正旦云)着孩兒過來。(三末云)理會的。二哥，母親怪你哩。(二末云)我得了官，母親喜歡便是，可怎生倒(四)怪我？(三末云)說你怎生也做了官來，着你過去哩。(二末做見正旦拜(五)科，云)您孩兒多虧了母親嚴教，今日得了頭名狀元也。(做拜科)(正旦云)不枉了好兒也！(二末拜大末，云)大哥，你兄弟得了官也。(大末云)兄弟喜得美除。(二末做拜三末，云)三兄弟，你哥哥得了官也。(三末不還禮科)(二末云)三兄弟，我做了官拜你，你怎麽不還我禮？(三末云)我的文章高似你，怎麽消受的我還禮！(正旦云)好兒也，不枉了。將酒來！孩兒也，你滿飲一杯者。(二末云)您孩兒飲這一杯酒咱。(飲酒科了)(衆街坊上，云)老漢是這陳婆婆街坊的便是。他兩個孩兒都做了頭名狀元也，俺衆街坊牽羊擔酒，慶賀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俺自過去。(衆街坊做見正旦科，云)陳婆婆，俺衆街坊沒甚麽，牽羊擔酒，特來慶賀狀元也。(正旦云)有勞衆街坊每。(街坊云)不敢也。(正旦唱)

【金盞兒】兀的不歡喜煞老尊堂，吵鬧了衆街坊。俺家裏無三年，兩個兒一齊的登了金榜。(街坊云)婆婆乃善門之家，以此出兩個狀元也。(正旦唱)俺家裏狀元堂上一雙雙，一個學李太白高才調，一個似杜工部好文章；一個是擎天白玉柱，一個是架海紫金梁。(正旦云)大哥受了者。等三哥爲了官呵，一總還街坊老的每禮也。(大末云)衆街坊休怪，改日置酒還禮。(衆街坊云)不敢，不敢。老婆婆恕罪，俺街坊每回去也。(下)(正旦云)兀的不歡喜煞老身

也！（唱）

【後庭花】今日個成就了俺兒一雙，勝得了黃金千萬兩；且休說金玉重重貴，則願的俺兒孫每個個强。您暢好是不尋常，您娘便非干偏向，人前面硬主張。您心中自忖量，親兄弟別氣象，則要您顯志强。

（二末云）您孩兒是白衣之人，誰想今日奮發也！（正旦唱）

【柳葉兒】他終則是寒門卿相，正青春血氣方剛，擁虹霓氣吐三千丈。孩兒每休誇强，意休慌，他則是放着你那紫綬金章。

（正旦云）孩兒，今年第三年也，可該你應舉去哩。（三末云）着大哥走一遭。（大末云）俺兩個都做了官也，你可走一遭去。（三末云）二哥走一遭。（二末云）我已是得了官也，你可走一遭也。（三末云）這麽說，母親走一遭。（正旦云）你看他波！（三末云）都不去，我也不去。（大末云）可該你去了。（三末云）怎麽直起動我去？小的每！將紙墨筆硯來，寫一個帖兒，寄與那今場貢主，說：陳三哥家裏忙，把那狀元寄將家裏來我做。（正旦云）孩兒也，可該你去也。（三末云）我去？也罷，也罷，我走一遭去。母親，您孩兒應舉去也。我有三樁兒氣概的言語。（正旦云）可是那三樁兒？（三末云）是掌上觀紋、懷中取物、碗裏拿帶靶兒的蒸餅。則今日辭別了母親，便索長行。（做拜正旦科）（大末云）兄弟，你怎麽不拜俺兩個哥哥？（三末云）兩個哥哥，我不拜你，我的文章高似你。（正旦云）孩兒也，

則要你着志者。(三末云)母親保重將息，您孩兒得了官便來。(正旦唱)

【尾聲】你頻頻的把舊書來温，款款將新詩講，不要你誇談主張；我說的言詞有些老混忘。後園中花木芬芳，俺住蘭堂，有魏紫姚黄。指着這一種名花做个比方：三哥不要你做第三名襯榜，休教我倚門兒專望。哎，兒也，則要俺那狀元紅開徹狀元堂。(下)

(大末云)兄弟，你才說三椿兒顯證，怎麽是懷中取物、掌中觀紋、碗裏拿帶靶兒蒸餅？(三末云)我如今到那裏，見了今塲貢主，覷我這任官，如同懷中放着一件東西，舒下手去便取出來，則是個容易。(大末云)怎麽是掌上觀紋？(三末云)這掌上觀紋，如同手掌裏紋路兒，把我展開便見，覷那官則是個容易。(大末云)怎麽是碗裏拿帶靶兒蒸餅？(三末云)覷我這任官，如同那碗裏放着個帶靶兒的蒸餅，我將去拿起來，一口囔了，則是個容易。大哥，你做了官蓋多高的門樓？(大末云)丈二高。(三末云)忒低！我做了官蓋三丈八寸高。(大末云)忒高了！(三末云)你不知，我若做了官，騎在馬上，打着那傘，不下馬就往家裏去。你做了官要幾個馬臺？(大末云)兩個馬臺。(三末云)少！我做了官，安七十二個馬台。(大末云)怎麽要偌多？(三末云)但是送我來的人，到門首一個人占一個馬台，一齊下馬，可不好？你做了官戴甚麽？(大末云)烏紗帽。(三末云)我做了官，戴一頂前漏塵羊肝漆一錠墨烏紗帽。你身穿甚麽？(大末云)紫羅襴。(三末云)我得了官，穿一領通袖膝襴閃色罩青暗花麻布上蓋紫羅襴。你腰繫甚麽？(大末云)通犀帶。(三末云)我做了官，繫一條羊脂

玉茅山石透金犀瑪瑙嵌八寶荔枝金帶。你脚下穿甚麽？（大末云）乾皂履。（三末云）我做了官，把我這靴則一丟則一換。（大末云）換甚麽？（三末云）我皮匠家換了頭底來。（同下）

校記

〔一〕洋洋：原音假爲「揚揚」，從王本改。　〔二〕自家：上衍「是也」二字，今刪。下同。　〔三〕二：原作「三」，據下文正旦念白及第二折大末念白改。下同。　〔四〕倒：原作「道」。王本註云：「當作「倒」」，今據改。　〔五〕拜：原脱，據前大末動作校補。下同。

第二折

（正旦同大末、二末上，正旦云）老身陳婆婆的便是。今有大哥二哥都做了官也，則有三哥上朝求官應舉去了，必然爲官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爲甚麽兒孫每志氣高，托賴着祖上陰功厚。一個曾前年登了虎榜，一個便去歲可兀的占了鰲頭。俺家裏富貴也雙修，無福的難消受，俺可便錢財上不枉求。我覷着那珠翠金銀，我可便渾如似參辰卯酉。

【梁州第七】我〔二〕愛的是那《孝經》、《論語》得這《孟子》，我喜的是那《毛詩》、《禮記》、《春秋》。後園中有地栽松竹，有書堂書舍，書院書樓；則願的子孫榮旺，門户清幽。俺家裏實丕丕祖上遺留，既爲官將他這富貴休愁。您、您、您則頻頻的休離了那黃卷青燈，是、是、是，你可便穩拍拍明放着金章和那紫綬；呀、呀、呀，你可便用心機得峥嶸，你可也漸漸的穩情取個肥馬輕裘。古人是有、以顯父母身榮後，入八位不生受；想當日常何薦馬周，博一個今古名留。

（正旦云）大哥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大末云）理會的。（報登科記的上，云）自家報登科記的便是。有陳三哥得了頭名狀元，陳媽媽家報喜走一遭去。可早來到門首也。有大哥在於門首。大哥支揖哩。（大末云）你是那裏來的？（報登科云）有三哥得了頭名狀元，小人特來報喜。（大末云）你則在這裏，我報復母親知道。母親：二兄弟得了頭名狀元也。（正旦云）是誰説來？（大末云）有報登科的在於門首。（正旦云）着他過來。（大末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報登科見科，云）報的老母知道，有三哥得了頭名狀元，小人特來報喜。（正旦云）孩兒，與那報登科的五兩銀子。（大末云）您孩兒知道。二兄弟，俺得了官時，則與了報登科記的二兩銀子；三兄弟做了官，與他五兩銀子。（二末云）大哥，母親偏向三兄弟也！（大末云）報登科記的，與你五兩銀子。（報登科云）多謝了，小人回去也。（下）（王拱辰跚馬兒領祗候上，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

十年前是一書生。小官王拱辰是也，乃西川綿州人氏。幼習儒業，頗看詩書。自到帝都闕下，攜過文章卷子〔二〕，當殿對策，日不移影，應對百篇，文如錦〔三〕綉，字掃龍蛇，一舉狀元及第。借宰相頭答，誇官三日。張千，擺開頭答，慢慢的行。（正旦云）大哥、二哥，咱一同接孩兒去來。（唱）

【紅芍藥】我這裏笑吟吟行下看街樓，和我這兒女每可便相逐。我這裏慢騰騰攔住紫驊騮，我將這玉勒來便忙揪。（王拱辰云）兀那婆婆兒靠後，休驚着小官馬頭！（大末云）三兄弟是好壯志也。（二末云）母親認的是着？（正旦云）好兒也，不枉了！（唱）可正是男兒得志秋，他在那馬兒上倒大來風流。（大末云）你看三兄弟，他見了母親，可怎生不下馬來？（二末云）大哥，敢不是三兄弟麽？（正旦云）孩兒，你下馬來波！（王拱辰云）這个婆婆兒好要便宜也！（正旦唱）我這裏聽言罷，教我緊低了頭，唬的我魂魄可便悠悠。

（王拱辰云）兀那婆婆兒，你休錯認了小官也！（正旦唱）

【菩薩梁州】則被這氣堵住咽喉，眉頭兒忔皺，身軀兒倒扭。好着我羞答答的不敢擡頭，淚汪汪雙目再凝眸，孜孜的覷了空低首。（正旦云）敢問那壁狀元姓甚〔四〕名誰？（王拱辰云）今春頭名狀元，我是王拱辰。（正旦唱）低低的問了牢緘口，悶無語，自僝僽。老身向官人行無去瞅，〔五〕（正旦云）孩兒每，您說一聲兒波，（唱）倒大來慚羞。

(正旦做走科)(二末云)哥哥，看母親。(正旦云) 大哥，既是狀元，請下馬來。(大末云)理會的。狀元請下馬來，狀元堂上飲了狀元酒回去。(王拱辰下馬科，云)左右，接了馬者。(祗候云)理會的。(大末云)適間老母衝撞着狀元，是必休怪也。(王拱辰云)適間小官馬頭前衝撞着那壁狀元的老母，是必寬恕咱。(大末云)狀元有請！(王拱辰見正旦科，云)適間小官馬頭前衝撞着老母，是必恕罪也。(正旦云)恰纔老身爲何錯認了那壁狀元：老身家中有三個孩兒，都去應舉去了，兩個孩兒得了狀元回來了，則有三哥不曾回來。恰纔是那報登科記的差報了也。那壁狀元是必休怪咱。(王拱辰云)小官不敢。(二末做施禮科，云)適間老母衝撞，休怪。(王拱辰云)不敢。(正旦云)將酒來！(做把盞科)(正旦云)狀元飲過這杯酒咱。(王拱辰飲酒科)(正旦云)大哥，你問狀元有婚也無婚？(大末云)母親，有婚呵是怎生？無婚呵是如何？(正旦云)有婚呵，着狀元在狀元堂上吃了狀元酒，挂了狀元紅回去；無婚呵，大哥將你妹子招狀元爲婿。未知你弟兄每意下如何？(大末云)謹遵母親之言。(大末見王拱辰科，云)狀元，恰纔我母親言語，問狀元有婚也無婚？(王拱辰云)有婚是怎生？無婚可是如何？(大末云)若是有婚呵，吃了狀元酒，挂了狀元紅，你便回去；若是無婚呵，小官有一舍妹，招那壁狀元爲婿，意下如何？(王拱辰云)小官無婚，我願隨鞭鐙。(大末云)一讓一個肯。(正旦云)着狀元換衣服去。(王拱辰云)理會的，小官換衣服去。(下)(正旦云)今年狀元是王拱辰，知他俺那陳良佐在那裏也？(大末云)今年頭名狀元是王拱辰，不知俺那三兄弟在那裏也？(三末上，云)我勸這世上人，休把這口忒謊過了。我到的帝都闕下，今場貢主見了：『陳三哥你來

了，不必〔六〕看你文章，起動寫四個字，是「天下太平」。』我拿起筆來，寫了個『天』字，寫那『下』字我忘了一點，做了個拐字，無三拐，無兩拐，則一拐就把我拐出來了，做了第三名探花郎，綠袍槐簡，花插幞頭。去時誇了大口，今日得了探花郎，我怎生家中見母親和兩個哥哥？則待〔七〕我兩個哥哥不在門前，我走進房裏去，隨他嚷鬧去，我一世也不出來。可早來到門首也。（做看科，云）你看我那苦命麽！肯分的大哥在門首。大哥，你兄弟來了也。（大末云）呀、呀、呀，兄弟來了，你得了甚麽官？（三末云）我得了探花郎。（大末云）你原來得了個探花郎，我對母親說去。（見正旦科，云）母親，三兄弟得了個探花郎來了也。（正旦云）他不過來，敢教我接待他去那！（大末云）理會的。（見三末科，云）三兄弟，母親的言語，說你不過去，待着母親來接你那！（三末云）哥也，那得個母親倒接兒子？我過去。娘打我時，兩個哥哥勸一勸。（大末云）兄弟，我知道也。（三末見正旦拜科，云）母親，你孩兒得了官也，有一拜。（正旦云）兀那厮！你休拜，你得了甚麽官？（三末云）得了探花郎。（正旦云）甚麽官？（三末云）探花郎。（正旦云）則不你說，兀的又有人來說哩！（三末云）在那裏？（正旦做打科，唱）

【牧羊關】你則好合着眼無人處竄，誰着你腆着臉去街上走？氣得我渾身上冷汗澆流！（正旦云）你將着的是甚麽？（三末云）是槐木簡。（正旦唱）我將這槐木簡來掂折，綠羅襴着手揪。問甚麽紅漆通鞓帶，花插皂幞頭！我看你便羞也那是不害

羞！（三末云）翰林都索入編修。（正旦云）噤聲！（唱）

【賀新郎】你道是翰林都索入編修，我情知你个探花郎的名聲，（正旦云）你覷波，（唱）你怎知俺狀元除授？弟兄裏則爲你年幼，你身上我偏心兒索是有，我幾曾道是散誕悠悠？（正旦云）師父多教孩兒幾遍。（唱）我去那師父行陪了些下情，則要你工課上念的滑熟；我甘不的這厮看文書一夜到三更後！（三末云）母親，你打我，則是疼你那學課錢哩！（正旦唱）且休說你使了我學課錢，哎，賊也，你熬了多少家點燈油！

（三末云）母親，您孩兒雖然不得狀元，亦不曾惹得街上人罵娘。（正旦云）怎麽罵我？（三末云）俺大哥頭一年做了官，擺着頭答，街上過來老的每道：『這個是誰？』『是陳媽媽家大的個孩兒。』『嗨！鴉窩裏出鳳凰。』（大末云）這個是好言語。（三末云）甚麽好言語？娘倒是墨老鴉，你到是鳳凰！第二年二哥亦做了官，又罵的娘不好，擺着頭答，街上人道：『這個是誰？』『是陳媽媽第二個孩兒。』『嗨、嗨、嗨，糞堆上長出靈芝草。』（二末云）這个是好言語。（三末云）噤聲！娘倒是糞堆，你倒是靈芝草！您孩兒雖然做了探花郎，不曾連累着娘。我打街上過來，老的每道：『這個是誰？』『是陳媽媽的第三個〔八〕孩兒。』衆人道：『嗨、嗨、嗨，好爺好娘養下這個傻弟子孩兒。』（正旦做喚〔九〕棒子科，云）將棒子來！（唱）

【絮蝦蟆】我可也不和你强枉料口，我年紀大也慚羞。打這厮父母教訓不眼，做的個苗而不秀。則好深村放牛，伴着莊家學究。記的那個日頭，狀元一身承受；去時說了大口，臨行相別時候，說的來花甜蜜就。無語低頭，嘴碌都的恰便似跌了彈的斑鳩。（三末云）母親，一品至九品，都是國家臣子。（正旦云）噤聲！（唱）休那裏一口裏巧舌頭，便有那一千筆畫不成描不就。我和你難相見，枉厮守。休休！快離了我眼底，休在我這邊頭！

（正旦云）從今以後，將陳良佐兩口兒趕出門去，再也休上我門來！（大末做跪科，云）母親，看你孩兒的面皮，留下三兄弟兩口兒在家，可也好也！（正旦唱）

【尾聲】大哥哥，枉可惜了你噴珠噀玉談天口。（二末做跪科，云）母親，看你孩兒的面皮，留下三兄弟兩口兒在家住，可也好也！（正旦唱）二哥哥，枉展污了你折桂攀蟾的釣鰲手。大哥哥枉生受，二哥哥且落後。陳良佐自今後，你行處行，走處走，千自在，百自由。我和你個探花郎不記甚冤仇。（三末云）母親吃一鍾喜酒。（正旦云）擡了者！（唱）我可也消不的『狀元』這个及第酒！（下）

（大末云）看母親，看母親！呸！三兄弟你羞麽？你去時節誇盡大言，回來則得個探花郎，甚是惶恐。你不說『掌上觀紋』？（三末云）手上生瘡不見了。（大末云）『懷中取物』？（三末云）衣服破把來

掉〔一〇〕了。(大末云)『碗裏拿帶靶兒蒸餅』?(三末云)不知那个饞弟子孩兒,偷了我的吃了。(大末云)你既爲孔子門徒,何出此言?俺家素非白屋,祖代簪纓,乃陳平之後;你今日得了個探花郎,豈不汗顏?爲人者要齊家治國,修身正心;人心不正,做事不能成矣。人以德行爲先;德者,本也;才〔一一〕者,末也;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你這等人,和你說出甚麼來!我和你同胞共乳一爺娘,幼小攻書在學堂。受盡寒窗十載苦,龍門一跳見君王。你去時人前誇大口,還家只得探花郎。鳳凰飛在梧桐樹,呸!自有旁人話短長。(下)(三末云)大哥數落了我這一會。(二末云)呸!三兄弟你羞麼?(三末云)哥也,怎的?(二末云)你去時節誇盡大言,回來得個探花郎,豈不汗顏?俺家素非白屋,累代簪纓,漢陳平之玄孫,祖宗拜秦國公之職;爲子者,當以腰金衣紫。俺二人皆第狀元,惟你不第者,何也?爲子才輕德薄也。我和你說出甚麼來!未應舉志氣凌雲,但開口旁若無人。賣弄你詩才過李白杜甫,舌辯似張儀蘇秦。大哥如泥中草〔一二〕芥,二兄長似陌〔一三〕上輕塵。孔子居於鄉黨,見長幼禮法恂恂。可不道狀元郎『懷中取物』,覷富貴『掌上觀紋』?發言時舒眉展眼,你今日薄落了縮項潛身。俺狀元郎誇談宗祖,呸!誰似你個探花郎,羞答答的辱沒家門!(下)(王拱辰上,云)呸!你羞麼?(三末云)你是誰?(王拱辰云)我是門下嬌客,妹婿王拱辰,今春頭名狀元。(三末云)你是王拱辰!我把你个饞弟子孩兒,這帶靶兒的蒸餅你吃了我的。(王拱辰云)適間小官聽的大舅二舅所言,說三舅去時節誇盡大言,回來得了個探花郎,豈不汗顏?爲人者可以治國齊家,修身正心,人心不正,作事不成能矣。《中庸》有言:『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乎節者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俗言有幾句比并，尊舅豈不聞：草蟲食草，豈知重味之甘？蚯蚓啼窪，不解汪洋之海。甕生蠓蟻，豈知化外清風？螢火雖明，不解蟾光之照。樹高而曲，不如短而直；水深而濁，不如淺而清。蜘蛛有絲，損人利己；蠶腹有絲，裕（一四）民潤國。但凡爲人三思，然後再思可矣。你空長堂堂七尺軀，胸中志氣半星無。綠袍槐簡歸故里，呸，枉做男兒大丈夫！（下）（祗候云）呸！（三末打科，云）你也待怎的？（同下）

校記

（一）我：此字原缺，據下句補。　（二）文章卷子：原誤作「文華卷了」，今改。　（三）錦：原誤作「綿」，今改。

（四）甚：原誤作「字」，從王本改。　（五）瞅：原假借爲「秋」，今改。下同。　（六）必：原誤作「比」，從王本改。

（七）待：原誤作「得」，從王本改。　（八）个：原誤作「第」，從北大本改。　（九）喚：原假借爲「換」，從王本改。

（一〇）掉：原音假爲「吊」，從王本改。　（一一）才：原誤爲「財」，從北大本改。下同。　（一二）草：原作「蘇」，從王本改。

（一三）陌：原作「凌」，從王本改。　（一四）裕：原作「於」，誤。按，此句與上句「損人利己」對，故應作「裕民潤國」。

第三折

（正旦同大末、二末、王拱辰領雜當上）（正旦云）老身陳婆婆是也。今日是老身生辰賤降的日子，孩兒每也！（大末云）有。（正旦云）狀元堂上安排下筵席者。若有陳良佐兩口兒來時，休着他過來。將酒來！（大末云）理會的。（正旦唱）

【中呂・粉蝶兒】人都說孟母三移，今日個陳婆婆更增十倍，教兒孫讀孔聖文籍。他將那《孝經》來讀，《論》、《孟》講，後習《詩》、《書》、《禮記》。幼小溫習，一個個孝當竭力。

【醉春風】一個那陳良叟他可便占了鰲頭，則俺這陳良資奪了第一；新招來的女婿他又是狀元郎，俺一家兒倒大來喜，喜！則要你郎舅每崢嶸，弟兄每榮顯，托賴着祖宗福力。

（二末執壺科）（大末遞酒科，云）母親滿飲一杯！（正旦做飲酒科，云）俺慢慢的飲酒，看有甚麽人來。（三末同三旦上）（三末云）今日是母親生日，我無甚麽禮物，和媳婦兒拜母親兩拜，也是我孝順的心腸。可早來到門首也。大哥，和母親說一聲，道我在這門首哩。（大末云）兄弟，你則在門首，我報復母親去。（大末做見正旦科，云）母親，有三兄弟兩口兒在於門首。（正旦云）休着那厮過來！

（大末同二末、王拱辰告科）（大末云）母親，看您孩兒面皮，着三兄弟兩口兒過來，與母親遞一杯酒，也是他爲子之道也。（正旦云）看着您衆人的面皮，着那厮過來。休閒着他，着他燒火剥葱，都是他。依的，便教他過來；依不的，便着他回去。（大末云）理會的。三兄弟，母親的言語：着你過去燒火剥葱，掃田刮地，擡桌搬湯。你依的，便過去；你依不的，休着過去哩！（三末云）母親怕閒了我。（三末同三旦做見科）（三末云）母親，您孩兒和媳婦没有手帕，拜母親幾拜。（正旦云）兀那厮，你休拜，誰教你與我做生日來？（三末云）我來拜母親幾拜，也是爲子之孝道也。（正旦云）兀那厮，你見麽？（三末云）您孩兒見甚麽那？（正旦唱）

【紅綉鞋】俺這裏都是些紫綬金章官位，那裏發付你個緑袍槐簡的鍾馗？哎，你一個探花郎，又比俺這狀元低；俺這裏笑吟吟的行酒令，穩拍拍的做着筵席，（云）你説波。（唱）可不道那窩兒發付你？

（正旦云）大哥，咱行一個酒令，一人要四句氣概的詩，押着那「狀元郎」三個字；有那「狀元郎」的便飲酒，無那「狀元郎」的罰凉水。教那厮把盞！先從大哥來把了盞，便問道：吃酒的是誰？把盞的是誰？各自稱呼着那官位者。吃了酒，着那厮拜！先從大哥來。（三末云）我理會的。（做遞酒科，云）先從母親來。（正旦云）先從大哥來。（三末遞酒與大末科）（大末云）母親，你孩兒吟詩也。詩曰：當今天子重賢良，四海無事罷刀槍。紫袍象簡朝金闕，聖人敕賜狀元郎。（三末云）住者！白馬紅

纓麾蓋下，紫袍金帶氣昂昂。月中失却攀蟾手，高枝留與狀元郎。（大末做吃酒科，云）問將來（三末云）吃酒的是誰？（大末云）是狀元郎。我問你：把盞的是誰？（三末云）把盞的我是楊六郎。（三末做拜科）（做遞酒與二末科）（二末云）母親，您孩兒吟詩也。詩云：一天星斗煥文章，戰退羣儒獨佔場；龍虎榜上標名姓，頭名顯我狀元郎。（二末云）住者！時乖運蹇赴科場，命福高低不可量。八韻賦成及第本，今春必奪狀元郎。（二末做吃酒科，云）問將來！（三末云）吃酒的是誰？（二末云）是狀元郎。我問你：把盞的是誰？（三末云）我是酥蔴糖。（做拜科）（遞酒與王拱辰科）（王拱辰云）母親、大舅、二舅，我吟詩也。詩曰：淋漓御酒污羅裳，宴罷瓊林出禁央；醉裏忽聞人語鬧，馬頭高喝狀元郎。（三末云）住者！筆頭刷刷三千字，胸次盤盤七步章；休笑綠袍官職小，才高壓盡狀元郎。（王拱辰飲酒科，云）問將來。（三末云）吃酒的是誰？（王拱辰云）是狀元郎。那把盞的是誰？（三末云）把盞的是要三郎。（做拜科）（與三旦遞酒科）（三旦云）母親，您媳婦兒吟詩也。詩曰：佳人貞（一）烈守閨房，則爲男兒不氣長。國家若是開女選，今春必奪狀元郎！（三末云）住者！磨穿鐵硯汝非强，只可描鸞守綉房；燕鵲豈知雕鶚志，紅裙休笑狀元郎！（旦兒飲酒科，云）問將來！（三末云）吃酒的是誰？（旦兒云）我是狀元郎。把盞的是誰？（三末云）把盞的是你的郎。（與正旦遞酒科）（正旦云）這厮他到闕不霑新雨露，還家猶帶舊風霜；綠袍槐簡消不得，對人猶說狀元郎。（三末云）住者！拜別諸親赴選場，綠袍羞見老尊堂。擎臺執盞廳前跪，則這紅塵埋没了狀元郎。（正旦云）詩曰：黃金不惜換文章，教子須教入廟堂。自古賢愚難相比，您這狀元郎休笑俺探花郎！

(三末云)住者！您這些馬牛襟裾糞土牆，我這海水如何着斗量！你這漏網之魚都跳過，因何撇下狀元郎？罷、罷、罷，母親不必人前羞我。您孩兒頂天立地，噙齒帶髮，帶眼安眉，既爲男子大丈夫，不得爲官，着母親哥哥羞辱！則今日好日辰，辭別了母親，再去上朝求官應舉去。我若不得官，我去那深山削髮爲僧，永不見母親之面；我若爲官，不在他三人之下。你看我打一輪皂蓋飛頭上，擺兩行朱衣列馬前；佳人捧臂，壯士擎鞭。我騎禮部侍郎坐下馬，借翰林院學士當直人；我帶三分御酒，拂兩袖天香；絲鞭裊三尺春風，袍神惹半潭秋水。兩街仕女急步掀簾，三市居民盡皆拱手；馬前高喝狀元來，十里香街咸欽敬。大剛來一日峥嶸，我直着報答了十年辛苦。說兀的做甚！這一去，翻身一跳禹門開，凭着胸中冠(三)世才；休道桂枝難攀折，母親放心，今春和月抱將來。(下(三)(大末云)母親，三兄弟這一去，必然爲官也。(正旦云)孩兒去了也。(唱)

【醉高歌】我可也不和你暢叫揚疾，誰共你磕牙抖嘴。我則是倚門兒專等報登科記。知他俺那狀元郎在那雲裏也那是霧裏？

(報登科記的上，云)自家報登科記的。有陳婆婆第三個孩兒，得了今春頭名狀元。我報登科記走一遭去。可早來到門首也。(做見大末科，云)大官人，三官人得了今春頭名狀元，小人特來報喜。(大末云)你則在這裏，我報復母親去。(見科，云)母親，三兄弟得了今春頭名狀元也，有報登科記的在門前。(正旦云)與他十兩銀子。(大末云)理會的。與你十兩銀子。(報登科云)謝了官人，小人回去

也。(下)(三末跚馬兒領祗候上)(祗候云)小心〔四〕下路。(三末云)要做狀元有甚麼難處！下頭穿了衣服，便是狀元。今日得了頭名狀元，擺開頭答，慢慢的行。(正旦云)大哥、二哥、女婿，咱都去接待孩兒去來。(大末云) 俺跟着母親接兄弟去來。(正旦唱)

【普天樂】圪蹬蹬的馬兒騎，急颩颩的三檐傘低。我這裏忙呼左右：疾快收拾！(三末云)祗候人，接了馬者！(祗候云)牢墜鐙。(三末云)母親來了也！(正旦唱)他見我便慌下馬；(三末云)祗候人擺開者！(三末做躬身立住科)(正旦唱)他那裏躬身立；(三末云)母親，您孩兒得了官也，就這裏拜母親幾拜。(做拜科)(正旦唱)我見他便展脚舒腰那裏忙施禮。(做哭科，唱)險些兒俺子母每分離！(三末云)若不是母〔五〕親嚴教，豈得今日爲官？(正旦云)你爲官呵，(唱) 你孝順似那王祥卧冰，你恰似伯俞泣杖， 哎，兒也，你勝强如兀那老萊子哎斑衣。

(三末做過來科，云)大哥、二哥，我不拜你，我的文章高似你。 母親，您孩兒往西川綿州過，那裏父老送與我一段孩兒錦，將來與母親做衣服穿。(正旦云)大哥，將的去估價行裏，看值多少錢鈔。(大末云)估價值多少？母親，價值千貫。(正旦云)辱子！未曾爲官，可早先受民財，躺着，須當痛决。(大末云)兄弟，爲你受了孩兒錦，母親着你躺着，要打你哩！(三末云)母親要打我，番番不曾静扮。(正旦做打科)(大末云)母親打的金魚墜地也！(雜當做打報科，云)有寇萊公大人有請。(正旦云)

不妨事。我見大人，自有說的話。（大末云）下次小的每，與我鞴〔七〕馬者。（正旦云）孩兒休鞴馬。輛起兜輪，着四個孩兒擡着老身，我親見大人去來。（唱）

【啄木兒煞】咱人這青春有限不再來，金榜無名誓不歸，得志也休把陞遷看的容易。古人詩內，則你那文高休笑狀元低。（同衆下）

校記

〔一〕貞：原音假爲「真」，從王本改。　〔二〕冠：原作「貫」，今改。　〔三〕下：原缺，從北大增補。　〔四〕心：原作「來」，王季烈註云：「疑是「心」字」，今從。　〔五〕此四字原缺，從王本補。　〔六〕鞴：原音假爲「背」，今改。下同。

第四折

（外扮寇萊公領從人上）（寇萊公云）三千禮樂唐虞治，萬卷詩書孔孟傳。老夫寇萊公是也。奉聖人的命，開放舉場。今有頭名狀元是陳良佐，問其緣故，乃漢陳平之後。他父曾爲前朝相國，早年弃世。有母親馮氏大賢，治家有法，教子有方。因陳良佐受〔一〕西川孩兒錦一事，他母親打的他

金魚墜地。聖人已知，着我加官賜賞。審問詳細，着人請賢母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大末、二末、三末、王拱辰擡正旦上）（三末云）有香錢布施些兒。（正旦云）俺見大人去來。（唱）

【雙調・新水令】雖不曾坐香車乘寶馬裊絲鞭，我這轎兒上倒大來穩便。前後何曾側，左右不曾偏。顯得您等輩齊肩，將名姓註翰林院。

（云）（三）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陳婆婆同四個狀元來了也。（從人報科，云）有陳婆婆同四個狀元來了也。（寇萊公云）道有請。（從人云）有請！（正旦做見官人科）（寇萊公云）賢母，老夫奉聖人的命，爲您一家兒母賢子孝，訓子有綱紀之威權，居家有冰霜之直政，着老夫審問其詳。誰想賢母着四個狀元擡着兜轎，敢於理不可麽？（正旦云）大人可憐見！休說四個孩兒擡着老身，我昔日曾聞：荷擔僧，一頭擔母一頭經，經向前來背却母，母向前來背却經，不免把擔橫擔定；感得園林兩處分，後來證果爲羅漢，尚兀自報答不的爺娘養育恩。（唱）

【水仙子】學的他那有仁有義孝連天，使了我那無岸無邊學課錢；甘心兒擡的我親朝見，尚兀自我身軀兒有些困倦，把不住眼暈頭旋。不覺的擡着兜轎，雖不曾跨着駿騀，尚兀自報答不的我乳哺三年！

（寇萊公云）賢母爲陳良佐升遷官位，貪圖財利，接受蜀錦，犯王條，則合着有司定罪，你怎生自己責罰，打的金魚墜地那？（正旦云）大人不知，此子未曾治國，先受民財，辱没先祖，依法教訓咱！

（唱）

【沽美酒】着他每按月家請着俸錢，誰着他無明夜攢〔三〕家緣？俺家裏祖上爲官累受宣，我則怕枉教人作念，俺一家兒得安然。

（寇萊公云）賢母，三狀元受財一事，未審其詳也。（正旦唱）

【太平令】他將那孩兒錦親身托獻，這的是苦百姓赤手空拳。我依家法親責當面，我着他免受那官司刑憲。與了俺俸錢、驟遷，聖恩可便可憐，博一個萬萬古名揚談羨。

（寇萊公云）老夫盡知也。您一家兒望闕跪者，聽我加官賜賞。我親奉着當今聖旨，便天下採訪賢士，只因你母賢子孝，着老夫名傳宣賜：陳婆婆賢德夫人，陳良資翰林承旨，陳良叟國子祭酒，陳良佐太常博士，王拱辰博學廣文，加你爲參知政事。一個個列鼎重裀，一個個腰金衣紫。今日個待漏院賜賞封官，慶賀這狀元堂陳母教子。（同下）

題目　待漏院招賢納士

正名　狀元堂陳母教子

校記

〔一〕受：原誤作「授」，今改。　〔二〕云：原作「帶云」，從王本刪去「帶」字。　〔三〕攢：原音形相近誤爲「趲」，今改。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劇目說明

本劇是否關漢卿作，較難確定。《録鬼簿》於關漢卿名下無著録此劇，只著録了《曹太后死哭劉夫人》和《劉夫人救啞子》(疑即《救亞子》，『亞子』指李存勗)的劇名，可見關漢卿對五代李克用之妻劉夫人這一人物的敬慕，但却不能由此認定本劇爲關撰。

最早標本劇爲關漢卿撰的是《也是園古今雜劇》。朱權《太和正音譜》於關漢卿名下僅標簡目《劉夫人》，究竟是指這本《劉夫人慶賞五侯宴》，還是指《曹太后死哭劉夫人》，不易論定。還有，本劇雖採用歷史題材，却大量描寫了關劇其他本子中未曾出現過的農村生活場面；它還突破了元劇四折的限制，採用五折一楔子的形式，這在關劇中也屬破例。這些地方，說明本劇是否關作確實存在一些疑點。當然，如果對比一下本劇和肯定爲關作的《鄧夫人苦痛哭存孝》，便可發現這兩個雜劇對故事背景的交代和人物念白確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說本劇爲關作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本劇現存版本，僅有《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一種，現作爲底本，用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本等參校。

楔子

（沖末扮李嗣源領番卒子上，李嗣源云）野管羌〔一〕笛韻，英雄戰馬嘶。擂的是鏤金畫面鼓，打的是雲月皂雕旗。某乃大將李嗣源是也。父乃沙陀李克用。俺父親手下兵多將廣，有五百義兒家將，人人奮勇，個個英雄，端的是旗開得〔二〕勝，馬到成功。自破黃巢，俺父子每累建奇〔三〕功。今天下太平，因某父多有功勛，加爲忻、代、石、嵐、雁門關都招討使〔四〕，天下兵馬大元帥，又封爲河東晉王之職。手下將論功升賞。今奉聖人命，爲因黃巢手下餘黨草寇未絕，今奉阿媽將令，差俺五百義兒家將，統領雄兵，收捕草寇。若得勝回還，聖人再有加官賜賞。奉命出師統雄兵，剿除草寇建功名。赤心報國施英勇，保助山河享太平。（下）

（趙太公上，云）段段田苗接遠村，太公莊上戲兒孫。雖然只得鋤刨力，答賀天公雨露恩。自家潞州長子縣人氏，姓趙，人見有幾貫錢，也都喚我做趙太公。嫡親的兩口兒。渾家劉氏，近新來亡化過了。撇下個孩兒，未够滿月，無了他那娘，我又看覷不的他。我家中糧食田土盡有，爭奈無一個親人，則覷着一點孩兒！我吩咐那穩婆和家裏那小的每：長街市上不問那裏尋的一個有乳食的婦人來，我寧可與他些錢鈔，我養活他，則要他看覷我這孩兒。今日無甚事，我去那城中索些錢債便來也。（下）

(正旦抱俫兒上，云)妾身是這潞州長子縣人氏。自身姓李。嫁的夫主姓王，是王屠。嫡親的兩口兒。妾身近日所生了個孩兒，見孩兒口大，就喚孩兒做王阿三。不想王屠下世，爭奈家中一貧如洗，無錢使用！妾身無計所奈，我將這孩兒長街〔五〕市上賣的些小錢物，埋殯他父親。自從早晨間到此，無人來問，如之奈何也！(做哭科)(趙太公上，云)自家是趙太公。城中索錢去來也，不曾索的一文錢，且還我那家中去。兀的一簇人〔六〕，不知看甚麼？我試去看咱。(做見正旦科，云)一個婦人，懷裏抱着個小孩兒。我問他一聲咱〔七〕：兀那嫂嫂，你爲何抱着這小的在此啼哭？可是爲何那？(正旦云)老人家不知：我是這本處王屠的渾家，近新來我所生了這個孩兒，未及滿月之間，不想我那夫主亡逝，無錢埋殯，因此上將這孩兒但賣些小錢物，埋殯他父親。是我出於無奈也！(趙太公云)住、住、住，正要尋這等一個婦人看我那孩兒，則除是恁的……兀那王嫂嫂，你便要賣這小的，誰家肯要？不如你尋個穿衣吃飯處，可不好？(正旦云)你說的差了也！便好道：一馬不背兩鞍，雙輪豈碾四轍？烈女不嫁二夫，我怎肯嫁侍於人！(趙太公云)你既不肯嫁人，便典與人家，或是三年，或是五年，得些錢物埋殯你夫主，可不好？(正旦云)我便要典身與人，誰肯要？(趙太公云)你若肯呵，我是趙太公，我家中近新來也無了渾家，有個小的，無人擡舉他；你若肯典與我家中，我又無甚麼重生活着你做，你則是抱養我這個小的，我與些錢鈔埋殯你那丈夫。可不好？(正旦云)住、住、住！我尋思咱：我要將這孩兒與了人來呵，可不絕了他王家後代？罷、罷、罷，寧苦我一身罷，我情願典與太公。(趙太公云)既是這般，則今日我與些錢物，你埋殯你夫主。你便

寫一紙文書，典身三年。則今日立了文書，我與你錢鈔，埋殯了你夫主，就去俺家裏住去。（正旦云）也是我出於無奈也呵！（趙太公云）你是有福的，肯分的遇着我。（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則我這腹中愁、心間悶，俺窮滴滴舉眼無親。則俺這孤寒子母每誰瞅問？俺男兒半世苦受勤，但能够得錢物，寧可着典咱身。（趙太公云）則今日埋殯你丈夫，便跟我家中去來。（正旦唱）則今日將俺夫主親埋殯。（同下）

校　記

〔一〕羌：底本作「腔」，據王本及《哭存孝》劇第四折李克用上場詩改。　〔二〕得：底本缺，據王本補。　〔三〕奇：底本音假爲「其」，據王本改。　〔四〕招討使：「使」字底本缺，據《哭存孝》劇第四折李克用説白補。　〔五〕街：底本形近誤爲「御」，據上文趙太公説白改。　〔六〕簇：底本作「族」，誤。據王本改。　〔七〕一聲咱：「一」字底本缺，據文意補。

第一折

（趙太公上，云）自從王屠的渾家到俺家中，一月光景。我將那文書本是典身，我改做賣身文書，永

遠在我家使喚。這婦人擡舉着我那孩兒哩。我如今喚他抱出那孩兒來，我試看咱。(做喚科，云)王大嫂。(正旦抱兩個俠兒上，云)妾身自從來到趙太公家中，可早一月光景也。妾身本是典身三年的文書，不想趙太公暗暗的商量，改做了賣身文契，與他家永遠使用。今日太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想我這煩惱幾時受徹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我如今短嘆長吁，滿懷冤屈，難分訴。則我這衣袂粗疏，都是些單疏布〔一〕，無綿絮。

【混江龍】我看那無端的豪户，瞞心昧己使心毒。他可便心僥倖〔二〕，倒換過文書。當日個約定覓自家做乳母，今日個强賴做他家裏的買身軀。我可也受禁持、吃打罵敢無重數，則我這孤孀子母，更和這瘦弱身軀。

(做見科，云)員外萬福。(趙太公云)你來我家一個月了。你抱將我那孩兒來我看。(正旦做抱俠兒科)(趙太公做看俠兒科，云)王大嫂，怎生我這孩兒這等瘦？將你那孩兒來我看。(正旦做抱自俠科)(太公做看科，云)偏你的孩兒怎生這般將息的好〔三〕？這婦人好無禮也！他將有乳食的奶子與他孩兒吃，却將那無乳食〔四〕的奶子與俺孩兒吃，怎生將息的起來？這婦人不平心，好打這潑賤人！(做打科)(正旦唱)

【油葫蘆】打拷殺咱家誰做主？有百十般曾對付：我從那上燈時直看到二更初；我若是少乳些則管裏吖吖的哭，我若是多乳些灌的他啊啊的吐；這孩兒能夜啼不犯觸，則從那搖車兒上挂着爺單褲，挂到有三十遍倒蹄驢。

【天下樂】不似您這孩兒不犯觸，可是他聲也波聲，聲聲的則待要哭。則從那搖車兒上魘禳無是處。誰敢道是蕩他一蕩？誰敢是觸他一觸？可是他叫吖吖無是處。

（趙太公云）將你那孩兒來我看。（接過來做摔科）（正旦做扳〔五〕住臂膊科，云）員外可憐見，休摔孩兒！（趙太公云）摔殺有甚事，則使的幾貫錢！（正旦唱）

【金盞兒】你富的每有金珠，俺窮的每受孤獨，都一般牽挂着他這個親腸肚。我這裏兩步爲一驀，急急下街衢。我戰欽欽身剛舉，篤速速手難舒。我哭啼啼扳住臂膊，淚漫漫的扯住衣服。

（正旦云）員外可憐見！便摔殺了孩兒，血又不中飲，肉又不中吃，枉污了這答兒田地。員外則是可憐見咱！（趙太公云）兀那婦人，我還你，抱將出去，隨你丢了也得，與了人也得，我則眼裏不要見他。你若是不丢了呵，來家我不道的饒了你哩！（下）（正旦云）似這等如之奈何！孩兒，眼見的咱子母不能够相守也。兒也，痛煞我也！（唱）

【尾聲】兒也！則要你久已後報寃讐，托賴着伊家福，好共歹一處受苦。我指望待將傍的孩兒十四五，與人家作婢爲奴。自躊躕，堪恨這個無徒！（帶云）兒也，你不成人便罷，倘或成了人呵，（唱）你穿着些布背子，排門兒告些故疏。恁時節老人家暮古，與人家重生活難做，哎，兒也！你尋些個口銜錢，贖買您娘那一紙放良書。（下）

校記

〔一〕都是些單疏布：底本作「都是柴單路布」，王本改爲「都是柴草絡布」，非是。今從北大本校改。〔二〕僥倖：底本誤作「狡倖」，今改。隋本改作「狡狠」。〔三〕怎生這般將息的好：底本「怎生」作「怎怎」，「好」作「姓」，今從北大本改。〔四〕食：底本無，據上句補。〔五〕扳：底本作「搬」，從王本改。

第二折

（外扮李嗣源跏馬兒領卒子上，云）靴尖踢鐙快，袖窄拽弓疾；能騎乖劣馬，善着四時衣。某乃沙陀李克用之子李嗣源是也。因爲俺阿媽破黃巢有功，聖人封俺阿媽太原府晉王〔一〕之職，俺阿媽手下兒郎都封官賜賞。今奉俺阿媽將令，着俺數十員名將，各處收捕黃巢手下餘黨；某爲節度使之

職。昨日三更時分，夜作一夢，夢見虎生雙翅。今日早間去問周總管，他言說道：有不測之喜，可收一員大將。某今日統領本部軍卒，荒郊野外打圍獵射走一遭去。衆將擺開圍場者！（做見兔兒科，云）圍場中驚起一個雪練也似白兔兒來。我拽的這弓滿，放一箭去，正中白兔。那白兔倒一交，起身便走；俺這裏緊趕緊走，慢趕慢走。衆將與我慢慢的追襲將去來！（下）

（正旦抱俠兒上，云）妾身抱（二）着這個孩兒，下着這般大雪，向那荒郊野外，丟了這孩兒也。你也怨不的我也！（唱）

【南呂・一枝花】恰纔得性命逃，速速的離宅舍。我可便一心空哽咽，則我這兩隻脚可兀的走忙迭。我把這衣袂來忙遮，俺孩兒渾身上綿薾兒無一葉。我與你往前行，無氣歇，眼見的無人把我來攔遮。我可便將孩兒直送到荒郊曠野。

【梁州第七】我如今官差可便弃捨，哎，兒也！咱兩個須索今日離別，這冤家必定是前生孽。這孩兒儀容兒清秀，模樣兒英傑。我熬煎了無限，受苦了偌些。我知他是吃了人多少唇舌，不由我感嘆傷嗟！我、我、我，今日個母弃了兒，非是我心毒，是、是、是，更和這兒離了母如何的弃捨！哎！天也！天也！俺可便眼睜睜子母每各自分別，直恁般運拙。這冤家苦楚何時徹？誰能够暫時歇？若是我無你個孩兒伶俐些，那其間方

得寧貼。

（正旦云）我來到這荒郊野外，下着這般大雪，便怎下的丟了孩兒也！（唱）

【隔尾】我這裏牽腸割肚把你個孩兒捨，跌脚捶胸自嘆嗟。望得無人，拾將這草料〔三〕兒遮，將乳食來喂些，我與你且住者。兒也！就在這官道旁邊，敢將你來凍殺也！

（李嗣源領番卒子上，云）大小軍卒，趕着這白兔兒。我有心待不趕來，可惜了我那枝艾葉金鈚箭去了。如今趕到這潞州長子縣荒草坡前，不見了白兔，則見地下插着一枝箭。左右，與我拾將那枝箭來，插在我這撒袋中。（李嗣源做見正旦科，云）奇怪也！兀那道旁邊一個婦女人，抱着一個小孩兒，將那孩兒放在地上，哭一回去了；他行數十步可又回來，抱起那孩兒來又啼哭。那婦女人數遭家恁的，其中必是暗昧。左右！你去喚將那婦人來，我試問他。（卒子做喚科，云）兀那婆婆兒，俺阿媽喚你哩。（正旦見科，云）官人萬福。（李嗣源云）兀那婦人，你抱着這個小的，丟在地下去了，可又回來，數番不止，你必是暗昧。（正旦云）官人不嫌絮煩，聽妾身口說一遍：我是這本處王屠的渾家，當日所生了這個孩兒，未及滿月，不想王屠辭世，爭奈無錢埋殯。妾身與趙太公家典身三年，就看管他的孩兒。不想趙太公將我那典身的文書，他改做了賣身的文契。當日他〔四〕趙太公喚我，我抱着兩個孩兒，太公見了，他說：『偏你那孩兒便好，怎生餓損了我這孩兒？便將你那孩兒或是丟了或是人養〔五〕了便罷，若不丟你那孩兒回來，我不道的饒了你！』因此上來到這荒郊野外，

丟我這孩兒來。(李嗣源云)嗨！好可憐人也。兀那婦人，比及你要丟在這荒郊野外呵，與了人可不好？(正旦云)妾身怕不待要與人，誰肯要？(李嗣源云)兀那婦人，這小的肯與人呵，與了我爲子可不好？(正旦云)官人若不弃嫌，情願將的去。敢問官人姓甚名誰？(李嗣源云)我是沙陀李克用之子李嗣源是也。久以後擡舉的你這孩兒成人長大，我教他認你來。你將他那生時年月小名說與我者。(正旦云)官人，這孩兒是八月十五日半夜子時生，小名喚做王阿三。(李嗣源云)左右那裏，好生抱着孩兒；這圍場中那裏有那紙筆，翻過那襖子上襟，寫着孩兒的小名生時年月。你休煩惱，放心回去。(正旦唱)

【賀新郎】富豪家安穩把孩兒好擡迭，這孩兒脫命逃生，媳婦兒感承多謝！(李嗣源云)我和你做個親眷可不好？(正旦唱)官人上怎敢爲枝葉？教孩兒執〔六〕帽擎鞭抱靴。(李嗣源云)你放心，這孩兒便是我親生嫡養的一般。(正旦唱)聽說罷我心內歡悅，便是你享富貴合是遇英傑。哎！你個趙太公弄巧翻成拙。兒也！你今日弃了你這個窮奶奶，哎，兒也！誰承望你認了富爹爹！

(李嗣源云)兀那婦人，你放心，等你孩兒成人長大，我着你子母每好歹有厮見的日子哩。(正旦云)多謝了官人也，兒也，〔七〕則被你痛煞我也！(唱)

【尾聲】怕孩兒有剛氣自己着疼熱，會武藝單單的執斧鉞。俺孩兒一命也把自家怨恨絕。我若是打聽的我孩兒在時節，若有些志節，把他來便撞者，將我這屈苦的寃仇，兒也！那其間報了也。（下）

（李嗣源云）兀那衆軍卒聽者：他這小的如今與我爲了兒，我姓李，就喚他做李從珂，到家中不許一個人泄漏了；若是有一個泄漏了的，我不道的饒了您哩！我驅兵領將數十年，因追玉兔驟征騁；忽見婦女嚎咷哭，我身一一問前緣。他願將赤子與我爲恩養，我教他習文演武領兵權；一朝長大〔八〕成人後，久以後我着他子母再團圓。（下）

校記

〔一〕王：底本作「公」，據楔子説白改。　〔二〕抱：底本誤作「接」，據王校本改。　〔三〕料：底本形近誤爲「科」，今改。　〔四〕當日他：底本誤倒爲「他當日」，今改。　〔五〕人養：底本誤作「漾」。按，「養」與「漾」音形相近誤抄，今改。又「養」上漏一「人」字，第一折趙太公念白云：「抱將出去，隨你丟了也得，與了人也得」可證。　〔六〕執：底本誤作「報」，據王校本改。　〔七〕兒也：底本無此二字，據文意補。　〔八〕大：底本作「立」，據王校本改。

第三折

（外扮葛從周領卒子上，云）黃巢播亂〔一〕立山河，聚集羣盜起干戈。某全凭智謀驅軍校，何用雙鋒石上磨？某姓葛名從周是也，乃濮州鄄城人氏。幼而頗習先王典教，後看韜略遁甲之書，學成文武兼濟，智謀過人。某初佐黃巢麾下爲帥，自起兵之後，所過城池望風而降。不期李克用家大破黃巢，自黃巢兵敗，某今佐於梁元帥麾下爲將。某今奉元帥將令，爲與李克用家相持。他倚存孝之威，數年侵擾俺鄰境。如今無了存孝，更待干罷。俺這裏新收一員大將，乃是王彥章，此人使一條渾鐵槍，有萬夫不當之勇。他便是再長下的張車騎，重生下的唐敬德，此人好生英雄。某今差王彥章領十萬雄兵，去搦李克用家名將出馬。小校，與我請將王彥章來，有事商議。（卒子云）理會的。王彥章安在？（王彥章上，云）幼年曾習黃公略，中歲深通呂望書；天下英雄聞吾怕，我是那壓盡春秋伍子胥。某乃大將王彥章是也，乃河北人氏。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韜，智勇雙全。寸鐵在手，萬夫不當之勇；片甲遮身，千人難敵之威；鐵槍輕舉，戰將亡魂；二馬相交，敵兵喪魄。天下英雄，聞某之名，無有不懼。今有元帥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王彥章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王彥章來了也。（葛從周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做見科，云）呼喚某有何將令？（葛從周云）王彥章，喚你來別無甚事，今有李

克用，數年侵擾俺鄰境，如今無了存孝也，你領十萬雄兵，去搦李克用家名將出馬。若得勝回還，俺梁元帥必然重賞加官也。(王彥章云)某今領了將令，點就十萬雄兵，則今日拔寨起營。大小三軍，聽吾將令，與李克用家相持厮殺走一遭去！某驅兵領將顯高强，全凭渾鐵六沉槍。馬如北海蛟出水，人似南山虎下岡。敵兵一見魂魄喪，赳赳威風把名揚。臨軍對陣活挾將，敢勇交鋒戰一場。(下)(葛從周云)小校，王彥章領兵與李克用家交戰去了也？(卒子云)去了也。(葛從周云)凭着此人英勇，必然得勝也。俺梁元帥怎比黃巢？斬大將豈肯耽饒！十萬兵當先敢勇，千員將施逞英豪。人人望封官賜賞，個個要重職名標。收軍鑼行營〔三〕起寨，賀凱歌得勝旗摇。(下)(李嗣源領番卒子上，云)馬吃和沙草，人磨帶血刀；地寒毯帳冷，殺氣陣雲高。某乃李嗣源是也。今收捕草寇已回，頗奈梁元帥無禮，今差賊將王彥章，領十萬軍兵搦俺相持。他則知無了存孝，豈知還有俺五虎大將，量他何足道哉！某今領二十萬雄兵，五員虎將，與梁兵交戰去。小校，喚將李亞子、石敬瑭、孟知祥、劉知遠、李從珂五員將軍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衆將安在？(李亞子上，云)幼小曾將武藝習，南征北討要相持。臨軍望塵知勝敗，對壘嗅土識兵機。某乃李亞子是也。今有俺嗣源哥哥呼喚，須索見哥哥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李亞子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亞子來了也。(李嗣源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做見科，云)哥哥呼喚，有何事？(李嗣源云)亞子兄弟，喚您來別無事，今有梁將王彥章搦戰，等五將來全了，支撥與您軍馬去。(李亞子云)理會的。(石敬瑭上，云)幼習韜略識兵機，旗開對壘敢迎敵；臨

軍能射敵兵怕，大將軍八面虎狼威。某乃石敬瑭是也。今有先鋒將李嗣源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石敬瑭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報的阿媽得知：有石敬瑭來了也。（李嗣源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者。（做見科，云）呼喚某那廂使用？（李嗣源云）石敬瑭，今喚您五將與王彥章相持去，等來全時支撥與您軍馬。（石敬瑭云）理會的。（孟知祥上，云）學成三略和六韜，忘生舍死建功勞；赤心輔弼爲良將，盡忠竭力保皇朝。某乃孟知祥是也。今有李嗣源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孟知祥來了也。（卒子云）報的阿媽得知：有孟知祥來了也。（李嗣源云）着他過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做見科，云）呼喚孟知〔三〕祥，有何事商議？（李嗣源云）且一壁有者。（劉知遠上，云）番將雄威擺陣齊，北風招颭皂雕旗；馬前戰士千般勇，百萬軍中敢戰敵。某乃劉知遠是也。正在教場中操兵練士，今有哥哥升帳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劉知遠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劉知遠來了者。（李嗣源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劉知遠見科，云）哥哥，呼喚你兄弟那廂使用？（李嗣源云）且一壁有者，等五將來全時，支撥與你軍馬。（劉知遠云）理會的。（李從珂上，云）幼習黃公智略多，每回臨陣定干戈；刀橫宇宙三軍喪，匹馬當先戰百合。某乃李從珂是也。正在教場中操練番兵〔四〕，有阿媽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李從珂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從珂來了也。（李嗣源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李從珂云）阿媽，呼喚您孩兒那廂使

用？（李嗣源云）喚你來不爲別，今有梁元帥命王彥章領十萬雄兵，搦俺相持。某今統二十萬人馬，五哨行兵，擒拿王彥章去。李亞子，你領兵三千，軍行左哨，看計行兵。（李亞子云）得令！某今領兵三千，軍行左哨，與王彥章拒敵走一遭去。人又英雄馬又奔，交鋒今日定江山；兩陣對圓旗相望，不捉彥章永不還。（下）（李嗣源云）石敬瑭近前來，撥與你三千人馬，你軍行右哨，看計行兵。（石敬瑭云）得令！則今日領了三千人馬，軍行右哨。親傳將令逞威風，扯鼓奪旗有誰同？十萬軍中施英勇，生擒彥章建頭功。（下）（李嗣源云）孟知祥，我撥與你三千精兵，你軍行前哨，與王彥章對壘相持去，看計行兵。（孟知祥云）得令！某今領三千人馬，軍行前哨，擒拿王彥章去。今朝發奮統戈矛，義兒家將逞搦搜；皂雕旗磨番兵進，不擒彥章誓不休。（下）（李嗣源云）劉知遠，撥與你三千雄兵，你軍行中路，與王彥章交鋒去，看計行兵。（劉知遠云）得令！奉哥哥的將令，領本部下人馬，與王彥章相持厮殺走一遭去。大小番兵，聽吾將令！到來日：衆番將敢勇當先，能相持戰馬盤旋；鼉皮鼓喊聲震地〔五〕，皂雕旗蔽日遮天；韵悠悠胡笳慢品，阿來來口打番言；遇敵處忘生舍死，方顯俺五虎將武藝熟嫻。（下）（李嗣源云）李從珂，我與你三千人馬，你軍行後哨，與王彥章交鋒去，看計行兵。（李從珂云）得令！領了阿媽將令，領三千人馬，軍行後哨，與王彥章交戰走一遭去。兵行將勇敢當先，塞北兒郎列數員；略施黃公三略智，生擒賊將在馬前。（下）（李嗣源云）五員虎將去了也。某領大勢雄兵，軍行策應，擒拿王彥章易如翻掌。赳赳雄威殺氣高，三軍帥領顯英豪；偎山靠水安營寨，掃蕩賊兵建勛勞。（下）

（王彥章跚〔六〕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王彥章是也。奉俺元〔七〕帥將令統十萬雄兵，與李克用家軍兵相持厮殺。遠遠的塵土起處，敢是兵來了也。（李亞子跚馬兒上，云）某乃李亞子是也。來者何人？（王彥章云）某乃梁將王彥章是也。你乃何人？（李亞子云）某乃李亞子是也。敢交鋒麽？操鼓來！（做戰科）（右石敬瑭跚馬兒上，云）某乃石敬瑭是也。兀的不是王彥章！（戰科）（孟知祥跚馬兒上，云）某乃孟知祥是也。領本部下人馬，截殺王彥章走一遭去。休着走了王彥章！（劉知遠跚馬兒上，云）某乃劉知遠是也。兀的不是王彥章！（做戰科）（李嗣源跚馬兒上，云）休着走了王彥章！（李從珂跚馬兒上，云）某乃李從珂。拿住王彥章者！（做混戰科）（王彥章云）五員虎將戰某一人，不中，我與你走、走、走！（下）（李嗣源云）王彥章敗走了，更待干罷。無名的小將，有何懼哉！李亞子、石敬瑭、孟知祥、劉知遠，跟某回大寨中去；留李從珂收後，恐怕王彥章復來，你〔八〕再與他交鋒。他怎生贏得俺軍兵！俺回營中去來。得勝收軍卷旌旗，行軍起寨罷相持；衆將鞭敲金鐙響，班師齊唱凱歌回。（四將同下）（李從珂云）阿媽回兵去了也。某襲殿後，恐防賊兵。征雲籠罩霧雲收，殺氣衝霄滿地愁；羣雁撲翻鵾鵬鷂，五虎戰敗錦毛彪。（下）

（趙太公上，云）窗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座間移。老漢趙太公是也。自從教那婦人丟了他那小的，則擡舉着我的孩兒，經今十八年光景也，擡舉的孩兒成人長大了也。近日我染其疾病，若我死之後，恐怕我那孩兒不知，教人尋我那孩兒來，我有幾句言語吩咐他。孩兒那裏？（淨趙脖揪上，云）我做莊家快誇嘴，丟輪扯炮如流水；引着沙三去跚橇，伴着王留學調鬼。自家趙脖揪的便是。我

父親是趙太公。祖傳七輩都是莊家出身，一生村魯，不尚斯文。伴着的是王留、趙二、牛表、牛筋。鋤刨過日，耕種絕倫。秋收已罷，賽社迎神。開筵在葫蘆篷下，酒釀在瓦鉢磁盆。茄子連皮咽〔九〕，梢瓜帶子吞。蘿卜蘸生醬，村酒大碗敦。唱會花桑樹，吃的醉醺醺。舞會村田樂，困來坐草墩。閒時磨豆腐，悶後跚麵筋。醉來胡厮打，就去告老人；一頓黃桑棒，打的就發昏；預備和勸酒，永享太平春。我今日吃了幾杯酒，有我爹爹在家染病，且回家看爹爹去。可早來到也，我自過去。（做見科，云）爹爹，你病體如何？我奶子那裏去了？（趙太公云）孩兒，你不知道，他不是你奶子，他是咱家裏買來的。當初見他來做奶子來，他將那好奶與他養的孩兒吃，將那無乳的奶來與你吃，因此折倒的你這般瘦了。你從今以後休喚做奶子，則叫他做王嫂。你趁〔一〇〕我在日，朝打暮罵他，久後他也不敢管你。孩兒，你扶我後堂中去。（下）（淨趙脖揪，云）爹爹，你不說呵，我怎麼知道？兀的不痛痛痛煞我也！我如今喚他出來。王嫂，你出來！（正旦上，云）過日月好疾也！自從將孩兒與了那官人去了，可早十八年光景也，未知孩兒有也是無？如今趙太公染病，他着孩兒喚我，須索見他去咱。（見科）（淨趙脖揪，云）兀那王嫂！（正旦云）你怎生喚我做王嫂？我是你奶奶哩！（淨趙脖揪，云）我可是你爹爹哩！想當初我父親買你來與我家爲奴，就着你做奶子。奶的我好！你將那好奶與你那孩兒吃，你將那無乳的奶與我吃，故意的把我餓瘦了。如今我不喚你做奶子了，我則叫你做王嫂。你與我飲牛去，休濕了那牛嘴兒，若濕了我那牛嘴兒呵，回家來五十黃桑棍！（下）（正旦云）似這般如之奈何？當初他本不知道，如今他既知道了，這煩惱從頭兒受起也！我索井頭

邊飲牛去咱。下着這般國家祥瑞，好冷天道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風颼颼遍身麻，則我這篤簌簌連身戰，凍欽欽手脚難拳。走的緊來到荒坡佃，覺我這可撲撲的心頭戰。

【滚綉球】我這裏立不定虛氣喘，無筋力手腕軟，瘦身軀急難動轉。恰來到井口旁邊，雪打的我眼怎開，風吹得我身倒偃，凍碌碌自嗟自怨，也是咱前世前緣。凍的我拿不的繩索拳攣着手，立不定身軀聳定肩，苦痛難言！

（正旦云）我將這水桶擺在井邊，放下這吊桶去。好冷天道也！（唱）

【倘秀才】我這裏立不定吁吁的氣喘，我將這繩頭兒呵的來覺軟。一桶水提離井口邊，寒慘慘手（二）難拳。我可便應難動轉。

（正旦云）將這吊桶掉在這井裏，我也不敢回家去，到家裏又是打又是罵。罷、罷、罷，就在這裏尋個自縊！（外扮李從珂跳馬兒領番卒子上，云）幾度相持在戰場，沙陀將士顯高强。破滅黄巢真良將，扶持阿媽保家邦。某乃大將李從珂是也。奉着阿媽的將令，差俺五虎將與王彦章交戰去來，被俺五虎將困了王彦章，今日班師得勝回程。我父親李嗣源與四个叔叔先回去了。某領三千軍馬後哨行將去，打這潞州長子縣過，來到這村莊前。（做見旦科，云）奇怪也！兀那井口旁邊一个婦人，

守着一擔水，樹上挂着一條繩子，有那覓自縊的心，則管裏啼天哭地的。左右那裏，與我喚那婦人來，我問他。（卒子云）理會的。兀那婦人，俺大人喚你哩！（正旦云）哥哥喚我做甚麽？（李從珂云）左右接了馬者。（做下馬科，云）將座兒來我坐。（正旦做見科，云）官人萬福。（李從珂做猛起身科，云）好奇怪也！這个婆婆兒剛拜我一拜，恰似有人推起我來的一般。這婆婆兒的福氣倒敢大似我麽？兀那婆婆，你爲甚麽樹上拴着這條套繩子要尋自縊？你說一遍，我試聽咱。（正旦云）官人不知：老身在〔二二〕趙太公家居住，俺太公嚴惡，使我來這井上打水飲牛來。不想將吊桶掉在井裏，不敢回家取三須鈎去，因此上尋個自縊。（李從珂云）可憐也！這婆婆掉了桶在這井裏，不敢回家中去，在此尋個自盡。嗨！可不道螻蟻尚然貪生，爲人何不惜命？左右，拿着那揉鈎槍，井中替他撈出那桶來。（卒子云）理會的。（做撈桶科，云）打撈出來了也。（李從珂云）將桶與那婆婆。（正旦云）多謝了官人！（做認科，云）看了這官人那中珠模樣，好似我那王阿三孩兒也。（李從珂云）這个婆婆好無禮也，我好意的與你撈出桶來，你爲何看着我啼哭？（正旦云）老身怎敢看着官人啼哭！老身當初也有個孩兒來，自小裏與了个官人去了，如今有呵，也有這般大小年紀也。老身見了官人，想起我那孩兒來，有此煩惱。（李從珂云）兀那婆婆，你當初也有個孩兒來，與了一个官人去了；那官人姓甚名誰？穿着甚麽衣服？騎着甚麽鞍馬？你從頭至尾慢慢的說一遍咱。（正旦唱）

【倘秀才】那官人繫着條玉兔鶻連珠兒石碾，戴着頂白氊笠前簷兒漫捲。（李從珂云）他

來你這裏有甚麽勾當？（正旦唱）可是他趕玉兔因來到俺這地面，他兜玉轡，勒征騶，斜挑着鐙偏。

（李從珂云）那官人他可怎生便問你要那孩兒來？（正旦唱）

【呆骨朵】那官人笑吟吟，手撚着一枝雕翎箭，我可便把孩兒來與了那個官員。（李從珂云）曾有甚麽信息來？（正旦唱）知他是富貴也那安然，知他是榮華也那穩便。（李從珂云）你這許多時不曾望你那孩兒一望？（正旦唱）要去呵應難去。（李從珂云）你曾見你那孩兒來麽？（正旦唱）要見呵應難見。（李從珂云）你那孩兒小名喚做甚麽？（正旦唱）知他是安在也那王阿三。（李從珂云）要了你那孩兒去的官人姓甚名誰？（正旦唱）你早則得福也李嗣源。

（李從珂云）奇怪也！這婆婆叫着我阿媽的名字。左右，這世上　幾個李嗣源？（卒子云）止有阿媽一個是李嗣源。（李從珂云）兀那婆婆，我和〔二三〕李嗣源一張紙上畫字，我到家中說了，若有你那孩兒時，我教他看你來。你那孩兒如今多大年紀？幾月幾日甚麽時生？你說與我。（正旦云）俺孩兒是八月十五日半夜子時生，年十八歲也，小名喚做王阿三。（李從珂云）奇怪也！這婆婆說的那生時年紀，和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時一般般的，則爭一個名字差着，其中必有暗昧。我到家中呵，好歹着你孩兒來望你，你意下如何？（正旦云）官人是必着孩兒來看我一看。（唱）

【啄木兒尾聲】你是必傳示與那李嗣源，道與俺那閔子騫，有時節教俺這子母每重相見。要相逢一面，則除是南柯夢裏得團圓。（下）

（李從珂云）奇怪也！這個婆婆說的他那孩兒，和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則爭着這一個小名差着：他是王阿三，我是李從珂；其中必有暗昧。我到家中問的明白，那其間來認，未爲晚矣。聽言說罷淚如梭，忽見受苦老婆婆。阿三小字誰名姓？多應敢是李從珂。（下）

校記

〔一〕亂：底本誤作「辭」，據王本改。〔二〕營：底本字迹模糊，據王本補。〔三〕呼喚孟知：四字底本缺，據王本補。〔四〕兵：底本作「官」，據王本改。〔五〕震：底本誤作「振」，今改。〔六〕跚：底本作「敬」，據第二折開頭「外扮李嗣源跚馬兒領卒子上」改。〔七〕元：底本脱，今補。〔八〕你：底本誤作「他」，今改。〔九〕咽：底本作「嗢」，據王本改。〔一〇〕趁：底本音假爲「稱」，據王本改。〔一一〕慘慘：底本作「參參」，從趙校硃筆改。〔一二〕在：底本作「是」，據文意改。〔一三〕和：底本誤作「我」，據下文改。

第四折

（李嗣源引番卒子上，云）桃暗柳明終夏至，菊凋梅褪又春回。某乃李嗣源是也。過日月好疾也，自從在潞州長子縣討了那個孩兒來家，今經十八年光景也。孩兒十八歲也，學成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寸鐵在手有萬夫不當之勇。孩兒喚做李從珂。今因王彥章下將戰書來搦俺交鋒，奉着俺老阿媽的將令，着某爲帥，李亞子爲先鋒，石敬瑭爲左哨，孟知祥爲右哨，劉知遠爲中路，李從珂爲合後，統領二十萬大軍，前去與王彥章交鋒。被俺五虎將大破了王彥章，今已班師得勝回還。這一場相持厮殺，多虧了我孩兒李從珂。今俺四虎將先回，着李從珂孩兒後哨趕將來。阿媽阿者大喜；謝俺阿媽封俺五將爲五侯，着俺老阿者設一宴〔一〕，名喚做五侯宴，就要犒賞三軍。阿者的將令，着我等的五將全了呵，來回阿者的言語。這早晚怎生不見五將來？（李亞子上，云）三十男兒鬢未斑，好將英勇展江山；馬前自有封侯劍，何用區區筆硯間？某乃大將李亞子是也。奉阿媽的將令，着俺五虎將與王彥章交鋒去來，今已得勝回營。比及見阿媽阿者，先見李嗣源哥哥去來；到也。兀那小番，與我報復去，道有李亞子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報的阿媽得知：有李亞子來了。（李嗣源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李嗣源云）有請！將軍來了也。（李亞子云）哥哥，您兄弟來了也。（李嗣源云）將軍請坐！左右，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孟

知祥上，云）三尺龍泉萬卷書，皇天生我意何如？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某乃家將孟知祥是也。奉阿媽的將令，着俺五將收捕王彥章已回。有李嗣源哥哥令人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兀那小番，與我報復去，道有孟知祥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孟知祥來了。（李嗣源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孟知祥做見科，云）哥哥，您兄弟來了也。（李嗣源云）將軍來了也。有阿者的將令，等俺五虎將來全了，阿者要來犒賞俺哩！將軍請坐。左右，門首看者，有衆將來時，報復我知道。（石敬瑭上，云）雄威赳赳定邊疆，皂袍烏鎧黑纓槍；天下英雄聞吾怕，則我是敢勇當先石敬瑭。某乃家將石敬瑭是也。奉俺阿媽的將令，差俺五將收捕王彥章，去到那裏，則一陣，被俺五將大破王彥章，今已得勝班師回營也。有李嗣源相請，須索走一遭去。兀那小番，與我報復去，道有石敬瑭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石敬瑭來了。（李嗣源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相見科）（石敬瑭云）三位哥哥，您兄弟來了也。（李嗣源云）將軍請坐！早間奉阿媽的將令，爲俺五將有功，阿媽要封俺爲五侯，明日阿者要設一宴，是五侯宴，阿者親自犒賞三軍哩。待五將來全，俺一同去。（劉知遠上，云）要立功名顯姓，不辭鞍馬勞神。某乃劉知遠是也。俺奉阿媽的將令，差俺五將收捕王彥章，今已得勝還營。比及見阿媽，先見李嗣源哥哥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番報復去，道有劉知遠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二）知：有劉知遠來了。（李嗣源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劉知遠見科，云）哥哥，劉知遠得勝還營。（李嗣源云）將軍請坐！今奉阿媽的將令，爲俺五將有功，阿者要設一宴，是

五侯宴，阿者親自犒勞賞三軍。還有誰不曾來哩？（李亞子云）有李從珂將軍不曾來哩。（李嗣源云）左右，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李從珂上，云）英雄赳赳鎮江河，志氣昂昂整干戈，雄威凜凜人人怕，則我是敢勇當先李從珂。某乃李從珂是也。奉阿媽的將令，差俺五虎將收捕王彥章，今日得勝回營。比及見老阿媽，先見我阿媽走一遭去。兀那小番，你報復去，道有李從珂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的阿媽得知：有李從珂來了也。（李嗣源云）李從珂孩兒來了也，教孩兒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哩。（李從珂見科，云）阿媽，你孩兒來了也。（李嗣源云）從珂，你爲何來遲？（李從珂云）阿媽，您孩兒來到潞州長子縣趙家莊，遇見一個婆婆兒〔三〕，樹上拴着條繩子，有那覷自縊的心。您孩兒問其緣故，原來他掉了個吊桶在井裏，他那主人家厲害，待取那三須鈎去，怕打罵他，因此尋一個死處。您孩兒着左右人替那婆婆兒撈出那桶來與他，那婆婆兒看着您孩兒則管啼哭。您孩兒問其故，那婆婆兒言道：『我也有一個孩兒來，十八年前與了一个官人將的去了。』您孩兒問他那生時年紀，他道：他那孩兒是八月十五日半夜子時生，小名喚做王阿三，如今有呵十八歲也。我又問他：『那將了你孩〔四〕兒去的那個官人姓甚名誰？』不想那婆婆兒說着父親的名字，看起來他那孩兒和您孩兒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則爭着一個名姓。我對那婆婆兒說道：『我和那將的你孩兒去的那個官人一張紙上畫字的人。』那婆婆兒啼天哭地，跪着您兒哀告道：『官人可憐見！若是回去見我那孩兒呵，是必着來看我一看兒。』父親，您兒想來：既然父親有了您孩兒呵，要他那別人家兒女做甚麼？父親，如今那個在那裏？喚他出來，我見他一見，着他去見他

那親娘一見去，可不好？（李嗣源做驚科，云）住、住、住，孩兒，你不知道，我是討了一個孩兒來，要早晚服〔五〕侍你，那厮也不成，我着他放馬去，不想他掉下馬來跌殺了。如今那裏有那孩兒來？你休管他，明日阿者設一筵宴，名是五侯宴，要犒賞俺五侯哩。你且歇息去，明日早去。（李從珂云）阿媽真個不和您孩兒說？（李嗣源云）說道無，則管裏問！（李亞子同衆人科，云）從珂，你父親是有一個孩兒來，放馬去跌殺了也。（李從珂云）既然您都瞞着我，不肯說，罷、罷、罷，我出的這門來。今日都不肯說；我恰纔見阿媽和四个叔叔都目目相覷，其中必然暗昧。我今日且不問他每，到明日酒席間老阿者跟前，好歹要問〔六〕個明白！（下）（李嗣源云）從珂孩兒去了也。（卒子云）去了也。（李嗣源云）嗨！四個兄弟，這孩兒見他那親母來，若是他知道了呵，我偌大年紀也，可怎生是好？（石敬瑭云）哥哥，不妨事，俺如今先去與阿者說知了，則死瞞殺了，不要與他說便了也。（李嗣源云）兄弟，你道的是。比及他去見老阿者，咱先去見老阿者走一遭去。不由轉轉暗猜疑，當初無有外人知；從珂若認親娘去，我便是鐵人無淚也傷悲。（同下）

（李嗣源同四將整扮上。李嗣源云）今日筵宴安排了也，咱請老阿者去來。阿者，您孩兒有請。（正旦扮劉夫人上，云）老身劉夫人是也。爲俺五個孩兒大破梁兵，得勝回還，老身今日設一宴，名是五侯宴，一來慶賀功勞，二來犒賞孩兒。筵宴都安排了也，則等老身，須索走一遭去。（唱）

【商調·集賢賓】我則見骨刺刺列開錦綉旗，笑吟吟齊賀着凱歌回。則聽的撲咚咚鼉〔七〕

皮鼓擂，韵悠悠鳳管笛吹。第一來會俺這困彥章得勝的兒郎；第二來賀功勞做一個慶喜的筵席。我則見兒郎每笑吟吟擺在兩下裏，一個個赳赳雄威。他那裏高擎着玉斝，滿捧着香醪，他每都一齊的跪膝。

（李嗣源、李亞子、石敬瑭、孟知祥、劉知遠衆將做跪下）（李嗣源遞酒科，云）阿者滿飲一杯！（正旦做接酒科，云）孩兒每請起來。（李嗣源云）量您孩兒每有甚功勞，着阿者如此用心！（正旦云）孩兒每請坐。（衆云）孩兒每不敢也。（正旦唱）

【逍遥樂】俺直吃的盡醉方歸，轉籌筯不得逃席。（李亞子做遞酒科，云）將酒來，阿者滿飲一杯！（正旦唱）住者，此盞罷，孩兒每你着他穩坐的，序長幼則論年紀。觥籌交錯，李嗣源爲頭，各分您那座位。

（石敬瑭云）我與阿者遞一杯。阿者滿飲一杯！（正旦云）孩兒每，今日是甚麽宴？（衆云）今日是五侯宴。（正旦云）既是五侯宴，可怎生不見我那李從珂孩兒？在那裏？（李嗣源云）左右那裏，門首覷者，李從珂來時報復我知道。（李從珂上，云）便好道：事不關心，關心者焦。昨日問我阿媽那王阿三一事，我阿媽與衆人左右隱諱不肯説。今日五侯宴上，若見了老阿者，我好歹要問個明白。來到也。報復去，道李從珂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哩。（李從珂見正旦科）（正旦云）從珂孩兒來了也。（李從珂云）兒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哩。（李從珂云）

老阿者，您孩兒來了也。(做拜科)(正旦云)不枉了好兒也！從珂，你爲何來遲也？(李從珂云) 您孩兒往潞州長子縣過來……(李嗣源做打攔科，云)從珂休胡說！則飲酒。(李從珂云)州長子縣過來……(李嗣源打攔科， 云)從珂！中說的便說，不中說的休說！則飲酒。(李從珂云)老阿者，您孩兒要說，阿媽兩次三番則是攔擋， 不知爲何不要您孩兒說？我也不飲酒！(正旦云)李嗣源，着孩兒說，你休攔他！(李從珂云)老阿者，孩兒往潞州長子縣過，見一個老婆婆兒，樹上拴着條繩子，有那覓自縊的心。您孩兒問其故，他原來去井上打水，掉了桶在井裏。他那主人家嚴惡，那婆婆兒怕打，也不敢家中取三須鈎去，因此上覓個死。您孩兒令人替他撈起桶來，那婆婆兒看着您孩兒則管裏啼哭。您孩兒言稱道：『你爲何看着我則管裏啼哭？』那婆婆道：『我怎敢看着官人啼哭！當初我有一個孩兒來，十八年前與了一個官人去了；如今有呵，也有官人這般大年紀。』您孩兒問他那孩兒生時年月。那婆婆道：『我孩兒是八月十五日半夜子時生，小名喚做王阿三。』您孩兒又問：『將的你孩兒去了的那個官人，他姓甚名誰？』那婆婆兒叫阿媽的名字。您孩兒想來：那婆婆兒說他那孩兒的八字，和您孩兒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則爭個名姓。您孩兒是李從珂，他可是王阿三。您孩兒昨日個問阿媽，堅意的不肯說。今日對着老阿者與衆將在此，着王阿三出來，您孩兒見他一見，怕做甚麼？(正旦看李嗣源，云)孩兒，他敢見他那母親來麼？(李嗣源云)誰說道見他那父親來？阿者休和孩兒說。您孩兒偌大年紀也，則看着他一個兒，不爭阿者對着他說了呵，則怕生分了孩兒麼？(正旦云)從珂孩兒，你阿媽是有個孩兒來，放馬去跌殺了也。(李從珂云)老

阿者，休瞞您孩兒，便和您孩兒說呵，怕做甚麼？（正旦唱）

【醋葫蘆】那時節曾記得你有個弟弟，你阿媽乞將來不曾與些好衣食。你阿媽後來生下你，教那斯放牛羊過日，到如今多管一身虧。

（孟知祥云）阿者，您孩兒不曾與阿者遞一杯酒哩。阿者，您孩兒遞一杯酒，請阿者行一個酒令。今日不同往日筵會，大家都要歡喜。將酒來！您孩兒遞一杯。（正旦云）孩兒每，今日是個好日辰，都要歡喜飲酒，不許煩惱。（李嗣源云）阿者說的是，都聽令，則要歡喜飲酒，不許煩惱。（李從珂云）住、住、住，老阿者，這樁事您孩兒務要個明白了呵便飲酒。老阿者，對您孩兒說了罷！（李嗣源做跪科，云）阿者休和孩兒說。（正旦云）李嗣源孩兒，（唱）

【醋葫蘆】我這裏低聲便喚你，你可便則管裏、你那裏乾支刺的陪笑賣楂梨，不須咱道破他早知。那孩兒舉頭會意，咱不說他心下也猜疑。

（李從珂云）阿媽，和您孩兒說了罷！（李嗣源云）你教我說甚麼來？（李從珂云）老阿者，對您孩兒說了罷！（正旦云）你阿媽則生了你一個，你着我說甚麼來？（李從珂云）住、住、住，既然老阿者和阿媽都不肯說，罷、罷、罷，要我這性命做甚麼？我就這裏拔劍自刎了罷！（正旦、李嗣源、衆將做扳住手奪劍科）（李嗣源云）孩兒也，不爭你有些好歹呵，着誰人侍養我也，兒也！（正旦云）罷、罷、罷，李嗣源孩兒，我說也。（李嗣源云）阿者，且休和孩兒說！（正旦云）我若說了呵，（唱）

【後庭花】則俺這李嗣源別有誰？（李嗣源做悲科）（李從珂云）老阿者，如今王阿三在那裏？（正旦云）孩兒也，十八年前你阿媽大雪裏在那潞州長子縣抱將你來。（李從珂云）老阿者，您孩兒可是誰？（正旦唱）哎，兒也！則這個王阿三可則便是你！（李從珂云）原來我便是王阿三，兀的不氣煞我也！（做昏倒科）（衆做救科）（李嗣源云）從珂兒也，精細着！（正旦云）從珂兒也，蘇醒者！（李從珂做醒、悲科，云）哎喲，痛煞我也！（正旦云）孩兒，省煩惱（八）！（李從珂云）老阿者，我的親母現受着千般苦楚，我怎生不煩惱？（李嗣源云）阿者，恰纔休和他說也罷，不爭孩兒知道了，如今便要去認他那親娘去，如之奈何？（正旦唱）不爭咱這養育父將他相瞞昧；（正旦云）咱是他養育父母，他見了他親娘受無限苦楚，不爭你不要他去認呵，（唱）哎，兒也！則他那嫡親娘可是圖一個甚的？他如今受驅馳，他如今六十餘歲，他身單寒腹內饑，他哭啼啼擔着水；你將來瞞昧者。

（李嗣源云）阿者，則是生分了孩兒也。（正旦云）孩兒，他這裏怕不騎鞍壓馬，受用快活；他那親娘與人家擔水運漿，在那裏吃打吃罵。孩兒，你尋思波：（唱）

【雙雁兒】他怎肯坐而不覺立而饑？母恩臨怎忘的？你着他報了冤讐雪了冤氣，你着他去認義，那其間來見你。

（李從珂做悲科）（李嗣源做喚科，云）從珂！從珂！（李從珂不應科）（李嗣源云）我喚他從珂，他不應；我如今喚他那舊小名王阿三。（李從珂做應科，云）阿媽，您孩兒有！（李嗣源云）阿者，我恰纔喚他從珂，他不應；我喚他王阿三，他纔應。（李嗣源說鷄鴨論云）不因此事，感起一樁故事：昔日河南府武陵縣有一王員外，家近黃河岸邊，忽一日閒行到於蘆葦坡中，見數十個鴨蛋〔九〕在地，王員外言道：『荒草坡中如何得這鴨蛋？』王員外將鴨蛋拿到家中，不期有一雌鷄正是暖蛋之時，王員外將此鴨蛋與雌鷄伏抱數日，個個抱成鴨子。雌鷄終日引領衆鴨趁食，個月期程，漸漸毛羽長成。雌鷄引小鴨來至黃河岸邊，不期黃河中有數隻蒼鴨在水浮泛，小鴨在岸忽見，都入水中，與同衆鴨游戲。雌鷄在岸回頭，忽見鴨雛飛入水中，恐防損傷性命，雌雞在岸飛騰叫喚。王員外偶然出户，猛見小鴨水中與大鴨游戲。王員外道：『可憐，我道雞母爲何叫喚，原來見此鴨雛入水，認他各等生身之主。雞母你如何叫喚？』王員外言道：『此一樁故事，如同世人養他人子一般，養煞也不親，與此同論。』後作雞鴨論，與世人爲戒。有詩爲證，詩曰：鴨有子兮雞中抱，抱成鴨兮相趁逐。一朝長大生毛羽，跟隨雞母岸邊游。忽見水中蒼鴨戲，小鴨入水任漂流。雞在岸邊相顧望，徘徊呼喚不回頭。眼欲穿兮腸欲斷，整毛斂翼志悠悠。王公見此鴨隨母，小鴨羣内戲波游。勸君莫養他人子，長大成人意不留；養育恩臨全不報，這的是養別人兒女下場頭。哎喲，兒也，兀的不痛煞我也！（正旦云）孩兒，你省煩惱。（李嗣源云）阿者，您孩兒怎生不煩惱？（李從珂做辭正旦科，云）老阿者放心！是今日說破也，可憐見您孩兒怕不在這裏一身榮華；我那親娘在那裏與人家擔水運漿，吃

打吃罵，千辛萬苦，看看至死，不久身亡，你孩兒爭忍在此不去認母也？我說罷也雨淚千行，恰便似力攪我心腸。做娘的忍饑受餓，爲子的富貴榮昌。可憐見看看至死，可來報答你這養育親娘。（正旦兒）從珂孩兒，你則今日領百十騎人馬，去認你母親去。孩兒，你則早些兒回來！（李嗣源云）兒也，我乾擡舉了你這十八年也！（李從珂云）阿媽休煩惱，您孩兒認了母親，一同的便來也。（正旦、李嗣源做悲科，云）孩兒，你早些兒回來！（李從珂做拜辭科，云）你孩兒理會的。我出得這門來，則今日領着百十騎人馬，直往潞州長子縣認母親走一遭來。我恰纔拜別尊堂兩淚流，則爲親娘我無限憂。我今日領兵若到長子縣，拿賊與母報冤仇。（下）（正旦云）嗣源，從珂孩兒去了也。（李嗣源云）從珂去了也。（正旦云）嗣源孩兒，你則今日隨後領着人馬，直至潞州長子縣看孩兒去，就將他母親一同取將來。你都小心在意者！（衆應科）您孩〔一〕兒理會的。（正旦唱）

【尾聲】快疾忙擺劍戟，衆番官領兵器，將孩兒緊緊的斯追隨。我則是可憐見他母親無主依，你與我疾行動一會。他認了他嫡親娘，你與我疾便的早些兒回。（下）

（李嗣源云）則今日俺弟兄五人點就本部下人馬，隨孩兒直至潞州長子縣取孩兒的親娘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則今日便索行程，接應孩兒去。驅兵領將顯高强，從珂去認嫡親娘；若到潞州長子縣，管教他子母早還鄉。（同下）

校　記

〔一〕設一宴：底本「設」誤爲「說」，今改。下同。　〔二〕得：底本誤作「行」，據上文及王本改。　〔三〕遇見一个婆兒：「遇」底本誤作「過」，「婆婆兒」底本脱一「婆」字，今補改。　〔四〕孩：底本誤作「孫」，今改。　〔五〕服：底本音假爲「扶」，今改。　〔六〕問：底本脱，據下文五侯宴前李從珂念白補。　〔七〕鼉：底本作「駝」，據下文及王本改。　〔八〕惱：底本誤作「煩」，今改。　〔九〕蛋：底本作「彈」，今改。下同。　〔一〇〕孩：底本衍一「孩」字，今删。

第五折

（淨扮趙脖揪上，云）自家老趙，終日眼跳；山人算我，説我死到。自家趙脖揪的便是。這兩日有些眼跳。頗奈那婆子無禮，我使他打水飲牛，見一日要一百五十桶水。今日這早晚不見來，快着人去拿將那婆子來。（正旦擔水桶上，云）似這般苦楚，幾時受徹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聽的叫一聲『拿過那賤人來』，我見叫吖吖大驚小怪。狠心腸的歹大哥，欺侮俺無主意的老形骸。也是我運拙時乖，捨死的盡心兒耐。

（正旦見淨科）（淨云）兀那婆子，你這一日在那裏來？你死也！（正旦云）我在井邊打水飲牛來。（淨云）你去了這一日，打了多少水？你這賤人好生無禮！則這般和你說，也不濟事。你死也！將繩子來，吊起這婆子來，我直打死你便罷。你死也！（淨做吊起正旦科）（正旦云）天也！可着誰人救我也？（李從珂領衆卒子冲上，云）某乃李從珂是也。大小三軍來到這潞州長子縣趙家莊也。衆軍圍了這莊者！（衆軍做圍了莊科）（李從珂云）尋我奶奶在那裏。（做入門科）（淨云）爹爹是甚麽官人？唬殺我也！（淨慌科）（正旦唱）

【川撥棹】我則見鬧垓垓、鬧垓垓的軍到來。一個個志氣胸懷，馬上胎孩；雄赳赳名揚四海，喜孜孜笑滿腮。

（李從珂云）兀的吊着的不是我奶奶？小校快解了繩子，扶將來。（正旦唱）

【七弟兄】我這裏見來、見來〔二〕，這個英才。入門來兩步爲一驀，大踏步一夥上前來，低着頭展脚舒腰拜。

（李從珂做拜科，云）奶奶，你認的您孩兒麽？（正旦唱）

【梅花酒】他不住的喚奶奶，把淚眼揉開，走向前來，急慌忙扶策。衆軍卒一字擺，衆官員兩邊排。俺孩兒是壯哉！可撲的跪在塵埃，可撲的跪在塵埃。

（李從珂云）母親，認的您孩兒王阿三麽？（正旦云）誰是王阿三？（李從珂云）則我便是王阿三。

（正旦與從珂做悲科）（正旦唱）

【喜江南】兒也！今日個『月明千里故人來』，這一場好事奔人來。俺孩兒堂堂狀貌有人材，暢好是氣概！恰便似九重天飛下一紙赦書來。

（正旦與從珂認住，悲科）（正旦云）孩兒，若不是你來呵，那得我這性命來！（李從珂云）母親，那打你的、欺負你的安在？（正旦指淨云）是這廝打我來。（李從珂云）原來是這廝欺負我母親來！（淨云）你是誰？（李從珂云）你問我是誰？這個是我的親娘！（趙脖揪云）這个婦人原來是你的親娘；這等呵，我死也！（李從珂云）把這廝與我執縛了者！（李嗣源同四將上）（李嗣源云）來到這潞州長子縣趙家莊也。兀的不是從珂孩兒！（李從珂云）阿媽也來了也。母親和阿媽廝見咱。（李嗣源云）兀那婆婆，你認的我麽？（正旦做見嗣源科，云）索是多謝了官人！（李嗣源覷趙脖揪云）這廝是誰？（李從珂云）阿媽，這廝便是那趙太公的孩兒。（李嗣源云）兀那廝！你那趙太公那裏去了？（趙脖揪云）大人可憐見！我父親死了也。當初改了文契，是我父親來；如今折倒他母親，也是我來；朝打暮罵他母親，也是我來。事〔二〕到今日，饒便饒，不饒便哈剌了罷。（李嗣源云）這廝改毀文契，欺壓貧民，推赴軍前斬首施行！李從珂，與你母親換了衣服，輛起車兒，同到京師拜見老阿者〔三〕阿媽去來。（正旦唱）

【沽美酒】今日個望京師雲霧靄，朝帝闕勝蓬萊，共享榮華美事諧。受用了玄纁玉帛，俺一家兒盡豪邁。

【太平令】穩情取香車麾蓋，子母每終是英才。怡樂着升平景界，端的是雍熙無賽。呀！今日個喜哉、美哉、快哉！謝皇恩躬身禮拜。

（李嗣源云）則今日敲牛宰馬，做一個慶喜的筵席。則爲這李從珂孝義爲先，爲母親苦痛哀憐。因葬夫典身賣命，相拋弃數十餘年。爲打水備知詳細，認義在井口旁邊。今日個纔得完聚，王阿三子母團圓。（同下）

題目　王阿三子母兩團圓

正名　劉夫人慶賞〔四〕五侯宴

校記

〔一〕見來：底本作「料來」，據王本改。　〔二〕事：底本作「世」，從王本改。　〔三〕者：底本脱，據王本補。

〔四〕賞：底本作「賀」，據劇名改。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劇目說明

此劇是否關漢卿所撰，學術界有不同看法。由於《録鬼簿》於關漢卿名下未著録此劇，故鄭振鐸、邵曾祺等均認爲此劇乃無名氏所作。但明代《古名家雜劇》和《元曲選》本均題「關漢卿撰」，《今樂考證》及《曲海總目提要》也同。此劇風格酷似漢卿，第三折張珪唱辭中曾引關氏之「莫逆交」楊顯之的《酷寒亭》劇中故事，故在新的否定材料發現之前，可暫定爲關作。

本劇現存《古名家雜劇》和《元曲選》二種版本，現以後者爲底本，用前者參校。

楔　子〔一〕

（冲末扮魯齋郎引張龍上）（詩云）花花太歲爲第一，浪子喪門再没雙。街市小民聞吾怕，則我是權豪勢要魯齋郎。小官魯齋郎是也。〔二〕隨朝數載，謝聖恩可憐，除授今職。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馬瘦不騎，但行處引的是花腿閒漢，彈弓粘竿，皷兒小鷂，每日價飛鷹走犬，街市閒行。但見人家

好的玩器，怎麽他倒有，我倒無，我則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人家有那駿馬雕鞍，我使人牽來，則騎三日，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我是個本分的人，自離了汴梁，來到許州，因街上騎着馬閒行。我見個銀匠鋪裏一個好女子，我正要看他，那馬走的快，不曾得仔細看。張龍，你曾見來麽？（張龍云）比及爹有這個心，小人打聽在肚裏了。（魯齋郎云）你知道他是甚麽人家？（張龍云）他是個銀匠，姓李排行第四。他的個渾家生的風流，長的可喜。（魯齋郎云）我如今要他，怎麽能够……（張龍云）爹要他也不難。我如今將着一把銀壺瓶，去他家整理，多與他些錢鈔，與他幾鍾酒吃，着他渾家也吃幾鍾，扶上馬就走。（魯齋郎云）此計大妙！則今日收拾鞍馬，跟着我銀匠鋪裏整理壺瓶走一遭去。（詩云）推整壺瓶生巧計，拐他妻子忙逃避；總饒趕上餘摩天，教他無處相尋覓。（下）（外扮李四同旦二倀上，云）小可許州人氏。姓李，排行第四，人口順喚做銀匠李四。嫡親的四口兒：渾家張氏，一雙兒女。厮兒叫做喜童，女兒叫做嬌兒。全凭打銀過其日月。今日早間開了這鋪兒，看有甚麽人來？（魯齋郎引張龍上，云）小官魯齋郎，因這壺瓶跌漏，去那銀匠鋪整理一整理。左右，接了馬者，將交牀來。（張龍云）理會的。（坐下科）（魯齋郎云）張龍，你與我叫那銀匠出來。（張龍做喚科，云）兀那銀匠，魯爺在門首叫你哩！（李四慌出跪科，云）大人，喚小人有何事幹？（魯齋郎云）你是銀匠麽？（李四云）小人是銀匠。（魯齋郎云）兀那李四，你休驚莫怕，你是無罪的人，你起來。（李四云）大人喚我做甚麽？（魯齋郎云）我有把銀壺瓶，跌漏了，你與我整理一整理，與你十兩銀子。（李四云）不打緊，小人不敢要偌多銀子。（魯齋郎云）你是個小百

姓，我怎麽肯虧你？與我整理的好，着銀子與你買酒吃。（李四接壺整理〔三〕科，云）整理的復舊如初好了也，大人試看咱。（魯齋郎云）這厮真個好手段，便似新的一般。張龍，有酒麽？（張龍云）有。（魯齋郎云）將來！賞他幾杯。（做篩酒，李四連飲三杯科，云）够了。（魯齋郎云）你家裏再有甚麽人？（李四云）家裏有個醜媳婦，叫出來見大人。大嫂，你出來拜大人。（旦出拜科）（魯齋郎云）一個好婦人也！與他三鍾酒吃。我也吃一鍾。張龍，你也吃一鍾。兀那李四，這三種酒是肯酒，我的十兩銀子與你做盤纏，你的渾家，我要帶往鄭州去也。你不揀那個大衙門裏告我去？（同旦下）（李四做哭科，云）清平世界，浪蕩乾坤，拐了我渾家去了！更待乾罷，不問那個大衙門裏，告他走一遭去。（下）（貼旦引二俠上，云）妾身姓李，夫主姓張，在這鄭州做着個六案孔目。嫡親的四口兒家屬，一雙兒女，小厮喚做金郎，女兒喚做玉姐。孔目衙門中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李四慌上，云）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自家李四的便是。因魯齋郎拐了我的渾家往鄭州來了，我隨後趕來。到這鄭州，我要告他，不認的那個是大衙門。來到這長街市上，不覺一陣心疼；我死也，却教誰人救我這性命咱！（正末扮張珪引祗候上，云）自家姓張名珪，字均玉，鄭州人氏。幼習儒業，後進身爲吏。嫡親的四口兒，渾家李氏，是華州華陰縣人氏，他是個醫士人家女兒。生下一雙兒女金郎玉姐。我在這鄭州，做着個六案都孔目。今日衙門中無甚事，回家裏去，見一簇人鬧。祗候，你看是甚麽人？（祗候問云）你是甚麽人，倒在地上？（李四云）小人害急心疼，看看至死。哥哥可憐見，救小人一命咱！（祗候見末科，云）是一個人害急心疼，倒在地下。（正末云）我試看咱。兀那君

子，爲甚麼倒在地下？（李四云）小人急心疼，看看至死，怎麼救小人一命。（正末云）那裏不是積福處？我渾家善治急心疼，領他到家中，與他一服藥吃，怕做甚麼！祇候人，扶他家裏來。大嫂那裏？（貼旦見末科，云）孔目來了也，安排茶飯你吃。（正末云）且不要茶飯。我來獅子店門首，見一人害急心疼，我領將來，你與他一服藥吃，救他性命，那裏不是積福處？（貼旦云）待我調藥去。（做調藥科，云）君子，你試吃這藥。（李四吃藥科，云）我吃了這藥。哎喲，無事了也。多謝官人、娘子！若不是官人、娘子，那裏得我這性命來？（正末云）我問君子，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李四云）小人姓李，排行第四，人口順都叫李四。許州人氏，打銀爲生。（貼旦云）你也姓李，我也姓李，有心要認你做個兄弟，未知孔目心中肯不肯？我問孔目咱。（做問末科，云）這人也姓李，我也姓李，我有心待認他做個兄弟。孔目，意下如何？（正末云）大嫂，你主了便罷。兀那李四，你近前來，我渾家待認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李四云）你救了我性命，休道是做兄弟，在你家中隨驢把馬，也是情願。（正末云）你便是我舅子，我渾家就是你親姐姐一般。兄弟，你爲甚麼到這裏？（李四云）你便是我親姐姐、姐夫。有人欺負我來，你與我做主！（正末云）誰欺負你來，我便着人拿去，誰不知我張珪的名兒！（李四云）不是別人，是魯齋郎强奪了我渾家去了。姐姐、姐夫，與我做主！（末做掩口科，云）哎喲，唬殺我也！早是在我這裏，若在別處，性命也送了你的。我與你些盤纏，你回許州去罷。這言語你再也休提！（唱）

【仙呂·端正好】被論人有勢權，原告人無門下，你便不良會可跳塔輪鍘，那一個官司

敢把勾頭押？提起他名兒也怕。

【幺篇】你不如休和他爭，忍氣吞聲罷；別尋個家中寶、省力的渾家。說那個魯齋郎、膽有天來大。他爲臣不守法，將官府敢欺壓，將妻女敢奪拿，將百姓敢蹅踏，赤緊的他官職大的忒稀詫。（下）

（李四云）我這裏既然近不的他，不如仍還許州去也。（下）

校記

〔一〕古名家本無此「楔子」，以下均爲第一折內容。　〔二〕此句下古名家本有「方今聖人在位，四海晏然，八方無事，小官」十六字。　〔三〕整理：底本原缺，據古名家本補。

第一折

（魯齋郎上，云）小官魯齋郎。自從許州拐了李四的渾家，起初時性命也似愛他，如今兩個眼裏不待見他。我今回到這鄭州，時遇清明節令，家家上墳祭掃，必有生得好的女人，我領着張龍一行步從，直到郊野外踏青，走一遭去來。（下）（正末引貼旦上，云）自家張珪。時遇寒食，家家上墳。我今領

着妻子，上墳走一遭去。想俺這爲吏的，多不存公道，熬的出身，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則俺這令史當權，案房裏面、關文卷，但有半點兒牽連，那刁蹬無良善。

【混江龍】休想肯與人方便，衙一片害人心、勒掯了些養家錢〔一〕。(帶云)聽的有件事呵？(唱)押文書心情似火，寫帖子勾喚如烟，教公吏勾來衙院裏，抵多少『笙歌引至畫堂前』！冒支國俸，濫取人錢，那裏管爺娘凍餒、妻子熬煎？經旬間不想到家來，破工夫則在那娼樓串；則圖些烟花受用，風月留連。

【油葫蘆】只待置下庄房買下田，家私積有數千，那裏管三親六眷盡埋冤？逼的人賣了銀頭面，我戴着金頭面；送的人典了舊宅院，我住着新宅院。有一日限滿時，便想得車遷；怎知他提刑司刷出三宗卷，恁時節帶鐵鎖納贓錢。

【天下樂】那其間敢『賣了城南金谷園』！百姓見無權，一昧裏掀，潑家私如敗雲風亂捲，或是流二千，遮莫徒一年，恁時節則落的幾度喘。

(云)早來到墳所也。(唱)

【金盞兒】覷郊原，正晴暄，古墳新土都添遍，家家化錢烈紙痛難言。一壁廂黃鸝聲恰

恰，一壁廂血淚滴漣漣，正是『鶯啼新柳畔，人哭古墳前。』

（貼旦云）孔目，咱慢慢耍一會家去。（魯齋郎引張龍上，云）你都跟着我閒游去來。這一所好墳也！樹木上面一個黃鶯兒，小的，將彈弓來。（做打彈科）（倈兒哭云）奶奶，打破頭也！（貼旦云）那個弟子孩兒，閒着那驢蹄爛爪，打過這彈子來？（正末云）這個村弟子孩兒無禮，我家墳院裏打過彈子來，你敢是不知我的名兒！我出去看波。（唱）

【後庭花】是誰人牆外邊，直恁的沒體面？我擦擦的望前去；（魯齊郎云）張珪，你罵誰哩？（正末唱）唬的我行行的往後偃。（魯齊郎云）你這弟子孩兒作死也！我是誰，你罵我？（正末唱）我恰便似墜深淵，把不定心驚膽戰，有這場死罪愆！我今朝遇禁烟，到先塋來祭奠，飲金杯語笑喧；他弓開時似月圓，彈發處又不偏，剛落在我面前。

（魯齋郎云）張珪，你罵我呵，不是尋死哩！（正末唱）

【青哥兒】你教我如何、如何分辨？（貼旦云）是那一個不曉事弟子孩兒，打破我孩兒的頭！（正末唱）省可裏亂語胡言。（倈兒云）打破我頭也！（正末唱）哎，你個不識憂愁小業冤，唬的我魂魄蕭然，言語狂顛。誰敢遲延？我只得破步撩衣走到跟前，少不的把屎做糕糜咽。

（正末做跪科）（魯齋郎云）張珪，你怎敢罵我，你不認的我？覷我一覷，該死！你罵我，該甚麼罪

過？（正末云）張珪不知道是大人。若知道是大人呵，張珪那裏死的是！（魯齋郎云）君子千言有一失，小人千言有一當。他不知是我，若知是我，怎麽敢罵？我不和你一般見識。這座墳是誰家的？（正末云）是張珪家的。（魯齋郎云）消不的你請我墳院裏坐一坐，教你祖宗都得生天。（正末云）只是張珪没福消受。請大人到墳院裏坐一坐！（魯齋郎云）倒好一座墳院也。我聽的有女人言語，是誰？（正末云）是張珪的醜媳婦兒。（魯齋郎云）消不得拜我一拜。（正末云）大嫂，你來拜大人。（貼旦云）我拜他怎地？（正末云）你只依着我。（貼旦出拜）（魯齋郎還禮科，云）一個好女子也！他倒有這個渾家，我倒無。張珪，你這厮該死！怎敢罵我？這罪過且不饒你！近前，將耳朵來：把你媳婦明日送到我宅子裏來！若來遲了，二罪俱罰。小厮，將馬來，我回去也。（下）（貼旦云）孔目，他是誰？你這等怕他。（正末云）大嫂，咱快收拾回家去來。（唱）

【賺煞】哎，只被你巧笑倩禍機藏，美目盼災星現。也是俺連年裏時乖運蹇，可可的與那個惡那吒打個撞見〔二〕，唬的我似没頭鵝熱地上蚰蜒。恰纔個馬頭邊附耳低言，一句話似親蒙帝主宣。（做拿彈子拜科）（唱）這彈子舉賢薦賢，他來的撲頭撲面，明日個你團圓却教我不團圓！（同下）

校記

〔一〕養家錢：底本「錢」作「緣」，據古名家本改。

〔二〕此句古名家本作「没一个當道掘坑解倒懸」。

第二折

（魯齋郎引張龍上，詩云）着意栽花花不發，等閒插柳柳成陰。誰識張珪墳院裏，倒有風流可喜活觀音！小官魯齋郎，因賞玩春景，到於郊野外張珪墳前。看見樹上歇着個黃鶯兒，我拽滿彈弓，誰想落下彈子來，打着張珪家小的，將我千般毀罵，我要殺壞了他，不想他倒有個好媳婦！我着他今日不犯明日〔一〕送來。我一夜不曾睡着，他若來遲了，就把他全家盡行殺壞。張龍，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同貼旦上，云）大嫂，疾行動些！（貼旦云）纔五更天氣，你敢風魔九伯，引的我那裏去？（正末云）東庄裏姑娘家有喜慶勾當，用着這個時辰。我和你行動些！大嫂，你先行。（貼旦先行科）（正末云）張珪，怎了也？魯齋郎大人的言語：張珪，明日將你渾家，五更你便送到我府中來。我不送去，我也是個死；我待送去，兩個孩兒久後尋他母親，我也是個死。怎生是好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全失了人倫天地心，倚仗着惡黨凶徒勢，活支刺娘兒雙拆散，生各札夫婦兩分離。從來有日月交蝕，幾曾見夫主婚、妻招婿？今日個妻嫁人、夫做媒。自取些奩房斷送陪隨，那裏也羊酒花紅緞匹！

【梁州第七】他憑着惡哏哏威風糾糾，全不怕碧澄澄天網恢恢。一夜間摸不着陳摶睡，不分喜怒，不辨高低。弄的我身亡家破，財散人離，對渾家又不敢說是談非，行行裏只淚眼愁眉。你、你、你，做了個別霸王自刎虞姬，我、我、我，做了個進西施歸湖范蠡，來、來、來，渾一似嫁單于出塞明妃。正青春似水，嬌兒幼女成家計，無憂慮，少縈繫；平地起風波二千尺，一家兒瓦解星飛！

（貼旦云）俺走了這一會，如今姑娘家在那裏？（正末云）則那裏便是。（貼旦云）這個院宅便是？他做甚麼生意，有這等大院宅？（正末唱）

【牧羊關】怕不『曉日樓臺靜，春風簾幙低』。沒福的怎生消得？這廝强賴人錢財，莽奪人妻室，高築座宮和寨〔二〕，斜搠面杏黃旗，梁山泊賊相似，與蓼兒洼爭甚的？

（云）大嫂，你靠後。（正末見張龍科，云）大哥報復一聲，張珪在於門首。（張龍云）你這廝纔來，你該死也！你則在這裏，我報復去。（魯齋郎云）兀那廝，做甚麼？（張龍云）張珪兩口兒在于門首。（魯

齋郎云）張龍，我不換衣服罷，着他過來見。（末旦叩見科）（魯齋郎云）張珪，怎這早晚纔來？（正末云）投到安伏下兩個小的，收拾了家私，四更出門，急急走來，早五更過了也。（魯齋郎云）這等，也罷。你着那渾家近前來我看。（做看科，云）好女人也！比夜來增十分顏色。生受你，將酒來吃三杯。（正末唱）

【四塊玉】將一杯醇糯酒十分的吃。（貼旦云）張孔目少吃，則怕你醉了。（正末唱）更怕我酒後疏狂失了便宜。扭回身剛咽的口長吁氣，我乞求得醉似泥，喚不歸。（貼旦云）孔目，你怎麽要吃的這等醉？（正末云）大嫂，你那裏知道？（唱）我則圖別離時不記得。

（貼旦云）孔目，你這般煩惱，可是爲何？（正末云）大嫂，實不相瞞，如今大人要你做夫人，我特特送將你來。（貼旦云）〔三〕孔目，這是甚麽説話！（正末云）這也由不的我。事已至此，只得隨順他便了。（唱）

【罵玉郎】也不知你甚些兒看的能當意，要你做夫人不許我過今日，因此上急忙忙送你到他家内。（貼旦云）孔目，你這般下的也！（正末唱）這都是我緣分薄、恩愛盡，受這等死臨逼。

（貼旦云）你在這鄭州，做個六案都孔目，誰人不讓你一分？那厮甚麽官職，你這等怕他，連老婆也保不的？你何不揀個大衙門，告他去！（正末云）你輕説些，倘或被他聽見，不斷送了我也？（唱）

【感皇恩】他、他、他嫌官小不爲，嫌馬瘦不騎，動不動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云) 他便要我張珪的頭，不怕我不就送去與他；如今只要你做個夫人，也還算是好的。(唱)他少甚麽温香軟玉、舞女歌姬？雖然道我災星現，也是他的花星照，你的福星催。

(貼旦云)孔目，不争我到這裏來了，抛下家中一雙兒女，着誰人照管他？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唱)

【採茶歌】撇下了親夫主不須提，單是這小業種好孤悽。從今後誰照覷他饑時飯、冷時衣？雖然個留得親爺没了母，只落的一番思想一番悲。

(正末同旦掩泣科)(魯齋郎云)則管裏説甚麽！着他到後堂中換衣服去！(貼旦云)孔目，則被你痛殺我也！(正末云)苦痛殺我也，渾家！(魯齋郎云)張珪，你敢有些煩惱，心中捨不的麽？(正末云)張珪不敢煩惱。則是家中有一雙兒女，無人看管。(魯齋郎云)你早不説，你家中有兩個小的，無人照管。張龍，將那李四的渾家，梳妝打扮的賞與張珪便了。(張龍云)理會的。(魯齋郎云)張珪，你兩個小的無人照管，我有一個妹子，叫做嬌娥，與你看覷兩個小的。你與了我你〔四〕的渾家，我也捨的個妹子酬答你。你醉了罵他，便是罵我一般；你醉了打他，便是打我一般。我交付與你，我自後堂去也。(下)(正末云)這事可怎了也？罷、罷、罷！(唱)

【黃鍾尾】奪了我舊妻兒，却與個新佳配，我正是『棄了甜桃，繞山尋醋梨。』知他是甚親戚？教喝下庭階，轉過照壁；出的宅門，扭回身體；遥望着後堂内、養家的人、賢惠的妻。非今生，是宿世！我則索寡宿孤眠過年歲，幾時能够再得相逢，則除是南柯夢兒裏！（下）

校記

〔一〕明日：古名家本趙筆誤校「明」作「紅」。按，「今日不犯」，意爲從今日始不准孔目與其妻親近。不犯，不准侵犯。

〔二〕營和寨：古名家本作「鶯花寨」。　〔三〕自此至〔採茶歌〕曲終，古名家本僅作貼旦一句道白：「（貼旦）孔目也，你這般下的也！」　〔四〕「你」字據古名家本增補。

第三折

（李四上，云）自家李四。因魯齋郎奪了我渾家趕到鄭州，告不的他，又回許州來。一雙兒女，不知去向，那裏也難住，我且往鄭州，投奔我姐姐、姐夫去也。（下）（倈兒上，云）我是張孔目的孩兒金郎，妹子玉姐，父親、母親人情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好是苦痛也！來到家中，

且看兩個孩兒說些甚麼？魯齋郎，你好狠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倚仗着惡黨凶徒，害良民肆生淫慾，誰敢向他行挾細拿粗？逞刁頑全不想他妻我婦，這的是敗壞風俗，那一個敢爲敢做？

【醉春風】空立着判黎庶受官廳，理軍情元帥府，父南子北各分離，端的是苦、苦！俺夫妻千死千生，百伶百俐，怎能够一完一聚？

（俠兒云）爹爹，你來家也，俺奶奶在那裏？（正末云）孩兒，你母親便來。（嘆科，云）嗨，可怎了也！（唱）

【紅綉鞋】怕不待打疊起千憂百慮，怎支吾這短嘆長吁？（俠兒云）俺母親怎生不見來了？（正末唱）他可便一上青山化血軀。將金郎眉甲按，把玉姐手梢扶，兀的不痛殺人也兒共女！

（俠兒云）爹爹，俺母親端的在那裏？（正末云）你母親被魯齋郎奪去了也！（俠兒云）兀的不氣殺我也！（俠氣倒科）（正末救科，云）孩兒，你蘇醒者！則被你痛殺我也！（張龍引旦上，云）自家張龍便是。奉着魯齋郎大人言語，着我送小姐到這裏。張珪在家麼？（正末云）誰在門外？待我開門看咱。（做看科，云）呀，你來怎麼？（張龍云）我奉大人言語，着我送小姐與你，休說甚麼。小姐，你也休說甚麼。我回去也。（下）（正末云）小姐，請進家來！兩個孩兒，來拜你母親。小姐，先前

渾家止有這兩個孩兒，小姐早晚看覷咱！（旦云）孔目，你但放心，都在我身上。（正末唱）

【迎仙客】你把孩兒親覷付、厮擡舉，這兩個不肖孩兒也有甚麽福，便做道忒賢達，不狠毒，（旦云）孔目，你放心，就是我的孩兒般看成。（正末唱）看成的似玉顆神珠，終不似他娘腸肚。

（李四上，云）我來到鄭州。這是姐姐、姐夫家。我叫門咱。（做叫門科）（正末云）誰叫門哩？我看去。（見科）（正末云）原來是舅子。你的癥候，我如今也害了也。（李四云）姐姐有好藥！（正末云）不是那個急心疼癥候，用藥醫得；是你那整理銀壺瓶的癥候。你姐姐也被魯齋郎奪將去了也。（李四云）魯齋郎，你早則要了俺家兩個人兒〔一〕也。（正末云）舅子，我可也强似你。他與了我一個小姐，叫做嬌娥。（李四云）魯齋郎，你奪了我的渾家，草雞也不曾與我一個。姐夫，既没了姐姐，我回許州去罷。（正末云）舅子，這個便是你姐姐一般。厮見一面，怕做甚麽？（李四云）既如此，待我也見一面，我就回去。姐夫，你可休留我。（做相見各留意科）（正末云）舅子，你敢要回去麽？（李四云）姐夫，則這裏住倒好。（正末云）好奇怪也！（唱）

【紅綉鞋】他兩個眉來眼去，不由我不暗暗躊躇。似這般啞謎兒教咱怎猜做，那一個心猶豫，那一個口支吾，莫不你兩個有些兒曾面熟？

（祗候上，云）張孔目，衙門中喚你趲文書哩。（正末云）舅子，你和你姐姐在家中，我衙門中趲文書去也。（下）（旦與李四打悲科）（李四云）娘子，你怎麽到得這裏？（倆兒上，云）奶奶，俺爹爹那裏去

了？（旦云）衙門中攢文書去了。（倈兒云）這等，俺兩個尋俺爹爹去。（下）（李四云）則被你想殺我也。（正末冲上，見科）（喝云）你兩個待怎麽？（李四同旦跪科）（正末云）你〔三〕早招了也。（唱）

【石榴花】早難道『君子斷其初』，今日個親者便爲疏。人還害你待何如？我是你姐夫，倒做了姨夫。當初我醫可了你病癥還鄉去，把你似太行山倚仗做親屬；我一脚的出宅門，你待展汗俺婚姻簿〔三〕，我可便負你有何辜！

【鬥鵪鶉】全不似管鮑分金〔四〕，倒做了孫龐刖足；把恩人變做仇家，將客僧翻爲寺主。自古道『無毒不丈夫』，他將了你〔五〕的媳婦，不敢向魯齊郎報恨雪寃，則來俺家裏殃雲殢雨。

（李四云）姐夫，實不相瞞，則他便是我的渾家。魯齋郎〔六〕改做他的妹子，與了姐夫。（正末云）誰這般道來？（唱）

【上小樓】誰聽你花言巧語，我這裏尋根拔樹；誰似你不分强弱，不識親〔七〕疏，不辨賢愚。縱是你舊媳婦，舊丈夫，依舊歡聚，可送的俺一家兒滅門絶户！

（云）我一雙孩兒在那裏？（旦云）你去攢文書，他兩個尋你去了。（正末云）眼見的所算了我那孩兒，兀的不氣殺我也！（唱）

【幺篇】我一時間不認的人，您兩個忒做的出！空教我乞留乞良、迷留没亂、放聲啼哭。這鄭孔目、拿定了、蕭娥胡做，知他那裏去了賽娘僧住？

（云）罷、罷、罷，渾家被魯齋郎奪將去了，一雙兒女又不知所向，甫能得了個女人，又是銀匠李四的渾家，我在這裏怎生存坐？舅子，我將家緣家計，都分付與你兩口兒，每月齊糧道服，休少了我的。我往華山出家去也！（李四云）姐夫，你怎生弃捨了銅斗兒家緣，桑麻地土？我扯住你的衣服，至死不放你去。（正末唱）

【十二月】休把我衣服扯住，情知咱冰炭不同爐。（李四云）姐夫，這桑麻地土，寶貝珍珠，怎生割捨的？（正末唱）管甚麽桑麻地土，更問甚寶貝珍珠！（李四云）姐夫，把我渾家與你罷。（正末唱）呸，不識羞閒言長語，他須是你兒女妻夫。

（旦云）孔目，你與我一紙休書咱。（正末唱）

【堯民歌】索甚麽恩絶義斷寫休書？（李四云）魯齋郎知道，他不怪我？（正末唱）魯齋郎也不是我護身符。（李四云）俺姐姐不知在那裏？（正末唱）他兩行紅袖醉相扶，『美女終須累其夫』！嗟吁，嗟吁，教咱何處居，則不如趁早歸山去。

（李四云）姐夫，許多家緣家計、田産物業，你怎下的都抛撇了？（正末唱）

【耍孩兒】休道是『東君去了花無主』，你自有鶯儔燕侶。我從今萬事不關心，還戀甚衾枕歡娛？不見『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疏』！空教我淚洒遍湘江竹，這其間心灰卓氏，乾老了相如。

（李四云）俺姐姐不知在那裏？（正末云）你那姐姐呵，（唱）

【二煞】這其間聽一聲金縷歌，看兩行紅袖舞，常則是笙簫繚繞丫鬟簇；三杯酒滿金鸚鵡，六扇屏開錦鷓鴣，反倒做他心腹。那厮有拐人妻妾的器具，引人婦女的方術。

（李四云）這一年四季齋糧道服，都不打緊。姐夫，你怎麽出的家？還做你那六案都孔目去！（正末唱）

【尾煞】再休提掌刑名都孔目，做英雄大丈夫，也只是『野人自愛山中宿』。眼看那幼子嬌妻，我可也做不的主！（下）

（李四云）姐夫去了也。娘子，我那知道還有完聚的日子！如今我兩個，掌着他這等家緣家計，許他的齋糧道服，須按季送去與他，不要少了他的。（詩云）我李四今年大利，全不似整壺瓶這般晦氣；平空的還了渾家，又得他許多家計。（同旦下）

校記

〔一〕兩个人兒：底本漏刻「人」字，今補。　〔二〕你：底本誤作「他」，今改。　〔三〕此句「展汙」二字頗費解，疑是「玷汙」。古名家本此句作：「養着俺桑新婦」。　〔四〕金：底本誤作「全」，據古名家本改。　〔五〕你：底本誤爲「俺」，據古名家本改。　〔六〕魯齋郎：底本無，據文意補。　〔七〕親：底本誤作「新」，據古名家本改。

第四折

（外扮包待制引從人上）（詩云）鼕鼕衙鼓響，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岳攝魂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官封龍圖閣待制，正授開封府尹。奉聖人的令，差老夫五南採訪。來到許州，見一兒一女，原來是銀匠李四的孩兒。他母親被魯齋郎奪了，他爺不知所向。這兩個孩兒留在身邊。行到鄭州，又收得兩個兒女，原來是都孔目張珪的孩兒。他母親也被魯齋郎奪了，他爺不知所向。我將這兩個孩兒也〔一〕留在家中，着他習學文章。早是十五年光景，如今都應過舉，得第了也。老夫將此一事，切切於心，拳拳在念。想魯齋郎惡極罪大，老夫在聖人前奏過：有一人乃是『魚齊即』，苦害良民，强奪人家妻女，犯法百端。聖人大怒，即便判了『斬』字，將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到得次日，宣魯齋郎，老夫回奏道：『他做了違條犯法的事，

昨已斬了。』聖人大驚道：『他有甚罪斬了？』老夫奏到：『他一生擄掠百姓，强奪人家妻女，是御筆親判『斬』字殺壞了也。』聖人不信，『將文書來我看。』豈知『魚齊即』三字，『魚』字下邊添個『日』字，『齊』字下邊添個『小』字，『即』字上邊添一點。聖人見了道：『苦害良民，犯人魯齋郎，合該斬首。』被老夫智斬了魯齊郎，與民除害。只是銀匠李四、孔目張珪，不知所向。我如今着他兩家孩兒，各帶他兩家女兒，天下巡廟燒香，若認着他父母，教他父子團圓，也是老夫陰隲的勾當。張千，你分付他兩個孩兒同兩個女兒，明日往雲臺觀燒香去，老夫隨後便來。（詩云）他不遵王法太疏狂，專要奪人婦女做妻房；被我中間改做『魚齊即』，用心智斬魯齋郎。（下）（淨扮觀主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小道姓閻，道號雙梅，在這雲臺觀做着個住持。今日無事，看有甚麽人來？（李四同旦兒上，云）自家李四是也。自從與俺那兒女失散了，十五年光景，知他有也無。來到這雲臺觀裏，與俺姐姐、姐夫并兩家的孩兒，做些好事咱。（做見觀主科，云）兀那觀主，我是許州人氏，一徑的來做些好事。（觀主云）你做甚麽好事？超度誰？（李四云）超度姐夫張珪、姐姐李氏、一雙兒女金郎玉姐，還有自己一雙兒女喜童嬌兒。與你這五兩銀子，權做經錢。（觀主云）我出家人，要他怎麽？是好銀子，且收下一邊。看齋食，請吃了齋，與你做好事。（貼旦道扮上，云）貧姑李氏，乃張珪的渾家，被魯齋郎奪了我去，可早十五年光景。一雙兒女，不知去向，連張珪也不知有無。魯齋郎被包待制斬了，我就捨俗出家。今日去這雲臺觀，與張珪做些好事咱。早來到也。（做見觀主科）（觀主云）一個好道姑也！道姑，你從那裏來？（貼旦云）我一徑的來與丈夫張珪、孩兒金郎、

玉姐做些好事。(李四云)誰與張珪做好事？(貼旦云)我與張珪做好事。(李四云)兀的不是姐姐李氏！(相見打悲科)(貼旦云)兄弟，這婦人是誰？(李四云)這個便是你兄弟媳婦兒。姐姐，你怎生得出來？(貼旦云)包待制斬了魯齋郎，俺都無事釋放。今日來雲臺觀，追薦你姐夫并孩兒金郎、玉姐。(李四云)我也爲此事來。咱和你一同追薦者。(李俠冠帶同小旦上，云)小官李喜童，妹子嬌兒。我母親被魯齋郎奪將去了，父親不知所向。虧了包待制大人，收留俺兄妹二人，教訓成人。今應過舉，得了頭名狀元。奉着包待制言語，着俺去雲臺觀裏，追薦我父母去。早來到了也。兀那住持那裏？(觀主云)早知相公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呀，怎生帶着個小姐走？(李俠云)我一徑的來做些好事。(觀主云)相公要追薦何人？(李俠云)追薦我父親銀匠李四。(李四云)是誰喚銀匠李四？(李俠云)兀的不是我父親！(李四云)你是誰？(李俠云)則我便是您孩兒喜童，妹子嬌兒。(旦云)孩兒也，你在那裏來？(李俠再說前事，悲科)(李四云)孩兒，拜你姑姑者。(做拜科)(貼旦云)這兩人是誰？(李四云)這兩個便是我的孩兒。(貼旦悲科，云)你一家儿都完聚了，只是俺那孔目并兩個孩兒，不知在那裏？(張俠冠帶同小旦上，云)小官是張孔目的孩兒金郎，妹子玉姐。我母親被魯齋郎奪去，父親不知所向。多虧了包待制大人，收留俺兄妹二人，教訓成人，應過舉得了官也。包待制着俺雲臺觀追薦父母〔二〕去，可早來到也。住持那裏？(觀主云)又是一個官人，他也帶着小娘子走。相公到此則甚？(張俠云)特來做些好事。(觀主云)追薦那一個？(張俠云)追薦我父親張珪，母親李氏。(貼旦云)誰喚張珪、李氏？(張俠云)我喚來。(貼旦云)你敢是金

郎麽？（張倆云）妹子，兀的不是母親！（做悲科）（貼旦云）這十五年，你在那裏來？（張倆云）自從母親去了，父親不知所向。多虧了包待制大人，將我兄妹二人教訓，應過舉得了官也。今日奉包待制言語，着俺雲臺觀追薦父母。不想得見母親，不知俺父親有也無？（做悲科）（李四云）姐姐，這個既是你的兒子，我把女兒嬌兒，與外甥做媳婦罷。（張倆云）母親，將妹子玉姐與兄弟爲妻，做一個交門親眷，可不好那？（貼旦云）俺兩家子母怕不完聚！只是孔目不知在那裏？教我如何放的下！（做悲科）（正末愚鼓簡板上）（詩云）身穿羊皮百衲衣，饑時化飯飽時歸；雖然不得神仙做，且躲人間閒是非〔三〕。想俺出家人，好是清閒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想人生平地起風波，爭似我樂清閒支着個枕頭兒高卧。只問你煉丹砂唐呂翁，何如那製律令漢蕭何？我這裏醉舞狂歌，繁華夢已參破。

【風入松】利名場上苦奔波，因甚强奪？蝸牛角上争人我，夢魂中一枕南柯。不戀那三公華屋，且圖個五柳婆娑。

（云）俺這出家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好是快活也呵！（唱）

【甜水令】俺這裏春夏秋冬，林泉興味，四時皆可，常則是日夜宿山阿。有人相問，静裏工夫，煉形打坐，笑指那落葉辭柯。

【折桂令】想當初、向清明日共飲金波，張孔目家世墳塋，須不是風月鳴珂。他將俺兒女夫妻，直認做了雲雨巫娥。俺自撇下家緣過活，再無心緞匹綾羅。你休只管信口開合，絮絮聒聒；俺張孔目怎還肯緣木求魚，魯齋郎他可敢暴虎憑河！

【雁兒落】魯齋郎忒太過，（帶云）他道張珪，將你媳婦則明日五更送將來。我要……（唱）不是張孔目從來懦，他在那雲陽市劍下分，我去那華山頂峰頭卧。

（云）我則道他一世兒榮華富貴，可怎生被包待制斬了，人皆歡悅。（唱）

【得勝令】今日個天理竟如何？黎庶盡謳歌。再不言宋天子英明甚，只說他包龍圖智慧多〔四〕。魯齋郎哥哥，自惹下亡身禍，我捨了個嬌娥，早先尋安樂窩。

（云）今日我去雲臺觀散心咱。（貼旦云）李四，你看那道人，好似你姐夫。你試喚他一聲咱！（李四叫科，云）張孔目！（正末回頭科，云）是誰叫張孔目？（做見科，云）兀的不是我渾家李氏！（貼旦云）你怎生撇了我出了家？勸你還俗罷！（正末詩云）你待散時我不散，悲悲切切男兒漢；從前經過舊恩情，要我還俗呵有如曹司翻舊案。（衆云）你還了俗罷！（正末云）我修行到這個地步，如何肯再還俗？（衆拜科）（正末唱）

【川撥棹】不索你鬧鑊鐸，磕着頭禮拜我。（李四云）姐夫，今日咱兩家夫婦兒女都完聚了，你

可怎生捨的出家去？你依着我，只是還了俗者！（正末唱）誰聽你語話喧聒〔五〕，嚷似蜂窩，甜似蜜鉢；我若是還了俗，可未可！

（貼旦云）孔目，平素你是受用的人，你爲何出家？你怎生受得那苦！（正末唱）

【七弟兄】你那裏問我、爲何、受寂寞，我得過時且自隨緣過，得合時且把眼來合，得卧時側身和衣卧。

【梅花酒】不是我自間濶，趁浪逐波，落落拓拓，大笑呵呵；夫共妻任摘離，兒和女且隨他。我這裏自磨陀，飲香醪醉顏酡，拚沉睡在松蘿。

【收江南】呀，抵多少南華莊子鼓盆歌，烏飛兔走疾如梭，猛回頭青鬢早皤皤。任旁人勸我，我是个夢醒人，怎好又着他魔？〔六〕

（包待制衝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老夫包拯。來到這雲臺觀，見一簇人鬧，不知爲甚麽？（李四云）爺爺，小的是許州人銀匠李四。俺姐姐被魯齋郎强奪爲妻，幸得爺爺智斬魯齋郎。如今俺姐姐回家來了，争奈姐夫張珪出了家，不肯認他，因此小的每和他兒女在此相勸。只望爺爺做主咱！（包待制云）兀那張珪，你爲何不認他？（正末云）我因一雙兒女，不知所在，已是出家多年了。認他做甚麽？（包待制云）張珪，你那兒女和李四的兒女，都在跟前。這十五年間，我都擡舉的成

人長大，都應過舉，得了官也。如今將李四的女兒，與張珪的孩兒爲妻；張珪的女兒，與李四的孩兒爲妻，你兩家做個割不斷的親眷。張珪，你快還了俗者！（詞云）則爲魯齋郎苦害生民，奪妻女不顧人倫；被老夫設智斬首，方表得王法無親〔七〕。你兩家夫妻重會，把兒女各配爲婚；今日個依然完聚，一齊的仰荷天恩〔八〕。（正末同衆拜謝科）（唱）

【收尾】多謝你大恩人，救了咱全家禍；擡舉的孩兒每雙雙長大，莫説他做親的得成就好姻緣，便是俺還俗的也不誤了正結果。〔九〕（同下）

題目　三不知同會雲臺觀

正名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校記

〔一〕「也」字原缺，據古名家本補。　〔二〕父母：底本作「父親」，據下文張倆説白改。　〔三〕此句之下古名家本有一〔玉交枝〕曲，云：「猛聽得山童來報，報霧鎖天關未曉。採樵人鼓掌呷呷笑，笑道是雪壓了臘梅梢。舞梨花片片風亂飄，似鵝毛亂剪空中落。可知道沽酒村價高，踏雪的争些凍倒。我則見寒料峭，凍燕巢，怎敢過危橋！浩然驢怎地騎？韓退之雪擁了藍關道。白茫茫雪滿山，黑暗暗彤雲罩。呀，把一帶青山粉填了。」　〔四〕此二句古名家本作：「滿城中人皆喜，包龍圖智慧多。」　〔五〕語話喧聒：原作「兩道三科」，據古名家本改。　〔六〕以

上四句，古名家本作：「任人笑我似風魔，塵寰物我不張羅。把雙眉不鎖，松窗一枕夢南柯。」〔七〕此句古名家本作：「方表出百姓艱辛。」〔八〕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四句：「今日個俱蒙恩澤，登金榜進士出身，兩家人都皆完聚，一齊的望闕謝恩。」〔九〕古名家本無此曲。

尉遲恭單鞭奪槊

劇目說明

關於本劇作者，臧晉叔《元曲選》本誤題爲『尚仲賢撰』。案《録鬼簿》於關漢卿名下有《介休縣敬德降唐》雜劇，尚仲賢名下有《尉遲恭三奪槊》雜劇。今《元刊雜劇三十種》本有《尉遲恭三奪槊》，正是尚仲賢作。從本劇内容及『題目正名』上考察，本劇正是《録鬼簿》關漢卿名下那一本《介休縣敬德降唐》，故也是園所藏的《尉遲恭單鞭奪槊》雜劇抄本標『關漢卿撰』，并跋云：『《太和正音譜》名《敬德降唐》。』據此，本劇應爲關作。

本劇現存有《古名家雜劇》、《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元曲選》三種版本。現以後者爲底本，用前兩種參校。

楔子

（冲末扮〔一〕徐茂公引卒子上，詩云）少年錦帶挂吳鈎，鐵馬西風塞草秋。全仗匣中三尺劍，會看唾手取封侯。某姓徐，雙名世勣，祖居京兆三原人也。幼習儒業，頗看詩書。〔二〕自降唐以來，謝聖恩可憐，特蒙委任爲軍師，諸將皆出吾下。今因山後定陽劉武周不順俺大唐，劉武周不强，他手下有一員上將，複姓尉遲，名恭，字敬德，此人使一條水磨鞭，有萬夫不當之勇。今奉聖人的命，着唐元帥領十萬雄兵，某爲軍師，劉文静爲前部先鋒，在美良川交戰，被俺統兵圍住介休城。唐元帥數次招安敬德，此人不肯降唐，回言道：『某有主公劉武周，現在定陽，豈肯降汝。』某忽思一計：着劉文静直至沙沱，使一反將計，將劉武周首級標將來了。某今日即〔三〕將劉武周首級，請唐元帥直至城下，招安敬德走一遭去來。（下）（淨扮尉遲敬德引卒子上，詩云）幼小曾將武藝攻，鋼鞭烏馬顯英雄。到處争鋒多得勝，則我萬人無敵尉遲恭。某複姓尉遲，名恭字敬德，朔州善陽人也，輔佐定陽劉武周麾下。某使一條水磨鞭，有萬夫不當之勇。今因唐元帥領兵前來，與我相持，在美良川交鋒。某與唐將秦叔寶交戰百餘合，不分勝敗。某因追趕唐元帥到此介休城，誰想他倒下座空城，被唐兵圍住，裏無糧草，外無救兵，有唐元帥數次招安，我怎肯降唐？左右，城上看着！若有唐兵來打話呵，報復某家知道。（下）（正末扮唐元帥同徐茂公引卒子上，云）某姓李名世民，現爲

大唐元帥。如今領兵在美良川，與尉遲敬德交戰，被我將敬德引至介休城中圍住。軍師，某若得敬德投降俺呵，覷草寇有如翻掌耳〔四〕。(徐茂公云)元帥數次招安敬德，他言稱道有他主公劉武周在沙陀，他不肯背其主。某今使一反將計，着劉文静直至沙陀，把劉武周首級標將來了也。(正末云)軍師，此計大妙！咱就將着首級招安敬德去來。(徐茂公云)早來到城下了也。兀那小校，報與您那尉遲恭，說俺唐元帥請他打話。(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將軍得知：有唐兵在城下，請打話哩。(尉遲云)我與他打話去。(做上城科，云)唐元帥，你有何話說？(徐茂公云)敬德，你見俺雄兵圍的鐵桶相似，你若肯降唐呵，着你列座諸將之右；你若不降呵，俺衆兵四下裏安環，八下裏拽砲提起這城子來摔一個粉碎！你自尋思咱。(尉遲云)徐茂公，你說的差了也。可不道一馬豈背兩鞍、單輪豈碾四轍、烈女豈嫁二夫？俺這忠臣豈佐二主？現有我主公在定陽，我怎肯投降你？(徐茂公云)將軍，你主公劉武周已被我殺了也。你不信，有首級在此。(尉遲云)俺主公有認處：鼻生三竅，腦後雞冠。你拿首級來我看咱。(徐茂公云)小校，將鞦韆板弔上那首級去着他認。(做弔上、尉遲做認科，云)嗨，原來真個是俺主公首級！可怎生被他殺了也？(做哭科)(徐茂公云)將軍，你主公已是死了。你不投降，更待何時？豈不聞『高鳥相良木而棲，賢臣擇明主而佐？』背暗投明，古之常理。(正末云)敬德，你若肯投降呵，我奏知聖人，將你重賞封官；你若不降呵，俺這裏雄兵百萬，戰將千員，你如何飛得出這介休城去？(尉遲云)嗨，誰想我主公被他殺了！我待不降呵，如今統着大勢雄兵，我又無了主人，可不道『能狼安敵衆犬，好漢難打人多？』罷、罷、罷！唐元帥，我降可

降，你依的我一件事，我便投降。（徐茂公云）休道一件事，便是十件也依的。你說。（尉遲云）等我主公服孝三年滿時，我便投降您。（徐茂公云）軍情事急，怎等三年？等不的。（尉遲云）既然這等呵，等三個月孝滿，可投降。（徐茂公云）也等不得。（尉遲云）罷、罷、罷，男子漢勢到今日，也一日准一年。等我三日，服孝滿，埋殯追薦了我主公之時，那其間我大開城門投降，何如？（正末云）將軍此言有准麽？（尉遲云）大丈夫豈有謬言？你若不信，將我這火尖鎗、深烏馬、水磨鞭、衣袍鎧甲，您先將的去，權爲信物；三日之後，我便投降也。（徐茂公云）既是這等，你可將來，小校收了者。（正末云）軍師，似尉遲恭這等一員上將，端的世之罕有！（徐茂公云）元帥，果然是好一員虎將也！（正末唱）

【仙呂·端正好】他服孝整三年，事急也權做那三日〔五〕；此事着後代人知：則這英雄能盡君臣禮。待他投降後凱歌回，卸兵甲載旌旗，還紫禁到丹墀，做個龍虎風雲會〔六〕。（同下）

（尉遲云）誰想俺主公死在唐將之手！一壁廂做個木匣兒，一般埋殯了。主公，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校記

〔一〕扮：脈望館本作「粉扮」。　〔二〕以上二句據脈望館本、古名家本校補。　〔三〕今日即：底本誤倒爲「即今日」，今改。　〔四〕此句之下，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有「軍師，可怎能够他投降？」一句。　〔五〕權做那三日：底本「做那」誤倒爲「那做」，今改。　〔六〕以上四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我喚小校莫延遲，則今日奏官裏，可正是龍虎風雲會。」

第一折

（尉遲引卒子上，云）某尉遲恭。今日是第三日也。小校，大開城門，待唐兵來時，報復某家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同徐茂公上，云）軍師，今日第三日了，尉遲敬德敢待來也。（徐茂公云）元帥賀喜，今日却收服一員虎將也！（正末云）軍師，投至俺得這尉遲恭，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天數合該：虎臣囚在、迷魂寨，請的他來，似兄弟相看待。

【混江龍】因窺關隘，〔一〕自從那美良川引至介休來。俺想着先王有道，後輩賢才。若不是周西伯能求飛虎將，〔二〕誰把一個姜太公請下釣魚臺？他可也幾曾見忽的旗展、

豁的門開、鼕鼕的鼓响、璫的鑼篩？投至得這個千戰千贏尉遲恭，好險也萬生萬死唐元帥！到今日回憂作喜，降福除災。

（云）軍師傳下軍令，着大勢雄兵，擺的嚴整者。（徐茂公云）衆將都與我刀劍出鞘、弓弩上弦，把七重圍子擺的嚴整！（正末唱）

【油葫蘆】傳將令疾教軍佈擺，休覷的如小哉。則他這七重圍子兩邊排。（徐茂公云）元帥，量敬德一人，兵器袍鎧鞍馬俱無，怕做甚麽！（正末唱）雖然他那身邊不挂猸猊鎧，腰間不繫獅蠻帶，跨下又無駿騀，手中又無器械；你覷那岩前虎瘦雄心在，休想他便肯納降牌。〔三〕

（卒子報科，云）報元帥得知：尉遲敬德來降了也。（尉遲做綁縛跪科，云）量尉遲恭只是一個粗魯之夫，在美良川多有唐突，乞元帥勿罪！（正末云）將軍既已歸降，便當親解其縛。（徐茂公做解科）（正末唱）

【天下樂】縱便有鐵壁銀山也撞開，哎，你個英也波才！休浪猜，你既肯面縛歸降，我也須降階接待。〔四〕請將軍去了服、罷了哀，俺今日與將軍慶賀來。

（尉遲云）元帥請坐，受尉遲恭幾拜！（做拜科）（正末云）將軍請起。（尉遲云）量尉遲恭有何德能，蒙元帥這般寬恕！敢不終身願隨鞭鐙？（正末唱）

【那吒令】看尉遲人生的威風也那氣概，腹隱着兵書也那戰策，可知道名震着乾坤也那世界。俺這裏雖然是有紀綱、知興敗，那裏討尉遲這般樣一個身材！

（尉遲云）元帥，豈不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正末唱）

【鵲踏枝】說話處掉書袋，〔五〕施禮數傲吾儕。據着你斬虎英雄，不弱如那子路澹臺；則怕俺弟兄每心不改。可不道『有朋自遠方來』？

（云）左右將酒來，我與將軍遞一杯咱。將軍滿飲一杯！（把酒科）（尉遲云）元帥先請。量尉遲恭無過是個武夫，着元帥如此重待！則一件：想當日在赤瓜峪與三將軍元吉相持，打了他一鞭；今日尉遲恭降了唐，則怕三將軍記那一鞭之讐麽。（正末云）將軍但放心。某如今奏知聖人，自有加官賜賞。誰敢記讐？（唱）

【寄生草】〔六〕你道是赤瓜峪、與咱家曾會垓，馬蹄兒撞破連環寨，鞭梢兒早抹着天靈蓋，也則爲主人各佔邊疆界。這的是桀之犬吠了帝堯來，便三將軍怎好把你尉遲怪？

（尉遲云）韓信弃項歸劉，蕭何舉薦，挂印登壇；想尉遲恭雖不及韓信之能，料元帥不弱沛公之量也。

（正末唱）

【後庭花】你是個領貔貅天下材，畫麒麟閣上客。〔七〕想當日漢高祖知人傑，俺准備着韓

淮陰拜將臺。把筵宴快安排，俺將你真心兒酬待。則要你立唐朝顯手策，立唐朝顯手策。

【青哥兒】呀，據着你英雄、英雄慷慨，堪定那社稷、社稷興衰。凭着你文武雙全將相才，則要你掃蕩雲霾、肅靖塵埃〔八〕、將勇兵乖。那其間挂印懸牌，便將你一日轉千階，非優待。〔九〕

（徐茂公云）元帥，俺如今屯軍在此，差人往京師奏知聖人，說尉遲恭降了唐也。聖人必有加官賜賞哩。（正末云）軍師，你與三將軍在此看守營寨，某親自見聖人奏知，就將的敬德將軍牌印來也。（徐茂公云）這等，元帥領二十騎人馬去，路上防護者。（正末唱）

【賺煞】則今日赴皇都、離邊塞，把從前冤讐事解；〔一〇〕直至君王御案上拆，一件件稟奏的明白。便道不應該，未有甚汗馬差排，〔一一〕且權做行軍副元帥。（云）軍師，（唱）你與我整三軍器械，緊看着營寨。則我這手兒裏將的印牌來。（下）

（徐茂公云）元帥去了也。敬德將軍，咱與你營中去來。（尉遲云）軍師，想敬德降唐，無寸箭之功，元帥去取某印牌去了；我必然捨這一腔熱血，與國家出力，方顯某盡忠之心也。（詩云）我背暗投明離舊主，披肝瀝膽佐新君。凭着我烏錐馬扶持唐社稷，水磨鞭打就李乾坤。〔一二〕（下）

校記

〔一〕關隘：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營寨」。　〔二〕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周文王重賢用虎臣」。

〔三〕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我見他急走出介休來」。　〔四〕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你服孝在身休降階」。　〔五〕掉書袋：底本「掉」作「調」，今改。　〔六〕脈望館本、古名家本無此曲。　〔七〕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將軍你是个輔皇朝梁棟材，佐國家將相胎。」　〔八〕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掃蕩塵埃，平定沙塞，肅靖（清）邊界。」　〔九〕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唐元帥捧轂推輪重賢才，那其間敢把你个將軍來待。」　〔一〇〕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此事從頭奏開」。　〔一一〕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我我點鋼槍扶持唐社稷，水磨鞭保佐李江山。」　〔一二〕以上四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據他那美人才，合教他挂印懸牌」。　〔一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我仗義能施離舊主，赤心報國輔朝庭。」

第二折

（淨扮元吉同丑扮段志賢、卒子上，詩云）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的朝陽門，便是大黃庄。自家不是別人，三將軍元吉是也。這個將軍是段志賢。我哥哥唐元帥領兵收捕劉武周，與尉遲交戰，被我將尉遲引至介休城，將軍兵圍住。我則想殺了這匹夫，不想俺哥哥收留了他。如今俺哥

哥親自去京師奏知聖人，要與他加官賜賞。兄弟，你可知我恨他？（段志賢云）三將軍，你爲何恨他？（元吉云）兄弟也，想前〔二〕此一日，在赤瓜峪，我與尉遲交戰時，他曾打了我一鞭，打的我吐血數里。他如今可降了唐，我這寃讐幾時得報？（段志賢云）三將軍，要報這一鞭之讐也容易。（元吉云）哥，你有甚計策？（段志賢云）如今唐元帥往京師去了，你守着營寨。你喚尉遲恭來，尋他些風流罪過，則說他有二心，將他下在牢中，所算了他性命。等唐元帥回來時，則說他私下領着本部人馬，還要回他那山後去，被我趕上拿回來，下在牢中，那厮氣性大的，這一氣就氣殺了也。這個計較可不好那！（元吉云）此計大妙！你那裏是我的哥，便是我親老子也設不出妙計來。左右那裏？喚將尉遲恭來者！（卒子云）尉遲恭安在？（尉遲云）某尉遲恭，自從降了唐，有三將軍元吉呼喚，不知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卒子報科，云）敬德來了也。（元吉云）着他過來。（見科，尉遲云）三將軍，呼喚敬德那廂使用？（元吉云）敬德你知罪麽？（尉遲云）敬德不知罪。（元吉云）你劃地不知罪哩！你昨日夜晚間，和你那本部下人馬商量，還要回你那山後去，是麽？（尉遲云）三將軍，想敬德初降唐，無寸箭之功，唐元帥如此重待，又去京師奏知聖人，取我牌印去了，某豈有此心也？（元吉云）這厮强嘴哩！左右，把這匹夫下在牢中去。（卒子拿科）（尉遲云）罷、罷、罷！我尉遲恭當初本不降唐來，都是唐元帥、徐茂公説着我降唐；今日將我下在牢中，這元吉當初在赤瓜峪我曾打了他一鞭，他記舊日之讐，陷害我性命。天也，教誰人救我咱？（下）（段志賢云）三將軍，此計何如？（元吉云）老段，好計！我如今吩咐看守的人，則要死的不要活的。若是死了尉遲恭，則顯我老三好漢。

凭着我這一片好心，天也與我個條兒糖吃。(下)(外扮單雄信上，云)某單雄信是也〔二〕。幼習韜略之書，長而好武，無有不拈，無有不會。使一條狼牙棗槊，有萬夫不當之勇，在俺王公洛陽王世充麾下。今有唐元帥無禮，要領兵前來偷觀俺洛陽城，更待乾罷！是俺奏知王公，就着俺統領十萬雄兵，擒拿唐元帥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詩云)他逞大膽心懷奸詐，入洛陽全然不怕。若趕上唐將元戎，我和他決無乾罷！(下)(正末上，云)，某唐元帥。自從收捕了尉遲恭，某自往京師奏知聖人去。來到這途中，後面塵土起處，兀的不有人馬趕將來也！(徐茂公慌上，云)某徐茂公。自從唐元帥去了，不想元吉思舊日之讐，如今把敬德下在牢中。我須親趕唐元帥回來，救敬德之難。兀那前面不是元帥？元帥且住者！我有說的話。(正末云)軍師，你爲何趕將來？(徐茂公云)自從元帥去了，〔三〕不想三將軍記舊日之讐，如今把敬德下在牢中；誣言他有二心，思量重回山後去。若是敬德有些好歹，顯的俺等言而無信了。因此一徑的趕元帥回去，救敬德之難也。(正末云)軍師，我觀敬德豈有此心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是他新，咱須〔四〕舊，沒揣的結下冤讐〔五〕。你道他尉遲恭又往那沙陀走，咱可也慢慢的相窮究。

【滚綉球】他有投明弃暗的心，拿雲握霧的手，休猜做人中禽獸；論英雄堪可封侯。凭着他相貌搊，武藝熟，上陣處只顯的他家馳驟；都是我幾遭兒撫順的情由。據着他全

忠盡孝真良將，怎肯做背義忘恩那死囚？乾費了百計千謀！〔六〕

（徐茂公云）元帥，你且休往京師去，疾回營中救敬德去來。（正末云）咱便回營救敬德去也。（下）（元吉同段志賢上，詩云）我元吉天生有計謀，生拿敬德下牢囚。只待將他盆吊死，單怕他一拳打的我做春牛。〔七〕自從把尉遲下在牢裏，我則要所算了他性命；又被這不知趣的徐茂公左來右去打攪，怎生是好？（段志賢云）三將軍，你不知，如今軍師見你把敬德下在牢裏，親自趕唐元帥去了。（元吉云）不妨事。便唐元帥回來問我時，我自有話說。（正末同徐茂公上，云）可早來到營門首也。左右接了馬者。（徐茂公云）報復去，你說唐元帥同軍師下馬也。（卒子云）喏，有唐元帥同軍師下馬也。（段志賢云）如何？我說軍師趕元帥去了也。（元吉云）不妨事。我接待去。（見科，云）呀，哥哥來了也。請坐！（正末云）三將軍，敬德安在？（元吉云）哥哥，你說敬德那厮？他是個忘恩背義的人。想俺怎生看待他來，剛剛你去了，他領着本部人馬夜晚間要私奔，還他那山後去。早是我知道的疾，我慌忙領着些人馬趕到數里程途，着我拿得回來；我待殺壞了，爭奈元帥你可不在，且將他下在牢中，則等元帥回來。把這厮殺了罷！若不殺了他，久已後也是去的。（正末云）兄弟，我觀敬德敢無此心。（元吉云）哥也，知人知面不知心。你道無二心呵，他怎生背了劉武周投降了俺來？這等人到底不是個好的。不殺了要他何用？（正末云）兄弟，投至俺得這敬德呵，非同容易；你若殺了他，可不做的個閉塞賢路麽？（元吉云）元帥，想昔日劉沛公手下英布、彭越、韓信，立起十大功勞，後來蕭何定計誅了英布，醢了彭越，斬了韓信。你道三個將軍有甚麽罪過，尚然殺壞了；量這

敬德打甚麼不緊！趁早將他哈喇了也還便宜。你若早些結果了他，哥也，我買條兒糖謝你。（正末云）兄弟，你則知其一，不知其二。（唱）

【倘秀才】那一個彭越呵他也曾和舍人〔八〕出口，那一個韓信呵他也曾調陳豨執手，那一個英布呵他使一勇性强占了九州。可不道『千軍容易得、一將最難求』？怎學那蕭何的做手！〔九〕

（徐茂公云）元帥，你只喚出敬德來，自問他詳細，便見真假。（正末云）這也說的是。小校，喚將敬德來。（元吉云）拿將敬德來！（尉遲帶枷上，云）事要前思，免勞後悔。想當日降唐之後，唐元帥往京師去了；不想三將軍元吉他記我打了他一鞭之讐，將我下在牢中。不期唐元帥半路回來，我今見元帥去。（見科）（尉遲云）元帥可不道招賢納士哩。（正末云）三將軍，敬德有何罪，將他下在牢中？（元吉云）元帥你不知，自你去後，他有二心，領着他那本部人馬要往本處山後去，早是我趕回來。想敬德我有何虧負着他來？（尉遲云）元帥，三將軍記那一鞭之讐，敬德并無此心！（正末云）既然這般，我親釋其縛。我欲待往京師奏知聖人，取將軍牌印來；誰想將軍要回去。可不道『心去意難留，留下結冤讐？』（尉遲云）我敬德并無此心！（正末云）軍師，安排酒果來。（元吉云）倒好了他！他有二心要回山後去，這等背義忘恩，又饒了他，不殺壞又與餞行，那裏有這等道理！（正末唱）

【脫布衫】他厮知重不敢擡頭，我再相逢争忍凝眸？君子人不念舊惡，小人兒自來悔後。

（云）左右，將酒來。我與敬德遞一杯送行。（把酒科，云）將軍滿飲一杯。（唱）

【小梁州】我這裏親送轅門〔一〇〕捧玉甌，將軍你莫記寃讐。（云）左右將一餅金來。（卒子云）金在此。（尉遲云）元帥要這金做甚麽？（正末云）將軍，（唱）這金權爲路費酒消愁。指望待常相守，誰承望心去意難留！

（尉遲云）我敬德本無二心；元帥既然疑我，男子漢既到今日，也罷也罷！要我這性命做甚麽？我不如撞階而死！（正末扯科，云）哎，敬德又説無此心，三將軍又是那樣説！（向元吉云）兄弟，如今我也難做主張。叫你那同去趕那敬德的軍士們來，我試問他一番；待他説出真情來，便着敬德也肯心服。（元吉背云）這個却是苦也！他那裏曾走，我那曾趕他？他便走我也不敢趕他去。如今叫軍士們説出實話來，却是怎了？也罷，我有了！（回云）哥哥，你差了也。那時節聽的這厮走了，還等的軍士哩？我只騎了一匹馬，拿着個鞭子，不顧性命趕上那敬德。他道『你來怎的，』我道『你受我哥哥這等大恩，你怎逃走了？你下馬受死。』他惱將起來，咬着牙拿起那水磨鞭照着我就打來。哥哥，那時節若是别個也着他送了五星三；誰想是你兄弟老三，我又没甚兵器，却被我側身躲過，只一拳，璫的一聲把他那鞭打在地下。他就忙了，叫『三爺饒了我罷，』我也不聽他説，是我把右手帶住馬，左手揪着他眼睫毛，順手牽羊一般牽他回來了。（尉遲云）那有這事來！（正末云）敬德他

一員猛將，如何這等好拿？我且問軍師咱。（向茂公云）軍師你聽者，想是敬德真個走來？（徐茂公云）敬德也是個好漢，三將軍平日却是個不說謊的。（元吉云）我若不說謊就遭瘟。（徐茂公云）如今與元帥同到演武場，着敬德領人馬先走，着三將軍後面單人獨馬趕上去，拿的轉來，這便見三將軍是實；拿不來便見敬德是實。（元吉背云）老徐却也忒潑賴！這不是說話，這是害人性命哩。（正末云）此說最是。（元吉云）那時也只乘興而已，倖者不可屢僥。哥哥要饒他便罷，不消來勒掯我。（尉遲云）三將軍也不消恁的。我如今單人獨馬前行，你拿棚來，你捉的住，我情願認罪；你刺的死，我情願死。（元吉笑科，云）我老三不是誇口，我精神抖擻，機謀通透，平日曾怕那個？我和你便上演武場去。（入場，敬德先行科，元吉刺棚被奪隊馬科）（元吉云）我馬眼叉。（換馬如前科）（元吉云）我手雞爪風兒發了。（又趕如前科）（元吉云）俺肚裏又疼，且回去吃鍾酒去着。（正末云）原來如此！敬德，則今日俺與你同見聖人去來。（尉遲云）這般呵謝了元帥！（正末唱）

【幺篇】我和你如今便往朝中奏〔二〕。（尉遲云）則是三將軍記那一鞭之讐。（正末唱）將從前事一筆都勾。（元吉云）我也不和他一般見識。（正末唱）將軍你莫愁〔三〕。從今後，休辭生受，則要你分破帝王憂。

（卒子慌上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王世充手下前部先鋒單雄信特來索戰。〔一三〕（尉遲云）元帥，那單雄信只消差三將軍去拿他，也不用多撥人馬，只一人一騎包拿來了。（元吉云）何如？我

道你也服了我老三的手段。(正末云)是。就撥五千人馬，着兄弟做先鋒，與我擒拿單雄信去來。(唱)

【上小樓】你道是精神抖擻，又道是機謀通透；雄信兵來，索要相持，你合承頭。想着你單鞭的、拿敬德，這般誇口，又何況那區區洛陽草寇？

(元吉云)適纔你兄弟說要，當真就差我交鋒去？(做叫疼科，云)哎喲！一時間肚疼起來，待我去營中略睡一睡。(做出科)(詩云)老三做事忒搠搜，差去爭鋒不自由。如今只學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下)(尉遲云)元帥，想尉遲恭初來降唐，無寸箭之功，情願引領本部人馬，與他交鋒去。(正末云)不必將軍去，我正要看洛陽城池。如今領百十騎人馬，同段志賢打探，就觀看洛陽城去。(唱)

【幺篇】我正待看洛城、窺戰守，因此上息却鉦鼙、偃却旗旛、減却戈矛。(尉遲云)元帥休小覷了單雄信。他人又强，馬又肥，使一條狼牙棗木槊，有萬夫不當之勇。若只是這等，恐怕有失。(正末云)不妨事。(唱)雖然他人又强、馬又肥，也拚的和他歹鬥。難道我李世民便落人機彀？

(徐茂公云)既然這般，元帥你要觀看他洛陽城，元帥先行，我與敬德將軍隨後來接應元帥來。(正末云)軍師說的是。我與段志賢先行，軍師與敬德隨後來接應者。(尉遲云)我就跟的元帥去，可不好那？(正末唱)

【隨煞尾】則這割雞焉用牛刀手，小將那消大帥收？管教六十四處征塵一掃休，十八處改年號的出盡了醜。（一四）（徐茂公云）元帥，這一去則願你鞭敲金鐙也。（正末唱）那時節將軍容再修，將凱歌齊奏，你可也早些兒准備安排着這個慶功的酒。（下）

（段志賢云）雖然如此，還要與三將軍一別。三將軍安在？（元吉上，云）我適纔到營帳裏打的一個盹，這肚就不疼了。正待要去厮殺，我哥哥便等不得自家去了。（段志賢云）三將軍、軍師勿罪，我同元帥先去也。（元吉云）老段，則要你小心在意者。（段志賢下）（徐茂公云）三將軍，你領兵合後；我與敬德先接應元帥去來。（元吉云）軍師先行，我在後領兵再來接應你。敬德，據理來饒你不得；看俺哥哥面上，你且寄頭在項。此一去若有疏失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尉遲云）三將軍，別人不知，你可知我那水磨鞭來。我這一去遇着那單雄信呵，只着他鞭梢一指，頭顱早粉碎也。（詩云）捨生容易立功難，誰似吾家力拔山？則這水磨鋼鞭一騎馬，不殺無徒誓不還。（徐同下）（元吉云）我要殺了這匹夫來，不想俺哥哥回來救了。也罷，我這一去好歹要害了他。若殺了敬德呵，纔報的我這一鞭之讐！軍師着我做合後，我只是慢慢的去，等他救應不到，必有疏失，豈不是一計？（下）

校記

〔一〕前：原誤刻爲「當」，今改。　〔二〕此句之前，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有上場詩：「三十男兒鬢未斑，好將英勇鎮江山。馬前自有封侯劍，何用區區筆硯間。」　〔三〕去了：底本「去」作「來」，顯誤，今改。　〔四〕須：原形近誤爲「頭」，今改。　〔五〕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親不擇骨肉，賞不避仇讐。」　〔六〕此曲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有上場詩：「三十男兒鬢未斑，好將英勇不辭生受，我可便幾遭兒撫順情由。據着他忠肝義膽真良將，則爲俺定計鋪謀出介休。咱可也納諫如流。」　〔七〕以上四句上場詩，古名家本作：「事有足濯，物有故然。」脈望館本將「足濯」改爲「定數」。　〔八〕舍人：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英布」。　〔九〕此句古名家本作：「怎做的蕭何使智謀？」　〔一〇〕親送轅門：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執盞擎臺」。　〔一一〕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我將此事便往君王行奏。」　〔一二〕愁：原作「仇」，今改。　〔一三〕此處以下至本折末尾，脈望館本、古名家本較爲粗疏，并缺〔上小樓〕、〔幺篇〕二曲。然大致情節與底本相仿。　〔一四〕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六十四處干戈一掃休，十八般征塵直交一鼓收。」脈望館本無此二句。

第三折

（單雄信跚馬引卒子上，云）某單雄信是也。聽知的唐元帥領着段志賢觀看我洛陽城，更待乾罷！

某領三千人馬趕去來。(下)(段志賢跚馬上,云)某段志賢。我唐元帥觀看他洛陽城,不想單雄信領兵趕將來了,怎好也?(單雄信趕上科,云)段志賢及早下馬受降!(調陣科)(段志賢云)我近他不的。跑、跑、跑!(下)(單雄信云)這厮走了也,更待乾罷!不問那裏趕將去!(下)(正末跚馬上,慌科,云)怎生是好?我正觀看洛陽城,不想撞着單雄信領兵趕將來。段志賢不知在那裏,可怎生是好?(單雄信上,云)李世民少走!你那裏去?及早下馬受降!(正末唱)

【越調·鬥鵪鶉】人一似北極天蓬,馬一似南方火龍;他那裏縱馬橫槍,將咱來緊攻。他急似雷霆,我疾如火風;我這裏走的慌,他可也趕的凶〔一〕。似這般耀武揚威,争强奮勇!

【紫花兒序】我恨不的脇生雙翅,項長三頭。他道甚麽『休走唐童』,恰便似魚鑽入絲網、〔二〕鳥撲入樊籠。匆匆,馬也,少不的上你凌烟第一功,則要得四蹄挪動!只聽的喊殺聲聲,更催着戰鼓蓬蓬。

(單雄信云)趕入這榆科園來了也。你待走的那裏去?(正末唱)

【耍三台】待把我征騁縱,殘生送。(徐茂公跚馬慌上,云)兀的不是元帥!(做揪雄信科)(徐茂公云)將軍且暫住一住!(單雄信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徐茂公。你放手!(正末唱)呀,原來是軍師

茂公！（徐茂公云）元帥，你快逃命走！（單雄信云）徐茂公，你放手！（正末唱）他道我已得命好從容，且看他如何作用。〔三〕則要你拿雲手緊將袍袖封，談天口說轉他心意從。你便是騙英布的隋何，說韓信的蒯通！

（單雄信云）徐茂公，你放手！往日咱兩個是朋友，今日各爲其主也。（徐茂公云）將軍，看俺舊交之情！（單雄信云）你兩次三番則管裏扯住我。罷！我拔出劍來，你見麽？我割袍斷義，你若再趕將來，我一劍揮之兩段！（徐茂公云）似此可怎生了也！（正末唱）

【調笑令】見那厮不從，支楞楞扯出霜鋒，呀，我見他盡在嘻嘻冷笑中；我見他割袍斷袖絕了朋情重，越惱的他忿氣冲冲。不争這單雄信推開徐茂公，天也，誰搭救我這微躬？

（徐茂公云）不中！我回營中取救軍去來。（下）（單雄信云）徐茂公去了也。李世民，你及早下馬受降！（正末云）我手中有弓可無箭。兀那單雄信，你知我擅能神射，我發箭你看。（單雄信云）他也合死！手中有弓無箭，量你到的那裏？（正末唱）

【小桃紅】手中無箭慢張弓，頻把這虛弦控。〔四〕原來徐茂公臨陣不中用！（敬德跚馬上，叫云）單雄信慢走！（正末唱）則聽的語如鐘，喝一聲响亮春雷動。縱然他有些耳聾，乍聞來也須怕恐！〔五〕（尉遲云）單雄信勿傷吾主！（正末云）原來是敬德救我哩！（唱）高叫道『休傷俺主人公。』（單雄信云）那裏走將這個賣炭的來？這厮劃馬單鞭，量你何足道哉！（尉遲云）單雄

信休得無禮！（做調陣科）（正末唱）

【禿厮兒】尉遲恭威而不猛，單雄信戰而無功。我見他格截架解不放空，起一陣殺氣黑濛濛〔六〕，遮籠。

【聖藥王】這一個槍去的疾，那一個鞭下的猛，半空中起了一個避乖龍；那一個雌，這一個雄，珪玎璫鞭槊緊相從。好下手的也尉遲恭！

（尉遲打雄信下，云）元帥，若不是我尉遲恭來的早呵，險些兒落在他彀中；被某一鞭打的那厮吐血而走，被我奪了那厮的棗木槊也！（正末云）若不是將軍來呵，那裏取我這性命！則今日我與將軍同見聖人去來。（尉遲云）量尉遲恭有何德能？則是仗元帥虎威耳。（正末云）壯哉、壯哉！不枉了好將軍也！（唱）

【收尾】我則見忽的戰馬交，猝〔七〕的棗槊起，颼的鋼鞭重，把一個生硬漢打的來渾身盡腫！哎，則你個打單雄信的尉遲恭，不弱似喝婁煩他這個霸王勇！（同下）

校記

〔一〕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他那里手不停、口不寧」。

〔二〕此處以下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

「綫斷風箏，誰敢道消停，馬也，少不的凌烟閣標名，則要你四蹄挪動。則聽的戰鼓聲催，殺氣遮籠。」〔三〕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他道是你得命且逃生，人和馬暫惚。」「惚」，脈抄本改爲「鬆」。〔四〕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再把我征驄縱」。〔五〕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尉遲恭，威而不猛，先後相從。」〔六〕黑濛濛：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罩長空」。〔七〕猝：底本作「出」，音近借用，今改。

第四折

（徐茂公上，詩云）帥鼓銅羅一兩敲，轅門裏外列兵刀。將軍報罷平安喏，緊捲旗旛再不搖。〔一〕某乃徐茂公是也。今唐元帥與單雄信在榆科園交戰，某見唐元帥大敗虧輸，忙差尉遲恭接應唐元帥去了，未知輸贏勝敗。使的那能行快走的探子看去，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探子上，云）一場好厮殺也呵！（唱）

【黃鐘・醉花陰】大路上難行落荒裏踐，兩隻脚驀嶺登山快攆。〔二〕走的我一口氣，似攛椽。若見俺軍師，一一的都分辯。（見科，云）報、報、報！（徐茂公云）好探子，他從那陣上來。你只看他喜氣旺色，那輸贏勝敗早可知了也！（詩云）我則見雉尾金環結束雄，腰間斜插寶雕弓。〔三〕兩脚能行千里路，一身常伴五更風。金字旗拿畫桿赤，長蛇槍拂絳纓紅。兩陣相當分勝敗，盡在來人啓口中。兀那探子，單雄信與唐元帥怎生交鋒？你喘息定了，慢慢的說一遍咱。（探子唱）聽小人話

根源：只説單雄信今番將手段展。〔四〕

【喜遷鶯】早來到北邙前面，猛聽的鑼鼓喧天；那軍不到三千，擁出個將一員。雄糾糾威風武藝顯，是段志賢立陣前。一個待功標汗簡，〔五〕一個待名上凌烟。

（徐茂公云）原來是單雄信與某家段志賢交馬。兩員將撲入垓心，不打話來回便戰。三軍發喊，二將争功。陣上數聲鼙鼓擂，軍前兩騎馬相交。馬盤馬折，千尋浪裏竭波龍；人撞人冲，萬丈山前争食虎。一個似摔碎雷車霹靂鬼，一個似擘開華岳巨靈神。端的是誰輸誰贏？再説一遍。（探子唱）

【出隊子】兩員將刀回馬轉，迎頭兒先輸了段志賢。唐元帥敗走恰便似箭離弦，單雄信追趕似風送船，尉遲恭旁觀恰便似虎視犬。

（徐茂公云）誰想段志賢輸了也！背後一將厲聲高叫道：單雄信不得無禮！你道是誰？乃尉遲敬德出馬。好將軍也！（詩云）他是那虎體鳶肩將相才，六韜三略貯胸懷。遇敵只把單鞭舉，救難慌騎劃馬來。捉將似鷹拿狡兔，挾人如母抱嬰孩。若非真武臨凡世，便應黑煞下天臺。俺尉遲敬德與單雄信怎生交戰？探子，你喘息定了，慢慢的再説一遍咱。（探子唱）

【刮地風】揣、揣、揣加鞭，不刺刺走似烟，一騎馬走〔六〕到跟前。單雄信棗槊如秋練，

正望心穿；見忽地將鋼鞭疾轉，〔七〕骨碌碌怪眼睜圓。尉遲恭身又驍、手又便〔八〕，單雄信如何施展？則一鞭偃了左肩，滴流撲墜落征驌；不甫能躲過唐童箭，呀，早迎着敬德鞭！

（徐茂公云）原來敬德手搭着竹節鋼鞭與單雄信交戰。好鋼鞭也！（詩云）軍器多般分外別，層層疊疊攢霜雪。有如枯竹節攢成，渾似烏龍尾半截。千人隊裏生殺氣，萬衆叢中損英傑。饒君披上鎧三重，抹着鞭梢骨節折。敬德舉鞭在手喝聲着，單雄信丟了棗槊、口吐鮮血、伏鞍而走。好將軍也！扶持宇宙，整頓江山，全凭着打將鞭，怎出的拿雲手！鞭起處如烏龍擺尾，將落馬似猛虎離巢。胡敬德世上無雙，功勞簿堪書第一。此時俺主唐元帥却在那裏？探子，你喘息定了，慢慢的再說一遍咱。（探子唱）

【四門子】俺元帥勒馬親回轉，展虎軀驟駿騀。看他一來一往相交戰，是誰人敢占先？那一個奔，這一個趕，將和軍躲的偌近遠。剛崦裏藏，休浪裏潛，馬兒上前合後偃。

（徐茂公云）單雄信輸了也！（詞云）他只待拋翻狼牙箭，扯斷寶雕弓；撞倒麒麟和獬豸，冲開猛虎與奔熊。好敬德也！他有那舉鼎拔山力，超羣出世雄。鋼鞭懸鐵塔，黑馬似烏龍。殺人無對手，上陣有威風。壯哉！唐敬德歸來拜鄂公。〔九〕今若敬德不去，俺主唐元帥可不休了。兀那探子，你再說一遍咱。（探子唱）

【古水仙子】呀、呀、呀猛望見，便、便、便鐵石人見了也可憐。他、他、他袋內有彎弓，壺中無隻箭；待、待、待要布展怎地展？錚、錚、錚兩三番迸斷了弓弦。走、走、走一騎馬逃入榆科園，來、來、來兩員將遶定榆科轉，見、見、見更狠似美良川！

（徐茂公云）單雄信大敗虧輸，俺尉遲恭贏了也！探子無甚事，賞你一隻羊兩罎酒，一個月不打差，你回營中去罷。（探子唱）

【煞尾】俺元帥今年時運顯，施逞會剗馬單鞭。則一陣殺的那敗殘軍，急離披走十數里遠。（下）〔一〇〕

（徐茂公云）尉遲恭鞭打了單雄信，俺這裏贏了也！此一番回去可不羞殺了三將軍元吉！一壁廂椎翻牛，窖下酒，做個大大的筵宴，等元帥還營。一來賀喜，二來賞功。已早吩咐的齊備了也。（詩云）胡敬德顯耀英雄，單雄信有志無功。聖天子百靈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下）

題目　單雄信斷袖割袍〔一一〕

正名　尉遲恭單鞭奪槊

校記

〔一〕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一寸筆尖三尺鐵，同抉社稷立乾坤。」〔二〕抉擡：底本「擡」作「撚」，

今改。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跳澗」。〔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金環雙插雉鷄翎，背控金梢鵲畫弓。」〔四〕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歸入〔喜遷鶯〕曲中。〔五〕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一个要興心報國。」〔六〕走，原作「賸」，據脈望館本改。〔七〕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見忽地將虎靠忙搧。」〔八〕此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尉遲恭擔棗槊。」〔九〕以上三句，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作：「上陣軍兵怕，厮殺氣騰騰。挾人唐敬德，敕賜鄂國公。」〔一〇〕「下」字據脈望館本補。〔一一〕斷袖割袍：脈望館本作「割袍斷義」，古名家本作「割禮斷義」。

詐妮子調風月

劇目說明

本劇為關漢卿撰當無可懷疑，諸本《録鬼簿》於關氏名下均有著録。現存《元刊雜劇三十種》本，今以之為底本，用近人各種校訂本參校（詳見《關張雙赴西蜀夢》劇目說明）。

第一折

（老孤、正末一折）（正末、卜兒一折）（夫人上，云住）（正末見夫人住）（夫人云了，下）（正末書院坐

定)(正旦扮侍妾上,云)夫人言語道:『有小千户到來,教燕燕服侍去,別個不中,則你去。』想俺這等人好難呵!(唱)

【仙呂·點絳唇】半世爲人,不曾教大人心困。雖是搽胭粉,只爭不裹頭巾,將那等不做人的婆娘恨。

【混江龍】男兒人若不依本,分一個〔一〕搶白是非兩家分。壯鼻凹硬如石鐵,教滿耳根都做了燒雲。普天下漢子儘教〔二〕都先有意,牢把定自己休不成人。雖然兩家無意,便待一面成親,不分曉便似包着一肚皮乾牛糞。知人無意,及早抽身。

【油葫蘆】大剛來婦女每常川有些没事狠〔三〕,止不過人道村,至如那『村』字兒有甚辱家門?更怕我脚踏〔四〕虛地難安穩,心無實事自資隱。即漸了虛教做實假做真,直到說得教大半人評論,那時節旋洗垢,不盤根。

【天下樂】合下手休教惹議論。(見末了)(末云了)(正旦唱)哥哥的家門,不是一跳身。(末云了)(正旦捧砌末唱)

也記得真,喚做『麼合羅小舍人』。

(末云了)(正旦唱)燕燕敢道末?(末云了)(正旦唱)和哥哥外名燕燕

【那吒令】等不得水温，一聲要面盆；恰遞與面盆，一聲要手巾；却執與手巾，一聲解紐門。使的人無淹潤，百般支分。

（末云了）（正旦笑云）量姊妹房裏有甚好？（唱）

【鵲踏枝】入得房門，怎回身？一個〔五〕獨卧房兒窄窄别别，有甚鋪陳？燕燕己身有甚麽孝順？拗〔六〕不過哥哥行在意殷勤。（末云了）（正旦唱）

【寄生草】卧地觀經史，坐地對聖人。你觀的〔七〕國風雅頌施詁訓，誦的典謨訓誥居堯舜；（末云）（正旦唱）說的温良恭儉行忠信。燕燕子理會得龍盤虎踞滅燕齊，誰會甚兒婚女聘成秦晉？

（末云）這書院好。（正旦唱）

【幺篇】這書房存得阿媽，會得客賓。翠筠月朗龍蛇印〔八〕，碧軒夜冷燈香信，緑窗雨細琴書潤。每朝席上宴佳賓，抵多少『十年窗下無人問』！

（末云住）（正旦唱）

【村里迓鼓】更做道一家生女，百家求問，才説貞烈，那里取一個時辰？見他語言兒栽排得淹潤，怕不待言詞硬，性格村，他怎比尋常世人。

（末云了）（正旦唱）

【元和令】無男兒只一身，擔寂寞受孤悶；有男兒囈〔九〕夢入勞魂，心腸百處分。知得有情人不曾來問肯，便待要成眷姻。

【上馬嬌】自勘婚，自說親，也是『賤媳婦貴媒人』。往常我冰清玉潔難侵近，是他親，只管教、話兒親〔一〇〕。我煞待嗔，我便惡相聞。

【勝葫蘆】怕不依隨蒙君一夜恩，爭奈忒達地，忒知根，兼上親上成親好對門。覷了他兀的模樣，這般身分，若脫過這好郎君。

【么篇】教人道『眼裏無珍一世貧』；成就了又怕辜恩。若往常烈燄飛騰情性緊。若一遭兒恩愛，再來不問，枉侵了這百年恩。

（云）怎末你不志誠？（末云了）（正旦唱）

【後庭花】我往常笑別人容易婚，打取一千个好噫噴；我往常說貞烈自由性，嫌輕狂惡盡人。不爭你話兒親，自評自論：這一交直是狠，虧折了難正本。一個個忒忕新，一個個不是人。

【柳葉兒】一個個背槽拋糞，一個個負義忘恩。自來魚雁無音信，自思忖不審得話兒真。

枉葫蘆提了『燕爾新婚』。

（調讓了）（正旦云）許下我的休忘了。（末云了）（旦出門科）（唱）

【賺煞尾】忽地却掀簾，兜地回頭問，不由我心兒裏便親。你把那并枕睡的日頭兒再定輪，休教我逐宵價握雨携雲。過今春，先教我不擊腰裙，便是半簸箕頭錢撲個復純。教人道『眼裏有珍』，你可休『言而無信』！（云）許下我包髻、團衫、綢〔一一〕手巾。（唱）專等你世襲千户的小夫人。（下）

校記

〔一〕一個：底本誤連爲「不」字，今改。　〔二〕儘教：底本「教」字原缺，依元劇用語慣例補。徐本補校爲「做」。

〔三〕事狠：底本音假爲「是哏」，今改。　〔四〕蹅：底本作「查」，從徐本、北大本改。　〔五〕一個：底本誤連爲「廳」，今改。　〔六〕拗：底本訛爲「描」，今改。　〔七〕的：底本脱，據下句補。　〔八〕印：底本作「衚」，乃「胤」之誤，「胤」乃「印」之音假，叶韻，從徐本、鄭本改。　〔九〕囈：底本音假爲「意」，據徐本、寧希元稿本改。

〔一〇〕此兩句「親」字，底本均音假爲「因」，今改。　〔一一〕綢：底本作「由」，乃「紬」之筆省。「紬」即「綢」。

第二折

（外孤一折）（正末、外旦郊外一折）（正末、六兒上）（正旦帶酒上，云）却共女伴每蹴罷秋千，逃席的走來家。這早晚小千户敢來家了也。（唱）

【中吕·粉蝶兒】年例寒食，鄰姬每鬥來邀會，去年時没人將我拘管收拾。打秋千，閒鬥草，直到個昏天黑地；今年個不敢來遲，有一個未拿着性兒女婿。

（做到書院見末云）你吃飯未？（末不耐煩科）（正旦唱）

【醉春風】因甚把玉粳米牙兒抵，金蓮花攢枕倚？或嗔或喜臉兒多，哎，你、你！教我没想没思，兩心兩意，早晨古自一家一計。

（正旦云）我猜你咱。（末云）（正旦唱）

【朱履曲】莫不是郊外去逢着甚邪祟？又不瘋又不呆痴，面没羅、呆答孩、死堆灰，這煩惱在誰身上？莫不在我根底，打聽得些閒是非？

（末云了）（旦審住，云）是了！（唱）

【滿庭芳】見我這般微微喘息，語言恍惚，脚步兒查梨。慢鬆鬆胸帶兒頻挪繫，裙腰兒空閒裏偷提。見我這〔一〕般氣絲絲偏斜了鬏髻，汗浸浸折皺了羅衣。誰〔二〕似你這般狂心計，一番家搓揉人的樣勢？休胡猜人，短命黑心賊！

（末云了）（正旦云）你又不吃飯也，睡波。（末更衣科）（正旦唱）

【十二月】直到個天昏地黑，不肯更換衣袂。把兎鶻〔三〕解開，掙叩相離；把襖子疏刺刺鬆開上拆，將手帕撇漾在田地。

（末慌科）（正旦唱）

【堯民歌】見那厮手慌脚亂緊收拾，被我先藏在香羅袖兒裏。是好哥刺和我做頭敵，咱兩個官司有商議。休提！休提！哥哥撇下的手帕是阿誰的？

（末云了）（正旦唱）

【江兒水】老阿者使將來服侍你，展污了咱身己〔四〕。你養着別個的，看我如奴婢，燕燕那些兒虧負你？

（旦做住）（末告科）（正旦唱）

【上小樓】我敢摔碎這盒子，玳瑁納子，交石頭砸碎；（帶云）這手帕，〔五〕（唱）剪了做

靴檐，染了做鞋面，攞了做鋪持。〔六〕一萬分好待你，好覷你！如今刀子根底，我敢割得來粉零麻碎！

（末云了）（正旦云）直恁值錢！（唱）

【幺】更做道你好處打喚來的，却怎看得非輕，看得值錢，待得尊貴？這兩下裏，撚綃的，有多少功績，到重如細攙絨綉來胸背？

（云了）

【哨遍】并不是婆娘人把你抑勒，招取那肯心兒自說來的神前誓。天果報，無差移。只爭個來早來遲！限時刻，十王地藏，六道輪迴，單勸化人間世。善惡天心人意，『人間私語，天聞若雷』。但年高都是積善〔七〕好心人；早壽夭都是辜恩負德賊。好說話清晨，變了卦今日，冷了心晚夕！

（末云）（正旦出來科）（唱）

【耍孩兒】我便做花街柳陌風塵妓，也無那則忺過三朝五日。你那浪心腸看得我忒容易，欺負我是半良半〔八〕賤身軀。半良身情深如你那指腹爲親婦；半賤體意重似拖麻拽布妻。想不想在今日，都了絕爽利，休盡我精細。

（云）我往常伶俐，今日都行不得了呵！（唱）

【五煞】別人瞬眉我早舉動眼，道〔九〕頭知道尾。你這般沙糖般甜話兒多曾吃。你又不是『殘花醞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自笑我狂踪跡。我往常受那無男兒煩惱，今日知有丈夫滋味。

【四煞】待爭來怎地爭？待悔來怎地悔？怎補得我這有氣分全身體？打也阿兒包髻真價要戴〔一〇〕，與別人成美況團衫怎能夠披？他若不在俺宅司內，便大家南北，各自東西。

【三煞】明日索一般供與他衣袂穿，一般過與他茶飯吃，到晚送得他被底成雙睡。他『做成煖帳三更夢』，我『撥盡寒爐一夜灰』。有句話存心記：則願得辜恩負德，一個個陰子封妻！

【二煞】出門來一脚高一脚低，自不覺鞋底兒着田地。痛連〔一一〕心除他外誰跟前說，氣夯破肚別人行怎又不敢提！獨自向銀蟾底，則道是孤鴻伴影，幾時吃四馬攢蹄？

【尾】呆敲才、呆敲才，休怨天；死賤人、死賤人，自罵你。本待要皂腰裙，剛待要藍包髻，則這的是折桂攀高落得的！（下）

校記

〔一〕「這」字底本缺，據此曲首句補。　〔二〕「誰」字原缺，據文意補。　〔三〕鶻：底本音假爲「胡」，今改。下同。　〔四〕「身己」原作「身起」，音近借用。　〔五〕（帶云）這手帕：五字底本缺，據文意補。　〔六〕此三句底本作：「剪了靴檐、染了鞋面，做舖持」。按，〔上小樓〕曲這三句是彼此相對的，今補。　〔七〕善：底本形近誤爲「幸」，據鄭本改。　〔八〕半：底本誤爲「不」，據下二句文意改。　〔九〕道：底本音假爲「到」，從徐本改。　〔一〇〕價要戴：底本三字音假作「加要帶」，今改。按：「真價要戴」與下句「怎能够披」相對。　〔一一〕連：底本音假作「憐」，從徐本改。

第三折

（孤一折）（夫人一折）（末、六兒一折）（正旦上，云）好煩惱人呵！（長吁了）（唱）

【越調・鬥鵪鶉】短嘆長吁，千聲萬聲；搗枕搥床，到三更四更；便似止渴思梅，充飢畫餅。因甚頃刻休？則傷我取次成。好個個舒心，乾支刺没興。

【紫花兒序】好輕乞列薄命，熱忽刺姻緣，短古取恩情。（見燈蛾科，云）哎！蛾兒，俺兩個有比喻。（唱）見一個要蛾兒來往向烈焰上飛騰，正撞着銀燈，攔頭送了性命。咱兩個堪爲比并：

我爲那包髻白身，你爲這燈火青熒。〔一〕

（云）我救這蛾兒。（做起身挑燈蛾科，云）哎！蛾兒，俺兩個大剛來不省呵！（唱）

【幺篇】我把這銀燈來指定，引了咱兩個魂靈，都是這一點虛名。怕不百伶百俐，千戰千贏，更做道『能行怎離得影』？這一場其〔二〕身不正，怎當那斯大四至鋪排，小夫人名稱？

（末六兒上）（開門了）（末云）（正旦唱）

【梨花兒】是教我軟地上吃交，我也不共你爭。煞是多勞動，降尊臨卑，有勞長者車馬，貴脚踏於賤地，小的每多謝承。本待麻線道上不和你一處行；（云）你依得我一件事。（唱）依得我願隨鞭鐙。〔三〕

（云）你要我饒你，咱再對星月賭一個誓。（云了）（出門了）（正旦唱）

【紫花兒序】你把遥天指定，指定那淡月疏星，再説一個海誓山盟；我便收撮了火性，鋪撒了人情，忍氣吞聲，饒過你那虧人不志誠。賺出門程，（人房科，唱）呼的關上櫳門，鋪的吹滅殘燈。

（末告，不開門了）（末怒云了，下）（正旦閃下）（夫人上住）（末上見住）（云了）（夫人喚了）（旦上見夫人了）（夫人云了）（正旦云）燕燕不會，去不得。（唱）

【小桃紅】燕燕上覆傳示煞曾經，誰會甚兒女成婚聘？甚的是許出羞、下紅定？問〔四〕這洛陽城，少甚麼能言快語官媒證？燕燕怎敢假名託姓？但教我一權爲政，情取『火上等冬凌』。

（云）燕燕不去！（末云）（夫人怒云了）（正旦唱）

【調笑令】這厮短命，没前程，做得個『輕人還自輕』，横死口裏栽排定。老夫人隨邪水性，道我能言快語説合成，我説波，娘七代先靈。

【聖藥王】雖〔五〕然道户厮迎，也合再打聽，兩門親便走一遭兒成？我若到那户庭，見那娉婷，若是那女孩兒言語没實誠，俺這厮强風情。（虚下）

（外孤上）（正旦上見孤，云）夫人使來問小姐親事，相公許不許？燕燕回去。（外孤云了）（同〔六〕下）（外旦上）（正旦隨上，見了云）特地來問小姐親事，許不許？回〔七〕去。（外旦許了）〔八〕（正旦唱

【鬼三台】女孩兒言着婚聘，則合低了胭頸，羞答答地噤聲；剗地面皮上笑容生，是一個不識羞伴等。俺那厮做事一滅行，這妮子更敢有四星。把體面裝沉，把頭梢自領。

（正旦背云）着幾句話破了這門親！（對外旦云）小姐，那小千户酒性歹。（外旦罵住）（正旦云）呀，早第一句兒。

【天淨沙】先教人掩撲了我幾夜恩情，來這裏被他罵得我百節酸疼，我便似剪牆賊蝎皙噤聲。空使心作倖，被小夫人引了我魂靈。

（外旦〔九〕云了）（正旦云）你道有鐵脊梁的，你手裏做媳婦。（唱）

【東原樂】我是你心頭病，你是我眼內釘，都是那等不賢慧的婆娘傳槽病。你只牢踏着八字行，俺那厮陷坑、没一日曾乾淨。

【綿答絮】我又不是停眠整宿，大剛來竊玉偷香。一時間寵倖，數日〔一〇〕間忺過。俺那厮一日一个王魁負桂英，你被人推、人推更不輕。俺那厮一霎兒新情，撒地腿脡麻，歇地腦袋疼。

【拙魯速】終身無簸箕星，指雲中雁做羹。時下且口口聲聲，戰戰兢兢，裊裊婷婷，坐坐行行；有一日孤孤零零，冷冷清清，咽咽哽哽，覷着你個拖漢精！

【收尾】大剛來『主人有福牙推勝』，不似這調風月媒人背廳。說得他美甘甘枕頭兒上雙成，閃得我薄設設被窩兒裏冷！（下）

校記

〔一〕燈火青熒：底本缺「熒」字。此句應爲四字句，從鄭本、徐本補。　〔二〕其：底本訛爲「了」。按，論語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改「了」爲「其」。　〔三〕鐙：底本訛爲「凳」，從徐本改。　〔四〕問：底本誤爲「向」，今改。

〔五〕「雖」字原缺，據文意補。　〔六〕「同」原作「閃」，今據關目改。此處正旦與外孤同下，故又隨外旦上。

〔七〕囲：底本誤爲「聞」，今改。　〔八〕此句下原有「下」字，今刪。按，從下文看，外旦并未下場，也無須下場，只要燕燕唱下面〔鬼三臺〕曲時採取「背唱」形式就可以了。　〔九〕外旦：底本缺「旦」字，從徐本補。　〔一〇〕日：底本誤爲「月」，據上文「無奈只忺過三朝五日」句意改。此句「數日間忺過」應押韵，「過」字疑誤。

第四折

（老孤、外孤上）（衆外上）（夫人上住）（正末、正旦、外旦上住）

【雙調・新水令】雙撒敦是部尚書，女婿是世襲千户。有二百匹金勒馬，五十輛畫輪車。說得他兒女夫妻，似水如魚，撇得我鰥寡孤獨。那的是撮合山養身處？

【駐馬聽】官人每是〔一〕石碾連珠，滿腰背無瑕玉兎鶻；夫人每是依時按序，細攙絨全

套綉衣服。包髻是纓絡大真珠，額花是秋色玲瓏玉。悠悠的品着鵾鵠，雁行般但舉手都能舞。〔二〕

（做與外旦插帶了科）（外旦云）（正旦唱）

【甜水令】姐姐骨甜肉淨，堪描堪塑。生得肌膚似凝酥，從小裏梅香、嬷嬷抬舉，問燕燕梳裹何如。

【折桂令】他是不曾慣傅粉施朱，包髻不仰不合，堪畫堪圖。你看三插花枝，顫巍巍穩當扶疏。則道是烟霧內初生月兎，原來是雲鬢後半露瓊梳。百般的覷覷，一剗〔三〕的全無、市井塵俗，壓盡其餘。

（夫人〔四〕云了（正旦揪搜末科）（唱）

【水仙子】推挪領係眼落處，採揪住〔五〕那繫腰行行恰跨骨。我這般拈拈掐掐〔六〕有甚難當處？想我那聲寃不得苦痛處。你不合先發頭怒；你若無言語，怎敢將你覷付。你則索做使長、郎主。

（孤云了）（正旦唱）

【殿前歡】俺千户跨龍駒，稱得上的敢望七香車。願得同心結，永挂合歡樹；鸞鳳嬌雛，

連理枝比目魚；千載相完聚，花發無風雨；頭白相守，眼〔七〕黑處全無。

（老孤問了）（正旦云）煞曾勘〔八〕婚來。（唱）

【喬牌兒】勘婚處恰歲數，出嫁後有衣禄。若言招女婿，下財錢將他娶過去。

【挂玉鈎】是個破敗家私鐵掃帚，没些兒發旺夫家處，可更絶子嗣、妨公婆、尅丈夫，臉上承淚靨無重數。〔九〕今年見吊客臨，喪門聚，反陰覆陰，半載其餘。

【落梅風】據着生的年月，演的歲數，不是個義夫節婦，休想得五男并二女，死得教滅門絶户！

（夫人云了）（正旦跪唱）

【雁兒落】燕燕那書房中服侍處，許第二個夫人做。他須是人身人面皮，人口人言語。

【得勝令】到如今總是徹梢虛，燕燕不是石頭鑄、鐵頭做；教我死臨侵身無措，錯支刺心受苦。（夫人云了）（正旦唱）癱瘓〔一〇〕着身軀，教我兩下裏難停住；氣夯破胸脯，教燕燕兩下裏没是處。

【太平令】滿盞内盈盈綠醑，只合當作婢爲奴。謝相公、夫人擡舉，怎敢做三妻兩婦？只得和丈夫、一處、對舞，便是燕燕花生滿路。（同下）

題目〔一一〕　雙鶯燕暗爭春

正名　詐妮子調風月

校記

〔一〕官人每是：「每是」二字底本缺，據下兩句「夫人每是依時按序」校補。　〔二〕舞：底本下衍一「舞」字，從鄭本、徐本刪。　〔三〕剗：底本誤作「剏」，從徐本改。　〔四〕「人」字原缺，從鄭本補。　〔五〕住：底本誤爲「毛」，從徐本改。　〔六〕掐掐：底本誤爲「恰恰」，從徐本改。　〔七〕眼：底本誤作「服」，從徐本改。　〔八〕勘：底本音假爲「看」，據下句「勘婚處……」改。　〔九〕此句底本「承」作「肇」，「重」作「里」，從徐本改。　〔一〇〕癱瘓：底本作「癱中」，意費解，今改。　〔一一〕題目：底本缺此二字，依天一閣本録鬼簿補。

附

《詐妮子調風月》劇佚曲

【越調・雪裏梅】你道是延壽馬索聞名，你莫不背地裏早先曾，先曾這般悄悄冥冥，潛

潛等等，你兩個嫌殺月兒明。

說明

此曲錄自《北詞廣正譜》，題「關漢卿撰《調風月》」，《調風月》當即《詐妮子調風月》一劇之簡名。考關劇現唯存元刊本一種，其第三折所用宮調為〔越調〕，押庚青韵。上引〔雪裏梅〕曲與此正合。但關劇〔越調・鬥鵪鶉〕套內未見此曲，據此推斷，此劇除元刊本外，至少在清初應有另一個本子存在。

據王季思《〔詐妮子調風月〕寫定本說明》一文，此劇第三折是寫燕燕在小千户身上發現鶯鶯贈給他的手帕後，意識到自己受了騙。這時小千户又來燕燕房裏糾纏，燕燕將他拒之門外。小千户一怒之下，又挑撥夫人派遣燕燕到鶯鶯家去替他說親。燕燕無法推辭，只好滿懷悲憤地前去。她原打算到鶯鶯家說親時，說幾句小千户的壞話破了這門親事。沒想到鶯鶯却毫不介意，一口答應了下來。親事沒有破壞得了，燕燕更加痛苦。從這隻〔雪裏梅〕曲所寫內容來看，似是燕燕轉鶯鶯說親時的唱詞。元刊本不見小千户的名字，據此當即延壽馬。

閨怨佳人拜月亭

劇目說明

據徐渭《南詞敍録》記載，《蔣世隆拜月亭》是南戲一个著名劇目，屬『宋元舊篇』，但南戲此劇的關目排場已不可考。這是關漢卿在前人同題材故事上的再創作。

本劇今存《元刊雜劇三十種》本，今以此爲底本，用近人各種校訂本參校（詳見《關張雙赴西蜀夢》劇目說明）。

楔　子

（孤、夫人上，云了）（打喚了）（正旦扮引梅香上了）（見孤科）（孤云了）（情理打別科）（正旦把盞科，云）父親年紀高大，鞍馬上小心咱。（孤云了）（正旦做掩淚科）（唱）

【仙呂・賞花時】捲地狂風吹塞沙，映日疏林啼暮鴉。滿滿的捧流霞，相留得半霎，咫

尺隔天涯。

【幺篇】行色一鞭催瘦馬；（孤云了）（正旦唱）你直待白骨中原如卧麻。雖是這戰伐，負着個天摧地塌，是必想着俺子母每早來家。（下）

（孤、夫人云了）

第一折

（末、小旦云了）（打救外了）（正旦〔一〕共夫人相逐慌走上了）（夫人云了）（正旦云）怎想有這場禍事！（做住了）（唱）

【仙呂·點絳唇】錦綉華夷，忽從西北天兵起。覷那關口城池，馬到處成平地。〔二〕

【混江龍】許來大中都城内，各家煩惱各家知；且説君臣失散，想俺父子別離。遥想着尊父東行何日還？又隨着車駕、車駕南遷甚日囲？（夫人云了）（做嗟嘆科）這青湛湛碧悠悠天也知人意，早是秋風颯颯，可更暮雨淒淒。〔三〕

【油葫蘆】分明是風雨催人辭故國，行一步一嘆息。兩行愁淚臉邊垂，一點雨間一行恓

惶淚，一陣風對一聲長吁氣。（做滑倒〔四〕科，唱）噫！百忙裏一步一撒，嗨！索與他一步一提。這一對綉鞋兒分不得幫和底，稠緊緊粘軟軟〔五〕帶着淤泥。

【天下樂】阿者，你這般没亂慌張到得那裏？（夫人云了）（正旦做意了）（唱）兀的般雲低、天欲黑，至近〔六〕的道店十數里。上面風雨，下面泥水，阿者，慢慢的枉步，顯的你没氣力。

（夫人云了）（正旦對夫人云了）（唱）

【醉扶歸】阿者，我都折毁盡些新鐶鏸，關扭碎些舊釵篦，把兩付藤纏兒輕輕得按的揙秕〔七〕，和我那壓釧通三對，都綳在我那睡裏肚薄棉套裏，我緊緊的着身繫。

（夫人云了）（哨馬上，叫住了）（夫人云了）（做慘科）（夫人云了，閃下）（小旦上了）（正旦便自上了）（做尋夫人科，云）阿者！阿者！（做叫兩三科）（没亂科）（末云了）（正旦猛見末，打慘害羞科）（末云了）（正旦做住了，云）不見俺母親，我這裏尋哩！（末云了）（做意）（末云了）（正旦〔八〕云）呵，我每常幾曾和個男兒一處説話來？今日到這裏無奈處，也怎生呵是那？

【後庭花】每常我聽得綽的説個女婿，我早豁地離了座位，悄地低了咽頸，緼地紅了面皮。如今索强支持，如何迴避？藉不的那羞共耻。

（末云了）（做陪笑科）（正旦唱）

【金盞兒】您昆仲各東西，俺子母兩分離。怕哥哥不嫌相辱呵，權爲個妹。（末云了）（正旦尋思了，唱）哥哥道『做軍中男女若相隨，有兒夫的不擄掠，無家長的落便宜。』（做意了云）這般者波，怕不問時權做弟兄，問着後道做夫妻。

（末云了）（正旦隨着末行科）（外云了）（打慘科）（正旦隨末見外科）（外末共正末斷認住了）（做住了）

（正旦云）怎生這秀才却共這漢是弟兄來？（做住了）（正旦唱）

【醉扶歸】你道您 祖上親〔九〕文墨，昆仲曉書集，從上流傳直到你，輩輩兒都及第。您端的是姑舅也那叔伯也那兩姨，偏怎生養下這個賊兄弟？

（外末云了）（末云了）（正旦云）哥哥你有此心，莫不錯尋思了末？（唱）

【金盞兒】你心裏把褐衲襖脊梁上披，强似着紫朝衣，論盆家飲酒壓着詩詞會。嫌這攀蟾折桂做官遲，爲那筆尖上發祿晚，見這刀刃上變錢疾。你也待風高學放火，月黑做强賊。

（正末云了）（外末做住了云）本不甚吃酒了。（正末云了）（正旦云）你休吃酒也，恐酒後疏狂。（末云了）（正旦唱）

【賺尾】雖〔一〇〕然是弟兄心，殷勤意，本酒量窄推辭少吃。樂意開懷雖恁地，也省可裏不記東西。（做扶着末科）（做尋思科）呵！我自思憶，想我那從你的行爲，被這地亂天翻教我做不的伶俐。假裝些斯收斯拾，佯做個一家一計，且着這脫身術瞞過這打家賊。〔一一〕（下）

校記

〔一〕正旦：底本缺，據劇情補。下文補處不再出校。　〔二〕成平地：底本空缺，僅「地」字存下半部，從鄭本補。

〔三〕此曲「臣失散」三字底本空缺，據《幽閨記》第十三出〔破陣子〕曲「況是君臣失散，那堪子母臨危」補。「甚日回」之「日」原作「的」，據《幽閨記》第十三出「嚴父車行何日返？天子南遷甚日回」改。　〔四〕倒：底本作「孫」，不見字書。吳本校勘記云：「疑當作「倒」字。」今從。　〔五〕軟軟：「軟」又寫作「輭」，底本形誤爲「糠」，今改。

〔六〕近：底本作「輕」，音近而訛，今改。　〔七〕秕：底本形近誤爲「玭」，今改。　〔八〕〔末云了〕〔正旦云〕：底本作〔末云〕，從徐本校補。　〔九〕親：底本音假爲「侵」，從徐本、鄭本補。　〔一〇〕「雖」字原缺，據文意補。

〔一一〕此曲「伶俐」底本作「耿俐」，從徐本、鄭本改。「斯收斯拾」底本誤作「斯收拾拾」，據《幽閨記》第二十出「斯收斯拾去心煩」改。「瞞過」底本作「謾過」，據文意改。

第二折

（夫人、小旦云了）（孤云了）（店家云了）（正旦便扮〔一〕扶末上了）（末卧地做住了）（云）呵！從生來誰曾受他這般煩惱！（做歎科）（正旦唱）

【南吕・一枝花】干戈動地來，横禍事從天降：爺娘三不歸，家國一時亡。龍鬥來魚傷，情願受消疏況，怎生般不應當。脱着衣裳，感得這些天行好纏仗。

【梁州第七】恰似悒悒〔二〕的錐挑太陽，忽忽的火燎胸膛。身沉體重難回項，口乾舌澀，聲重言狂。可又别無使數，難請〔三〕街坊。則我獨自一個婆娘，與他無明夜過藥煎湯。呵！早是俺兩口兒背井離鄉！噫！則央他一路上蕩風打浪，嗨！誰想他百忙裏卧枕着床。内傷、外傷，怕不待傾心吐膽盡筋竭力把個牙推請，則怕小處盡是打當。只願的依本分傷家没變癥，慢慢的傳受陰陽。

（末云了）（店家云了）（正旦做尋思科，云）試請那大夫來，交覷咱。（大夫上，云了）（做意了，正旦云）郎中仔細的評這脈咱！（末共大夫〔四〕云了）（正旦做稱許科）（唱）

【牧羊關】這大夫好調理的是，診候的强，這的十中九敢藥病相當。阿的是五夜其高，六日向上，解利呵過了時晌，下過呵正是時光。不用那百解通神散，教吃這三一承氣湯。

（大夫裹藥了）（正旦做送出來了，云）但較些呵，郎中行別有酬勞。（孤上云了）是不沙！（正旦做叫老孤的科，云）阿馬！認得瑞蘭麽？（孤云了）（正旦唱）

【賀新郎】自從都下對尊堂，走馬離朝，阿馬間別無恙？（孤認了）（旦唱）則恁的猶自常思想，可更隨車駕南遷汴梁；教俺去住無門徊徨，家緣都撇漾，人口盡逃亡，閃的俺一雙子母每無歸向。自從身體上一朝出帝輦，俺這夢魂無夜不遼陽。

（孤云了）（正旦做打悲科，云）車駕起行了，傾城的百姓都走，俺隨那衆老小每出的中都城子來。當日天色又昏暗，刮着大風，下着大雨。早是趕不上大隊，又被哨馬趕上，轟散俺子母兩人，不知阿者那裏去了！（末云了）（做着忙的科）（孤云了）（正旦做害羞科，云）是您女婿不快哩。（孤云了）（做說關了了）（孤云了）（正旦做羞科）（唱）

【牧羊關】您孩兒無挨靠，没倚仗，深得他本人將傍。（孤云了）（正旦做意了）（唱）當日目下有身亡，眼前是殺場，刀劍明晃晃，士馬鬧荒荒；那其間這錦綉紅妝女，那裏覓〔五〕個

銀鞍白面郎？

（孤云了）（正旦云）是個秀才。（孤教外扯住了）（正旦做慌打慘打悲的科，云）阿馬！你可怎生便與這般狠心？（做没亂意了）（正旦唱）

【鬥蝦蟆】爹爹！俺便似遭嚴臘，久盼望，久盼望你個東皇，望得些春光艷陽，東風和暢；好也囉！剗地凍剥剥〔六〕的雪上加霜！（末云了）（正旦没亂科）（唱）無些情腸，緊揪住不把我衣裳放。見個人殘生喪，一命亡，世人也慚惶。你不肯哀憐憫恤，我怎不感歎悲傷！

（孤云了）（正旦云）父親息怒，寬容瑞蘭一步，吩咐他本人三兩句言語呵，咱便行波。（孤云了）（正旦云）父親不知，他〔七〕本人於您孩兒有恩處。（孤云了）（正旦唱）

【哭皇天】較了數個賊漢把我相侵傍，（帶云）阿馬想波，（唱）這恩臨怎地忘？閃的他活支沙三不歸，强教俺生各扎兩分張。覷着兀的般着床卧枕，叫喚聲疼，撇在他個没人的店房！常言道相逐百步，尚有徘徊，你怎生便教我眼睜睜的不問當。（做吩咐末了）男兒呵！如今俺父親將我去也，你好生的覷當你身起。（末云了）（做艱難科）男兒，兀的是俺親爺的惡黨〔八〕，休把您這妻兒怨一場〔九〕。

【烏夜啼】天那！一霎兒把這世間愁都撮在我眉尖上，這場愁不許提防！（末云了）

（旦唱）既相別此語伊休忘：怕你那換脈交陽，是必省可裏掀揚。俺這風雹亂下的紫袍郎，不識〔一〇〕你個雲雷未至的白衣相。咱這片霎中，如天樣，一時哽咽，兩處淒涼。

（末云了）（孤打催科）（做住了）（正旦唱）

【三煞】男兒，怕你待贖藥時准備春衫當，探食後提防百物傷。（末云了）（做艱難科）這側近的佳期休承望，直等你身體安康，來尋覓夷門街巷，恁時節再相訪。你這旅店消疏病客況，我那驛路上悽惶。

【二煞】則明朝你索綺窗曉日聞雞唱，我索立馬西風數雁行。（末云了）（正旦云）男兒，我教你放心者波！只願的南京有俺親娘，我寧可獨自孤孀；怕他待抑勒我別尋個家長〔一一〕，那話兒便休想！（末云了）（正旦云）你見的差了也！那玉砌珠簾與畫堂，我可也覷得尋常！

【收尾】休想我爲翠屏紅燭流蘇帳，忘了你這黃卷青燈映雪窗。（孤云了）（末云了）（打別了）（囑咐末科）你心間莫昏忘〔一二〕，你心間索記當；我言詞更無妄，不須伊再審詳；咱兀的做夫妻三個月時光，你莫不曾見您這歹渾家說個謊？（下）

校記

〔一〕便扮：底本脱「扮」字，據第三折補。　〔二〕悒悒：底本作「邑邑」，從徐本改。　〔三〕難請：底本作「難猜」，從隋本改。徐本、鄭本校爲「難倩」。　〔四〕大夫：底本誤作「夫人」，從北大本、徐本改。　〔五〕覓：底本誤分刻爲「不見」二字，諸本沿誤，今改。　〔六〕凍剥剥：後二字殘缺，從鄭本、徐本補。　〔七〕他：底本脱，據上兩句「吩咐他本人……」補。　〔八〕黨：底本作「儻」，從徐本改。　〔九〕一場：底本「一」原空缺，「場」作「暢」，今補改。　〔一〇〕識：底本音假爲「失」，從徐本改。　〔一一〕此句底本「待」音假作「大」，「別」形近訛爲「則」，從徐本改。　〔一二〕昏忘：底本「昏」作「緡」，乃「惛」之誤，「忘」原音假爲「望」。鄭本校爲「絶望」。

第三折

（夫人一折了）（末一折了）（小旦云了）（正旦便扮上了，云）自從俺父親就那客店上生扭散俺夫妻兩個，我不曾有片時忘的下俺那染病的男兒，知他如今是死那？活那？不知俺爺心是怎生主意，提着個秀才便不喜：『窮秀才幾時有發跡？』自古及今，那個人生下來便做大官享富貴那？（做歎息科）（唱）

【正宮·端正好】我想那受官廳，讀書舍，誰不曾虎困龍蟄？（帶云）信着我父親呵，（唱）

世間人把丹桂都休折，留着手把雕弓拽。

【滾綉球】俺這個背晦爺，〔一〕聽的把古書説，他便惡忿忿〔二〕的腦裂，粗豪的今古皆絶。您這些富産業，更怕我顧戀情惹。俺向那筆尖上自挣扎得些豪奢；搠起柄夫榮婦貴三檐傘，抵多少爺飯娘羹駟馬車！兩件兒渾别。

（小旦云了）（云）阿也！是敢待較些去也。（小旦云了）（正旦唱）

【倘秀才】呵！我甫能把這殘春捱徹，嗨！剗地是俺愁人瘦絶。〔三〕（小旦云了），（正旦云）依着妹子只波。（小旦云了）（做意了）恰隨妹妹閒行散悶些。到池沼，驀觀絶，越交人嘆嗟。（帶云）不似這朝昏晝夜，春夏秋冬。（唱）

【呆骨朵】這供愁的景物好依時月，浮着個錢來大緑巍巍荷葉；荷葉似花子般團圞，陂塘似鏡面般瑩潔。呵！幾時教我腹内無煩惱，心上無縈惹？似這般青銅對面妝，翠鈿侵鬢貼。

（做害羞科，云）早是没外人，阿的是甚麽言語那？這個妹子咱！（小旦云了）（正旦云）你説的這話，我猜着也囉。（唱）

【倘秀才】休言個濫名兒將咱來引惹。嚶！待不你個小鬼頭春心兒動也！（小旦云了）（正

旦云）放心，放心。（唱）我與你寬打周遭向父親行說。（小旦云了）（正旦云）你不要呵，我要則麽那？（小旦云了）（正旦唱）我又不風欠，不痴呆，要則甚迭！

（小旦云了），（正旦云）咱無那女婿呵，快活；有女婿呵，受苦。（小旦云了）（正旦云）你聽我說波。（唱）

【滚綉球】女婿行但沾惹，六親每早是說，說道是丈夫行親熱，爺娘行特地心別。而今要衣呵滿箱篋，要食呵儘餔啜，到晚來更綉衾鋪設，我這心兒裏牽掛處無些。直睡到冷清清寶鼎沉烟滅，明皎皎紗窗月影斜，有甚唇舌！

（做入房裏科）（小旦云了）（正旦云）夜深也，妹子你歇息去波，我也待睡也。（小旦云了）（正旦云）梅香，安排香桌兒去，我待燒炷夜香咱。（梅香云了）（正旦唱）

【伴讀書】你靠欄檻臨臺榭，我准備名香爇，心事悠悠凭誰說？只除向金鼎焚龍麝。與你殷勤參拜遥天月，此意也無別。

【笑和尚】韻悠悠比及把角品絶，碧熒熒投至那燈兒滅，薄設設衾共枕空舒設；冷清清不恁迭，閒遥遥生（四）枝節，悶懨懨怎捱他如年夜！

（梅香云了）（正旦做燒香科，唱）

【倘秀才】天那！這一炷香，則願削減了俺尊君狠切；這一炷香，則願俺那拋閃下的男兒

較些。那一個爺娘不間疊，不似俺、忒唧噂，劣缺。

（做拜月科）（云）願天下心厮愛的夫婦永無分離，教俺兩口兒早得團圓！（小旦云了）（正旦做羞科，唱）

【叨叨令】原來你深深的花底將身兒遮，擦擦的背後把鞋兒捻；澀澀的輕把我裙兒拽，煴煴的羞得我腮兒熱。小鬼頭！直到撞破我也麽哥，直到撞破我也麽哥！我一星星的都索從頭兒說。

（小旦云了）（正旦云）妹子你不知，我兵火中多得他本人氣力來，我以此上忘不下他。（小旦云了）（正旦打悲了）（云）您姐夫姓蔣名世隆，字彥通，如今二十三歲也。（小旦打悲了）（正旦做猛問科）（唱）

【倘秀才】來波！我怨感我合哽咽，不刺！你啼哭你爲甚迭？（小旦云了）（正旦唱）你莫不原是俺男兒的舊妻妾？阿是，阿是，當時只爭個字兒別，我錯呵了應者！〔五〕

（小旦云了）（正旦云）您兩個是親弟兄？（小旦云了）（正旦做歡喜科）（唱）

【呆骨朵】似恁的呵！咱從今後越索着疼熱，休想似在先時節。你又是我妹妹姑姑，我又是你嫂嫂姐姐。（小旦云了）（正旦唱）這般者，俺父母多宗派，您昆仲無枝葉；從今後休從俺

爺娘家根脚排，只做俺兒夫家親眷者。

（小旦云了）（正旦云）若説着俺那相別呵，話長。他正天行汗病，換脈交陽，（唱）

【三煞】那其間被俺爺把我横拖倒拽出招商舍，硬撕强扶〔六〕上走馬車。誰想俺舞燕啼鶯，翠鸞嬌鳳，撞着那猛虎獰狼，蝠蠍蚖〔七〕蛇！又不敢號咷悲哭，又不敢囑咐叮嚀，空則索感嘆咨嗟。據着那淒涼慘切，則那裏一霎兒似痴呆。

【二煞】則就那裏先肝腸眉黛千千結，烟水雲山萬萬疊。他便似烈焰飄風，劣心卒性，怎禁那後擁前推，亂棒胡枷〔八〕！呵，誰無個老父？誰無個尊君？誰無個親爺？從頭兒看來，都不似俺那狠爹爹！

【煞尾】他把世間毒害收拾徹，我將天下憂愁結攬絶。（小旦云了）（旦唱）没盤纏在店舍，有誰人厮擡貼？那消疏那凄切，生分離厮拋撇！從相別恁時節，音書無信息絶。我這些時眼跳腮紅耳輪熱，眠夢交雜不寧貼；您哥哥暑濕風寒縱〔九〕較些，多被那煩惱憂愁上送了也！（下）

校記

〔一〕背晦爺：底本「晦」音假爲「會」，從徐本改。　〔二〕惡忿忿：底本作「惡紛紛」，據文意改。　〔三〕絶：底本作「色」，失韻，今改。　〔四〕生：底本音假爲「身」，今改。　〔五〕應者：「應」底本作「嚶」，「者」字原空缺，從徐本補改。　〔六〕硬撕强扶：與上句「横拖倒拽」對。「撕」底本作「厮」，今改。　〔七〕蚖：底本音假爲「頑」，從徐本改。　〔八〕亂棒胡枷：底本「棒」作「捧」，「枷」作「茄」，今改。　〔九〕「縱」，底本省作「從」，據文意改。

第四折

（老孤、夫人、正末、外末上了）（媒人云了）（正旦扮上了）（小旦云了）（正旦云）可是由我那，不那？（唱）

【雙調・新水令】我眼懸懸整盼了一周年，你也枉把您這不自由的姐姐來埋怨。恰才投至我貼上這縷金鈿，一霎兒向鏡臺旁邊，媒人每催逼了我兩三遍。

（小旦云了）（正旦云）妹子呵，你好不知福，猶古自不滿意沙；我可怎生過呵？是也！（小旦云了）（正旦云）那的是你有福如我處那？我說與你波。（唱）

【駐馬聽】你貪着個斷簡殘編，恭儉溫良好繾綣；我貪着個輕弓短箭，粗豪勇猛惡因緣。（小旦云了）（正旦云）可知煞是也。（唱）您的管夢回酒醒誦詩篇，俺的敢燈昏人靜誇征戰；少不的向我綉幃邊，說的些磣可可落得的寃魂現。

（小旦云了）（正旦云）這意有甚難見處那？（唱）

【慶東原】他則圖今生貴，豈問咱夙世緣？違着孩兒心，只要遂他家願。則怕他夫妻百年，招了這文武兩員，他家裏要將相雙權。不顧自家嫌，則要旁人羨。

（外云了）（住了）（正、外二末做住了）（正旦唱）

【鎮江迴】俺兀那姊妹兒的新郎又忒靦覥；俺這新女婿那嘲掀，瞅的我兩三番斜避〔一〕了新妝面，查查胡胡的向〔二〕玳筵前，知他俺那主婚人是見也那不見？

（孤云了）（外末把盞科）（正旦唱）

【步步嬌】見他那鴨子綠衣服上圈金線，這打扮早難坐瓊林宴。俺這新狀元，早難道花壓得烏紗帽檐偏，把這盞許親酒，又不敢慢俄延，則索扭回頭半口兒家剛剛的咽。

（孤云了）（正末把盞科）（正旦打認末科）（正旦唱）

【雁兒落】你而今病疾兒都較痊？你而今身體兒全康健？當初咱那窩兒各間別，怎承

望這搭兒裏重相見！

【水仙子】今日這半邊鸞鏡得團圓，早則那一紙魚封不更傳。（末云了）（正旦云）你說這話！（做意了）（唱）須是俺狠毒爺强匹配我成婚眷。不刺，可是誰央及你個蔣狀元一投得官也接了絲鞭！我常把伊思念，你不將人挂戀，虧心的上有青天！

（末云了）（正旦做分辨科）（唱）

【胡十八】我便渾身上都是口，待教我怎分辨？枉了我情脈脈，恨綿綿！我晝忘飲饌夜無眠，則兀那瑞蓮，便是證見；怕你不信後，没人處問一遍。

（末云了）（正旦云）兀的不是您妹子瑞蓮那！（末共小旦打認了）（告孤科）（末云了）（老夫人云了）（老孤云了）（正旦云）你試問您那兄弟去；我勸和您姊妹去。（正末云了）（小旦云了）（正旦云）妹子，我和您哥哥認得了也！你却招取兀那武舉狀元呵，如何？（小旦云了）（正旦云）你便信我則麽那！（小旦云了）（正旦唱）

【挂玉鈎】二百口家屬語笑喧，如此般深宅院；休信我一時間狂〔三〕口言，便那裏有寃魂現！（小旦云了）（旦唱）我特故裏說的別，包彈遍；不嫌些蹬弩開弓，怎說他袒臂揮拳。

【喬牌兒】兀的須顯出我那不樂願，量這的有甚難見？每日我緑窗前不整閒針線，不曾

將眉黛展。

【夜行船】須是我心上斜橫着這美少年，你可別無甚悶縷愁牽；便坐駟馬高車，管着滿門良賤，但出入唾盂掌扇。

【幺篇】但行處兩行朱衣列馬前，等〔四〕個文章士發祿是何年？你想那陋巷顏淵，簞瓢原憲，你又不是不曾受秀才的貧賤！

（外云了）（正旦云）休！休！教他不要則休咱，没事〔五〕則管央及他則末？（唱）

【殿前歡】忒心偏，覷重裀列鼎不值錢，把黃虀淡飯相留戀；要徹老終年，招新郎更揀選。忒姻眷，不得可將人怨；可須因緣數定，則這人命關天。

（小旦云了）（使命上，封外末了）（正旦唱）

【沽美酒】驟將他職位遷，中京內作行院，把虎頭金牌腰內懸；見那金花誥帝宣，没因由得要團圓。

【太平令】〔六〕咱却且儘教佯呆着休勸，請夫人更等三年。你既愛青燈黃卷，却不要隨機而變，把你這眼前、厭倦、物件，分付與他別人請佃。

（孤云了）

（散場）

校記

〔一〕避：底本作「僻」，從鄭本改。　〔二〕向：底本誤作「尚」，從鄭本、徐本改。　〔三〕狂：底本形近誤爲「在」，今改。　〔四〕等：底本形近誤爲「算」，今改。　〔五〕事：底本音假爲「是」，從隋本改。　〔六〕太平令：此曲牌底本誤作〔阿忽令〕，鄭本已據律改。今從

關張雙赴西蜀夢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本子，僅有《元刊雜劇三十種》，這是元雜劇唯一的當代刊本。元刊本無標折目與宮調，無念白或僅有少數念白，且多錯訛脱字，現參照如下諸本校勘：

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九月版，簡稱『隋本』。吴曉鈴等編校《關漢卿戲曲集》，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四月版，簡稱『吴本』。鄭騫編《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臺北世界書

局一九六二年四月版，簡稱『鄭本』。北京大學中文系編《關漢卿戲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三月版，簡稱『北大本』。徐沁君校點《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版，簡稱『徐本』。劉靖之著《關漢卿三國故事雜劇研究》，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五月版。寧希元校《元刊雜劇三十種》稿本。

第一折

【仙呂·點絳唇】織履編席，能够做大蜀皇帝，非容易。官裏旦暮朝夕，悶似三江水。〔一〕

【混江龍】喚了聲關張二〔二〕弟，無言低首淚雙垂；一會家眼前活現，一會家口內掂提。急煎煎御手頻搥飛鳳椅，撲簌簌痛淚常淹袞龍衣。每日家獨上龍樓上，望荆州感嘆，閬州傷悲。

【油葫蘆】每日家作念煞關雲長、張翼德，委得俺宣限急。西川途路受驅馳，每日知他過幾重深山谷，不曾行十里平田地。恨征騁四隻蹄，不這般插翅般疾；踴虎軀縱徹黃金轡，果然道『心急馬行遲』！〔三〕

【天下樂】緊跐定葵花鐙折，皮鞭催，走似飛，墜的雙滴溜腿脡無氣力。換馬處側一會兒身，行行里吃一口兒食，無明夜不住地。〔四〕

【醉扶歸】若到荆州内，半米兒不宜遲，發送的關雲長向北歸。然後向閬州路上轉馳驛，把關張分付在君王手裏，交他龍虎風雲會。〔五〕

【金盞兒】關將軍但相持，無一個敢欺敵。素衣匹馬單刀會，覷敵軍如兒戲，不若土和泥。殺曹仁十萬軍，刺顔良萬丈威。今日被壞人將你算，暢則爲你大膽上落便宜。〔六〕

【醉扶歸】義赦了嚴顔罪，鞭打的督郵廢；當陽橋喝回個曹孟德，倒大個張車騎。今日被人死羊兒般剁了首級，全不見石亭驛！〔七〕

【金盞兒】鞍馬上不曾離，誰敢鬆動滿身衣？恰離朝兩個月零十日，勞而無役枉驅馳！一個鞭挑魂魄去，一個人和的哭聲回；宣的個孝堂裏關美髯，紙幡上漢張飛。〔八〕

【賺煞】殺的那東吳家死尸骸堰住江心水，下溜頭淋流着血汁。我交的茸茸蓑衣渾染的赤，變做了通紅獅子毛衣。殺的他敢血淋漓，交吳越托推，一霎兒翻爲做太湖石。青鴉鴉岸兒，黄壤壤田地，馬蹄兒踏做搗椒泥。〔九〕

校記

〔一〕此曲「編」原誤爲「媥」，諸本已改。「且」字原損爲「口」，今據徐本、鄭本改。　〔二〕「二」原作「仁」，據北大本改。　〔三〕此曲「翼」字原誤作「翌」，諸本已改。「受」字下原衍「受」字，今刪。　〔四〕此曲「眦」字原形近誤爲「踏」。首句七字，各家俱于「鐙」字斷句，誤，現依寧希元稿本訂正。「溜」字下半殘缺，別本誤爲「此」字。「行行里」原誤作「行行至」，按，此詞乃元劇習用語。魯齋郎劇第二折：「行行里只淚眼愁眉。」　〔五〕此〔醉扶歸〕曲底本作〔醉中天〕。按，〔醉中天〕七句，〔醉扶歸〕六句，今據徐本、鄭本改。下同。「路上」原誤作「路十」，諸本已改。　〔六〕此曲「十萬軍」原作「七萬軍」，據徐本改。按，襄陽會劇第三折：「曹丞相命曹仁爲帥，曹章爲前部先鋒，領十萬雄兵前來討伐。」「萬丈威」原作「萬萬威」，據徐本改。「壞人」，原誤爲「不人」，「不」字爲「坏」字之省文，「坏」字又「壞」字之簡寫。徐本、隋本等校爲「歹人」，鄭本校改爲「小人」，俱誤。　〔七〕此曲「廢」字原殘損，據鄭本補。「孟德」原作「子夘盛」，據鄭本改。　〔八〕此曲「鬆」原作「惚」，據徐本改。「魂」字原誤爲「塊」，諸本已改。「幡」原誤爲「播」。「上」字殘缺，據鄭本補。「張」原誤作「蚑」，諸本已改。　〔九〕此曲「茸茸」兩字原殘損，據徐本校補。「托」，原誤作「秅」，從北大本、徐本改。「石」原作「斤」，據徐本、鄭本改。

第二折

【南呂·一枝花】早晨間占《易》理，夜後觀乾象。據賊星增焰彩，將星短光芒。朝野內度

量，正俺南邊上，白虹貫日光。低首參詳，怎有這場景象？

【梁州第七】單注着東吳國一員驍將，砍折俺西蜀家兩條金梁。這一場苦痛誰承望？再靠誰挾人捉將？再靠誰展土開疆？做宰相幾曾做卿相，做君王那個做君王？布衣間昆仲心腸。再不看官渡口劍刺顏良，古城下刀誅蔡陽，石亭驛手挎袁襄！殿上帝王，行思坐想，正南下望，知禍起自天降。宣到我朝下若何當，着甚話聲揚？〔二〕

【隔尾】這南陽排叟村諸亮，輔佐着洪福齊天漢帝王，一自爲臣不曾把君誑。這塲、勾當，不由我索向君王行醞釀個謊。〔三〕

【牧羊關】張達那賊禽獸，有甚早難近傍？不走了糜竺、糜芳，咱西蜀家威風，俺敢將東吳家滅相。我直交金鼓震的腥人膽，土雨濺的日無光；馬蹄兒踏碎金陵府，鞭梢兒蘸乾揚子江。〔三〕

【賀新郎】官裏行行坐坐〔四〕則是關張，常則是挑在舌尖，不離了心上。每日家作念的如心癢，没日不心勞意攘，常則是心緒悲傷。白晝間頻作念，到晚後越思量，方信道『夢是心頭想』；但合眼早逢着翼德，才做夢可早見雲長。

【牧羊關】板築的商傅説，釣魚兒姜呂望，這兩個夢善感〔五〕動歷代君王。這夢先應先

知，臣則是誤打誤撞。蝴蝶迷莊子，宋玉赴高唐，世事雲千變，浮生夢一場。

【收尾】不能够侵天松柏長千丈，則落的蓋世功名紙半張。關將軍美形狀，張將軍猛勢況，再何時得相訪？英雄歸九泉壤，則落得河邊堤土坡上、釘下個纜樁，坐着條擔杖；則落的村酒漁樵話兒講。〔六〕

校記

〔一〕此曲「劍」字原作「劒」，諸本已改。「朝下」原誤爲「朝不」，諸本已改。「話」原作「括」，今改。〔二〕此曲「齊」原作「吝」，「漢」原作「堝」，「王」原作「五」，諸本已改。〔三〕此曲「賊」原作「阺」。「糜竺糜芳」原音假爲「梅竹梅方」。「鼓」原誤爲「破」。「震」下原落「的」字，依下句句式補。「濺」原作「湔」，從諸本改。〔四〕「行行坐坐」原作「行行坐」，據徐本改。〔五〕感：底本形誤爲「威」，諸本已改。〔六〕此曲「千」字原誤爲「三」，據文意改。「落」字原作「臺」，據隋本、徐本改。「纜」原作「鏡」，從徐本改。「條」字原殘損，據鄭本、徐本補。

第三折

【中呂·粉蝶兒】運去〔一〕時過，誰承望有這場喪身災禍？憶當年鐵馬金戈，自桃園、初

結義，把尊兄輔佐。共敵軍擂鼓鳴鑼，誰不怕俺弟兄三個？

【醉春風】安喜縣把督郵鞭，當陽橋將曹操喝，共呂溫侯配戰九十合，那其間也是我、我！壯志消磨，暮年折挫，今日向匹夫行伏落。〔二〕

【紅綉鞋】九尺軀陰雲裏偌〔三〕大，三縷髯把玉帶垂過，正是俺荆州裏的二哥哥。咱是陰鬼，怎敢陷他，唬的我向陰雲中無處躲。

【迎仙客】居在人間世，則合把路上經過，向陰雲中步行因甚麽？往常爪〔四〕關西把他圍繞合，今日小校無多，一部從十餘個。

【石榴花】往常開懷常是笑呵呵，絳雲也似丹臉若蘋婆；今日臥蠶眉瞅定面沒羅，却是爲何！雨淚如梭，割捨了向前先攙過，見咱呵恐怕收羅。行行裏恐懼明聞破，省可裏到把虎軀挪。〔五〕

【鬥鵪鶉】哥哥道你是陰魂，兄弟是甚麽？用捨行藏，盡言始末：則爲帳下張達那斯那斯嗔喝，兄弟更性似火；我本意待侑〔六〕他，誰想他興心壞我！

【上小樓】則爲咱當年勇過，將人〔七〕折挫，石亭驛上袁襄，怎生結末？惱犯我，拿住他，天靈摔破，虧圖了他怎生饒過！

【幺篇】哥哥你自暗約，這事非小可。投至的曹操孫權，鼎足三分，社稷山河。筋斷鎖，俺三個，同行同坐，怎先亡了咱弟兄兩個！

【哨遍】提起來把荆州摔破，爭奈小兄弟也向壕中臥！雲霧裏自評跋，劉封那斷於禮如何？把那斷碎剮割！糜芳糜竺，帳下張達，顯見的東吴躲。先驚覺與軍師諸葛，後入宫庭，托夢與哥哥。軍臨漢上馬嘶風，尸堰滿江心血流波；休想逃亡，没處潛藏，怎生的躲？〔八〕

【耍孩兒】西蜀家氣勢威風大，助鬼兵全無坎坷；糜芳糜竺共張達，待奔波怎地奔波？直取了漢上纔還國，不殺了賊臣不講和！若是都拿了，好生的將護，省可裏拖磨。

【三煞】君王索懷痛憂，報了讐也快活。除了劉封，檻車裏囚着三個。并無喜況敲金鐙，有甚心情和凱歌。若是將賊臣報，君王將咱祭奠，也不用道場鑼鈸。〔九〕

【二煞】燒殘半堆柴，支起九頂鑊，把那斷四肢梢一節節鋼刀剉；刳開了腸肚鷄鴉啄，數算了肥膏猛虎拖。咱可靈位上端然坐，也不用僧人持咒，道士宣科。〔一〇〕

【收尾】也不用香共燈、酒共果，但得那腔子裏的熱血往空潑，超度了哥哥發奠我。〔一一〕

校記

〔一〕「去」原作「失」，誤，諸本已改。　〔二〕此曲「年」字原誤爲「卑」，「挫」原音形相近誤爲「剉」，「匹」原誤作「四」，諸本已改。　〔三〕「偌」字原作「惹」，據吴本改。　〔四〕「爪」字原作「瓜」，據鄭本、徐本改。　〔五〕此曲「懷」字原作「偎」，從隋本等改。「臉」字原模糊不清，從鄭本、隋本改。「爲」原作「鳴」，從徐本改。　〔六〕「侑」原作「佾」，從徐本改。　〔七〕「人」原誤爲「文」，從諸本改。　〔八〕此曲「評跋」原作「怦溥」，音近而誤。「躲」字殘損，從鄭本、徐本改。「尸」字模糊，從鄭本、徐本改。　〔九〕「鑼鈸」，原作「鑌銛」。按，鑌，精煉的鐵；銛，鋒利之意，皆不可解。今從鄭本改。　〔一〇〕此曲「燒殘半堆柴」句，「殘」字原作「哉」，「堆」字原作「椎」，當是「槌」字之誤。蓋「堆」誤爲「椎」，「椎」誤爲「槌」，今從北大本改。「猛虎」原「猛」字殘損，「虎」誤作「虛」，據隋本、鄭本改。「可」字殘損，從徐本、北大本改。　〔一一〕此曲「用」原作「烟」，從鄭本改。「但」字原缺，從徐本補。

第四折

【正宮・端正好】任劬勞，空生受，死魂〔一〕兒有國難投！橫亡在三個賊臣手，無一個親人救。

【滚綉球】俺哥哥丹鳳之眼，兄弟虎豹頭，中他人機彀，死的來不如個蝦蟹泥鰍。我也曾鞭督郵，俺哥哥誅文醜，暗梟了車冑，虎牢關酣戰温侯。咱人『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

無常萬事休』。壯志難酬！

【倘秀才】往常真户尉見咱當胸叉手，今日見紙判官趨前退後，原來這做鬼的比陽人不自由！立在丹墀内，不由我淚交流，不見一班兒故友。

【滚綉球】那其間正暮秋，九月九，正是帝王的天壽。列丹墀宰相王侯，攘的我奉玉甌，進御酒，一齊山壽；官裏回言道臣宰千秋。往常擺滿宫綵女在階基下，今日駕一片愁雲在殿角頭，痛淚交流。〔二〕

【叨叨令】碧粼粼绿水波紋皺，疏刺刺玉殿香風透。皂朝靴踏不響玻璃甃，白象笏打不響黄金獸。原來咱死了也麽哥，原來咱死了也麽哥！耳聽銀箭和更漏。〔三〕

【倘秀才】官裏向龍床上高聲問候，臣向燈影内恓惶頓首，躲避着君王倒退着走。只管裏，問緣由，歡容兒抖擻。

【呆骨朵】終是三十年交契懷着熟，咱心相愛志意相投。遶着二兄長跟前，不離了小兄弟左右；一個是急颩颩雲間鳳，一個是威凛凛山中獸；昏慘慘風内燈，虚飄飄水上漚。〔四〕

【倘秀才】官裏身軀在龍樓鳳樓，魂魄赴荆州閬州，爭知兩座磚城換做土丘！天曹不

受，地府難收，無一個去就。

【滾綉球】官裏恨不休，怨不休，更怕俺不知你那勤厚。爲甚俺死魂兒全不相瞅？敍故由，厮問候，想那說來的前咒，桃園中宰白馬烏牛。結交兄長存終始，俺服侍君王不到頭，心緒〔五〕悠悠！

【三煞】來日交諸葛將二愚男將引叮嚀奏，兩行淚纔那不斷頭。官裏緊緊的相留，怕〔六〕不待慢慢的等候；怎禁那滴滴銅壺，點點更籌。久停久住，頻去頻來，添悶添愁！來時節玉蟾出東海，去時節殘月下西樓。

【二煞】相逐着古道狂風走，趕定長〔七〕江雪浪流。痛哭悲涼，少添僝僽。拜辭了龍顏，苦度春秋。今番若不說，後過難來，千則千休；叮嚀說透，分明的報寃讐。

【煞尾】飽諳世事慵開口，會盡人間只點頭。火速的驅軍炫戈矛，駐馬向長江雪浪流；活拿住糜芳共糜竺，閬州裏張達檻車內囚。杵尖上挑定四顆頭，腔子內血向成都鬧市裏流，强如與俺一千小盞黃封頭祭奠酒！〔八〕

校記

〔一〕「死魂」二字殘損，從北大本、徐本改。〔二〕此曲「丹」原作「舟」，「侯」字原缺，諸本已補。「綵」字難辨，從鄭本、徐本改。「階」原作「眥」，諸本已改。〔三〕此曲「皺」原作「忽」，「皂」原誤爲「早」，皂是黑色，與下句「白象笏」之「白」對，今從鄭本、徐本改。〔四〕「熟」字原缺，據文意補，徐本校爲「愁」字。「急颩颩」，原作「吉占人」，從徐本改。〔五〕「緒」原作「暗」，從徐本改。〔六〕怕：底本形誤爲「快」，今改。〔七〕長江：底本作「湘江」，從徐本改。下曲有「駐馬向長江雪浪流」句，可證。〔八〕此曲「炫」字原作「恍」，諸本改作「校」，鄭本改作「統」。「酒」字原空缺，徐本、鄭本據韻補，今從。

唐明皇哭香囊（殘折）

劇目說明

此四曲均見《北詞廣正譜》。聯套次序不明。今參照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沉》順序，以元劇聯套慣例排列先後。

【越調·雪裏梅】鬧吵吵樹邊頭，訟都都絮無休；止不過添兵，離不了求救，您怎麽諸葛

武侯。

【幺篇】你可甚分破帝王憂，向沙塞擁戈矛。那裏也斷密亡隋，排蕭剪闥，擒充戮竇。

【絡絲娘】不要你微分間到口，則要你滿飲這一盞勞神御酒。額角上花鈿墜不收，粉汗交流。

【綿搭絮】玉簪初綻，金菊纔開，碧梧恰落，翠柳微凋，都做了野草閒花滿地愁。說與那教坊司、仙音院，莫落後。若得些鬆閒，共娘娘做取個九月九。

【拙魯速】比當日黑河秋，則不爭擁着貂裘。向前待問候，只見淡淡雙蛾緊相鬥；翠眉皺，手按着驊騮，忔忒忒戰又怯，嬌又羞。

風流孔目春衫記（殘曲）

劇目說明

《北詞廣正譜》録此曲。曹本《録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元曲選目》均於關漢卿名下

錄此劇名，故依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沉》定此曲爲關漢卿作。

【仙呂・尾聲】咱兩個赤金魚，將養在銀盆內。我則要你成雙到底，我與你爲妻。却不道你真實，大古來也真實；一家一計，咱兩個到黃泉做鬼永不分離。

孟良盜骨（殘曲）

劇目說明

《北詞廣正譜》收此兩句，題曰：『關漢卿《孟良盜骨》劇』。《元曲選》收有無名氏《昊天塔孟良盜骨》劇，仙呂套無此二句，用韵亦異，故可認定爲同題材之兩劇。

【仙呂・青哥兒】算着我今年合盡，來日個衆軍衆軍傳令……

白仁甫

小傳

白仁甫，名樸，一字太素，號蘭谷。生於一二二六年。祖籍隩州（今山西曲沃縣），其父白華，金末任樞密院判官，與元好問爲至交。白樸七歲時，蒙古兵攻陷金首都汴京，樸一家失散，賴元好問撫育成長。金亡，白樸一度隨父僑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縣），以文學見賞於真定統帥史天澤。真定史家擁有强大的武裝力量，又較早歸順蒙古，保持了地方的安定。蒙古滅金時，北方流離失所的文人多往歸依。真定戲曲演出頻繁，成爲大都、平陽之外的重要戲曲中心。白仁甫僑居真定時與雜劇作家李文蔚、侯正卿，女演員天然秀、宋壽香等交好，他在戲曲創作上的成就當與此有關。一二七六年蒙古軍渡江伐宋，仁甫隨軍南下，遍歷岳陽、九江、金陵諸名城。後移居金陵，又一度出遊揚州、杭州。此後行迹不可考。

白仁甫劇作，據《録鬼簿》所列，計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東牆記》、《唐明皇遊月宮》、《韓翠蘋御水流紅葉》、《薛瓊瓊月夜銀箏怨》、《漢高祖斬白蛇》、《蘇小小月夜錢塘夢》、《祝英臺死嫁梁山伯》、《楚莊王夜宴絶纓會》、《崔護謁漿》、《鴛鴦簡牆頭馬上》、《秋江風月鳳凰船》、《蕭翼智賺蘭亭記》、《閻師道趕江江》、《高祖歸莊》等十五種。另《雍熙樂府》録有《李克用箭射雙雕》一折，《北詞廣正

譜》録爲仁甫作。現僅存《牆頭馬上》、《梧桐雨》、《東牆記》三劇及《流紅葉》、《射雙鵰》殘折。散曲經近人輯存四十首。詞有《天籟集》行世。

白仁甫與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被稱爲『元曲四大家』。《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鵬搏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王國維則以『沉雄悲壯，爲元曲冠冕』評其《梧桐雨》一劇。賈仲明以〈凌波仙〉曲吊之曰：『峨冠博帶太常卿，嬌馬輕衫館閣情，拈花摘葉風詩性。得青樓薄倖名，洗襟懷，剪雪裁冰。閒中趣，物外景，蘭谷先生。』

董秀英花月東墻記

劇目說明

本劇現存三種版本：一、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二、王季烈校點《孤本元明雜劇》本；三、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本。後二者爲前者之複本，但在個別地方對前者作了文字上的校訂，且爲之分折。此外，王校本增補了若干科白，以減少脈望館本的斷裂之痕。

脈望館本署名『白仁甫』。但此劇五折一楔子，旦、末、梅香皆唱，有出元劇常例；全劇情節模仿《西廂記》，文筆遠遜《梧桐雨》、《牆頭馬上》，疑非白氏原作。

本劇現以隋本爲底本，用其餘二本參校。

楔　子

（沖末扮馬生上，云）小生姓馬名彬，字文輔。祖貫臨陽人氏。先父拜三原縣令，不幸身亡。小生年長二十五歲。雪案螢窗，苦攻經史，博古通今；名譽文章，自不可掩。俺父親在日之時，曾與松江府府尹董鎣爲友。嘗記得董府尹酒席之間，問俺父親：咱既爲通家，凡事皆當商量。先父説別無甚事，只有小兒馬彬年少，頗肯向學，未遂功名。府尹見説聰明，便道：某有一女，小字秀英，願與你令嗣爲妻。後來先父下世，路途遥遠，音信不通。如今小生一者游學，二者就問這親走一遭去。家童，收拾琴劍書箱，今日就行。（唱）

【仙吕·賞花時】文質彬彬一丈夫，千里尋師爲學謀。今日個踐程途，單身獨步，雲外雁聲孤。

【幺篇】我如今赤手空拳百事無，父喪家貧不似初，囊篋盡消疏。鵬程有路，何日赴皇都？

（云）行了個月期程，到得松江府了。家童，你尋個客店安下。（童云）理會的。兀那就是一所店房。

店主在家麽？（淨上云）誰叫、誰叫？（童云）老者，俺家長來此投宿。（做見科）（生云）小生動問老公公：此處董府在否？（淨云）府尹下世去了。（生云）他宅子在何處？（淨云）隔壁就是。足下與府尹甚親？（生云）先父與府尹相交契厚。自先父下世，一向間闊，不曾問候。（淨云）足下如今那裏去？（生云）小生儒業進身，游學至此，將赴詔選。敢問公公：有房舍借一間小生借居，待來春赴試。（淨云）足下既要安住，老夫有一小頑，名曰山壽，就托足下教訓攻書；老夫東牆下有一花木堂，先生就在其中設館如何？（生云）如此多謝！（淨云）院公，疾忙收拾潔淨者。（院公云）已停當了。（淨云）先生請往花木堂安歇。（同下）

第一折

（老夫人引梅香上，云）老身姓劉名節貞，乃劉太守之女，董府尹之妻。不幸府尹告殂，只生得一個女孩兒，喚做秀英，年長一十九歲。生的性質沉重，言□語真；詩詞書算、描鸞刺綉，無所不通。更有個小妮子，是小姐使喚的梅香，亦能吟詩寫染。昨日梅香說小姐身體不快。老身想來，多是傷春。梅香，如今是三月之間，後園中百花開放，你和小姐去海棠亭畔，散心走一遭去。（正旦上云）妾身董秀英是也。父親拜松江府尹，不幸早亡。只有老母在堂。治家嚴肅。今乃三春天氣，好生困人；終日在綉房中描鸞刺綉、針指女工，十分悶倦。恰纔母親教同梅香去後花園散悶。梅香，掩上

房門，咱兩個去來。（做行科）（旦云）梅香，你看是好春景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萬物乘春，落花成陣，鶯聲嫩。垂柳黃勻，越引起心間悶。

【混江龍】三春時分，南園草木一時新。清和天氣，淑景良辰，紫陌游人嫌日短，青閨素女怕黃昏。尋芳俊士，拾翠佳人，千紅萬紫，花柳分春。對韶光半晌不開言，一天愁都結做心間恨。憔悴了玉肌金粉，瘦損了窈窕精神。

（生上云）我正坐間，只見落花飛於簾下，此花待敗也。正是坐見落花生嘆息，〔二〕又疑春老樹南枝。這花必定是董府尹後園裏飛過來的。我起去望咱。（做望科）（梅云）姐姐，你看那桃杏花是好愛人也。（旦唱）

【油葫蘆】杏朵桃枝似絳唇，柳絮紛，春光偏閃斷腸人。微風細雨催花信，閒愁萬種心間印。羅幃綉被，寒孤欲斷魂；掩重門盡日無人問，情不遂，越傷神！

（梅云）姐姐，兀那東牆上看的是一個秀才。（旦看科）（唱）

【天下樂】我只見楊柳橫牆易得春。歡欣、可意人，一見了心下如何忍？送秋波眼角情，近東牆住左鄰，覷了可憎才有就因。

（梅云）姐姐，咱回房中去來。不爭你在此留戀，夫人知道怎了也？（旦云）咱去來。（下）（生云）這

相思索害也！恰纔那女子正是董秀英。今日見了他一面，不由人行思坐想，有甚心情看書！似此如之奈何？（下）（旦上云）好悶倦人也！自從昨日後園中見了那個秀才，生得眉清目秀，狀貌堂堂；我一見之後，着我存於心目之間，非爲狂心所使，乃人之大倫。早是身體不快，又遇着這等人物，教我神不附體，何時是可也？（梅云）姐姐因何見了那生，如此模樣了也？（旦唱）

【那吒令】一見了那人，不由我斷魂。思量起這人，有韓文柳文；他是個俏人，讀齊論魯論。想的咱不下懷：幾時得成秦晉，甚何年一處温存？

【鵲踏枝】好教我悶昏昏，淚紛紛；都只爲美貌潘安，仁者能仁。一會家心中自忖：誰與俺通個殷勤？

（梅云）姐姐，早是這兩日茶飯不進，厭厭瘦削。若再狂蕩了心，敢是不中也。（旦云）我身上病患，汝怎得知！（梅云）是何病患？（旦云）我是未嫁之女，對你一言難盡。（梅云）姐姐有話，但説不妨。（旦唱）

【寄生草】怕的是黄昏後，入羅幃愁越狠。孤眠獨枕教人悶，愁潘病沈教人恨，行遲力頓教人困。似這等含情掩臥象牙床，幾時得陽臺上遇着多才俊？

（梅云）姐姐，我猜着你敢待和昨日那秀才説話。他在那壁，你在這壁，如何得會？（旦云）想當初

卓文君怎生私奔相如來？（梅云）他兩個緣何便得成就來？（旦唱）

【幺篇】漢相如坐寒窗下，卓氏女配做婚〔二〕。都只爲我情你意相投順，姻緣自把佳期問，郎才女貌皆相稱〔三〕。你道是阻東牆難會碧紗厨，似俺這乾荷葉那討靈犀潤？

（旦云）梅香，我若不說，你也不知。自從後花園中見了那個秀才，教我愁悶更增十倍，不覺躭此病癥，如之奈何？（梅云）姐姐，不爭你看上那個書生，老夫人倘然窺視出來，你爲婦女，怎生是了？姐姐，夜深了，不睡做甚麼？（旦云）我怎生睡的着？我這身上越覺不快，兀的不害殺我也！（唱）

【後庭花】似這等害相思怎地忍？不由人上心來兩淚頻。避不的老母將咱怪，好教我留連心上人。枉勞魂，不覺的羅衣寬褪。被生寒怎地温？看看的憔悴了身，厭厭的害殺人。喚梅香掩上門，把沉檀爐内焚，志誠心禱告神。

【柳葉兒】呀，愁鎖定眉尖春恨，不教心懷憂悶？見如今人遠天涯近，難勾引，怎相親？越加上鬼病三分。

（梅云）姐姐，你實意心裏待怎麼？（旦唱）

【青哥兒】對人前一言難盡！老夫人治家嚴訓，怨俺那火性如雷老母親。謹慎閨門，晝夜追巡，坐守行跟，恐失人倫。但若是離了半時辰，來相問。

(梅云)姐姐，似你今春多病，可以自己調理，莫費神思；不爭你這等念想，倘若其身有失，如何是了？休休，莫要護病成疾，自損其身，姐姐自當思之。(旦云)梅香，你可知我心間的事？(梅云)妾雖不知，見姐姐身體不快，以此諫勸，自可調理。(旦云)似這等病，如何治度？我一會家不想起來便罷，一會家想將起，好是淒涼人也！(唱)

【賺煞】合晚至黃昏，獨宿心間悶。苦厭厭憂愁自忖：便有鐵石心腸也斷魂！篆香焚，被冷誰温，引入多情夢裏人。窗兒外月華正新。玉人兒在方寸，我將這海棠花分付與東君。

(云)睡起金爐香燼寒，寶釵斜插碧雲鬟。愁低楊柳梢頭月，花落鶯啼春又殘。(下)

校記

〔一〕生嘆息：脈望館本缺，底本已補。　〔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坐」誤爲「下」，「婚」音假爲「昏」，底本已改。

〔三〕相稱：脈望館本作「相趁」，今從王校本改。

第二折

（生上云）小生馬文輔。自從那日見了那小姐之後，朝則忘食，夜則廢寢；其心蕩然，如有所失。倘生不測，將平日所學，一旦廢矣。今夜這等風清月朗，且操一曲琴，洗我心間之悶咱。（下）（旦引梅香上科）（梅云）姐姐，這早晚不燒香做甚？（旦云）你放下香車者。（梅云）已放下了。（旦行科）（唱）

【正宮·端正好】下香階，踏芳徑，步蒼苔月影當庭；過回廊一弄淒涼景，好教我添悲興。

【滚綉球】垂楊宿鳥驚，綉鞋不待行。降明香問天求聘，志誠心禱告神靈。相思病漸成，看看瘦損形。受寂寞事關前定，盼佳期井底銀瓶，似這等栖遲誤了奴家命！强打精神拜斗星：何日安寧？

（梅云）姐姐，你聽那裏冰絃之聲？（旦唱）

【倘秀才】則道是半空中神仙勝境，却原來東牆下把絲桐慢整；你聽他款撫冰絃音韻清。夜闌人静，情悲戚，話丁寧。怎不教人動情！

(旦聽科)(生歌云)明月涓涓兮夜永生涼，花影摇風兮宿鳥驚慌；有美佳人兮牽我情腸，徘徊不見兮只隔東牆。佳期無奈兮使我遑遑，相思致痾兮湯藥無方。托琴消悶兮音韻〔二〕悠揚，離家千里兮身在他鄉，孤眠客邸兮更漏聲長。(梅云)姐姐，那生彈的好淒涼人也呵。(旦唱)

【滚綉球】我向這東牆仔細聽。鳳求鸞曲未成，怎不教想的人成病！今日個聰明的遇着聰明。這琴陶潛膝上横，蔡邕爨〔三〕下生。斷腸人這答兒孤另，一句句訴你飄零。幾時得同衾共枕銷金帳，滿斗焚香説誓盟，願足平生。

(生云)東牆那邊似有人言，莫不有人麽？我試挽着垂楊，隔牆而望咱。(生望科)(旦云)梅香，恰纔那生彈的是好傷感人也。我聽了琴中之語，教我越添其愁。且將我心中之悶，共聯一絶。(梅云)姐姐你做。(旦云)客館閒門静，閨房寂寞春；月來花弄影，疑是有情人。(生聽云)吟咏妙哉！我依韻和一首咱。書舍須臾恨，南園老盡春；東牆明月滿，偏照意中人。(旦聽云)牆角邊吟詩者，必是那彈琴的秀才。是好高才也！(唱)

【倘秀才】他在那東牆下詩和了一聲，我這裏近亭軒把綉鞋立定，好教我兜上心來意不寧。愁攢眉角上，忽的動傷情；知他是怎生？

（梅云）姐姐，咱回去罷，夜深了。（同下）（生云）呀，小姐回去了，這相思索害也！我且回書房去。（下）（旦上云）自從昨日聽了那生彈琴，不想我病症轉加，身子好生不快，可怎了也？（梅云）姐姐爲一女子，當守閨門之正，不要這等狂蕩。（旦唱）

【呆骨朵】我這裏悶厭厭鎖不住疏狂性，怎禁的獨自傷情！孤幃裏翠減香消，花梢上蜂喧蝶併；少年人辜負了三春景，身體也無康盛。自思量怎奈何，漸染出風流病。

（生上云）我昨日晚間，月下彈琴，不想小姐來聽，隔牆吟詩，我也和了一首。我想來，終不見個分曉。我今日使山壽去，只推問他討花，看他有甚麼話說。山壽你來。（山壽上云）師父叫我怎麼？（生云）隔壁董宅好花，你去討一朵來，休教老夫人知道。（山壽云）我只問小姐討去。（生云）然也。（下）（山壽上見旦科）（旦云）山壽來有何故？（山壽云）俺師父使我來問姐姐討花哩。（旦云）你師父是誰？（山壽云）俺師父姓馬名彬字文輔。（旦云）他多少年紀了？（山壽云）俺師父二十五歲了。（旦云）他要甚麼花？（山壽云）隨姐姐與我甚麼花。（旦云）我與你一朵海棠花，你將去。（旦與花科）（山壽辭科，下）（旦唱）

【脫布衫】思量起俊俏書生，今日個顯姓通名。海棠花權爲信行，姻緣事該前定。

【小梁州】誰想是舊日劉郎到武陵，聽說罷怎不傷情！孤鸞寡鳳幾時成？人孤另，長嘆

兩三聲。

【幺篇】黃昏一盞孤燈映，困騰騰悶倚幃屏；鼓二更，人初靜，更添愁興，照不到天明。

（旦云）我嘗〔三〕記得俺父親在日，曾與俺母親說：在朝之日，曾與三原縣令馬昂爲交，次後將我許與他兒子馬文輔爲妻。我那時年幼，也不曾成得。後來音信不通，因此上不曾成合這親事。我那日在後花園中，只見山壽家東牆上有一秀才，往這壁望着。我一見那生鬢黑眉青，脣紅齒白，教我放心不下。我前日在海棠亭下燒夜香，又遇着他彈琴，專訴失其佳配。昨日使山壽來問我討花，我因問他『你師父是誰，』山壽說『姓馬名彬字文輔。』我就想起俺父親的言語，莫不就是這生？我兩日前寫下了一個簡帖兒，今日着梅香送與他去。梅香，你送這簡帖兒與那秀才去。（梅云）將來，我送去。（旦與簡科）（梅云）我送簡帖兒去來。（同下）（生上云）自從見了秀英小姐，着我神魂飄蕩，茶飯懶嘗。昨日着山壽討花去，小姐與了一朵海棠花，不知主何意。似這等音信不通，如何是了，（梅云）先生萬福。（生云）小娘子來，有何事？（梅云）你不知，聽我說咱。（唱）

【上小樓】只因你青春後生，俺小姐心腸不硬。想前夜月下鳴琴，韻和新詩，福至心靈。音韻輕，聲律清，精通理性，多管是〔四〕暗中傳兩情相應。

（云）俺姐姐與了這個簡帖兒，教送與先生。不知是甚麼言語。（生云）將來我看。（生看科，云）小娘子，這一首詩是誰寫的？（梅云）俺姐姐親筆寫的。你試念與我聽。（生云）瀟洒月明中，潛身牆角

東。鳴琴離恨積，入夜綉幃空。夢繞三千界，雲迷十二峰。仙郎休負却，我意若春濃。好高才也！既小姐有顧戀小生之心，我如今備辦禮物，使媒人說去，如何？（梅唱）

【幺篇】你待教媒人偶成，老夫人天生劣性。不爭你走透消息，泄漏風聲，誤了前程。俺姐姐念舊盟，想舊情，何須媒證；不用你半星兒絳羅爲定。

（生云）既蒙小姐垂念，小生也寫一簡，煩小娘子捎去。（梅云）你寫來。（生寫科，云）小娘子，你道我多多上覆小姐來。（梅下）（生云）小姐若見了這簡帖兒，好事必成也。（下）（旦上云）梅香去了多時，怎生不見回來了？（梅上見旦科）（旦云）如何？（梅云）他有回簡在此。（旦云）將來我看！（梅香遞簡、旦接看科）（念云）客館枕淒涼，〔五〕孤眠春夜長。瑤琴撥一弄，春色在東牆。勿問詩中意，相思病染床。情人在咫尺，何日赴高唐。是好才學也！（唱）

【滿庭芳】恰便似龍蛇弄影，才過子建，筆掃千兵。温柔軟款多才性，忒煞聰明。據相貌容顏齊整，論文學海宇傳名，堪人敬。都只爲更長漏永，傷感淚盈盈。

（云）似這等何見得成也！（唱）

【耍孩兒】似這等空房靜悄人孤另，却又早香消金鼎。何時害徹相思病，〔六〕卜金錢禱告神靈。生前禽演分明判，八卦詳推莫順情。四柱安排定，都來增下，禍福分明。

【四煞】畫檐鐵馬喧，紗窗夢不成，佳人才子何時聘？他是個异鄉背井飄零客，我便是孤枕獨眠董秀英；都薄倖，一個在東牆下煩惱，一個在錦帳裏傷情。

【三煞】嘆鴛鴦綉被空，滿懷愁爲那生，只因他新詩和的聲相應；更把那瑶琴撥出艱難調，彩鳳求凰指下鳴，都是相思令。聽了他凄凉慘切，好教我寸步難行。

【二煞】婚姻配偶遲，難捱更漏永。畫蛾眉懶去臨妝鏡。老天不管人憔悴，一派黃河九遍清。貞烈性，也只是粉牆一堵，似隔着百座連城。

【尾煞】相思愁越添，凄凉惡夢境；便做道鐵石般只恁心腸硬，都寫入愁懷喚不省。（下）

校　記

〔一〕音韵：脈望館本作「韵韵」，底本已改。　〔二〕蔡邕：脈望館本缺，底本已補。　〔三〕嘗：脈望館本作「常」，今據文意改。　〔四〕是：脈望館本及底本均作「事」，據王校本改。　〔五〕凄凉：脈望館本作「飄零」，失韵，據王校本改。　〔六〕相思病：脈望館本作「病相思」，失韵，底本已改。

第三折

（生上云）從昨日小姐着梅香送了一首詩來，我也回了一首，教他將去了，至今音信不通。小生不覺病枕着床，性命在於頃刻。萬一有成，這病還有可時；倘或阻隔，如之奈何？（唱）

【中呂・粉蝶兒】睡眼難開，鎖愁眉如何擔待？恨相思晝夜難捱，則俺這异鄉人，如風絮，飄零在外。愁滿心懷，何時得否極生泰？

【醉春風】只因遇着可憎才，引的我熬煎深似海，害的我須臾咫尺難移捱〔一〕。你、你好是歹、歹！一會家搗枕搥床，長吁短嘆，教咱無奈！

（云）我且掩上門，靜坐一會。（旦同梅香上，云）昨日使梅香探那生去，回了一首詩來，我看罷，他真有此心。我今又寫下一個簡帖兒，梅香，你再送與那生去。（梅云）將來。（旦與簡科，云）你快去來。（下）（梅云）不知寫的是甚麼，須索送去。（唱）

【脫布衫】病潘安瘦損形骸，杜韋娘憔悴香腮；你兩個恩情似海，沒來由把咱禁害。

【小梁州】你只要摟帶同心結不開，都只待魚水和諧。曠夫怨女命安排，心無奈，盼殺楚

陽臺。

【幺篇】這便是才郎有意佳人愛，兩下裏怎不傷懷！好意捱，舒心害；粉牆爲界，鏡破兩分釵。

（云）早來到也。我隔這窗兒試瞧咱。（唱）

【上小樓】我把這窗兒潤開，覷一覷何妨何碍。只見他東倒西歪，倚床靠枕，身體斜挨。叫一聲馬秀才，頭不擡，相思苦〔二〕害。問你個病襄王在也不在。

（梅見科，云）先生萬福。（生起跪科，云）呀呀呀，小娘子怎生就不來了？（梅云）夫人嚴謹，僕妾豈敢輕出？（生云）小娘子，今日小姐有何話說？（梅云）俺姐姐寫了一簡，教我送來。不知上面寫着甚麽。（生云）將來我看。（做接科）（梅唱）

【幺篇】俺小姐親封一策，向你這東君叩拜。不知他有甚衷腸，道甚言詞，訴甚情懷。試取開，看內才，中間梗概。比那嚇蠻書賽也不賽？

（生念云）畫閣銷金帳，番成離恨天。東牆相見後，疑是武陵源。小生有一句話，只得對小娘子申訴。（梅云）先生但說不妨。（生跪云）想先君在時，曾蒙府尹相公將小姐許聘小生；後來阻滯，因此上不曾合成親事。小生此一來問這親事，欲令媒人通問於老夫人；爭奈寒儒孤陋，不能諧事。自

那日後花園中見了小姐，就得了這等症候。除小娘子在小姐左右，怎生方便，成就此事，有何傷乎？（梅云）足下是一丈夫，立於天地之間，當以功名爲念，垂芳名，顯祖宗。豈不聞聖人云：血氣之勇，戒之在色。足下是聰明之人，何爲一女子喪其所守？先生察之。（生跪云）只是小娘子可憐小生，通一句話呵，此事必成矣。（梅云）先生請起。等妾身看小姐之動靜，若是得空呵，慢慢的假一言，肯與不肯，再來回報足下。（生云）小生還有一簡，煩小娘子捎去，未知可否？（梅云）將來，我捎去。（生與簡科）（梅云）妾身回去也。（同下）（旦上云）恰纔使梅香去了，這早晚不見回來，好悶人也呵！（梅上云）姐姐，我來了。（旦云）事已如何？（梅云）姐姐，則被你弄殺那生也！（旦云）他對你說甚麼來？（梅云）他將前事訴了一遍。（旦云）甚麼前事？（梅云）他說道：俺父親在時，曾與你先尊爲交，就將小姐許了親事；後來遭阻滯，不曾成事。如今千里而來，也只爲這親事。自從那一日見了姐姐，如今在書房中害相思病哩。（旦云）他再有甚麼話說？（梅云）我臨來時，他又與了個簡帖來，捎與姐姐哩。（旦云）將來看咱！（做看科）（旦念云）相思病轉添，愁鎖眉尖上；無意讀經書，引的春心蕩〔三〕。忽見可憎才，疑是嫦娥降；盼得眼睛穿，何日同鴛帳。（唱）

【快活三】悶昏昏眼倦開，困騰騰鴛枕挨；掙扎〔四〕思量的無聊賴，幾時得雲雨會陽臺？我和你同歡愛，愛你個俊俏書生，風流秀才。俺兩個少欠下相思債，自裁自改，何日得共挽同心帶？

【賀聖朝】似這般子建才學，埋沒書齋，愁腸一似東洋海。生的相貌堂堂，見了開懷。心中自猜：怎生教他畫去昏來？

（梅云）姐姐，似此如之奈何？（旦云）我如今寫一個期約簡兒，你將去。我若不如此，他豈敢來？（旦付簡科，云）他若看了這詩，便知我的意思。（下）（梅同下）（生上云）我寫了一簡，着梅香捎去；這早晚不見回來，恐成不的這事。這一會身子困倦，且睡些兒。（梅上見科，云）先生萬福。（生云）小娘子，那事如何？（梅云）賀萬千之喜！事已成矣。（生云）有甚好音，着我知道。（梅云）簡帖在此。（生接念云）待月東牆下，花陰候大才。明宵成歡會，同赴楚陽臺。（生跪謝云）今日得成此事，皆小娘子之力，異日當犬馬相報。（梅云）足下請起。你准備〔五〕者，妾當回去也。（下）（生云）小生這病害的着了！（唱）

【滿庭芳】姻緣合該，今朝相待，魚水和諧；似這等不枉了教人害，苦盡甘來。古人言『知過必改』，不由人兜在心懷；一見了相親愛，便休道『賢賢易色』，非是我放狂乖。（下）

（旦、梅上）（梅云）姐姐，天色晚了，那生必定等哩，好去了。（旦云）我乃室女，潛出閨門，與少年私約，敢非禮麽？（梅云）姐姐，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有何非禮？（旦云）母親不知睡了不曾？（梅云）咱去來，不妨事。（下）（生上云）早間梅香來，約海棠亭上與小姐相會。夜〔六〕深了，我掩上書房門，好去也。早來到牆邊，躍而過去，潛身在這海棠亭下者。（旦上云）梅香，那東牆下似有人影，莫不

是那秀才來了？你去看咱。（梅望科）（生見梅科，云）小娘子，小姐來了不曾？（梅云）兀的不是！（生見旦科，云）小姐令小生將來赴約。（旦云）你在角門首望着，有人來便報我知道。（梅虛下）（生、旦携手至海棠亭成親科）（生唱）

【耍孩兒】看了你桃腮杏臉花無賽，星眼朦朧不開，魂靈兒飛在五雲端，只將這玉體相挨。安排定共宿鴛鴦枕，准備下雙飛鸞鳳臺。今日得同歡愛，把湘裙皺損，寶髻斜歪。

【五煞】衫兒紐扣鬆，裙兒摟帶解；酥胸粉腕天然態，楚腰似柳嬌尤軟，未吐桃花露潤開，完成了恩和愛。今日個良姻匹配，便死呵一穴同埋！

【四煞】溫柔軟款情，佳人忒艷色，春風美滿身心快。輕蟬鬢，嬋烏雲亂，寶髻偏斜溜鳳釵，越顯的多嬌態。心中留戀，可意多才。

【三煞】嬌羞力不加，低垂頸怕擡，風流徹骨遺香在。相偎玉體輕輕按，粉汗溶溶濕杏腮。似這等偷香竊玉，幾時〔六〕得一發明白？

【二煞】澄澄夜氣清，低低月轉階，枝枝花影橫窗外。燈前試把香羅看，點點猩紅映瑩白。則見他羞無奈，困騰騰倚牆靠壁，急忙忙重整金釵。

【尾煞】相思一筆勾，姻緣前世該，好教人撇不下恩和愛，幾時得再把同心帶兒解？

（老夫人上云）我前日聽得梅香說小姐身體不快，不曾看得。今夜睡不着，我試看小姐去咱。（做行科）來到這綉房中，怎生不見小姐？莫不敢做下了勾當也？我試往後花園看去。呀，這角門怎生開着？（做撞見科）（生、旦慌科）（梅云）姐姐，不妨事。夫人行我有話說。（夫人罵云）好賤人，你三個都過來！（生、旦、梅香跪科）（夫人云）好女孩兒，做下這等勾當！豈不聞「座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我於董家爲婦，一世何曾有針尖大小破綻？你如今年方及笄，不遵母訓，不修婦德，與這等不才畜生私約，兀的不辱沒〔七〕殺人也？我想來，都是這小賤人迤逗的來！（梅云）老夫人息雷霆之怒，聽賤妾陳是非之由。想當初先尊在日，將小姐曾許與三原縣尹馬昂之子馬文輔爲妻。先尊下世，不曾成合。不想馬生因問親事至此，安歇於山壽家花木堂中。使佳人才子，臨風對月；心非木石，豈無所思？夫人失治家之道，不能掩骨肉之醜，何人之過？（夫人沉吟科，云）兀那厮，你端的姓甚名誰，何方人氏？（生跪云）不瞞老夫人說，小生姓馬名彬，字文輔。先父拜三原縣令，祖貫臨陽人也。（夫人云）你這個小禽獸無禮！你既到此，如何不來見我，却做下這等勾當？若是別人呵，決打壞了。你空讀孔孟之書，不達周公之禮。這等不才，我待教你離我門去；只是看你先父母面上，我家三輩不招白衣之人，如今且將你兩個急配了，則明日上朝取應去。得中科第，那時來也未遲。（生云）非敢對夫人誇口，小生六歲攻書，八歲能文，十一歲通六經。據小生文學，不奪狀元回來，永不見夫人之面。（夫人云）想你父親，也不曾弱了。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孩兒，你着志者！秀英便收拾行裝，送文輔上朝取應去。（旦云）恰相逢，又分別，好是煩惱人也呵！今朝同

把一杯酒，後夜醉眠何處樓；如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逢在水頭。（同下）

校記

〔一〕捱：脈望館本缺，底本已補。〔二〕若：底本誤作「若」，今據脈望館本、王校本改。〔三〕春心蕩：底本作「春心況」，依文意改。〔四〕挣扎：底本作「怎闔」。「挣」「怎」音近，「闔」即「扎」字。〔五〕「備」：諸本均無此字，今據文意補。〔六〕幾時：底本落「時」字，據脈望館本補。〔七〕辱沒：脈望館本、底本「沒」音近訛爲「麽」，今改。

第四折

（旦、生同上）（旦云）梅香將酒果來，與秀才餞行。（做把盞科）（旦云）今日得成佳配，妾身不敢久留，當以功名爲念，進取爲心。以君之才，必有台輔之任。若到京師，早登科第，當速返征轅也。（生云）我這一去，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請老夫人拜別咱。（夫人上云）孩兒着志者，早些回來。（生拜夫人科）（旦云）如今暮春天道，是好傷感人也！（唱）

【越調・鬥鵪鶉】眼見的枕剩衾空，怎捱這更長漏永！桂蕊飄霞，楊花弄風；翠袖生寒，

烏雲不攏。恰成了鸞鳳交，眼見的各西東〔一〕；離恨千般，閒愁萬種。

【紫花兒序】見如今亭前分袂，目下離別，多應是夢裏相逢。忍不住長吁短嘆，難割捨意重情濃。枉教我埋怨天公，莫不是美滿姻緣不得終？好教人傷悲切痛！霎時間去馬回車，都做了往雁歸鴻。（同下）〔二〕

（旦同梅上〔三〕，云）自從文輔去後，今經半載有餘，杳無音信，教我身心不安。好是煩惱人也！

（唱）

【小桃紅】腰肢纖細減芳容，似帶雨梨花重。翠被香消與〔四〕誰共，思無窮。音書寫下無人送，魚沉雁杳，枕剩衾空。因此上淚滴滿酥胸。

（梅云）姐姐，怎生害的這等瘦了？（旦唱）

【天淨紗】害的人病厭厭瘦了形容，寬綽綽帶慢衣鬆，俏身兒往日難同；越添悲痛，倚幃屏星眼朦朧。

【調笑令】好教我氣沖，怨天公：閃的我獨宿孤眠錦帳中！珠簾不捲金鈎控，怕的是南樓上畫鼓鼕鼕。我這裏好夢初成，又在牆東；怎生般夢魂中魚水也難同？

【禿廝兒】恨人畫檐間鐵馬丁東；恨人，寒山野寺鳴鐘；恨人，把美愛幽歡好夢驚；恨

人，又見花梢兒窗影下重重。

【聖藥王】想舊境，一夢中，海棠亭下正歡濃；寶髻鬆，綉被重，覺來猶在畫屏東。無語淚溶溶！

【麻郎兒】恨相思病濃，轉思量淚重。眉蹙損春山悶縈，顯的淒涼一弄。

【幺篇】這病攻、淚濃、悶重，都只爲滿腹愁衷〔五〕，都只爲魚水難同，都只爲孤鸞寡鳳。〔六〕

【絡絲娘】粉花箋寫下更長漏永，專訴着瘦減香肌玉容。寫罷了眉尖一縱，更教人悲痛！

（云）自馬生去後，教我朝思暮想，疾病轉加，如之奈何？梅香，你來。（梅云）姐姐，怎麼說？（旦云）我這幾天身子不快，我待請醫調理，你請母親來商量。（梅云）老夫人有請。（卜上云）孩兒有甚事？（旦云）母親，你孩兒身體不快，如何治之？（卜云）孩兒，快請個良醫來，服些藥餌就好了。梅香，你快請去。（梅背云）除是馬秀才來，就好了。〔七〕（做請科，云）李郎中在家不在家？（淨上云）小子李郎中是也。別無買賣營生，專靠我這藥上盤費。我這妙用，有神仙之法，手到病除。家傳一樣妙藥，專治男女傷春之病。恰纔董府尹家來請，須索走一遭去。（行科）（見梅科，云）小娘子報復去。

(梅報云)奶奶,請將醫士來了。(卜云)請進來。(見科)(卜云)小女有些不快,特請先生調治。(淨云)請出來診脈。(旦出見科)(診脈科)(淨云)此脈沉細。(卜云)如何調治?(淨云)小人專治傷春之病,豈可無藥?不瞞老夫人說,我這藥費本錢。(卜云)老身怎肯少了藥資?(淨云)我便攢藥。(旦云)此藥何名?(淨云)是撮病芙蓉散。(做與藥科)(卜云)梅香,與郎中五錢銀子。(淨云)不當受,小人回去也。(下)(卜云)梅香,你教孩兒睡一會兒,我回去。(下)(梅云)姐姐,服了此藥就好。(旦唱)

【東原樂】這廝是哄人機見,他說來的不通,越教人添沉重。他一片胡言都是空,無些兒效功;他正是說真方把咱做弄。〔八〕

【綿打絮】深闈靜悄,幽僻空庭,月輪展紙,幾扇屏風。似海棠半醉春睡重,鮫綃上綠鬢擁。有情人何日相逢,幾時得赴高唐夢中?

【拙魯速】花落去,綠叢叢,怎不教人、淚盈盈,愁鎖眉尖萬種?清夜悠悠誰共?畫檐下搖曳簾櫳,不想把離人斷送,鷓鴣啼驚覺巫山夢。

【尾聲】魚沉雁杳音難送,阻隔着千里關山萬重。埋怨俺狠毒娘,走將來分開了鸞鳳種。(下)

校記

〔一〕西東：脈望館本作「東西」，失韵。今從底本。　〔二〕同下：二字底本原無，今據上下文意補。又，王校本於此處增補如下科白：「（夫人云）孩兒就此啓程者。（生云）便是。（做掩淚下）（夫人云）文輔已去。秀英，隨俺回房去者。（旦應科）（夫人、旦同下科）」　〔三〕旦同梅上：脈望館本原無，據文意及王校本增補。　〔四〕翠被香消與誰共：「與」字原缺，據〔小桃紅〕句格補。　〔五〕滿腹愁衷：「腹愁」二字原缺，據文意補。　〔六〕王校本於此處增補如下科白：「（梅云）姐姐，何不寫一書信寄去？（旦云）便是。取紙墨筆硯來。（梅應，做取科）（旦寫科）（唱）」　〔七〕就好了：脈望館本作「我好了」，底本及王校本補作「我就好了」，不類梅香聲口，今刪去「我」字。　〔八〕王校本於此處增補如下科白：「（梅云）姐姐且將息，俺去也。（下）（旦嘆科）（唱）」

第五折

（生衣冠上云）自家馬文輔是也。自到京師，應試科場，一舉狀元及第。蒙恩賜彩緞官誥，今日謝了恩，回松江搬取夫人秀英去。駿步高騫謁紫宸，學成詞賦貫天人。丈夫欲遂平生志，年少先栽帝里春。好是稱心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春雷揭地震青天，平步上廣寒宮殿。風吹烏帽整，日照錦袍鮮。拜宴

開筵，這其間方稱了丈夫願！

【駐馬聽】十載心堅，酬志了金屋銀屏紫府仙。當時貧賤，怎忘了簞瓢陋巷在窮檐。官高猶記武陵源，身榮怎忘前親眷。纔中選，今朝又把程途踐。

（云）行了數日，早到松江府了。趲動馬，徑奔宅上去者。（做到科，云）左右，報的老夫人知道。（做報科）（夫人上云）馬文輔得了頭名狀元，今日回來，我須迎他進來者。（生做見科）（卜云）兒鞍馬勞困。梅香，叫你姐姐來見學士者。（梅走上云）姐姐在那裏？（旦上云）小賤人，你管我怎麼？（梅云）俺姐夫做了官回來，在堂上。老夫人着我請你相見哩。（旦云）是真個？（梅云）你待不見哩？（旦云）不想有今日也！（做相見敍禮科）（旦云）才郎及第，官拜何職？（生云）托祖宗福蔭，叨中狀元，小生喜不自勝。（旦唱）

【雁兒落】誰想你入科場藝在先，金榜上名堪羨。脫却了舊布衣，直走上金鑾殿。

【得勝令】你如今束帶立朝前，得志受皇宣。列翰苑爲學士，插金花飲玉筵；標寫在凌煙，寶匣內方顯出龍泉劍。享富貴綿綿，立芳名見大賢。

（生云）小生別後一載有餘，多虧小姐持家養德。（旦唱）

【水仙子】今朝一日笑聲喧，又得才郎敍舊緣，相逢訴不盡心中怨。那時節意慘然，自

別來動是經年。我只怕恩情斷，盼歸期天樣遠。誰知到今日團圓！

【折桂令】喜今朝又得團圓。夫婦相逢，前世姻緣；携手相將，花前月下，笑語甜言。舊日的恩情不淺，還記得海棠亭誓對嬋娟？你如今黃榜名懸，翰苑超遷；願足平生，盡在神天。

（使臣上云）雷霆驅號令，星斗煥文章。小官使命官是也。奉朝命來與馬狀元加官進秩。可早來到也。狀元裝香，來接詔旨！（生跪科）（使臣云）皇帝詔旨：你狀元馬彬有文武全才，博學宏詞，可授翰林學士；其妻董氏，一節不渝，封學士夫人。可即走馬赴任，勿替朕命。故敕。（生拜云）感謝聖恩！（唱）

【沽美酒】降明香接詔宣，拜天使喜開顏。聖主恩波遍九天，坐金鑾寶殿，四海內都朝見。

【太平令】托皇朝文能武羨，養德性道重名傳，姓列在金章寶篆，普天下黎民方便。只願的萬年、永遠、保天恩聖賢，端的是威鎮了四方八面。

（云）使臣請筵宴。（使臣云）不必了，就此告回。（下）（生上云）賢妻，如今有聖旨教即便赴京上任，你心下如何？（旦云）妾身豈敢抗拒？（生云）既如此，弓兵快收拾車馬，赴任去來。（唱）

【川撥棹】列頭踏在馬前，把香車簾半捲。只見官誥新鮮，翠袖花鈿，寶髻雲偏，疑是天仙。只見他喜孜孜俏臉兒笑撚，敢見我紫羅袍體間穿。

【七弟兄】我這裏向前，謝得完全，今日個夫妻稱了平生願。身榮休忘了海棠軒，東牆下私約成姻眷。

【梅花酒】俺如今踐登程路途沿，幾時到八水三川、西洛中原？莫得俄延，摔碎絲鞭；馬蹄兒踐香塵，鈿車兒古道穿，今日個來赴選。來赴選，到金鑾；到金鑾，日月邊；日月邊，受皇宣；受皇宣，古今傳。

（云）想小生今日到的這一步，夫榮妻貴，怎肯忘了那時。（唱）

【收江南】想當初五言詩和得句兒聯，七條絃彈就舊姻緣，想着那海棠亭下設盟言。今日個兩全，夫妻敕賜再團圓。

【鴛鴦煞】佳人才子心留戀，東牆花下成姻眷；標寫青編，暢道一舉登科將名姓顯。男兒得志共賞在瓊林宴，玉堂中千古名賢。似這等金榜題名萬代顯。

題目　老夫人急配好姻緣

小梅香暗把詩詞遞

正名　馬文輔平步上鰲頭
董秀英花月東墻記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版本有五：即脈望館抄校《古今雜劇》本、顧曲齋《古雜劇》本、陳氏繼志齋刊《元明雜劇》本、孟稱舜編《古今名劇合選》（《酹江集》）本，及臧晉叔編《元曲選》本。此外，《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詞謔》等，亦節選零曲。

此劇顧曲齋本、繼志齋本、脈望館本顯係同一系統，《酹江集》本則據此三本，并參照《元曲選》本斟定文字。

本劇以《元曲選》本爲底本，并以上述各本參校。

楔　子

（冲末扮張守珪引卒子上，詩云）坐擁貔貅鎮朔方，每臨塞下受降王。太平時世轅門靜，自把雕弓數雁行。某姓張，名守珪，現任幽州節度使。幼讀儒書，兼通韜略，爲藩鎮之名臣，受心膂之重寄。且喜近年以來，邊烽息警，軍士休閒。昨日奚契丹部擅殺公主，某差捉生使安禄山率兵征討，不見來回話。左右，轅門前覷者，等來時報復我知道。（卒云）理會的。（淨扮安禄山上，云）軀幹魁梧膽力雄，六蕃文字頗皆通。男兒若遂平生志，柱地撑天建大功。〔一〕自家安禄山是也。積祖以來，爲營州雜胡，本姓康氏。母阿史德，爲突厥覡者，禱于軋犖山戰鬥之神而生某。生時有光照穹廬，野獸皆鳴，遂名爲軋犖山。後母改嫁安延偃，乃隨安姓，改名安禄山。開元年間，延偃携某歸國，遂蒙聖恩，分隸張守珪部下。爲某通曉六蕃言語，膂力過人，現任捉生討擊使。昨因奚契丹反叛，差我征討。自恃勇力深入，不料衆寡不敵，遂致喪師。今日不免回見主帥，別作道理。早來到府門首也。左右，報復去，道有捉生使安禄山來見。（卒報科）（張守珪云）着他進來。（安禄山做見科）（張守珪云）安禄山，征討勝敗如何？（安禄山云）賊衆我寡，軍士畏怯，遂至敗北。（張守珪云）損軍失機，明例不宥。左右，推出去，斬首報來。（卒推出科）（安禄山大叫云）主帥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壯士！（張守珪云）放他回來。（安禄山回科）（張守珪云）某也惜你驍勇，但國有定法，某不敢賣

法市恩。送你上京，取聖斷，如何？（安祿山云）謝主帥不殺之恩。（押下）（張守珪云）安祿山去了也。（詩云）須知生殺有旗牌，只爲軍中惜將才。不然斬一胡兒首，何用親煩聖斷來〔二〕。（下）（正末扮唐玄宗駕，旦扮楊貴妃，引高力士、楊國忠、宮娥上）（正末云）高祖乘時起晉陽，太宗神武定封疆。守成繼統當兢業，萬里河山拱大唐。〔三〕寡人唐玄宗是也。自高祖神堯皇帝，起兵晉陽，全仗我太宗皇帝滅了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家擅改年號，立起大唐天下。傳高宗、中宗，不幸有宮闈之變，寡人以臨淄郡王領兵靖難，大哥哥寧王讓位於寡人〔四〕。即位以來，二十餘年，喜的太平無事。賴有賢相姚元之、宋璟、韓休、張九齡，同心致治，寡人得遂安逸。六宮嬪御雖多，自武惠妃死後，無當意者。去年八月中秋，夢遊月宮，見嫦娥之貌，人間少有。昨壽邸楊妃，絕類嫦娥，已命爲女道士；既而取入宮中，策爲貴妃，居太真院。寡人自從太真入宮，朝歌暮宴，無有虛日。高力士，你快傳旨排宴，梨園子弟奏樂，寡人消遣咱。（高力士云）理會的。（外扮張九齡押安祿山上）（詩云）調和鼎鼐理陰陽，位列鵷班坐省堂。四海承平無一事，朝朝曳履侍君王。老夫張九齡是也。南海人氏，早登甲第，荷聖恩直做到丞相之職。近日邊帥張守珪，解送失機蕃將一人，名安祿山。我見其身軀肥矮，語言利便，有許多异相。若留此人，必亂天下。我今見聖人，面奏此事。早來到宮門前也。（入見科）（云）臣張九齡見駕。（正末云）卿來有何事？（張九齡云）近日邊臣張守珪解送失機蕃將安祿山。例該斬首，未敢擅便，押來請旨。（正末云）你引那蕃將來我看。（張九齡引安祿山見科，云）這就是失機蕃將安祿山。（正末云）一員好將官也。你武藝如何？（安祿山云）臣左右開弓，

一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會；能通六蕃言語。（正末云）你這等肥胖，此胡腹中何所有？（安祿山云）惟有赤心耳！（正末云）丞相，不可殺此人，留他做個白衣將領。（張九齡云）陛下，此人有异相，留他必有後患。〔五〕（正末云）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留着怕做甚麽！兀那左右，放了他者。（做放科）（安祿山起謝，云）謝主公不殺之恩。（做跳舞科）（正末云）這是甚麽？（安祿山云）這是胡旋舞。（旦云）陛下，這人又矬矮，又會舞旋，留着解悶倒好。（正末云）貴妃，就與你做義子，你領去。（旦云）多謝聖恩。（同安祿山下）（張九齡云）國舅，此人有异相，他日必亂唐室，衣冠受禍不小。老夫老矣，國舅恐或見之，奈何？（楊國忠云）待下官明日再奏，務要屏除爲妙。〔六〕（正末云）不知後宮中爲什麽這般喧笑？左右，可去看來回話。（官娥云）是貴妃娘娘與安祿山做洗兒會哩。（正末云）既做洗兒會，取金錢百文賜他做賀禮，就與我宣祿山來，封他官職。（宮娥拿金錢下）（安祿山上，見駕科，云）謝陛下賞賜。宣臣那廂使用？（正末云）宣卿來不爲別，卿既爲貴妃之子，即是朕之子。白衣不好出入宮掖，就加你爲平章政事者。（安祿山云）謝了聖恩。（楊國忠云）陛下，不可，不可！安祿山乃失律邊將，例當處斬，陛下免其死足矣。今給事宮庭，已爲非宜；有何功勳，加爲平章政事？況胡人狼子野心，不可留居左右。望陛下聖鑒。（張九齡云）楊國忠之言，陛下不可不聽。（正末云）你可也說的是。安祿山，且加你爲漁陽節度使，統領蕃漢兵馬，鎮守邊庭，早立軍功，不次升擢。（安祿山云）感謝聖恩。（正末云）卿休要怨寡人，這是國家典制，非輕可也呵！（唱）

【仙呂·端正好】則爲你不曾建甚奇功，便教你做元輔，滿朝中都指斥鑾輿。眼見的平

章政事難停住，寡人待定奪些別官祿。

【幺篇】且着你做節度、漁陽去，破强寇永鎮幽都。休得待國家危急纔防護；常先事設權謀，收猛將保皇圖。分鐵券；賜丹書，怎肯便辜負了你這功勞簿〔七〕（同下）

（安祿山云）聖人回宮去了也。我出的宮門來。回耐楊國忠這厮，好生無禮，在聖人前奏准，着我做漁陽節度使，明升暗貶。別的都罷，只是我與貴妃有些私事，一旦遠離，怎生放的下心。罷罷罷！我這一去，到的漁陽，練兵秣馬，別作个道理。正是：畫虎不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好驚人。（下）

校　記

〔一〕安祿山定場詩四句，脈望館本、顧曲齋本、酹江集本、繼志齋本均見，底本無。本劇張守珪、張九齡上場均有定場詩，此處亦宜補入。　〔二〕脈望館本、顧曲齋本、酹江集本、繼志齋本均無張守珪下場詩，此從底本。　〔三〕唐明皇四句定場詩，底本無，現從脈望館本等四本補入。　〔四〕此句道白，底本與脈望館本等略有出入，四本均作：「傳高宗、中宗，不幸有武、韋之變，寡人以臨淄郡王，領兵靖難，大掃宮庭，重清海宇。大哥哥寧王鑒前人之失，讓位於寡人。」　〔五〕此句下脈望館本等四本均有「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二句。　〔六〕此處底本與脈望館本、繼志齋本、顧曲齋本在細節處理上有异。脈望館本等在楊國忠說「務要屏除爲妙」後，有「〔外〕既如此，咱且回私宅去。（同下）（正末扮駕引高力士、楊國忠一行人上）（正）寡人今日早朝，只聽得後宮喧笑。」則安祿山與楊玉環喧笑，顯系發生於另一天。底本於唐明皇賜「兒」後，楊玉環即「同安祿山下」，後宮喧笑即發生於

當時。酹江集本之處理與底本同。〔七〕此曲曲文脈望館本、顧曲齋本、繼志齋本與底本大異，全録如下：「執軍權做節度，破强寇永鎮幽都。國家直到危如壘卵才防護，成大事掌權謀。收猛將保皇圖，開舉選取名儒，寡人怎肯教閉塞了賢門户。」酹江集本從底本改，并註云：「幺篇吴興本改數句，覺勝原本，從之。」

第一折

（旦扮貴妃引宫娥上，云）妾身楊氏，弘農人也。父親楊玄琰，爲蜀州司户。開元二十二年，蒙恩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乃主上聖節，妾身朝賀，聖上見妾貌類嫦娥，令高力士傳旨，度爲女道士，住内太真宫，賜號太真。天寶四年，册封爲貴妃，半后服用，寵幸殊甚。將我哥哥楊國忠加爲丞相，姊妹三人封做夫人，一門榮顯極矣。近日邊庭送一蕃將來，名安禄山。此人猾黠，能奉承人意，又能胡旋舞。聖人賜與妾爲義子，出入宫掖。不期〔二〕我哥哥楊國忠看出破綻，奏准天子，封他爲漁陽節度使，送上邊庭。妾心中懷想，不能再見，好是煩惱人也。今日是七月七夕，牛女相會，人間乞巧令節。已曾吩咐宫娥，排設乞巧筵在長生殿，妾身乞巧一番。宫娥，乞巧筵設定不曾？（宫娥云）已完備多時了。（旦云）咱乞巧則個。（正末引宫娥挑燈拿砌末上，云）寡人今日朝回無事，一心只想着貴妃。已令在長生殿設宴，慶賞七夕。内使，引駕去來。（唱）

【仙吕·八聲甘州】朝綱倦整，寡人待痛飲昭陽，爛醉華清。却是吾當有幸，一個太真

妃傾國傾城。珊瑚枕上兩意足，翡翠簾前百媚生。夜同寢，晝同行，恰似鴛鳳和鳴。

（帶云）寡人自從得了楊妃，真所謂「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也。（唱）

【混江龍】晚來乘興，一襟爽氣酒初醒。松開了龍袍羅扣，偏斜了鳳帶紅鞓。侍女齊扶碧玉輦，宮娥雙挑絳紗燈。順風聽，一派簫韶令。（內作吹打喧笑科）（正末云）是那裏這等喧笑？（宮娥云）是太真娘娘在長生殿乞巧排宴哩。（正末云）衆宮娥不要走的響，待寡人自看去。（唱）多咱是胭嬌簇擁，粉黛施呈。

【油葫蘆】報接駕的宮娥且慢行，親自聽；上瑤階，挪步近前楹。悄悄蹙蹙款把紗窗映；撲撲簌簌風颭珠簾影。我恰待行，打個囈掙，怪玉籠中鸚鵡知人性，不住的語偏明！

（內作鸚鵡叫，云）萬歲來了，接駕。（旦驚云）聖上來了！（做接駕科）（正末唱）

【天下樂】則見展翅忙呼萬歲聲，驚的那娉婷，將鑾駕迎。一個暈龐兒畫不就，描不成；行的一步步嬌，生的一件件撑，一聲聲似柳外鶯。

（云）卿在此做甚麼？（旦云）今逢七夕，妾身設瓜果之會，問天孫乞巧哩！（正末看科，云）排設的是好也！（唱）

【醉中天】龍麝焚金鼎，花蕚插銀瓶。小小金盆種五生，供養着鵲橋會丹青幢，把一個

米來大蜘蛛兒抱定。攙奪盡六宮寵幸，更待怎生般智巧心靈。

（正末與旦砌末科，云）這金釵一對，鈿盒一枚，賜與卿者。（旦接科，云）謝了聖恩也。（正末唱）

【金盞兒】我着絳紗蒙，〔二〕翠盤盛，兩般禮物堪人敬，趁着這新秋節令賜卿卿。七寶金釵盟厚意，百花鈿盒表深情。這金釵兒教你高聳聳頭上頂，這鈿盒兒把你另巍巍手中擎。

（旦云）陛下，這秋光可人，妾待與聖駕亭下閒步一番。（正末做同行科）（唱）

【憶王孫】瑤階月色晃疏櫺，銀燭秋光冷畫屏。消遣此時此夜景，和月步閒庭，苔浸的凌波羅襪冷。

（云）這秋景與四時不同。（旦云）怎見的與四時不同？（正末云）你聽我說。（唱）

【勝葫蘆】露下天高夜氣清，風掠得羽衣輕，香惹丁東環佩聲。碧天澄淨，銀河光瑩，只疑是身在玉蓬瀛。

（旦云）今夕牛郎織女相會之期，一年只是得見一遭，怎生便又分離也！（正末唱）

【金盞兒】他此夕把雲路鳳車乘，銀漢鵲橋平。不甫能今夜成歡慶，枕邊忽聽曉雞鳴；却早離愁情脈脈，別淚雨泠泠。五更長嘆息，則是一夜短恩情。

（旦云）他是天宮星宿，經年不見，不知也曾相憶否？（正末云）他可怎生不想來！（唱）

【醉扶歸】暗想那織女分，牛郎命，雖不老，是長生；他阻隔銀河信杳冥，經年度歲成孤另。你試向天宮打聽，他決害了些相思病。

（旦云）妾身得侍陛下，寵幸極矣。但恐容貌日衰，不得似織女長久也。（正末唱）

【後庭花】偏不是上列着星宿名，下臨着塵世生；把天上姻緣重，將人間恩愛輕。各辦着真誠，天心必應，量他每何足稱。

（旦云）妾想牛郎織女，年年相見，天長地久，只是如此。世人怎得似他情長也！（正末唱）

【金盞兒】咱日日醉霞觥，夜夜宿銀屏；他一年一日見把佳期等。若論着多多爲勝，咱也合贏。我爲君王猶妄想，你做皇后尚嫌輕。可知道斗牛星畔客，回首問前程。

（旦云）妾蒙主上恩寵無比，但恐春老花殘，主上恩移寵衰，使妾有龍陽泣魚之悲，班姬題扇之怨，奈何！（正末云）妃子，你說那裏話？（旦云）陛下，請示私約，以堅終始。（正末云）咱和你去那處說話去。（做行科）（唱）

【醉中天】我把你半彈的肩兒凭，他把個百媚臉兒擎。正是金闕西廂叩玉扃，悄悄迴廊靜。靠着這招彩鳳、舞青鸞、金井梧桐樹影，雖無人竊聽，也索悄聲兒海誓山盟。

（云）妃子，朕與卿儘今生偕老；百年以後，世世永爲夫婦。神明鑒護者！（旦云）誰是盟證？（正末唱）

【賺煞尾】長如一雙鈿盒盛，休似兩股金釵另。願世世姻緣注定，在天呵做鴛鴦常比并，在地呵做連理枝生。月澄澄銀漢無聲，說盡千秋萬古情。咱各辦着志誠，你道誰爲顯證，有今夜度天河相見女牛星。（同下）

校記

〔一〕「不期」以下，脈望館本等四本均有「此人乘我醉後私通，醒來不敢明言，日久情密」等句。此從底本。〔二〕絳紗蒙：脈望館本硃筆改作「綉袋兒蒙」。

第二折

（安祿山引衆將上，云）某安祿山是也。自到漁陽，操練蕃漢人馬，精兵現有四十萬，戰將千員。如今明皇年已昏眊；楊國忠、李林甫播弄朝政。我今只以討賊爲名，起兵到長安，搶了貴妃，奪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願足。左右，軍馬齊備了麽？（衆將云）都齊備了。（安祿山云）着軍政司先發

檄一道，說某奉密旨討楊國忠等；隨後令史思明領兵三萬〔一〕，先取潼關，直抵京師。成大事如反掌耳！（衆將云）得令。（安祿山云）〔二〕今日天晚，明日起兵。（詩云）統精兵直指潼關，料唐家無計遮攔。單要搶貴妃一個，非專爲錦綉江山。（同下）（正末引高力士，鄭觀音抱琵琶、寧王吹笛、花奴打羯鼓、黃翻綽執板捧旦〔三〕上）（正末云）今日新秋天氣，寡人朝回無事。妃子學得霓裳羽衣舞，同往御園中沉香亭下閒耍一番。早來到也。你看這秋來風物，好是動人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天淡雲閒，列長空數行征雁，御園中夏景初殘。柳添黃，荷減翠，秋蓮脫瓣。坐近幽蘭〔四〕，噴清香玉簪花綻。

（帶云）早到御園中也。雖是小宴，倒也整齊。（唱）

【叫聲】共妃子喜開顏。等閒，等閒，御園中列肴饌。酒注嫩鵝黃，茶點鷓鴣斑。

【醉春風】酒光泛紫金鍾，茶香浮碧玉盞；沉香亭畔晚凉多，把一搭兒親自揀揀。粉黛濃妝，管絃齊列，綺羅相間。

（外扮使臣上，詩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小官四川道差來使臣。因貴妃娘娘好啖鮮荔枝，遵奉詔旨，特來進鮮。早到朝門外了。宮官，通報一聲，說四川使臣來進荔枝。（做報科）（正末云）引他進來。（使臣見駕科，云）四川道使臣進貢荔枝。（正末看科，云）妃子，你好食此果，朕特令他及時進來。（旦云）是好荔枝也！（正末唱）

【迎仙客】香噴噴味正甘，嬌滴滴色初綻，只疑是九重天謫來人世間。取時難，得後慳，可惜不近長安，因此上教驛使把紅塵踐。

（旦云）這荔枝顏色嬌嫩，端的可愛也。（正末唱）

【紅綉鞋】不則向金盤中好看，便宜將玉手擎餐〔五〕，端的個絳紗籠罩水晶寒。爲甚教寡人醒醉眼，妃子暈嬌顏〔六〕，物稀也人見罕。

（高力士云）請娘娘登盤演一回霓裳之舞。（正末云）依卿奏者。（正旦做舞）（衆樂攛掇科）（正末唱）

【快活三】囑付你仙音院莫怠慢，道與你教坊司要迭辦。把個太真妃扶在翠盤間，快結束，宜妝扮。

【鮑老兒】雙撮得泥金衫袖挽，把月殿裏霓裳按。鄭觀音琵琶准備彈，早搭上鮫綃襻。賢王玉笛，花奴羯鼓，韻美聲繁；壽寧錦瑟，梅妃玉簫，嘹亮循環。

【古鮑老】屹刺刺撒開紫檀，黃翻綽向前手拈板。低低的叫聲玉環，太真妃笑時花近眼。紅牙筯趁五音擊着梧桐按，嫩枝柯猶未乾，更帶着瑤琴音泛。卿呵，你則索出幾點瓊珠汗。

（旦舞科）（正末唱）

【紅芍藥】腰鼓聲乾，羅襪弓彎；玉佩丁東響珊珊，即漸裏舞䩄雲鬟。施呈你蜂腰細，燕體翻，作兩袖香風拂散。（帶云）卿倦也，飲一杯酒者。（唱）寡人親捧杯玉露甘寒，你可也莫得留殘，拚着個醉醺醺直吃到夜靜更闌。

（旦飲酒科）（淨扮李林甫上，云）小官李林甫是也。現爲左丞相之職。今早飛報將來，說安祿山反叛，軍馬浩大，不敢抵敵，只得見駕。（做見駕科）（正末云）丞相有何事，這等慌促？（李林甫云）邊關飛報安祿山造反，大勢軍馬殺將來了。陛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怎生是好？（正末云）你慌做甚麼！（唱）

【剔銀燈】止不過奏說邊庭上造反，也合看空便，覷遲疾緊慢。等不的俺筵上笙歌散，可不氣丕丕冒突天顏！那些個齊管仲鄭子產，敢待做假忠孝龍逢比干。

（李林甫云）陛下，如今賊兵已破潼關，哥舒翰失守逃回，目下就到長安了。京城空虛，決不能守，怎生是好？（正末唱）

【蔓菁菜】險些兒慌殺你個周公旦。（李林甫云）陛下，只因女寵盛，讒夫昌，惹起這刀兵來了。（正末唱）你道我因歌舞壞江山？你暢好是占奸。早難道羽扇綸巾笑談間，破强虜三十萬。

（云）既賊兵壓境，你衆官計議，選將統兵，出征便了。（李林甫云）如今京營兵不滿萬，將官衰老；

如哥舒翰名將，尚且支持不住，那一個是去得的？（正末唱）

【滿庭芳】你文武兩班，空列些烏靴象簡，金紫羅襴；內中沒個英雄漢，掃蕩塵寰。慣縱的個無徒祿山，沒揣的撞過潼關，先敗了哥舒翰。疑怪昨宵向晚，不見烽火報平安〔七〕。

（云）卿等有何計策，可退賊兵？（李林甫云）安祿山部下蕃漢兵馬四十餘萬，皆是一以當百，怎與他拒敵？莫若陛下幸蜀以避其鋒，待天下兵至，再作計較。（正末云）依卿所奏。便傳旨：收拾六宮嬪御，諸王百官，明日早起，幸蜀去來。（旦作悲科，云）妾身怎生是好也！（正末唱）

【普天樂】恨無窮，愁無限；爭奈倉卒之際，避不得驀嶺登山。鑾駕遷，成都盼；更那堪滻水西飛雁，一聲聲送上雕鞍。傷心故園，西風渭水，落日長安！

（旦云）陛下，怎受的途路之苦？（正末云）寡人也沒奈何哩！（唱）

【啄木兒尾】端詳了你『上馬嬌』，怎支吾『蜀道難』！替你愁那嵯峨峻嶺連雲棧，自來驅馳可慣？幾程兒捱得過劍門關？（同下）

校記

〔一〕「史思明領兵三萬」句：脈望館本、繼志齋本、顧曲齋本皆作「尹子奇領兵三千」。　〔二〕安祿山說白「今日天晚」至「錦綉江山」，脈望館本、繼志齋本、顧曲齋本均作：「衆軍士聽我將令：不許交頭接耳，不許語笑喧嘩；不許搶人財產，不許擄人婦女。鼓進金退，違令者斬！今日天晚，明日起兵。某且回後帳中去來。」　〔三〕「捧旦上」，脈望館本、繼志齋本、顧曲齋本作「十美人捧正旦上」。　〔四〕「幽蘭」：底本作「幽闌」，筆誤，現據下句文意及脈望館本等四本改。　〔五〕「玉手擎餐」，脈望館本、繼志齋本、顧曲齋本均作「翠袖擎看」，《酹江集本》則作「玉手擎看」。現從底本。　〔六〕以上二句，脈望館本硃筆改作「爲甚不生北地，却長在江南。」　〔七〕平安：脈望館本等四本均作「長安」。

第三折

（外扮陳玄禮上，詩云）世受君恩統禁軍，天顏喜怒得先聞。太平武備皆無用，誰料狂胡起戰塵。某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是也。昨因逆胡安祿山倡亂，潼關失守。昨日宰臣會議，大駕暫幸蜀川，以避其鋒。今早飛報，說賊兵離京城不遠；聖主令某統領禁軍護駕。軍馬點就多時，專候大駕起行。（正末引旦及楊國忠、高力士并太子，扈駕郭子儀、李光弼上）（正末云）寡人眼不識人，致令狂胡作亂。

事出急迫，只得西行避兵。好傷感人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五方旗招颭日邊霞，冷清清半張鑾駕。鞭倦裊，鐙慵踏，回首京華，步步放不下。

（帶云）寡人深居九重，怎知閭閻貧苦也。（唱）

【駐馬聽】隱隱天涯，剩水殘山五六搭；蕭蕭林下，壞垣破屋兩三家。秦川遠樹霧昏花，灞橋衰柳風瀟灑。煞不如碧窗紗，晨光閃爍鴛鴦瓦。

（衆扮父老上，云）聖上，鄉里百姓叩頭。（正末云）父老有何話説？（衆云）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祖墓，今捨此欲何之？（正末云）寡人不得已，暫避兵耳！（衆云）陛下既不肯留，臣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正末云）父老説的是。左右，宣我兒近前來者。（太子做見科）（正末云）衆父老説，中原無主，留你東還，統兵殺賊。就令郭子儀、李光弼爲元帥，後軍分撥三千人，跟你回去。你聽我説。（唱）

【沉醉東風】父老每忠言聽納，教小儲君專任征伐。你也合分取些社稷憂，怎肯教別人把江山霸？將這顆傳國寶你行留下。（太子云）兒子只統兵殺賊，豈敢便登天位。（正末唱）剿除了賊徒，救了國家，更避甚稱孤道寡。

（太子云）既爲國家重事，兒子領詔旨，率領郭子儀、李光弼回去也。（做辭駕科）（衆軍吶喊〔一〕不行科）（正末唱）

【慶東原】前軍疾行動，因甚不進發？（衆軍吶喊科）一行人覷了皆驚怕：嗔忿忿停鞭立馬，惡噷噷披袍貫甲，明颼颼掣劍離匣；齊臻臻雁行般排〔二〕，密匝匝魚鱗似亞。

（陳玄禮云）衆軍士說：國有奸邪，以致乘輿播遷；君側之禍不除，不能歛戢衆志。（正末云）這是怎麼說？（唱）

【步步嬌】寡人呵萬里烟塵，你也合嗟訝；就勢兒把吾當諕。國家又不曾虧你半掐〔三〕，因甚軍心有爭差？問卿咱，爲甚不說半句兒知心話？

（陳玄禮云）楊國忠專權誤國，今又與吐蕃使者交通，似有反情。請誅之以謝天下。（正末唱）

【沉醉東風】據着楊國忠合該萬剮，鬥的個祿山賊亂了中華。是非寡人股肱難弃捨，更兼與妃子骨肉相牽挂。斷遣盡枉展污了五條刑法，把他削了官職貶做窮民也是陣殺。允不允陳玄禮將軍鑒察！

（衆軍怒喊科）（陳玄禮云）陛下，軍心已變，臣不能禁止。如之奈何？（正末云）隨你罷！（衆殺楊國忠科）（正末唱）

【雁兒落】數層槍密匝匝，一聲喊山摧塌。原來是陳將軍號令明，把楊國忠施行罷。

（衆軍仗劍擁上科）（正末唱）

【撥不斷】語喧嘩，鬧交雜；六軍不進屯戈甲，把個馬嵬坡簇合沙，又待做甚麼？唬的我戰欽欽遍體寒毛乍！吃緊的軍隨印轉，將令威嚴；兵權在手，主弱臣强。卿呵，則你道波，寡人是怕也那不怕！

（云）楊國忠已殺了，您衆軍不進，却爲甚的？（陳玄禮云）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正末唱）

【攪筝琶】高力士，道與陳玄禮休沒高下，豈可教妃子受刑罰！他現請受着皇后中宮，兼踏着寡人御榻；他又無罪過，頗賢達〔四〕；須不似周褒姒舉火取笑，紂妲己敲脛覷人。早間把他個哥哥壞了，縱便有萬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饒過他。一地胡拿〔五〕！

（高力士云）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正末唱）

【風入松】止不過鳳簫羯鼓間琵琶，忽刺刺板撒紅牙。假若更添個六幺花十八〔六〕，那些兒是敗國亡家！可知道陳後主遭着殺伐，皆因唱後庭花。

（旦云）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報得。數年恩愛，教妾怎生割捨！（正末云）妃子，不濟事了！大軍心變，寡人自不能保。（唱）

【胡十八】似恁地對咱，多應來變了卦。見俺留戀着他，龍泉三尺手中拿；便不將他刺殺，也將他嚇殺〔七〕。更問甚陛下，大古是知重俺帝王家！

（陳玄禮云）願陛下早割恩正法。（旦云）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正末云）寡人怎生是好！（唱）

【落梅風】眼兒前不甫能栽起合歡樹，恨不得手掌裏奇擎着解語花，盡今生翠鸞同跨。怎生般愛他，看待他，忍下的教橫拖在馬嵬坡下。

（陳玄禮云）祿山反逆，皆因楊氏兄妹。若不正法以謝天下，禍變何時得消！望陛下乞與楊氏，使六軍馬踏其尸，方得凭信。（正末云）他如何受的！高力士，引妃子去佛堂中，令其自盡，然後教軍士驗看。（高力士云）有白練在此。（正末唱）

【殿前歡】他是朶嬌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闌荒荒亡國禍根芽！再不將曲彎彎遠山眉兒畫，亂鬆鬆雲鬢堆鴉。怎下的磣磕磕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裊裊咽喉掐，早把條長挽挽〔八〕素白練安排下。他那裏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力難加。

（高力士云）娘娘去罷，誤了軍行。（旦回望科，云）陛下好下的也！（正末云）卿休怨寡人。（唱）

【沽美酒】没亂殺，怎救拔！没奈何，怎留他？把死限俄延了多半霎，生各支勒殺，陳玄禮鬧交加。

（高力士引旦下）（正末唱）

【太平令】怎的教酩子裏題名單罵，腦背後着武士金瓜。教幾個魯莽的宮娥監押，休將那軟款的娘娘驚唬，你呀，見他，問咱，可憐見唐朝天下！

（高力士持旦衣上，云）娘娘已賜死了。六軍進來看視。（陳玄禮率衆馬踐科）（正末做哭科，云）妃子，閃殺寡人也呵！（唱）

【三煞】不想你馬嵬坡下今朝化，没指望長生殿裏當時話。

【太清歌】恨無情捲地狂風刮，可怎生偏吹落我御苑名花！想他魂斷天涯，作幾縷兒彩霞。天那！一個漢明妃遠把單于嫁，止不過泣西風淚濕胡笳，幾曾見六軍厮踐踏，將一個尸首卧黄沙。

（正末做拿汗巾哭科，云）妃子不知那裏去了？止留下這個汗巾兒。好傷感人也！（唱）

【二煞】誰收了錦纏聯窄面吴綾襪，空感嘆這淚斑斕擁項鮫綃帕。

【川撥棹】痛憐他不能够水銀灌玉匣，又没甚彩爐宮娃，拽布拖麻，奠酒澆茶。只索淺

土兒權時葬下，又不及選山陵將墓打。

【鴛鴦煞】黃埃散漫悲風颯，碧雲黯淡斜陽下；一程程水綠山青，一步步劍嶺巴峽。暢道感嘆情多，恓惶淚洒。早得升遐，休休却是今生罷。這個不得已的官家，哭上逍遥玉驄馬。（同下）

校　記

〔一〕「吶喊」二字底本原無，從脈望館本等四本補。

〔二〕般排：底本作「班排」，現從脈望館本改。　〔三〕半掐：脈望館本等四本均作「半霎」。　〔四〕「頗賢達」之下，顧曲齋本與《酹江集》本有「（帶唱）卿呵他不如呂太后般弄權，武則天似篡位」。顧曲齋本「呂太后」作「吳太后」，脈望館本則改「吳太后」爲「胡太后」。　〔五〕「一地胡拿」，脈望館本等四本均作「一面擒拿」。　〔六〕「六幺花十八」，底本及脈望館本等本，均脱「六」字。按：「六幺花十八」爲舞曲名，茶香室叢鈔：「樂府六要曲，有花十八」。碧鷄漫志：「歐陽永叔詩：貪看六幺花十八。」「六幺」或有寫爲「綠腰」、「彔要」者。脱去「六」字則不通，現據曲名補正。　〔七〕「便不將他刺殺」二句，脈望館本等四本均作「便賜死着沙，他一句話生殺。」　〔八〕「長挽挽」，底本作「長攙攙」。現從脈望館本等四本改。

第四折

（高力士上云）〔二〕自家高力士是也。自幼供奉內宮，蒙主上擡舉，加爲六宮提督太監。往年主上悅楊氏容貌，命某取入宮中，寵愛無比，封爲貴妃，賜號太真。後來逆胡稱兵，僞誅楊國忠爲名，逼的主上幸蜀。行至中途，六軍不進，右龍武將軍陳玄禮奏過，殺了國忠，禍連貴妃。主上無可奈何，只得從之，縊死馬嵬驛中。今日賊平無事，主上還國，太子做了皇帝。主上養老，退居西宮，晝夜只是想貴妃娘娘。今日教某挂起真容，朝夕哭奠，不免收拾停當，在此伺候咱。（正末上云）寡人自幸蜀還京，太子破了逆賊，卽了帝位。寡人退居西宮養老，每日只是思量妃子。教畫工畫了一軸真容供養着，每日相對，越增煩惱也呵！（做哭科）（唱）

【正宮·端正好】自從幸西川，還京兆，甚的是月夜花朝。這半年來白髮添多少，怎打疊愁容貌！

【幺篇】瘦岩岩不避群臣笑，玉叉兒將畫軸高挑。荔枝花果香檀桌，目覩了傷懷抱。

（做看真容科）（唱）

【滾綉球】險些把我氣沖倒，身謾靠，把太真妃放聲高叫；叫不應雨淚嚎咷。這待詔，手段高，畫的來没半星兒差錯。雖然是快染能描，畫不出沉香亭畔迴鸞舞，花蕚樓前上馬嬌，一段兒妖嬈。

【倘秀才】妃子呵，常記得千秋節華清宮宴樂，七夕會長生殿乞巧。誓願學連理枝比翼鳥，誰想你乘彩鳳，返丹霄，命夭。

（帶云）寡人越看，越添傷感，怎生是好！（唱）

【呆骨朵】寡人有心待蓋一座楊妃廟，爭奈無權柄謝位辭朝。則俺這孤辰限難熬，更打着離恨天最高。在生時同衾枕，不能够死後也同棺槨。誰承望馬嵬坡塵土中，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

（帶云）一會兒身子困乏，且下這亭子去，閒行一會咱。（唱）

【白鶴子】挪身離殿宇，信步下亭臯，見楊柳裊翠藍絲，芙蓉拆胭脂蕚。

【幺】見芙蓉懷媚臉，遇楊柳憶纖腰。依舊的兩般兒點綴上陽宮，他管一靈兒瀟灑長安道。

【幺】常記得碧梧桐陰下立，紅牙筯手中敲。他笑整縷金衣，舞按霓裳樂。

【幺】到如今翠盤中荒草滿，芳樹下暗香消。空對井梧陰，不見傾城貌。

（做嘆科，云）寡人也怕閑行，不如回去來。（唱）

【倘秀才】本待閒散心追歡取樂，倒惹的感舊恨天荒地老。怏怏歸來鳳幃悄，甚法兒、捱今宵？懊惱！

（帶云）回到這寢殿中，一弄兒助人愁也。（唱）

【芙蓉花】淡氤氳篆烟裊〔二〕，昏慘慘銀燈照；玉漏迢迢，纔是初更報。暗覷清霄，盼夢裏他來到。却不道口是心苗，不住的頻頻叫。

（帶云）不覺一陣昏迷上來，寡人試睡些兒。（唱）

【伴讀書】一會家心焦躁，四壁廂秋蟲鬧。忽見掀簾西風惡，遥觀滿地陰雲罩。俺這裏披衣悶把幃屏靠，業眼難交〔三〕。

【笑和尚】原來是滴溜溜遶閒階敗葉飄，疏刺刺〔四〕落葉被西風掃，忽魯魯風閃得銀燈爆。斯琅琅鳴殿鐸，撲簌簌動朱箔，吉丁當玉馬兒向檐間鬧。

（做睡科，唱）

【倘秀才】悶打頦和衣卧倒，軟兀刺方纔睡着。（旦上云）妾身貴妃是也。今日殿中設宴。宫

娥，請主上赴席咱。（正末唱）忽見青衣走來報，道太真妃、將寡人邀，宴樂。

（正末見旦科，云）妃子，你在那裏來？（旦云）今日長生殿排宴，請主上赴席。（正末云）吩咐梨園子弟齊備着。（旦下）（正末做驚醒科，云）呀，原來是一夢！分明夢見妃子，却又不見了。（唱）

【雙鴛鴦】〔五〕斜䩞翠鸞翹，渾一似出浴的舊風標，映着雲屏一半兒嬌。好夢將成還驚覺，半襟情淚濕鮫綃。

【蠻姑兒】懊惱，暗約。驚我來的又不是樓頭過雁、砌下寒蛩、檐前玉馬、架上金雞，是兀那窗兒外梧桐上雨瀟瀟。一聲聲灑殘葉，一點點滴寒梢；會把愁人定虐。

【滚綉球】這雨呵，又不是救旱苗，潤枯草，洒開花蕚；誰望道秋雨如膏。向青翠條，碧玉梢，碎聲兒畢剥，增百十倍歇和芭蕉。子管裏珠連玉散飄千顆，平白地瀟甕翻盆下一宵。惹的人心焦！

【叨叨令】一會價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一會價響呵，似玳筵前幾簇笙歌鬧；一會價清呵，似翠岩頭一派寒泉瀑；一會價猛呵，似綉旗下數面征鼙操〔六〕。兀的不惱殺人也麽哥，兀的不惱殺人也麽哥！則被他諸般兒雨聲相聒噪。

【倘秀才】這雨一陣陣打梧桐葉凋，一點點滴人心碎了。枉着金井銀床緊圍遶，只好把

潑枝葉、做柴燒，鋸倒。

（帶云）當初妃子舞翠盤時，在此樹下；寡人與妃子盟誓時，亦對此樹。今日夢境相尋，又被他驚覺了。（唱）

【滾綉球】長生殿那一宵，轉迴廊，說誓約，不合對梧桐并肩斜靠，儘言詞絮絮叨叨。沉香亭那一朝，按霓裳舞六幺，紅牙筯擊成腔調，亂宮商鬧鬧吵吵。是兀那當時歡會栽排下，今日凄凉厮湊着〔七〕，暗地量度。

（高力士云）主上，這諸樣草木皆有雨聲，豈獨梧桐？（正末云）你那裏知道，我說與你聽者。（唱）

【三煞】潤濛濛楊柳雨，凄凄院宇侵簾幕。細絲絲梅子雨，裝點江干滿樓閣。杏花雨紅濕闌干，梨花雨玉容寂寞；荷花雨翠蓋翩翻，豆花雨綠葉蕭條。都不似你驚魂破夢，助恨添愁，徹夜連宵。莫不是水仙弄嬌，蘸楊柳洒風飄？

【二煞】咻咻似噴泉瑞獸臨雙沼，刷刷似食葉春蠶散滿箔。亂灑瓊階，水傳宮漏；飛上雕檐，酒滴新槽。直下的更殘漏斷，枕冷衾寒，燭滅香消。可知道夏天不覺，把高鳳麥來漂。

【黃鍾煞】順西風低把紗窗哨，送寒氣頻將綉户敲。莫不是天故將人愁悶攪〔八〕？前〔九〕

度鈴聲響棧道，似花奴羯鼓調，如伯牙水仙操。〔一〇〕洗黃花潤籬落，清蒼苔倒牆角；渲湖山漱石竅，浸枯荷溢池沼；沾殘蝶粉漸消，灑流螢焰不着；綠窗前促織叫，聲相近雁影高；催鄰砧處處搗，助新涼分外早。斟量來這一宵，雨和人緊厮熬。伴銅壺點點敲，雨更多淚不少。雨濕寒梢，淚染龍袍；不肯相饒，共隔着一樹梧桐直滴到曉。〔一一〕

題目　安禄山反叛兵戈舉
　　陳玄禮拆散鸞凰侶
正名　楊貴妃曉日荔枝香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二〕

校記

〔一〕在「(高力士上，云)」之前，脈望館本、顧曲齋本、繼志齋本均先有唐肅宗上場的處理：「(小駕一行上)寡人唐肅宗是也。自安禄山構亂，父皇幸蜀，駕至靈武，因父老之請，傳位於朕，征天下兵馬，東還破賊。安禄山被李猪兒刺死，郭子儀、李光弼等，擒滅安慶緒、史思明等，餘黨盡除，廓清海宇，重立唐朝天下。百官大臣，立朕爲肅宗皇帝，迎

父王還宮，居於西內。今早問安回來，無甚事，還後宮去來。(下)」〔二〕篆煙：底本爲「串煙」。今從脈望館本硃筆改。〔三〕業眼難交：脈望館本等四本作「業眼難熬」。〔四〕「疏刺刺」下各本皆衍一「刷」字，今刪。按，此三句句式相同，「刷」字顯系與「刺」字形似而衍。〔五〕〔雙鴛鴦〕一曲，脈望館本硃筆在首句前增「語音清，眉顰翠黛，雲鬢不整，寶髻斜偏亂鬆鬆」十八字。〔六〕征鼙操：脈望館本作「征鼙噪」，顧曲齋本、繼志齋本、《酹江集》本作「征鼙躁」。〔七〕厮湊着：脈望館本等四本均作「厮覓着」。〔八〕莫不是天故將人愁悶攪：脈望館本等四本均作「莫不是噀酒欒巴殿閣」。〔九〕「前」字底本無，據脈望館本等四本補。〔一〇〕接此句脈望館本等四本均增「灑迴廊嫩竹梢，潤階前百草苗」二句。〔一一〕此句《酹江集》本與底本同；脈望館本等三本作「簾映梧桐上下到曉」。〔一二〕題目正名脈望館本、繼志齋本題目作「高力士離合鴛鳳侶，安祿山反叛兵戈舉」。正名則與底本同。《酹江集》本、顧曲齋本正名與脈望館本同，唯置於楔子之前。

裴少俊牆頭馬上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版本有：一、脈望館抄校《古今雜劇》本；二、臧晉叔編《元曲選》本；三、孟稱舜編《古今名劇合選》(《柳枝集》)本。

《柳枝集》本與脈望館本同源，但參取《元曲選》本調整了一些字句。

本劇以《元曲選》本爲底本，用其餘二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裴尚書引老旦扮夫人上，詩云）滿腹詩書七步才，綺羅衫袖拂香埃。今生坐享榮華福，不是讀書那裏來。老夫工部尚書裴行儉是也。夫人柳氏。孩兒少俊。方今唐高宗即位，儀鳳三年。自去年駕幸西御園，見花木狼藉，不堪遊賞。奉命前往洛陽，不問權豪勢要之家，選揀奇花异卉，和買花栽子，趁時栽接。爲老夫年高，奏過官裏，教孩兒少俊。承宣馳驛，代某前去。自新正爲始，得了六日宣限，那的是老夫有福處。少俊三歲能言，五歲識字，七歲草字如雲，十歲吟詩應口；才貌兩全，京師人每呼爲少俊。年當弱冠，未曾娶妻，不親酒色。如今差他出去公幹，萬無一失。教張千伏侍舍人，在一路上休教他胡行，替俺買花栽子去來。（下）（外扮李總管上云）〔一〕老夫姓李，雙名世傑，乃李廣之後，當今皇上之族。嫡親三口兒。夫人張氏。有女孩兒小字千金，年方一十八歲；尤善女工，深通文墨，志量過人，容顏出世。老夫前任京兆留守，因諷諫則天，謫降洛陽總管。老夫當初曾與裴尚書議結婚姻，只爲宦路相左，遂將此事都不提起了〔二〕。如今左司家勾喚，我今日便行。留下夫人與孩兒，緊守閨門；待我回來，另議親事，未爲遲也〔三〕。（下）（正末扮裴舍人引張千上，云）小生是工部尚書舍人裴少俊。自三歲能言，五歲識字，七歲草字如雲，十歲

吟詩應口。才貌兩全，京師人每呼爲少俊。年當弱冠，未曾娶妻；惟親詩書，不通女色。承宣馳驛，前來洛陽。不問權豪勢要之家，名園佳圃，選揀奇花，和買花栽子，就用鋪車搬送〔四〕，來日起程。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節令。洛陽王孫士女，傾城玩賞。張千，咱每也同你看去來。（下）（正旦扮李千金領梅香上，云）妾身李千金是也。今日是三月上巳，良辰佳節，是好春景也呵！（梅香云）小姐，觀此春天，真好景致也。（正旦云）梅香，你覷着圍屏上佳人才子，士女王孫，是好華麗也。（梅香云）小姐，佳人才子，爲甚都上屏障，非同容易也呵！（正旦唱）

【仙呂·點絳唇】往日夫妻，夙緣仙契。多才藝，倩丹青寫入屏圍，真乃是畫出個蓬萊意。

（梅香云）小姐看這圍屏，有個主意。梅香猜着了也：少一個女婿哩！（正旦唱）

【混江龍】我若還招得個風流女婿，怎肯教費工夫學畫遠山眉，寧可教銀釭高照，錦帳低垂；菡萏花深鴛并宿，梧桐枝隱鳳雙棲。這千金良夜，一刻春宵，誰管我衾單枕獨數更長，則這半床錦褥枉呼做鴛鴦被。（梅香云）等老相公回來呵，尋一門親事，可不好也。（正旦唱）

流落的男遊別郡，躭閣的女怨深閨！

（梅香云）小姐這幾日越消瘦了。（正旦唱）

【油葫蘆】我爲甚消瘦春風玉一圍，又不曾染病疾，近新〔五〕來寬褪了舊時衣。（梅香云）夫人道，小姐不快時，少做女工，勝服湯藥。（正旦唱）害的來不疼不痛難醫治，吃了些好茶好飯無滋味。似舟中載倩女魂，天邊盼織女期。這些時困騰騰每日家貪春睡，看時節針綫强收拾。

【天下樂】我可便提起東來忘了西。（梅香云）昨日幾家來問親，小姐不語怎麽？（正旦唱）咱萱堂、又覷着面皮，至如個窮人家女孩兒到十六七，或是誰家來問親，那家來做媒，你教女孩兒羞答答說甚的？

（梅香云）今日上巳，王孫士女，寶馬香車，都去郊外玩賞去了。咱兩個去後花園内，看一看來。（正旦云）梅香，將着紙墨筆硯，咱去來。（做行科）（正旦唱）

【那吒令】本待要送春向池塘草萋，我且來散心到荼蘼架底，我待教寄身在蓬萊洞裏。蹙金蓮紅綉鞋，蕩湘裙鳴環珮，轉過那曲檻之西。

【鵲踏枝】怎肯道負花期，惜芳菲。粉悴胭憔，他綠暗紅稀。九十日春光如過隙，怕春歸又早春歸。

【寄生草】柳暗青烟密，花殘紅雨飛。這人人和柳渾相類，花心吹得人心碎，柳眉不轉

蛾眉繫。爲甚西園陡恁景狼藉？正是東君不管人憔悴！

【幺篇】榆散青錢亂，梅攢翠豆肥。輕輕風趁蝴蝶隊，霏霏雨過蜻蜓戲，融融沙暖鴛鴦睡。落紅踏踐馬蹄塵，殘花醞釀蜂兒蜜。

（裴舍騎馬引張千上，云）方信道洛陽花錦之地，休道城中有多少名園。（做點花本科，云）你觀這一所花園。（做見旦驚科，云）一所花園，呀，一個好姐姐！（正旦見末科，云）呀，一個好秀才也！（唱）

【金盞兒】兀那畫橋西，猛聽的玉驄嘶。便好道杏花一色紅千里，和花掩映美容儀。他把烏靴挑寶鐙，玉帶束腰圍，真乃是「能騎高價馬，會着及時衣」。

（正末云）你看他霧鬢雲鬟，冰肌玉骨，花開媚臉，星轉雙眸〔六〕。只疑洞府神仙，非是人間艷冶。

（梅香云）小姐，你聽來。（正旦唱）

【後庭花】休道是轉星眸上下窺，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便錦被翻紅浪，羅裙作地席。

（梅香云）小姐休看他，倘有人看見。（正旦唱）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愛別人可捨了自己。

（梅香云）小姐，你却顧盼他，他可不顧盼你哩。（張千上云）舍人，休要惹事。咱城外去看來。（做催科）（裴舍云）四目相覷，各有春心。從今已後，這相思須害也。（張千做催打馬科，云）舍人去罷。

（裴舍云）如此佳麗美人，料他識字，寫個簡帖兒嘲撥他。張千，將紙筆來，看他理會的麼。（做寫科，

云）張千，將這簡帖兒與那小姐去。（張千云）舍人使張千去，若有人撞見，這頓打可不善也。（裴舍云）我教你：有人若問呵，則說俺買花栽子，不妨事。若見那小姐，說俺舍人教送與你。（張千云）舍人，我去。（裴舍云）那小姐喜歡，你便招手喚我，我便來；若是搶白，你便擺手，我便走。（張千云）我知道。（做見旦科，云）小姐，你這後花園裏有賣花栽子麼？（梅香云）這裏花栽子誰要買？（張千云）俺那舍人要買。（做招手，裴舍望科，云）謝天地，事已諧矣！（梅香做叫科，云）小姐，那兩個人拿過一張兒紙來，不知寫甚麼。小姐看咱。（正旦做念詩科，云）只疑身在武陵遊，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劉郎腸已斷，爲誰含笑倚牆頭！梅香，將紙筆來。（做寫科，云）梅香，我央你咱：你勿阻我，將這一首詩送與那舍人。（梅香云）小姐，教我送這詩與誰去也？詩中意怎生？見那秀才道甚的？則怕有人撞見怎了？（正旦云）好姐姐，你與我走一遭去。（梅香云）你往常打我罵我，今日爲甚的央我？着我寄與誰？（正旦唱）

【幺篇】你道是情詞寄與誰，我道來新詩權作媒。我映麗日牆頭望，他怎肯袖春風馬上歸。怕的是外人知，你便叫天叫地；哎，小梅香好不做美！

（梅香云）這簡帖我送與老夫人去。（正旦云）梅香，我央及你！要告老夫人呵，可怎了！（梅香云）你慌麼？（正旦云）可知慌哩！（梅香云）你怕麼？（正旦云）可知怕哩！（梅香云）我逗你耍哩。（正旦云）則被你唬殺我也！（梅香送裴舍科，云）俺小姐上復舍人，看這首詩咱。（裴舍看科，詩云）深

閨拘束暫閒遊，手撚青梅半掩羞。莫負後園今夜約，月移初上柳梢頭。千金作。這小姐有傾城之態，出世之才，可爲囊篋寶玩。（梅香云）俺小姐道來：今夜後園中赴期，休得失信。（裴舍云）張千，俺打那裏過去？（張千云）跳牆過去。（梅香轉向旦云）小姐，他待跳牆來也。（正旦唱）

【賺煞】這一堵粉牆兒低，這一帶花陰兒密。與你個在客的劉郎說知：雖無那流出胡麻香飯水，比天台山到徑抄直。莫疑遲，等的那斗轉星移，休教這印蒼苔的凌波襪兒濕。將湖山困倚，把角門兒虛閉，這後花園權做武陵溪。（下）

（裴舍云）慚愧，這一場喜事非同小可。只等的天晚，便好赴約去也。（詩云）偶然間兩相窺望，引逗的春心狂蕩。今夜裏早赴佳期，成就了牆頭馬上。（下）

校記

〔一〕「外扮李總管上云」，脈望館本及《柳枝集》本均有上場詩：「花上晒衣嫌日淡，池中濯足恨魚腥。花根本艷公卿子，虎體鴛班將相孫。」　〔二〕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老夫因與裴尚書指腹成親，裴尚書得了一子名少俊，老夫得了一女，小字千金，未成姻眷。」　〔三〕以上五句，脈望館本作：「夫人與孩兒，善守閨門，廉潔行止，休惹是非。」　〔四〕鋪車搬送：底本作「一車裝送」，現從脈望館本改。按，「鋪車」爲驛站的車。　〔五〕近新：底本作「迎新」，現從《柳枝集》本改。　〔六〕以上二句，脈望館本、《柳枝集》本均作「巧笑倩兮，花開媚臉。美目盼兮，星轉雙眸。飛瓊精神，嫦娥窈窕。」

第一折

（夫人同老旦嬷嬷上，云）老身是李相公夫人。相公左司家喚的去了，不見回來。今日老身東閣下探妗子回來，身子有些不快。天色晚也，梅香，綉房中道與小姐，休教他出來。嬷嬷，收拾前後，我歇息去也。（下）（裴舍上，云）我回到這館驛安下，心中悶倦，那裏有心去買花栽子，巴不得天晚了也。我如今與小姐赴期去來。（下）（正旦同梅香上，云）今日因去後園中看花，牆頭見了那生，四目相視，各有此心；將一個簡帖兒，約今夜來赴期。我回到綉房中。梅香，不知夫人睡去也不曾？（梅香云）我去看來。（下）（正旦做睡，梅香推科，云）小姐，小姐！（正旦醒科，云）我正好做夢哩。（梅香云）你夢見甚麼來？（正旦唱）

【南呂・一枝花】睡魔纏繳〔一〕得慌，別恨禁持得煞；離魂隨夢去，幾時得好事奔人來。一見了多才，口兒裏念心兒裏愛，合是姻緣簿上該。則爲畫眉的張敞風流，擲果的潘郎稔色。

（梅香云）今夜好歹來也，則管裏作念的眼前活現。（正旦唱）

【梁州第七】早是抱閒怨時乖運蹇，又添這害相思月值年災。（帶云）休道是我，（唱）天若

知道和天也害。（云）梅香，這早晚多早晚也？（梅香云）是申牌時候了。（正旦唱）幾時得月離海嶠，纔則是日轉申牌。（梅香云）小姐，日頭下去了，一天星月出來了。（正旦唱）怕露驚宿鳥，風弄庭槐。看銀河斜映瑤階，都不動纖細塵埃。月也你本細如弓一半見蟾蜍，却休明如鏡照三千世界，冷如水〔三〕浸十二瑤臺。禁爐瑞靄，把剔團圞明月深深拜：你方便，我無碍；深拜你個嫦娥不妒色，你敢且半霎兒霧鎖雲埋。

（梅香云）這場事也非容易哩。（正旦唱）

【牧羊關】待月簾微欬，迎風户半開。你看這場風月規劃。（梅香云）怎生規劃？（正旦云）你與我接去。（梅香云）怕他不來？倒教我去接他！（正旦唱）就着這風送花香，雲籠月色。（梅香云）小姐爲甚麽着我接他去？（正旦唱）你道爲甚着你個丫環迎少俊，我則怕似『趙杲送曾哀』。（梅香云）這裏綫也似一條直路，怕他迷了道兒？（正旦唱）你道方徑直如綫，我道侯門深似海。

（梅香云）你兩個頭目，自説話來。（正旦唱）

【罵玉郎】相逢正是花溪側，也須穿短巷過長街。（梅香云）到那裏便喚你來。（正旦唱）又不比秦樓夜宴金釵客，這的擔着利害，把你那小性格且寧耐。

【感皇恩】咱這大院深宅，幽砌閒階，不比操琴堂，沽酒舍，看書齋。（梅香云）遲又不是，疾

又不是，怎生可是？（正旦唱）教你輕分翠竹，款步蒼苔；休驚起庭鴉喧，鄰犬吠，怕院公來。

（梅香云）小姐，這來時可着多早晚也。（正旦唱）

【採茶歌】把粉牆兒挨，角門兒開，等夫人燒罷夜香來。月色朦朧天色晚，鼓聲纔動角聲哀。

（梅香云）我說與你：夫人已睡了也，一准不來了；今夜嬷嬷又在前面守着庫房門哩。天色晚了，我點上燈，就接姐夫去。（裴舍引張千上，云）張千，休大驚小怪的。你只在牆外等着。（做跳牆見科，云）梅香，我來了也。（梅香云）我說去。小姐，姐夫來了也。你兩個說話，我門首看着。（裴舍云）小生是個寒儒，小姐不弃，小生殺身難報。（正旦云）舍人則休負心！（唱）

【隔尾】我推粘翠壓面遮宮額，怕綽起羅裙露綉鞋。我忙忙扯的鴛鴦被兒蓋，翠冠兒懶摘，畫屏兒緊挨。是他撒滯殢把香羅帶兒解。

（嬷嬷上云）這早晚小姐房裏有人說話，在窗下聽咱。呀，果然有人！我去覷破他。（梅香云）小姐，吹滅了燈！嬷嬷來也。（嬷嬷云）吹滅了燈？我聽的多時了也！你待走那裏去？（裴舍同旦做跪科，正旦云）是做下來也，怎見父母！奶奶可憐見，你放我兩個私走了罷！至死也不敢忘你！

嬤嬤云）兀的是不出嫁的閨女，教人營勾了身軀，可又隨着他去。這漢子是誰家的？（裴舍云）小生是客寄書生，乞容寬恕。（嬤嬤云）俺這裏不是嬴奸買俏去處。（正旦唱）

【紅芍藥】他承宣馳驛奉官差，來這裏和買花栽。又不是瀛州方丈接蓬萊，遠上天台。比畫眉郎多氣概，驟青驄踏斷章臺。（嬤嬤云）都是這梅香小奴才勾引來的。（正旦唱）枉罵他偷寒送暖小奴才，要這般當面搶白。

（嬤嬤云）不是這奴胎是誰？（正旦唱）

【菩薩梁州】是這牆頭擲果裙釵，馬上搖鞭狂客；說與你個聰明的奶奶：送春情是這眼去眉來。（嬤嬤云）好！可羞也那不羞？眼去眉來，倒與真奸真盜一般。教官司問去。（正旦唱）則這女娘家直恁性兒乖，我待捨殘生還却鴛鴦債，也『謀成不謀敗』。是今日且停嗔過後改，怎做的奸盜拿獲？

（嬤嬤云）你看上這窮酸餓醋甚麼好？（正旦唱）

【牧羊關】龍虎也招了儒士，神仙也聘與秀才，何況咱是濁骨凡胎。一個劉向題倒西岳靈祠，一個張生煮滚東洋大海。却待要宴瑶池七夕會，便銀漢水兩分開！委實這烏鵲橋邊女，捨不的斗牛星畔客。

（嬤嬤云）家醜事不可外揚。兀那漢子，我將你拖到官中，不道的饒了你哩！（裴舍云）嬤嬤，你要了我買花栽子的銀子，教梅香喚將我來，咱就和你見官去來。（正旦唱）

【三煞】不肯教『一床錦被權遮蓋』，可不道『九里山前大會垓』，綉房裏血泊浸尸骸。解下這摟帶裙刀，爲你逼的我緊也便自傷殘害，顛倒把你娘來賴。（梅香云）你要他這秀才的銀子，教我去喚將他來，便見夫人也則實說。（嬤嬤云）夫人也不信。（正旦唱）你則是『拾的孩兒落的摔』，你待致命圖財。

【二煞】我怎肯掩殘粉淚橫眉黛，倚定門兒手托腮，山長水遠幾時來。且休說度歲經年，只一夜冰消瓦解，恁時節知他是『和尚在缽盂在』。他凭着滿腹文章七步才，管情取日轉千階。

（嬤嬤云）親的則是親。若夫人變了心，可不枉送我這老性命。我如今和你商量，隨你揀一件做：第一件，且教這秀才求官去，再來取你；不着嫁了別人。第二件，就今夜放你兩個走了，等這秀才得了官，那時依舊來認親。（正旦云）嬤嬤，只是走的好。（唱）

【黃鍾尾】他折一枝丹桂羣儒駭，怎肯『十謁朱門九不開』。（嬤嬤云）若以後泄漏出些風聲，枉壞了一世前程，拆散了一雙佳配。常言道：『一歲使長百歲奴。』我躭着利害放您，則要一路上小

心在意者。(正旦云)母親年高，怎生割捨！(嬤嬤云)夫人處有我在此，你自放心去罷。(正旦同裴謝科)(正旦唱)不是我敢爲非敢作歹，他也有風情有手策。你也會圓成會分解，我也肯過從肯躭待〔三〕；便鎖在空房嫁在鄉外。你道父母年高老邁，那裏有女孩兒共爺娘相守到頭白？女孩兒是你十五歲寄居的堂上客。(同裴舍、梅香下)

(嬤嬤云)他每去也。若夫人問時，說個謊道『不知怎生走了。』料夫人必然不敢聲揚。等待他日後再來認親，也未遲哩！(下)

校記

〔一〕纏繳：脈望館本作「著末」。〔二〕冷如水：底本作「冷如冰」，現據脈望館本、《柳枝集》本改。〔三〕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不是我說過從斯公賣，你也權術好手策，如你也能吾快分解，你敢承宣敢躭待」。《柳枝集》本則作：「不是我敢爲非肯作歹，也只是計前程圖遠大，做的這場醜怎訴說没分解，謝您肯圖成敢躭待。」

第三折

(裴尚書上，云)自從少俊去洛陽買花栽子回來，今經七年。老夫常是公差，多在外，少在裏。且喜

少俊頗有大志〔一〕，每日只在後花園中看書，直等功名成就，方纔娶妻。今日是清明節令，老夫待親自上墳去，奈畏風寒，教夫人和少俊替祭祖去咱。（下）（裴舍引院公上，云）自離洛陽，同小姐到長安七年也。得了一雙兒女：小厮兒叫做端端，女兒喚做重陽；端端六歲，重陽四歲。只在後花園中隱藏，不曾參見父母。皆是院公服侍，宅下人共知道〔二〕。今日清明節令，父親畏風寒，我與母親郊外墳塋中祭奠去。院公在意照顧，怕老相公撞見。（院公云）哥哥，一歲使長百歲奴，這宅中誰敢題起個李字。若有一些差失，如同那趙盾，便有災難；老漢就是靈輒扶輪，王伯當與李密疊尸，爲人須爲徹。休道老相公不來，便來呵，老漢凭四方口，調三寸舌，也説將回去。我這是蒯文通、李左車。哥哥，你放心，倚着我呵，萬丈水不教泄漏了一點兒。（裴舍云）若無疏失，回家多多賞你。（下）（正旦引端端、重陽上，云）自從跟了舍人來此呵，早又七年光景，得了一雙兒女。過日月好疾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數年一枕夢莊蝶，過了些不明白好天良夜。想父母關山途路遠，魚雁信音絶。爲甚感嘆咨嗟，甚日得離書舍。

【駐馬聽】凭男子豪傑，平步上萬里龍庭雙鳳闕。妻兒真烈，合該得五花官誥七香車。也强如帶滿頭花向午門左右把狀元接，也强如挂拖地紅兩頭來往交媒謝。今日個改換別，成就了一天錦綉佳風月。

(云)我掩上這門，看有甚人來此。(院公持掃帚上，云)哥哥祭奠去了。嫂嫂跟前回復去咱。(見科，云)嫂嫂，舍人祭奠去了，院公特地說與嫂嫂得知。(正旦云)院公可要在意者，則怕老相公撞將來。(院公云)老漢有句話敢說麼？老不以筋力爲能，人報根椽，衣食爲命。〔三〕今日清明節，有甚節令酒果，把些與老漢吃飽了，只在門首坐着，看有甚的人來。(旦與酒肉吃科，院公云)夜來兩個小使長把牆頭上花都折壞了。今日休教出來，只教書房中耍，則怕老相公撞見。(正旦唱)

【喬牌兒】當攔的便去攔，我把你個院公謝。想昨日被棘針都把衣袂扯，將孩兒指尖兒都撾破也。

(端端云)奶奶，我接爹爹去來。(正旦云)還未來哩。(唱)

【幺篇】便將球棒兒撇，不把膽瓶藉。你哥哥這其間未是他來時節，怎抵死的要去接。

(院公云)我門口去吃了一瓶酒，一分節食，覺一陣昏沉。倚着湖山睡些兒咱。(端端打科)(院公云)唬殺人也！小爺爺，你要到房裏耍去。(又睡科，重陽打科)(院公云)小奶奶，女孩家這般劣。(又睡科，二人齊打科)(院公云)我告你去也，快書房裏去！(裴尚書引張千上，云)夫人共少俊祭奠去了。老夫心中悶倦，後花園內走一遭去，看孩兒做下的功課咱。(見院公云)這老子睡着了。(做打科，院公做醒、着掃帚打科，云)打你娘，那小厮。(做見慌科，尚書云)這兩個小的是誰家？(端端云)是裴家。(尚書云)是那個裴家？(重陽云)是裴尚書家。(院公云) 誰道不是裴尚書家花園。小弟子

還不去！（重陽云）告我爹爹奶奶說去。（院公云）你兩個採了花木，還道告你爹爹奶奶去？跳起恁公公來也打你娘！（兩人走科，院公云）你兩個不投前面走，便往後頭去！（二人見旦科，云）我兩人接爹爹去；見一老爹，問是誰家的。（正旦云）孩兒也，我教你休出去。兀的怎了！（尚書做意科，云）這兩個小的不是尋常之家；這老子其中有詐。我且到堂上看來。（正旦唱）

【豆葉兒】接不着你哥哥，正撞見你爺爺。魄散魂消，腸慌腹熱，手脚麻狂去不迭。相公把拄杖掂詳，院公把掃帚支吾，孩兒把衣袂掀者。

（尚書云）咱房裏去來。（到書房，正旦掩門科）（尚書云）更有誰家個婦人？（院公云）這婦人折了俺花，在這房內藏來。（正旦唱）

【挂玉鈎】小業種把櫳門掩上些，道不的跳天撅地十分劣。被老相公親向園中撞見者，唬的我死臨侵地難分說〔四〕。（尚書云）拿的芙蓉亭上來。（正旦唱）氤氤的臉上羞，撲撲的心頭怯，喘似雷轟，烈似風車。

（院公云）這婦人折了兩朶兒花，怕相公見，躲在這裏。合當饒過，教家去。（正旦云）相公可憐見，妾身是少俊的妻室。（尚書云）誰是媒人？下了多少錢財？誰主婚來？（旦做低頭科）（尚書云）這兩個小的是誰家？（院公云）相公不合煩惱合歡喜。這的是不曾使一分財禮，得這等花枝般媳婦兒，一雙好兒女，合做一個大筵席。老漢買羊去。大嫂，請回書房裏去者。（尚書怒科，云）這婦人

決是娼優酒肆之家！（正旦云）妾是官宦人家，不是下賤之人。（尚書云）噤聲！婦人家共人淫奔，私情來往，這罪過（五）逢赦不赦。送與官司問去，打下你下半截來。（正旦唱）

【沽美酒】本是好人家女艷冶，便待要興詞訟發文牒，送到官司遭痛決。人心非鐵，逢赦不該赦？

【太平令】隨漢走怎說三貞九烈，勘奸情八棒十挾。誰識他歌臺舞榭，甚的是茶房酒舍。相公便把賤妾、拷折下截，并不是風塵烟月。

（尚書云）則打這老漢，他知情。（張千云）這個老子從來會勾大引小。（院公云）相公，七年前舍人哥哥買花栽子時，都是這廝搬大引小，着舍人刁將來的。（張千云）老子攀下我來也！（尚書云）是了，敢這廝也知情。（正旦唱）

【川撥棹】賽靈輒，蒯文通李左車，都不似季布喉舌，王伯當尸疊。更做道向人處無過背說。是和非須辯別。

（尚書云）喚的夫人和少俊來者！（夫人、裴舍上，見科）（尚書云）你與孩兒通同作弊，亂我家法。（夫人云）老相公，我可怎生知道！（尚書云）這的是你後園中七年做下功課！我送到官司，依律施行者。（裴舍云）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爲一婦人受官司凌辱？情願寫與休書便了。告父親寬恕！（正旦唱）

【七弟兄】是那些、劣懒，痛傷嗟，也時乖運蹇遭磨滅！冰清玉潔肯隨邪？怎生的拆開我連理同心結！〔六〕

（尚書云）我便似八烈周公，俺夫人似三移孟母。都因爲你個淫婦，枉壞了我少俊前程，辱没了我裴家上祖。兀那婦人，你聽者：你既爲官宦人家，如何與人私奔？昔日無鹽採桑於村野，齊王車過見了，欲納爲后同車，而無鹽曰：『不可，稟知父母，方可成婚；不見父母，即是私奔。』呸！你比無鹽敗壞風俗，做的個『男遊九郡，女嫁三夫』。（正旦云）我則是裴少俊一個。（尚書怒云）可不道『女慕貞潔，男效才良；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你還不歸家去！（正旦云）這姻緣也是天賜的。（尚書云）夫人，將你頭上玉簪來。你若天賜的姻緣，問天買卦，將玉簪向石上磨做了針兒一般細。不折了，便是天賜姻緣；若折了，便歸家去也。（正旦唱）

【梅花酒】他毒腸狠切！丈夫又軟揣些些，相公又惡噷噷乖劣，夫人又叫丫丫似蝎蜇。你不去望夫石上變化身，築墳臺上立個碑碣。待教我謾懒懒；愁萬縷，悶千疊；心似醉，意如呆；眼似瞎，手如瘸，輕拈掇，慢拿捻。

【收江南】呀！珏叮璫掂做了兩三截，有鸞膠難續玉簪折，則他這夫妻兒女兩離別。總是我業徹，也强如參辰日月不交接。

（尚書云）可知道玉簪折了也，你還不肯歸家去！再取一個銀壺瓶來，將着遊絲兒繫住，到金井內汲水，不斷了便是夫妻；瓶墜簪折，便歸家去。（正旦云）可怎了也！（唱）

【雁兒落】似陷人坑千丈穴，勝滚浪千堆雪。恰纔石頭上損玉簪，又教我水底撈明月！

【得勝令】冰絃斷便情絕，銀瓶墜永離別。把幾口兒分兩處；（尚書云）隨你再嫁別人去。（正旦唱）誰更待雙輪碾四轍？戀酒色淫邪，那犯七出的應拚捨，享富貴豪奢，這守三從的誰似妾！

（尚書云）既然簪折瓶墜，是天着你夫妻分離。着這賊醜生與你一紙休書，便着你歸家去。少俊，你只今日便與我收拾琴劍書箱，上朝求官應舉去。將這一兒一女收留在我家。張千，便與我趕離了門者。（下）（裴舍與旦休書科）（正旦云）少俊，端端，重陽，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沉醉東風】夢驚破情緣萬結，路迢遥烟水千叠。常言道有親娘有後爺，無親娘無疼熱；他要送我到官司逞盡豪傑。多謝你把一雙幼女痴兒好覷者，我待信拖拖去也。

（云）端端、重陽兒也，你曉事些兒個，我也不能够見你了也！（唱）

【甜水令】端端共重陽，他須是你裴家枝葉。孩兒也啼哭的似痴呆，這須是我子母情腸，斯牽斯惹。兀的不痛殺人也！

【折桂令】果然人生最苦是離別；方信道花發風飾，月滿雲遮。誰更敢倒鳳顛鸞，撩蜂剔蝎，打草驚蛇？壞了咱牆頭上傳情簡帖，拆開〔七〕咱柳陰中鶯燕蜂蝶。兒也咨嗟，女又攔截。既瓶墜簪折，咱義斷恩絕。

（張千云）娘子，你去了罷！老相公便着我回話哩！（正旦云）少俊，你也須送我歸家去來。（唱）

【鴛鴦煞】休把似殘花敗柳冤仇結，我與你生男長女填還徹；指望生則同衾，死則共穴。暢道題柱胸襟，當爐的志節，也是前世前緣，今生今業。少俊呵，與你乾駕了會香車，把這個沒氣性的文君送了也。（下）

（裴舍云）父親，你好下的也！一時間將俺夫妻子父分離，怎生是好！張千，與我收拾琴劍書箱，我就上朝取應去。〔八〕一面瞞着父親，悄悄送小姐回到家中，料也不妨。（詩云）正是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折。井底引銀瓶，欲上絲繩絕。兩著可奈何，似我今朝別。果若有天緣，終當做瓜葛。（下）

校記

〔一〕此句脈望館本、《柳枝集》本均爲「少俊功名不遂，想孩兒有下惠顏淵之志」。　〔二〕宅下人共知道：底本原爲

「連宅里人也不知道」，意與下文「這宅中誰敢道个李字」，顯有矛盾。現從脈望館本、《柳枝集》本改。

〔三〕「老不以筋力爲能」三句，脈望館本「能」作「無」，今從《柳枝集》本改。按，此三句底本均删去，從上文看，院公好饒舌，似不删爲宜。

〔四〕此句脈望館本作：「他死臨侵地叫天叩地精神捻。」《柳枝集》本與脈望館本同，只删去「他」字。

〔五〕罪過：底本「罪」誤作「非」，現從脈望館本、《柳枝集》本改正。

〔六〕此曲三本意相近、文略異。脈望館本作：「是那些、眼切、痛傷嗟。越冰清玉潔遭磨滅，不肯閨往鬢邊斜，走將來拂開同心結。」《柳枝集》本前三句同脈望館本，後二句同底本。

〔七〕拆開：底本「拆」作「折」，顯誤。脈望館本亦誤，現從《柳枝集》本改。

〔八〕以下情節脈望館本無。

第四折

（正旦引梅香上，云）自從裴少俊將我休弃了，回到洛陽，父母雙亡，遺下幾個使數和那宅舍庄田，依舊〔一〕的享用富貴不盡。則是撇下一雙兒女，又未知少俊應舉去得官也不曾？好傷感人也！（唱）

【中吕·粉蝶兒】簾捲蝦鬚，冷清清緑窗朱户，閃殺我獨自離居〔二〕。落可便想金枷，思玉鎖，風流的牢獄。（内做鳥鳴科）（唱）誰教你飛出巴蜀，叫離人不如歸去。

【醉春風】家萬里夢蝴蝶，月三更聞杜宇。則兀那牆頭馬上引起歡娛，怎想有這場苦、

苦！都則道百媚千嬌，送的人四分五落，兩頭三緒。

（裴舍上，詩云（三）親捧丹書下九重，路人爭識五花驄。想來全是文章力，未必家門積善功。小官裴少俊。自從上朝取應，一舉狀元及第，就除洛陽縣尹之職。來到這洛陽城，我且換了衣服，跟尋我那李千金小姐去。問人來，則這裏便是李總管家府門首。兀的不是梅香？小姐在家麼？（梅香見科，云）我只做不知。我這裏有甚麼小姐！這個漢子不達時務，你這裏立地，我家去也！（見旦科，云）你歡喜也！姐夫在門首。（正旦云）這妮子又胡說！果然是他，你看他穿着甚麼衣服哩？（梅香云）他穿着秀才的衣服。小姐，真個我不說謊。（正旦云）可怎生穿着秀才衣服？（唱）

【滿庭芳】長安應舉，羞歸故里，懶睹鄉閭。他那裏談天口，噴珠玉，一剗的者也之乎。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讀五車書會寫休書。教齋長休題柱，想他人有怨語，兀的不笑殺漢相如！

（裴舍云）梅香進去了，就不出來。我自過去。（做見旦科，云）小姐，間別無恙？今日還來尋你，依舊和你相好，重做夫妻。（正旦云）裴少俊，你是說甚麼話！（唱）

【普天樂】你待結綢繆，我怕遭刑獄。我人心似鐵，他官法如爐。你娘并無那子母情，你爺怎肯相憐顧？問的個下惠先生無言語。他道我更不賢達，敗壞風俗；怎做家無二長，男遊九郡，女嫁三夫。

（裴舍云）小姐，我如今得了官也。我父親致仕閒居。我特來認你，我就在此處爲縣尹。（正旦唱）

【迎仙客】你封爲三品官，列着八椒圖。你父親告致仕，却離了京兆府。吏部裏注定遷移，户部裏革罷了俸禄。枉教他遥授着尚書，則好教管着那普天下姻緣簿。

（裴舍云）我則今日就搬將行李來。（正旦云）我這裏住不的。（唱）

【石榴花】常言道『好客不如無』。搶出去又何如，我心中意氣怎消除！你是窨付：負與何辜，既爲官怎臉上無羞辱？（裴舍云）我與你是兒女夫妻，怎麽不認我？（正旦唱）你道我不識親疏，我道你眼中没的珍珠處；全不知略辯個賢愚〔四〕。

（裴舍云）這是我父親之命，不干我事。（正旦唱）

【鬥鵪鶉】一個是八烈周公，一個是三移孟母。我本是好人家孩兒，不是娼人家婦女，也是行下春風望夏雨。待要做眷屬，枉壞了少俊前程，辱没了你裴家上祖！

（裴舍云）小姐，你是個讀書聰明的人，豈不聞：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則行夫婦之禮焉，終身不衰。（正旦云）裴少俊，你是不知，聽我説與你咱。（唱）

【上小樓】您母親從來狠毒，您父親偏生嫉妒。治國忠直，操守廉能，可怎生做事糊突？幸得個鸞鳳交，琴瑟諧，夫妻和睦；不似你裴尚書替兒嫌婦。

（尚書引夫人、端端、重陽上，云）老夫裴尚書。我問人來，這便是李總管家府裏。聽的少俊孩兒得了官，授本處縣尹。媳婦兒不肯認他，我引着兩個孩兒，同老夫人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裴尚書在於門首。（祗候報科）（裴舍云）呀！父親在門首，我接去。父親，你孩兒得了官也，授本處縣尹。媳婦不肯相認，道我當初休了他來。（尚書云）孩兒在那裏？（見旦科，云）兒也，誰知道你是李世傑的女兒；我當初也曾議親來，誰知道你暗合姻緣。你可怎生不說你是李世傑的女兒？我則道你是優人娼女。我如今和夫人、兩個孩兒，牽羊擔酒，一徑的來，替你陪話。可是我不是了！左右，將酒來，你滿飲此一杯。（正旦唱）

【幺篇】他把酒盞兒擎，我便把認字兒許？（夫人云）你看我的面皮，我替你擡舉的兩個孩兒偌大也，你認了俺者！（端端、重陽云）奶奶，你認了俺者。（正旦唱）赤緊的陶母熬煎，曾參錯見，太公跋扈。一個兒，一個女，都一時啼哭。（帶云）哎！兒，則被你想殺我也！（唱）須是俺斷不了子母腸肚。

（尚書云）哎！你認了我罷！（正旦云）你休了我，我斷然不認。（尚書云）你既不認，引着孩兒回去！（端端、重陽悲云）奶奶，你好狠也！則被你痛殺我也！你若不認，要我兩個性命怎的？我兩個死了罷！（正旦云）我待不認來呵，不干你兩個事。罷，罷，罷！我認了罷！公公，婆婆，你受媳婦幾拜。（尚書云）既是孩兒認了，將酒來！我與你慶喜，你滿飲一杯者。（正旦拜受科）（唱）

【十二月】這是你自來的媳婦，今日參拜公姑。索甚擎壺執盞，又怕是定計鋪謀。猛見了玉簪銀瓶，不由我不想起當初。

【堯民歌】呀！只怕簪折瓶墜寫休書。（尚書云）孩兒舊話休題。（正旦唱）他那裏做小伏低勸芳醑，將一杯滿飲醉模糊。（裴舍云）小姐，須索歡喜咱！（正旦唱）有甚心情笑歡娛，躊也波躇；賊兒膽底虛，又怕似趕我歸家去。

（尚書云）孩兒也，您當初等我來問親，可不好！你可瞞着我私奔來宅內，你又不說是李世傑女兒。（正旦云）父親，自古及今，則您孩兒私奔哩！（唱）

【耍孩兒】告爹爹奶奶聽分訴，不是我家醜事將今喻古。〔五〕只一個卓王孫氣量捲江湖，卓文君美貌無如；他一時竊聽求凰曲，异日同乘駟馬車，也是他前生福。怎將我牆頭馬上，偏輸却沽酒當爐。

【煞尾】今日個五花誥准應言，七香車談笑取。願普天下姻眷皆完聚，荷着萬萬歲當今聖明主。

（尚書云）今日夫妻團圓。殺羊造酒，做慶喜的筵席。〔六〕（詩云）從來女大不中留，馬上牆頭亦好逑。只要姻緣天配合，何必區區結綵樓。

題目　李千金月下花前〔七〕

正名　裴少俊牆頭馬上

校記

〔一〕依曾：底本作「依還」，現據脈望館本、《柳枝集》本改。〔二〕此句脈望館本、《柳枝集》本均作「想殺我鰥寡孤獨」。〔三〕脈望館本於裴少俊上場詩前，有李千金說白云：「梅香，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梅云）「理會的。」裴上場詩則爲：「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四〕以上二句底本作：「雖然是眼中没的珍珠處，也須知略辯个賢愚」。意思不明朗，現從《柳枝集》本改。脈望館本則在此句前加裴少俊插白：「你眼裏無珠」，接着李千金唱：「眼裏無珠處，我須知近辯賢愚。」裴少俊先責李千金，於理不合。〔五〕以下曲文脈望館本作：「卓王孫氣量捲江湖，卓文君曾沽酒當爐，他吟詩奪的千鍾祿，不思异日常乘駟馬車。也是他生前福，官居一品，廕子封妻。」《柳枝集》本基本上與底本一致，但「卓文君美貌無如」句作「卓文君夜奔相如」。〔六〕以下文字，脈望館本作：「雜劇卷終。一人有慶安天下，雨順風調賀太平。遊春郊彼此窺望，動悶心兩情狂蕩。李千金守節存貞，裴少俊牆頭馬上。」《柳枝集》本則以此詩作爲「正目」，置於第一折前。〔七〕「題目」脈望館本作「千金守節等兒夫」。

韓翠顰御水流紅葉（殘折）

劇目說明

本劇《録鬼簿》著録。天一閣本作簡名《流紅葉》，題目『于祐之金溝送情詩』，正名『韓翠顰御水流紅葉』。其本事見宋人張實所撰《流紅記》。

本劇現僅存若干佚曲。《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均收入〔正宮〕套曲。《太和正音譜》收入〔柳青娘〕、〔道合〕和〔酒旗兒〕三曲，前二者屬〔中呂〕宮，後者屬〔越調〕；三者皆注明爲《流紅葉》第三折曲子。但從宮調來看，這三支曲子很可能分屬兩折。此外，《北詞廣正譜》亦收入以上三曲。

現以《盛世新聲》爲底本，以其他各本參校。差別較大的异文附於套曲之後。

【正宮·端正好】我恰纔秋香亭上正歡濃，望着那上林苑逃席走；趁西風獨步閒遊。想一年世事如翻手，撚指間重陽又。

【滚綉球】淅零零暮雨收，冷清清禁苑幽，悶懨懨去年時候；不覺的透羅衣風力颼颼。風

吹散面上酒，戲折的砌邊菊，我則將嫩香來重嗅，果然道佳節難酬。今朝綠蟻人先醉，明日黃花蝶也愁，信步閒遊。

【倘秀才】一弄兒殘荷敗柳，這搭兒是俺那去年前題詩御溝〔一〕。低首沉吟喟然久，撲簌簌淚交流，恰便似珍珠脫了綫頭。

【叨叨令】帕兒湮淚搵濕我這衫兒袖，冰的我襪兒涼，浸的我鞋兒透；逗的我意兒新，感起我情兒舊；哭的我心兒酸，引的我眉兒皺。玉英！咱兩個去來也麽哥！照的我這影兒孤，越顯的身子兒瘦。

【白鶴子】我從那去年前親發送，今歲也尚停留。我分明送過這玳瑁石壓欄前，到閃在金漆木排柵後。

【么篇】經年離了池沼，我則道紅葉爛在汀洲；可怎生顏色兒儼然新，墨跡兒無些舊？

【紅綉鞋】〔二〕緊跐定玻璃鴛甃，天生下駝腰柳不纜龍舟，恰便似玉女觀泉弄温柔。將身子兒斜探定，踮着脚〔三〕把柳條兒揪，一隻手搦着這顫巍巍新嫩竹。

【快活三】莫不是有誰〔四〕人題詩在上溜頭，怎肯道是我干休？好教我廝傒廝倖苦追求，我與你親把河神咒〔五〕。

【鮑老兒】〔六〕展玉腕廝瑯瑯向水面上兜，更怕甚濺濕泥金衫袖；則這翠竹梢頭少個釣鈎，趁着這水勢向東流。我則見衝開錦鱗，驚飛綠鴨，蕩散白鷗；見題紅泛泛，隨風颭颭，順水悠悠。

【古鮑老】我這裏探身在岸口，將紅丟丟葉兒綽在手。對着這向陽的日頭，濕浸浸水痕羅帕收，渾一似血染般胭脂透〔七〕！是誰將巧計搜，全不怕官司窮究，將兩句詩聯就〔八〕？

【牆頭花】

【柳青娘】誰曾道是趁逐，天賜這場廝迤逗。看了這詩中意投，必定是個俊儒流；裁冰剪雪忒慣熟。若得來雙雙配偶，盡今生共結綢繆；則這去年前紅葉上、紅葉上把詩修。

【道合】恰向今秋，恰向今秋，今秋園苑却閒遊，恰相投。着俺着俺自僝僽，恁的恁的空遥受；同觀的池上景清幽。細凝眸，自索受；使咱家，空迤逗。道那些那些合成就，那些那些合承受，天生落在咱家彀。若還見的遲些後，若不咱收，風力颼颼，趁着龍溝，蕩蕩悠悠，險些兒懨懨逐水，逐水向向向東流。

【耍孩兒】往常我守椒房躭寂寞捱昏晝，今日個更添上開心症候。趁西風飄離了樹梢

頭，送與我這一場閒悶閒愁。見了些翠裙鳳翅傷秋扇，聽了些絳幘雞人報曉籌，年年池館皆依舊。則俺這宮嬪年老，幾時得葉落歸秋！

【三煞】題詩人長共短，有情人知他是好共醜？不明不暗因他瘦。心兒中作念何曾見，夢兒里相逢不廝瞅，這姻緣空遥受。則俺那青鸞無信，紅葉難酬！

【二煞】弄詩章相戲逐，不良才歹事頭，去年間寫兩句詩迤逗。暗歡喜空把他心中愛，虛煩惱胡遮我臉上羞。辦着個至誠心將他候，看承做神珠玉顆，出入在鳳閣龍樓。

【一煞】做一個符牌兒挑在鬢邊，做一個面花兒貼在額頭，綉一個香囊兒盛了揣着肉。他道是無情則許無情受，我正是好處將來好處收。自今夜黃昏後，安排着洞房花燭，綉幕香球。

【尾聲】穩坐着白象床，滿斟着碧玉甌；用鮫綃將紅葉兒懷中摟，你與我遞一盞兒新婚慶喜的酒〔九〕。

校　記

〔一〕此句據《詞林摘艷》。底本於「題詩御溝」前有「感恨」二字。《雍熙樂府》作：「越感起去年間題詩御溝」。

〔二〕〔紅綉鞋〕與〔快活三〕兩曲牌，《北詞廣正譜》聯套次序相反，作〔快活三〕、〔紅綉鞋〕。〔三〕此三字據《雍熙樂府》。《詞林摘艷》與底本均作「一隻手將」。〔四〕誰：《雍熙樂府》作「情」。〔五〕河神咒：《詞林摘艷》與底本均作「河崖叩」。此從《雍熙樂府》。〔六〕〔鮑老兒〕、〔古鮑老〕二曲牌，《雍熙樂府》作〔蔓青菜〕、〔鮑老兒〕。〔七〕此句《雍熙樂府》作：「紅葉上血點般胭脂透」。〔八〕此句《詞林摘艷》作：「先將那兩句兒詩聯就」。〔九〕此句據《雍熙樂府》。《詞林摘艷》與底本均作「吃幾杯新親慶喜酒」。

附一

《太和正音譜》異文二曲

【柳青娘】也曾誰趁逐，天賜一場廝迤逗。新詩意中投，必是個俊儒流；裁冰剪雪慣熟。若得他來雙雙配偶，盡平生共結綢繆。去年間紅葉上把詩修。

【道合】向今秋，向今秋，園苑却閑遊，恰相投。教俺教俺自僝僽，您每您每空遥受；同觀池上景清幽。細凝眸，埋怨道梅香胡支分拴紐，自索守。那些那些隨分受，天生落

在咱家手；那些那些合成就，如還見的遲些後，險些兒厭厭逐水向東流。

《北詞廣正譜》異文二曲

【道和】今秋，今秋，園苑恰閑遊，意相投。甚日同完就？怕到黃昏後，越不見下場頭。空教咱自僝僽，好教咱自窮究。那些那些合成就，天生落在咱家手；那些那些合成就，若還來得遲些後，也趁着這龍溝，風力颼颼，這其間淹淹逐水向東流。

【越調・酒旗兒】海上將書來，房外無人至，誰替你打官司？你染病和咱軟了四肢，你敢別不見些風情事？誰教你向唐天子行花兒葉子？原來你心在長安市。

李克用箭射雙鵰（殘折）

劇目說明

王國維《曲録》據李玉《北詞廣正譜》著録本劇。《北詞廣正譜》收有〔六幺篇〕、〔六幺序〕、〔蔓青菜〕、〔柳青娘〕、〔道合〕五曲。此外，《雍熙樂府》、《盛世新聲》、《詞林摘豔》收有〔中吕〕宫一套，但後二者皆無〔尾聲〕字樣。

此劇本事可能採自《舊五代史·武皇紀》等。又，劇中演李克用收周德威事，可參看《飛虎峪存孝打虎》雜劇第二折。

現以《雍熙樂府》爲底本，用《北詞廣正譜》參校。差别較大的异文附於套曲之後。

【中吕·粉蝶兒】賽社處人齊，一個個恁般沙勢，直吃的渾身上村酒淋漓。手張狂，脚趔趄，吃的來吐天穢地。着人道村裏夫妻，但行處不曾相離。

【醉春風】恰曬的布背褡鞋兒乾，又淹的舊留丢前襟濕。你這般揎拳捋袖打阿誰？我

甘不過你、你。焦了重焦，絮了又絮，我則待醒了重醉。

【快活三】俺在這村庄兒上會親戚，當村裏做筵席。醇糯酒整做下兩三石，有肉腥無羊羶氣。

【朝天子】就着這甕裏、碗吃，一個個查手縫無拘繫。俺從早晨間直吃到日平西，都灌的來醺醺醉。有他那牛表嘲歌，沙三爭戲，舞的是一張掀喬樣勢；再有甚麼樂器，又無他那路妓，俺正是村里鼓兒村里擂。

【快活三】則聽的朔風也似喊聲起，土雨般陣雲飛。則聽的兩棒鼓赤力力似春雷，一聲鑼响轟霹靂，驚天地。

【六幺篇】忽的向林浪中，則見這山崦裏，閃出一隊勇烈軍旗。手下軍遍排雁行齊，多無那半千來人馬相隨。明晃晃秋霜手持着刃器，鐸琅琅鸞鈴響戰馬如飛，不刺刺直撞到陣根底。

【六幺序】其實，端的，則見燦燦金盔，赳赳雄威；甲挂唐猊，馬驟狻猊；一點鞭催，兩下軍隨。擺列着一字兒長蛇陣勢，他當攔住去不的。猛然聽的，審問個真實，來者將〔二〕姓甚名誰？

【六幺令】他道是縱橫壯士周德威，留下些買路錢別有個商議。不鄧鄧怒從心上起，我跟前怎敢道相欺，大胆的將俺來〔三〕不依隨。

【鮑老兒】呀，你則是小覷俺閫外將軍八面威，也則是引起好鬥偏爭勢。喝一聲手下兒郎快准備，擺列着金鼓旗旛隊。則見鞭梢展處，三軍隊伍，前後皆齊。則見一雙皂鵰，空中颩翼，上下翻飛。

【古鮑老】他道是比及和你對壘，先着你試看咱武藝。左手取寶雕弓打兩石，右手取鳳翎箭撚轉端的直；箭吻入硃紅扣，慢慢的弓兜開碧玉梢，微微的靶推出龍腰細。托泰山前手推，抱嬰孩後手輕着力，拽一個秋月團圓勢。

【剔銀燈】〔三〕梆的一聲弦頭響，似春雷般乍起，箭光流似寒星飛墜。我則見八的中滴溜溜撲撲的着田地，一雙皂鵰透心窩正中着金鈕。我則見垓心內，旗影裏，摑着手高聲叫起。

【蔓青菜】自從盤古分天地，便有那漢李廣、養由基，也不似這般快射。我則〔四〕見他拱手舒心便伏低，道是喏喏連聲退。

【柳青娘】我則見他下的戰騎，怎敢道說兵機，撲的來跪膝。遥望見七重圍，則俺沙陀

壯士歸伏你；再誰想高官重職？再誰敢耀武揚威？情願在馬頭前親執轡，親執轡一戎衣。

【道和】見他聽的，可早歡喜，攀鞍上馬不猜疑，共相隨；尋思的話投機，正尋覓英雄輩，共扶持邊威勢。道着俺每俺每同商議，俺每俺每天教只，則今日離了汾州地。他將令皆知，誰敢延遲；金鐙敲只，玉鞭擎只；則俺那衆兒郎呀刺刺來齊和齊和着凱凱凱凱歌回。

【尾聲】

校　記

〔一〕者將：即「這將」。《北詞廣正譜》改爲「的是」。又，此句後《北詞廣正譜》不分〔六幺令〕曲。

〔二〕將俺來：此三字據《北詞廣正譜》補。

〔三〕以下四曲，《雍熙樂府》曲牌次序爲：〔蔓青菜〕、〔剔銀燈〕、〔道合〕、〔柳青娘〕，今從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沉》所列次序。

〔四〕我則：此二字據《北詞廣正譜》補。

附

《北詞廣正譜》異文一曲

【道合】今秋聽得，可早歡喜，攀鞍上馬不猜疑，共相隨，尋思的話投機，要尋的英雄輩，共扶持使威勢，道着俺同商議。疑則疑則聽消息，恁的恁的無仁義，俺的俺的教天勢；疾與我離了汾州地。將令皆知，誰敢宜遲？玉鞭擎者，金鐙敲者，則聽得衆兒郎呀來呀來□□□齊和着凱歌回。

高文秀

小傳

高文秀，東平（今山東省東平縣）人。《録鬼簿》記其爲『東平府學生員，早卒。都下人號「小漢卿」。』可知其年輩低於關漢卿。

高文秀所製雜劇共三十二種，全佚存目者二十六種。現傳世本有：『須賈誶范雎』、『保成公徑赴澠池會』、『劉玄德獨赴襄陽會』、『好酒趙元遇上皇』、『黑旋風雙獻功』五種。僅存佚文者有『周瑜謁魯肅』一種。文秀不幸早逝，所製已如此豐富，使假以年，則其成就必更可觀。

文秀三十二種劇作中，大多爲歷史劇。以梁山泊英雄事迹爲題材者有十種，將近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其中以『黑旋風』爲主角者則有八種之多，可惜僅存『雙獻功』一種。從現存劇本看來，文秀的雜劇多以情節熱鬧，曲詞通俗取勝。《太和正音譜》喻其作品風格如『金瓶牡丹』。

黑旋風雙獻功

劇目說明

此劇天一閣本《録鬼簿》著録，題目：『孫孔目上東岳』，正名：『黑旋風雙獻頭』，簡名：『雙獻頭』。《元曲選目》、《曲海目》別作：『黑旋風雙獻功』；注曰：『一云雙獻頭』。此劇流傳版本有：一、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本，末題作者，不載題目，僅作正名『黑旋風雙獻功』。二、臧晉叔編《元曲選》本，題目：『及時雨單責狀』，正名：『黑旋風雙獻功』，簡名：『黑旋風』。現以《元曲選》爲底本，以脈望館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孫孔目、搽旦扮郭念兒同上）（孫孔目詩云）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將曲直無顛倒，脚踏蓮花步步生。小生鄆城縣人氏，姓孫名榮，渾家姓郭，是郭念兒，嫡親的兩口兒家屬。我在這衙門中做着個把筆司吏。我許了這泰安神州三年香願，今年第三年也。這渾家要跟隨將我去，爭奈小生平昔間軟弱，泰安神州謊子極多，哨子極廣，怎生得一個護臂跟隨將我去方可。大

嫂，你在家中安排下茶飯，我去長街市上尋一個護臂，走一遭去來〔二〕。(下)(搽旦云)孔目，你尋了護臂，早些兒來波。這裏也無人，我心上只想着那白衙內，和他有些不伶俐的勾當。我已央人叫他去了，只等來時，自有說話。(詩云)衙內性兒乖，把他叫將來，說些私情話，必定稱心懷。(下)(外扮宋江、吳學究領僂儸上)(宋江詩云)家住梁山泊，平生不種田。刀磨風刃快，斧蘸月痕圓。强劫機謀廣，潛偷膽力全。弟兄三十六，個個敢爭先〔三〕。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者是也。幼年曾爲鄆州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蓋，知某有難，領僂儸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蓋三打祝家庄身亡，衆兄弟拜某爲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僂儸，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東連大海，西接濟陽，南通鉅野、金鄉，北靠青、齊、兖、鄆。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數百隻戰艦艨艟。三十六座宴樓臺，聚幾千家軍糧馬草〔三〕。風高敢放連天火，月黑提刀去殺人。我有個八拜交的兄弟，姓孫是孔目，許下泰安神州燒香三年，燒了二年也。今年是第三年，問某討個護臂的人。小僂儸，寨門首望着，若兄弟來時，報復某知道。(僂儸云)理會得。(孫孔目上，云)小生孫孔目的便是。我離了家中，瞞着我渾家，則說街市上尋個護臂的人去。我這裏離梁山至近，宋江哥哥是我舊交的朋友，我問他討一個護臂去，可早來到也。你們休放冷箭，報復去，道有孔目孫榮特地拜見哥哥來。(僂儸報科，云)喏，報的哥哥得知，有孔目孫榮到此求見。(宋江云)道有請。(僂儸云)請進。(孔目做見科，云)哥哥，

多時不見，受你兄弟兩拜。(宋江云)兄弟免禮。此一來莫非爲討護臂麽？(孫孔目云)哥哥，我則爲這三年香願，今年是第三年也，要帶媳婦兒前去。那泰安神州謊子極多，哨子極廣，特來問哥哥這裏告一個護臂來。(宋江云)學究兄弟，這樁事難以點差。小儍儸，踏着山岡，傳着某的將令，道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儍儸，那一個好男子保着孫孔目上泰安神州燒香去？可是有也是無？(儍儸云)理會的，我出得這門去。兀那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儍儸，那個好男子保着孫孔目上泰安神州燒香去？可是有也是無？(做三科)(正末扮李逵上，云)有有有，我敢去，我敢去。(唱)

【正宮·端正好】遮莫待渡關河，登途徑，把哥哥直送上泰岳山城。將我這夾鋼斧綽清泉觸白石搔搔的新磨淨，放心也，我和那合死的官軍拚。

(云)報復去，道有山兒李逵來了也。(儍儸云)喏，報的哥哥得知，有山兒李逵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儍儸云)着過去。(正末做見科，云)宋江哥哥喏，學究哥哥喏，你兄弟來了也。(宋江云)兄弟，有個客人在此，你和他厮見咱。(正末做見孔目科，云)你兄弟知道，客人喏。(孫孔目驚科，云)是人也那是鬼！(宋江云)兄弟休驚莫怕，則他是第十三個頭領，山兒李逵。這人相貌雖惡，心是善的。(正末唱)

【滾綉球】我這裏見客人，將禮數迎，把我這兩隻手插定，哥也他見我這威凛凛的身似

碑亭。他可慣聽，我這莽壯聲，唬他一個癡掙，唬得荆棘律的膽戰心驚。（帶云）哥也，他不怕我別的，（唱）他見我風吹的齷齪是這鼻凹裏黑，他見我血漬的腌臜是這衲襖腥，審問個叮嚀。

（宋江云）山兒，這樁事我還不曾點差，你可是要去？只你這個名字不好，誰不知你是李逵？你更了名改了姓者。（正末云）哥也，你兄弟去便去，要改這名字怎的？（宋江云）你改了着。（正末云）既要我改，我改做山兒者波。（宋江云）誰不知你是山兒？（正末云）改做李逵者波。（宋江云）誰不知你是李逵？（正末云）你兄弟老爺老娘家姓王，改做王重義者波。（宋江云）雖然更了名，改了姓，你這般茜紅巾，腥衲襖，乾紅褡膊，腿綳護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墨染的金剛。休道是白日裏，夜晚間揣摸着你呵，也不是個好人。（正末云）你兄弟打扮做庄家後生，可是如何？（宋江云）這等便堪去，只是那得庄家的衣服來？（正末云）有有有，你兄弟下得山去，在那官道傍邊一壁掩映着，等那庄家過去。哥，你那衣服借與我使一使兒。那厮與我，萬事罷論，他但説個不與，我一隻手揪住衣服領上，一隻手揝住脚腕，滴溜撲摔個一字交，闊脚板踏着那厮胸膛，舉起我這夾鋼板斧來，覷着那厮嘴縫鼻凹，恰待砍下。哥，休道是衣服，那厮連鐵鋤都與你兄弟了也。（唱）

【倘秀才】我今日改换了山寨的醜名，我打扮做個庄家後生。我着那捕盜官軍摸不着我影，忒搠殺，好相爭，我和他鬥迎。

（宋江云）山兒，泰安神州，天下英雄都在那裏。你休與人厮丢厮打，做那打家截道殺人放火的勾當。（正末唱）

【伴讀書】泰安州便有那千千丈陷虎池，萬萬尺牢龍阱；我和你待擺手去横行。管教他抹着我的無乾淨，保護得俺哥哥不許生疾病。若是有差遲失了軍中令，哥也，我便情願納下一紙兒軍狀爲憑。〔四〕

（宋江云）山兒，你要寫文書最好，只是你輸着什麽？（正末云）哥也，您兄弟這一去，保護得哥哥無是無非還家來。若有些失錯呵，我情願輸三兩銀子。（宋江云）這個少哩。（正末云）哦，我再做個東道，請你那一班落保的都吃一個爛醉何如？（宋江云）也還少哩。（正末云）罷罷罷，我情願輸了這六陽魁首。（唱）

【笑和尚】你、你、你道我調着嘴不志誠，我、我、我打着手多承領，管、管、管他壯着膽無傒倖。倘、倘、倘若是到泰安州敗了興，敢、敢、敢指梁山誓不回程，來、來、來，我情願輸了我吃飯的這一顆頭和頸。〔五〕

（宋江云）山兒，你便寫得是了，只要你下山去常忍事饒人者。（正末云）哥也，假似有人罵您兄弟呢？（宋江云）忍了。（正末云）有人唾在兄弟臉上呢？（宋江云）揩了。（正末云）有人打你兄弟

呵呢？〔六〕（宋江云）你也還他些。（正末云）還他這些兒？（宋江云）少。（正末云）還他些兒？（宋江云）少。（正末云）還到這裏怕做甚麼？（做打拳科）（宋江云）可不打殺人也，則要你把是和非少爭競些兒纔好。（正末唱）

【耍孩兒】是和非誰共你閒相競，假若是買物件多和少也不和他爭。若有醉漢每罵我一千場，（帶云）哥也，你罵的是。（唱）我只索忙陪着笑臉兒相迎。那廝鼻中殘涕望着我這耳根邊噴，那廝口內頑涎望着我面上零。再不和他親折證，我只是吞聲忍氣，匿跡潛形。〔七〕

（宋江云）那泰安山神州廟，有一等打擂臺賭本事的，要與人廝打。你見他山棚上擺着許多利物，只怕你忍不過，就要廝打起來也不見得。（正末唱）

【一煞】有那等打擂臺使會能，擺山棚博個贏，占場兒没一個敢和他争施逞。拳打的南山猛虎難藏隱，脚踢的北海蛟龍怎住停。我也只緊閉口不放些兒硬，我只做没些本領，再不應承。

（宋江云）如今你怎生打扮去纔好？（正末唱）

【二煞】我將烟氊帽遮了眼睛，粗布帛縛了腿脛，着誰人識破我喬行徑？（宋江云）孫孔目

哥哥到那山上要點燭燒香，回錢了願，都是你與他當值來。(正末唱)他上山時我與他備點燭燒香的事，下山時我與他供回錢了願的情，一步步跟隨竟。(宋江云)假似哥哥上馬呵，(正末唱)上馬處就與他執鞭墜鐙，(宋江云)假似哥哥吃酒呵，(正末唱)吃酒處就與他綽鏇提觥。

(宋江云)那一個孫大嫂可也生得大有顏色，只怕那一夥閒漢跟着他走，不好意思。(正末唱)

【三煞】那大嫂年又青，貌又整，則被他一班兒惡少相纏定。似這等天寬地蕩的清平世，怎容得女縱男淫潑賤精？觸犯我真無幸，請大嫂輕輕移步，和哥哥慢慢同行。

(宋江云)山兒，我教道你一句話兒，你聽者，是「恭敬不如從命」。(正末唱)

【哨篇】可便道「恭敬不如從命」，今日裏奉着哥哥令。若有人將哥哥厮欺負，我和他兩白日便見那簸箕星。則我這兩條臂攔關扶碑，則我這兩隻手可敢便直釣缺丁。理會的山兒性，我從來個路見不平，愛與人當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騰，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但惱着我黑臉的爹爹，和他做場的歹鬥，翻過來落可便吊盤的煎餅〔八〕。

(宋江云)便好道弓硬絃長斷，人强禍必隨〔九〕。你若保着孫孔目回來時，我自有重賞。小心在意，則要你忍事饒人者。(正末云)哥哥，你放心也。(唱)

【煞尾】我去呵兩隻手忙揪住巔險峰，兩隻脚牢踏住村峭嶺〔一〇〕。主張的我神州廟裏

身周正，我可敢搬倒那嵯峨，（帶云）放心也，哥。（唱）這一座泰山頂。（同孫孔目下）

（吳學究云）李山兒與孫孔目去了也，恐怕有失，還該差神行太保戴宗尾着他去，打探消息，我們方好接應他。（宋江云）這說的是。小僂儸傳令與神行太保戴宗，着他星夜下山，打聽李山兒消息，疾來回報者。（卒子云）理會的。（宋江詩云）孫孔目要護臂燒香，李山兒怕惹事遭殃。因此上差神行太保，將消息早報取提防。（同下）〔二〕

校記

〔一〕此處脈望館本增有四句：「長街尋護臂，神州去燒香。渾家身無事，還家謝穹蒼。」〔二〕以上八句詩，脈望館本作四句：「幼小爲司吏，結識英雄輩，姓宋本名江，綽名順天呼保義。」〔三〕此處脈望館本增有二句：「聲傳宇宙，五千鐵騎敢爭先，名達天庭，聚三十六員英雄將。」〔四〕此句脈望館本作「哥也，我便情願輸了燕頸！」〔五〕脈望館本無〔笑和尚〕一曲和曲前宋江與正末的對白。〔六〕底本無以上二句對白，意不可通。據脈望館本補。〔七〕脈望館本〔要孩兒〕一曲全録如下：「〔要孩兒〕是和非誰共你閑爭競，假若是買物件多共少我和他分毫也那不爭。若有那醉漢每罵我一千場，（正末云）哥也，你罵的是，（唱）我則索忙賠笑臉兒相迎。那厮他口中殘唾望着我這鼻凹裏噀，那厮鼻内的腌臜，（正末云）没也，哥也。（唱）他望着他這臉上擤，誰共他閑爭競？（正末云）我和哥哥半步兒不敢厮離也。（宋江云）假似哥哥上馬處呵？（唱）上馬處與哥哥擎鞭墜鐙。（宋江云）哥哥吃酒處呵呢？（唱）吃酒處與哥哥綽鐺提瓶。（宋江云）兄弟也，便好道恭敬不如從命也。」以下緊接〔哨遍〕一曲，〔一煞〕〔二

煞〕〔三煞〕并缺。〔八〕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二句：「世惱犯我咱情性，千方百計翻過來做一個可吊盤的煎餅。」〔九〕此句脈望館本作「剛强惹禍殃」。〔一〇〕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我去呵一隻手攬住巔險峰，揪住村俏領。」〔一一〕以上吳學究與宋江對白，脈望館本作宋江獨白，內容完全不同底本。茲録如下：「（宋江云）孫孔目去了也。學究哥，無甚事咱後山中飲酒去來。衆小校聽某分付：今日個該您巡捕，伏路處悄語低言，不要您語笑喧呼。人人要擐甲披袍，個個要開弓蹬弩。逡巡間違了將令，斬首級決不輕恕。（同下）」

楔　子

（搽旦上云）〔一〕妾身是孫孔目的渾家郭念兒的便是。有孔目街市上尋護臂去了，我瞞着他，着人尋那白衙內來，有緊要的説話。可怎生這早晚還不見他來也？（淨扮白衙內上〔二〕，詩云）五臟六腑剛是俏，四肢八節却無才〔三〕。村入骨頭挑不出，俏從胎裏帶將來。自家白赤交的便是，官拜衙內之職。我是那權豪勢要之家，打死人不償命的〔四〕。有這孫孔目渾家是郭念兒，和我兩個有些不伶俐的勾當。他着人來尋我，我如今到他家裏，若是他夫主不在家，我和他説幾句話。可早來到門首也，孫孔目在家麽？（搽旦云）這個是他來了。孔目不在家，你進來。（白衙內做見科）（搽旦云）我着人尋你，你在那裏，這早晚纔來？（白衙內云）我也忙，你喚我做甚麽？（搽旦云）如今孫孔目同我要往泰安神州燒香去，他説在火爐店裏安下。我有一計，你便先去那裏等着我。我有兩句兒唱，你則聽着。

我便道「眉兒鎮常扢皺」，你便唱「夫妻每醉了還依舊」，我叫「衙內」，你叫「念兒」，我和你兩個跳上馬便走。（白衙內云）此計大妙。你先到那裏，你便等着我：我先到那裏，我便等着你。若見了你呵，跳上馬牙不約兒赤便走〔五〕。（下）（搽旦云）衙內去了也。這早晚孫孔目爲甚不來？（孫孔目同正末上，云）兄弟，來到我家門首也，你過去與嫂嫂厮見咱。（正末云）哥也，請嫂嫂厮見咱。（孫孔目云）大嫂，我尋了個護臂，是王重義，你和他厮見咱。（正末見旦兒科，云）嫂嫂休怪，恕生面少拜識。（搽旦云）呸，臉腦兒恰似個賊。（孫孔目云）你好歹口也，他聽着哩。（正末云）哥哥，你兄弟有一句話，可是敢說麽？（孫孔目云）兄弟有甚話說？（正末云）這嫂嫂敢不和哥哥是兒女夫妻麽？（孫孔目云）你好眼毒也。你怎麽便認將出來？（正末云）我便認出來也。（唱）

【越調・金蕉葉】你看他那說話處呵，（帶云）我纔說道恕生面少拜識，（唱）他做多少丟眉弄色。（搽旦云）你看我這幾步兒走，（正末唱）你看他那行動處呵，（帶云）娘也，又不是那小脚兒，竪裏一尺，横裏五寸。（唱）做多少家鞋弓襪窄，可怕不打扮得十分像胎。（帶云）哥哥，不是你兄弟口歹也，（唱）你可敢記着一場天來大小利害。

（孫孔目云）大嫂，收拾行李，咱燒香去來。（同下）（丑扮店小二上，詩云）買賣歸來汗未消，上牀猶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一夜起來七八遭。小可是這火爐店上一個賣酒的，但是南來北往官員士庶人等進香的，都在我這店中安歇。我今日開開板搭，燒的鏇鍋兒熱，看〔六〕是有甚麽人來。

（正末同孫孔目搽旦上）（正末云）哥也，來到這火爐店。小二哥有麽？（店小二云）官人每，打了火過去。（正末云）有乾淨房兒麽？俺住一住。（店小二云）官人請裏邊來，有頭一間房子乾淨，正好住。（孫孔目云）小二哥，把俺這大嫂寄在這裏，不許放甚麽閒雜人等到來攪擾。大嫂，你則在這店中頭一間房子裏等着，我和兄弟占了房子便來也。（搽旦云）你可早些兒來，我可害怕。（正末云）嫂嫂，你則在這裏，我和俺哥哥占了房子便來也。（搽旦云）你可早些兒來，我可害怕哩。（正末云）嫂嫂，你在這裏，青天白日害甚麽怕？哥哥去波。（搽旦云）孔目，你則早些兒回來。（孫孔目云）我知道。（搽旦云）孔目，你是必早些兒來，休着我憂心也。（正末云）哦，這個嫂嫂，你直這般割捨不得那。（唱）

【幺篇】哎，你個嫂嫂莫得見責，也則是虧着俺爲人在客。我恰纔囑付了三回五解，（搽旦扯孔目科，云）孔目，你早些兒回來。（孫孔目云）我就回來也。（正末扯孔目做走科，云）嫂嫂不索說，我和哥哥便來。我恰纔囑付了店家安撫了嫂嫂，天色將晚也。（唱）則去兀那泰安州尋一個家頭房子去來。（同下）

（白衙內上云）自家白衙內的便是。有郭念兒約我在這火爐店內相等，我便來到這裏，他不知在那裏。（搽旦云）不知那白衙內來了也不曾，我自唱一聲咱。（唱）眉兒鎮常扢皺。（白衙內唱）夫妻每醉了還依舊。（做叫科，云）念兒。（搽旦云）衙內，快上馬，俺和你去來。（同下）（店小二云）怎麽了？恰纔那官人寄下的女人，平白地唱了一聲，外邊一個人也唱了一聲，他兩個私奔走了。如今他那弟兄

兩個來時，我可怎麼回他的話？（孔目上云）我與兄弟泰安神州占了房子，我想我的大嫂獨自一個在那店肆中，我放心不下。我撇了我那兄弟，看我那渾家去。來到這店肆中，我那大嫂呢？（店小二云）哥也，是我在這裏。（孫孔目尋科，云）你怕不在這裏，只問你我渾家那裏去了？（店小二云）我說則說，你休煩惱。你兩個占房子去了，你大嫂平白的唱甚麼『眉兒鎮常扢皺』。外邊一個人也唱了一聲，道是『夫妻每醉了還依舊』，一個叫『念兒』，一個叫『衙內』，無三念無兩念，則一念他就念得走了。（孫孔目云）我兒，你死也。我這渾家寄在這裏，着人拐的走了。我到田間，可等我兄弟來時，他便和你說話。（詩云）渾家好容貌，生得十分俏。被人拐去了，須索把狀告。（同下）

校記

〔一〕脈望館本此處增有四句詩：「昧己瞞心事，恣情縱意爲。世人不能曉，惟有老天知。」　〔二〕脈望館本作「淨扮白衙內躧竹馬兒上。」　〔三〕脈望館本無以上二句詩。　〔四〕脈望館本此處增有一句：「常川則是坐牢。」　〔五〕脈望館本此處增有二句：「火爐店上等着你，跳上抹鄰一道烟。」　〔六〕底本作「着」，據脈望館本改。

第二折

（正末上云）自家山兒的便是。和俺哥哥草參亭上占房子去來，三轉身不見俺哥哥，想必去那店肆

中望俺那嫂嫂去了。你看時遇春天，是好景致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柳絮堪撦，似飛花引惹〔一〕。紛紛謝，鶯燕調舌，此景宜遊冶。

【混江龍】春光明曄，路行人拂袖撲蝴蝶。你覷那往來不斷，車馬相接〔二〕。墻角畔滴溜溜草稕兒挑，茅檐外疏刺刺布簾兒斜〔三〕。可知道你做營運的家家業，大古裏人烟熱鬧，買賣稠疊〔四〕。

【油葫蘆】三月春光景物別，好着我難棄捨，怎當這佳人士女醉扶者？你看那桃花杏花都開徹，更和那梨花初放如銀葉。（白衙內同搽旦上）（衙內云）大姐，咱行動些。（正末唱）我這裏七留七林行，他那裏必丢不搭〔五〕說。又被那夥喬男喬女將咱來拽，（白衙內做撞正末科）（白衙內云）不中，走走走。（同下）（正末唱）這田地上赤留兀剌那時節。

（云）甚麼人絆我這一脚？不是趕俺哥哥忙呵，我不道的饒了你也。（唱）

【天下樂】打得那一匹馬不剌剌走不迭，（孫孔目同店小二上）（孫孔目云）我那渾家到那裏去了？（正末唱）我這裏便觀也波絶，那裏無話說。我見他自推自擷自哽咽。我與你便一處行，一處歇，哥也，不知道你煩惱因甚些？

（云）哥也，怎麼撇了我先來了那？（孫孔目云）我因放我大嫂不下，我先回來看他，誰想這店中不

見了大嫂也。(正末云)哥也，可怎生不見俺嫂嫂麽？(孫孔目云)兄弟，你休問我，你則問店小二去。(正末云)兀那店小二，俺嫂嫂呢？(店小二做怕科)(孫孔目云)你則問店小二。(正末云)兀那厮，俺嫂嫂呢？(店小二云)着人拐的去了。(正末云)怎生着人拐將去了也？(正末做打店小二，孫孔目勸科)(正末云)哥也，你放手。(唱)

【醉扶歸】則俺這拳起處如刀切，恨不得打塌這厮太陽穴。(孔目扳正末科，云)兄弟也，干他甚麽事？(正末云)哥也，你放手。(唱)你將我這臂膊休扳住了者，(帶云)我不打這厮别的，(唱)只打這厮强奪人妻妾。(帶云)兀那厮，可不道寄在不寄失，(唱)你是個小主人家，可不道管着一個甚也，我恨不得一把火刮刮匝匝燒了你這村房舍。

(云)哥也，我見來，我見來！一個男子漢，一個婦人，兩個疊騎着馬。我正行走着哩，被那馬撞了我一脚，我待要趕去來，因爲趕着哥哥，不曾去得。哥也，打與你一個模狀兒，我見那厮的衣裳鞍馬，說起來看是也不是。(唱)

【一半兒】我適纔途中馬上見他些，那一個婦人疊坐着鞍兒把身體趄，那一個喬才横摔着鞭兒穿插的别。我打個模狀兒說，可不道有一半兒朦朧倒有一半兒切〔六〕。

(孫孔目云)店小二哥，你只聽我兄弟說他穿的衣服，和你兩個對着，可是他麽。(店小二云)哥，你

說將來，看是也不是。(正末唱)

【後庭花】那厮綠羅衫縧是玉結，皂頭巾環是減鐵。(店小二云)正是正是。(正末唱) 他戴着個玉頂子新棱笠，穿着對錦沿邊乾皂靴。(店小二云)這個一發是了，他叫做什麽衙內。(正末唱)那厮暢好是忒唏嘘。且莫説他䚟兒小鷃，吹筒粘竿，有諸般來擺設，只他馬兒上更馱着一個女艷冶〔七〕。

(孫孔目云)眼見得他是一個權豪勢要之家，着他拐了我渾家去，可怎了也？(正末云)哥也，那厮走得也不遠，我和你趕將去。(店小二云)哥，我對你説，那個婦人在店裏面唱一聲道『眉兒鎮常扢皺』，那一個衙內在店外面唱一聲道，『夫妻每醉了還依舊』，一個叫道『衙內』，一個叫道『念兒』，無三念無兩念，只一念便念得走了。(正末唱)

【醉扶歸】那婦人呵，他唱一句爲關節，那喬才呵，他應一句到來也。兩下裏慌速速怕甚麽途路賒，必然個寬打着大周折。我和你疾忙趕上者，將他一雙的在馬前拽〔八〕。

(孫孔目云)兄弟你休去。你這一去，則是你獨自一個，他那裏人手極多，你手裏又無兵器，則怕你近不得他。(正末唱)

【賺煞尾】我也不用一條槍，也不用三尺鐵，則俺這壯士怒目前見血。東岳廟磕塔的相

逢無話說〔九〕，把那廝滴溜撲馬上活挾。他若是與時節，萬事無些不與呵，山兒待放會劣懒。惱起我這草坡前倒拖牛的性格，强逞我這些敵官軍勇烈，我把那廝脊梁骨各支支生撦做兩三截。（下）

（孫孔目云）兀那廝，你認的拐了我渾家的那個人麽？（店小二云）他是那白衙内，又喚做甚麽白赤交。（孫孔目云）既然是這等，我去大衙門裏告這廝走一遭去。我那個大嫂也，則被你想殺我也！（下）（店小二云）怎麽了？那一個趕那廝去了，這一個告狀去了。他這一去，若是趕不上回來，我可怎了？我關上門，也不開這酒店罷。（詩云）今日造化低，惹場大是非。不如關了店，只去吊水雞。（下）〔一〇〕

校　記

〔一〕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柳絮飛花，亂紅飄葉。」　〔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你覷那推車打擔，客旅人絶。」〔三〕布簾兒斜：脈望館本作「日偏斜」。　〔四〕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你覷那做買賣的人家業，人烟熱鬧，買賣宜別。」　〔五〕必丢不搭：脈望館本作「叨叨絮絮」。　〔六〕脈望館本無此〔一半兒〕曲。　〔七〕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三句：「那廝常好是忒車遮。架着那皷兒小鷃，馬兒上更馱着一个女艷質。」　〔八〕以上自（店小二云）至〔醉扶歸〕曲終，脈望館本無。　〔九〕此句脈望館本作：「東泰岳相逢磕塔的揪住玉結。」　〔一〇〕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今日造化低，其實把心虧。別人得歡喜，我便講是非。」

第三折

(白衙內領張千上，詩云)小子白衙內，平生好倚翠。拐了郭念兒，一日七個醉。自家白衙內的便是。自從我拐了那郭念兒來，我則怕那孫孔目來告狀，因此上我借這大衙門坐三日，他若來告狀，我自有個主意。張千，門首覷着，若有告狀的，放他過來。(張千云)理會得。(孫孔目上，云)小生孫孔目的便是。被白衙內拐了我渾家去了，我來到這大衙門裏，我告他一狀。窮屈也！(白衙內云)甚麼人叫冤屈？張千，與我拿將過來。(張千云)當面。(白衙內云)兀那厮告甚麼？(孫孔目云)大人，我告着白衙內白赤交拐了我渾家去了，望大人可憐見，與小人做主。他把良人婦女拐了，則這等干罷，那厮少不得車碾馬踏，該殺該剮。(白衙內云)這厮你怎麼這等罵他，假似他聽得呢？(孫孔目云)他有偌長耳朵？(白衙內云)這厮無禮，拿枷來上了枷，下在死囚牢裏去。(孔目云)大人，我是原告！(白衙內云)我這衙門裏則枷原告。(張千云)你如今告誰？(孫孔目云)我告白衙內。(張千云)你原來不認得白衙內，則這便是白衙內。(孫孔目云)原來他便是白衙內。我告了關門狀，可着誰人救我那！(下)(白衙內云)如何？我道他來告狀麼。如今把這厮下在死囚牢裏，我直牢死他，他渾家便屬了我。憑着我這片好心腸，天也與我條兒糖吃。(同下)(丑扮牢子上，詩云)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小可牢子的便是。今日該我當直，有孔目孫榮下在死囚牢裏，不免拿

他出來。(孫孔目帶枷上)(牢子云)入牢先吃三十殺威棍。(孫孔目云)大哥，則望你照顧我來〔一〕。(牢子云)罷罷，且入牢去，將軍柱上拴了頭髮，上了脚鐐手扭，擡上匣床，使上滾肚索，拽拽拽。(孫孔目叫科)(牢子云)你燈油錢也無，免苦錢也無，倒要吃着死囚的飯，有這等好處？你也帶挈我去走走〔二〕。(正末上云)這裏也無人。山兒也，事要前思，免勞後悔。當此一日，小僂儸踏着山岡，問了三聲，道『有好男子跟的孫孔目哥哥往泰安神州燒香去』，你正是囊裏盛錐，尖者自出，我便道『我敢去，我敢去。』又立了軍狀，在宋江哥哥跟前說下大言，保護得孫孔目無事還家來，若有些失錯呵，願輸項上這顆頭。同孔目下的山來，到得火爐店內，我和他草參亭上占房子去，不知甚麼人把大嫂拐的去了。我說『哥哥，你則在這裏，我不問那裏趕上那厮，奪得大嫂回來。』我則趕他去了，誰想那哥正告在刁了俺大嫂的白衙內跟前，如今把哥下在死囚牢裏。山兒也，你有甚麼面目見俺宋江哥哥？我無計可使，權打扮做個庄家呆後生，提着這飯罐兒，我怎能勾入的那牢裏去呵，我自有個主意也。(唱)

【雙調・新水令】我可便爲哥哥打扮個醜容儀。(帶云)有那等不認得我的，他道我是個呆厮呆厮，有那等認得我的，他便道我那裏是真呆厮，倒是個真賊。(唱)怎知道我是那宋公明的兄弟，可也自有咱心上事，不許外人知〔三〕。將我這飯罐兒忙提，山兒也，可用着你那賊見識入牢內。

(做向古門問科，云)大哥，那裏是那牢哩？(內應云)高牆兒矮門，棘針屯着的便是。(正末云)哦，高牆兒矮門兒，一週遭棘針屯着的便是，多謝了大哥。(做走科，云)此間是牢門首也，放下這飯罐兒，我拽動這牽鈴索。山兒也，你尋思波，着那牢子便道：『你既是做庄家呆後生，便怎生認得個是牽鈴索？』可不顯出來了？旁邊兒有這半頭磚，我拾將起來，我是敲這門咱。叔待叔待，你家裏有人麽？(牢子云)甚麽人？敢是提牢官來了。住着，若是提牢官呵，拽動這牽鈴索。可是甚麽人打得這牢門鼕鼕的響？我且開開這門看咱。(正末與牢子撞倒科)(牢子云) 我打您個弟子孩兒。(正末云)叔待，你爲甚麽打我那？(牢子笑科，云)原來是個庄家呆厮。(正末唱)

【落梅風】我這裏高聲的叫叫到那五六回，哥哥你便開門，呆厮可便與哥哥支揖。(牢子打科，云)這呆厮好無禮也，你怎麽抱住我兩隻手臂？我打這個弟子孩兒。(正末唱)做甚麽惡哏哏怒從你那心上起？叔待，呆厮不曾湯着你，不索你沒來由這般叫天叮地。

(牢子云)你是甚麽人？(正末云)叔待，孩兒每是個庄家。(牢子云)你這庄家們倒會受用快樂。(正末云)叔待，俺這庄家至受苦惱也。(唱)

【夜行船】俺家裏要打水澆畦，(帶云)打罷那水，澆罷那畦，俺娘道，『呆厮，你還不往田裏去〔四〕。』(唱)我又索與他壓耙扶犁。(牢子云)好也，他把我當耕牛使用。(正末唱)我家裏還待要打柴

刈葦，織履編席，倒杼翻機〔五〕。俺做庄家忒老實，俺可也不謊詐不虛脾。

（牢子云）兀那厮，你來這裏做甚麽？（正末云）叔待，你家裏有我個孫孔目哥哥麽？（牢子云）這弟子孩兒不知是牢，他說是我家裏。他姓孫，你可姓甚麽？（正末云）我姓王。（牢子云）我打這個弟子孩兒，他姓孫，你姓王，怎麽是兄弟？（正末云）叔待，我可知和他不親哩。這孔目跟的那官人到俺那鄉里勸農去來，見我家房子乾淨，他就在俺家裏下。俺娘見他是個孔目，將那好茶好飯兒這般管待他。因問俺娘姓甚麽，俺娘道『我姓孫』，那孔目道『我也姓孫』，他拜俺娘做姑姑。俺娘道，『俺家裏別無甚麽人，只則有這個呆厮，早晚去那城裏面納些秋糧兒，納些夏税兒，你便照顧他。』俺是這般親，俺那裏是那真個的親眷來那。（牢子云）原來是這等。（正末唱）

【甜水令】俺那時節因納税當差，曾離鄉下到來城内，（牢子云）這個也是認的兄弟，打甚麽緊？（正末唱）因此上認義我做相識。（牢子云）若是要見他，須是替他將油燈錢，苦惱錢都與我些。（正末唱）我待要與俺哥哥送些茶飯，見些情義〔六〕，俺兩個又不是那真個親戚。

【得勝令】呀，便問我要東西，叔待則你那没梁桶兒便休提。不比你財主們多周濟〔七〕，量俺這窮庄家有甚的？俺真個堪嗤，俺孩兒每卧土坑披麻被，你可也争知？（帶云）還有精着腿，無個褲兒穿的，（唱）誰有那閒錢補笊籬？

（牢子云）你看這個弟子孩兒，把這頭扭過來，驀過去，一陣尿臊臭。如今開開這牢門，我着他先進去，等待低下頭，我一脚蹬倒這厮，我取一回〔八〕笑。兀那呆厮，你先進牢裏去，看你哥哥那。（正末云）叔待，你先行波。（牢子做不走科，云）我腿轉筋。（正末云）叔待，你休怪呆厮説，俺家裏個老驢也是這麽抽蹄抽脚的。（牢子云）哇！（正末云）叔待，你又怎麽的？（牢子云）我腿上一個瘡。（正末云）早看覷着，不要遲了，怕變做疔瘡哩。（牢子云）你看這厮罵得我好。（正末云）叔待，你將我的這件東西波。（牢子云）甚麽東西？（正末云）俺娘與了我一貫鈔，着我路上做盤纏，我就揣在懷裏，怎麽的吊了，俺大家尋一尋還我。（牢子云）等我替你尋。（牢子低頭科）（正末蹬科）（牢子跌倒科）（正末入門科，云）叔待，我先進來了也。叔待，你家裏怎生這般黑洞洞的？（牢子云）一個傻弟子孩兒，休要呆着，跟將我來。（正末云）叔待，你家裏人一定不老實，可怎生高牆矮門兒，一周遭棘針兒屯着。（牢子云）呆厮，跟的我來，這是牢裏。（正末笑科，云）呵呵，我怎知是牢裏？（唱）

【歸塞北】他前面引只，我背後把他跟隨。我將這田地兒踏，窩坨兒來記，呀，誰知道一步步走入那棘針根底〔九〕。

【雁兒落】那坨兒裏牆較低，那坨兒裏門不閉。那坨兒裏得空便，那坨兒裏無尋覓。

（牢子云）跟着我入牢裏去。（正末唱）

【川撥棹】跟着他入牢內，使盡我這賊見識。哭哭啼啼，切切悲悲。則俺那孔目哥哥在

那裏，你可也思量些甚飯食〔一〇〕？

（云）孔目哥哥。（孫孔目應科，云）哎喲，喚我的是誰？（正末唱）

【七兄弟】我這裏喚你，倒問我是誰，喚你的是王重義。（云）哎喲，哥哥也。（孫孔目云）兄弟也，你在那裏來？（牢子打科，云）休要大驚小怪的。（正末唱）閣不住兩眼恓惶淚，俺哥哥含寃負屈有誰知，兀的不斷送在高牆厚壁矮門內。

【梅花酒】哥，這罪也自省的，使不着你精細，使不着你伶俐。竟不知你甚日脫離？告押衙休疑惑，辨別個是和非。有關防無勢力，把平人下在死田地〔一一〕。

【喜江南】呀，俺哥哥又不是打家截道的殺人賊，倒賠了個如花似玉的好嬌妻，送與你這倚權挾勢白衙內。到今朝這日，纔得我非親是親的送那碗飯兒吃。

（牢子云）你看這呆厮，口裏只管篤篤喃喃的說着許多說話，既然有飯，快拿將來餵他些罷〔一二〕。

（正末云）叔待，與俺哥哥些飯兒吃。（做解手科）（牢子打科，云）你餵他飯便罷，你怎麽解他的手？

（正末云）你休打波，叔待不要鬥我要〔一三〕，你將我的來波。（牢子云）敢又是那一貫鈔？（正末唱）

【歸塞北】俺哥哥三朝的五日，可便忍餓躭饑。五六日不曾嘗着水米，常言道饑飽勞役〔一四〕。

(云)叔待，你將我的來波。(唱)

【雁兒落】他烟支支的撒滯殢，涎鄧鄧相調戲。別無人則有你，(云)你這個神道是甚麼神道？(牢子云)這個是獄神。(正末云)你跪着我也跪着。(唱)咱兩個說取一個牙疼誓。

(牢子云)你爲甚麼也跪着神道，要我說誓來〔一五〕？(正末唱)

【小將軍】我恰纔送些茶飯與俺哥哥且充饑〔一六〕；(帶云)你恰纔開門時節，你那頭撞着我這頭。叔待有俠，(唱)明白的把一張匙却揷在這裏。這路天地下不是你個全東西，叔待，我將你來跪了可便重還跪。

(牢子云)你便這一張匙打甚麼不緊？你餵你哥哥飯去。(正末云)哥哥，你吃些兒波。(孫孔目云)我吃不得了也。(正末云)哥哥不吃，我自家吃。(牢子云)兀那呆斷，是甚麼東西？(正末云)一罐子羊肉泡飯，哥哥不吃，我自家吃。(牢子云)你哥哥這幾日吃死囚的飯，他不吃，拿來我吃。(正末云)你真個要吃？管山的燒柴，管水的吃水，管牢的吃我脚後跟。(牢子云)這斷他倒傷着我，將來我吃。(正末背科，云)我隨身帶着這蒙汗藥，我如今攪在這飯裏。他吃了呵，明日這早晚他還不醒哩。叔待，你吃你吃。(牢子云)將來我吃。(做吹科)(正末云)叔待，吹甚麼哩？(牢子云)將來我吹去了些砒霜巴豆。(牢子吃飯科，云)倒好飯兒。鄉里人家着得那花椒多了，吃下去麻撒撒的。哎喲，麻撒撒的。(牢子倒科)(正末云)兀那牢子起來。這斷麻倒了也，到明日也還不醒哩。我解放了俺

哥哥，則不俺哥哥一個人，我把這滿牢裏人都放了。我開開這門，你每各自逃生去。哥哥，我指與你一條大路，你一徑先上梁山寨，見俺宋江哥哥去，我晚間殺了白衙內，回來獻功也。（唱）

【鴛鴦煞】這厮他兩三番會使拖刀計，咱安排下搭救哥哥智。只在今日明朝，得勝而歸。暢道天理難欺，人心怎昧〔一七〕。則他這肉眼愚眉，把一個黑旋風爹爹敢來也認不得。（下）

（牢子起身慌科，云）哎喲，麻撒撒的。（下）

校記

〔一〕此句脈望館本作：「兄弟也，我也曾照顧你來。」　〔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看有甚麼人來。」

〔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一句：「我可也不許着外人知。」　〔四〕脈望館本此處增有一句：「怎麼我到那田地裏打打倏倏。」　〔五〕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俺家裏便砍柴刈葦編席，緝麻上布，倒杼翻機。」　〔六〕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我待要送些茶飯，與俺哥哥且充饑。」　〔七〕此句脈望館本作：「不比您那城市裏的財主每嗏。」

〔八〕「一田」原作「一面」，逕改。　〔九〕此句脈望館本作：「我行行裏撒踏下坨田地。」　〔一〇〕此句脈望館本作：「你知道我誰是誰？」　〔一一〕此曲脈望館本作：「哥也，可便你自知，使不着你精細，使不着你伶俐。嗏，這的是誰是誰非？有關防無勢力，把平人下在牢內，可便你自知。告押獄休疑惑，別辯一個是和非。」　〔一二〕自

〔喜江南〕曲至此，脈望館本作：「〔喜江南〕你說波，俺哥哥又不是打家截道的殺人賊。（牢子云）干我甚麼事？把飯喂你哥哥些。」曲詞僅一句，以下對白與底本同。〔一三〕底本作：「叔待不要鬥我要，」據脈望館本改。〔一四〕勞役：脈望館本作「勞逸」。〔一五〕此句脈望館本作：「（牢子云）你吊了甚麼？你想。（正末云）等我想咱。」〔一六〕充饑：底本作「點饑」，據脈望館本改。〔一七〕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今日明朝，擔鼓奪旗。暢道大膽粗心，是是非非。」

第四折

（白衙內同搽旦上）（白衙內詩云）借坐衙門放告牌，引得他人插狀來。專待囚牢身死後，方纔做了永遠夫妻大稱懷〔一〕。自家白衙內的便是。我將孫孔目下在死囚牢中，早晚便是死的人也，俺夫妻永遠團圓到老，兀的不快樂殺我也。正好飲酒，爭奈無有了，我使的伴當去那同知家裏取酒去，這早晚怎生不見來？（正末扮祗候上云）自家山兒的便是。我昨日救了俺孫孔目哥哥，今夜晚間殺白衙內。我打扮做個祗候人，提着這瓶酒，我則能够到那厮跟前，我自有個主意。天色晚了也，行動些，行動些。（唱）

【中呂·粉蝶兒】酒果做緣由，安排下這場歹鬥，兩事家不肯干休。打這厮損別人，安自己，他直吃到上燈前後。猛可裏擡頭，不覺的助殺氣冷風吹透。

【醉春風】我想那一個濫如猫，這一個淫似狗〔二〕。端的是潑無徒賊子更和着浪包婁，出盡了醜，醜。情理難容，殺人可恕，怎生能够。

（做見科云）兀的不是酒。（白衙内云）放下酒，你自出去。（正末云）這厮趕將我出來，我則在這窗兒外聽着，看他説甚麽。（搽旦云）衙内，你坐着，我去看些好菜蔬來，再吃酒哩。（正末扯住旦科，云）潑弟子，你認得我麽？則我是王重義。休言語，但開口脖子上則一刀。（搽旦云）好漢饒我性命。（正末唱）

【上小樓】不要你將没作有，則要你『依前如舊』〔三〕。我則見那一來一往，一上一下，擺腦摇頭。則爲你這個不識羞，和那個賊禽獸，雙雙的成就〔四〕。（云）我不殺你，你可唱波。（搽旦云）唱甚麽那？（正末做揪搽旦科，唱）可唱你那『眉兒鎮常扢皺』。

（正末殺搽旦科，云）我把這一顆頭且放在這裏，我可殺白衙内去。這厮醉了，我怎麽肯不明不暗殺了這厮？不免將涼酒噴醒他來，我慢慢的殺他未遲。（做噴科）（白衙内云）蓋了天窗，猫溺下尿來了。（做見正末科，云）你是誰？（正末唱）

【幺篇】争知道他在我面前，不提防我在他背後。只見他手脚張狂，左右攔當，何處奔投〔五〕。則爲這吃劒頭，送得俺哥哥牢内囚，風也不透。（做揪白衙内科，云）我不殺你，你

唱波。(白衙內云)着我唱甚麼？(正末唱)可唱你那『夫妻每醉了還依舊』。

(正末殺白衙內科，云)我把這兩顆頭都拿將來，做一搭裹放者，再將他衣服上扯下一塊來，撚做個紙撚，去腔子裏蘸着熱血，在白粉壁上寫道，是宋江手下第十三個頭領黑旋風李逵殺了這白衙內來〔六〕。(詩云)從來白衙內，做事忒狡猾。拐了郭念兒，一步一勾搭。惱犯黑旋風，登時火性發。隨你問旁人，該殺不該殺。寫是寫了，不免將着這二顆頭，到梁山泊上宋江哥哥跟前獻功去來。

(唱)

【小梁州】誰着你一世爲人將婦女偷？見不得皓齒星眸。你道有閑茶浪酒結綢繆，天緣輳，不枉了好風流。

【幺篇】雖則是婚姻注定前生有，到的我黑爹爹一筆都勾。那裏也月下客，冰上叟，多管是殺人的領袖。(云)俺如今回去見宋江哥哥，他問道，『山兒，你那泰安州的事怎麼了？』我可也不說別的，(唱)則獻上這血瀝瀝兩顆活人頭。(下)

(宋江引吳學究、孫孔目，同卒子上)(宋江云)某乃宋江是也。因爲神行太保戴宗打探李山兒消息，說孫孔目兄弟到得泰安神州廟半山裏草參亭子上，回來早不見了他的渾家，原來是被白衙內拐騙去了。想這厮是個有權有勢的人，李山兒一個如何近傍得他？爲此與吳學究星夜領一枝人馬前來接應。幸喜孫孔目兄弟已先來了，單不知李山兒的下落。大小僂儸，作速與我趲上去者。(正

末上云）兀那來的軍馬不是我宋江哥哥也！（宋江云）那挑着兩個人頭的不是李山兒麽？（正末云）俺李山兒獻功來。（擲人頭科）（唱）

【滿庭芳】奉哥哥元戎帥首，着我山兒孔目，同去泰岳神州。又誰知草參亭上剛回後，早不見了潑賊淫囚。（帶云）原來他與白衙內呵，（唱）他兩個笑吟吟成雙做偶，背地裏悄促促設計施謀。（宋江云）他可設甚計謀來？（正末云）比時孫孔目哥哥趕上去，正要尋個大衙門告他下來。豈知白衙內那厮早借一座大衙門坐着，專等他來告狀，就一把拿住，發下死囚牢裏。指望將他禁死了，與他渾家做了永遠夫婦，可不好那。（唱）專等待來追究，便將他牢監固守，只落得盡場兒都做了鬼胡由。

（云）我想當日在哥哥根前立下軍政文書，若不救的孫孔目出來，豈不怕輸了我李山兒這一顆頭那？（唱）

【十二月】因此上裝一個送飯的沾親帶友，那一個管牢的便不亂扯胡揪。他見了咱拿着的是飯羹羊肉，就待要一氣兒呷上兩盞三甌。他怎知道下的有砒霜巴豆，但吃着早麻撒撒害得個魄喪魂丟。

【堯民歌】那時節先打發了孫家孔目出牢囚，我就直到他衙門裏面報寃仇。只見他兩

個醉中情意正相投，更遇着我爲他取到沽來酒。清也波謳，清謳樂未休，只這兩句是他死時候。

（宋江云）他每兩個唱着的是甚麼曲兒，你就殺了他來？（正末云）當日那淫婦奸夫暗地期約，一個唱道『眉兒鎮長扢皺』，一個唱道『夫妻每醉了還依舊』，兩個跳上馬牙不約兒赤便走。今日撞着俺黑爹爹李山兒，一把揝住頭髻，按翻地上，着他仍舊唱這兩句曲兒。聲未絕口，早磕擦的一板斧一個，劈下頭來。（唱）

【隨尾】他、他、他也會一騎馬雙馱着走，怎知俺兩板斧劈下了頭。這都是親身作業親身受，不枉了立軍狀的山兒果應了口。

（宋江云）今日梟了奸夫淫婦之首，都是李山兒之功也。小僂儸，將此兩個首級挂號梁山泊前，警諭衆庶。一面就忠義堂上，窖下酒，卧番羊，與孫孔目、李山兒共做一個慶喜筵席者。（詞云）白衙內倚勢挾權，潑賤婦暗合團圓。孫孔目反遭縲絏，有口也怎得伸寃。黑旋風拔刀相助，雙獻頭號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慶賞開筵。（同下）

題目　及時雨單責狀

正名　黑旋風雙獻功

校記

〔一〕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二句：「朝朝携手同歡笑，步步相隨樂有餘。」　〔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想賊子濫如猫，潑烟花淫似狗。」　〔三〕原作「貪花戀酒」，依脈望館本改作「依前如舊」，與「夫妻每醉了還依舊」唱詞相應。　〔四〕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則爲你一個潑賤婁，和你一個吃劍頭，雙雙的成就。」　〔五〕何處奔投：脈望館本作「不肯干休」。　〔六〕脈望館本自此以下與底本相差甚遠，茲全録如下：「我將着這兩顆頭，上梁山宋江哥哥跟前走一遭去。〔尾聲〕今日個草參亭上雙獻頭，這厮好模樣，出盡醜。抹斷咽喉，鋼刀透，眉兒圪皺，浪包婁翻做鬼狐猶。（宋江冲上云）某乃宋江是也。山兒李逵，你成了功也！（正末云）哥哥，您兄弟殺了奸夫奸婦也。（宋江云）今日與孫孔目報了冤仇也。你聽者：則爲那白衙内倚勢挾權，害良人施逞凶頑。孫孔目含冤負屈，遭刑憲累受熬煎。黑旋風拔刀相助，劫囚牢虎窟龍潭。秉直正替天行道，衆頭領與孔目慶賀開筵。」脈望館本至此全劇終。

劉玄德獨赴襄陽會

劇目説明

《也是園書目》著録此劇正名。天一閣本《録鬼簿》著録簡名《襄陽會》。曹本《録鬼簿》、《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今樂考證》、《曲録》别作：『劉先主襄陽會』。孟本《録鬼簿》又作：『劉先主會襄陽』。

此劇現存版本唯有《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題目作：「徐元直用計破曹仁」，正名作：「劉玄德獨赴襄陽會」。署名高文秀撰。據該本校印的有《孤本元明雜劇》本和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本二種。

嚴敦易《元劇斟疑》第十章「襄陽會」，對該劇爲高文秀作提出懷疑。嚴氏從劇本的內容和形式等方面尋求證據，指出該劇可能已不是高文秀原作，至少第三折起便爲伶人所改，甚至全劇都是伶人所作，僅借高文秀之名而已。嚴氏的推測，可供讀者參考，但并不是定論。

此劇以《元曲選外編》作底本，用脈望館本、《孤本元明雜劇》本作參校。

第一折

（沖末劉備同趙雲上，云）疊疊層層徹碧霞，織席編履作生涯。有人來問宗和祖，四百年前將相家。某姓劉名備，字玄德，乃大樹桑人也。某在桃園結義了兩個兄弟，二兄弟蒲州解良人也，姓關名羽，字雲長；三兄弟涿州范陽人也，姓張名飛，字翼德。俺弟兄三人在徐州失散，三載有餘，不想今日在這古城聚會。某今要與曹操警殺，無有城池，俺在這古城住月餘也。今日與兩個兄弟衆將商議，與我喚將雲長、張飛來者。（關末同張飛上）（關末云）帥鼓銅鑼一兩聲，轅門裏外列英雄。一寸筆尖三尺鐵，同扶社稷保乾坤。某姓關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三兄弟乃涿州范陽人也，姓張名飛，字翼德。有俺哥哥大樹桑人也，姓劉名備，字玄德。自徐州失散，在於古城聚會。今

日哥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有關羽、張飛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　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關羽、張飛來了也。（劉備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做見科）（關末云）哥哥呼喚俺二人，有何商議的事？（劉備云）二位兄弟，喚您來別無甚事，只因曹操在徐州與俺交鋒，俺弟兄每失散，今在古城，不爲長計。　倘曹操又領將兵來征伐俺，爭奈此城地方窄狹，亦無糧草，怎生與他拒敵？（張飛云）哥哥，依着您兄弟，則在古城積草屯糧，招軍買馬。哥哥意下若何？（關末云）兄弟，不中。　想着曹操手下，雄兵百萬，戰將千員，他若領兵來時，將古城踏爲平地，那其間悔之晚矣！（劉備云）兄弟言者當也。　我有一計，和您商議。　我如今要差一人，持着我的書呈，直至荆州牧。劉表是吾之宗親，鎮守荆襄九郡，我問他但借城池暫用，咱且屯軍居止。若聚集的些人馬呵，　那其間可與曹操讐殺，未爲晚矣。　您意下若何？（關末云）哥哥言者當也，可着誰去？（劉備云）與我喚的簡憲和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簡雍上云）幼小曾將武藝攻，　南征北討顯英雄。　臨軍望塵知敵數，　四海英雄第一名。　某姓簡名雍，字憲和，文通三略，武解六韜，今佐於玄德公麾下爲將。　今玄德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　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簡雍在於門首。（卒子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簡雍在於門首。（劉備云）着他過來。（卒子云）　着你過去。（簡雍見科，云）呼喚小官有何事？（劉備云）喚你來別無他事，我今要與曹操讐殺，爭奈這古城無糧草。　我如今修一封書，你直至荆州牧，他見了我的書，他自有個主意。　你則今日便索長行。（簡雍云）理會的。　某不敢久停久住，奉玄德的將令，持着書呈直至荆州，　走一遭去。　奉命親差不

自由，謹馳驛馬驟驊騮。舌劍唇槍成功幹，不分星夜到荆州。(下)(劉備云)簡雍去了也。若借得城池，那其間再與曹操讐殺。若簡雍回來時，報復我知道。(下)(劉琮上云)河裏一隻船，岸上八個拽。若還斷了篙，八個都吃跌。某乃劉琮是也，我父劉表，兄乃劉琦。父子三人。武藝不會，所事不知，能吃好酒，快吃肥鷄。頗奈劉備無禮，着一首將持一封書，問俺父親借個城子。俺父親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掉在壕裏，簽了大腿。我如今想來，則恐怕久以後將荆州奪了。我手下有二將，是蒯越、蔡瑁，叫他來同共商議。小校，喚將蒯越、蔡瑁來者。(卒子云)理會得。(蒯越、蔡瑁二將上)(蒯越云)某乃前部先鋒將，俺家老子是皮匠，哥哥便是輪班匠，兄弟便是芝麻醬。某乃蒯越，兄弟蔡瑁，我又没用，他又不濟。我打的筋斗，他調的百戲。公子呼喚俺二人，不知有甚事，須索見公子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俺蒯、蔡二人，來見公子。(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公子知道，有蒯越、蔡瑁，在於門首。(劉琮云)着他過來。(二淨見科)(蔡瑁云)劍甲在身，不能施禮。(蒯越云)公子喚俺二將那廂使用？(劉琮云)蒯越、蔡瑁，喚您二將來別無甚事，今有劉備問俺父親借座城子，俺父親久後，必將這荆州讓與劉備，喚您二將來商議。(蒯越云)我有一計，俺這裏安排一席好酒，多着些湯水，多着幾道嗄飯，准備幾碗甜醬，我着他酒醉飯飽，走不動，撑倒了呵，那其間下手拿住，我着他死無葬身之地。公子，此計若何？(劉琮云)此計妙妙妙！此計好則好，比及這等，你先撑我不的。(蒯越云)此計已定，何故又撑呼？(劉琮云)既是這等，保守此計。計就月中擒玉兎，謀成日裏捉金烏。(蒯越云)各家自掃門前雪，(蔡瑁云)莫管他家屋上霜。(同下)(劉表領卒子上，

云）駿馬雕鞍紫錦袍，胸中壓盡五陵豪。有人要知吾名姓，附鳳攀龍是故交。某姓劉名表，字景昇，官拜牧守之職。涉獵經史，幼年策馬入夷城，取用南郡蒯梁之謀，南據江陵，北守襄樊荆州。我有二子，長者劉琦，次者劉琮。能用兵者，乃蒯越、蔡瑁。久據荆州，保守無虞。今有劉玄德，被曹操攻破徐州，屯軍在古城。他遣一將持一封書，問某借一城池，屯軍養馬。今三月三請玄德公赴襄陽會，玄德公來呵，我自有主意。若來呵，報復我知道。（劉備上云）小官劉備是也。我着簡雍問俺荆州牧哥哥借一座城池，誰想哥哥果然許諾，就遣一人請某赴襄陽會。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小校報復去，道劉備在於門首。（卒子云）諾，報的主公得知，有劉備在於門首。（劉表云）兄弟來了也，道有請。（卒子云）有請。（見科）（劉備云）哥哥，數年不見，受您兄弟兩拜。（劉表云）兄弟免禮，將坐榻來，兄弟請坐，壹上果桌來。（把盞科，云）兄弟，數年不見，滿飲此杯。（劉備云）哥哥，您兄弟盡醉方回。（劉表云）我有二子，長者劉琦，次者劉琮，與我喚將來者。（正末同劉琮上，云）某劉琦是也，兄弟劉琮，俺父親在荆州，統領着四十萬鐵甲軍，鎮守着這荆襄九郡，今爲襄王。劉玄德來問俺父親借一座城，權且居止，又着人請的玄德來荆州，住了數日也。今日是三月三襄陽會，俺父親請玄德公飲宴，着令人喚俺弟兄二人，須索走一遭去。（劉琮云）哥哥，想咱子父每在此鎮守，久住無虞，無魚則吃羊肉。（正末云）兄弟，想昔日秦失其鹿，豪傑並起，漢祖三載亡秦，五年滅楚，投至今日，非同容易也。（唱）

【仙呂・點絳唇】想當日漢祖開基，五年登帝、無虞日。端拱垂衣，則他那肱股能經濟。

【混江龍】中興後諸侯强力，風俗敎化漸凌夷。將一個董卓剿滅，將一個呂布遭危。一頭的袁紹興兵行跋扈，可又早曹公霸道騁奸回。現如今民殷國富可便說孫權，端的是這寬仁厚德談劉備。手下有二將軍關羽，和他這三兄弟張飛。

（劉琮云）可早來到也。（正末云）兄弟也，咱過去見父親去來。（做見科）（劉表云）劉琦、劉琮，把體面與你叔父施禮。（正末云）理會的。（做見劉備科）（唱）

【油葫蘆】我這裏叉手躬身施罷禮，數十年遠間離。（劉備云）吾侄，自從與曹操交鋒，數年不見。（正末唱）都則爲苦征惡戰各東西。（劉備云）劉琦，我與你父親都是漢之苗裔。（正末唱）俺須是分形連氣同親戚，叔父是先朝景帝親苗裔。（劉備云）哥哥，你兄弟非爲酒食而來，城池當緊。（正末唱）叔父要借郡州，待將那士馬集。（劉備云）吾侄，奈您叔父身無尺寸之地，怎的與曹操交戰？（正末唱）叔父道時間無尺寸安身地，普天下盡都是漢華夷。

【天下樂】常言道人急偎親我稍知。（劉表云）玄德公，新野、樊城，你弟兄權且居止。（劉備云）謝了哥哥。（正末唱）將新野樊也波城，權駐蹕。（劉表云）玄德公，在於新野、樊城，操兵練士，積草屯糧，復興漢世，有何不可？（正末唱）若是那重磨日月扶社稷，平定海內安，更和那烽燧息。恁時節敍親親，行大禮。

（劉表云）劉琦，替你叔父遞一杯酒。（正末云）理會的。將酒來，叔父滿飲一杯。（劉備云）大公子，着吾兄先飲。（劉備遞酒科）（劉表飲酒科了，云）着劉琮與他叔父遞一杯酒。（劉琮云）您兒理會的。（做遞酒科）（劉琮云）叔父滿飲一杯。（劉表云）一壁厢與我動樂者。（劉備云）吾兄，酒够了也。（正末唱）

【那吒令】廣設着珍羞和美味，高捧着瓊漿和這玉醴，密排着歌兒和這舞姬。不弱如公孫弘的東閣筵，須不是楚項羽的鴻門會。儘開懷滿飲金杯。

（劉備云）吾兄，您兄弟飲不的了也。（劉表做將牌印讓與劉備科，云）玄德公，吾今年邁，我也掌把不住這荆襄九郡，將這荆襄九郡牌印，讓與玄德公掌管，你意下若何？（劉備云）吾兄，劉備焉敢受荆州牌印！現有兩個公子，當以承襲荆州牧之職。（劉琮云）父親，飲酒則飲酒。這牌印，叔父是個知理的人，他豈肯受這牌印？（正末唱）

【鵲踏枝】將牌印捧到尊席，多謙讓苦辭推。情願將九郡荆襄，教叔父掌握操持。（劉備云）吾兄，這的是父祖列土分茅之地，子孫堪可而守。（正末唱）你道是父祖業傳留與子息，豈不聞堯舜可便天下賢聖承襲？

（劉表云）玄德公，吾今老矣也。這荆州牌印，你掌了者。（劉備云）哥哥，您兄弟斷然不敢受！吾兄

見放着兩個公子哩。(劉表云)玄德公不知，吾這兩個小的，他掌管不的。休道不與他，便着他掌管呵，可着誰承襲？(劉備云)哥哥，您兄弟多聞大公子劉琦，文武雙全，寬仁厚德，可以承襲。(劉琮背云)好無禮！我恰纔阻當這牌印，他說俺哥哥好。俺弟兄每承襲不承襲，干你甚事？我恨不的咬上他幾口！(正末唱)

【寄生草】叔父那裏休誇獎，莫廝推。你道我忠君孝父行仁義，你道我驅兵領將多謀智，又道我齊家治國能興利。(劉備云)論大公子有經濟之才，顏閔之德。(正末唱)怎有那經天綸地棟梁才？則是個糞牆朽木兒曹輩。

(劉表云)既兄弟堅意不受，收了牌印者。行盞！(劉琮出門做怒科，云)頗奈大耳漢無禮！好意請你吃酒，俺父親又借與你城池，你怎敢論俺弟兄每那個合做不合做，長別人的威風，滅〔二〕我的志氣！令人，喚蒯越、蔡瑁來。(卒子云)理會的。(蒯越、蔡瑁同上，云)公子喚俺二人，須索走一遭去。兀那小軍，有何事？(卒子云)二位將軍，二公子有請。(蒯越云)在那裏，俺過去見二公子。(見科，云)公子喚俺有何事？(劉琮云)頗奈大耳漢無禮，酒筵間搬調俺父親，論俺弟兄好歹。你如今乘騎兩個鞍馬，手持兵器，務要擒住劉備。先着王孫去盜劉備那的盧馬，若盜了他馬，可來回我的話。(蒯越云)得令。領着公子言語，擒拿劉備，走一遭去。(下)(正末云)嗨，這事怎了！我若不說與叔父知道呵，必然落在這二賊子彀中。兄弟也，我再着叔父飲一杯酒。叔父再飲一杯。(劉備醒

科，云）我吃不的了也。（正末云）叔父，你不飲酒呵，你請個果木波。（劉備云）我用不的了也。（正末唱）

【醉扶歸】叔父，這好棗知滋味。（劉備云）够了也。（正末唱）好桃也可堪食。（劉備云）我吃不的也。（正末唱）這醒酒清涼更好梨。（劉備醒科，云）吃不的了也。（正末唱）這果木本是同根蒂，他傷枝葉擘了面皮。（帶云）叔父醉了，不解其意。（做搖醒科，云）叔父，你看這桌子上，好棗，好桃，好梨也！（劉備醒科，云）是是是，我知道了也。（正末唱）你怎生不解我這其中意？

（劉備辭科，云）哥哥，您兄弟多蒙哥哥城池、好酒食，您兄弟告回也。（劉備拜科）（劉表云）留着兄弟休回也，再住幾日去。（劉琮云）父親休管他，你則歇息去。（扶劉表下）（正末云）叔父，劉琮着蒯越、蔡瑁埋伏着人馬，擒拿你哩。你便離了此處，快與我逃命走！（劉備走科，云）吾侄，你不說我怎知也！（正末唱）

【金盞兒】你快離席，莫驚疑。我這裏吐實情泄漏了春消息，疾牽你那戰馬換征衣。則怕你意忙船去慢，心急馬行遲。休尋入地窟，則要你尋覓他那上天梯。

（劉備云）我若知您弟兄不和，我怎肯說這等話！（正末云）叔父，你小心在意者，則要穩登前路也！（唱）

【賺煞】〔三〕痛離別，愁分袂，我和你再相見知道是何年甚日！望新野樊城去路疾，我

則要你善〔三〕加兵緊護城池。則要你用心機將那士馬操習，准備着那滅寇興劉顯氣勢，那其間這干戈定息。我着他四方寧謐，恁時節風雲文武拜丹墀。（下）

（劉備云）劉備也，我想來是你的不是了也！我虧了軍師的妙計，離了這襄陽會，不敢久停久住，則今日回新野、樊城去也！（下）

校記

〔一〕滅：底本作「減」，今改。　〔二〕賺煞：原作〔尾聲〕，據律改題。　〔三〕善：底本作「擅」，今改。

第二折

（蒯越、蔡瑁同上）（蒯越云）自家蒯越、蔡瑁便是。奉二公子劉琮之命，今有劉備，在那酒筵間不合說立長不立庶，今奉公子之命，今夜差家將王孫先去驛亭，盜了劉備那的盧馬，走一遭去。可早來到王孫家門首也。（叫科，云）王孫，二公子之命，着你今夜先去驛亭中，盜了劉備那的盧馬，可來回公子的話。小心在意，幹事成功者。（同下）（正末扮王孫上，云）某是這荊王手下家將王孫的便是。因爲俺劉玄德問俺這荊王借這城池，留下玄德公赴襄陽會，筵間帶酒，問俺索荊州牌印。某奉二

公子的命，着某今夜先盜劉玄德的盧馬。須索走一遭去。（唱）

【越調・鬥鵪鶉】直等的漏盡更闌，街衢靜悄。我則見斗轉星移，這其間夢魂未覺。入的這館驛儀門，遶着這虛檐澀道，又則怕遇着從人，撞着後槽。這一匹駿馬的盧，煞强如驊騮騕褭。

【紫花兒序】則願的馴良純善，怕的是踢跳灣奔，使不着嘶喊咆哮。馬乃是將之司命，盜了馬步驟難熬。量度，又不是穴隙踰牆做賊盜，蒙差遣怎敢違拗！你正是人急偎親，他可甚善與人交？

【金蕉葉】恰拌上一槽料草，喂飼的十分來飽〔一〕。悄聲兒潛踪躡脚，我解放了繮繩絆索。

（做盜科）（劉備冲上科，云）小官劉備，來到這館驛裏也。館驛子，牽我那馬來。這館驛裏無人，我自家牽我這馬去。兀那厮，你是甚麽人？（正末云）我比及盜他這馬，我先斬了劉玄德也。（劉備云）兀那將軍，何故如此躁暴，有仗劍殺我之心也？（正末唱）

【寨兒令】你道我休暴躁，逞粗豪，掣紅光劍鋒手搭着。（劉備云）我有甚罪過？（正末唱）你道我犯法違條，盜馬離槽，和你性命似燎鴻毛。

（劉備云）你爲何盜我這馬？（正末云）爲你筵間〔二〕索討荆州牌印，我奉二公子命，故着我盜你這馬來。（劉備云）將軍不知，因借城子一事，請某飲宴，荆王言曰：『吾今老矣，這牌印可着誰掌領？』某言曰：『立長不立庶。』以此二公子挾讐，要傷某性命。（正末云）這般呵，是俺二公子的不是。（劉備云）將軍，劉備乃漢之宗親，是荆州牧之弟也。（正末唱）

【幺篇】你論親戚是漢祖根苗，論昆仲和劉表知交。破黄巾立大功，誅董卓建功勞。是和非心上自評跋。

（劉備云）吾之命在於將軍。（正末云）襄王放心，我送你出城去。（劉備云）今日之恩，异日必報。（正末唱）

【調笑令】不索窘約，你便快奔逃。呀，再休説他鄉遇故交！（劉備云）將軍，此路往何處去？（正末唱）遥望着新野樊城道，似飛星徹夜連宵。你官道上莫行小路兒抄，豈辭勞水遠山遥！

（劉備云）前有溪河攔路，如之奈何？（正末唱）

【耍廝兒】遥望見緑茸茸莎茵芳草，翻滚滚雪浪銀濤。檀溪大堤水圍遶，無舟渡、共長橋，險慌煞英豪。

（劉備做禱告天科，云）皇天可表，若劉備久後崢嶸之日，馬也，我命在你，汝命在水。（正末唱）

【聖藥王】他將那天地祈，咒願禱，欠彪軀整頓了錦征袍。將玉帶兜，金鐙挑，三山股摔破了紫藤梢。（劉備做跳過檀溪科）（正末唱）則一跳恰便似飛彩鳳走潛蛟。

（劉備回顧看正末科，云）將軍，後會有期。（下）（蒯越、蔡瑁上，云）某乃蒯越、蔡瑁是也，俺奉着二公子將令，着俺二人追趕劉備。騎着快馬，越趕也趕不上，這馬我不走他也不走。到這檀溪河，兀的不是王孫？王孫，劉備安在？（正末云）劉備是無罪之人，又和俺主公關親，我因此上放了他去也。（蒯越云）這匹夫好是無禮也，你做的個知禮無禮故無禮。（蔡瑁云）舞哩舞哩舞哩舞。（蒯越云）兄弟，執縛住見二公子去來。（正末云）我不怕不怕不怕。（唱）

【尾聲】你將那忠良損害合天道，他一騎馬不刺刺風驅電掃。他得性命且逃災，將我這潑殘生斷送了。（同下）

校記

〔一〕十分來飽：底本「來」作「未」，今改。

〔二〕筵間：底本、各參校本「間」皆作「開」，顯誤，據正末上場道白「筵間帶酒」句改。

（司馬徽上云）寶劍離匣邪魔怕，瑤琴一操鬼神驚。貧道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在於鹿門山辦道修行。俺爲友者有七人，爲江夏八俊。今有劉玄德因赴襄陽會，被劉琮所逼，獨騎跳檀溪而過，誤入鹿門山，迷踪失路，貧道在此等候。劉玄德這早晚敢待來也。（劉備上云）某乃劉備是也。因赴襄陽會，劉琮有害君之心，因此私逃。獨騎跳檀溪河來，迷踪失路，不知那條路往新野、樊城去。（司馬云）兀的不是劉玄德？玄德公，襄陽會煞是驚恐也？（劉備云）這個仙長，他怎生知道來那？（司馬云）玄德公，你可不認的貧道，貧道可識你。（劉備云）仙長，劉備迷踪失路，不知那條路往新野、樊城去？（司馬云）天色晚也，這鹿門山有一道庵，前往那裏投一宿。玄德公，我觀你手下雖有能征之將，則少運籌之士也。（劉備云）敢問師父，何爲運籌之士？（司馬云）豈不聞南臥龍北鳳雛麽？（劉備云）臥龍鳳雛何人也？（司馬云）好好好。（劉備云）先生通名顯姓咱。（司馬云）好好好。你休問我，問兀的那個人去。（下）（劉備云）着某問誰去？可怎生不見了這個仙長那？知他是人也那是鬼！天氣昏晚也，遠遠的一盞燈明，到那裏覓一宿去。（下）（龐德公引道童上）（龐德公云）養性修真談道德，天文地理講精微。劍揮星斗能驅將，瑤琴一操動玄機。貧道龐德公是也，居於峴山之南。平生不入城府，不貪於奢華，常以清閒爲樂。講習太清妙訣，修煉長生

之術。參通大道，學就仙方。隱迹山間，埋名林下。江夏道友，號爲八俊，惟吾爲首，在此鹿門山辦道修真。今有劉玄德因襄陽會遭厄，跳檀溪失路迷途，誤入鹿門山中。貧道今晚指引玄德榮昌之地，若來時，貧道自有個主意。道童，庵門首覷着，玄德公這早晚敢待來也。（劉備上，云）某離却襄陽會上，被劉琮軍將所逼，檀溪河攔路，托上天護佑，的盧馬擁身跳過檀溪之河。迷踪失路，來到鹿門山，不知去路。見一仙長，言曰『南臥龍，北鳳雛，好好好』，騰空而起，其神鬼難辨。天色昏晚，兀那庄兒上覓一宿。（喚門科，云）門裏有人麽？（龐德公云）道童，兀的劉玄德來了也，你開門去。道有請。（道童云）理會的，我開這門。玄德公，俺師父有請。（劉備云）某來到此仙庄，不曾相會，又早知某姓字，此乃非凡也。（做見科）（龐德公云）玄德公，自離新野赴襄陽，被劉琮所謀，索是驚慌來也？（劉備云）上告師父，劉備運拙，不幸如此。萬望尊師有何指教，何不通名顯姓咱？（龐德公云）貧道乃是龐德公是也，在此鹿門山養拙。玄德公，你也有緣，今晚到此庵中。（劉備云）師父，劉備到此山中，遇着個師父，言說『南臥龍北鳳雛』，某問其姓字，言稱道『好好好』，騰空而起不見了，未知是神是鬼。（龐德公云）玄德公，此人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乃是好好先生。（劉備云）師父，可憐劉備孤窮，有何道德仙法指教？（龐德公云）玄德公，俺這江夏有二人，南有臥龍，北有鳳雛。此二人時運未到，貧道先與你一子。寇封安在？（寇封上云）小將有。（見科）（龐德公云）寇封與玄德公相見。玄德公，將此寇封與你爲子。拜了玄德公者。（寇封云）理會的。（做拜科）（劉備云）劉備孤窮，未知何日發達，感承尊師厚德也。（龐德公云）貧道與你舉一人若何？（劉備云）師

父，此人在何處？（龐德公云）此人他是這潁川獨樹村人氏，姓徐名庶，字元直。（劉備云）師父，此人比這臥龍鳳雛若何？（龐德公云）此人不在臥龍鳳雛之下。（劉備云）多謝吾師指教。天色明也，劉備回去也。劉封跟着我回新野、樊城去來。征戰用英雄，今日得劉封。未投徐元直，先遇龐德公。（同劉封下）（龐德公云）道童，劉玄德去了也？（道童云）劉玄德去了也。（龐德公云）劉玄德先訪徐庶，然後孔明，此二人少不的都在於玄德公麾下。貧道遊山玩水，走一遭去。他各處疆土掌威權，玄德人和號四川。五十四州雄壯地，四十三載太平年。（同下）（卜兒同正末、道童上）（卜兒云）甘心守志樂清貧，教子攻書講道經。侍母安居隨緣過，山村數載受辛勤。老身姓陳，夫主姓徐，潁川獨樹村人也。止遺下此子徐庶，字元直，學通文武，習就大才，不肯進取功名，修行辦道，侍養老身。孩兒也，功名當緊，可以竭力盡忠也。（正末云）母親，您兒多虧母親嚴教，您兒要盡忠不能盡孝，盡孝不能盡忠也。（卜兒云）孩兒也，似這等呵，不誤了你功名？（正末云）你孩兒則要侍奉萱親，修真養性。可不道父母在堂，不可遠遊，遊必有方？（卜兒云）孩兒也，你則待遊山玩水，辦道修行，侍奉老身，幾時是你那發達崢嶸之日也！（正末云）道童，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道童云）理會的。（趙雲上云）自小曾將武藝攻，幼年販馬走西戎。四海英雄聞我怕，則我是真定常山趙子龍。某乃趙雲是也。奉俺玄德公將令，着某請徐元直，拜爲軍師，與曹操兩家讐殺。問人來，則這個庄院便是。小校接了馬者，道童報復去，道有玄德公手下趙雲，特來相訪。（道童云）師父，門首有玄德公手下趙雲，在於門首。（卜兒云）孩兒也，是何方來的將軍？（正末云）母親，這趙雲是劉玄

德手下將軍〔一〕。（卜兒云）孩兒也，有賓客至，我且迴避。（虛下）（正末云）道童有請。（道童云）將軍，俺師父有請。（趙雲做見科）（正末云）將軍貴脚來踏賤地，將軍請坐。（趙雲云）趙雲久聞尊師道德無窮，今日幸遇，實乃趙雲萬幸也。（正末云）將軍爲何到此？（卜兒〔二〕上打聽科，云）老身聽他那裏來的將軍，說甚麽。（趙雲云）師父，小將奉俺玄德公將令，聞知師父有經濟之才，伊呂之能，特請下山，拜爲軍師。師父意下若何？（正末云）將軍，貧道是一閒人，並不知兵甲之書。（趙雲云）俺玄德公久聞師父深通兵書　廣覽戰策，遣趙雲特請師父來。（正末云）是何人舉薦貧道？（趙雲云）俺玄德公遇好好先生與龐德公，舉薦師父來。（正末云）是司馬徽道號好好先生，他與龐德公、諸葛亮、龐士元、崔州平、石廣元、孟光威、俺是這江夏八俊。（趙雲云）師父有神鬼不測之機，安邦調兵之策，師父可憐，下山走一遭去。（正末云）將軍不知，貧道幼年間修行辦道，並然不知兵甲之書。（趙雲云）師父，俺玄德公寬仁厚德，乃漢景帝十七代玄孫，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可憐兵微將寡。下山走一遭去！（正末云）將軍言稱道，看漢室之面，救蒼生之急。將軍，貧道實有此心，爭奈我有老母在堂，可不道『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卜兒上見科，云）徐庶孩兒，你說的差了也。想玄德公是漢之宗親，我多聽的人說他〔三〕寬仁厚德。既然王公遣子龍將軍請你，你怎生言稱道有老母在堂？孩兒也，你休爲我誤了你一世兒清名！孩兒也，你休顧我，則顧你。（趙雲云）呀呀呀，老母言者當也！師父可不道順父母顏情，呼爲大孝？既老母又這般說，怎生請師父到新野。那其間着人來取老母，到新野同享富貴，有何不可〔四〕？（正末云）罷罷罷！既然母親着徐庶去，道童，

收拾行李，則今日辭別了老母，便索長行。（卜兒云）孩兒也，你這一去，則要你盡心竭力，扶助玄德公。（趙雲云）老母放心，我到的新野，便來取老母。（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我本待要養性修真避世塵，今日個厚禮卑辭徵聘緊。我則待奉甘旨侍萱親；（趙雲云）師父此一去，俺主公必然重用師父也。（正末唱）誰羨您高官極品？（卜兒云）孩兒也，用心者。（正末云）母親，你放心也。（唱）你看我扶社稷可兀的立乾坤。（同下）（卜兒云）孩兒去了也。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下）

校記

〔一〕手下將軍：底本原作「手將」，今補正。　〔二〕卜兒：底本原作「卜老兒」，「老」爲衍字，今刪。　〔三〕底本原無「他」字，今據文意補。　〔四〕以上五句，底本原作：「既老母這般說。怎生請師父。若到新野。那其間着人來。可取老母到新野。同享富貴。有何不可。」似此斷句，文意有不可解處。今刪「若」、「可」二字，另作斷句。

第三折

（曹操引卒子上，云）善變風雲曉六韜，率師選將用英豪。旗旛輕捲征塵退，馬到時間勝鼓敲。某

姓曹名操，字孟德，沛國譙郡人也。幼而習文，長而習武，文通三略，武解六韜。自破四大寇呂布之後，累建奇功，謝聖人可憐，加某爲左丞相之職。某手下雄兵百萬，戰將千員。頗奈劉關張無禮，自破呂布之後，在聖人跟前，保舉他爲官，他不伏某調，私出許都，奪了徐州。某拜夏侯惇爲前部先鋒，戰劉關張在徐州失散。某領雲長到於許都，加爲壽亭侯之職，不想雲長不辭而去，在於古城聚會，我差蔡陽擒拿關雲長，不想雲長斬了蔡陽。今有劉關張在新野、樊城屯軍，更待干罷！我今喚將曹仁、曹章來，擒拿劉關張去。小校，與某喚將曹仁、曹章來。（卒子云）理會的。二位將軍，元帥呼喚。（曹仁上云）幼小曾將武藝習，南征北討要相持。臨軍望塵知敵數，〔一〕對壘嗅土識兵機。某乃曹仁是也。我善曉兵書，深通戰策，每回臨陣，無不幹功。正在演武場中操兵練士，父親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報復去，道有曹仁來了也。（卒子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曹仁來了也。（曹操云）着他過來。（卒子云）過去。（見科）（曹仁云）父親，喚您孩兒那裏使用？（曹操云）喚你來有事商議，你且一壁廂有者。與某喚將曹章來。（淨扮曹章上，云）某乃是曹章，身凜貌堂堂。斷殺全不濟，則吃條兒糖。某曹章是也。某深知趙錢孫李，我曾收得蔣沈韓楊。三軍大敗，金魏陶姜。若還拿住，皮下齊康。某正在空地上學打筋斗，有父親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報復去，道有曹章來了。（卒子報云）喏，有曹章來了也。（曹操云）着他過來。（卒子云）過去。（曹章云）父親，喚曹章有甚事？哥哥曹仁也在此。（曹操云）您二人近前來，今有劉關張在於新野、樊城，借起軍來，要與某交鋒。曹仁，我撥與你十萬軍，你爲元戎，曹章前部先鋒，則今日點就雄兵，便索長行，則要成功。您小心在

意者，然後某領大軍接應你也。軍隨印轉分直正，罪若當刑先言定。在朝休誤天子宣，莫違閫外將軍令。(下)(曹仁云)某奉父親將令，今有劉關張弟兄三人，在新野屯軍，要與俺相持廝殺，撥與某十萬雄兵，某爲大帥元戎之職，兄弟曹章爲前部先鋒。則今日點就軍校，與劉關張相持廝殺，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三通鼓罷，拔寨起營。大將軍專聽嚴號令，能征將披甲便長行。吹毛劍打磨雙刃快，出白槍勾引月華明。夾銅斧起處魂飄蕩，狼牙棒落處揭天靈。坐的是七重金頂蓮花帳，更壓着周亞夫屯軍細柳營。(下)(曹章云)曹仁去了也，我點就下本部軍馬，與雲長相持廝殺，走一遭去。今朝一日統戈矛，料想雲長折一籌。隨他身長九尺二，睜開瞅將單鳳眸。三軍見了都害怕，若是着刀鮮血流。輪起刀來望我脖子砍，不慌不忙縮了頭。(下)(劉備同關末、張飛、趙雲上)(劉備云)某乃劉玄德，自到荊州，借了新野、樊城，暫且屯軍。某遣趙雲請下徐庶師父來，今日是吉日良辰，就拜爲元戎。安排酒肴，衆將跟隨着某去，直至元帥府，慶賀元戎走一遭去。(同下)(正末同劉備、關末、張末、趙末、鞏固、劉封、簡雍、糜竺、糜芳上)(劉備云)今日是吉日良辰，拜師父爲元戎。今日大小衆將，都來拜見師父。(正末云)量徐庶有何德能，受主公如此重禮！(劉備云)師父，可憐劉備身無所居，被曹操所逼，在新野暫時屯軍。聞知師父窮經五典，善曉三綱，懷揣日月，袖褪乾坤。呼風喚雨軍兵敗，師父那神機妙策破曹公。(正末云)不才徐庶，我不求聞達，不望功名，我守清貧修真養性，侍老母孝養晨昏。因元帥寬仁厚德，爲漢室徵聘賢人。今日我居帥府運籌帷幄，做元戎領將驅兵。你看我掃十萬里征塵寧靜，保四百年錦綉乾坤。想昔日漢祖興隆，

掃蕩羣雄，肅清海內，投至到今日，非同容易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想當日楚漢爭持，任賢能四方雲會，掃羣雄定亂除危。投至得滅了强秦，除了壯楚，纔把那生民普濟。若不是漢三傑盡力扶持，怎能够展封疆肅清海內！

【醉春風】韓元帥凭韜略定乾坤，蕭丞相用機謀安社稷，張子房運籌帷幄看兵書，〔二〕將沛公扶立起、起，纔能够漢室興隆，子孫永享，保護着萬年千歲。

（劉備云）方今時世，多有英雄豪傑，師父試說一遍咱。（正末云）主公，想如今英雄强霸，各據疆土。河北袁紹，淮南袁術，荆州劉表，江東孫權。許都曹操，統領百萬之衆，虎視天下諸侯。主公乃漢之宗親，爭奈兵微將寡，咱且按兵自守，訪謁賢俊，廣結英豪，久後還有輔佐主公的人物出來哩。（劉備云）師父，想劉備被曹操攻破徐州，今經數載，身無所居之地。今日劉備幸遇尊師之面，請將師父來拜爲元戎，覷曹操易如翻掌，剋日而破，指日成功。（正末唱）

【紅綉鞋】可主公道是數載無有安身之地，奈時間將少兵微，你則去訪覓英賢可便廝扶持。（劉備云）據師父才不在他人之下。（正末唱）人事順賢人出，天心祐氣象齊〔三〕，那其間會風雲安社稷。

（做起風科）（正末云）主公，你見這陣風麽？（劉備云）師父，此一陣風，主何凶吉？（正末云）這一

陣風，不按和炎金朔，是一陣信風，單主着今日午時候，必有軍情事至也。(劉備云)二兄弟，轅門首覷者，若有軍情，報復某知道。(關末云)理會的，在此轅門首等候，看有甚麼人來。(許褚上云)膽量雄威氣勢豪，曾習武藝學不高。能行戰馬上不去，整整的騙到四十遭。某乃曹丞相手下九牛許褚是也。奉着俺丞相將令，去新野、樊城劉備麾下下戰書去。可早來到也，下的這馬來。(做見科)(關末云)那裏來的？(許褚云)二哥，你不認的？我是曹丞相手下九牛許褚，着我下戰書來。(關末云)將書來。(見科，云)師父，有許褚來下戰書。(看書科)(正末云)曹丞相命曹仁爲帥，曹章爲前部先鋒，領十萬雄兵，前來討戰。道童，你與我將過那筆來，背批四字，選日交鋒，放的那下戰書的去。(許褚云)我出的這門來。我見了關二叔了也。下了戰書，也不敢久停久住，我回曹丞相話，走一遭去。(下)(劉備云)師父，曹操差他手下一將，乃是許褚，下將戰書來，不知他那戰書上，寫着甚麼哩？(正末云)您衆將靠前來，恰纔那曹丞相差九牛許褚，下將戰書來，命他手下大將曹仁爲帥，曹章爲前部先鋒，領他手下十萬雄兵，來攻新野。(劉備云)師父，爭奈劉備手下，兵不滿萬餘，他那裏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命曹仁爲將，要與俺相持廝殺，我這裏怎生與他拒敵？(正末云)俺這裏兵不滿萬餘，兵書道，寡不敵衆，若是有力呵力戰，若無力呵，可以智取。張飛安在？(張飛云)師父，呼喚張飛來，有何將令？(正末云)今有曹操令許褚下將戰書來，要相持廝殺，我撥與你三千軍馬，你爲前部先鋒，你聽我計者。(唱)

【上小樓】他倚仗着兵雄將威〔四〕，你看我便謀爲定計。則要你便敢戰當先，手內長

槍，跨下的烏騅，則要你顯氣勢，敢拒敵，施逞你那武藝。（帶云）這一去，則要你小心在意者。（唱）將他那敗殘軍片時間殺退。

（張飛云）得令。出的這帥府門來，我領了這三千人馬，與曹仁相持去。豹頭環眼逞擻搜，人似猛虎馬如虬。拿住曹章親殺壞，報了徐州失散讐。（下）（正末云）喚將麋竺、麋芳、劉封三將近前，撥與你一千軍，你左哨行。曹兵若亂了往後退，你左哨軍殺進去，看計行兵。（唱）

【幺篇】左哨軍編排整齊，則要您公心用意。你與我便領將埋伏，遠觀輸贏，近看虛實。你這三將的威，各自得、施謀用智。你與我便統三軍緊衝他左肋。

（劉封云）得令。俺弟兄三人，領着師父的將令，便索與曹仁交鋒走一遭去。奉令驅兵顯威風，人似蒼蛟馬若熊。三將赤心扶社稷，活捉曹仁建一功。（同下）（正末云）喚鞏固、簡憲和來者。（鞏固云）師父，喚俺二將那裏使用？（正末云）我撥與你一千軍，你往右哨截殺，看計行兵。（唱）

【白鶴子】你行右哨排隊伍，戰曹將逞雄威。則你大桿刀帶肩鈔，則你這宣花斧着他天靈碎。

（鞏固云）得令。俺弟兄二人，出的這帥府門來，與曹仁交鋒走一遭去。臨軍對陣把名揚，挾人拿將我爲强。敵兵一見魂先喪，勇敢〔五〕交鋒戰一場。（同下）（正末云）喚將趙雲來。（趙雲云）

師父，喚趙雲那裏使用？（正末云）趙雲，我撥與你一千軍，你先去放過曹兵來。你將許都路上埋伏了你那一千軍，等着張飛先鋒殺退曹兵〔六〕，你在前路上截住曹兵，可則要你成功而回也。（唱）

【十二月】我將這三軍可便指揮，則你這衆將要心齊。全凭着這先鋒翼德，端的他武藝爲魁。左右哨埋伏着准備，差你個趙子龍追襲。

（關末云）軍師，關某領兵，前往那裏埋伏？（正末唱）

【堯民歌】呀哎，你個雲長英勇有誰及！你與我領將驅兵列旌旗，將千員勇猛似雲齊。我這裏炮響連天若轟雷，殺的他輸也波虧，身無片甲回。他可便豈知俺這神仙計！

（趙雲云）得令。某出的這帥府門來，統領一千軍，與曹仁相持廝殺，走一遭去。牙角長槍爭世界，皮楞金鐧立江山。百萬軍中施英勇，殺退曹兵透膽寒。（下）（關末云）大小三軍，聽我將令：今奉軍師將令，統領一千雄兵，直至許都路上，等候曹兵，擒拿賊將走一遭去。排兵布陣顯雄威，左右編成隊伍齊。奪鼓扯旗〔七〕千般勇，三停刀上血光飛。（下）（劉備云）衆將都去了也，凭師父神機妙策，必然建功也。（正末云）衆將各領兵都去了也。主公，此一陣我殺曹操膽寒，到來日高峯嶺上，我看您衆將與曹仁交鋒。主公領一千軍，緊守新野。（唱）

【尾聲】到來日遇交鋒催戰鼓，助軍威發喊齊。你看我則一陣着他那十萬曹兵退，恁時

節得勝收軍那一場喜。（同下）

校　記

〔一〕敵數：底本「敵」作「地」，乃同音致誤，今改。

〔二〕此句底本原作：「張子房運機籌帷幄着兵書」，「機」字衍，今刪。

〔三〕氣象齊：底本「象」作「相」，今改。

〔四〕此句底本原作：「他倚仗他兵雄將威」，後一個「他」字衍，今刪。

〔五〕勇敢：底本原作「敢勇」，今改。

〔六〕底本接此原有二句云：「埋伏着軍兵，趕殺曹兵」，文意含混，今删去。

〔七〕奪鼓扯旗：底本原作「扯鼓奪旗」，今改。

楔　子

（曹仁、曹章領卒子上，云）某乃曹仁是也，兄弟曹章。奉俺丞相將令，擒拿劉關張，來到這新野、樊城。遠遠的塵土起處，必然是劉備家軍來也。（張飛上，云）某乃張飛是也，領着三千軍馬，與曹兵相持廝殺走一遭去。來者何人？（曹仁云）某乃曹丞相手下大漢曹仁是也，來者何人？（張飛云）某乃張飛是也。量你何足道哉，操鼓來，某與你交戰。（調陣子一遭科）（劉封領麋竺、麋芳上，云）某乃劉封，兩個兄弟麋竺、麋芳，統領三軍，擒拿曹仁、曹章。大小三軍，擺布的嚴整者。兀的不是張飛，俺一齊殺將去。（四將做混戰科）（曹仁云）曹章，俺近不的他。不中，倒回干戈，與你走！（敗

下)(張飛云)曹仁曹章輸了也，不問那裏，趕將去。(同下)(鞏固、簡雍同上)(鞏固云) 某乃鞏固是也。在此許都路上，等待曹兵。塵土起處，敢待來也。(曹章上云) 某乃曹章是也。某與劉關張廝殺，被趙雲衝開陣勢，將曹仁趕的不知那裏去了，怎生是好！兀的那前頭又有軍馬來了。(做見正末、關末科)(關末云)兀的不是曹章？小校與我拿住者！師父，拿住曹章也。(正末云)與我下在檻車中，去主公跟前獻功去來。(唱)

【仙呂·賞花時】他不合剔蝎撩蜂尋鬥爭，我這裏布網張羅打大蟲。俺這裏軍士猛，將英雄，我將他生擒在陣中。這的是我初交戰可兀的建頭功！(衆將同下)

第四折

(劉備引卒子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誰想徐庶師父，果有神機妙策破曹兵。今日班師回程也，安排下筵席，等待師父。小校，轅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貧道徐庶是也。被某則一陣，大敗曹仁，生擒斬首，這一場交戰，不同小可也！(唱)

【雙調·新水令】統堂堂軍校出襄陽，勝軍回凱歌齊唱。旗搖籠日色，鼓凱撼空蒼。明

晃晃劍戟刀槍，殺的那敗殘將五魂喪。

（云）可早來到也，接了馬者。報復去，道有元戎下馬也。（卒子報云）喏，元戎下馬也。（劉備做接科）有請。（正末做見科）（劉備云）有勞師父，可憐劉備孤窮，略施小智，鋪用機謀，殺曹兵十萬，片甲不回，不在管樂之下。實乃劉備萬幸也！（正末云）貧道托主公虎威，則一陣殺退曹兵，生擒斬首，得勝還營。（劉備云）師父怎生排兵布陣，妙策神機，擒拿曹仁曹章來？（正末唱）

【雁兒落】他那裏領雄兵臨戰場，俺這裏先差個先鋒將。凭着你長槍無對手，更和那烏馬難遮當。

【得勝令】呀他那裏臨陣的是曹章，俺這裏左右哨暗埋藏。那曹兵大敗輸虧走，趙子龍手持着牙角槍。他無路去潛藏，望着那山谷深林撞。正遇着雲長，恰便似英雄的楚霸王。

（劉備云）師父，俺這裏軍將贏了也。他那曹章在於何處？（正末云）殺的他十萬軍，則剩的百十騎人馬，保着曹仁去了。將他先鋒曹章活拿將來了也。（劉備云）殺退曹兵，走了曹仁也，拿住先鋒曹章，執縛定，與我拿將過來。（衆將拿曹章見劉備科）（劉備云）則這個便是曹章。刀斧手，與我斬了者！（劉備做封衆將科）此一場交戰，殺曹兵大敗而輸。被師父用智行兵，衆將驍勇，今得勝回還。

安排筵宴，慶賀軍師，犒賞衆將。可是爲何？因曹操統領戈矛，徐元直廣運機籌。劉玄德兵微將寡，他勝伊吕扶湯立周。手下將盡忠竭力，人似虎馬若蛟虬。加師父軍師之職，能征將拜將封侯。

（正末唱）

【沽美酒】今日個重封官，恩賜賞；賀開宴，飲瓊漿。則俺這將帥威風顯氣象，一個個英雄膽量，能挑戰漢雲長。

【太平令】趙子龍驅兵領將，張車騎烏馬長槍。將士勇人人雄壯，掃羣雄西除東蕩。今日個宴享，衆將、受賞，萬萬載皇圖興旺。

（劉備云）您衆將聽者：則因俺徐州失散數年間，古城聚義再團圓。我持書遠謁荆州地，他留我赴會列華筵。則爲那次子劉琮傷咱命，王孫相引到溪邊。的盧一跳檀溪過，誤入山門見二仙。舉薦尊師多謀智，今朝何幸遇英賢。十萬曹兵登時敗，千古名揚姓字傳。扶持社稷千千載，祝讚吾皇萬萬年。（同下）

題目　徐元直用計破曹仁

正名　劉玄德獨赴襄陽會

保成公徑赴澠池會

劇目說明

《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録》，并著録此劇正名，惟『徑』字誤作『竟』。各本《録鬼簿》未載此目。現流傳版本有：《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卷首注云：『《太和正音譜》作「廉頗負荆」』，題名『元高文秀』撰。題目作『趙廉頗伏禮親負荆』，正名作『保成公徑赴澠池會』。

近人嚴敦易從劇本的結構組織、題材運用、文字風格諸方面提出疑問，認爲該劇是『後來的擬作，和高文秀的「廉頗負荆」無涉』。（《元劇斟疑補》）今録此備考。

楔　子

（沖末扮秦昭公領卒子上，云）先祖顓頊苗裔孫，賜姓嬴氏國爲秦。只因善御扶周主，惡來有力事於殷。某乃秦國昭公是也，先祖乃顓頊之後。自犬戎伐周，先祖襄公將兵救周，戰陣有功。周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封祖襄公爲諸侯，賜岐山之西地。自襄公至成公七世，乃立其祖穆公。

聞楚人百里奚之賢，欲重幣贖之，恐楚不與，乃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矣，穆公與語國事，乃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穆公卒，葬從死者一百七十七人，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至孝公〔一〕乃十四世，山河始固。强國六公，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秦地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孝公乃惠賑〔二〕孤寡，招戰士，明功賞，秦國大治。自兄武王卒，立某爲公。俺秦國軍有百萬，將有千員，西接巴蜀，北控吐蕃，南連襄鄧，東有蒲坂。今天下七國皆來伏秦，惟有趙國成公不來。某久聞趙國有楚和氏玉璧，價值萬金，某心欲要求之，無計可取。今某手下有大將白起，喚他來商量怎生取索。左右，與我喚將白起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白起安在？（外扮白起上云）少年爲將領雄兵，鐵馬金戈定兩京。全凭韜略安秦地，官封護國大將軍。某秦國大將白起是也，郿郡人氏。自昭王十三年爲將，擊韓之新城，攻韓魏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官封武安君之職。今天下七國皆伏秦國，惟有趙國不伏。數次要領將收趙，昭公不允。今有昭公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左右報復去，有大將白起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科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白起來了也。（秦昭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白起云）主公呼喚白起，有何軍國之事商議？（秦昭公云）將軍，今天下七國，皆伏於秦，惟有趙成公不伏俺秦國，今請你來商議。（白起云）大王，此事小哉。俺秦國軍有百萬，將有千員，若起兵與趙交鋒，必然擒拿了趙成公，定了趙地也。（秦昭公云）白起，想趙國多有英雄，倘若與他交鋒，若俺軍不利，枉惹各國恥笑。趙國廉頗好生英勇，俺不當起兵，則可以智取也。（白起云）大王，趙國

既有廉頗大將，俺怎生智取也？（秦昭公云）白起，某久聞趙國有無瑕玉璧，價值萬金，咱這裏差一使命，直至趙國，索取玉璧，與他十五座連城換取。若趙成公見說十五座連城，必送玉璧前來。俺收其玉璧，不與連城，玉璧秦國有之。他若不送將玉璧來時，俺秦國起大勢軍馬，問罪興師，擒拿成公。此計如何？（白起云）大王此計大妙！若送玉璧到於秦邦，不放其人還國，其寶秦國收之；若無玉璧，某統大勢雄兵，將趙國踏爲平地。則今日便差使命往趙國走一遭去。（秦昭公云）白起，就差使命，則今日便去取索玉璧。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則爲這無瑕玉璧有光瑩，差使命火速離京。若送入秦邦境界，我看他休指望十五座連城。（下）（白起云）則今日差使命趙國取玉璧去了。此一去若有了玉璧，萬事罷論；若不與呵，某統大勢秦兵，活拿成公，方稱某平生之願！秦將英雄誰可當，今差使命出咸陽。不將玉璧親身到，活拿廉頗劍下亡。（下）（外扮趙成公領卒子上，云）晉地三分出祖襄，爲因智伯定興亡。程嬰立孤心存趙，至今萬古把名揚。某乃趙成公是也。自祖襄公三分晉地，都於邯鄲。祖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祖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林〔三〕，胡王獻馬。二十一年，攻中山，獻四邑。今天下七國爭雄，五國皆伏於秦，惟有趙國不從於秦。久聞秦國白起，要起秦兵，與趙交鋒。奈俺趙國有老將廉頗，十分英勇，秦不敢興兵，皆懼此人也。今日某在邯鄲觀書，左右那裏，門首覷者，若有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外扮使命上，云）奉命離京出帝都，驅馳鞍馬又當途。只因玉璧親臨趙，弧矢之間顯丈夫。小官乃秦國使命是也，奉昭公之命，親齎書呈，直至趙國索取玉璧。說話中間，可早來到邯鄲也。小校報復去，有秦國使命在於門首。（卒子云）理

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秦國使命至此也。(趙成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秦使命做見科)(趙成公云)兀那使命，你此一來，有何公幹？(使命云)上告大王知道，今奉昭公之命，聞知趙國有無瑕玉璧，價值萬金，俺主公敬奉十五座連城，換取玉璧。若大王允諾，可遣人送玉璧至秦，換取連城，以結兩國之好。如若不從，兩國干戈必起！伏望大王台鑒不錯。(趙成公云)兀那使命，你且回本國，某與臣宰商議，然後自有個主意。(使命云)大王，小官告回，望大王早遣人來，則今日小官便回秦國去也。只因這趙國玉璧號無瑕，故教兩處起爭差。今乘驛馬回京兆，休辭海角與天涯。(下)(趙成公云)秦國使命去了也。小校，與我喚將大將廉頗來者，我與他商議玉璧之事。(卒子云)理會的。廉將軍安在？主公呼喚。(廉頗上云)幼年爲將定邯鄲，英雄赳赳展江山。伐齊曾破登萊路，威鎮秦齊燕與韓。某乃趙國大將廉頗是也。爲某大破齊兵，官拜上卿之職。今有成公呼喚，不知有何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廉頗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廉頗云)大王呼喚廉頗，有何事幹？(趙成公云)將軍喚你來不爲別，今有秦昭公差一使命，持書前來，索取無瑕玉璧，願以十五座連城償之，故請老將軍商量此事也。(廉頗云)大王，此一事其中有詐！倘若將玉璧送到秦邦，若昭公不與城池，可不自送了玉寶，又不與城池，枉惹鄰邦恥笑？願大王思之。(趙成公云)老將軍，若俺不送玉璧去時，秦國若領兵前來，俺可怎了也？(廉頗云)大王，自古道兵來將迎，水來土堰。他若領兵前來，俺這裏領兵與他交鋒，若戰

敵不勝呵，再做個擺布。(趙成公云)將軍，豈不聞『三思而後行，再想而可矣？』左右，與我喚將中大夫藺相如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藺相如安在？(正末上云)小官乃趙國中大夫藺相如是也。方今七國之分，乃秦、齊、燕、趙、韓、楚、魏，某輔佐趙成公，建國於邯鄲。七國諸侯內，有强秦，壯楚，雄燕，大齊。今有秦國數次征伐俺鄰邦，奈俺趙國武有廉頗，文有小官藺相如，以此不曾得俺半根折箭。今日主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藺相如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藺相如來了也。(趙成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正末云)主公呼喚小官有何事？(趙成公云)大夫，喚你來不爲別，今有秦國差一使命前來，索取無瑕玉璧，與咱十五座連城換之，故請你文武二人，商議此事。(正末云)據着主公心裏，這玉璧可是與他也不與他？(趙成公云)我想來，咱將玉璧送與他，他必然償與咱十五座連城。他若不與俺城時，咱再做個計較。(正末云)廉將軍，據你意下如何？(廉頗云)據着我說，玉璧不當與他。倘有失錯，悔之晚矣！(正末云)將軍此言，說的差了也。(廉頗云)我怎生說的差了？若見玉璧不去呵，他必然來征伐俺趙國，老夫統領趙國精兵，與秦決勝敗，未知誰贏誰輸，再做商量。(正末云)將軍，可不道『一日干戈動，十年不太平？』(趙成公云)大夫，俺若將玉璧送與他，他若還不肯償城，咱怎生再得這玉寶？(正末云)主公，如今秦昭公要俺這無瑕玉璧，他以十五座連城換此玉璧，他豈有真心？他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矣。主公，小臣藺相如雖然不才，我願奉璧而往。如若秦公無意償城，則臣請完璧而歸！我主意下如

何？（趙成公云）大夫，想昭公兵有百萬，將有千員，你若到秦境，他收了玉寶，將你拘在咸陽，人不能歸趙，寶不能回國，那其間則怕你悔之晚矣！（廉頗云）大夫，你言者不當。秦乃虎狼之國，兵多將廣，馬壯人强，有併吞六國之心。想當日六國强兵，交鋒於函谷，皆大敗而回，何況你懦弱之人，不習兵甲之事，你若到秦邦，必然失寶喪命，那其間枉惹英雄恥笑。（正末云）將軍息怒，如秦國不與連城，小官不完璧而歸，對着主公衆官在此，小官永不還趙國。（趙成公云）大夫，玉璧價值萬金，非同小可，則要你小心在意者。（廉頗云）相如，你若這一去〔四〕，失了無瑕玉璧，因你在咸陽城內，休想俺趙國起兵來救你。（正末云）將軍放心也。（唱）

【正宮·端正好】何須你列槍刀，排隊伍？成和敗全在相如！（廉頗云）大夫，你此一去，敢有去的路兒，無那回來的路兒。（正末唱）元帥怕有去路道我無回路，他將我厮小覷忒欺負。則今日離趙國踐程途，他若是懷奸詐我可便使機謀。（趙成公云）大夫則要你疾去早來，小心在意者。（正末云）主公放心也。（唱）我手裏怎肯道甘獻與他這荆山玉！（下）

（廉頗云）主公，相如去了也。他這一去，捨命喪身之路，玉璧不能回國，相如必然久困於秦，教鄰邦恥笑也。（趙成公云）將軍，相如此一去，勝負未知，他若是不得秦城，完璧回國，那其間我將他重重加官賜賞，未爲晚矣。則爲這昭公使計用心機，故教兩國起相持。你若是完璧償城得兩便，那其間封官賜賞把名題。（同下）

校記

〔一〕孝公：底本誤作「繆（穆）公」，今改。　〔二〕惠賑：底本「賑」作「振」，今改。　〔三〕榆林：底本原作「榆中林」，「中」字衍，今刪。　〔四〕此句底本作「你若還這一去」，「還」字衍，今刪。

第一折

（秦昭公領卒子上，云）自古長安地，周秦古雍州。三川花似錦，八水永長流。華夷圖上看，陝右最爲頭。某乃秦昭公是也。自從前者差使命去趙國，索取無瑕玉寶去了，有使命回國，言說成公差人送來，換取十五座連城。某索玉璧，豈肯將連城換取？若將玉寶送到，某收於麾下，將來人囚於城中，玉寶得之，連城不與，方稱我平生之願。左右那裏，門首覷者，趙國使命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領親隨上）（正末云）小官藺相如，自離趙國，領着親隨，將着玉璧，來至秦邦。我想秦昭公這一番要這玉璧，他則是明欺趙國無人也。（親隨云）大夫，想秦國昭公奸詐，白起英雄，大夫這一遭不當爲使，獨入秦邦。則怕俺遭秦之困麽！（正末云）你不知，某在主公跟前，說了大言。這一遭入秦爲使，也非同小可，則爲救蒼生之苦也！（唱）

【仙呂·點絳唇】則恐怕士馬相殘，庶民塗炭，怎敢道違程限！人生於天地之間，博一

個青史內名揚讚。〔一〕

【混江龍】這一場也不用軍卒百萬；（親隨云）大夫，咱則是單人獨馬到秦國，凭着甚麼武藝得玉寶回國也？（正末唱）凭着我唇槍舌劍定江山。見如今河清海晏，黎庶寬安。出口誇言離趙國，鋪謀定計入潼關。因此上乘駿馬，跨雕鞍；披星月，冒風寒；完玉璧，要回還。解了那麒麟殿上趙公憂，更和這虎狼叢裏英雄漢。也不望封官賜賞，則願的人馬平安。

（親隨云）大夫，想無瑕玉璧，是俺趙國之寶，秦國又不知道，因何將此無瑕之寶，自送於秦國？咱正是自招其禍也！（正末云）你不知道，聽我說與你。（唱）

【油葫蘆】想當日文武羣臣列兩班，玉階前，仰聖顏；則聽得秦邦使命到邯鄲，要無瑕玉璧相觀看；他可便許連城換易成虛誕。（親隨云）大夫，既然秦國將十五座連城換此玉璧，便送來也不虧俺趙國。（正末唱）他要玉璧容易取，與連城呵恐作難。他將俺鄰邦欺壓相輕慢，俺若是起征戰在霎時間。

【天下樂】則爲這兩國干戈若動煩，數十載難也波安，那其間悔後晚！則這個藺相如正直非占奸。我言詞有定准，無轉關，我可便定興亡在這番！

（親隨云）大夫，旬日之間，到於秦邦也。（正末云）早來至府門首也。報復去，道有趙國中大夫藺相

如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大王知道，有趙國中大夫藺相如，在於府門首。(秦昭公云)有藺相如來了，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中大夫，大王着你過去。(親隨云)大夫過去，親隨在於何處？(正末云)你則在門首，我自過去。(正末做見科)(秦昭公云)趙國使命，官居何職？爲何至於秦邦？(正末云)小官趙國中大夫藺相如，奉趙國命，差小官奉玉璧入秦。(秦昭公云)既然成公差你送玉璧入秦，今玉璧在於那裏？(正末云)玉璧見在此，請公子觀看。(秦昭公云)將玉璧來，我試看咱。(做看科，云)是好玉璧也！這玉璧當初您趙國怎生得來？(正末云)公子，這玉璧當初本不在趙國生，乃楚國荆山出此玉。有一人乃是卞和，得此玉進於楚公，楚公不識，次後卞和三進，楚公纔知是玉。後來落在俺趙國。(秦昭公云)原來此玉不爲真寶，也則如此出産。這玉再有甚麼奇妙？卞和因何知道他是無瑕玉璧也？(正末唱)

【金盞兒】這玉出荆山，長荆山，卞和爲此可便遭危難。自離了楚國到邯鄲，看承的如氣命，愛惜似心肝。(秦昭公云)量此玉非爲大寶，不爲罕哉。(正末唱)您若將容易得，便做等閒看。

(秦昭公云)左右那裏，與我叫將白起將軍來。(卒子云)理會的。白將軍安在？(白起上云)某乃秦國大將白起是也。正在教場操軍，小軍來報，有趙國使命至此。主公呼喚，必然是趙國使人送玉璧前來，我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府門首也，小校，報與大王知道，有白起來了也。(卒子云)理

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白起將軍在於門首。(秦昭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白起云)大王呼喚白起有何事？(秦昭公云)白起，喚你來不爲別，今有趙國，差中大夫藺相如，送將玉璧來，喚你來觀看。(白起做背與秦公云)大王放心，他這一送這玉璧來，趙成公有懼秦之心，故使人送來。他想換十五座連城，難之又難哩。我如今將這無瑕玉，則說不爲真寶，看他將甚麽言語回大王。(秦昭公云)白起，正是如此，你心與我皆同。(白起云)大夫鞍馬上勞神，將玉璧來，某試看咱。(做見科，云)我道是甚麽無瑕玉寶，價值十五座連城，原來此寶白石而已，虛得其名，非爲寶也。(正末背云)則除是恁的。公子，此非真寶也。(秦昭公云)既然無瑕玉璧不是真寶，世上何爲真寶？(正末云)公子豈不聞國之忠良，乃世之大寶？這玉呵，(唱)

【醉扶歸】饑不可爲糧飯，凍不可御風寒。(秦昭公云)你說這玉不是大寶，可怎生上下無瑕，一色光潤，內外瑩然？真乃世之寶也！(正末唱)便做道溫潤光輝有甚罕，現如今惹禍招災患。無紋藻那能入眼？他端的費雕琢難磨渲。

(白起云)大王，此人言語之間，是個足智多謀之人，你問他想上古何爲大寶。(秦昭公云)兀那大夫，這玉璧不是真寶，自上古至今，何爲至寶？你試說一遍咱。(正末云)公子，自古及今，有幾個國之大寶也。(秦昭公云)是那幾個國之大寶？你試說我試聽咱。(正末唱)

【河西後庭花】一個湯伊尹除佞奸，一個姜太公伐暴殘；有一個孝子周公旦，一個忠臣

殷比干。(秦昭公云)我道你說甚麼大寶，你可將上古名人比並，你在我跟前攀今攬古。(正末唱)　非是我古今攀，他都是後人楷範。你看的這無瑕玉似等閒。

(白起云)大王，你如今和趙國大夫說，教他且回驛亭中安下，留下玉璧，再做商量也。(秦昭公云)大夫，今日天色已晚也，將玉璧留在某府中，你且回驛中安下，到來日再做道理。(正末云)住者！公子，這玉璧此一來呵，便留下秦國也。當此一日，公子差使命至趙國，言說秦國以十五座連城換此玉璧。今小官奉璧至此，公子所言玉璧非貴。如今小官將此玉璧，且回驛亭中，到來日聚集文武，小官對着文武，獻此玉璧，也顯的俺趙公敬公子之心。等公子與衆將計議停當了，公子先進這十五座連城圖樣，小官將去，可也顯的公子不失信與趙公也。(白起云)主公，他也說的是。(做背科，云)他既入到我秦邦，他便插翅也飛不出這潼關去。你且教他將玉璧回驛亭中去。(秦昭公云)大夫，今日你將玉璧且回驛亭中安下，明日與衆官商議，可來取此玉寶。(正末云)小官且回驛亭中去也。(正末云)玉寶收的好者，咱今夜便出秦關，暗轉間道，回趙國去也。(唱)

【尾聲】且歸到驛亭中，疾便把程途盼。便蕩過黃河退灘，一路上殷勤休怠慢。早回還，教公子開顏；語言間，別有機關。我若是有差錯有輸虧誓不還，他必然令人追趕；我若出的潼關、一難，你看我不分星夜到邯鄲。(下)

(秦昭公云)白起，既然趙國相如將玉璧歸驛亭中安下，明日畫與他城子圖樣，留下相如，永不能够還國。無瑕玉璧價千金，故使機謀用計深。休誇趙國英雄將，怎出秦邦京兆城。(下)(白起云) 主公去了也。某來日畫與他個十五座城子圖樣，留下玉璧，則不與他城子。便相如插翅也飛不出函谷關去。趙國相如膽量高，入秦爲使顯英豪。略施小計難逃命，教你目前一命喪荒郊。(下)(秦昭公領卒子上，云)莫使直中直，提防人不仁。頗奈趙國相如無禮，他推說今日畫城子圖樣，換取玉璧，此人到於驛亭，夤夜潛逃出關，將玉璧帶回本國去了。左右那裏，與我喚將白起來。(卒子云)理會的。白將軍安在？(白起上云)某大將白起，主公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索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白起云)主公呼喚白起，有何事？(秦昭公云)白起，今有趙國相如，將玉璧回於驛亭，至夜潛逃走了，似此怎生是好？(白起云)主公昨日不當將玉璧與他，今日倒教他恥笑。(秦昭公云)既然他走了，容易，你如今領三千人馬，便與我趕去。若拿將回來，我將他剉尸萬段！(白起云)主公，此人難以追趕，想相如心如曲珠，說東向西，往那裏趕他去？便拿將相如來，則是他一個人。(秦昭公云)今日不去追趕，此寶何日得之？(白起云)臣有一計，可以擒拿趙成公。(秦昭公云)計將安在？(白起云)主公設一會於澠池，則說與趙成公會盟，他必然來赴宴。來時臣設三計，會上必擒了趙成公，覷玉璧何罕之有！(秦昭公云)將軍那三條計？試說一遍咱。(白起云)頭一計，等趙公酒酣之際，筵前擊金鐘爲號。第二計，酒筵間二將舞劍，就筵前可以成功。第三計，壁衣中暗藏甲士，擒拿成公。不出三計，趙國君臣必質於秦。主公意下如何？(秦昭公云)

此計大妙！則今日就差使命，請命趙成公選日會盟於澠池。無甚事，後堂中飲酒去來。（同下）

校記

〔一〕此句中底本「博」作「播」，「青」作「清」，今改。

第二折

（趙成公領卒子上，云）事有足託，物有固然。某乃趙成功是也。自從藺相如入秦國爲使，懷璧換城，去了個月餘，音信皆無。左右，門首覷者，若來時，報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上云）小官藺相如，奉公子命，着某入秦爲使。見了秦公，某見秦公無意與城，被某說過秦公，私出秦邦。這一場煞是驚懼也！（唱）

【中呂·粉蝶兒】不避那千里驅馳，盡忠心與國家出力，都則爲秦昭王將諸國吞食。他許連城，換玉璧，心懷奸計。若不是片語投機，論阿諛揣情磨意。

【醉春風】我夜月離秦邦，飛星投趙國，無瑕玉寶得全歸，到大是喜、喜！他則待恣意貪饕，縱心殘暴，我則待暗施謀智。

(云)可早來到也，接了馬者。報復去，道藺相如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中大夫藺相如來了也。(趙成公云)恰纔說罷，相如果然來了也。未知玉璧若何，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大夫，着過去。(正末做見科)(趙成公云)相如，你去秦國爲使，玉璧一事如何？(正末云)主公，小官托主公之威，到於秦國，見了昭公。秦公見小官對答如流，秦公大喜，欲要玉璧。小官見秦公無心與俺連城，被小官展轉的說過，小官暗出潼關，全璧而回。(趙成公做喜科，云)大夫真個是謀如伊尹，智若傳說，全璧歸國，智過上古之賢也！(正末云)小官不敢。(唱)

【迎仙客】臣不曾調鼎鼐，又不曾理鹽梅，怎做的那濟爲楫，旱爲霖，伊傅比？(趙成公云)想昭公乃虎狼之國，興心貪圖玉璧，你完寶而還，實爲難矣。(正末唱)我則待罷刀兵，安社稷，則要的物阜民熙；則俺這爲臣子要當竭力。

(趙成公云)大夫之功，深如滄海，加你爲上大夫之職，與廉頗將軍同班也。(正末云)小官有何功能，受如此職位也？(趙成公云)左右，與我喚將廉頗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廉頗將軍安在？(廉頗云)某乃大將廉頗，正在教場中操軍，有主公呼喚，須索走一遭去。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有廉頗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廉將軍來了也。(趙成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廉頗做見科，云)主公呼喚廉頗有何事？(趙成公云)廉將軍，喚你來不爲別，今有中大夫相如，入秦爲使，全璧而還，今日將他封官賜賞，加他爲

上大夫之職。(廉頗云)主公，想相如無汗馬之功，凭口舌而已，怎生封他偌大官職？臣難以與他同位！(趙成公云)廉將軍，豈不聞古人云。『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論相如之功，不在他人之下也。(正末唱)

【紅綉鞋】怎消的加官進位？怎消的蔭子封妻？上卿之職位何極！高牙乘駟馬，大纛列紅衣。我這裏便謝深恩感至德。

(外扮秦國使命上，云)小官乃秦國使命，奉昭公之命，請趙國成公。可早來到府門首也，左右報復去，有秦國使命至此。(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秦國使命至此。(趙成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使命過去。(做見科)(趙成公云)秦國使命，你此一來有何事？(使命云)告的成公得知，小官奉秦昭公之命，選下吉日良辰，請趙成公澠池會盟。願早赴會，莫得推稱也。(趙成公云)使命，某已自知道了，你回昭公話去，我隨後來也。(使命云)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則今日回秦國去也。(下)(趙成公云)使命去了也。廉將軍，今秦昭公請我會盟，此事如何？(廉頗云)主公，此一事，乃秦昭公心生奸計。見不得玉璧，故在澠池設會，教主公赴會，就在筵間要擒拿主公，奪取玉璧。(趙成公云)似此怎生是好？(廉頗云)這一樁事，不干別人事，都是相如惹起刀兵來。(正末云)廉將軍，怎生是我惹起刀兵來？(廉頗云)秦昭公見你不肯將玉璧留下，夤夜潛逃，有此不忿之心，故設此會，要擒拿主公。怎生不是你惹起刀兵來？(正末唱)

【普天樂】不肯將善人推，則待把賢門閉。將忠良妒忌，於禮何爲？（廉頗云）相如，你此一去送玉璧，非爲趙國，因你邀買功名，濫叨爵禄。（正末唱）不説那定國謀，安邦計，倒與我個濫叨功名彌天罪！現如今賞罰權在公子操持。公子掌朝廷明似皎日，將軍傾社稷危如累卵，藺相如輔皇圖穩若磐石。

（趙成公云）廉將軍，今日昭公既來邀請，澠池會上，去好？不去何如？（廉頗云）主公，想昭公心生奸詐，故設此會智賺，主公不可赴會。不如起大勢雄兵，與他對敵。（正末云）主公不可起兵！（趙成公云）大夫，怎生不可起兵？（正末唱）

【上小樓】早難道『顛而不扶，危而不持？』你若是謀動干戈，境内分崩，四方離析。（廉頗云）相如，你説不要起兵，依着你怎生是好？（正末唱）則不如敍彝倫，正綱常，躬行仁義。我則待要效唐虞太平之治。

（廉頗云）相如，你乃懦弱之人，豈曉兵家勝負！我今統領大兵，量秦兵何足道哉！（正末云）公子，若依着廉將軍起兵呵，有幾樁於民不利也！（趙成公云）是那幾樁於民不利處？（廉頗云）相如，想我行兵，有甚麼於民不利處？你試説一遍咱。（正末唱）

【幺篇】商賈每阻了行旅，莊農每費了耕織；將他這倉廩耗散，府庫空虛，士卒疲弊。

（趙成公云）依着你呵，怎生？（正末唱）凭着我不傷財，不害民，一人一騎。（廉頗云）則依着我，起軍與他交戰。自古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正末唱）便休題養軍千日。

（廉頗云）主公，則今日點十萬大軍，便索隨主公赴會去。（正末云）主公，不必多點軍兵，枉費糧草。則要百十騎人馬，小官獨自保主公赴澠池會去。（廉頗云）相如，你怎敢發大言，獨自保主公去？倘或主公有些差失，誰人承認？（趙成公云）將軍言者當也。大夫，你說你獨自一人保我赴會，若筵會上有些疏失，怎生是好？（正末云）對着衆官人每在此，我這一去，若有些兒差失呵，我輸我這六陽會首！（廉頗云）相如，你若保主公無事回還，我面搽紅粉，劍去髭鬚也！（趙成公云）大夫，你此一去，則要你施謀用智，言而有信者。（正末唱）

【十二月】盟府是公卿宰職，對着這文武班齊；你道是有危有難，我道來無是無非。打賭賽輸了呵休悔，則要你言語誠實。

（廉頗云）我若輸了呵，面搽紅粉，豈不汗顏？（正末唱）

【堯民歌】呀，你說道面搽紅粉的不便宜，則我這六陽會首不相虧。人言爲信永無移，昧己瞞心把天欺。知也波知，與皇家作柱石，不比兒曹輩。

（趙成公云）則今日點就百十騎人馬，都要輕弓短箭，善馬熟人，便索赴澠池會走一遭去。（廉頗云）

主公先行，某隨後領大勢雄兵，接應主公去。(正末云)主公放心也。(唱)

【尾聲】不須軍馬多，則消的數騎隨。看了那三川八水西秦地，向澠池赴會。我則怕盼程途心急馬行遲。(下)

(趙成公云)既然昭公有請，便索赴會走一遭去。玉璧離秦惹戰爭，故教白起統軍兵。澠池會上懷奸詐，怎得秦邦十五城！(下)(廉頗云)主公去了也，某領大勢雄兵接應走一遭去。則爲這秦昭公使計興邦，爲玉璧惹起刀槍。領大兵齊臨秦地，土平了京兆咸陽。(下)

第三折

(秦昭公領卒子上，云)某乃秦昭公是也。自從趙國相如，懷玉璧而潛逃回國，某有不忿之心，故設一會，乃是澠池會，請趙成公來會盟。若不來，統大兵征伐；若來呵，我手下有兩員上將，一個是康皮力，一個是范當災，與我喚將來。(卒子云)理會的。康皮力、范當災安在？(淨康皮力、范當災上)(淨康皮力云)肉吃斤半，米吃升半，聽的斷殺，窩鋪裏聲喚。俺二人一個是康皮力，一個是范當災，公子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索報復，我們自過去。(做見科)(秦昭公云)康皮力、范當災，今日筵宴，安排已定了麼？(淨康皮力云)已定了。(秦昭公云)左右，喚將白起將軍來。

（卒子云）理會的。白將軍安在？（白起上云）某白起是也。筵宴都安排了也，見公子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白起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白將軍來了也。（秦昭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秦昭公云）白將軍，幹事如何？（白起云）都安排了也，則等趙成公來。（秦昭公云）令人門首覷者，若趙成公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同趙成公領卒子上）（趙成公云）大夫，想秦昭公排設此宴，請某會盟，則怕咱落於他彀中麽？（正末云）主公，想秦昭公這一番興心不善也。（趙成公云）大夫，若到筵前，倘有埋伏，某怎生得脫秦難也？（正末云）主公放心，若到澠池會上，小官穩情取保得主公無事還國也。（趙成公云）大夫，往日一命父母所生，今日一難全在大夫救護。（正末云）主公，可不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朝』，爲臣子要盡忠報國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爲家邦，遭途旅，豈辭勞千里馳驅？三川八水的這秦邦路，將澠池會親身赴。

【滾綉球】若到那筵宴間，有些兒個生逆圖，我肯教主憂臣辱？（趙成公云）大夫，不知筵宴之間，怎生埋伏擺布？（正末唱）休想他出紅妝歌舞歡娛，止不過齊臻臻列着士卒，明晃晃伏着鉞斧。我將主公緊緊的防護，消的我掣虹光手搭着鋸鋙。他若是倚强凌弱非君子，我可也見義不爲非丈夫〔一〕。不索猶豫！

(趙成公云)大夫，俺今來到澠池會上也。(正末云)左右那裏，接了馬者。(卒子云)理會的。(趙成公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趙成公特來赴會。(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趙國成公至此也。(秦昭公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趙成公云)量某有何德能，感蒙公子置酒張筵也？(秦昭公云)某略備菲儀，敬伸微意，感蒙公子屈高就下。小校，擡上果桌來者。(做遞酒科，云)將酒來，公子滿飲一杯。(正末唱)

【倘秀才】我則見他敍寒温相別間阻，讓座位尊賓敬主，笑吟吟高捧定金樽碧玉壺。排珍饌，飲芳醑，何曾道斷續？

(秦昭公云)公子既來赴會，怎生不引軍將，則一人跟隨？你國敢無有甚麽文武賢才麽？(正末云)秦公，想俺趙國非無文武，因主公設此一會，要修兩國之好，因此俺主公則領小官相如跟隨前來也。(秦昭公云)您趙國別無能文善武，則您一人，量您知甚今古前賢，聖學仁義？你試說一遍咱。(正末云)秦公不知，聽小官說一遍咱。(唱)

【滚綉球】您待要講聖賢，論今古，稱堯舜禹湯文武，他都是聖明君統緒鴻圖。他將那仁義舉，凶暴除，不比您恃剛强併吞攻取，普天下謳歌道泰咸伏。桀紂因飾非拒諫亡家國，堯舜爲發政施仁立帝都，强教的四海無虞。

（秦昭公云）方今七國，豈你一人之能？（正末云）想方今七國之中，各有能文善武權謀術數之人，聽相如略說一遍咱。（秦昭公云）七國之中，何人能武？你說一遍咱。（正末唱）

【倘秀才】問道是七國臣能文能武，一人下爲肱爲股，輔助的社稷安寧萬姓伏。文通三墳典，武解六韜書。聽小臣細數。

（秦昭公云）七國之中，有甚麼賢宰能臣？你試說一遍咱。（正末唱）

【滾綉球】齊孫臏減灶法有智謀。（秦昭公云）趙國有甚人物？（正末唱）趙李牧示怯弱掃夷虜。（秦昭公云）燕國有甚麼英傑？（正末唱）燕樂毅破齊城不攻不取。（秦昭公云）齊國有甚英雄？（正末唱）田穰苴誅庄賈文武全俱。（秦昭公云）魏國有甚麼英雄？（正末唱）魏吳起犒士卒親吮疽。（秦昭公云）俺秦國有甚麼人物？（正末唱）武安君出奇兵快擣虛。（秦昭公云）齊國再有甚麼好漢？（正末唱）齊田單火牛陣有如脫兔。（秦昭公云）您趙國有甚英雄？（正末唱）則俺那廉將軍有勇氣善野戰長驅。（秦昭公云）七國多有說謊之客也？（正末唱）蘇秦、張儀和陳軫，（秦昭公云）還有幾個說客？（正末唱）蔡澤、荀卿共范雎，（秦昭公云）此等之人，七國之中，顯耀英名，乃人中之傑也。（正末唱）他都是權謀術數之徒。

（趙成公云）感蒙大王深意，量某有何德能，無以酬報。（秦昭公云）成公，某久聞公子善能鼓瑟，筵

前無樂，不成歡樂，伏望就筵鼓瑟爲幸。(正末云)秦公，我趙公鼓瑟，請公擊缶。(秦昭公云)想某職居高位，豈肯與人擊缶？(正末云)秦公不肯，這五步之內，臣請以頸血濺大王！(唱)

【塞鴻秋】將主公向筵前鼓瑟相欺負；(秦昭公云)大夫，我擊缶則便了也。(正末唱)請秦公擊缶我也相凌辱。(秦昭公云)成公可將十五城與我爲壽，免兩國之刀兵。(正末唱)要俺十五城爲壽將秦助，(云)小臣問大王要些回奉之物也。(秦昭公云)要甚麼回物？(正末唱)要你那咸陽城回賜休推故。(秦昭公云)想趙國相如無禮，你怎敢將言悔慢我？刀斧手，與我靠前來。(正末云)大王，俺爲臣者生死不避也！(唱)五步內之間，霎時間頸血飛紅雨，大家去史書中萬代標名目！

(秦昭公云)筵前冷靜，不能成歡，叫康皮力過來舞劍。(趙成公背云)筵前舞劍，必有傷吾之意，似此怎生是好？(正末云)大王，一人舞劍冷靜，俺兩個舞劍咱。(唱)

【伴讀書】我見他掣龍泉席上舞，整虎軀輕移步。俺主公戰戰兢兢身無措，他正是撩蜂剔蝎胡爲做。又無甚兜鍪鎧甲相遮護，使不着膽大心粗。

(趙成公云)二人在筵前舞劍，有傷我之意，似此怎了也？(正末唱)

【笑歌賞】我、我、我輕將這猿臂舒，是、是骨碌碌睜怪眼衝冠怒，明晃晃劍離匣生殺霧。(云)秦公，你這裏有埋伏軍！(唱)一隻手將腰帶捽，誰敢將我當攔住！你若伏輸，罷

軍卒，送俺出函關路。

（正末做揪秦公科，云）秦公，你手下將若有個向前來，我先殺大王。（秦昭公云）一應軍將退後，不得動手。（正末云）大王，你索送俺出澠池去咱。（趙成公云）大王，今日多蒙管顧，异日必當重謝。（秦昭公云）我將送你出函關，到是伶俐。（廉頗上云）某領大軍接應主公來。（正末做放科）（趙成公云）大王，深謝重禮，今請回國。（正末云）多蒙管待也。（淨康皮力云）公子擊金鐘爲號。（秦昭公云）去也，遲了我的也，某不能成事！（淨范當災云）大王休慌，還有三條妙計哩。（秦昭公云）成公，恕不遠送，勿記舊讐。（正末唱）

【尾聲】我見他金瓜〔二〕武士排着行伍，俺那裏鐵甲將軍領着士卒。你無故言盟定計謀，有失尊卑禮法疏。鼓瑟筵前斯羞辱，强要城池心狠毒。送俺上雕輪駟馬車，敢有一個〔三〕興心進一步，拚了個隕首捐軀，我和他愛的做；和你那錦片也似秦川做不的主！（同成公等下）

（秦昭公云）堪恨趙國大夫相如，智過呂望，謀若孫吳，全璧還國，救主無失，真乃七國之中英雄傑士也！相如謀略勝孫吳，澠池會上要相圖。休言白起千般勇，天下相如真丈夫。（同下）

校記

〔一〕非丈夫：底本誤作「大丈夫」，今依文義改。　〔二〕金瓜：底本「瓜」作「爪」，今改。　〔三〕一個：底本改「二」作「三」，今仍從脈望館本。

楔子

（趙成公領卒子上）（趙成公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某趙成公是也。想澠池會上，秦昭公有害我之心，多虧了相如救我，無事還國。今日分付左右，安排筵宴，與相如慶功封賞。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廉頗上云）某乃趙將廉頗是也。頗奈相如一人，保護公子赴澠池會去，酒筵之間，保主公無事還國。今日有主公安排筵宴，與他慶功封官。我想來，他無甚汗馬之功，怎生倒封他偌大官職，與他同列？我今且在筵宴之間，看封他何等官位，若是與某同列，某教左右親隨，拿他小卒毆打，庶報某讐恨，方稱我平生之願。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有廉頗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廉頗來了也。（趙成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廉頗云）主公，今日爲何安排筵宴？（趙成公云）因爲澠池會之事，今日與衆將慶功賜賞。廉將軍來了，怎生不見藺相如來？（正末領祗候上，云）小官藺相如，保公子

赴澠池會，無事還國。今日主公設宴會俺衆臣，須索走一遭去。左右報復去，有相如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相如來了也。（趙成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大夫，着你過去。（做見科）（趙成公云）大夫，想澠池會上，若不是大夫之能，某不能還國。此功乃你一人之功也！今設筵宴慶賞。（正末云）非相如之能，皆托宗廟威靈，主公虎威也。（趙成公云）大夫，今見你累建大功，封爲上卿之職。（正末云）相如有何功，敢受如此重爵？（趙成公云）你衆官人每勸數杯，盡醉方歸。（廉頗云）頗奈相如，你乃一文人，不通兵書，不曉戰陣，又無汗馬之勞，封他偌大官職，某想難與他同列。主公，廉頗先回也。（趙成公云）將軍爲何先回？（廉頗云）廉頗吃不的了也。（做出門科，云）衆多虞候蒼頭，在此等候，若相如出來時，您衆人打上一頓，可來回話。惱的我髮乍衝冠，怒的我氣衝牛斗，他怎做我列臣僚，見廉頗躬身叉手？（下）（正末云）廉頗有不忿之心，主公，相如告回也。（趙成公云）相如大夫，再飲數杯去。（正末云）相如酒够了也。（做出門科，云）祇候人，駟馬車休往大路裏去，則往小路上抄行。（外衆做打科了，下）（親隨扶正末科）（正末云）這厮好無禮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一〕將我這駟馬高車前後擁，你看那虞候蒼頭左右衝，尋鬧吵，顯威風。廉將軍他共我爭功也那奪寵，不由我忿氣怒填胸。（下）

（卒子報云）報的主公得知，有廉將軍先出府門，着手下軍卒等着，藺相如大夫剛出的府門，被廉將

軍祇從人將相如大夫毆打了一頓，衆人扶的相如大夫還家去了也。(趙成公云)頗奈廉頗無禮！相如有完璧救主之功，理合封官，不想此人有不忿之心，將他羞辱一場。某便要見廉頗罪來，爭奈此人是一員上將，看他有功在前，便差令人說與廉頗，便着與相如解和了者。若不相和，某決無輕恕。相如用計運機籌，廉頗英雄志未酬。二將若肯同心意，覷那六國秦邦一鼓收。(下)(秦昭公領卒子上，云)使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當初一心要圖趙國玉璧，不期相如完璧還國。後來又設澠池會，想要擒拿成公，又被相如救的無事還國。有此寃讐，痛入骨髓。今差使命下將戰書去，單搦藺相如出馬，若拿了藺相如，便是我平生願足。與我喚將康皮力、范當災來。(卒子云)理會的。康皮力、范當災安在？(淨康皮力、范當災上)(康皮力云)將鞴雕鞍馬褂袍，未曾上陣跌折腰。臨軍對壘先逃命，買賣歸來汗未消。某乃大將康皮力，兄弟是副將范當災，帳房裏吃燒肉。主公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左右報復去，道俺二將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康皮力、范當災來了也。(秦昭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您過去。(二淨做見科，云)主公今日呼喚俺二將，有何事？(秦昭公云)喚你二將來不爲別，只因趙國相如，欺吾太甚，今差你二將領十萬秦兵，與趙國交鋒，單搦藺相如出馬。若擒拿將藺相如來，我將你二人重賞封官。(淨康皮力云)主公放心，量那廉頗相如，有何罕哉！若俺二人領兵去，要活的活挾將來，要死的砍將首級前來。我直教土平了趙國，活挾了藺相如來。主公意下如何？(秦昭公云)您若得勝回還，自有加官賜賞。(淨范當災云)則今日領兵便索長行也。大小三軍，聽吾將令：你與我前排甲馬，後列旌〔二〕旛。

當先擺五路先鋒，次後列青龍白虎。太歲與上科相跟，太尉與將軍引路。門神户尉，肩搭着紙剪的神刀；井神竈神，手拿着紙糊的巨斧。但上陣要知己知彼，若相持千戰千贏。俺二將英雄實是乖，軍卒人馬兩邊排。若還將我都殺了，家裏安靈便做齋。(下)(秦昭公云)二將去了也，此一去必然成功也。無甚事，且回後堂中去。(下)(廉頗領卒子上，云)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某乃廉頗是也。只因筵宴之間，封相如偌大官職，與某同列，某有不忿之心，筵散之間，使令人將相如打倒。今聞知相如在家染病，不曾入朝。他則是懼某之勇，必有害吾之心。今日我用副帥吕成看相如去，若相如言詞和會，某去陪話；若他有害吾之心，某別有計較。左右那裏，與我喚將吕成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吕成安在？(外扮吕成上，云)少年爲將統雄兵，鐵馬金戈不暫停。全凭謀略安天下，官封副帥作元戎。某乃趙國參謀吕成是也。爲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韜，累建大功，封某參謀之職。今日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將軍呼喚吕成，有何事，(廉頗云)參謀，喚你來不爲別，只因前者筵宴之間，某使令人將相如毆打了，今聞相如數日不朝，染病在家，我想此人必有傷吾之意。(吕成云)元帥，想相如凭舌劍欺壓秦國，論膽量完璧而回，乃肱股忠烈之士。將軍恥爲同列，故有不忿之心，使令人毆打此人，必然感疾在家。未知元帥心意如何？(廉頗云)參謀，我今日與你同到相如宅上，你推去看他，我則在門首等候。若相如語言之中爲國呵，我則做小，負荆請罪；若相如言語之中倘有不遜，別作商量也。(吕成云)元帥此言當也，則今日便到相如宅上探望去來。(同下)

校記

〔一〕此曲牌底本末標宮調，今補正。　〔二〕旌旛：底本「旌」作「經」，今改。

第四折

（虞候扶正末上）（正末云）自從那一日飲宴之後，回家染起疾病，不能動止。（虞候云）大夫這癥候〔一〕，敢是停食傷飲。請個醫人診視，可也好。（正末云）孩兒也，我那裏取那病來。自從廉頗那一日將某并隨從之人毆打了，我感了一口氣，在家閉門不出。（虞候云）想大夫完璧還國，澠池會上那等英雄，不是大夫謀略，主公豈能還國！論大夫之功，不在廉頗之右，何故懼他？（正末云）孩兒，你那裏知道，俺爲臣者當要赤心報國，豈記私讐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託賴着當今帝主〔二〕勝唐堯，則俺這文共武盡心忠孝。又不爲居廟廊愁戚戚，治家國鬢蕭蕭。廉頗哎，則爲你跋扈矜驕，氣的我染疾病進湯藥。

（正末云）虞候，門首覷者，若有人來，報復我知道。（虞候云）理會的。（廉頗同呂成上）（廉頗云）可早來到也。參謀，你先過去。（呂成云）左右報復去，有參謀呂成，特來探望。（虞候云）理會的。報

的大人得知，有參謀相公在於門首。（正末云）有請。（虞候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正末云）有勞先生降臨，請坐。（呂成云）丞相，這容顏依舊，面貌端然，不知是何病疾？（正末云）我這病，（唱）

【步步嬌】怎禁那待漏東華風寒冒。（呂成云）敢是饑飽勞役？（正末唱）公事冗傷饑飽。（呂成云）這病敢是風寒暑濕？（正末唱）皆因是年紀老。（呂成云）服藥如何？（正末唱）則這內外相傷病難熬。（呂成云）別請個醫人看視咱。（正末唱）這癥候要和調。（呂成云）醫人審其癥源，服藥必痊也。（正末唱）便有那扁鵲難醫療。

（呂成云）丞相，這病藥餌不能醫，則怕你這病癥，感氣填胸，必是廉將軍之事麼？（正末云）非爲廉將軍，蓋因我病體在身。（呂成云）丞相，論你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凭三寸舌完璧還朝，仗英豪澠池會救主除難。丞相何故懼怯廉將軍？（正末云）先生言者差矣。（呂成云）丞相，小官何差之有？（正末云）廉將軍他比我何强？（呂成云）廉將軍雖然不强，只因你名揚七國。（正末云）則視廉將軍比秦公如何？（呂成云）秦昭公乃虎狼之國，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廉將軍難以並比。（正末云）想秦公在澠池會上，大將數員，列雄兵百萬，我獨自一人，拔劍在手，張目叱咤之間，喝衆將不敢近前，使昭公擊缶。酒罷，我保趙公無事還國。量廉將軍一人，我何懼之有？見今秦國不敢加兵於趙國者，徒以我〔三〕二人在也。今若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也，我豈懼廉將軍哉？（呂成云）丞相原來有濟國安邦之策，扶危救困之憂，忠孝雙全，人中之傑。俺

廉將軍萬不及一也！（正末唱）

【沉醉東風】則俺這文共武並無差錯，過如那弟兄每豈有情薄？俺須是一殿臣，勝似那通家好，煞强如晏平仲善與人交。（呂成云）丞相與廉將軍，都是盡忠肱股一殿之臣，勿念舊讐。（正末唱）俺兩個竭力推誠輔聖朝。（呂成公）論趙國，丞相與廉將軍，安邦定國之臣也。（正末唱）怎做的立國安邦的這大寶？

（呂成云）丞相，小官改日迎門來望，小官告回也。（正末云）先生少罪。（呂成做出門見廉將軍科）（廉頗云）參謀，相如語言，可是如何？（呂成云）是你之差矣。恰纔相如丞相言說，見今秦國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我〔四〕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小官看相如乃仁人君子之心，將軍不及者多矣！（下）（廉頗云）既然相如有如此寬洪之量，盡心報國，某之不及。則今日肉袒負荆，至門謝罪，可爲刎頸之交也。（做到門科，云）左右報復去，有廉將軍叩門，負荆請罪來。（虞候云）理會的。報的大夫得知，廉將軍在於門首。（正末云）做甚麼？（虞候云）有廉將軍負荆請罪來。（正末云）在那裏？（虞候云）在門首。（正末唱）

【落梅花】則聽的吵吵的人喧鬧，我悠悠的魂魄消。（出門科，唱）原來是廉將軍叩門來到。（廉頗云）大夫，廉頗乃一愚魯之人，不曉仁義。多有失禮，萬望大夫恕罪。（正末做跪科，云）將軍請

起。(廉頗云)大夫，看俺一殿之臣，舊日之交，休得見怪。(正末唱)恐嗔拳又向我這身上拷，我爲甚忙陪着笑容哀告。

(廉頗云)大夫，廉頗多有差遲，今日叩門負荆請罪，望大夫饒恕咱。(正末云)將軍何故如此？(廉頗云)丞相，可不道「君子不念舊惡」，望丞相寬恕廉頗之罪也！(正末唱)

【殿前歡】咱今日自評跋；(廉頗云)看咱一殿之臣，休記舊冤。(正末唱)我和你是風雲會上舊臣僚。(廉頗云)大夫，趙國有咱文武二人之勇，不懼各國英雄。(正末唱)見如今偏邦豈敢侵邊徼？(廉頗云)都皆懼咱文武二人。(正末唱)懼怕俺這文武英豪：你便似紫金梁架海濤，我似那白玉柱侵雲表。(廉頗云)前者筵宴之間，不合愚魯，有傷弟兄之情。(正末唱)若自傷損，相殘暴，則恐怕傾頹了趙國；(廉頗云)大夫，我的不是了，今日悔之不及也！(正末唱)我則怕暢快了秦朝。

(卒子云)報的衆位大人得知，今有秦將領兵至於城下索戰哩。(正末云)不妨事，則今日我與廉將軍同共擒拿秦將去。(廉頗云)大夫之功，已見於前。今日廉頗同大夫領着雄兵，擒拿秦將，走一遭去來。(正末唱)

【水仙子】堂堂陣勢喊聲高，赳赳軍卒戰鼓敲，重重鞍馬征雲罩。全在這大將軍氣勢豪，

破秦邦定在今朝。廉元帥施三略，藺相如運六韜，保山河共立勳勞。（同下）

（淨康皮力、范當災上）（淨康皮力云）大小三軍擺陣勢，遠遠的塵土起處，敢是趙國兵來也。（正末同廉頗躧馬兒上）（廉頗云）大夫，前面來的不是秦國軍兵？看我擒拿也。（正末云）來者何人？（淨康皮力云）我乃秦將康皮力、范當災，領大兵來，擒拿你這無名之將。（正末云）這裏比你那澠池會上省氣力，操鼓來。（唱）

【雁兒落】旗開雲影飄，炮響雷霆噪。弓開秋月圓，箭發流星落。

（調陣子科）（唱）

【得勝令】霎時間尸首積山高，鮮血滚波濤；覓子尋爺叫，呼兄喚弟號。俺將帥雄驍，恰便似撞霧天邊鶻；他軍馬奔逃，恰便似飄風雲外鶴。

（做拿淨康皮力、范當災科）（廉頗云）大夫，小官今日將秦國二將活挾將來了，將衆兵斬盡殺絶也！（正末云）咱見主公去來。（同下）（趙成公領卒子上，云）某乃趙成公是也。自澠池會上以回，廉頗將軍與大夫相如不睦，某使令人與他二人圓和，廉將軍負荆請罪，結爲刎頸之交。正酒筵之間，有秦將領兵索戰，他文武二人，領着趙兵，與秦將交鋒。此一去，必然得勝也。左右，門首看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同廉頗上）（廉頗云）大夫，今見擒拿秦國二將在此。（正末

云）執縛了那厮，見主公去來。（廉頗云）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相如、廉頗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相如、廉頗來了也。（趙成公云）着他過來。（做見科）（趙成公云）您二位將軍，鞍馬上勞神也。（正末云）托主公虎威，將賊將活拿將來了也。（趙成公云）多虧二位將軍擒拿了賊子也。（正末云）這一場功勞，多虧廉將軍也。（廉頗云）非小官之能，多虧大夫用計也。（趙成公云）二位將軍，您在那陣面上怎生交鋒來？你試說一遍咱。（正末唱）

【沽美酒】敗殘軍盡捕剿，擒賊首獻皇朝。馳騁凶頑顯暴驕，强要俺無瑕玉寶，澠池會痛凌虐。

（趙成公云）則今日安排筵宴，加官賜賞也。（正末唱）

【太平令】將鼓瑟筵前奏樂，捧金鍾笑裏藏刀。背倫教有傷倫教，行霸道不遵王道。將這厮綁到市曹，處決一刀，俺設筵宴三軍賞犒。

（趙成公云）將秦將拿出去殺壞了者。（淨康皮力云）謝齎發了。（淨康皮力下）（趙成公云）您二人聽我加官賜賞。趙國廉頗能征戰，大夫相如多機見。武安趙國定乾坤，文賽顏曾能直諫。完璧還國真丈夫，會盟救主還金殿。官封極品祿千鍾，分茅裂土人堪羨。腰金衣紫作朝臣，簫韶樂奏排筵宴。（正末唱）

【折桂令】則見這金鑾殿樂奏簫韶。（趙成公云）因你二人齊家治國，竭力盡忠，故設筵宴管待也。（正末唱）將他這寶篆香飄，絳蠟光搖。（廉頗云）大夫，咱托一人之洪福，定七國之干戈。天下太平，萬民安樂也。（正末唱）現如今萬乘登基，百司進禮，四海來朝。（趙成公云）因爲您於國有功，今日個封官賜賞也。（正末唱）今日個褒功績陞官進爵，賞勳勞裂土分茅。（廉頗云）豈不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正末唱）見如今黎庶歌謠，雨順風調。萬世皇圖，地厚天高。

（趙成公云）則爲那澠池會上結讐寃，趙國公卿有二賢。武將廉頗安社稷，相如謀略古今傳。加你爲上卿之職頭庭相，廉頗你總領三軍金印懸。今日個文臣武將安天下，永保皇朝萬萬年。（同下）

題目　趙廉頗伏禮親負荆

正名　保成公徑赴澠池會

校記

〔一〕癥候：底本「癥」作「證」，今改。以下各「癥」字同此。

〔二〕帝王：底本改脈望館本爲「帝王」，平仄不協，今仍從脈望館本。

〔三〕底本原落「我」字，今補。

〔四〕底本原落「我」字，今補。

須賈大夫誶范叔

劇目說明

各本《録鬼簿》、《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録》并著録此劇爲高文秀作。《太和正音譜》、《曲海目》作簡名：『誶范雎』。《元曲選目》、《曲海總目提要》别作簡名『誶范叔』。此劇流傳版本有三種：一、息機子《古今雜劇選》本，未題作者；總目曰：『須賈誶范雎』，題目：『須大夫輕誶范雎』，正名：『張相君大報冤仇』。二、臧晉叔編《元曲選》本，未題作者；題目：『須賈大夫誶范叔』；正名：『張禄丞相報魏齊』，簡名：『誶范叔』。三、孟稱舜編《古今名劇合選》（《酹江集》）本，題目正名及劇中曲白文字盡同《元曲選》本。亦未題作者，然於眉批曰：『作此劇者定是馬東籬、喬夢符輩上人。』

細參三種版本，可知《元曲選》與《酹江集》同爲一本，而息機子本曲白文字皆不如二本精細，蓋爲較原始之版本。此劇以《元曲選》本爲底本，用息機子、《酹江集》二本參校。

楔子

(淨扮魏齊領卒子上，詩云)自從分晉列爲侯，天下雄兵數汴州。誰想馬陵遭敗後，至今說着也還羞〔一〕。某乃魏齊是也，佐於魏國爲丞相之職。想俺先祖魏斯，與那趙籍、韓虔同爲晉大夫，三分其地，我魏國建都於大梁。今天下并爲七國，是秦、齊、燕、趙、韓、楚和俺魏國。各據疆土，倚强凌弱，不肯相下。俺魏國與齊國有積世之仇，前年齊國遣孫臏統領軍馬，明稱救韓，暗來襲魏，被他詐敗佯輸，添兵減竈，在馬陵山下削木爲號，衆弩俱發，射死大將龐涓，擄了長兄公子申歸齊。俺魏國從此不振，曾許他三年一進貢。屈指之間，早是三年了也。近日俺惠王病染不安，命俺權國，欲遣一文武全備能言快語之士，往聘齊國。一來還他三年貢物，二來求放公子申還朝，重修兩國之好，永爲唇齒之邦。俺國中惟有中大夫須賈其人，可以任使。已曾奏知俺主，着他前去，他說今日起程，必來辭別，可怎生這早晚還不見來？左右，與我門首覷者，若須賈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冲末扮須賈上，云)〔二〕小官魏國中大夫須賈是也。俺主惠王不豫，魏齊權國，令小官奉使於齊。奈小官生而拙訥，不能應對，恐誤兩國之好。小官家中有一辯士，乃是范雎。此人深懷妙策，廣覽羣書，問一答十，堪克其任。小官欲舉此人同去，也見俺魏國多才，有何不可？此間正是相府門首，小校報復去，道有須賈來了也。(卒子做報科)(魏齊云)道有請。(卒子云)請進。

（做見科）（魏齊云）大夫，你來了也。今日爲何還不登程？（須賈云）須賈行李已發，還有一事，未敢擅便，特此稟知。（魏齊云）大夫有何事，但說不妨。（須賈云）須賈平日拙口鈍辭，猶恐應對有誤。家中有一辯士，名曰范雎，得與此人同行，凡事計議，萬無一失。須賈未敢自專，請老相國裁奪。（魏齊云）你說那范雎在於何處？（須賈云）現在舍下。（魏齊云）既然如此，何不就着此人來見俺波？（須賈云）左右，請將范先生來者。（卒子做喚科，云）范先生安在？（正末扮范雎上，云）小生姓范名雎，字叔，本貫魏國人氏。幼習儒業，兼看兵書。不幸父母早年亡化，在此中大夫須賈門下，做着個門館先生。今日着人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須賈科，云）大夫呼喚小生，有何事分付？（須賈云）今小官奉使往齊，特舉先生爲副，萬一請得魏申公子還國，先生必有重用。俺適纔已稟過魏相了，同去見來。（正末云）既如此，大人請先，小生隨後。（須賈做入見科，云）稟上老相國，則此人便是范雎。（正末拜科）（魏齊云）辯士免禮。恰纔須賈大夫舉薦你同入齊爲使，若保的俺長兄公子無事還於本國，那其間自有重賞加官也。（正末云）大人放心，小生自今日入齊爲使，管教公子無事還國也。（唱）

【仙呂・端正好】〔三〕憑著俺仲尼書，蒼頡字，周公禮子產〔四〕文辭，奈家貧不遇人驅使〔五〕，怎肯道是無用也於才思。

（魏齊云）只要你保的公子還國，必有重用。（正末唱）

【幺篇】常則是半生忙，不遂我平生志，居陋巷甘分隨時。今日個和使臣冠蓋相隨次，離魏國，到臨淄；憑喉舌，決雄雌；休戰陣，免興師〔六〕，（帶云）大人放心，憑范睢三寸之舌，包請俺公子歸國便了。（唱）管成就這公事〔七〕。（下）

（須賈云）須賈就此告行。上託宗廟之靈，君主之福，下賴公子之德，相國之威，管取兩國和好，無負此一番使命也。（做拜別科）（魏齊云）大夫，則要你小心在意者。（須賈做出門科，云）左右那裏？收拾行裝，輕車一輛，從者六七人，與范睢先生同往齊邦爲使，則今日走一遭去。（詩云）從來使命本非輕，猶喜相知共此行。三寸舌爲安國劍，一函書作固邊城〔八〕。（下）（魏齊云）令人，安排酒果，到於十里長亭，與須賈大夫餞行去來。（下）

校記

〔一〕以上四句詩，息機子本作：「一從西土卜非熊，宗室論功列土封。晉業三分爲魏後，修文講武有英雄。」

〔二〕息機子本此處增有二句：「高鳥相良木而棲，賢臣扶明主而佐。」　〔三〕息機子本作〔正宮〕調。　〔四〕子產：息機子本作「孟子」。　〔五〕此句息機子本作「家貧學得也不中使」。　〔六〕以上三句，息機子本作「仗胸次，成功後，顯榮時。」　〔七〕此句息機子本作「我直要稱了他平生志。」　〔八〕以上四句，息機子本作二句：「入齊爲使催行李，兩國相和結好音。」

第一折

（外扮鄒衍〔一〕領張千上，詩云）形據琅琊勝，財歸渤海肥。七雄誰第一？什二在東齊〔二〕。小官乃齊國中大夫鄒衍是也。方今周室既衰，列國諸侯，互相吞併，號曰七雄，是秦、齊、燕、趙、韓、楚、魏。先年間俺國與魏邦有隙，皆因魏邦倚恃龐涓之勢，屢次侵犯。俺國後來遣卜商大夫往魏進茶，聞知孫子大賢，在茶車裏暗藏他歸國，俺主公拜爲軍師。是時龐涓伐韓，孫子口稱救韓，却引兵徑去襲魏，詐敗佯輸，添兵減灶。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我境，士卒亡者過半矣。』竟被孫子將那龐涓賺到馬陵山下誅了，連他公子申也被擄了。魏邦因此許俺三年進貢，今經第三年也。魏邦使臣乃是須賈，帶一副使名爲范睢。這范睢果然是個能言巧辯之士，俺主公見他一席話，不勝大喜，遂放公子申還國，兩邦修好，永爲唇齒。俺主公特遣小官在驛亭中擺設筵宴，管待范睢，更有偌多賞賜禮物，表俺主公敬賢之意。張千，門首覷者，若賢士來時，報復某知道。（正末上云）小生范睢，隨着須賈大夫，到此齊國爲使。見了齊君，被小生幾句話打動的他心歡意悅，就釋放俺公子申無事回還。今日有齊國中大夫鄒衍，在驛亭中令人相請，須索去走一遭。想俺學成文武全才，虛淹半世，幾時是那峥嶸發達時節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日月煎熬，利名牽擾，人空老。今日明朝，則俺這愁思知多少。

【混江龍】若依着先王典教，貧而無諂富無驕，俺可甚一身流落，半世辛勞？常只是白首相知猶按劍，枉了也朱門先達有同袍。猛回頭則落的紇地微微笑，倒不如痴呆懵，甘守着陋巷的這簞瓢〔三〕。

（云）可早來到驛亭也。令人報復去，道有范睢在於門首。（張千做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有范睢來了也。（鄒衍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做見科）（鄒衍云）賢士，小官奉主公命令，在此相候良久，賢士請坐。（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勞大王如此重待。（鄒衍云）賢士有如此大才，久後必有大用也。（正末唱）

【油葫蘆】自古書生多命薄，端的可便成事的少。你看幾人平步躡雲霄？便讀得十年書，也只受的十年暴〔四〕。便曉得十分事，也抵不得十分飽。至如俺學到老，越着俺窮到老。想詩書不是防身寶，剗地着俺白屋教兒曹。

（鄒衍云）賢士，如今這秀才每但讀些書，便去求官應舉。賢士有如此大才，何不進取功名也。（正末唱）

【天下樂】他每只是些躲避當差影身草，自古來文章，可便將人都誤了。（鄒衍云）我想古人都是靠着文章出身的，怎見得就誤了人來？（正末唱）勸今人休將前輩學〔五〕。（鄒衍云）學便如

何？（正末唱）學卞庄斬虎的入虎穴，學呂望釣魚的近池沼，學太康放鷹鶻拿燕雀。（鄒衍云）賢士，你不學古人，待要怎生也？（正末唱）

【那吒令】我論着那斬虎的，則不如去斬蛟。（鄒衍云）這釣魚的，可是如何？（正末唱）釣魚的，則不如去釣鰲。（鄒衍云）這放鷹的，可是如何？（正末唱）放鷹的，則不如去放鵰。調大謊往上趲，抱粗腿向前跳，倒能够禄重官高。

（鄒衍云）賢士，如今世上都是只敬衣衫不敬人的時節，也須穿着那鮮明衣帽，打扮的齊整些纔好。（正末唱）

【鵲踏枝】但有些個好穿着，好靴脚。出來的苫眼鋪眉，一個個納胯挪腰。說謊的今時可便使着，天那，則俺這誠實的管老死蓬蒿〔六〕。

（鄒衍云）賢士，你何不尋幾個相識朋友，告求些齎發去？（正末唱）

【寄生草】本待要尋知契，謁故交，見十家九家門關了，起三陣五陣檐風哨，有千片萬片梨花落。但得個一頃半頃洛陽田，誰待想七月八月長安道。

（鄒衍云）張千，將酒來。（張千云）酒到。（鄒衍云）賢士，小官奉命將着那牛酒管待賢士，請滿飲此杯者。（做遞酒科，正末云）大人請。（鄒衍云）賢士請。（正末云）恭敬不如從命，小生飲這杯酒咱。

(做飲酒科)(鄒衍云)小官奉主公的命，在此驛亭中管待賢士，須要盡醉方歸。張千，喚將那歌兒舞女來者，着他席間伏侍賢士。(張千云)歌兒舞女走動。(二旦上動樂科)(鄒衍云)賢士，如今暮冬天道，紛紛揚揚下的是國家祥瑞，更接着這歌兒舞女，嬌喉細細，紅袖翩翩。賢士請放開懷抱，滿飲一杯者。(正末云)大人，委的是好受用也。(唱)

【金盞兒】俺只見瑞雪舞鵝毛，美酒泛羊羔。這陰風不透重簾幙，兩行絃管列妖嬈。頻敲白象板，輕品紫鸞簫。(鄒衍云)賢士，此處比門外又是一般天氣。(正末唱)抵多少地寒氈帳冷，殺氣陣雲高。

(鄒衍再遞酒科，云)小官想來，據賢士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文通三略，武解六韜，只合早決功名，立取榮耀。刻地困於窮途，可不枉了你也！(正末云)大人，我范睢幼年失教，不諳經史。想爲官者要忠勤廉正，去暴除貪。量范睢是一愚瞽之夫，則可待時守分，知命安身，未敢希望功名也。(唱)

【醉扶歸】俺則待手把着嚴陵釣，耳洗着許由瓢。不圖他頂冠束帶立於朝，但得個身安樂。(鄒衍云)賢士，你怎麼說這等沒志氣的話？人生功名富貴，皆由自取，也不專是天數。(正末唱)則這的便是俺一斟一酌，再休題富貴也有個輪來到〔七〕。

（鄒衍云）賢士，你看俺爲官的，吃堂食，飲御酒，佳人捧臂，壯士擎鞭，出則高牙大纛，入則峻宇雕梁。堂上一呼，階下百諾，何等受用？似你這閒居的粗衣淡飯，草履麻絛，有甚麼好處？（正末云）大人，則您這爲官的怎比俺清閒快樂也。（唱）

【金盞兒】你爲官的剛量度今朝，又早想來朝，您幾時學得俺鼾嘍嘍一枕頭鷄叫？（鄒衍云）倒是你那閒居的好。（正末唱）閒居的無事那逍遥。吃的是濁醪一醉酒，直睡到紅日半竿高。則俺這無憂愁青衲襖，索强如你躭驚怕紫羅袍。

（鄒衍云）賢士再飲一杯。（正末做醉科，云）大人，酒够了也。（做睡科。鄒衍云）賢士敢有酒，睡着了也。左右休大驚小怪的，等賢士醒來時，再飲幾杯者。（須賈上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八）。小官須賈，自至齊國，賴得范睢之力，在齊王座間反覆辯論。范睢對答如流，辭無凝滯。齊王大喜，厚賜回聘禮物，又放俺公子申還國，永爲唇齒之邦，豈不可喜。小官今早謝過了齊王，止有中大夫鄒衍尚未面別，聞知他在驛亭待客，不若就彼處告辭。令人，鄒大夫在此麼？（張千云）俺大夫在此待客哩。（須賈云）有勞報復一聲，道有魏須賈還國，特來告別。（張千做報科）（鄒衍云）你說管待賢士，着他回去，明日來辭。（張千做回科，云）俺大夫管待賢士哩，着你明日來辭。（須賈云）公子和行李都已先去了，怎生是好？令人，有勞再說一聲，道須賈不能久待。（張千云）俺大夫着你明日來辭，我怎敢又過去？（須賈云）沒奈何，再央你過去說一說。（張千云）也罷，你且等着，

待我與你再稟。(張千做稟科，云)有須賈他說即刻要辭別，不能久待。(鄒衍做怒科，云)這厮好打，說道管待賢士哩，着他明日來。我沒有私宅的，這裏也不是他告辭處。你休出去，一壁有者。(張千做侍立科)(須賈云)小官在此門下伺候良久，不見回音，莫不那祗候人不肯通報麽？天色漸晚，恐怕誤了程途。待不辭來，又恐怕大夫見罪。他說管待賢士，不知管待的是何賢士。我自過去，有何不可。(做入門科，云)這是儀門前，且莫過去，我試看咱。(做見正末驚科，云)我道大夫管待甚的賢士，可是俺那范睢！此席爲何而設？我過去覷破此人，看他說甚麽。(做進見，正末驚起科，云)呀，大夫到此也！(須賈云)范睢，你也在這裏那。(正末云)是小生被召在此。(須賈云)須賈奉使，多謝大夫周方，今日還國，特來告辭。(鄒衍云)須賈，你來是拜辭，還是撞席？我沒有私宅的麽，這驛亭中豈是你辭別去處？我若不看賢士之面，我將你囚於齊國，着你終身不能回去也。(須賈做怕科，云)小官得罪了也，小官在門外聽候。(鄒衍云)住者。須賈，着你這大雪中來辭我，怎生無一杯酒與你吃？看着賢士面上，令人將酒來。(張千做斟酒，鄒衍遞科，云)須賈，滿飲一杯。(須賈云)小官謹領。(鄒衍云)住者，賢士不曾飲過哩。須賈，你怎敢先飲？(須賈做低頭科，云)是是是。(鄒衍云)賢士滿飲此杯者。(正末云)小生怎敢先飲？(鄒衍云)賢士，恭敬不如從命，賢士飲了者。(正末云)小生飲。(做飲酒科)(鄒衍云)令人將酒來，須賈，你滿飲一杯。(須賈做接酒科)(鄒衍云)住者，你慌做甚麽？大甕家釀着酒哩，你吃多少？靠後。賢士，一隻脚兒來，兩隻脚兒來，賢士請個雙杯。(正末做飲酒科，云)小生飲。(鄒衍云)令人，將酒來，須賈，你飲這杯酒。(須賈做接酒科)(鄒衍云)

住者，幾年不曾見那酒，兩隻手撈鈴一般相似，靠後。賢士，可不道三杯和萬事，一醉解千愁。（正末云）小生酒够了也。（鄒衍云）賢士既不用酒，叫左右將禮物來。（卒子做托砌末上科）（鄒衍云）賢士，小官奉主公之命，有黃金千兩，權爲路費。少助行色，莫嫌輕微也。（正末云）大夫，小生多蒙大王厚禮，這等牛酒管待，尚且難消，又賜黃金千兩，斷然不敢叨受。（鄒衍云）賢士，俺主公所賜之物，賢士不受，莫非嫌輕麽？（正末唱）

【賺煞】我可也敢嫌輕，（鄒衍云）莫非爲少麽？（正末唱）非爲少，（鄒衍云）賢士不受，可是爲何那？（正末唱）則俺這窮命裏消他不了。（鄒衍云）蔬菜薄味，不成管待。（正末唱）百味珍羞食又飽，（鄒衍云）賢士有酒哩，再飲幾杯波。（正末唱）便做道酒腸寬沉醉陶陶。俺這裏下階道，（做行復立科，云）范睢，你不辭而回，是何禮也？（做回謝科，唱）屈脊低腰，承管待深恩甚時〔九〕報？（鄒衍云）賢士，這黃金是主公所賜，請收了者。（正末唱）這千金敢叨？（須賈云）大夫見賜，安得而辭？（正末唱）斷然的不要〔一〇〕。（須賈云）可不道富與貴，人之所欲也？（正末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唱）俺則待粗衣淡飯且淹消。（下）

（鄒衍云）賢士去了麽？（張千云）去了也。（鄒衍云）須賈，你知罪麽？（須賈云）小官不知罪。（鄒衍云）須賈，你豈不聞『任賢則昌，失賢則亡，』故秦用百里奚而秦霸，鄭用子產而鄭强，吳去子胥而吳

衰，越去范蠡而越滅。如你魏國，可謂失賢矣。前者不用孟子爲相，却用龐涓爲帥，所以馬陵之戰，你國公子申被擄於此。如今有一范睢，又不能用而爲相，却用你爲大夫。俺主公釋放你公子申還國者，專爲范睢之賢也。兀那須賈，你到於本國，便能辭官謝罪，讓位范睢，萬事罷論；倘若挾寃記讐，須賈，你覷者，俺這裏雄兵百萬，戰將千員，有一日兵臨城下，將至濠邊，四下裏安環，八下裏拽砲，人平了你宅舍，馬踐了你庭堂，將你魏國踏踏的粉碎，那其間則怕你悔之晚矣。須賈，（詩云）你也曾讀古聖文章，須知蔽賢者謂之不祥。莫等待兵臨城下，方纔懊悔道自取其殃。（下）（須賈云）我正疑怪范睢今日臨行不見，却在此間飲酒。我乃魏國中大夫，受命爲使，倒不得與此宴，范睢是一從者，反受他牛酒管待，又賜黃金千兩，我若非親身至此，怎知有這等事？我想范睢本是一個貧士，因見我到此，故不敢受他這千金之賜。我如不來，此金必然受了。教我轉轉猜疑，其中必然暗昧。（做沉吟科，云）這有甚麼難見處，想必范睢在我背後，以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重賞。范睢，你好無禮也。你坐於堂上，我立於階下，全無一點不安的意思。今日之事，我且藏於腹中，等待還國之後，范睢，咱和你兩個慢慢的說話。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一一〕

校記

〔一〕息機子本外扮「段干朋」，不是「鄒衍」，下同。

〔二〕以上四句詩，息機子本作：「春秋英雄起戰爭，各霸本國逞威風。文韜武略存忠正，天下紛紛七國中。」

〔三〕此曲息機子本作：「用天之道，貧而無諂富無驕，

我一身流落，半世劬勞。則這白髮知交紅日晚，可正是青春不放月輪高。我這裏看時節仰面欣然笑，若依着先王典教，我則索去陋巷簞瓢。」〔四〕以上三句，息機子本作：「我可便勸今人休把古人學。若是我便看一年書，勝受一年暴。」〔五〕此句息機子本作「至如將卞庄、太康、呂望學。」〔六〕此句息機子本作：「則俺這老實的越受劬勞。」〔七〕此曲息機子本作：「我則待行萬世堯王道，化一飯許由瓢。則這貧不憂愁富不驕，且得個身安樂。不信我貧窮到老，這富貴也有個輪來到。」〔八〕以上二句詩，息機子本作四句：「少年獻策保家邦，謀運經營四海揚。輔佐家邦明教令，巍巍萬載姓名香。」〔九〕此句息機子本作「承管待仁兄轉動勞。」〔一〇〕以上二句曲詞，息機子本作：「來來來盡交，休休休不要。」〔一一〕以上鄒衍（息機子本作「段干朋」）和須賈二角色的道白，三種版本的內容基本一致。文字上《酹江集》本與底本全同，息機子本與二本略異。

第二折

（魏齊領卒子上，云）〔一〕某魏齊是也。遣須賈大夫入齊爲使，不想齊王就放長兄魏申還於本國，又有回聘之禮，此皆是須賈大夫之功也。今日他在宅中安排酒肴，請某赴宴，想爲賞雪而設。已曾分付左右，輛起安車，往須賈大夫宅中走一遭去。（下）（須賈引祇從上，云）〔二〕小官須賈，自從使齊還國，主公大喜，優禮甚厚，止有范睢一事，還不曾說明。今日就家中略備果桌，專請丞相一人，要究范睢受齊宴賞之私，是何緣故。早間已令人請下，未見到來。時遇暮冬天道，紛紛揚揚下

着國家祥瑞，天色寒冷，一壁廂備下熱酒伺候。左右，門首覷者，等丞相來時，報復我知道。(祇從云)理會的。(魏齊領卒子上，詩云)紫閣黃扉相府開，安危須仗出羣材。車聲何事轔轔動，專爲華筵賞雪來〔三〕。此間正是須賈大夫私宅門首，令人報復去，道某家來了也。(祇從做報、須賈慌接科，云)須賈有何德能，敢勞老相國屈高就下也。(魏齊云)多承大夫重意，老夫來遲休怪。(須賈云)不敢。令人，一面吹打，擡上果桌來者。(祇從做擡果桌、須賈遞酒科，云)將酒來，老相國請滿飲此杯。(魏齊云)大夫此一遭出使，保的長兄還國，皆是大夫之力也。(須賈云)此豈須賈之能，全仗主公的洪福，老相國的餘威。何足挂齒？今日雪中，荷蒙台駕降臨，須賈不勝榮感。但有一事要稟知老相國，未敢擅便。(魏齊云)大夫有何事，但說不妨。(須賈云)非是須賈饒舌，實爲國家利害，不得不言。前者須賈不才，出使齊國，所舉范睢同去。事畢將回，須賈因辭齊大夫鄒衍於驛亭中，適值鄒衍奉其主齊君之命，以牛酒筵宴欵待范睢，宴罷又贈黃金千兩。其時范睢看見須賈到來，遂辭金不受。我想此人必以魏之陰事告齊，故得其賞，不然何以致此？須賈一向懷疑，未敢遽發。但此事關係非小，今日難得老相國降臨，乞差人召來與須賈面對，審問一個明白。(魏齊云)大夫不說，某豈得知？便着人喚將范睢來者。(卒子云)范睢安在？(正末云)小生范睢是也。自陪須大夫入齊爲使，保的公子還於本國，(歎科云)也不見一些功勞在那裏，豈不是時也命也？今日冬天臘月十二，乃是小生賤降之日，太學中同輩書生請小生飲一杯兒酒。恰纔正飲之間，有一書生說起太公事來，俺想他遇不着那文王呵，(唱)

【南呂・一枝花】這其間尚兀自垂釣在渭水旁，獨坐在磻溪上。至如我有才如呂望，也則怕無福可便遇文王。暗自斟量，天生下窮酸相，幾時行通利方？憑着咱鼓舌搖唇，立取他封侯拜將〔四〕。

【梁州第七】但只問魏公子因何釋放，全仗着那一個遊說齊邦？怎生這功勞不在咱頭上，幾曾霑一絲兒賞賜，壯半米兒行裝？可着俺越多技倆，越受凄涼。枉誤了十載文章，乾捱了半世風霜。他、他、他誰肯念陋巷間一瓢的書生，是、是、是我願則願那都堂中八府的宰相，來、來、來他每都不着我見那深宮內萬歲的君王。這天氣怎當？白茫茫冰連江海三千丈。徒步去將何往？早則是冒雪衝寒凍欲僵，這便是咱衣錦還鄉〔五〕。

（做見祗從科，云）請小生有何事幹？（祗從云）范先生，你在那裏來？俺大夫安排筵宴管待丞相哩，教我請你，快行動些。（正末云）原來是大夫教你請我麽？（唱）

【隔尾】你那裏葡萄酒設銷金帳，羅綺筵開白玉堂。聞知道魏相國親身到宅上，（做徘徊科，云）既是請丞相赴宴，怎又請我？（唱）故意把寒儒厮獎，顯的他寬洪海量。（云）哦，我知道了也。（唱）多應是須賈高情，將我這范睢來講〔六〕。

（做見科）（須賈云）范睢，你在那裏來？（正末云）今日是小生賤降之日，太學中一輩的書生，請小

生飲幾杯酒。聽得大人呼喚，小生不敢稽遲，一徑造此。(須賈云)哦，原來今日是你生日。祇從人，與我掃一搭乾淨田地，請先生去了衣服者。(正末云)老丞相在上，小生怎敢去衣服？則這般呵好。(須賈云)還請去了衣服。(正末云)我猜着了也，(唱)

【牧羊關】敢怕吃那細索麵，醒酒湯，便是油汁水瀝污也何妨？今日個爲公子設佳筵，怎倒與小生做賤降？(魏齊云)范睢，恭敬不如從命也。(正末做脫衣服科)(須賈云)將問事來。(祇從做丟下問事)(正末做慌科，云)酒席上怎麽用這東西？(唱)只見一條沉鐵索當前面，兩束粗荆棍在邊廂。那裏有這般樣稀奇物？大夫也，强將來做薦壽觴〔七〕。

(須賈云)范睢，你知罪麽？(正末云)小生不知罪。(須賈云)今日個請老相國在此，和你講明一句話。當日同使於齊，齊君牛酒金帛，獨獨管待你，是何緣故？你可對老相國實說。(正末云)老丞相在上，當初隨大夫入齊爲使，見了齊君，小生一席話間，使齊君大喜，釋放俺公子還國。這的是小生之功，怎做得小生之罪？(須賈云)范睢，你不以吾國陰事告齊，焉得有此重待？你如何不肯實說？(魏齊云)這匹夫不打不招。(須賈云)祇從人，與我打着者，一杖子與他增添一歲。(祇從做打科)(正末唱)

【隔尾】正是那耕牛爲主遭鞭杖，啞婦傾杯反受殃，災禍臨身自天降。我吃了這一場棍棒，天那！這的是爲國於家落來的賞。

（須賈云）左右將酒來。老相國，常言道『酒肉攤場吃，王條依正行』。今日筵上飲酒的自飲酒，他受刑的自受刑，正所謂情法兩盡。請老相國滿飲一杯。（正末云）大夫，這數九的天道，去了衣服，不凍殺小生也？（須賈云）你這等人，不凍死了要他怎的。（正末唱）

【牧羊關】淚雹子腮邊落，血冬凌滿脊梁，凍剥剥雪上加霜。則被你餓掉了三魂，敲翻了五臟〔八〕。帶肉連皮顫，徹髓透心涼。似這等勘范叔森羅殿，抵多少凍蘇秦冰雪堂。

（須賈云）左右將酒來。（祇從云）酒到。（須賈做遞酒科，云）老相國請滿飲一杯，少遮寒色。（正末云）大夫，你打了小生一日，也有甚麼茶飯與小生些兒吃。（須賈云）你餓了麼？據禮不當與你吃，我怎肯做的『坐兒不覺立兒饑』？祇從人那裏，將的他那茶飯來。（祇從做拿砌末放下科）（須賈云）祇從人，你着他自己揭開食用波。（正末做開看科，云）這的是喂頭口的草料，怎生與小生吃？（須賈云）你道是喂頭口的草料與你吃？匹夫，我保你同人齊爲使，你以陰事告齊，受他金帛牛酒，你與頭口何別？豈不是背槽拋糞？他吃了者，一根草與你添一千歲壽。若不吃呵，祇從人，將大棒子打着者。（祇從做打科）（正末唱）

【紅芍藥】哎呀，一輪紅日爲誰藏〔九〕，地老天荒，我則見半空中瑞雪亂飛揚。一剗顛狂，則恁這待佳賓筵會上，端的個華堂別是風光。放下那一盤家剉草半青黃，拌上些粗糠。

（須賈云）你這等人只該與你這樣東西吃。（正末唱）

【菩薩梁州】則我這綿囤也似衣裳，坐不的紅爐也那土坑。吃黃虀的肚腸，（帶云）擡了者。（唱）我吃不的這法酒肥羊。則我這三般地獄怎生當，無情風雪無情棒。似吃着無心草，死熬這腌情況。打得我肉綻皮開內外傷，眼見的不久身亡。

（正末做死科）（魏齊云）那范睢打的如何？（卒子云）打死了也。（魏齊云）大夫，這酒也飲的够了。（須賈做醉科）（魏齊云）哦，大夫醉了也。等他醒來時，說我自回去也。左右，將坐車來，還府中去。（詩云）主人已沉醉，老夫歸去來。軒車還相府，燈火出天街。（下）（須賈做醒科，云）丞相爺安在？（祇從云）適纔回去了也。（須賈云）他回去了，敢是怕我貽累他哩。左右，揣那匹夫過來。（祇從云）范睢已打死了也。（須賈云）哦，他死了？休道打殺一個，打殺了十個也無事。祇從人，與我將他撇在後面廁坑裏，明日將糞車載出去，不是這等，也警不的後人。只爲范睢不忠於國，不孝於家，小官平生一世，偏怪這等無恩無義的人。（詩云）非我不心慈，王法本無私。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下）（祇從做擡正末撇下科，云）將范睢丟在廁坑中也。咱等伏侍這一日，天氣寒冷，各自回家吃杯酒去，待明早回話便了。（下）（正末做醒科，唱）

【隔尾】哎呀，我幾曾醉眠綉被流蘇帳，莫不是夢斷茅廬映雪窗。長歎罷剛將眼睜放。我看了這廂，我又覷了那廂，天也，原來我這七尺身軀在那廁坑裏躺。

（叫疼科，云）范睢，你好苦也！大夫，你好狠也！你便打死我也罷了，怎麽丟在廁坑裏？這穢氣教我如何當得？且待我慢慢的掙扎起來，只索逃我這性命去。（外扮院公冲上，云）自家須賈大夫家一個院公是也。今日俺主人擺設筵宴，管待那魏齊丞相，整整吃了一日的酒。如今天色晚了也，我點起燈來，家前院後執料去咱。（做撞見，正末慌科）（院公云）是什麽人在這裏走動？（正末做躲科）（唱）

【牧羊關】待走來如何走？待藏來怎地藏？沒揣的偏和他打個頭撞。（院公云）我舉起這燈來試看咱，我道是誰，原來是范睢。你看一身穢污，你也少吃一鍾波。（正末唱）我幾曾吃美酒羊羔，剛則是吃了會胡枷亂棒。（院公云）你既不醉呵，怎生渾身都是穢污？（正末唱）則被這糞沾濕我兩鬢角，尿浸透我一胸膛。（院公云）你站開些，這臭氣當不得。（正末唱）你聞不的我這穢氣渾身臭，院公也我幾吃那開堤十里香〔一〇〕。

（院公云）你原來不曾吃酒，可怎生這個模樣？（正末做跪科，云）院公可憐見，你救我咱。我同大夫入齊爲使，見了齊王，一席話間，齊王大喜，便將公子魏申釋放還國。齊王命中大夫鄒衍在驛亭中賜牛酒管待小生，又賜黃金千兩，我並不曾受，這是大夫親見的。今歸本國，安排筵宴請魏齊丞相飲酒，說我以陰事告齊，將我三推六問，吊拷綳扒，打死了我，丟在這糞坑中，倒虧這穢氣熏活了。望院公怎生救我出去，此恩異日必當重報。（院公云）嗨，好可憐人也。這裏也無人，你跟將我

來，打些水淋的你身上幹淨，脫了你那穢污衣服。這寒冷天道，不凍殺了你來。我有穿的舊綿衣服，待我取將來與你穿。（做取砌末科，上云）你穿了這衣服，還有五兩碎銀子，與你將息去。我如今開了後角門，放你出去。你休在這裏，不問他州外府，逃你的性命。你久已後若得志呵，只休忘了我的恩念。（正末做拜科，云）院公，你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養的爺娘。小生也不往他處，唯有秦國最强，可以報仇，就此告辭去也。（唱）

【黃鐘尾】我便似伍員去楚心猶壯，孫臏投齊氣怎降。謝恩人肯主張，放咱去入咸陽。仗英雄顯志量，見秦君說勾當。管穰侯立辭相，不荒唐有承望。（云）院公，不是我范睢說口，想報寃之期，可也不遠。（唱）你則待的到蟄龍一聲雷震響〔一一〕。（下）

（院公云）早是他遇着我哩，若撞見別人，可怎了也。若是死了這樣有才學的人，豈不可惜？等主人問時，我只說在糞車裏已將他送出城外去了，料想不來尋他。正是天上人間，方便第一。莫待他年，纔想今日。（下）

校記

〔一〕息機子本此處有詩二句：『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

〔二〕息機子本此處有詩二句：『奉使回還成美

事，今朝歡會大開筵。』〔三〕以上四句息機子本作二句：「高車駟馬威儀重，却赴華筵賞雪來。」〔四〕此曲息機子本作：「尚兀自垂釣在渭水濱，獨坐在磻溪岸，至如我學呂望，我則怕無福可便遇文王。想孔子初當，行溫良恭儉讓，因此上這讀書天下廣。展胸襟談笑中間，可怎生往往的便封官拜將。」〔五〕末句原無『是』字，據文義補。此曲息機子本作：「你看那燕樂毅腰懸金印，我幾時似那蘇秦衣錦還鄉？我平生志在詩書上，五更燈火，半夜風霜。我如今學成文藝，可着我越受貧窮，怎生來干休了半世文章，枉誤了十載寒窗。他、他、他誰肯念陋巷裏一瓢的書生，是、是、是我願則願那都堂中八府的宰相，來、來、來他每都不着我見那九重宮萬歲君王。這天氣怎當？白茫茫凍合江海三千丈。待步走便休强，直等到那三月桃花禹門浪，才是魚龍變化之鄉。」〔六〕此曲息機子本作：「他把那羊羔酒列銷金帳，玳瑁筵開白玉堂。有俺那魏公子親身到宅上。聽得小生的這賤降，據着他寬宏海量，我這的是須賈意應將這個范睢講。」〔七〕此句息機子本作：「大夫令人必壽長。」〔八〕以上二句，息機子本作：「五臟似冰蛇，四肢如板殭。」〔九〕爲誰藏：息機子本作「淡無光。」〔一〇〕以上二句息機子本作：「你聞不的我這臭穢腥騷氣，院公也，我幾曾吃那清光滑辣香。」〔一一〕此曲息機子本作：「我便似伍員抱恨投吳相，孫臏逃災出魏邦。大夫心有紀綱，憑喉舌，仗心量，投秦朝，見帝王。我巴得到新年春暖花香，聽蟄龍一聲雷震响。」

第三折

（須賈引祇從、院公上，詩云）齊邦爲使有風塵，今日驅車又入秦。人道此中狼虎地，可能容易出關門〔一〕。小官須賈，此來爲秦國新拜一相，乃是張禄，遣人徧告六國，各以中大夫入秦慶賀。小官

到此好幾日了，爭奈各國使臣也還有未到的，那張禄丞相不肯放參。時遇冬寒天道，風雪大作，少不得要往相府前去伺候。院公，你在客館中整頓下茶飯，我等雪慢呵乘車而回也。(院公云）理會的。(院公下)(須賈做行科，云)雪大的緊，祇從人，且將這車兒向人家房檐下略避一會，等雪慢時再行也。(正末上云）小官范睢是也，入秦以來，改名張禄，代穰侯爲相。曾遣人偏告六國，各遣中大夫前來稱賀。那須賈到此已幾日了，我如今卸下冠帶，仍舊打扮布衣，到客館中看須賈去，看他可還認的我麽。想我范睢若不受那苦楚，幾時得這峥嶸發跡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未亨通〔二〕，遭窮困，身居在白屋寒門。兩輪日月消磨盡，不覺的添霜鬢。

【滚綉球】人道是文章好濟貧〔三〕，偏我被儒冠誤此身。到今日越無求進，我本待學儒人倒不如人。昨日周，今日秦，(帶云)似這般途路難逢呵，(唱）可着我有家難奔，恰便似斷蓬般移轉無根〔四〕。道不得個地無松栢非爲貴，腹隱詩書未是貧，則着我何處飄淪〔五〕。

(正末做窺望)(須賈見科，云)奇怪，大雪中走將來這個人，好似范睢也。待道是呵，我當初打殺他了，再怎生得個范睢來？待道不是呵，你看那身分兒好生相似。且休問他是不是，待我喚一聲。范睢，范睢，近前來，我和你説話咱。(正末云）誰喚范睢哩。(唱)

【叨叨令】我聽的他兩三番叫咱往前進，猛可便扭回身行至車兒近，我這裏忙掠開淚眼將他認。（須賈云）是我喚你哩。（正末唱）我這裏覷絕時倒把身軀褪，（正末做怕科）（須賈云）范睢，你見了小官，這般慌做甚麼那？（正末云）大夫也，你莫不又待打我也波哥，你莫不又待打我也波哥，唬的我兢兢戰戰忙逃奔。

（須賈云）范睢少待，一別許久，正要和你講話，何故如此驚恐？先生固無恙乎？（正末唱）

【滾綉球】大夫也，想着你折磨我那一場，我吃了你那一頓，你打到我有二三百棍。（須賈云）你且休題舊話，則問先生何以到此？（正末唱）自從我逃災出魏國夷門，（須賈云）原來先生西入秦邦，有幾時了？（正末唱）到今日經兩冬，過一春，睡夢裏不曾得個安穩。（須賈云）你也曾思量小官麼？（正末唱）想着你那雪堆兒裏將我棍棒臨身。（須賈云）你這般慌做甚麼？（正末唱）但題着你名姓先驚了膽，夢見你儀容，（帶云）兀的是須賈大夫來也。（唱）哎呀可又早唬了魂。有甚精神？

（須賈云）小官今日見先生，觀其氣色，比往時大不同，想必崢嶸得意於此。（正末云）大夫休說小生吃的，且看小生穿的。（唱）

【倘秀才】你看我這巾幘舊，雪冰透我腦門；衣衫破，遮不着我這項筋。甚的是白馬紅

纓衫色新〔六〕？自歎氣，自傷神，只落的微微暗哂。

（須賈云）嗟乎，范叔一寒如此哉！左右，取一領綈袍過來。（祇從做取衣科）（須賈云）雪大，天氣寒冷，此綈袍聊與先生御寒咱。（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多謝了大夫。（做接衣科）（唱）

【伴讀書】謝大夫多情分，賜綈袍無墜吝，我可便接將來怎敢虛謙遜。覺的軟設設身上如綿囤，不由不喜孜孜頓解心頭悶。我、我、我怎報的你這救濟之恩〔七〕？

（須賈云）這綈袍穿着倒也可體。（正末唱）

【笑和尚】比我舊腰身寬二分，比我舊衣襟長三寸，正遮了這破單褲精瞧刃。凍剥剥正暮冬，如今暖溶溶便開春。來、來、來謝綈袍妝點了我腌身分。

（背云）此人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心也。（須賈云）先生，與小官同到邸舍，共一飯敘舊如何？（正末云）敢問大夫爲何至此？（須賈云）先生不知，小官特來慶賀張禄丞相。先生在秦已久，可曾聞的張禄丞相與誰人最善也？（正末云）原來大夫因賀張禄丞相到此。小生別無聞見，但張禄丞相與小生亦有一面之交。（須賈云）哦，先生原來與張君有善。（做背科，云）我這綈袍送的着了也。（回云）先生，吾聞秦國大小之事，一決於相君。今吾等在此，去留皆出其口，先生如肯與小官少進片言，慨放小官回還，也見得先生不忘故舊。豈有意乎？（正末云）這個當得，但恐人微言輕，不足爲重。（須賈云）我想先生在魏國時，小官也不曾輕視先生。（正末云）多感多感。（唱）

【滾綉球】想着你那日辰，那時分，我胡吃了三推六問，將我似拽車的驢馬看承〔八〕。想着你喂惜的情，草料的恩，我怎肯背槽拋糞？（須賈云）君子不念舊惡，這也不必提起了。（正末唱）請你個老哥哥遠害全身。則咱這義的到底終須義，大夫也，你那親的原來則是親。我怎做的有喜無嗔〔九〕？

（須賈云）先生乃讀書儒者，想昔日春秋趙盾，在那翳桑下遇着靈輒，也無過一飯之恩，後來趙盾有屠岸賈之難，靈輒扶輪而報。小官薄德，怎敢自比於趙盾。據先生義氣，決然不在靈輒之後。（正末云）可知道來，（唱）

【呆骨朵】休則管巧言令色絮評論，到如今比並甚往古忠臣。我可也不似靈輒，你可也難學趙盾。大夫也，假若你趙盾身危困，我待學靈輒臂扶輪。則不要槽中拌和草，便是那桑間一飯恩。

（須賈云）這早晚雪可慢些兒也，我與先生同行數步，前往相府去來。（做同正末上車行科，須賈云）先生，你休瞞我，想先生在秦，必見重用。既不呵，如何這相府前祇從人等，見先生來，皆凛凛然起避？你必然發迹了也。（正末云）大夫，這厮每有甚麽難見處？（唱）

【滾綉球】他見我塵滿衣，垢滿身，更和這蓬松兩鬢。纔出的相府儀門，他罵我做叫化

頭，乞儉身，都佯呆着不瞅不問。(須賈云)他如今爲何懼怕先生也？(正末唱)猛見這素綈袍在我身上全新。爲甚的那厮每趨前退後都皆怕，大夫也，可知道只敬衣衫不敬人，自古常聞〔一〇〕。

(須賈云)先生，小官想張君得志於秦，自非文武兼全，焉能有此。(正末唱)〔一一〕

【三煞】他論機謀減灶壓着齊孫臏，他論戰策不弱如鞭尸楚伍員。則他那智量似穰苴，文學似子夏，德行似顏淵，舌辯似蘇秦。端的個能安其國，能治其家，能正其身。請大夫把衣冠整頓，我與你同作伴謁張君〔一二〕。

(須賈云)先生，小官去住，皆在張君一語之下，小官只在此等候。(正末唱)

【二煞】你略消停且待窮交信，便入去須防丞相嗔〔一三〕。我着你早出潼關，早歸汴水，早到東京，早離西秦。引你去親登相府，完却公差，直着他開放賢門。這歸期有准，管着你蕩飛騎疾如雲〔一四〕。

(須賈云)只是大雪中有勞先生，改日另當致謝。(正末唱)

【煞尾】我與你分開片片梨花粉，拂散紛紛柳絮塵。金馬門中往前進，我將你個納士招賢路兒引。(下)

（須賈云）不想范雎與張禄丞相有一面之交，我之事必濟矣。倘得無事放還，我仍舊帶了范雎，回於魏國，同享榮華也。（做等科，云）在此等候良久，如何不見范雎出來？我試向前問一聲咱。（做見卒子科）（須賈云）小官借問虞候咱。（卒子云）你問甚麼？（須賈云）恰纔入相府去的先生，如何不見出來？（卒子喝云）休胡説！這府内只有丞相爺出入，那一個敢入的去？（須賈做驚科，云）没也，恰纔入去的那個秀才范雎。（卒子云）甚麼秀才，則他便是俺丞相爺。（須賈做慌科，云）恰纔入去的那秀才便是張禄丞相？嗨，須賈，你中了計也！初聞張禄丞相之名，未知其詳，故以列國中大夫皆至秦邦爲賀。我若知是范雎，小官焉敢自投虎狼之地？原來他改名張禄，實欲智擒須賈，要報舊日之仇。（做哭科，云）哀哉！可憐我須賈微軀，不得還於本國矣。罷、罷、罷，如今且回客館去，待到來日，膝行肘步，肉袒求見。萬一有個僥倖，得免其死。如不見饒，這也是我命數盡此，復何恨哉？大丈夫睁着眼做，到今日合着眼受。惜乎俺一家老小，倚門而望，豈知死在秦邦，永無還日。（歎科，云）俺一家人則當做了一個惡夢者。（下）

校記

〔一〕以上四句詩，息機子本作：「公袍濟濟耀人明，駟馬高車氣象新。執掌威權人敬服，博得英名四海聞（聞）。」

〔二〕未亨通：息機子本作「爲詩書」。　〔三〕濟貧：息機子本作「立身」。　〔四〕此二句息機子本作：「可看我越無投奔，恰便似松蓬般移轉枯根。」　〔五〕此句息機子本作：「且待我這未發迹的時分。」　〔六〕衫色新：底本

『衫』作『彩』，從息機子本改。〔七〕此曲息機子本作：『受風雪遭危困，謝夫人心誠敬。大夫你賜以綈袍，我可也無謙遜，喜孜孜解了三冬悶。我這裏接將來款款身穿定，我、我、我、我謝救濟之恩。』〔八〕此句底本作：『着我似拽車的驢馬同塵』，意費解，從息機子本改。〔九〕此句息機子本作：『我怎背背義忘恩？』〔一〇〕自古常聞：息機子本作『有這等濁民』。〔一一〕壓：底本作『厭』，今改。〔一二〕以上二句息機子本作：『請先生略等片時，我與你便那（挪）步到階痕。』〔一三〕以上二句息機子本作：『你在門前暫等風雷信，目下權停日月輪。』〔一四〕以上五句息機子本作：『引他至相府，舉薦你個先生，我着他開放賢門。便得田去蕩飛騎步如雲。』

第四折

（鄒衍同衆大夫領張千上，云）〔一〕小官齊國中大夫鄒衍是也，奉秦國之命，着俺六國中大夫來賀張祿承相。這位是楚國大夫陳軫，這是趙國大夫虞卿，這是韓國大夫公仲侈，這是燕國大夫劇辛，今日筵宴是俺國排設，專賀秦相的。除魏國須大夫有罪不敢同請，這幾國大夫都在此等候多時，想秦相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冠帶引卒子上，詩云）一自更名西入秦，能令六國盡來賓。正是畫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驚人。小官范雎是也。自俺爲相，各國大夫都來慶賀，今日却是齊國鄒大夫設宴相請，須索走一遭去也。（做見科）（鄒衍云）有屈丞相俯臨，小官等失迎，勿令見罪〔二〕。（正末云）驛亭一別，契濶至今，既辱遠來，又勞佳設。則愧張某才輕德薄，怎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白身一跳到關西，坐都堂便登八位。入朝爭相印，當殿脫儒衣。口吐虹霓，三千丈五陵氣。

（鄒衍云）令人將酒過來。（張千云）酒到。（鄒衍云）各國大夫近前，丞相喜得美除，理當拜賀。（各國大夫同拜科）（正末云）請起。（唱）

【步步嬌】這的是楚趙秦韓齊燕魏，今日個七國冠裳會。把干戈從此息，我有甚不歡欣不肯拚沉醉〔三〕？（鄒衍云）丞相請滿飲此杯。（正末云）住者，（唱）且按住這鳳凰杯，（鄒衍云）丞相因何不肯飲酒？（正末云）張千。（張千云）小人有。（正末唱）你只問須賈來也是未。

（云）你各國大夫在此，當日某同須賈入齊爲使，因齊王爲某舌辯，不勝見喜，令鄒大夫在驛亭中賜牛酒管待，又賜金帛，某不敢受。當時有須賈撞見，對魏齊丞相說某以陰事告齊，將某推勘打死，丟在糞坑之中。如今齊國鄒大夫現在於此，我當初曾以陰事告齊也不曾？（鄒衍云）丞相，當日並無此事。（正末唱）

【沉醉東風】我隨他千鄉萬里，倒將我六問三推。凍我在雪堆中，撇我在茅坑裏。說着呵尚兀自惡心嘔逆，恰便似死羊般渾身尿共屎，委實的受盡了腌臜氣息。

（張千做喚科，云）須賈安在？（須賈做膝行肘步上，云）死罪死罪，賈不意相君能自致於青霄之上。

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賈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不敢復相天下之人矣。賈有死罪，請入鼎鑊之中，請置狐貉之地，唯相君命之。(正末云)須賈，你罪有幾何？(須賈云)賈得罪於相君多矣，擢賈之髮，不足數賈之罪。(正末云)你今日因何來遲？(須賈云)丞相可憐，今日是須賈賤降之日，望丞相寬容。過了今日，他日受責如何？(正末唱)

【沽美酒】去年時我記的，今日是你生日，天教我便還報你。(云)張千，(唱)我這裏喚公吏，快疾波請先生去了衣袂。

【太平令】哎，你個須賈也哥哥休罪，(云)張千，將問事來。(張千云)理會的。(做丟下問事科)(正末唱)早准備棕子麻槌(四)，下着的國家祥瑞。揀一搭乾淨田地，將這厮跪只、按只，與我杖只，直打的皮開肉碎(五)。

(須賈云)丞相與各國大夫飲宴，須賈凍於雪中，從旦至今，不曾吃飯，丞相安可忍乎？丞相那吃不了的茶飯，告些兒與須賈食用，便死呵做個飽鬼。(正末云)張千，將他那茶飯來與他吃。(張千云)理會的。(張千將砌末放下科)(正末云)教他自揭開食用。(須賈做揭開科，云)丞相，這個是頭口吃的草料，怎生與我吃？(正末云)你道是喂頭口的草料，怎生與人吃。想當日我與你同入齊爲使，見了齊君，一席話間，齊君大喜，放公子申歸國。你道我以陰事告齊，將我打死了，丟在那廁坑裏。匹

夫，你比頭口何別？張千，與我打着者。（張千做打科）（正末唱）

【川撥棹】這東西，去年時你備的。我與你揣在懷裏，放在跟底。請先生服毒自吃，俺這裏別無甚好飯食。

（云）張千，將那莝豆與須賈食用者。（須賈云）這個是喂驢馬的草料，教我怎生食用波？（正末云）匹夫，你不記的當初有言，道是一根草與我添一千歲壽哩。（唱）

【七弟兄】這的、與你、做生日，一根草滿壽你一千歲。去年將小子痛凌遲，今日教你也知滋味。

（鄒衍云）丞相，各國大夫都在此慶賀，須要盡醉方休也。（正末唱）

【梅花酒】俺只見衆公卿擺列齊，在紫閣黃扉，捧玉液金杯，一周遭綉履珠衣。從早起至晚夕，食又飽酒又醉〔六〕。他在那大雪裏凍一會、問一會，問一會、打一會。

（須賈云）丞相，你便在暖閣內飲宴，將我凍在這大雪裏面，可正是『坐兒不覺立兒饑』也。（正末唱）

【收江南】呀，你道我坐兒不覺立兒饑，今朝輪到我還席，則爲你損人利己使心機。圖着個甚的〔七〕？可正是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

（須賈云）罷罷罷，既到今日，丞相終不饒須賈之罪。他殺不如自殺，願賜丞相寶劍，待須賈自刎而

亡。(院公冲上，云)老漢是須大夫家院公，今日俺大夫在相府有難，我索看去咱。(做窺望科，云)呀，那張禄丞相果然就是范睢！我如今顧甚麽生死，不免徑自撞入。(做叩頭科，云)丞相爺在上，院公叩頭。(正末云)誰是老院公？(院公云)則我便是院公。(正末起拜科，云)大恩人請坐，受小官幾拜咱。(鄒衍云)丞相，他是須賈家院公，爲何拜他？(正末云)衆大夫不知，我當初與須賈入齊爲使，他道我以陰事告齊，將我打死了丟在廁坑裏。我掙扎起來，逃走性命，肯分的遇着老院公，齎發我盤纏衣服，放出後門，得至秦國。若不是老院公救了我呵，豈有今日？則他便是我大恩人也。(須賈做掙起扭住院公科，云)原來是你老匹夫救活了他來。若當時不放他得至西秦，我豈受今日之耻？我先殺了你這老匹夫，落個墊背的。(正末云)令人，與我將須賈打下者。(唱)

【清江引】老院公肯分的來到這裏，左右難迴避。他怎敢輕撩虎狼鬚，快與我扳住猿猱臂〔八〕。(帶云)須賈，(唱)你饒過了這老院公，我也饒過了你〔九〕。

(院公云)望丞相爺看老院公薄面，饒過俺主人罷。(正末唱)

【雁兒落】雖然是爲恩人有面皮，我與你這賊子無情意。你若要生辭函谷關，只除非夢返夷門地。

(須賈云)丞相，這都是舊話，不提他也罷了。(正末唱)

【得勝令】呀，你道是舊話再休題，我可不乾吃你一場虧。(鄒衍同衆大夫跪科，云)丞相在

上，須賈罪過雖重，但他綈袍戀戀，也還有故人之情，望丞相姑恕。（正末云）衆大夫請起。（唱）也則爲尚有綈袍戀，因此上權停棍棒威。待饒伊，我也要將今日思前日；待不饒伊，又道我只報仇不報德。

（云）既然衆大夫在此討饒，令人，將須賈放了者。（做放科，云）須賈，我不看綈袍分上，怎肯便饒你死罪？如今放你歸去，傳示你主，早早解過魏齊到來，休教走了。（唱）

【收尾】我如今且將須賈驢頭寄，疾回去，報與梁王得知。着他早早的解過魏齊來，（帶云）那時節再約衆大夫同臨敝國，（唱）慢慢的再賀俺范睢喜。

（須賈換冠帶，同衆大夫拜謝科，云）謝丞相寬恩，敢不唯命。（院公云）這一件倒不好承認。那魏齊手下心腹人極多，只怕也有似俺院公的，私下放他溜了，教俺主人那裏去抓他？（鄒衍云）小官等再奉丞相一杯。（正末云）酒也深了，一面撤過宴者。（詞云）因須賈不識忠臣，用讒言閉塞賢門。施僥倖將人陷害，怎知他天道無親。大雪中綈袍戀戀，纔得個免禍全身。快獻取魏齊首級，罷刀兵永滅征塵。（同下）

題目　須賈大夫誶范叔

正名　張禄丞相報魏齊

校記

〔一〕息機子本此處有詩二句：「爲臣輔弼行肱股，保祈皇朝享太平。」　〔二〕此處息機子本增有三句云：「丞相，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這的是憤發有時也。」　〔三〕以上二句息機子本作：「您衆官人都來賀喜，儘意得今朝拚醉。」　〔四〕此句息機子本作：「都分付散了麻推。」　〔五〕以上三句，息機子本作：「把這厮按着，雪裏跪者，打一杖子增添一歲。」　〔六〕此曲以上數句，息機子本作：「呀，俺這裏氐筵會，有水陸俱備，捧玉液金杯，翡翠綉珠衣。俺畫堂中穩坐的，食又飽酒又醉。」　〔七〕此句息機子本作「今日個在你。」　〔八〕以上二句息機子本作：「俱在當面前，扯住猿猱臂。」　〔九〕以下唱詞與對白，《酹江集》本與底本盡同，而息機子本僅有一段對白，茲全録如下：「（正末云）須賈，我本要殺壞你，則爲你大雪中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心。則今日放你還國，便與我抓將魏齊的首級來。（段干朋云）既然丞相饒了須賈，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筵席。因須賈不識忠臣，用讒言閉塞賢門。施僥倖將人陷害，報冤仇災禍臨身。大雪中綈袍戀戀，怎饒免毒狠之人。全其身令還本國，罷刀兵永滅征塵。題目須大夫輕諍范雎正名張相君大報冤仇」。

好酒趙元遇上皇

劇目說明

此劇流傳版本有兩種：一、《元刊雜劇三十種》本，題目作『丈人丈母狠心腸，司公倚勢要紅妝』；正名作『雪裏公人大報冤，好酒趙元遇上皇』。盧冀野編《元人雜劇全集》是該本的覆印本。此外鄭騫的《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徐沁君的《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是該本的新校覆印本。二、《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題目正名同《元刊雜劇三十種》本。該本的校印本有《孤本元明雜劇》和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本。

元刊本存曲文而說白甚略，僅據此本連劇情亦不易明了。脈望館本曲白齊全，劇情完整，曲文也基本保持了元本的原貌。此劇以《元曲選外編》爲底本，其餘各本皆作參校。

第一折

（外扮孛老同卜兒搽旦上）（孛老云）髮苔銀絲兩鬢秋，老來腰曲便低頭。月過十五光明少，人過

中年萬事休。老漢姓劉，排行第二，人都叫我做劉二公，乃東京人氏。婆婆姓陳。別無甚麽兒男，止生了這個女孩兒，小字月仙。人材十分，大有顏色，不曾許聘於人，招了個女婿，姓趙是趙元。那廝不成半器，好酒貪杯，不理家當，營生也不做，每日只是吃酒。我這女孩兒，好生憎嫌他。近日聞東京有個臧府尹，他看上俺女孩兒，我女兒一心也要嫁他，爭奈有這趙元！婆婆，孩兒，怎生做個計較，可也是好？（卜兒云）老的也，趙元這廝每日則是吃酒，不理家業，久後可怎麽是了？（搽旦云）父親，我守着那糟頭，也不是常法。依着您孩兒說，俺如今直至長街上酒店裏，尋着趙元，打上一頓，問他明要一紙休書。與便與，不與呵，直拖到府尹衙門中，好歹要了休書。休了我，可嫁與臧府尹。父親意下如何？（孛老云）孩兒說的是。咱三口兒至長街上酒店裏，尋趙元走一遭去。（同下）（外扮店家上，云）買賣歸來汗未消，上床猶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曉夜思量計萬條。自家是店小二，在這東京居住。無別營生，開着個小酒店兒。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常在我這店中飲酒。今日清早晨，開了這店門，挑起望杆，燒的這鏇鍋兒熱着，看有甚麽人來。（正末扮趙元帶酒上，云）自家趙元，是這東京汴梁人也，在這本處劉二公家爲婿，渾家小字月仙。我平生好吃幾杯酒，渾家與他父親，好生憎嫌我，數番家打罵，索我休離。想我爲人在世，若不是這幾杯酒，怎生解的我心間愁悶？今日無甚事，長街市上酒店裏飲幾杯悶酒去來。（唱）

【仙呂·點絳唇】東倒西歪，後合前仰。離席上，這酒興顛狂，醉魂兒望家往。

【混江龍】我這裏猛然觀望，風吹青旆喚高陽。吃了這發醅醇糯，勝如那玉液瓊漿。兩袖清風和月偃，一壺春色透瓶香。花前飲酒，月下掀髯；蓬頭垢面，鼓腹謳歌；茅舍中，酒甕邊，刺登哩登唱。三杯肚裏，由你萬古傳揚。

（云）可早來到也。店小二哥，打二百錢酒，你慢慢的盪來我飲者。（店小二云）理會的，有酒有酒，官人請坐。（做打酒科，云）官人，這是二百錢的酒。（正末云）將來我飲幾杯，看有甚麼人來？（孛老同卜兒、搽旦上，云）心忙來路遠，事急出家門。孩兒也，我問人來。趙元在這酒店裏吃酒哩，我試看者。（做見科）（孛老云）趙元你好也，每日營生不做，好酒貪杯，不成半器。你又在酒店中飲酒哩！（搽旦云）趙元，你這個不理正事，每日吃酒，不幹營生，戀酒貪杯，幾時是了？兀的不定害殺我也！（正末唱）

【油葫蘆】你道我戀酒貪杯廝定當；（孛老云）你這等不成半器，我打這個糟弟子孩兒。（正末唱）你暢好村莽戇。（卜兒云）老的，打這弟子孩兒。（孛老云）婆婆我知道，我打他怕甚麼？（正末唱）可知道你名兒喚做一窩狼。（搽旦云）村弟子孩兒，每日家酒裏眠，酒裏臥，不着家裏，撇的我冷冷清清。你吃這酒，有何好處？（正末唱）你不見桃花未曾來腮上？可又早闌珊了竹葉尊前唱。（搽旦云）父親，和這等東西，有甚麼好話，講出甚麼理來？狗口裏吐不出象

牙，向前打這貪酒不幹營生糟醜生賊弟子孩兒。(孛老云) 孩兒你説的是，我打這弟子孩兒。(打科)(正末唱) 擋擋把頭髮揪；(搽旦云) 父親拳撞脚踢，與他個爛羊頭。(孛老云) 我踢這不成半器的畜生。(正末唱) 連連的使脚撞。(孛老云) 我耳根拳打這狗弟子孩兒。(正末唱) 耳根上一迷裏直拳搶。(搽旦云) 你穿的這尸皮不是我做的？我扯碎你的。(正末唱) 他惡狠狠都扯破我衣裳。

(卜兒云) 你每日生理不幹，只是吃酒，幾時是了也？(正末云) 我吃酒，干你甚麼事？(搽旦云) 好也，你還强嘴哩！每日家醉而復醒，醒而復醉，倒街臥巷，今番務要和你見個好歹。父親，容不的他。(正末唱)

【天下樂】捨弃〔一〕了今番做了一場；打罵你孩兒，有甚勾當？又不曾游手好閒惹下禍殃。(搽旦云) 你個亂箭射的，冷槍戳的，碎針兒簽的，你若惹下勾當，告到官中，敢把你皮也剥了，脚節骨都撇折了。你每日只是戀酒貪杯，養活不的我，將休書來！(正末唱) 動不動要手模，是不是取招狀！(搽旦云) 你這個糟短命，跳跳而死的，有幾文錢喝了酒。我要打扮，胭脂粉也挣不出來。你是個男子漢，不幹生理則吃酒，我可要你怎的？要你伴怕〔二〕？(正末唱) 欺負殺受飢寒田舍郎！

(孛老云) 趙元，我着你〔三〕不要吃酒，你怎麼這兩三日又吃酒，不來家？(正末云) 父親，這三日有

些人情〔四〕，所以吃酒，不妨事。（搽旦云）謊嘴，有甚麽人情？狗請你吃酒來！父親休聽他。（正末云）父親，聽您孩兒說一遍者。（唱）

【那吒令】前日是瞎王三上梁；（孛老云）昨日在那裏吃酒來？（正末唱）昨日是村李胡賽羊；（孛老云）今日又醉了，可是那裏吃酒來？（正末唱）今日是酒劉洪〔五〕貴降。（搽旦云）好朋友都是伙不上臺盤的狗油東西。（孛老云）你這廝，每日則吃酒，不做生理，怎生是好？（正末唱）我本待不去來，他每都來相訪；怎當他相領相將？

（搽旦云）你這個辱沒門户敗家的村弟子孩兒，你每日貪杯戀酒，凍妻餓婦，則吃這酒，有甚好處？（正末云）這酒有好處。（搽旦云）這黃湯則是强嘴，有甚好處？你說，你說！（正末唱）

【鵲踏枝】有酒後聚得親房，有酒後會得賢良。（搽旦云）呸！你不識羞。每日伴着些狐朋狗黨，那個是好的？爲這酒有甚麽好處？（正末唱）豈不聞俗語常言：酒解愁腸。（卜兒云）你吃了酒，又惹是非，累及俺一家兒。（正末唱）我有酒後寬洪海量，沒酒時腹熱腸慌。

（搽旦云）糟驢馬，糟畜生，糟狗骨頭，久後直當糟殺了！別人吃也有個時候，你沒有早晚。父親不要和他干罷，你着他斷了酒者。（孛老云）孩兒說的是。趙元，你近前來，今日便與我斷了酒罷。若不斷了這酒，一百黃桑棍，打也打殺你。（正末云）教我斷酒？不問甚麽營生，我都做的，惟有這酒

斷不的。(搽旦云) 呸！害酒癆也不這等的狠。(孛老云)不肯斷酒，你做甚麼生理那？(正末云)諸般生理都做的，只是這酒斷不的。(唱)

【寄生草】遮莫爲經紀、做貨郎，使牛做豆將田耩，搽灰抹粉學搬唱，剃頭削髮爲和尚。(搽旦云)我不和你撒賴撒痴的，斷了酒者。(正末唱)教我斷消愁解悶甕頭香？(搽旦云)斷了者，斷了者！(正末云) 斷不的，斷不的。(唱) 情願去雲陽鬧市伸着脖項。

(搽旦云)便與我斷了酒，斷一年也罷。(正末云)教我斷一年斷不的，一年四季飲酒，皆有好處。斷不的這酒！(孛老云)這四季怎生斷不的？你說。(正末云)我說這四季斷不的。(孛老云)你說這春景斷酒呵，可是怎生？(正末云)春裏斷呵，(唱)

【醉中天】春暖羣花放。(孛老云)夏裏斷呵？(正末云)夏裏斷呵，(唱)夏暑荄荷香。(孛老云)秋裏斷呵？(正末云)秋裏斷呵，(唱)金井梧桐敗葉黃。(孛老云) 冬裏斷呵？(正末云) 冬裏斷呵，(唱) 怎當那瑞雪飛頭上。(云)天有不測風雨，人有旦夕〔六〕禍福。(唱) 人生死則在一時半晌，你教我斷了金波綠釀，却不等閒的虛度時光？

(搽旦云)偌多花言巧語，看起來則是好酒，正是個不久長的糟弟子孩兒。父親，既然他不肯斷酒呵，不要他在城市中住，教他村裏莊兒上去住，須没有酒吃。(孛老云)孩兒說的是。趙元，你吃這

酒，早晚帶累我。不要你在城市中住，則今日便與我村裏莊兒上住去，你好歹斷了這酒者。（搽旦云）你若不斷酒，我飯也不與你吃，餓的你扁扁的。快往庄兒上去！（正末云）你教我村裏住，須没酒吃，更是斷不的。（孛老云）可是怎生斷不的？（正末唱）

【金盞兒】你教我住村舍，伴芒郎；養皮袋，住村坊。每日價風吹日炙將田耩，和那沙三趙四受風霜。怎能够百年渾是醉，三萬六千場？（云）父親，有兩件斷不的這酒。（孛老云）可是那兩件。（正末唱）常言道野花攢地出，我則怕村酒透瓶香。

（搽旦云）父親，似這等貪酒戀杯，不幹生理，叫花頭，短命弟子孩兒，我也難與他爲妻。則這等，他也不肯休我，拖的他見府尹大人去來，當官休了，我也氣長。那其間好嫁別人。（孛老云）孩兒說的是，我和你見官府去來。（做扯正末同下）（淨扮臧府尹引張千上，云）官人清似水，外郎白似麵。水麵打一和，糊塗做一片。自家是這本處府尹，姓臧，臧府尹便是。此處有一婦人，姓劉名月仙，我幾番待要娶他爲妻，他也有心待嫁我。爭奈他有夫主，早晚尋他些風流罪過，害了性命，我娶了那女人爲妻，便是我平生願足。今日陞廳，看有甚麼人來告狀。（孛老、卜兒、搽旦拖正末上）（孛老云）冤屈！冤屈！（淨問云）外面甚麼人叫冤屈？張千與我拿將過來。（張千云）理會的。（喚入科，云）當面。（衆跪科）（淨云）兀那老的，有甚麼冤枉事？你說。（孛老云）大人可憐見，我這女婿趙元，不幹生理，凍妻餓婦，每日只是吃酒，我女孩兒情願問他要休書。（淨云）老的請起來，如今斷開了。你

要了休書，是必休與了別人。（孛老云）大人可憐見，與老漢做主者。（淨云）且住者，則除是這般，着這廝遞送公文書，到西京河南府去。上司明有文案，誤了一日假限，杖四十；誤了兩日假限，杖八十；誤了三日，處斬。這廝是貪酒的人，我若着他去，也無活的人。若去了這廝，我娶他渾家可不好！張千，與我問六房吏典，今次上西京遞送公文該誰去哩？（張千云）相公，張千問來，該本處趙元去哩。（淨云）既然這等，趙元，你近前。你的妻我也難斷你休他，今次該你上西京河南府遞送公文書，上司明有文案，誤一日杖四十，誤兩日杖八十，誤三日處斬。則今日便行。（正末云）今次該別人去，不該小人去。（淨云）正該你去。（搽旦云）既然該你遞送文書，趙元，你做與了我休書者。你去了死活不干我事，離了我眼，倒是個乾淨。（正末做躊躇科）（唱）

【遊四門】他待將好花分付與富家郎，夫婦兩分張。目下申文書難回向，眼見的一身亡，他却待配鸞凰。

（淨云）休誤了限期，快送公文去。你要寫休書，早與他，不要討打吃。（正末唱）

【柳葉兒】赤緊的司公廝向，走將來雪上加霜，唬的我悠悠的魂飄蕩！何處呈詞狀？若寫呵免災殃，不寫呵更待何妨？

（云）罷罷罷，我寫與你。（唱）

【賞花時】則爲一貌非俗離故鄉，二四的司公能主張。則他三個人狠心腸，做夫妻四年向上，五十次告官房。

（搽旦云）你與我休書，你在路上車碾馬踏，惡人開剝死了，不干我事。我放心的嫁人也。（正末唱）

【幺篇】六合內只經你不良，把我七代先靈信口傷，八下裏胡論告惡商量。做夫妻久想，莫要十指望便身亡。

【賺煞】十倍兒養家心，不怕久後旁人講。八番家攞街拽巷，七世親娘休過當，尚自六親見也慚惶。五更頭搭手思量，動不動驚四鄰告社長。我待橫三杯在路旁，都無二十日身喪。我這一靈兒不離了酒糟房。（下）

（淨云）趙元着我差將去了，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大姐，我選吉日良時，便來問親也，你可休嫁了別人。張千將馬來，我且回私宅中去來。（下）（孛老云）孩兒也，你問趙元休書也索了，趙元此一去，眼見無活的人也，你便嫁那府尹去。孩兒，你身邊有錢麽？（搽旦云）父親要怎麽？（孛老云）我買兩個小筐兒，我去都府門首挑筐兒拾馬糞去也。（同卜兒、搽旦下）

校記

〔一〕捨弃：底本作「捨拚」，今從元刊本改。　〔二〕伴怕：底本錯改脈抄本作「伴着」，今從原本。　〔三〕底本無「你」字，今補。　〔四〕底本此句作「這三日吃酒，有些人情」，今改。　〔五〕劉洪：底本、脈望館本皆誤作「留屠」，今據元刊本改。　〔六〕旦夕：底本、脈抄本誤作「當時」，今據元刊本改。

第二折

（酒保上，云）曲律竿頭懸草稕，綠楊影裏撥琵琶。高陽公子休空過，不比尋常賣酒家。自家是個賣酒的，在這汴京城外草橋店，開着個酒店。時遇冬天，紛紛揚揚下着大雪，天氣好生寒冷。今日清早晨，開開這酒店，且挑起這望竿，燒的鏇鍋熱熱的，看有甚麼人來吃酒。（駕引楚昭輔、石守信扮秀才上，云）建業興隆起異謀，兵書戎策定戈矛。座間若無良臣輔，怎得乾坤四百州。朕乃宋太祖皇帝是也。自登基以來，四海晏然，八方無事。今引近臣楚昭輔、石守信，俺三人打扮做白衣秀士，私行於郊外，朕遣趙光普留守京師。時遇冬天，紛紛揚揚下着這般大雪，您同朕慢慢行將去來。（楚云）主公，這一會兒風雪又大，俺且去那酒店中，一來權且避這風雪，二來就飲幾杯村酒如何？（駕云）既然如此，俺且入這酒店中，避風雪去者。（做入店坐定科）（楚云）酒保，打二百錢酒來。（酒

保云)理會的。三位秀才請坐，我打酒來。(做打酒上，云)三位秀才，兀的不是二百錢的酒，你慢慢的飲一杯。(石云)將酒來，趙秀才滿飲一杯。(駕云)二位秀才請波。(楚云)趙秀才滿飲一杯。(駕飲科，云)你二位請坐，飲一杯。(石云)俺二人也飲一杯。(駕云)咱三人慢慢的飲者，看有甚麼人來。(正末迎風上，云)自家趙元，誰想本處司公臧府尹，强娶我渾家爲妻，着我京都遞送公文。誤了一日假限，杖四十；誤了兩日假限，杖八十；誤了三日假限，處斬。不覺的違了半月期程，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時遇冬天，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祥瑞，好大風雪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蕩着風把柳絮迎，冒着雪把梨花拂。雪遮得千樹老，風剪得萬枝枯。這般風雪程途，雪迷了天涯路。風又緊雪又撲，恰便似枚瀟篩揚，恰便似掃綿扯絮。

【梁州第七】假若韓退之藍關外不前駿馬，孟浩然灞陵橋不肯騎驢，凍的我戰兢兢手脚難停住；更那堪天寒日短，曠野消疏。關山寂寞，風雪交雜，渾身上單夾衣服，舞東風亂糝珍珠。擡起頭似出窟頑蛇，縮着肩似水淹老鼠，躬着腰似人樣蝦朐〔一〕。幾時到帝都？刮天刮地狂風鼓，誰曾受這番苦？見三疋金鞍拴在老桑樹，多敢是國戚皇族。

(云)來到這酒店門首，有三匹馬，想有人在裏面。我也進去，權時避避風雪者。(做入酒店科)(駕云)你二人再飲一杯。(楚云)俺二人再飲一杯。(正末云)我且近火爐邊向火者，我聞的好酒香。賣酒的！(酒保云)客官要酒？(正末云)打二百錢酒來。(酒保云)官人，兀的二百錢的酒。(正末云)

酒也，連日不見你，誰想今日在這裏又相會，好美哉也！（唱）

【牧羊關】見酒後忙參拜，飲酒後再取覆，共這酒故人今日完聚。酒呵則道永不相逢，不想今番重聚！爲酒上遭風雪，爲酒上踐程途。這酒浸頭和你重相遇，酒爹爹安樂否？

（斟酒科，云）我先澆奠者。一願皇上萬歲，二願臣宰安康，三願風調雨順，天下黎民樂業。（駕云）民間有此賢哉之人？雖是容貌鄙陋，心意寬豁，此人有聖賢之道。（正末做見三人科）祇揖哩，秀才，我且與三位秀才敬奉一杯。（正末遞酒科）（駕云）不敢不敢，那壁哥哥先請。（正末云）秀才滿飲一杯。（駕飲科）（正末云）二位秀才也飲一杯。（楚云）那壁哥哥請。（正末云）二位秀才滿飲此杯。（二人飲科）（駕云）那壁哥哥滿飲一杯。小生三人，有何德能，動勞那壁哥哥？請飲過此杯酒者。（正末唱）

【隔尾】小人則是個隨驢把馬喬男女，你須是說古論文士大夫。這六點兒運人不曾把人做。我雖是愚濁的匹夫，不會講先王禮數。（駕云）君子，飲過這一杯酒者。（正末唱）我這裏濺濺的咽喉中咽下去。

（駕云）那壁哥哥，你慢慢的飲幾杯，俺三人酒夠了，俺先回去來。（做起身科）（酒保云）這三個秀才好無禮也，你吃了我酒，錢也不還，你往那裏去！（駕云）俺身邊無錢，改日還你。（酒保云）你吃了酒，不還錢，我不放你去。打這三個無知的人！（做廝打科）（正末聽科）是好奇怪也！（唱）

【感皇恩】我恰待自飲芳醑，是誰人唱叫〔三〕喧呼？（酒保云）你這三個窮酸，怎生吃了酒不還錢？（正末唱）則聽的絮叨叨，不住的、罵寒儒。（楚云）俺三人不曾帶錢來，改日還你。（酒保扯住駕云）快還錢來，你若不還，不道肯輕饒了你哩！（正末唱）不住的推來搶去，則管扯拽揪捽。可知道李太白，留劍飲，典琴沽？

（酒保又扯住，云）你三人好模好樣的，不還我酒錢？（正末唱）

【採茶歌】一個扯着衣服，一個更醉模糊，早難道滿身花影倩人扶？三位儒人休恐懼，我替還酒債出青蚨。

（云）酒保，爲何扯他三位？（酒保云）他三個吃了二百文錢的酒，不肯還錢。（正末云）你放了他三個，他乃是國家白衣卿相，這酒錢我替他還你，可是如何？（酒保云）你既然替他還錢，也罷，我放了他。（正末取錢還科，云）兀的二百文錢。（酒保接科）（正末云）三位秀才，咱一處再飲一杯酒者。（駕云）敢問那壁君子，姓甚名誰，何處人氏？有何貴幹，到於此處？（正末悲科，云）小人姓趙，是趙元。（哭科）（駕云）你爲何這等發悲？其中必有培昧。你慢慢的說一遍，我試聽者。（正末云）三位秀才不知，聽我慢慢的說一遍。小人東京人氏，姓趙是趙元，在本處劉二公家爲女婿。有妻是劉月仙，生的有些顏色，十分的不賢惠，將小人千般毀罵，萬般憎嫌。更有丈人丈母，十分狠毒，將小人時常打罵。小人當朝一日，丈人丈母并妻月仙，拖到本處司公臧府尹衙門中，强要休書。不想

贓官要娶小人渾家爲妻，故意要作弄小人性命，差小人來西京遞送公文書。誤了一日杖四十，誤了兩日杖八十，誤了三日處斬，不覺早誤半月日期也！小人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因此上啼哭，不想酒店得遇三位秀才。（駕云）嗨，不想此人如此暗昧之事。趙元，我也姓趙，你也姓趙，我有心待認義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小人是個驢前馬後之人，怎敢認義那壁秀才也？（駕云）你那丈人丈母，怎生這般利害？東京府尹，怎生要娶你渾家爲妻？你慢慢說一遍。（正末唱）

【紅芍藥】丈人丈母很心毒，更那堪司公府尹胡塗！（駕云）你渾家怎不賢惠？（正末唱）果然這美女累其夫。他可待似水如魚，好模樣歹做出，不睹事要休書。（駕云）你那東京府尹，怎敢强娶你渾家？（正末唱）他倚官强拆散俺妻夫，真乃是牛馬襟裾！〔三〕

（駕云）你不好去大衙門裏告他，却在背後啼天哭地，成何用也？（正末唱）

【菩薩梁州】我須〔四〕是鰥寡孤獨，對誰人分訴？銜冤負屈；（駕云）你這等啼哭，也無用也。（正末唱）因此上氣填胸雨淚如珠。（駕云）趙元，我救你這一命，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哥哥，你怎生救我？（駕云）你放心，我與上京丞相趙光普一面之交，我欲待寫書去，途中無紙。楚昭輔，你袖中將的霜毫筆來，你扳着趙元臂膊，石守信扶着兄弟，我在你臂膊上寫兩行字，畫一個押字。若趙丞相見了時，你必然不死也。（楚、石二人扶正末科）（正末唱）一個舉霜毫，一個扳臂膊，一個把咱扶着，道

兩行字便是我生天疏。（楚云）這兩行字書，若到上京，見了趙丞相，你必不死也。（正末唱）却教我無事還鄉故，這好事要人做。不想二百長錢買了命處，勝似紙天書。

（云）小人既得了哥書信，若到上京，見了趙光普丞相，見了這花押，必然饒了這性命也。小人便索長行。（駕云）你慢慢的去者，他看了你臂膊上花押，你必不死也。（正末云）罷罷罷。（唱）

【尾聲】誰想今番橫死身軀得恩顧，遥指雲中雁寄書，兩隻脚不停住。這憂愁這凄楚，這煩惱這思慮，怎聲揚忒負屈？趙光普你執掌權樞，怎知俺冒風雪射糧軍乾受苦？（下）

（駕云）趙元去了也。誰想民間有這等賢哉之人，若到上京，見了趙光普，見了寡人花押信字，必然饒了此人，就除爲東京府尹，走馬赴任。寡人若到西京，必拿趙元仇人報寃，有何不可？你二人跟着我慢慢私行去來。酒店之中問事情，偶然相會話平生。趙元此去尋光普，升爲府尹坐東京。（同下）（酒保云）吃酒的客官去了也。天已晚了，收拾門户，回我家中去來。（下）

校　記

〔一〕此句原落「似」字，今補。「蝦胸」原作「蝦蛆」，依徐沁君校元刊本改。　〔二〕唱叫：底本作「喝叫」，今改。

〔三〕牛馬襟裾：底本「牛馬」作「馬牛」，今改。　〔四〕須：底本改作「雖」，誤，今仍從脈望館本。

第三折

（趙光普引祗從上，云）兩朶肩花擎日月，一雙袍袖理乾坤。休言天下王都管，半由天子半由臣。某姓趙，名光普，字則平。輔佐主公，官拜丞相，封太師韓國公之職，乃開國功臣也。聖主常夜半幸某第，立風雪中。小官惶恐出迎，設重裀席地，熾炭燒肉。小官夫人行酒，上以嫂呼之，遂定下江南之計。每決大事，啓文觀書，乃論語也。此時稱小官以半部論語治平天下。雷德驤嘗詆毀某，上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今主公同楚昭輔，石守信隨處私行，以小官爲留守。今東京官吏，申將文書到此上京，誤了一日杖四十，誤了兩日杖八十，誤了三日處斬。不知何人失誤半月假限，罪當處斬。祗候人門首看者，若有人來時，報復我知道。（祗候云）理會的。（正末上云）趙元也，誤了假限，疾快行動些。一天好大雪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六出花飛，碧天邊凍雲不退，抱雙肩〔一〕緊把頭低。醉魂消，酒纔醒，四肢無力。眼見得命掩泉泥，這場災怎生迴避？

【醉春風】送了我也竹葉甕頭春，花枝心愛妻。則爲戀香醪尋着永別離，到今日悔、悔、悔！也是我前世前緣，自作自受，怨天怨地。

(云)可早來到丞相府門首也，我來到這儀門首，我試看者，(做見祇候人擺着科)(正末云)兀的不唬殺我也！(唱)

【迎仙客】狼虎般排着從人，雁翅般列着公吏。這無常暗來人不知。我又不會脫身術，又不會插翅飛。止不過淚若扒推，這的是自尋的無頭罪。

(云)祇候哥哥，報復一聲。有東京申送文書來到。(祇候云)你這厮尋死也，這早晚纔來！你則在門首，我報復去。(做報科，云)告的大人得知，有東京申解文書來到。(光普云)這厮好膽也，教他過來。(祇候云)理會的，教你過去哩。(正末做見科)(光普云)兀那厮，你是那裏解送文書的人？(正末云)大人，小的是東京差來的。(光普云)兀那該房吏典，這厮誤了多少時假限？該甚罪？(吏典云)誤了一日杖四十，誤了兩日杖八十，誤了三日處斬，這厮誤了半月假期也。(光普云)既然如此，收了所送文書，左右人推轉這厮斬了者。(祇候云)理會的。(做拿正末科)(正末云)大人爺爺，有你哥哥的信，我帶着哩。(光普云)帶着甚麼？左右，拿回來。(正末云)聽小人說一遍者。(唱)

【上小樓】有你哥哥信息，小人階前分細。快快疾疾〔二〕，端端的的，訴說真實。(光普云)你說我聽，若說的是呵，萬事罷論；說的不是呵，必不輕恕。(正末唱)若趙元，說的來，差之毫釐，情願便命歸泉世。

(光普云)你在那裏見俺哥哥來？有幾個人跟隨？你說一遍，我試聽者。(正末云)小人在於酒店中

相遇着來。(唱)

【幺篇】一行三個人，殷勤勸一杯。不承望少下酒錢，店主人家，唱叫揚疾。(光普云)你可怎麽勸來？(正末唱)我替還了二百錢，別無思議，因此上認爲兄弟。

(光普云)你從頭至尾，你慢慢的說一遍。(正末云)小人申解文書，來到草橋店酒肆中，見三個秀才吃酒，無錢還他，被店主人吵鬧要錢，小人替還了。那三個秀才，問我姓甚名誰〔三〕。小人道姓趙，他道我也姓趙。他認義我做兄弟，我拜他做哥哥，因此上修了一封書。他道是大人的哥哥哩，若見了我的書信，我必然不死也。(光普云)書信在那裏？將來我看。(正末舒臂膊科，云)兀的不是。因途路中無紙，就寫在臂膊上了。(光普云)左右，與我扶起來者。(祗候云)扶起來了。(光普看科，云)左右人，一壁廂將朝衣來。(祗候云)理會的。兀的不是朝衣。(光普云)扶起來，着穿朝衣，交椅上坐着。早知御弟前來，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正末驚科，云)兀的不唬殺我也！(唱)

【十二月】納我在交椅上坐地，拿着我手脚身軀。地鋪着綉褥，香噴着金猊。喚大夫是甚脈息，則我這病眼難醫。

(光普云)小官不是也。(正末唱)

【堯民歌】幾曾見悲田院土地拜鍾馗，判官當廳問牙椎？神針法灸那般疾，恰便似藍采和舞不迭看花回。冷笑微微，吾皇敕賜的，判斷開封位。

（光普云）御弟你聽者，聖人命加你爲東京府尹，即今走馬到任，一壁廂便造文書。（正末云）教我做東京府尹，那衙門裏有酒麽？（光普云）你則要吃酒，則今日便索長行也。（正末唱）

【耍孩兒】不會做官看取傍州例，五刑文書整理。便蕭曹律令不曾習，有檔案分令吏支持。沒酒的休入衙門裏，除睡人間總不知。無縈繫，問甚從人司吏，吃了後回席。

（光普云）你今日將着文書，到於東京衙門裏開罷，那其間自有意思也。（正末唱）

【二煞】飲酒如李太白，糊塗似包待制。喚我做沒底瓶，普天下人皆識。青雲有路終須到，好酒無名誓不歸。每日價醺醺醉，管甚麽三推六問，不如那百盞充席。

（光普云）你則今日便索長行，東京赴任去。（正末唱）

【尾聲】問甚麽秋泉竹葉青，九醞荷葉杯？不揀你與我滄浪水，也强似忍風雪飢寒半路裏。（下）

（光普云）此人去了也。誰想此人酒務中遇見上皇，就臂膊上寫了花押，認爲兄弟，加爲東京府尹，走馬到任。聖人若回家，別有加官。今日無甚事，左右將馬來，且回私宅中去來。聖人酒店逢知己，加做東京府尹官。（下）

校記

〔一〕抱雙肩：底本「抱」作「把」，今改。　〔二〕快快疾疾：底本「快快」作「快快」，誤，今改。　〔三〕姓甚名誰：底本「甚」作「氏」，今改。　〔四〕牙推：底本「推」作「椎」，今改。

第四折

（外扮孛老，淨扮府尹，搽旦同上）（孛老云）月過十五光明少，人過中年萬事休。老漢乃劉二公是也。自從我這女孩兒，問趙元討了休書，招下本處臧府尹。將趙元着他解送文書於上京，誤了一日杖四十，誤了兩日杖八十，誤了三日處斬。不期此人到京，見了大人，將他違限之罪，盡行饒了。不知他有甚麽才能，奉大人命，就除爲東京府尹，走馬到任。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你兩個孩兒，怎生便做個計較？（搽旦云）他做了官，送人事來與我。（孛老云）臧府尹，你可怎麽說？（淨云）父親，有甚麽話說？當初我强要他媳婦，指望要害了他。今日做了府尹，我便緑豆皮兒請退，媳婦也還他，我受死去罷。（搽旦云）他做了官，我便是夫人了。想我這等貞烈，天下少有。（淨云）正是那家有賢妻。（孛老云）孩兒，等他來時，咱三口兒牽羊擔酒慶賀他，就陪話。咱且回房中去來。（同下）（駕同趙光普、石守信上）（駕云）寡人乃趙官家是也。自從寡人同楚昭輔、石守信三人，扮爲白衣

秀士，隨處私行，到草橋店，紛紛揚揚下着大雪，到於店中飲酒。不期東京有一人，姓趙是趙元，也到店中飲酒。寡人帶酒，與同二人欲要起身，被店主人家扯住，問寡人索要酒錢。無的還他，趙元替寡人還了二百文長錢。問其故，此人言説，有丈人丈母狠毒，妻兒乖劣，私通本處府尹，强要了休書。着他申送文書於上京。寡人得知其情由，就袖中取出斑管霜毫筆，就在趙元臂膊上，寫了兩行字，畫了花押。趙光普〔一〕見了，饒了他一命，就加此人爲東京府尹，走馬赴任。寡人還京，再宣此人見一面，已差楚昭輔宣他去了。又差人去東京拿他丈人丈母幷妻和本處府尹，寡人決斷明白。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隨楚昭輔上）（楚云）趙大人，今日主公宣喚，須索行動些。左右人擺開頭搭，排列齊整者，便見聖人走一遭去。（正末云）大人煞是勞動也。（唱）

【雙調・新水令】要甚麼兩行祇從鬧交參，怎如馬頭前酒瓶十擔？這紗幞頭直紫襴，怎如白纏帶舊綢衫？又不會闊論高談，休想我做官濫。

（楚云）趙大人，今日見了主公，自有重賞加官。還入東京爲府尹，相公意下如何？（正末云）大人，我去不的也。（楚云）如何去不的？（正末唱）

【喬牌兒】這言語没掂三，可知水深把杖兒探。對君王休把平人陷，趙元酒性腌〔二〕。

（楚云）相公，可早來到也，我先見聖人去。（做見科）（駕云）楚昭輔，趙元來了麼？（楚云）來了也。（駕云）着他過來。（楚云）理會的。相公，主人有宣，把體面者。（正末云）理會的。（見科）（正末云）

陛下萬歲萬萬歲！（駕云）趙元，你認的寡人麼？那草橋店多承你美意，寡人今宣你來加官賜賞，你意下如何？（正末云）陛下，臣做不的官。（駕云）可是爲何？（正末唱）

【甜水令】臣一心不戀高官，不圖富貴，休將人賺。這煩惱怎生擔？（駕云）寡人與你修蓋宅舍，建立廳堂。（正末唱）也不索建立廳堂，修蓋宅舍，妝鑾堆嵌，不如我住草舍茅菴。

（云）陛下，臣不做官。（駕云）你怎生不做官？（正末唱）

【折桂令】我怕的是鬧垓垓虎窟龍潭。原來這龍有風雲，虎有山岩，玉殿金階，龍爭虎鬥，惹起奸讒。朝野裏誰人似俺，衝懵懂愚濁痴憨；語語喃喃，崢崢嶸嶸。早難道宰相王侯，倒不如李四張三。

（駕云）寡人加你爲大官，受用到老，有何不可？（正末唱）

【七弟兄】微臣怎敢把大官參，我則知苦澀酸渾淡。清光滑辣任迷貪，下民易虐何曾濫？

（駕云）寡人欲要封你爲官，爲何推托？必有主意也。（正末唱）

【梅花酒】呀，微臣最小膽，則待逐日醺酣。聖主台鑒，休兩兩三三。也不做明廉共按察，伯子共公男。自羞慚，官高後不心甘，禄重也自貪婪。

（駕云）明廉按察，你又不做，似這等，你待做甚麼官好？（正末唱）

【收江南】我汴梁城則做酒都監，自斟自舞自清談，無煩無惱口勞嗑〔三〕；是非處没俺。這玉堂食怎如我甕頭甘？〔四〕

（駕云）趙元，你要見你那仇人麽？（正末云）陛下，臣可知要見他。（駕云）近御人與我拿將東京府尹和趙元丈人丈母并妻劉月仙來者。（楚云）理會的。一行過去當面。（做拿孛老、卜兒、搽旦、淨跪科）（駕云）兀那厮，你知罪麽？（淨云）陛下，小臣不知罪。（駕云）你爲何强娶平人妻女？（淨云）小臣並然不敢，他强招臣爲婿來。（駕云）這厮好無禮也。（正末唱）

【雁兒落】姜太公顛倒敢，魯義姑心中鑒。倚官府要了手模，你今日遭坑陷。

【得勝令】却不道風月擔兒擔，早難道蜻蜓把太山撼？你往日忒愚濫〔五〕，今番刀下斬。忍不住揪撏，風雪裏將人賺。唬得臉如藍，索休書却大膽。

（駕云）住、住、住！您一行人聽寡人下斷：則爲這劉二公不識親疏，將女婿趕的别居。你妻更心生乖劣，狠毒心不辨賢愚。月仙女心懷歹意，誇伶俐索討休書。誤限次苦遭責斷，實指望一命身卒。趙元苦懨懨不辭風雨，路迢迢不避崎嶇。草橋店忽逢聖主，赦罪犯半點全無。趙元加你爲府尹，賜綵緞羅綺珍珠。劉二公兩口兒罰同免罪，與趙元不可同居。月仙女杖斷一百，因變亂敗壞風俗。臧府尹貪淫壞法，依律令迭配流徒。今日個恩仇分别，一齊的萬歲山呼。

題目　丈人丈母狠心腸
　　司公倚勢要紅妝
正名　雪裏公人大報寃
　　好酒趙元遇上皇

校記

〔一〕趙光普：底本作『趙普』，據上下文補正。　〔二〕酒性腌：底本作『酒性淹』，今改。按：『腌』，詈辭，惡劣之義，不限於腌臜不潔義。　〔三〕勞嚂：底本作『勞藍』，今據元刊本改。　〔四〕甕頭甘：元刊本作『甕頭泔』，可參考。〔五〕愚濫：底本『愚』作『餘』，今從徐沁君校元刊本改。

附　録

新刊關目好酒趙元遇上皇

第一折

（等孛老、旦一折了）（等外一折了）（正末扮醉上）（便放）

【仙呂・點絳唇】東倒西歪，後合前搶，離席上。這酒興顛狂，醉魂兒望家往。

【混江龍】猛然觀望，見風吹青旆喚高陽。吃了些醱醅醇糯〔一〕，勝如玉液瓊漿。喜的是兩袖清風和月偃，一壺春色透瓶香。花前飲酒，月下掀髯〔二〕，蓬頭垢面，鼓腹謳歌，茅舍中酒甕邊喇噔哩噔唱。三杯肚裏，由你萬古談揚。

（做入酒務吃酒科）（等孛老、旦上，云了）（正末唱）

【油葫蘆】你道我戀酒貪杯斯定當。你暢好村莽壯，可知道外名兒喚做一窩狼。你不

見桃花未曾來腮上，可早闌珊了竹葉樽前唱。嗤嗤把頭髮揪，使脚撞〔三〕，耳根上一迷的直拳搶，都扯破我衣裳。

【天下樂】捨棄了今番做一場！打罵您孩兒有甚勾當？又不曾游手好閒厮定當。動不動要手模〔四〕，是不是取招狀，欺負煞受饑寒窮射糧。

（等孛老云了）（正末云）這三日吃呵，有些人情來。（唱）

【那吒令】前日是瞎王五上梁，昨日是村李胡賽羊，今日是酒劉洪貴降。待不去來，他來相訪，相領相將。

（云）這酒有好處。（唱）

【鵲踏枝】有酒後聚得親房，有酒後會得賢良。豈不聞古語常言：酒解愁腸。我有酒後寬洪海量，沒酒後腹熱腸荒。

（等旦云了〔五〕）（正末云）交我斷酒？（唱）

【寄生草】遮莫爲經紀，做貨郎，使牛作豆將田耩〔六〕，搽灰抹土學搬唱，剃頭削髮爲和尚。交我斷消愁解悶甕頭春，（帶云）斷不得！願情雲陽鬧市伸着脖項！

（等旦云了〔七〕）（正末云）交我斷一年？斷不的！我說，這四季斷不的！（唱）

【醉中天】春裏斷呵，春暖羣芳放；夏裏斷呵，夏暑芰荷香；秋裏斷呵，金井梧桐敗葉黃；冬裏斷呵，瑞雪飛頭上。（帶云）天有晝夜陰晴，人有日夕禍福！（唱）人生死，子在一時半晌，斷了金波綠釀，却不我等閒的虛度時光。

（等旦云了）（正末云）你交村裏住，須沒酒吃。兩件更斷不的！（唱）

【金盞兒〔八〕】交我村舍裏伴芒郎，養皮袋住村坊，每日風吹日炙將田耩，和那沙三趙四受風霜。怎能够百年渾是醉，甚的是三萬六千場。（孛老云〔九〕）那兩件？（正末唱）敢休交野花攢地出，我則怕村酒透瓶香。

（等孛老扯見外科）（等孤上，云了）（見淨住）（淨云了）（正末做驚科）（云）今番當別人去也，不干小人事。（淨云了）（等旦索休書了）（正末做猶豫，寫了）（哭科）（唱）

【游四門】待將這好花分付與富家郎，夫婦兩分張。目下申文書難回向，眼見的一身亡，他却待配鸞凰。

【柳葉兒】赤緊司公他斯向，走將來雪上加霜〔一〇〕。幽幽地唬的、唬的魂飄蕩，何處呈詞狀？若寫呵免災殃。呵！不寫後又待何妨。

（做與了休書出來，啼哭科）（唱）

【賞花時】則爲一貌非俗離故鄉，二四的司公能主張〔一一〕，三個人狠心腸，做夫妻四年向上，五十次告官房。

【幺篇】六合內〔一二〕曾經你不良，把我七代先靈信口傷，八下裏胡論告厮商量。做夫妻久想，莫要實指望便身亡〔一三〕。

【賺煞〔一四〕】十倍兒養家心，不怕久後傍人講。八番價攞街拽巷，七世親娘休過當，尚自六親見也慚惶〔一五〕。自度量，五更裏搭手思量，動不動驚四鄰告社長。我待橫三杯在路傍，都無二十日索身喪！（帶云）你休別處招魂。（唱）我這一靈兒不離了酒糟房。

（下）

校記

〔一〕酸醅醇糯：原刻本「酸」作「潑」，「醇」作「淳」，皆同音致誤。　〔二〕掀髯：原刻本作「欣然」，「欣」、「掀」形誤，「然」、「髯」音近致誤，據脈望館本改。　〔三〕使脚撞：原刻本「撞」作「疰」，據脈望館本改。　〔四〕手模：原刻本「模」作「摸」，據脈望館本改。　〔五〕等旦云了：原刻本「旦」作「外」，據脈望館本說白改。按：此處不應有「外」這一種角色。　〔六〕構：原刻本作「搆」，形誤，據脈望館本改。下〔金蓋兒〕曲「每日風吹日炙將田構」亦同此。

〔七〕等旦云了：原刻本無「且」字，據脈望館本説白補，下同。　〔八〕金蓋兒：此調名原刻本無，今補。

〔九〕孛老云：三字原刻本無，據脈望館本補。　〔一〇〕雪上加霜：原刻本無「上」字，不合句法，據脈望館本補。

〔一一〕主張：原刻本作「主仗」，音近致誤，今從脈望館本改。　〔一二〕六合內：原刻本作「六天下」，義不明，據脈望館本改。　〔一三〕莫要實指望便身亡：原刻本「要」作「懸」，據脈望館本改。「實」作「十」，今據文義改。按：下〔賺煞〕曲按倒序每句嵌一數字，第二句「久後」的「久」字也是「九」字的諧音。　〔一四〕賺煞：此調名原作「尾」，據律改題。　〔一五〕慚惶：原刻本「慚」作「慘」，此字應作平聲，故據脈望館本改。

第二折

（等賣酒的上，云住）（駕引一行上，坐，云了）（正末扮冒風雪上，放）

【南呂・一枝花】湯着風把柳絮迎，冒着雪把梨花拂。雪遮得千樹老，風剪得萬枝枯。這般風雪程途，雪迷了天涯路。風又緊，雪又撲，恰渾如枚濯篩揚，却便似搀綿扯絮。

【梁州第七】假若韓退之藍關外不前駿馬〔一〕，孟浩然灞陵橋也不肯騎驢。凍得我手脚如麻木。〔二〕天寒日短，迴野消疏，關山苦楚，風雪交雜，渾身上〔三〕單夾衣服，舞寒風亂糝真珠〔四〕。我抬起頭似出窟的獾雛〔五〕，縮着肩恰便似水淹老鼠，弓着腰恰便似人

樣蝦朐〔六〕。幾時到帝都？刮天刮地狂風鼓〔七〕，誰曾受這番苦。見三匹金鞍馬拴在老桑樹，多敢是國戚皇族。

（做入去向火，聞得酒香科）（云）打二百錢酒來。（等將酒過來科）（正末唱）

【牧羊關】見酒後忙參拜，飲酒後再取覆，共這酒故人今日完聚。酒呵！則道永不相逢，不想今番一處。爲酒上遭風雪，爲酒上踐程途。這酒浸頭和你重相遇，哎！酒爹爹安樂否？

（做與外把盞科）（等外與酒吃了）

【隔尾】小人則是隨驢把馬喬男女，你須是說古論文士大夫。這六點兒運人不曾把人做。雖是愚濁的匹夫，不會講先王禮數，嘓嘓的咽喉中咽下去。

（等外斷打了）（聽住）（正末唱）

【感皇恩】我恰待自飲芳醑，是誰唱叫喧呼？則聽得絮叨叨，不住的罵寒儒，不住地〔八〕推來搶去，則管扯拽揪捽。可知道李太白，留劍飲，典琴沽？

【採茶歌】一個扯着衣服，一個更血模糊。秀才，早難道滿身花影倩人扶。三個儒人何消恐懼，我替還口債出青蚨。

（等駕認做兄弟科）（做過來吃酒科）（做啼哭）（駕問了）（做說關子了）（正末唱）

【紅芍藥】丈人丈母狠心毒，司公做官胡突。果然這美女累〔九〕其夫！他可待似水如魚。好模樣，歹做處，不睹事，要休書。倚官强拆散俺妻夫，真乃是馬牛襟裾〔一〇〕！

【菩薩梁州】我雖是鰥寡孤獨，對誰人分訴？銜冤負屈，因此上氣填胸雨淚如珠。這書，一個舉霜毫，一個扳着臂膊，一個把咱扶着〔一一〕，道兩行字便是我生天疏，却交無事還鄉故。這好事要人做，不想二百長錢買了命卒！哥哥，你着紙修書。

（做辭了）（等駕云了）（正末唱）

【煞尾〔一二〕】不想今番橫死身亡故，回〔一三〕首遥指雲中雁寄書。兩隻脚，不停住。這憂愁，這悽楚〔一四〕，這煩惱，對誰訴〔一五〕？怎聲揚，忒負屈。趙上皇你穩坐皇都，怎知這捱風雪的射糧軍乾受苦！（下）

校記

〔一〕不前駿馬：原刻本「前」作「遷」，據脈望館本改。按，韓愈詩：「雪擁藍關馬不前」。

〔二〕麻木：原刻本「木」字殘存上半截，今補。

〔三〕渾身上：原刻本無「上」字，不合句法，據脈望館本補。

〔四〕舞寒風亂糝真珠：

原刻本「寒」字殘存上半截，今補。「慘」字原作「慘」，形誤。〔五〕獾雛：原刻本作「雛歡」，今改。按，「雛歡」當是「歡雛」之序誤，因此處當韵。「歡」則爲「獾」之誤。徐本校作「雛鸛」，鄭本校作「雛鷄」，此皆不從。〔六〕蝦朐：原作「蝦駒」，依徐本改。〔七〕狂風鼓：原刻本「鼓」作「古」，同音致誤。〔八〕不住地：原刻本「地」作「他」，形誤。〔九〕累：原刻本作「戾」，音近致誤，據脈望館本改。〔一〇〕馬牛襟裾：原刻本「裾」作「裙」，據脈望館本改。〔一一〕扶着：「扶」字是韵，「着」字非韵，又不能屬下讀，疑是衍文。〔一二〕煞尾：此調名原刻本作「尾」，據律改題。〔一三〕「故」「回」二字，原刻本缺，據鄭本補。〔一四〕悽楚：原刻本「楚」作「戚」，失韵，據脈望館本改。〔一五〕誰訴：原刻本缺此二字，依鄭本補。

第三折

（等孤上，云住）（正末便上，放）

【中吕・粉蝶兒】六出花飛，碧天邊凍雲不退，抱雙肩緊把頭低。醉魂消，酒才醒，四肢無力。眼見得命掩泉泥，這場災怎生回避！

【醉春風】送了我也，竹葉似甕頭春，花枝般心愛妻。則爲戀香醪尋着永別杯，待怎生悔，怎生悔？〔一〕也是前世前緣，自生自受，怨天怨地。

【迎仙客】排着從人，排着公吏，這無常暗來人不知。又不會，插翅飛，止不住淚若杷推〔二〕。嗨！這的是自尋的沒頭罪。

（做見孤了）（孤交外推轉了）（正末做慌云）相公，有你哥哥信將着哩。（等孤云了）（正末唱）

【上小樓】有你哥哥信息，小人階前分細。快快疾疾，端端的的，數說真實。若趙元說得來差之毫厘，情願〔三〕便命歸泉世。

（等孤問了）（正末唱）

【幺篇】一行三個人，殷勸勸一杯，少酒債主人家唱叫揚疾。替還了二百錢別無思議，因此上認我做兄弟。

（等孤問了）（正末云）小人上月〔四〕申解文書，來到草橋店上，見三個秀才吃酒没錢，小人替還了。問我姓甚，小人道：『姓趙』，他道：『我也姓趙』，我拜做了哥哥。因此修一封書，他道是相公哥哥哩。

（等孤云了）（做臂膊上見了科）（等孤披秉了）（祗候人納坐了）（正末失驚科，唱）

【十二月】納我在交椅上坐地，拿着手脚身己〔五〕，地鋪着綉褥，香噴金猊。喚大夫是甚脈息，我這病眼難醫。

【堯民歌】幾曾見卑田院土地拜鍾馗，判官當廳問牙推？這神針法灸那般疾，似藍采和

舞不的看花迴。冷笑微微，吾皇敕賜與，判斷開封位〔六〕。

（等孤云了）（正末云）交我做南京府尹，這衙裏有酒末？

【耍孩兒】不會做官做他傍州例〔七〕，五刑之書整理。便〔八〕蕭曹律令不曾習，有當案分令史支持。沒酒的休入衙門裏，除睡人間總不知。無縈系，問甚從人司吏，吃了後回席。

【二煞】飲酒如李太白，糊塗如包待制，喚我個沒底瓶普天下人都識。青霄有路終須到，好酒無名誓不歸〔九〕。每日價醺醺醉，問甚三推六問，不如撞酒冲席〔一〇〕。

【煞尾】問甚秋泉竹葉青，九醞荷葉杯？不揀你與我滄浪水，也强如忍風雪饑寒半路裏。（下）

校記

〔一〕怎生悔：原刻本作三個重復號，當視作『怎生悔』三字重文。鄭、徐校本只重一『悔』字，此不從。〔二〕杷推：原刻本作『芭堆』，從徐本改。〔三〕情願：原刻本『願』字作一重復符號，據脈望館本改。〔四〕上月：原刻本『上』作『下』，顯誤，今改。徐本改作『目下』，似與下文文義不符，今不從。〔五〕身己：原刻本作『身起』。身己，意即身軀。〔六〕開封位：原刻本『位』作『取』，出韵，今從脈望館本改。〔七〕做他傍州：『做他』原刻本作『做

地」，形近之誤，據文義改。『傍州』原作『偷有』，據脈望館本改。〔八〕便：原刻本作『着』，今從脈望館本改。〔九〕誓不歸：『誓』原刻本作『是』，據脈望館本改。〔一〇〕撞酒沖席：原刻本『沖』作『充』，同音致誤。

第四折

（等孛老、淨、旦一折）（駕上云了）（宣住）（正末披秉共楊戩上）（等外云了）（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要甚末兩行衹從鬧交參，怎如馬頭前酒瓶十擔。這紗幞頭真紫襴，怎如白纏帶〔一〕舊紬衫。又不會闊論高談，休想做官濫〔二〕。

（等外云了）（正末云）那裏有龍虎，去不得！（唱）

【喬牌兒】這言語沒掂三，可知水深把杖兒探。對君王休把平人陷，趙元酒性腌〔三〕。

【甜水令】不戀高官，休將人賺，這煩惱怎生擔？你道相逢驚了人膽，不如我住草舍茅庵。

【折桂令】不做官！我怕的是鬧吵吵虎窟龍潭。原來這龍有風雲，虎有山岩。子怕虎鬥

龍爭，惹起奸讒。朝野〔四〕裏誰人似俺，懵懂愚痴憨；語語喃喃，淨淨憨憨〔五〕。早難道宰相王侯，倒不如李四張三。

（做見駕科）（唱）

【七弟兄】微臣怎敢大官參？我則知苦澀酸渾淡。清光滑辣任誰貪，下民易虐何曾濫？

【梅花酒】微臣最小膽，則待逐日醺酣〔六〕。聖主台鑒，休兩兩三三。也不做明廉共暗察，伯子共公男。自羞慚〔七〕，官高後惱兒唵〔八〕，禄重自忒貪。

【收江南】我汴梁城則做酒都監，自斟自舞自清談，没煩没惱口勞嚂。是非處没俺。這玉堂食怎如甕頭泔？

（等勾淨、旦一行上）（駕云了）（正末唱）

【雁兒落】姜太公顛倒敢，魯義姑心中鑒。倚官府要了手模，也暫你遭坑陷。

【得勝令】却不風月擔兒擔，早則蜻蜓把泰山撼。往日忒愚濫〔九〕，今番刀下斬。忍不住拳捶〔一〇〕，風雪裏將人賺。唬得臉如藍〔一一〕，索休書却大膽。

（駕斷出）

題目　丈人丈母狠心腸
　　司公倚勢要紅妝

正名　雪裏公人大報冤
　　好酒趙元遇上皇

校記

〔一〕纏帶：原刻本『纏』作『僵』，據脈望館本改。　〔二〕官濫：原刻本『濫』作『攬』，據脈望館本改。　〔三〕酒性腌：原刻本『腌』作『淹』，今改。參看脈望館本第四折校記〔一〕。　〔四〕朝野：原刻本作『朝冶』，據脈望館本改。　〔五〕淨淨憊憊：此四字待校。脈望館本作『峥峥巉巉』，徐本改作『静静巉巉』，似仍不可解。　〔六〕醺酣：原刻本『酣』作『憨』，據脈望館本改。　〔七〕羞慚：原刻本『慚』作『慘』，據脈望館本改。　〔八〕惱兒唵：疑當作『腦兒腌』，蓋頭腦不清淨之意。脈望館本作『不心甘』，似不合原意。　〔九〕愚濫：原刻本『愚』作『余』，據文義改。脈望館本作『餘濫』。　〔一〇〕拳揰：『揰』字不見字書，疑爲『擋』之形誤。按，『擋』，丑善切，與此曲韵同。字義爲『擊也』，亦可通。脈望館本此二字作『揪撏』，徐本校『揰』爲『揩』，無形似處，不從。　〔一一〕臉如藍：原刻本『臉』作『歛』，據脈望館本改。

說明

此據《古本戲曲叢刊》第四集影印《元刊雜劇三十種》，參校脈望館抄本、鄭騫校訂本和徐沁君新校本。

周瑜謁魯肅（殘折）

劇目說明

此劇以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沉》本爲底本，僅作個別文字校訂。

第一折

【南吕·一枝花】蒼天老後生，白髮添新恨；旱苗未得雨，枯木未逢春。東走西奔，自古道難求進，我如今三十也不立身。空着我謁徧朱門，到處里難尋個主人。

【梁州第七】無一個舉賢才漢朝蕭相，那裏也那養窮民齊國田文，胸懷四海三江悶。陋巷中消磨日月，破窗下守待風雲；詩句裏包含天地，書卷内費盡光陰；酒杯中浸潤乾坤，自古來不辨一個清渾。宰社處豈重陳平？乞食後誰憐韓信？今日個得官也纔識蘇秦。滿衣，土塵，東吴人誰識周公瑾！直待得等時運，一日登壇受主恩，那其間車馬迎

門。

【牧羊關】則您諸卿相，更和這萬乘君，繫着那虎符金印。你道是恐後無憑，我須是言而有信。我受貧時親借你麥，我得官後便還你銀。我則教孔夫子寫借契，我則教姜太公做保人。

【賀新郎】養三千劍客孟嘗君，越教我抱怨十分。我這裏罵他一頓：他見一般財主忙趨進，相接罷連忙動身問，偏和咱兩等兒看承。不借與我幾斗塵爛麥，到與他一錠雪花銀。古人言今日方纔信，端的是『敬愚不敬賢，追富不追貧』。

【隔尾】你這等不學海量學慳吝，只敬衣衫不敬人。這富漢輕人，好教我氣不忿。懷揣着怨恨，出的他這府門，待不罵教周瑜氣難忍。

【牧羊關】他雖然手裏無攀蟾藝，臂邊有坐馬紋，一肚皮草節牛糞。可知道物斛難賒，本生黍麥不分。廣詩書無衣飯，不識字有崇門；無手足天教富，拿雲〔一〕的却受貧。

【蝦蟆序】自量忖，自議論：想混沌初分，耕田隱姓伊尹，聚螢讀書車胤，會稽擔柴買臣，淮陰乞食韓信，太公垂釣〔二〕渭濱〔三〕，相如題橋發忿，蕭何司吏出身，樊噲屠户得運，高祖原是庶民，光武居住村鎮。自古來登基明君，開國功臣，閫外將軍，他每都誰不

生長在白屋寒門〔四〕！當初蘇秦，須不曾胎胞裏便挂黃金印。千丈志，一跳身，獨步青雲。詔爲宰相，定立功勳。

【三煞】暗思韓信十年困，不抵周瑜一日貧。求人不濟慢傷神。今世之中男子人，休得遭貧困，無限氣受不盡。富漢每不下馬，傲殺窮民〔五〕。

【二煞】年紀大小都休問，世事高低且莫論，衣衫新者便爲親。特地投他借與是人情，不借是本分。孔子道：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尾聲】一天風雪捱饑困，千里関山勞夢魂。魯子敬哥哥行去投奔。染塵埃一身，伴日月兩輪，遥望着鵬程去心緊。

校　記

〔一〕拿雲：原『拿』作『挐』，當爲『拏』之形誤。『拏』、『拿』相通，今改。

〔二〕垂釣：原『垂』作『重』，形誤，今改。

〔三〕《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繼此另有四句，作：『伍員吹簫吴郡，孔子絶糧在陳，顔回甘貧守分，王陵沽酒待賓。』〔四〕以上四句《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作：『自古來朝中賢人，閫外將軍，登基明君，開國功臣，誰不生在白屋寒門！』〔五〕傲殺窮民：原『傲』作『熬』，形誤，今改。

ISBN 7-02-000891-7

9 787020 008919 >

ISBN 7-02-000891-7/I・892

定价　40.00元